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肆輯·拾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肆輯・拾貳册目錄

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之一　〔明〕李東陽等撰　一

四庫全書珍本

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之一

〔明〕李東陽等撰

清光緒二十三年廣雅書局刻本

通鑑纂要九十二卷

光緒二十三年春二月
廣雅書局校栞

御製歷代通鑑纂要序

惟我皇考孝宗敬皇帝萬幾之暇游覽史籍每好通鑑綱目患其繁多特敕翰林儒臣撮其要略既又謂周威烈王以上遡于三皇宋以下訖于元季欲通爲一書以便檢閱賜名曰歷代通鑑纂要功未告就而龍馭上賓朕昔進學東宮預聞是舉乃弘治乙丑冬翰林以首帙備講讀又明年丁卯夏始克成編凡九十有二卷朕謹受之獻諸寢廟而告成焉朕惟帝王之學凡以明理道達政事經主道史主事皆不可闕顧道約而事繁自有文字以來上下數千年之迹勢不能盡閱而治亂興亡善惡得失之大者不可以不知也我皇考聖學夙成施于政化十有八年海宇盛謐厥亦有由然猶考究制作汲汲若不暇益非獨以爲治抑將以立教垂訓也予冲人嗣守先緒惟遺大投艱是懼方與諸儒論說經史爲化理之原是書所載旣得其槩矣兹當次第披閱式監往事以爲後規期于刑賞得中舉錯咸當底文明之治越漢唐宋以遡唐虞三代之盛庶於先帝之訓無負耳矣是庸書諸簡端著朕志焉

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進歷代通鑑纂要表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李東陽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臣焦芳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王鏊等恭承先帝敕旨纂修歷代通鑑纂要今已成書謹奉表上進者臣東陽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世有古今史冊監興衰之迹聖無先後文章昭作述之光事或因舊以爲新體則似輕而實重司存纂輯道切規箴盜竊寸晷之多圖效萬分之一洪惟孝宗建天明道誠純

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陛下德運堯文聖躋湯敬求多聞于古訓發渙命于羣臣謂先儒綱目之書本明正統顧上古帝王之世未粹成編下逮宋元尤多卷帙盈箱充棟實繁四庫之藏旰食宵衣豈有三餘之暇親分義例預錫名稱寒暄閱二載之期朱墨更數人之手攀龍髯而莫逮撫蠹簡以增悲不敏是慚無功可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英明出類剛健居中上同舜哲之重華下軼啟賢之繼道實錄方修于金匱餘功載續于汗青非徒撮要以删繁抑亦要終而原始政必稽其得失行必著其忠邪詞雖省而事已該人既往而言獨在博采諸家之斷略致商評閒陳一得之愚代爲講說法多從舊理貴折衷不求做力于難知務期開卷而有益肇呈首帙進讀經幃漸厎終篇告成寢廟臣等或躬承神授或續奉宸音心微河嶽之涓塵識陋海天之蠡管治鑑開英皇館局而成于神宗之朝政要本貞觀君臣乃輯于開元之世矧茲庸劣詎免稽遲幸惟往責之粗償敢詫前時之未有伏願聖不自聖益弘作聖之功新又日新茂著知新之效考治亂存亡之故爲賞刑黜陟之規主善爲師豈謂借才于異代建中制事用能垂裕

于後昆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以所修歷代通鑑纂要九十二卷目錄凡例一卷共六十冊隨表上進以聞

正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臣李東陽等謹上表

歷代通鑑纂要凡例

一纂要之法編年敘事一以通鑑綱目爲主而周威烈以前則參用前編大紀諸書宋以後則用本朝續綱目貫穿成書備古今數千年之事以成一代之典

一編年以君爲主甲子書于本年之上其年有事則書無事則不書元年雖無事亦書高辛以前事載籍不詳則不書年畧準前編以前後爲序

一高辛以前事惟明白正大者則書疑者畧之其怪誕茫昧者不錄

一凡事有關治亂善惡足爲勸戒者則書皆用舊文節纂成篇其大者雖詳不厭若凡人之進退恆事之成敗並不悉載

一凡相臣始命及罷黜去國及卒皆書以考治亂

一經史異體二帝三王事載于經惟以事舉及辭之關于事者餘不敢溷錄

一五帝稱帝三王稱王唐虞書載夏書歲商書祀周以後書年（唐天寶至德亦書載）皆從其實

一周事載春秋者皆書列國事關王朝及天下之故者則書餘不悉載其封爵名稱皆以前編爲準並從周制

一纂要用編年體不書時月惟關係事重（如帝崩及月朔日食非時雨雪之類經史可考者）則書之

一凡正統書帝號于元年之上（如唐昭宣帝仍稱天祐二年則止書于即位之始）其非正統及無統者則分書于甲子之下正統之世自周東遷以後有列國者其始建及繼世及國亡皆書餘不詳注以從簡便

一夏桀五十三歲乙未下注云是爲商湯十八祀至商湯別爲卷仍書十八祀不再書乙未而注云卽夏桀五十三歲商紂倣此

一事係綱目其提要疑誤與朱子凡例不合者本朝成化間加考訂與舊本不同今多從之係續綱目者亦多從其舊其係前編者多所更易一以朱子凡例爲準

一事係續綱目者乃本朝成化間奉旨纂修義例皆從舊但加省節

一事有首尾並見遠者注云見某君某年近者則從重歸併以初後等字別之

一事有原文太繁者畧節其冗字長語而不失本意有原文未備散見他書者間爲補入而不改

其舊亦不復識別

一事有經先儒論斷綱目所采而關係治亂及切于時宜者仍存其舊其未采者間亦補入詞繁者並從省節各著姓名或未經論斷而尤大且急者別爲論說以代講讀及有所考訂釐正者亦附其下以臣等謹按別之

一每代之後必有總斷以歷年圖爲主類加省節而商以前宋以後則補之

一凡奇字發聲及隱義僻事略加音注各附于本字本句之下以便考閱

歷代通鑑纂要凡例終

纂輯書籍

皇王大紀
資治通鑑外紀
通鑑前編
春秋左氏傳
公羊傳
穀梁傳
國語
史記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綱目
續資治通鑑長編
通鑑續編
續資治通鑑綱目
史纂通要
通志略
續大事記
讀史管見
唐鑑
文獻通考

引用先儒姓氏

左氏 丘明
公羊氏 高
穀梁氏 赤
荀氏 況
賈氏 誼
董氏 仲舒
司馬氏 遷
班氏 彪
班氏 固

仲氏 長統
荀氏 悅
杜氏 預
陳氏 壽
袁氏 宏
孫氏 盛
范氏 曄
沈氏 約
裴氏 子野
姚氏 察

柳氏 芳
杜氏 佑
權氏 德輿
韓氏 愈
陳氏 岳
李氏 德裕
王氏 禹偁
富氏 弼
歐陽氏 修
司馬氏 光

程子 頤
張子 載
孫氏 覺
劉氏 恕
蘇氏 洵
曾氏 鞏
范氏 鎮
孫氏 甫
范氏 祖禹
蘇氏 軾

蘇氏轍

晁氏說之

何氏去非

陳氏瓘

楊氏時

羅氏從彥

許氏翰

胡氏安國

呂氏大圭

李氏燾

胡氏寅

胡氏宏

胡氏寍

朱子熹

張氏栻

呂氏祖謙

王氏葆

張氏洽

陸氏九淵

陳氏傅良

葉氏適

林氏之奇

戴氏溪

蔡氏沈

陳氏埴

眞氏德秀

王氏偁

朱氏黼

呂氏中

王氏應麟

家氏鉉翁

鄧氏光薦

吳氏養心

虞氏集

劉氏友益

徐氏昭文

金氏履祥

宋氏子貞

許氏有壬

胡氏一桂

陳氏櫟
王氏惲
汪氏克寬
李氏廉
劉氏基
宋氏濂
王氏褘
胡氏粹中
梁氏寅

歷代通鑑纂要目錄

卷一
起大昊伏羲氏至帝舜
卷二
起夏大禹元歲至桀五十三歲
卷三
起商成湯十八祀至紂三十三祀
卷四
起周武王十三年至幽王十一年
卷五
起周平王元年至襄王三十三年
卷六
起周頃王元年至靈王二十七年
卷七
起周景王元年至考王十五年
卷八
起周威烈王元年至赧王五十九年
卷九
起丙午至戊戌西楚霸王四年漢王四年
卷十

起漢高帝五年至文帝後七年
卷十一
起漢景帝元年至武帝元鼎六年
卷十二
起漢武帝元封元年至宣帝元康四年
卷十三
起漢宣帝神爵元年至成帝陽朔三年
卷十四
起漢成帝鴻嘉元年至平帝元始二年
卷十五
起漢平帝元始三年至光武帝建武二年
卷十六
起漢光武帝建武三年至明帝永平十八年
卷十七
起漢章帝建初元年至安帝延光四年
卷十八
起漢順帝永建元年至桓帝延熹九年
卷十九
起漢桓帝永康元年至獻帝初平元年
卷二十

起漢獻帝興平元年至獻帝建安十三年
卷二十一
起漢獻帝建安十四年至帝禪建興五年
卷二十二
起漢帝禪建興六年至帝禪延熙十五年
卷二十三
起漢帝禪延熙十六年至晉武帝咸寧五年
卷二十四
起晉武帝太康元年至惠帝永興元年
卷二十五
起晉惠帝永興二年至元帝太興元年
卷二十六
起晉元帝太興二年至成帝咸康三年
卷二十七
起晉成帝咸康四年至穆帝升平三年
卷二十八
起晉穆帝升平四年至孝武帝太元九年
卷二十九
起晉孝武帝太元十年至安帝隆安二年
卷三十

起晉安帝隆安三年至安帝義熙六年
卷三十一
起晉安帝義熙七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太武帝始光四年
卷三十二
起宋文帝元嘉五年魏太武帝神䴥元年至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
卷三十三
起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二年至明帝泰始元年文成帝和平六年

卷三十四
起宋明帝泰始二年魏獻文帝天安元年至齊武帝永明元年孝文帝太和七年
卷三十五
起齊武帝永明二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至明帝建武三年孝文帝太和二十年
卷三十六
起齊明帝建武四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至梁武帝天監三年宣武帝正始元年
卷三十七
起梁武帝天監四年魏宣武帝正始二年至武帝普通六年孝明帝孝昌元年
卷三十八
起梁武帝普通七年魏孝明帝孝昌二年至武帝中大通四年孝武帝永熙元年
卷三十九
起梁武帝中大通五年魏孝武帝永熙二年至武帝太清元年文帝大統十三年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
卷四十
起梁武帝太清二年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東魏孝靜帝武定六年至元帝承聖三年恭帝元年齊文宣帝天保五年

卷四十一
起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文宣帝天保六年至陳宣帝太建二年齊後主武平元年周武帝天和五年
卷四十二
起陳宣帝太建四年齊後主武平三年周武帝建德元年至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開皇三

年
卷四十三
起陳後主至德二年隋文帝開皇四年至煬帝
大業三年
卷四十四
起隋煬帝大業四年至煬帝大業十三年
卷四十五
起隋恭帝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高祖
武德七年
卷四十六

起唐高祖武德八年至太宗貞觀十四年
卷四十七
起唐太宗貞觀十五年至高宗顯慶五年
卷四十八
起唐高宗龍朔元年至中宗嗣聖十三年
卷四十九
起唐中宗嗣聖十四年至玄宗開元元年
卷五十
起唐玄宗開元二年至玄宗天寶六載
卷五十一
起唐玄宗天寶七載至肅宗乾元元年
卷五十二
起唐肅宗乾元二年至代宗大厤十三年
卷五十三
起唐代宗大厤十四年至德宗興元元年
卷五十四
起唐德宗貞元元年至德宗貞元十六年
卷五十五
起唐德宗貞元十七年至憲宗元和十三年
卷五十六

起唐憲宗元和十四年至文宗開成二年
卷五十七
起唐文宗開成三年至懿宗咸通八年
卷五十八
起唐懿宗咸通九年至僖宗中和四年
卷五十九
起唐僖宗光啟元年至昭宗乾寧三年
卷六十
起唐昭宗乾寧四年至昭宣帝天祐三年
卷六十一

起丁卯至己卯
卷六十二
起庚辰至丙戌
卷六十三
起丁亥至丙申
卷六十四
起丁酉至丙午
卷六十五
起丁未至辛亥
卷六十六

起壬子至己未
卷六十七
起周恭帝元年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太祖開寶九年太宗太平興國元年
卷六十八
起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至太宗至道三年
卷六十九
起宋眞宗咸平元年至眞宗乾興元年
卷七十
起宋仁宗天聖元年至仁宗慶厤三年

卷七十一
起宋仁宗慶厤四年至仁宗嘉祐八年
卷七十二
起宋英宗治平元年至神宗熙寧四年
卷七十三
起宋神宗熙寧五年至神宗元豐八年
卷七十四
起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哲宗元符三年
卷七十五
起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至徽宗政和四年

卷七十六
起宋徽宗政和五年至徽宗宣和七年
卷七十七
起宋欽宗靖康元年至高宗建炎元年
卷七十八
起宋高宗建炎二年至高宗建炎四年
卷七十九
起宋高宗紹興元年至高宗紹興七年
卷八十
起宋高宗紹興八年至高宗紹興十一年

卷八十一
起宋高宗紹興十二年至高宗紹興三十二年
卷八十二
起宋孝宗隆興元年至孝宗淳熙十六年
卷八十三
起宋光宗紹熙元年至寧宗開禧三年
卷八十四
起宋寧宗嘉定元年至寧宗嘉定十七年
卷八十五
起宋理宗寶慶元年至理宗紹定六年

卷八十六
起宋理宗端平元年至理宗寶祐六年
卷八十七
起宋理宗開慶元年至度宗咸淳十年
卷八十八
起宋帝㬎德祐元年至帝昺祥興二年
卷八十九
起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至世祖至元三十一年
卷九十
起元成宗元貞元年至文宗天厤二年
卷九十一
起元文宗至順元年至順帝至正十二年
卷九十二
起元順帝至正十三年至順帝至正二十七年

歷代通鑑纂要目錄終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一

起太昊伏羲氏至帝舜

太昊伏羲氏 一稱庖犧氏

風姓成紀今秦州人以木德繼天而王去聲後並同

臣等謹按宋劉恕通鑑外紀所載始有盤古氏天皇地皇人皇氏又有有巢氏燧人氏而不見于經其他若九頭五龍諸紀尤爲怪誕惟孔子繫易稱伏羲神農黃帝删書斷自唐虞足爲明據故漢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音專頊音旭帝嚳音谷唐虞爲五帝宋朱熹從之今並以此爲準其間有世代隔越者附疏其下其年數多寡或懸絕不同惟以近理者爲主餘不復載

都陳今陳州

始畫八卦

帝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時有龍馬負圖出於河其文後一六前二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於是始畫八卦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卦有三爻因而重之爲卦六十有四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剝復无妄大畜頤大過坎離咸恒遯大壯晉明夷家人睽蹇解損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漸歸妹豐旅巽兌渙節中孚小過旣濟未濟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而卜筮從此生焉筮用蓍蓍神物也一根百莖用其半揲以求卦占吉凶卜用龜龜亦靈物灼其甲兆以占吉凶

朱子熹曰伏羲畫八卦乃萬世文字之祖

陳氏櫟曰此實開物成務之學造化之祕泄於此聖道之統亦始於此

以龍紀官

因龍馬出河之瑞以龍紀官春官爲青龍又曰蒼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

始立二相

共工爲上相柏皇爲下相

始造書契

上古結繩以紀事帝命朱襄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

始作罔罟音古養六畜

民處草野逐捕禽獸以爲食帝教之爲罔罟以羅禽獸漉水物又教之豢養六畜馬牛雞豕狗羊以充庖廚且以爲犧牲享神祇

始制嫁娶

民男女無別帝制嫁娶以儷(音麗 雙也)皮爲禮正姓氏
通媒妁(男曰媒 女曰妁)以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
始作樂
斲桐爲琴繩絲爲絃絃二十有七絙(古登切)桑爲三
十六絃之瑟而樂音自是興焉
帝崩
帝生而神靈德合天地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葬
宛丘傳十五帝一千二百六十年而神農氏作

炎帝神農氏(初國伊繼國耆 又稱伊耆氏)

姜姓以火德王

都陳遷曲阜(今曲阜縣)
以火紀官
因有火瑞以火紀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
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
始敎耕種
民未知穀食帝因天時相地宜擇五穀(麻黍稷麥豆)之
種作陶冶制耒(音類)耜(音似)鎛(音博)耨(乃豆切)敎民
耕種而農事興焉治麻爲布亦始於此帝別子曰
柱能佐帝耕稼後世祀以配稷
始制醫藥
民有疾病未知藥石帝徧味草木著寒溫平熱之
性以療民疾復察水泉甘苦令人知所避就由是
民無夭札之患而醫道立矣
始爲廛市
民各執其方物或棄而不用事或廢而不舉帝命
列廛于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
易而退各得其所
作樂
爲五絃之琴土鼓蕢桴而葦籥
臣等謹按禮記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宋

陳澔注以伊耆爲堯堯時音樂已備不應鼓籥
猶朴野如此諸史多謂神農一稱伊耆氏今從
之
夙沙氏來歸
諸侯夙沙氏叛煮海爲鹽不用帝命其臣箕文諫
而被殺帝益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來歸
帝崩
帝神化宜民興萬世生養之具法省而不煩威厲
而不殺俗樸而不爭無制令而人從在位一百四
十年崩葬于長沙之茶鄉(今屬衡州府酃縣)傳八帝五百

年而黃帝氏作

黃帝軒轅氏

姓公孫改姓姬名軒轅有熊今新鄭縣國君少典之子以土德王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軒轅修德治兵禽殺蚩尤於涿鹿今涿州諸侯咸尊軒轅爲天子

以雲紀官

因有雲瑞以雲紀官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

舉六相

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得六相而天地治

始立史官

命蒼頡胡結切爲左史沮誦爲右史

始制文字

蒼頡見鳥獸蹏迒音岡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字滋也字有六義象形假借指事會意轉注諧聲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必歸六書

始制陣法

帝立制度內行刀鋸外用甲兵制陣法設旂麾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東至海西至崆峒今肅州南至江北逐葷鬻今北虜合符于釜山今安肅縣邑于涿鹿之阿遷徙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

始作甲子制厤象

命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作甲子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謂之幹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謂之枝幹枝相配以名日而定之以納音命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隸首理筭數命容成造蓋天儀著周天厤度作調厤以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復迎日推策作十六神厤積邪音余分以置閏

臣等謹按宋胡一桂史纂通要據秦博士所傳

天皇始制干支之名十干曰閼音焉逢甲也旃蒙乙也柔兆丙也彊圉丁也著雍戊也屠維己也上章庚也重光辛也玄黓音弋壬也昭陽癸也十二支曰困敦音頓子也赤奮若丑也攝提格寅也單閼音丹遏卯也執徐辰也大荒落巳也敦牂音臧午也協洽未也涒音吞灘申也作噩酉也閹茂戌也大淵獻亥也而諸史皆稱黃帝作甲子鄭樵獨據皇王太古書謂伏羲神農黃帝之前別無所謂三皇者意閼逢困敦之類卽甲子之別名乎故幷載於此

始著醫書

咨岐伯作內經命岐伯俞跗雷公察明堂究息脈巫彭桐君處方餌

始教蠶

帝命元妃西陵氏教民育蠶治絲以共衣服由是民無皴（七倫切）瘃（陟玉切）之患後世祀爲先蠶

始造律呂作咸池樂

命伶倫造律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律大呂夾鍾中呂林鍾南呂應鍾爲呂）損益黃鍾制十二筩以候天地之氣又命榮猨鑄十二鐘合陰陽之和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復命大容作雲門大卷之樂命曰咸池（池施也言德無所不施也）

始制衣裳

帝作冕垂旒（冕前後垂珠也）充纊（以黃綿纊冕兩旁）爲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翬（音輝）翟（狄俱文雉）草木之華染畫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

始作宮室

上古穴居而木棲帝始立宮室棟宇之制遂作合宮（又曰明庭）以祀上帝布政敎復城城築邑重門擊柝以禦暴客

始作器用

命寍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揮作弓夷牟作矢以威天下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以揚德建武共鼓化狐作舟楫以濟不通邑夷作車以行四方作杵臼而穀粟始鑿作釜竈而民始粥作甑而民始飯以亨以炰（炰與炮同以肉裹而燒之也）以爲醴（甜酒）酪（醋也）澤有橋梁行有扉（音費草爲之）屨（木爲之）履（皮爲之）死有棺槨而天下利矣

始作貨幣

范（古範字）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以制國用

畫野分州立井制畝

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遂經土設井立步制畝使八家爲井井開四道分八宅而鑿井於中（一則不洩地氣二則無費三則同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司八則嫁娶相媒九則有無相貸十則疾病相救）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分之於井而計於州則地著而數詳百姓親睦百官無私市不預賈（古價字）邑無盜賊相讓以財

帝崩

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疾也）齊（速也）長而

敦敏成而聰明德配天地宰制羣動故民安樂不使而成不禁而止在位百年崩壽一百十五歲葬橋山(在今延安府中部縣)帝子得姓者十四人皆爲諸侯子青陽立是爲少昊

胡氏(一桂)曰伏羲神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其風猶爲朴略至黃帝之世實爲文明之漸故宮室章服諸制駸駸乎非復前日之俗矣而制厤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制律以黃鍾宮聲爲十二律之本則尤爲要也其通變神化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

胡氏宏曰黃帝大功豐利德澤流天下至今人蒙其惠雖死猶生也方士家鼓惑愚人僥倖榮利言世有僊術帝得之騎龍升天羣臣葬其弓劒衣冠者眞妖妄矣

少昊金天氏

己姓名摯(音至)以金德王

都曲阜

以鳥紀官

因鳳鳥至以鳥紀官立鳳鳥氏爲厤正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啟丹鳥氏司閉是爲厤正之四屬立祝鳩氏爲司徒(掌教化)雎鳩氏爲司馬(掌政法)鳲鳩氏爲司空(掌土田)爽鳩氏爲司寇(掌刑禁)鶻鳩氏爲司事是爲鳩民之五官又立五雉(西鷷雉東鶅雉南翟雉北鵗雉伊洛之南日翬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以夷民立九扈(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爲九農正以扈民無淫

作大淵樂

時諸福之物畢至乃立建鼓置浮磬作樂以通山川之氣以諧神人和上下名曰大淵

帝崩

帝能修太昊之法象日月之明在位八十四年崩壽一百歲葬雲陽(今茶陵州一云葬曲阜今曲阜有墓)兄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顓頊

顓頊高陽氏

姬姓黃帝之孫年十歲佐少昊二十卽帝位以水德王

都衞(卽帝丘今濮州)遷高陽(今高陽縣)

色尙赤

薦玉以赤繒(繒帛也)

始以民事紀官

以少昊之子重爲木正曰勾芒該爲金正曰蓐收修熙相代爲水正曰玄冥又以共工氏之子爲土正曰勾龍而帝之子爲火正曰祝融勾龍能平水土後世祀以配社

命重黎治神人

初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于祀災禍荐(音薦屢也)至帝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無相侵瀆革九黎之亂神人不雜萬物有序民安其生焉

胡氏(宏)曰邪說之爲人害也久矣以五帝之時九黎猶亂風教矧漢以來聖學絕滅世衰一世崇尚勢力而不知仁義者乎故釋氏巫祝得以其說誑惑爲之薦死求生祈福免禍在上者恬然不復知禮制刑賞之本在下者安焉不復知正身修行之實鬼敎浮虛之言徧天下風俗旣移孰能伏節死義以三綱爲己任臨事不苟免乎

改作厤象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施於外周旋無端其體渾渾帝始爲儀制驗其盈虛升降制厤以孟春爲元故後世稱帝爲厤宗

作承雲樂

命飛龍氏效八風(八卦之風)之音作樂以享上帝朝羣侯名曰承雲

制九州

帝始建九州(雍荊豫梁冀青徐兖揚)統領萬國

臣等謹按書序稱禹別九州蓋在堯世爲洪水所汨故云別非始于此文獻通考諸書皆云顓帝所制帝嚳受之今從之

帝崩

帝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絜誠以祭祀在位七十八年崩壽九十一歲葬濮陽(今東昌府)少昊之孫帝嚳立是爲高辛

帝嚳高辛氏

姬姓名夋(七倫切)年十五佐顓帝受封于辛三十即帝位以木德王

都亳(今偃師縣)

色尙黑

薦玉以黑繒

甲辰

作六英樂

命咸黑爲聲歌命倕作鞞鼓鐘磬吹苓管壎篪名曰六英六六合也英華也言天地四時之英華也

帝崩

帝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節地之財仁而威惠而信厤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鄂力切能自立之意執中而尹天下普施利物不私其身天下歸之帝四妃元妃曰姜嫄生稷慶都生堯簡狄生契音屑常儀生摯音至帝在位七十年崩壽一百五歲葬頓丘今清豐縣子摯嗣立荒淫無度居九年諸侯廢之而尊堯爲天子

帝堯陶唐氏 元載帝卽位

姬姓年十六立以火德王

臣等謹按宋邵雍皇極經世書上遡甲子自帝堯卽位之年甲辰而止故纂要於高辛以前事不繫年堯以後事亦不能詳考金履祥通鑑前編以甲子推之各繫其後庶幾不大相遠纂要甲子不能備載故但因事比類略以先後敘之後皆倣此

都平陽今霍州

甲辰 癸巳 甲申

色尚白

薦玉以白繒

治厤象

命羲氏和氏治厤象授人時羲仲居嵎夷理東作以殷仲春羲叔居南交理南訛以正夏至和仲居昧谷理西成以殷仲秋和叔居朔方理朔易以正冬至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置諫鼓立謗木

置敢諫之鼓使天下得盡其言立誹謗之木使天下得攻其過

作大章樂章明也

四十一載虞舜生

舜黃帝之後瞽瞍之子生于諸馮後居嬀俱爲切水名汭如稅切水北也

五十載帝遊于康衢路四達爲衢

帝遊康衢聞童謡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以木長三四寸先側一壤於地遥以手中之爲戲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哉

六十一載命鯀治水

時洪水爲災懷山襄陵黎民昬墊音店溺也帝問羣臣
舉能治水者四岳舉崇伯鯀鯀爲人方逆也命圮亦鄙切敗也族帝試用之鯀鄣洪水九年績用弗成

甲寅

七十一載舉舜登庸
舜父頑心不則德義之經曰頑母嚚音誾口不道忠信之言曰嚚弟象傲
象嘗欲殺舜舜克諧以孝耕于歷山人皆讓畔漁
于雷澤人皆讓居陶于河濱器不苦窳音愈器不中也所
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帝之子丹朱不肖帝
求賢德可以遜位羣臣舉舜帝亦聞之於是以二
女娥皇女英妻去聲舜舜以德化率二女皆執婦道帝

以舜爲賢歷試諸難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
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
雷雨弗迷乃命以位

乙卯

七十二載命舜攝位
帝曰咨爾舜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厥中
胡氏一桂日中者天下之大本而天下事物莫不
有一中舉天下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
允執厥中聖經中之爲義自堯發之中庸一書亦
本於此然則開千萬世聖學之源堯之功顧不大
手仲尼祖述堯舜韓昌黎所謂堯以是傳之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卽此道也
殛鯀于羽山東裔今贛榆縣放驩兜于崇山南裔今慈利縣
命禹治水
鯀旣治水無功乃命其子禹爲司空使治水禹乘
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刊木暨益焚烈山澤驅
龍蛇鳥獸奏庶鮮食以救民飢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懋遷有無以利民用

丙辰

七十三載舜受終于文祖
舜受終于帝始祖之廟以攝位告
治象器

在察也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日月五星
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時寒暑日月星水旱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覲四岳羣牧
輯五瑞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日覲四岳羣牧班瑞
于羣后

丁巳

七十四載巡守去聲下並同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
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吉凶軍賓嘉五玉
三帛玄纁黃二生羔雁一死雉贄如同也五器五月
南巡守至于南岳衡山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

西岳華山 如初十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恒山 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特牲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民功也

流共工于幽洲北裔

七十六載竄三苗在今洞庭彭蠡之間 于三危西裔今沙州

八十載禹治水功成

禹治水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冀高山大川別九州任土作貢弼成五服甸侯綏要荒 於是地平天成水害皆息九州攸同四隩可居四海會同庶土交正底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禹錫玄圭告

厥成功

金氏履祥 曰經稱鯀湮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堙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河瀹濟漯決汝漢掘地而放之海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其成敗之由以此後之治水者可以鑒矣

八十一載分十二州

肇十二州分冀州爲幽州幷州又分青州之北爲營州 封十二山揚會稽荊衡山豫華山青沂山兗岱山雍嶽山幽醫無閭冀霍山幷恆山之類 濬川

封禹于夏

賜姓姒氏

封契于商

賜姓子氏是爲商之始祖

封棄于邰

號曰后稷賜姓姬氏是爲周之始祖

封四岳于呂

四岳共工從孫命爲侯伯總四方諸侯之事賜姓曰姜氏曰呂

一百載帝崩

帝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在位一百一年崩壽一百十七歲因遊城陽今東平州 而死葬焉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絕也 密靜也 八音舜避帝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帝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帝之子而謳

歌舜舜乃即天子位

帝舜有虞氏元載帝即位

姚姓黃帝八代孫瞽瞍之子舜服堯喪三年畢始格于文祖告即位以土德王

都蒲阪（今蒲州）

色尚赤

薦玉以赤繒

詢四岳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咨十二牧（牧養民之官每州諸侯之長）

帝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命九官

命禹宅百揆棄爲后稷播百穀契爲司徒敷五教皋陶作士明五刑垂作共工理百工益作虞治山澤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帝命

臣等謹按舜命四岳九官十二牧內外相維體統相應蓋已盡天下之賢而用之世所稱八愷（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皆高陽高辛之後其名不見于經而所謂揆百事敷五教者又與禹契之職相淆而不理未敢盡信姑附載之後皆倣此

封堯子朱于丹淵

初堯讓天下於虞處子朱於丹淵爲諸侯至是封朱以奉堯祀禮樂如之謂之虞賓示弗臣也

封弟象于有庳（今道州）

象帝異母弟嘗欲害帝至是封之有庳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欲常常見之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

臣等謹按孟子有言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然而使吏治其國納其貢稅使不得暴其民蓋不獨盡親愛之仁而又有制馭之義也後世人君徒知親愛而不知制馭以陷其同氣於有罪之地亦豈愛之之道哉

建學

大學曰上庠在西郊小學曰下庠在國中（庠者養也所以教子弟使成德也）祀先聖先師皇（冠名）而祭

臣等謹按敎民乃帝王首務漢董仲舒謂五帝

太學總名曰成均但典籍無考姑載自此始

庚寅 始養老

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俱舉燕禮服深衣白布

五載作九韶樂韶紹也

夔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臣等謹按孔子謂韶盡美盡善吳季札贊其如天地之無不覆載蓋舜德極盛又當極盛之時故形之於樂如此

乙未 十載始立考績法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己亥 十四載帝及皋陶賡歌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取果反瑣碎也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帝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丁巳 三十二載命禹攝位

帝之子商均不肖於是命禹攝位禹讓于皋陶帝曰惟汝諧命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胡氏一桂曰三聖授受堯命舜止曰允執厥中舜命禹復益以三言所以別白人心道心之危微必精以察之而不雜一以守之而不離則危者安微者著庶幾中可執也此十六字實萬世心學之要

戊午 三十三載禹受命于神宗

禹受命于帝廟告攝位率百官若帝之初

復九州

臣等謹按十二州不知何時復合爲九前編書于禹攝位之初今姑從之

辛酉 三十六載有苗格

有苗昏迷弗恭反道敗德帝命禹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癸酉 四十八載帝南巡崩于蒼梧

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善與人同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法于天下可傳於後世三十徵庸攝位三十年在

位四十八載壽一百十歲至是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零陵今寧遠縣九疑山 三年喪畢禹避帝之子於陽城在嵩山 天下之朝覲獄訟者不知帝之子而之禹謳歌者不謳歌帝之子而謳歌禹禹乃卽天子位

臣等謹按舜治天下之規模事業大抵多在攝位之時時帝堯尙在故繫于堯之世茲不重見若禹之事業多在堯舜之世後亦倣此

黟縣黃士陵初校
徧松羅忠濟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一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

起夏大禹元歲至桀五十三歲

丙子 **夏王大禹**元歲王卽位國號夏

姓姒氏顓頊之後鯀之子也禹旣爲衆歸乃卽王位因所封國爲有天下之號以水德王

都安邑今平陽府

以建寅月爲歲首改載曰歲

正月建寅得人之正是謂人統以平旦爲朔

臣等謹按自夏以前大抵皆以建寅月爲歲首商周改建各有取義故有三統之說而孔子斷以夏時爲正萬世不能易也

色尙黑

牲玉帛俱用玄以黑爲徽號朝燕服收斂也冠而黑衣

封丹朱于唐今翼城縣 商均于虞今虞城縣

作大夏樂夏大也言能大堯舜之德也

絕旨酒

儀狄作酒王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

揭鐘鼓磬鐸鞀音桃 以求諫

王以五音聽治爲銘於簨簴（簨音筍簴音巨所以懸樂器者橫曰簨植曰簴）曰告寡人以道者撾（直瓜切）鼓諭以義者鼓鐘告以事者振鐸（鈴也金口木舌）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揮鞀（鞀小於磬鐸）

會諸侯於塗山（今鳳陽府地）

承唐虞之盛執玉帛者萬國

立貢法

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

建學

國學曰學大學爲東序在國中小學爲西序在西

郊鄉學曰校（以教民爲義）祀先聖先師收而祭

養老

養國老於東序庶老於西序俱舉燕禮服燕（黑色）衣

鑄九鼎

既復九州收天下之銅鑄九鼎以象九州圖各州地理貢賦諸法制以示久遠

胡氏（宏）曰古人鑄鐘鼎多以載事貽後如晉鄭鑄刑書之類左傳乃謂圖魑魅神姦使民知避此鄙夫之見搢紳先生所不道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顧以此爲事而鑄之於鼎邪

丁丑

二歲皋陶薨封其後于英六（今六安州及固始縣）

王舉皋陶且授政而皋陶薨

舉益爲相

庚辰

五歲巡守

王巡守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爲痛之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

癸未

八歲會諸侯于會（音與檜同）稽（今紹興府地）

防風氏後至戮之

王崩于會稽子啟嗣立

王敏給克勤不寶尺璧而惜寸陰聞善言則拜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有秉德之士存焉（原本闕四字）是時天下殷盛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載之儲至是崩在位十年壽百歲葬會稽王薦益於天七年既崩益避王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之朝覲獄訟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

歌啟曰吾君之子也啟乃卽天子位

胡氏（一桂）曰禹家天下定於立嫡然嫡不能以皆賢湯尹所以汲汲於師保其慮深遠矣蓋天之生大聖大賢固不數其生大姦大惡亦不數惟中才者最多是以不可無教啟能敬承禹道而人心歸固無容議如太甲成王使非伊周保傅之安能卒爲商周之令主於此見學問師保之功大也後之有天下者立嫡既不可輕易其可不擇師傅重委任以早諭教之哉如委任之不重則三仁不能止紂之暴是已

（甲申）**王啟** 元歲

（丙戌）三歲伐有扈（今鄠縣）

啟立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召六卿誓之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大戰于甘遂滅有扈

（壬辰）九歲王崩子太康立

王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在位九年

（癸巳）**王太康** 元歲

（辛亥）十九歲王畋于洛表羿距于河王居陽夏

王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王不得入國羿遂廢之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作歌五章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

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金氏（履祥）曰自五帝以來聖賢相承至啟亦賢太康尸位卽爲逸豫生民所未見也故疑而貳焉恃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自反者亦可省於此

胡氏（一桂）曰太康一犯禽荒之戒而竟以失國皇祖之訓豈欺我哉

（辛酉）二十九歲王崩于陽夏弟仲康立

王居喪不哀農政不修四夷背叛在位十九年失

國十年而崩

壬戌

王仲康元歲命胤侯掌六師

秋九月朔辰弗集于房

癸亥

二歲命胤侯征羲和

胤侯告于衆曰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蔡氏沈曰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

甲戌

十三歲王崩子相位

王微弱權歸后羿

乙亥

王相元歲

王旣立爲羿所逐居商丘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

壬午

八歲寒浞殺羿

羿還於窮后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善射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用寒浞浞行媚于內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與娛同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音銓改也將歸自田家衆逄音龐蒙殺而烹之

壬寅

二十八歲寒浞使其子澆五叫切弒王于帝丘后緡歸于有仍靡奔有鬲氏靡相臣

浞因羿室生澆及豷許意切使澆用師滅斟灌斟鄩處澆于過處豷于戈后緡方娠音身孕也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旣長爲仍牧正惎音計毒也澆能戒備之澆使椒澆臣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虞思虞君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邑名有田一成方十里曰成有衆一旅五百人爲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臣等謹按經世書自癸卯以後闕四十年不書宋胡宏皇王大紀以少康生則夏統不絕卽書元歲前編因之纂要無事則不書仍以元歲係壬午之下

壬午

王少康元歲靡誅寒浞立王王誅澆及豷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

癸卯　甲辰　庚申　辛酉　丙戌　丁亥　甲辰　乙巳　庚申　辛酉

使其臣女艾諜(候也)澆使其子季杼誘殪遂滅過
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胡氏(宏)曰少康靡鬲受困厄而不渝濱死亡而不
怠兢兢業業經營四十年然後克殄元凶不失舊
物嗚呼此眞人臣子哉故唐臣虞世南論歷代中
興之主以少康爲冠
封庶子於越
王恐禹墓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從
民所居居於秦餘春秋祠禹墓於會稽
二十二歲王崩子季杼立

王杼元歲
十七歲王崩子槐立
王能戡定寒氏之亂帥禹之道故夏后氏報焉
王槐元歲
二十六歲王崩子芒立
王芒元歲
十八歲王崩子泄立
王泄元歲
十六歲王崩子不降立
王不降元歲

己未　庚申　庚辰　辛巳　辛丑　壬寅　戊辰　壬申　癸酉　癸未　甲申　壬寅　癸卯　甲子

五十九歲王崩弟扃立
王扃元歲
二十一歲王崩子廑立
王廑元歲
二十一歲王崩不降子孔甲立
王孔甲元歲
二十七歲商湯生
契封于商世爲諸侯至主癸生履是爲成湯
三十一歲王崩子皐立
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諸

侯化之夏政始衰
王皐元歲
十一歲王崩子發立
王發元歲
十九歲王崩子癸立
是爲桀
王癸元歲
二十二歲公劉遷于豳
初舜封后稷於邰(今武功縣)別姓姬氏稷之子孫實世
稷官以服事虞夏傳至不窋値夏道衰失其官竄

于戎狄之閒再世至公劉乃徙都於豳今邠州復修后稷之業周道之興自此

乙亥 三十三歲伐蒙山有施氏進妹喜

自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王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王嬖之所言皆聽爲之爲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爲戲劇

戊寅 三十六歲商湯嗣爲諸侯始居亳

商自契以來八遷湯始居亳爲夏方伯得專征諸

侯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問之荅以犧牲粢盛不給湯使遺之牛羊復使亳衆往爲之耕其不祀自若有餉者葛伯殺之而奪其食湯始征之湯征自葛始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皆曰奚獨後予徯我后后來其蘇

己卯 三十七歲商湯進伊尹

伊尹名摯耕于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之尹乃就湯湯薦伊尹于王自亳凡五適夏告以堯舜之道王終不聽

壬午 四十歲伊尹復歸亳

伊尹既醜惡也之有夏復歸于亳

蘇氏轍曰伊尹既以處士從湯及其適夏非其私行也湯必與知之其君臣之心以爲伐桀以濟斯世不若使伊尹事桀以止其亂雖使夏不亡商不興無憾也及其不可復輔於是捨而歸爾其後文王事紂亦身爲之三公至將囚而殺之然後棄之而西盖其不欲遽取之者如此此其所以爲湯文王而後世之所不及也

甲申 四十二歲囚商湯於夏臺已而釋之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解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

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王疾其大得諸侯和也召之囚於重泉夏臺已而得釋

癸巳 五十一歲大史令終古奔商

王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終古執圖法泣諫不聽遂奔商

甲午 五十二歲殺關龍逢

王爲不道愈甚有諫者輒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

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不聽龍逢立而不去王殺之

兩日鬬衆星隕五星錯行夏霜木冰雨血伊洛竭泰山崩

五十三歲（是爲商湯十八祀）商湯伐桀放之于南巢（今巢縣）夏亡

王滅德作威荼毒百姓窮其宗族恥其勳舊棄義聽讒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厭夏德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伊尹相湯伐桀湯誓師曰予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

殛之戰于鳴條（今安邑縣）桀敗奔南巢因放焉後三年死于亭山自禹至桀十七君十五世通后羿寒浞四百三十二年

胡氏（一桂）曰唐虞之世泰和之景象也禹啟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商周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春生夏長秋殺皆天之道揖遜家傳放伐皆聖人之道聖人何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

臣等謹按傳賢傳子之說前賢論之已詳蓋亦世道之異有不得不然者也自禹傳子之後三世而遇羿浞之變靡鬲能復其社稷於四十年之後者以少康爲啟之子能服天下也厥後傳子者十一世傳弟者一世皆足以不失其祀至于桀之大惡而後失之則守之者之責也然則夏有天下之長而桀失天下之亟則子孫之繼祖父者惡可恃天下之爲已有而不兢業以守之哉

黟縣黃士陵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二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

起商成湯十八祀至紂三十三祀

乙未

商王成湯十八祀（卽夏桀五十三歲）王卽位國號商

契之後子姓名履一曰天乙湯旣放桀諸侯皆推湯乃卽王位因所封國爲有天下之號以水德王

定都于亳

改建丑月爲歲首歲曰祀

十二月建丑得地之正是謂地統以日中爲朔

色尚白

牲玉帛俱用白以白爲徽號朝燕服冔（音許覆也）冠而縞（白色）衣

大誥諸侯

王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乃作誥以與天下更（平聲）始王反桀之事以寬治民除其邪虐順民所欲遠近歸之

以伊尹仲虺爲相

王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虺因王伐桀有慚德乃作誥以釋之

封夏及古聖賢之後孤竹等國各有差（楚宜切不齊也）

作大濩（胡故切）樂（濩護也言覆護下民也）

立助法

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故謂之助

建學

國學曰學大學爲右學在西郊小學爲左學在國中鄉學曰序（以習射爲義）祀先聖先師冔而祭

養老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俱以食禮服縞衣

制官刑

制爲官府之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去聲）耆德比（音被近也）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涅額也）具訓于蒙士

始作囿

取禽獸以奉宗廟

作盤銘

器用皆有銘盤（沐浴之器）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丙申　戊戌　辛丑　丁未

十九祀大旱

祀棄以配稷

舊以農（炎帝子柱）配稷至是爲大旱易以棄配

二十一祀鑄金幣

伊尹言于王發莊山之金鑄幣以救旱

二十四祀禱于桑林雨

大旱七年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爲請雨者民也若必以人吾請自當遂齋戒翦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繞也）白茅以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平聲下同）民失職與宮室

崇與女謁盛與包苴（謂裹物相遺）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三十祀王崩孫太甲立

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己改過不吝立賢無方建中于民克寬克仁兆民允懷（原本闕四字）至是崩年百歲葬汾陰湯娶有莘氏之女生太丁蚤卒次子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立太丁之子太甲

臣等謹按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漢趙岐謂立二年四年而程子謂古人謂歲爲年大紀謂孔子殷人也不以立弟爲是經世書亦無外

戊申　己酉　庚戌　庚辰

丙仲壬名世前編以爲然今從之

王太甲

元祀伊尹奉王見于祖

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王居于桐宮（成湯墓地）

王既立不明欲敗度縱敗禮顛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于桐宮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二祀王在桐宮

三祀伊尹奉王歸于亳遂告歸

王居桐三年悔過遷善克終允德伊尹乃奉歸亳

復王位作太甲三篇申訓之伊尹將告歸又作咸有一德

臣等謹按桐宮之事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宋王柏曰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爲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竊謂漢之霍光心雖未同事亦頗類其餘亂臣賊子假此以行篡弒之事者多矣故錄此言以爲世戒

三十三祀王崩子沃丁立

辛巳 戊子 己酉 庚戌 甲戌 乙亥 辛卯 壬辰 癸卯 甲辰

王保惠庶民克終湯業廟號太宗商家祖有功而
宗有德故後世以祖宗稱之

王沃丁元祀以咎(音皋)單爲相

王嗣位委任賢臣咎單咎單一順伊尹所行之事

八祀伊尹薨

伊尹相湯曰予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
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其自任以天下
之重如此及相太甲致太甲率德爲商令主至是
薨王親弔臨(去聲)祀以太牢葬之于亳

二十九祀王崩弟太庚立

王太庚元祀

商人兄死弟及自太庚始

二十五祀王崩子小甲立

王小甲元祀

十七祀王崩弟雍己立

王雍己元祀

商道衰號令不行諸侯或不朝

十二祀王崩弟太戊立

王太戊元祀以伊陟臣扈爲相巫咸佐之

陟尹之子也與扈及咸輔王大修成湯之政格于
皇天

桑穀生于朝

時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王懼伊陟曰妖
不勝德於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
問喪弔疾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
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

戊午 己未 甲子 辛未 壬申 丙戌 丁亥 乙未 丙申

七十五祀王崩子仲丁立

王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廟號
中宗

王仲丁元祀

六祀遷都于囂(今河南敖倉地)

十三祀王崩弟外壬立

王外壬元祀

十五祀王崩弟河亶甲立

王河亶甲元祀遷都于相(今彰德府)

囂有河決之害故復遷商道復衰

九祀王崩子祖乙立

王祖乙元祀遷都于耿(今河津縣)

以巫賢爲相

賢咸之子也商道復興

甲寅 乙卯 庚午 辛未 乙未 丙申 丁卯 戊辰 壬辰 癸巳 己亥 庚子

十九祀王崩子祖辛立
王祖辛元祀
十六祀王崩弟沃甲立
王沃甲元祀
二十五祀王崩國亂祖辛之子祖丁立
王祖丁元祀
三十二祀王崩沃甲之子南庚立
王南庚元祀
二十五祀王崩祖丁之子陽甲立
王陽甲元祀諸侯不朝

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爭立比及也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七祀王崩弟盤庚立
王盤庚元祀遷都于殷今偃師縣改國號曰殷
自祖乙都耿圮于河水盤庚欲遷于殷從湯所都而臣民族姓安土重遷相與咨怨乃作誥三篇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盤庚行湯之政諸侯皆來朝商道復興
蘇氏軾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丁卯 戊辰 戊子 己丑 甲寅 丙辰 丁巳 己未

二十八祀王崩弟小辛立
王小辛元祀
殷道復衰
二十一祀王崩弟小乙立

王小乙元祀
二十六祀豳亶父遷于岐今岐山縣改號曰周
亶父號古公繼公劉居豳能修世業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二十八祀王崩子武丁立
王武丁元祀王宅憂以甘盤爲相
王舊學於甘盤至是踐位以甘盤爲相亮陰亮古作梁陰音與庵同天子居喪之次三年不言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三祀王免喪得傅說爲相

戊子

王既免喪猶弗言羣臣咸諫于王王作書以告曰以台（台音怡 我也）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玆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以形旁求于天下得說於傅巖之野與之語果聖人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啟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王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說總百官又暨乃僚協心佐理成商家中興之業

胡氏（一桂）曰說命三篇最後記說論學之辭諄勤懇切此學之爲王者事尤商一代之家法自成湯學于伊尹以洪其源至傅說相高宗以浚其流誠有非後世所能及者矣

三十二祀彤（音融 明日又祭之名）日祭有雊（句去聲 鳴也）雉祖己作訓

祭禰廟明日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又曰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近也 禰廟也）

伐鬼方

乙卯　丙辰　壬戌　癸亥　乙未

王因祖己之訓懼而內反諸己以思王道三年編髮重（平聲）譯來朝者六國鬼方恃固而擾諸夏王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內外無患

五十九祀王崩子祖庚立

王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及卽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至是崩廟號高宗

臣等謹按舜聖人也又起于畎畝之中禹亦八年于外故能成盛治自傳子之後人君多生於深宮不知稼穡往往肆欲侈用傷財害民以致民心怨嗟禍亂隨作高宗久居民間故卽位之後不敢荒寧商之中興良有以也有天下者其可以不知民事哉

王祖庚元祀

七祀王崩弟祖甲立

王祖甲元祀

三十三祀王崩子廩辛立

初高宗欲廢祖庚而立王王以爲不義逃於民間其後祖庚崩而國人卒立之故王知小人之依能

丙申 辛丑 壬寅 壬戌 癸亥 甲子 丙寅

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王廩辛元祀

六祀王崩弟庚丁立

王庚丁元祀

二十一祀王崩子武乙立

王武乙元祀

二祀遷都河北今衛輝府

四祀王獵于河渭之間震死子太丁立

王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戮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

獵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丁卯 己巳 庚午

王太丁元祀

三祀王崩子帝乙立

王帝乙元祀命周公季歷爲牧師

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二人乃亡奔荆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篤於行義諸侯順之嘗伐西落鬼戎至是復伐余無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於是命爲牧師有圭瓚秬鬯之賜

丙子

七祀周公季歷薨子昌嗣命爲西伯

昌立爲西伯是爲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齊讓國不仕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亦皆歸焉嘗行於野見枯骨西伯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固其主矣以棺衾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於枯骨況於人乎

丙午

三十七祀王崩子紂立

王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乃立少子是爲紂

丁未 甲寅

王紂元祀

八祀伐有蘇獲妲己

王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以能以爲皆出己下播棄黎老昵比去聲罪人平居弗祀上帝宗廟恃其强大喜用兵百戰皆克伐有蘇得其女妲己惟妲己之言是用作奇技淫巧以悅之使師延一作涓作朝歌北鄙

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厚賦斂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以酒爲池縣古懸字肉爲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閒宮中九市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妲己以爲罰輕威不立王爲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以取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

丁巳

十一祀囚西伯于羑音友里殷獄

王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女納于王女不喜淫王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幷脯鄂侯王又剖孕婦而視其胎斮音酌朝涉之脛而視

其髓西伯聞而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王王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乃演易作六十四卦彖辭

己未

十三祀釋西伯賜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周之臣子日夜憂懼謀救其君父竭國中珍寶良馬來獻諸侯入見請昌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乃召昌釋之昌因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許之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

庚申

十四祀虞芮質成于周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攜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

辛酉

十五祀西伯得呂尙于渭陽

尙四岳之裔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音螭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尙於渭水之陽時年已七十餘與語大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載與俱歸稱爲太公望

乙丑

十九祀西伯伐崇作豐邑徙都之今鄠縣

周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至西伯又遷于豐豐即崇國之地於是立靈臺建辟雍民皆樂之有靈臺辟雍之詩

丙寅

二十祀西伯昌薨子發嗣

西伯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小心翼翼純亦不已其化內自閨門而行於周南召南之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也已西伯娶於有莘氏之女曰太姒生十子長伯邑考次發發有聖德舍伯邑考而立之年九十七薨葬于畢子發嗣是爲武王

丁丑

三十一祀西伯發戡黎（今潞州）

王以費仲為政費仲善諛好利又用蜚廉惡來善讒譖諸侯益疏黎侯國于近畿不恭王命王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勝既戡黎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終不悛

臣等謹按戡黎之事書傳以為文王又以為武王前編謂文王以服事殷豈遽觀兵天子之畿且祖伊之言危迫之甚不當在伐紂十年之前因引大紀及宋呂祖謙諸儒之説以為武王今從之

戊寅

三十二祀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

微子王庶兄箕子比干皆諸父比干強諫王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王又囚之微子數（音朔）諫王不聽度（徒洛切）王終不可諫遂去之以存宗祀

金氏（履祥）曰微子箕子比干諸賢尚在猶足以維繫人心迨微子奔比干殺箕子囚民望既絶無復可冀矣故武王伐之

己卯

三十三祀（是為周武王十三年）西伯發伐商諸侯大會于孟津（今孟津縣）

西伯發以太公為師謂之師尚父以弟周公旦為輔召公奭畢公高之徒皆左右之聞紂暴虐滋甚遂東伐紂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乃徇師而誓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周師陳于商郊紂率衆會于牧野兵敗自焚死商亡

周師渡孟津陳于商郊商之士女皆篚其幣帛以迎周師紂率其旅若林會戰于牧野發臨戰誓衆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反走登于鹿臺衣其寶玉自燔而死商自成湯受命至是傳三十君十七世六百二十九年

臣等謹按桀以虐亡湯以仁興固也然湯制官刑以儆有位風愆之訓傳在子孫故宋蘇轍謂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商之風俗蓋在乎此夫惟優游不迫之中而有剛強不屈之俗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蓋商之道既衰而復興者五至紂之虐復浮于桀然後失之苟務為寬縱而無以濟之其不至於委靡

而不振者幾希矣是虐固可以亡而寬之弊亦可以敗治天下者尚有所鑒哉

順德曾廣華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三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

起周武王十三年至幽王十一年

己卯 **周武王**十三年（即商紂三十三祀）王即位國號周

姬姓名發后稷之後嗣文王爲西伯既克商即王位以上世嘗都岐周遂以爲有天下之號以木德王

復商舊政

王既克商乃反商政政由舊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

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朱子（熹）曰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不容已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則武王之順天應人無可疑矣

封建諸侯

王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乃封神農之後於焦（今陝州）又封黃帝之後於薊（今薊州）唐帝之後於祝（今淄川縣）虞帝之後於陳（今陳州）是爲三恪

又封夏后氏之後於杞（今雍丘縣）紂子武庚於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是爲二王之後又封師尚父於齊（今臨淄縣）周公旦於魯（今曲阜縣）召公奭於燕（今順天府）庶叔高於畢（今咸寧縣）皆留相王室封叔鮮於管（今管城縣）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今霍州）以監殷是爲三監凡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同姓之國四十餘人周之子孫不狂惑者皆爲諸侯

祀于祖廟追王大王王季文王遂定謚法

祀于周廟追尊曾祖亶父爲大王祖季歷爲王季謚考昌爲文王上祀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以天

子之禮因作謚法（謚者行之迹以易名也）

柴于上帝望于山川

告武成也

訪道于箕子

箕子陳洪範九疇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先是禹治水功成神龜負書出洛（有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禹因而別之以爲九疇箕子推衍增益以成其篇實治天下之大法也箕子不欲臣周亡于朝鮮武王因以封之武王又召師尚父而問尚父告以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于席之四端及几杖盤鑑觴豆戶牖刀劒皆有銘

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餓而死

初武王伐紂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後餓死

劉氏（恕）曰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爲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道異而同歸雖萬世無弊焉

改建子月爲歲首祀曰年

十一月建子得天之紀是謂天統以夜半爲朔

色尚赤

牲用騂以赤爲徽號朝燕服冕而玄衣

立徹法

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

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
之徹
建學
國中並立四代之學辟雍居中北虞學東夏學西
殷學是爲大學又建虞庠於西郊夏序於州殷校
於黨皆鄉學是爲小學俱祀先聖先師晁而祭人
生八歲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十五
歲自天子之元子卽太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
音的子及民之俊秀皆入大學凡入學以齒齒年也序
長幼也太子亦齒焉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

大樂正論民之俊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復論
其賢以告于王而官之
朱子熹曰小學敎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
御書數之文大學敎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小學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
大學所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
養老
養國老於東膠庶老於虞庠兼用燕饗食音嗣禮
春夏用燕饗禮秋冬用食禮玄衣而素裳憲法也法其德行而乞言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音肙以酒漱口也

庚辰

呂氏祖謙曰年之貴乎天下也久矣憲則親炙其
仁義之容道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乞言
比之觀瞻氣味稍薄
作大武樂言伐紂除害成武功也
臣等謹按孔子謂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
善朱子以爲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
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
遜而得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
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
十四年西旅貢獒犬高四尺召公奭訓王

召公作旅獒訓于王曰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
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不作無益害有益功
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
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
惟賢則邇人安
蔡氏沈曰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猶如
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肅愼氏來貢
時九夷八蠻各以方物來貢肅愼氏貢楛音戶木名矢
石砮音奴矢鏃長尺有咫王欲昭令德之致遠銘其括

曰肅愼氏之貢矢以示後世使永監焉
遷都于鎬 音好在長安
張子 載 曰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遷于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不得不遷也

乙酉

王有疾周公告于祖考翼日瘳
周公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請以身代歸納冊於金縢匱中王翼日乃瘳
十九年王崩子誦立

王丕承文王之烈宣重光用昭明于天下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其政尚文嗣西伯二十四年即王位七年崩壽九十三歲葬于畢子誦立年十三是爲成王

丙戌

成王元年王諒闇周公爲冢宰總百官
封伯禽爲魯侯
周公留相王室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

丁亥

二年王聽政
周公居東
武王旣崩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畢公召公曰我之弗辟 古避字 我無以告我先王遂居東取易三百八十四爻各繫以辭憂武庚必畔王室必搖乃作鴟鴞詩以貽王其末章曰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戊子

三年秋大雷風王迎周公于東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太公召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

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 親新作 逆 迎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歲則大熟
管叔鮮及蔡叔度霍叔處挾武庚以叛王命周公東征殺武庚誅鮮囚度降處爲庶人
范氏 祖禹 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公之爲相也則誅之迹雖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於舜而已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

而私之哉

封微子啓于宋（今歸德州）

策命之詞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子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魯侯伯禽討淮夷徐戎平之

伯禽就封之後管蔡等叛淮夷徐戎亦並叛伯禽誓衆於費（音祕魯之東郊）往征之遂平

四年周公作立政

周公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牧民之長）常任（任事之公卿）準人（守法之有司）綴衣（掌服器者）虎賁（執射御者）休茲知恤鮮哉曰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亦越成湯嚴惟丕式克用三宅（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金氏（履祥）曰常人憸人二者相反凡憸利便捷者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生事爲功常人常以生物爲意

遷殷民于洛

周公以殷民反覆難制遷于洛邑俾密邇王室作多士多方以誥告之

六年正百官制禮樂

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

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又作周禮以定百王之大法自王朝邦國至于閭門閭巷祭祀會同燕饗等禮樂無不備焉

金氏（履祥）曰周官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歟顧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因時裁定不無損益而大略無甚異矣先儒謂周禮者未成之書惜哉

越裳氏來朝

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

加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耇曰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周公歸之王使者迷其歸路公作指南車使載之由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

壬辰

七年營東都(今河南府)

初武王以洛為天下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遷九鼎于洛邑有宅洛之志至是成王命周公召公營之既成謂之東都以朝諸侯定鼎于郟(音夾)鄏(音辱)(洛地)卜曰傳世三十歷年八百又卜瀍水東為下都

曰成周以處殷遺民作洛誥召誥

設南郊以后稷配天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

設丘兆于南郊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

又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朱子(熹)曰郊而曰天尊之也配稷于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親之也祀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

建大社

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黑也)土中央黃土

癸巳

八年命周公留治東都

王曰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治也)為四輔

封蔡仲于蔡

初周公既囚蔡叔于郭鄰叔子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策命之詞曰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甲午

九年封弟叔虞為唐侯

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為珪曰以此封汝史佚請

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于唐

呂氏(祖謙)曰人非聖人出言安能盡善言而是則踐言可也言而非則改之可也史佚戒成王慎言可矣使之有言必踐則非矣然當時諸公不以為過者豈非唐叔適可以封故歟

丙申

十一年周公作無逸以戒王

周公曰君子所(猶處所也)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民之依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治民祗懼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寧嘉

靖殷邦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亦罔或克壽曰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厥享國五十年曰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金氏（履祥）曰無逸之書大抵欲人主知稼穡之艱難耳周公嘗備陳於七月之詩而此書又首述焉

是二篇者人主當相對爲圖左右觀省也

周公薨

謚曰文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既薨成王葬公于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也復以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祀以天子禮樂

程子（頤）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

命君陳治東都

策命之詞曰爾惟弘周公丕訓寬而有制從容以

壬戌

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作九府圜法

初唐虞夏商之世幣金有三品至是太公望乃立九府圜（音員）法（大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錢圓函方輕重以銖通九府之用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

三十七年四月王崩子釗立

四月甲子王命召公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受顧命曰爾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爾無以釗冒貢（進也）于非幾（平聲）乙丑王崩王祇勤于德夙夜不怠畢協賞罰戡定厥功興正禮樂制度民和睦而頌聲作在位三十七年子釗立是爲康王

蘇氏（軾）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明矣其致刑措也宜哉

康王卽位朝諸侯誥曰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

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羣公皆聽命王
釋冕反喪服
朱子熹曰成王初喪君臣皆冕服葢易世傳授國
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
猶以爲已私服也

癸亥 甲戌

康王元年
十二年命畢公治東都
策命之詞曰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
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
公克成厥中三后協心同底于道予小子永膺多

福

戊子

二十六年召公薨
謚曰康公初治西方甚得民和有司請召民公曰
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乃巡
行鄉邑聽斷於棠樹之下及卒人思其政不忍伐
棠樹作甘棠之詩
王崩子瑕立
是爲昭王
胡氏一桂曰康王克遵洪業敬恭神人四夷賓服
海內晏然興於禮義自成王以來刑措不用四十
餘年天下安盍有唐虞之風焉

己丑

昭王元年月有光五色貫紫微井水溢
周道漸衰

壬寅

十四年魯公子潰音費弑其君宰而自立
潰以弟弑兄自立爲諸侯是爲魏公
金氏履祥曰弑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
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
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夫

己卯

五十一年王崩于漢子滿立
王南巡狩返濟漢漢濱人以膠膠王船至中流膠

液船解王及祭側界切公溺焉王在位不能强於政
治王化陵夷以及於禍子滿立是爲穆王

庚辰 壬午

穆王元年
三年命君牙爲大司徒
策命之詞曰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于大常旌旗畫日月爲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
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治也四方今
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命伯冏爲大僕正
策命之詞曰昔在文武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氏(祖謙)曰陪僕暬(私列切)御之臣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之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而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甲寅

三十五年征犬戎

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王不聽遂征之得白狼四白鹿四以歸自是荒服不至

己巳

五十年命呂侯作呂刑

王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威勢)惟反(報德怨)惟內(女謁)惟貨(賄賂)惟來(干請)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兩)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蔡氏(沈)曰此書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其意實則不然蓋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曾謂唐虞之際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耳然其哀矜惻怛猶可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

徐夷作亂

徐夷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王畏其逼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得朱弓赤矢自以爲天瑞乃僭稱偃王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時王得造父爲御西巡樂而忘返聞徐子僭號乃長驅而歸命楚伐徐偃王走死王以趙城封造父(即戰國趙氏之祖)

甲戌

五十五年王崩于祇宮子緊扈立

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終於祇宮子緊扈立是爲共(音供)王

乙亥 共王元年

丁丑 三年滅密

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而不獻於王於是滅密

丙戌 十二年王崩子囏立

是爲懿王

丁亥 懿王元年遷都槐里今興平縣

辛亥 二十五年王崩共王弟辟方立

是爲孝王

壬子 孝王元年

甲子 十三年封非子于秦爲附庸

惡來革之後有非子者居犬丘好音耗馬善養息之王命主馬於汧音牽渭之間馬大蕃息乃封爲附庸之君邑之秦曰昔柏翳爲舜主畜多息故有土錫姓曰嬴今其後亦爲朕息馬其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

江漢冰

胡氏一桂曰當嬴秦始封之世而災異之見殺氣若茲履霜之象巳兆於此天道之倚伏可畏也

丙寅 十五年王崩懿王子燮立

是爲夷王

丁卯 夷王元年覲禮廢

王始下堂而見諸侯荒服不朝

命虢公伐太原之戎

至俞泉獲馬千匹

壬午 十六年王崩子胡立

是爲厲王

癸未 厲王元年

壬子 三十年以榮夷公爲卿士

王好利說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曰王室其卑乎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可乎王不聽卒以榮夷公爲卿士諸侯不享

乙卯 三十三年使衞巫監謗

王暴虐無道國人謗王召穆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衞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不

聽

臣等謹按弭謗之木無逸稱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古人之達下情如此厲王監謗失道甚矣至秦有腹誹之刑漢有橫議之禍欲國之不亡得乎

戊午

三十六年西戎反

孝王時西戎皆服至是諸侯背叛西戎反王室而滅犬丘大駱之族

己未

三十七年王出居于彘 今河汾之間

王心戾虐萬民弗忍乃相與畔襲王王出奔於彘太子靖匿召公之家國人聞而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讎而懟 音隊怨也 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

庚申

三十八年共和行政

召公周公二相以太子靖幼相與和協共理國事號曰共和

癸酉

五十一年王崩于彘子靖立

是爲宣王

金氏 履祥 曰厲王以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卒致身死於彘嗜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

甲戌

宣王 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戎

王室衰弱西戎久叛王卽位卽命秦仲率國人征之於是有無衣之詩

命尹吉甫北伐玁狁

玁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命尹吉甫北伐逐出太原而歸於是有六月之詩曰文武吉甫薄伐玁狁至于太原

命方叔南征蠻荊

時蠻荊背叛方叔嘗預北伐有功王命率師征之蠻荊平於是有采芑之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命召虎征淮南之夷

時夷在淮上者亦叛王命虎率師循江漢討平之且闢疆境至于南海於是有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淮夷來求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自伐淮北之夷 卽徐夷

時淮北徐夷亦叛王親率六師往平之於是有常武之詩曰王旅嘽嘽濯征徐國曰徐方旣同天子

之功

己卯 六年大旱

王承厲王之烈內有興衰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仍叔作雲漢之詩以美之

秦仲死於西戎命其子莊公伐戎破之

西戎殺秦仲仲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王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遂破西戎於是予其先大駱并犬丘之地

乙酉 十二年立魯侯戲之少子戲

魯武公來朝以括與戲見王王欲立戲樊仲山甫諫曰不可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出令不可不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王卒立之是爲懿公其後括之子伯御殺戲而自立

不籍千畝

王不脩籍(籍田)於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民之大事在農故稷爲大官率育以循帝命而粒我烝民遂封有邰而主姜嫄之祀以及於今日今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乙未 二十二年王后姜氏諫王

姜后賢而有德王嘗早臥而晏起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成中興之業爲周世宗

臣等謹按婦之相夫猶坤之承乾主婦賢則家必昌主后賢則國必治故姜氏待罪宣王中興有國家者可以爲永監矣

封弟友于鄭

賜之祊(音崩在今費縣)田爲巡狩助祭泰山湯沐之邑

乙巳 三十二年伐魯誅伯御立魯侯之弟稱

王伐魯殺伯御問魯公子能訓導諸侯者以爲魯後樊穆仲(仲山甫諡)曰懿公弟稱肅神敬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咨於故實王曰是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是爲孝公諸侯自是不睦

壬子 三十九年伐姜戎王師敗績于千畝(姜戎西戎別種千畝今介休縣地)

癸丑 四十年料民于太原

丙辰

王伐姜戎既喪南國之師乃料(簡料其數)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考比也下同)孤(幼)終(死)司商協民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物色之數)工協革(牛馬羊之皮)場協入廩協出而又治農于籍蒐(音搜)于農隙耨獲亦於籍獮(息淺切秋獵也)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且無故料民天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四十三年殺杜伯

杜伯爲大夫王將殺之而非其罪伯之友左儒爭之九復之而王不許曰汝別君而異友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帥友以違君遂死之

己未

四十六年王崩子涅立

是爲幽王

司馬氏(光)曰宣王能愼微接下用賢使能羣臣無不自盡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周室中興焉

金氏(履祥)曰宣王初年有志撥亂周道復興然攷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不籍千畝料民太原殺杜伯大略可見其後幽王繼之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廢補弊況宣王末政止於如此哉

庚申

幽王元年

壬戌

三年涇渭洛竭岐山崩

涇渭洛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

甲子

五年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

褒姒褒人收養之妖女子也褒人有獄入獻于王王嬖愛之與虢后父比而譖廢申后及太子宜臼褒姒立爲后子伯服爲太子宜臼出奔申褒姒不好笑王說之萬方故不笑乃無故擧燧火諸侯盡至褒姒乃大笑

乙丑

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於是有十月之交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朱子(熹)曰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月常避日所以當食而

不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爲非常之變矣

十一年申侯與犬戎入寇弒王鄭伯友死之晉衛秦皆以兵來救立故太子宜臼

王欲殺故太子宜臼申侯弗與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燧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殺王于驪山下虜褒姒鄭伯死於戰秦襄公力戰破戎衛侯和從晉侯仇合諸侯師逐戎黜伯服鄭世子掘突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

朱子熹曰申侯與犬戎殺幽王乃王法必誅之賊平王臣子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之爲有德而不知其殺父之爲可怨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

順德曾廣圭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四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

起周平王元年至襄王三十三年

平王元年東遷始命秦爲諸侯錫命晉侯

王辟古避字犬戎東徙洛邑秦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豐之地於是始與通使聘享之禮又命晉文侯爲方伯賜之河內附庸作文侯之命

呂氏祖謙曰由此而上則爲成康爲文武由此而下則爲春秋爲戰國平王東遷之初大讐未復犇亡之餘僅得苟安而乃君臣釋然自以爲足讀文侯之命其陵遲頹墮之意見矣此周之所以終於東平

蘇氏軾曰周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武王欲營洛以居九鼎成王周公成之而周實都豐鎬今平王舉其故都而大棄之譬之富室之子孫一敗而鬻田宅又豈能自立哉凡避寇而遷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使平王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强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

秦祀上帝於西畤（諸氏切）用騂（赤馬黑鬣）駒黃牛羝羊（羖羊）各三

司馬氏（遷）曰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境內山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陳也）於郊祀君子懼焉

丙申

二十六年晉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

晉始亂故封桓叔（即成師）于曲沃師服曰國家之立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衆子也得立此官）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弱其能久乎後晉大臣弒昭侯而迎成師國人攻之不果立成師卒子鱓嗣入翼弒孝侯國人復逐之

戊午

四十八年魯侯弗湟卒

子息姑立是爲隱公

己未

四十九年

時天子微弱諸侯放恣賞罰不行後孔子修魯史作春秋正王法託始於此

（臣）等謹按前編謂此年以後自有春秋經傳今特舉其事係王室與關於天下之故者而後書纂要悉從其例更加省節且經文書法名稱皆以魯爲主今周紀當主周且不敢以經爲史故從史例而襃貶大義並不敢易亦前編義也

鄭伯克段于鄢（音偃）

鄭武公娶姜氏生莊公及共（音恭鄭邑）叔段姜氏惡莊公愛段嘗欲立之及莊公立姜氏爲段請居京（鄭邑）謂之京城大叔國人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音煙）辟害對曰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段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自及於禍）段又收貳以爲己邑公子呂曰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親也）厚將崩段將襲鄭公曰可矣命公子呂伐京段入于鄢公伐諸鄢段出奔共遂寘（音志）姜氏于城潁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爲封人（掌封疆之官）公賜之食食舍（音捨）肉曰小人有母請以遺（去聲餽也）之公曰爾有母遺繄（發語聲）我獨無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闕（同掘）地及泉隧（地道也）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

胡氏（安國）曰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莊公恐其終將軋己

辛酉

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之屬籍當絶不敢復居父母之邦此莊公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

使宰咺吁阮切歸魯侯仲子之賵撫鳳切以車馬助喪事曰賵

胡氏安國曰仲子惠公之妾也春秋重嫡妾之分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於是三綱淪九法斁音妒壞也人望絶矣春秋於此託始葢有不得

已焉者耳

祭齋去聲伯如往也魯

非王命也此王臣私交之始

胡氏安國曰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絶也朋黨之原爲後世事君而有貳心之戒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倚强藩以脅朝廷者

五十一年三月王崩孫林立

是爲桓王

鄭祭足帥師入寇

壬戌

初鄭武公莊公爲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音致物相綴當也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與也虢公政

鄭祭足帥師取溫周邑之麥又取成周之禾

呂氏祖謙曰平王欲退鄭伯而不敢退欲進虢公而不敢進固已失天子之體甚至與鄭交質勢均體敵豈知周之爲君哉

武氏子求賻于魯以貨財助喪事曰賻

金氏履祥曰平王於魯猶歸仲子之賵隱公于周不賻天王之喪於報施之禮且猶不可況君臣之

際乎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陳氏傅良曰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爲之也天下之無霸齊爲之也春秋於此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後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

桓王元年衛州吁弒其君完

衛莊公再娶于陳曰厲嬀其娣戴嬀生桓公完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七略切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州吁弒桓

公而自立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碏碏曰王覲爲可陳桓公有寵於王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衞人使右宰醜涖（臨也）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奴侯切）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左氏（丘明）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甲子

三年京師饑

京師告饑于魯魯爲之請糴于宋衞齊鄭

鄭伯入朝

鄭伯始如周朝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音忌至也）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丁卯

六年使南季聘于魯

胡氏（安國）曰隱公卽位九年于此而不遣使聘周亦不朝京師刑則不舉而遣聘焉王之不王如此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不臣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由天子失威福之柄也

己巳

八年魯公子翬弑其君息姑

初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魯生桓公（名軌）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至是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音徒）裘（魯邑）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祭鍾巫（神名）館于寪（于委切）氏（大夫家）翬使賊弑公立桓公

辛未

十年宋督弑其君與（平聲）夷及其大夫孔父（音甫）

宋穆公疾舍公子馮（莊公名）而屬大司馬孔父使立與夷（穆公弟）馮出奔鄭督（馮之黨也）將弑與夷以孔父存則與夷不可得而弑於是先攻孔父之家與夷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督召馮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

胡氏（安國）曰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於惡不然則有終身不敢動者宋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汲黯好直諫）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衞宗社而忤邪心姦臣之所以忌也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

有國之急務也

魯侯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爲賂故立華氏也

胡氏(安國)曰郜定公時有弑父者公矍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擧爵華督弑君之賊凡民罔不憝者也而諸侯受賂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故特書其所爲而曰成宋亂

壬申

十一年晉曲沃獲晉侯欒成死之

曲沃武公伐翼(晉都)殺哀侯止欒共子(卽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敎之君食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遂鬬而死

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旣盡也)

臣等謹按程子嘗言日食有定數聖人必書者欲人君因此恐懼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變則不能爲災亂世則爲災矣春秋書日食三十六食旣盡者三曰旣則爲變尤甚蓋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故特書之餘不悉載

癸酉

十二年使宰渠伯糾聘于魯

程子(頤)曰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

甲戌

十三年蔡人衞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蔡人衞人陳人伐鄭鄭伯禦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請從(追也)之鄭伯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夜鄭伯使祭足勞(去聲)王且問左右

胡氏(安國)曰魯桓弑君而自立宋督弑君而得政

天下大惡也則遣使聘焉鄭伯不朝而自將以攻之移此師以加魯宋誰曰非天討乎

胡氏(一桂)曰東周之衰決於此鄭伯無君之罪實爲首惡其能逃萬世之誅乎

丁丑

十六年荆僭稱王

夷王之世楚已僭稱王厲王暴虐乃去王號至是熊通伐隨欲王室尊其號隨爲固請王不許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成王擧我先公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甲申

二十三年使家父如魯求車

胡氏安國曰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夫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唯恐不足未至簒弒奪攘則不厭矣

三月王崩子佗立

是爲莊王

乙酉

莊王元年

丙戌

二年鄭高渠彌弒其君忽昭公名

初鄭伯莊公欲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時爲世子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渠彌懼其殺己也遂弒之而立公子亹後齊人殺公子亹而轘音患車裂也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昭公弟于陳而立之

丁亥

三年魯侯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殺魯侯

公及文姜齊侯之妹也如齊齊侯通焉公讁之以告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同載也公薨于車魯告于齊曰寡君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君之恥齊人殺彭生

周公黑肩謀弒王伏誅

周公黑肩欲弒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之克奔燕初克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妾加后禮匹嫡庶加嫡寵兩政權臣擅命耦國大都加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戊子

四年單音善伯送王姬魯築王姬之館于外使榮叔錫魯侯桓公命王姬歸于齊

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

胡氏安國曰有三年之喪天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

金氏履祥曰莊王知齊襄鳥獸之行賊殺魯侯不能行九伐之法而反妻之知魯桓弒君之賊生不能討幸其自斃而反追命之於是王命益不足爲重矣

魯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諸若切齊地

胡氏安國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姜氏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或謂子不可以制母夫死從子通乎上下使莊公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

侯命夫人徒往乎

壬辰

八年齊人宋人魯人陳人蔡人伐衛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自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朔構（讒也）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衛地）壽告急子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烏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及行飲以酒壽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又殺之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故怨朔立公子黔牟朔奔齊至是齊侯會宋公魯侯陳人蔡人伐衛納惠公也

癸巳

九年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于衛齊歸衛俘于諸侯

王命子突救衛不克朔入衛放黔牟于周而殺洩職乃即位齊歸衛俘于諸侯

程子（頤）曰朔構兄至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之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

臣等謹按春秋一經王旅之出合司馬九伐之法惟此一事自此救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諸侯黨麀聚之孼篡弒之賊旅拒王命賄賂公行世變至此桓文霸功雖微而實不可少也

甲午

十年四月辛卯夜恒星（常見之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胡氏（安國）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

乙未

十一年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襄公名）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

如適（同嫡）襄公絀（減削也）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月公游于姑棼遂田（獵也）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爲妖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失也）屨反誅（責也）屨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告公使匿也）而出鬬死于門中遂入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丙申

十二年齊公子小白立殺子糾以其傅管仲爲相（五霸始於此）

初襄公被弑國亂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仲召忽奉公子糾奔魯至是齊人殺無知小白入是爲桓公魯伐齊納子糾師敗齊取子糾殺之召忽死焉管仲請囚鮑叔牙薦以爲相管仲爲政四民不使雜處制國爲二十一鄉作内政而寓軍令復官（屬之官也）山海鹽鐵之利國富兵强桓公由是伐不道尊王室攘夷狄霸業興焉

丁酉

十三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

己亥

十五年王崩子胡齊立

是爲僖王

宋萬弑其君捷（閔公名）及其大夫仇牧

乘丘之役魯莊公以金僕姑射南宮萬獲之宋公請之得歸靳（戲而相媿曰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弗敬子矣萬病（患也）之至是萬弑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皆萬之黨）圍亳蕭叔大心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御說是爲桓公猛獲奔衛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天下之惡一也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萬于陳皆醢之

庚子

僖王元年齊侯宋人陳人蔡人會于北杏（齊地）

平宋亂也

胡氏（安國）曰春秋之世以諸侯主天下會盟自北杏始其後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交主夏盟皆跡此而爲之也

齊人滅遂（舜後國）

北杏之會遂人不至齊滅而戍之後遂人殺戍者

齊人殲（子廉切盡也）焉

魯侯會齊侯盟于柯（齊邑）

魯莊公將盟曹沫以匕首（短劒也）劫桓公于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棄信於諸侯不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李氏（廉）曰桓公修霸非得魯不足爲重故捐小利以收魯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糾合之盛亦原於此

辛丑

二年荆入蔡遂滅息

初蔡侯獻舞(名 蔡侯)與息侯俱娶于陳息嬀歸過蔡蔡侯止而見之弗賓息侯怒使謂楚子曰伐我以及蔡楚子從之敗蔡于莘以蔡侯歸蔡侯繩(譽也)息嬀以語楚子楚遂滅息以息嬀歸

癸卯

四年宋人齊人衛人伐鄭荆伐鄭

初鄭伯(厲公)以祭仲專謀殺之未克出居於櫟及昭公見弑子亹見殺立子儀鄭伯侵鄭獲傅瑕與之盟弑子儀而自櫟入至是鄭背會侵宋齊侯帥宋衛伐之楚以鄭伯自櫟入立告緩亦伐鄭

汪氏(克寬)曰齊方圖霸楚亦浸强鄭當要害中國得鄭則可以制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而夷夏之盛衰見焉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宋地)鄭成也

程子(頤)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霸天下與之故春秋書同盟志同欲也

呂氏(祖謙)曰方霸圖未興雖列國更相吞噬莫之統一然心猶知有周也及霸圖既興則翕然惟霸主之爲聽中國雖賴以少康然自是王命寖微矣

命曲沃伯爲晉侯

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獻於王王使虢公命之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更號晉武公

荆滅鄧

初楚子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音錐)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不許曰人將不食吾餘(餘食也)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楚子伐鄧至是復伐滅之

甲辰

五年王崩子閬立

是爲惠王

乙巳 丙午

惠王元年

二年五大夫以王子穨作亂出奔溫蘇子以穨奔衛衛人燕人入寇立穨

初莊王寵少子穨以蔿國爲師及王立蔿國邊伯子禽祝跪詹父五大夫各怨王奪其田圃宮秩(宮室秩祿)因蘇氏奉穨作亂不克出奔溫蘇子以穨奔衛召燕師同衛師伐周立穨爲王

戊申

四年鄭虢奉王以歸誅穨及五大夫

先是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遂以王歸處于

櫟至是與虢公同伐王城奉王以歸殺頹及五大夫王與鄭伯虎牢以東之地王巡虢守與之酒泉邑(周)

己酉

五年荆熊惲弒其君杜敖

杜敖欲殺其弟熊惲(一作頵)惲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爲成王

辛亥

七年魯矦如齊逆女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覿(音狄見也)用幣大水

汪氏(克寬)曰男女有别人倫之本莊公以大夫宗婦同贄俱覿遂致異日淫弒之禍又哀姜仇女莊

公每以奢僭誇示之故大水乃陰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萬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如此

郭亡

齊桓公之郭問父老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公曰若子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也

臣等謹按人君之於善惡苟不知其善而不用不知其惡而不去則猶有可望者使其知之則善者有時而用惡者有時而去也今旣知之而不能用且不能去則復何所望乎亦終必亡而已矣郭亡之事豈非萬世之永監哉

壬子

八年晉殺羣公子

晉獻公患桓莊之族偪與士蔿謀去富子及游氏族乃城聚(晉邑)而處羣公子旣而圍聚盡殺之

甲寅

十年齊矦宋公魯矦陳矦鄭伯同盟于幽

陳鄭服也

張氏(洽)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霸令而一諸矦之心也魯宋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乙卯

十一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先是王使召伯廖賜齊矦命使伐衛至是戰敗衛師數(上聲)以立頹之罪取賂而還

金氏(履祥)曰子頹之亂齊桓方霸天子蒙塵一不顧省至是王命伐衛又不能執衛矦歸天子以聽誅赦顧取賂而還何哉

丁巳

十三年齊人伐山戎(北狄也)

山戎伐燕桓公救之遂伐山戎至於孤竹命燕君納貢于周

己未

十五年魯慶父(莊公弟)弒其君之子般(莊公子)

莊公薨般卽位次于黨氏般嘗鞭圉人(養馬者)犖(音洛)

慶父使犖賊（害也）般于黨氏季子奔陳慶父如齊求援與夫人姜氏立其娣叔姜之子啟方是為閔公

辛酉

十七年魯慶父弒其君啟方公子申如邾姜氏慶父皆出奔

慶父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公傅嘗奪卜齮（音蟻）田公不禁慶父使齮賊公于武闈（宮中門名）時季友已歸以公子申適邾慶父奔莒哀姜奔邾申入立是為僖公賂莒求慶父莒人歸之及密（魯邑）乃縊

壬戌

十八年齊侯誅姜氏歸之于魯

哀姜與弒閔公召于邾縊殺之

楚人伐鄭

胡氏（安國）曰楚初敗蔡師虜獻舞至是伐鄭其勢浸強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癸亥

十九年諸侯城楚丘（衛邑）以遷衛

先是衛俗淫亂公子頑烝（上淫曰烝）其母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至是狄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及戰敗績懿公死狄滅衛宋桓公迎其遺民渡河而南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使公子無虧帥車甲士戍曹歸公乘（去聲）馬祭服五稱（去聲單複具曰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歸夫人魚軒（魚皮飾車）重錦三十兩（去聲）其年戴公卒弟文公立齊桓公合諸侯城楚丘而遷焉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訓農通商勸學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

乙丑

二十一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楚子使問師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女（汝同）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

不入王祭不共（音恭）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方城（山名）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胡氏（安國）曰桓公是舉楚人震恐兵力強矣然而

退次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於此見其以律用師而不暴以禮下人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也

丙寅

二十二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獻公烝於齊姜生太子申生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生夷吾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公乃使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及將立奚齊既與里克成謀驪姬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祭肉）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音粉起也）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聞之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辭君必辯焉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申生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後公使伐蒲重耳奔翟伐屈夷吾奔梁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衛地）鄭伯逃歸不盟

王娶陳嬀生太子鄭及叔帶王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帥諸侯會太子鄭盟于首止謀寍周也

胡氏（安國）曰惠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控大國扶小國會盟以定其位一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楚人滅弦（今光山縣）

晉滅虢（虢仲之後國）執虞公（仲雍之後國）

初晉荀息以屈（地名）產之乘（四馬）垂棘（地名）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晉里克荀息會虞師伐虢滅下陽（虢邑）至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曰一之謂甚其可再乎不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臘祭）矣百里奚不諫去之秦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遂襲虞滅之執虞公百里奚既至秦穆公用以爲相秦於是始霸

臣等謹按虞公假道之事胡傳以爲貪得重賂滅兄弟之國以亡其社稷故春秋書其首惡百里奚之去孟子謂虞不用而亡秦用之而霸此雖一事而用人謀國者皆可以監矣

戊辰

二十四年齊侯宋公魯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魯地

齊侯會諸侯盟于甯母謀鄭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欲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以鄭爲內臣封內之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齊侯辭焉

己巳

二十五年十二月王崩子鄭立

是爲襄王

庚午

襄王元年宋公御說卒

宋桓公疾太子茲父固請曰目夷太子庶兄子魚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不順走而退茲父立是爲襄公使子魚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

金氏履祥曰宋故國也得一子魚爲政遂足以霸惜襄公不能盡用之爾

宰周公齊侯魯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葵丘齊地諸侯盟于葵丘

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致胙使無下拜桓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敢不下拜下拜登受盟諸侯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

臣等謹按葵丘之盟壹明天子之禁霸業之至盛者然公羊氏謂其震而矜鄭康成謂桓德盛而將衰蓋自茲以往縱於寵樂緩於救卹霸業

不終矣

宰孔既致胙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察也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

辛未

二年狄滅溫

蘇子叛王卽就也狄又不能和也於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

辱在大夫荀息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人曰不如立卓子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殺卓子于朝荀息死之

胡氏安國曰或以息從君於昏不食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如荀息者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秦師及齊隰朋立晉公子夷吾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納重耳重耳辭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告公子夷吾於梁曰子厚賂秦以求入許之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穆公使公子縶弔重耳于翟曰喪不可久時不可失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天下其孰能說之重耳出見使者曰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起起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夷吾于梁夷吾私於縶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田七十萬君苟輔我入且入河

癸酉

外列城五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請納左右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重耳重耳仁縶曰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可以進退秦師及齊隰朋納夷吾立爲晉侯是爲惠公

金氏履祥曰秦穆公雖義重耳之仁而終貪夷吾之賂此公子縶之謀也秦穆天資本善而輔之者非人一有利心釀晉禍者十五年齊桓公志平晉亂而置君惟秦之聽亦不能援立重耳惜哉

初優施謂里克曰君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旣成矣里克曰吾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明日稱

疾不朝三旬難乃成至是惠公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無也子則我不至此雖然子殺二君奚齊卓子爲子君者不亦難乎知其欲立重耳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劒而死

胡氏安國曰克欲以中立祈免而終亦不能免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哉

四年楚人滅黃今黃州地

黃恃諸侯之睦不共楚職楚滅之

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仲平戎

王子帶召戎入寇焚王城東門王討帶帶奔齊齊

甲戌 乙亥 丙子

疾使管仲平(和而不盟)戎王以上卿之禮饗之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

金氏(履祥)曰五霸桓公爲盛而周室戎狄之禍自若王子帶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帶之奔而爲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爲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五年齊侯使仲孫湫入聘

六年沙鹿(晉地山名)崩

公羊氏(高)曰爲天下紀異也

七年齊大夫管仲卒

管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者易牙開方豎刁如何對曰易牙殺子以適君開方倍親以適君豎刁自宮以適君皆非人情難親管仲卒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

蘇氏(洵)曰仲因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以自代則仲雖死齊國未爲無仲夫何患乎三子者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胡氏(一桂)曰孔子稱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所以大管仲之功者如此其至然終不能免小器之譏以其徒知挾天子以令諸侯區區爲霸齊之舉而非有尊王明義之誠心其器量不足稱也

丁丑 戊寅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晉侯不與秦河外五城秦伯伐之戰于韓原獲晉侯王請釋之穆公與晉侯盟更舍上舍饋之七牢遂歸之

八年齊侯徵諸侯戍周

王以戎難告故戍之

九年魯滅項(姬姓國今項城縣地)

魯侯會諸侯于淮師未還滅項齊侯以爲討止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爲請乃獲歸

齊侯小白卒

謚曰桓自入國主盟凡三十九年

胡氏(安國)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愼終如始付託非人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莫之恤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

宋公以諸侯伐齊立公子昭

初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少衛姬生元鄭姬生昭葛嬴生潘密姬生商人宋華子生雍公與管仲屬昭于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即易牙）有寵於長衛姬因寺（音侍）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桓公卒五公子爭立易牙與寺人貂立無虧昭奔宋至是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四公子之徒與宋人戰宋敗齊師于甗（音獻）立公子昭是爲孝公

己卯

十年鄭伯朝于楚

陳氏（傅良）曰諸夏之變於夷鄭爲罪首

庚辰

十一年魯侯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終齊桓世不與中國會盟桓公沒鄭伯朝楚還以修桓公之好魯齊陳蔡始與楚有此盟

胡氏（安國）曰桓公旣沒中國無霸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爲此盟春秋書之所以著夷狄之强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

梁亡（嬴姓柏翳後國）

梁伯好土功民病又峻法國中無不被刑者民懼而潰秦遂滅梁

臣等謹按梁暴酷有致亡之道故春秋以自亡爲文而不書秦滅梁亦以爲好土功而病民者之戒

壬午

十三年魯大旱

公欲焚巫尪（音汪　瘠病人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魯侯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宋人執滕宣公鄫子會盟于邾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至是宋公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執宋公以伐宋會于薄以釋之

癸未

十四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

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

金氏（履祥）曰伊洛王畿遷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

亂華而逼周甚矣

甲申

十五年宋公茲父卒

先是公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子魚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至是公卒傷於泓故也

金氏履祥曰齊桓公假仁義而霸宋襄公假仁義

而又不及其屬小國也將假義而失之暴其敵大國也將假仁而失之迂

乙酉

十六年狄伐鄭

初鄭入滑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衞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王之與衞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取櫟王德狄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狄固貪惏力南切亦貪也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爲患王又弗聽

許氏翰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啟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

錫晉侯命

晉侯夷吾卒子圉嗣是爲懷公重耳時自翟歸在秦秦殺圉納重耳是爲文公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錫晉侯命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武公之廟設桑主布几依憑曰几鋪陳曰筵筵大宰涖之晉侯端玄端之衣委委貌之冠以入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曰

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

王出居于鄭

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吾兄弟之不協焉音煙能怨諸侯之不睦王召帶于齊帶通於隗氏即王所立狄女王替廢也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即帶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氾鄭地告難於諸侯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官屬具器具

丙戌

于汜而後聽其私政

十七年衛侯燬滅邢

邢衛同姓嘗與狄伐衛衛使禮至兄弟往仕焉衛伐邢國子邢守臣巡城二禮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

晉侯逆王歸王賜之田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加以幣帛請隧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

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代周之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乃出其民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間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侯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丁亥

十八年楚人滅夔楚同姓國

胡氏安國曰楚責夔不祀祝融鬻熊然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祖熊摯是不得祀祝融與鬻熊也滅非其罪矣

己丑

二十年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

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卽晉楚伐齊取穀申公叔侯戍之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治兵也于被廬晉地作三軍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入曹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子玉卽得臣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而封曹臣亦釋宋圍晉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初晉侯亡歸道楚楚送諸秦楚子問何以報我晉侯曰治兵中原退三舍三十里爲一舍以報至是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晉侯齊師宋師秦師次于城濮衛地及戰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還子玉及連穀楚地而死晉侯始入而敎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

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朱子熹曰齊桓公死楚侵中國得晉文公攔遏如橫流泛濫硬作隄防不然中國為渰浸必矣

呂氏大圭曰齊桓之楚尚未至與中國並驅晉文之楚則至於執中國盟主其勢極盛故不得不與之戰齊桓所為將以服其心晉文之戰所以挫其勢然其有功於中國一也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蔡侯鄭伯衞子莒子盟于踐土諸侯朝于王所

晉侯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鄭地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宥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之服彤赤色弓一彤矢百玈音盧黑色弓矢千秬鬯音暢釀秬黍為酒煮鬱金和以為鬯一卣尊也虎賁音奔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遠也王慝它得切晉侯三辭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要

辛卯

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

晉侯齊侯宋公魯侯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會于溫王狩于河陽即溫地諸侯朝于王所

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杜氏預曰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為名義自嫌強大不敢朝周諭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晉人執衞侯歸之于京師

初衞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衞侯弟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衞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咺之子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入衞以守晉人復衞侯衞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殺之元咺出奔晉至是會于溫衞侯與元咺訟不勝執衞侯歸之于京師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明年衞侯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雙玉曰瑴乃釋衞侯

二十二年晉人秦人圍鄭

初晉侯爲公子出亡過鄭鄭不禮焉至是會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夜見秦伯言亡鄭不能有徒以陪晉請舍鄭以爲東道主秦伯說與鄭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晉侯曰微夫人之力吾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亦去之

金氏履祥曰此一役也秦晉結怨交兵者數世晉主夏盟失秦援而爲楚所抗自是役始

癸巳

二十四年晉侯重耳卒

謚曰文自入國主盟凡五年

李氏廉曰晉文非齊桓之匹桓公得江黃而不用於伐楚文公謂非致秦則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公之不肯爲也桓公會不遡三川周地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不敢爲也桓公盟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君則綱常廢矣此又桓公不忍爲也夫子正譎之辨豈不深切著明哉

甲午

二十五年秦襲鄭晉敗秦師于殽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鑰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秦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不可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蹇叔哭送其子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必死是間及滑鄭商人弦高告鄭鄭有備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興姜戎子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孟明西乞白乙文嬴請三帥使歸就戮於秦既至舍之

乙未

二十六年魯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成王名而自立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世子子上鬭勃曰是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弗聽既又欲立子職商臣以告其師潘崇乃以宮甲圍楚子楚子請食熊蹯音煩掌也而死弗聽楚子縊謚曰成

胡氏安國曰唐世子弘受春秋至此廢書歎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夫亂臣賊子斧鉞不避顧謂身後惡名足以懲於爲惡豈不

謬哉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罪聖人書此使後世知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則世子弘必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

丙申

二十七年晉士縠會諸侯盟于垂隴 鄭地

魯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衞故也

臣等謹按禮卿不得會諸侯非敵也況盟乎大夫而專會盟則權柄下移欲國之不亂得乎此

始於魯晉二國三家六卿之僭其所由來者漸矣

戊戌

二十九年楚滅江 伯益之後國

命秦爲西方諸侯伯

秦用由余謀破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王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命爲西方諸侯伯

魯夫人成風薨

胡氏 安國 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夫人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以媵妾爲夫人是徒欲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是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

己亥

三十年使榮叔歸魯成風之含 口實也 且賵使召伯會葬

庚子

三十一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楚滅六 庭堅之後國今安豐縣地

晉君將使射 音夜 姑將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將君以語射姑刺處父於朝而走

胡氏 安國 曰孔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

故殺處父者射姑而晉君亦與焉或以爲處父侵官夫人君用人失當則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可拱默自全聽人主所爲而不救乎率天下臣子爲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說夫

秦伯任好卒

謚曰穆初穆公伐晉敗於殽再敗於彭衙復命孟明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哭之三日悔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諫作秦誓君子聞之亦皆垂涕自是不復東兵三年而卒

以子車氏三子殉（以人從葬曰殉）葬國人爲之賦黃鳥
金氏（履祥）曰秦誓更歷懲創之言極爲眞切穆公
於五霸之功爲末而晚年所悔庶幾王者之意象

壬寅 三十三年八月王崩子壬臣立
是爲頃王

宿松羅忠澔初校
江陰陳名侃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五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六

起周頃王元年至靈王二十七年

癸卯 **頃王**元年毛伯如魯求金魯侯使叔孫得臣如京師
先是魯使公孫敖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及將
葬毛伯來求金魯復使得臣如京師會葬

戊申 六年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
魯叔姬妃（音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
子商人（昭公弟）驟施於國而多聚士舍立未踰年弒
之以讓公子元（昭公兄）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
商人遂自立

王崩子班立
是爲匡王

己酉 **匡王**元年

庚戌 二年宋人弒其君杵臼立其弟鮑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昭公無
道知襄夫人欲殺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
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
誰納我盡以其寶賜左右使行將田孟諸夫人使
帥甸殺之昭公之以寶行也夫人使謂意諸去公
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公弒意諸死焉

壬子

胡氏安國曰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意諸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

四年齊人弒其君商人

懿公人即商即位刖音月邴音丙歜之父而使歜僕御車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音姪擊也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不能病者何如乃謀弒公納諸竹中歸舍爵置其飲爵而行齊人立公

子元

魯公子遂弒其君之子赤及公子視立公子倭哀姜歸于齊

文公二妃哀姜生赤及視敬嬴生倭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即公子遂文公薨宣公即倭也長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使齊見齊侯而請許之仲殺惡即赤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莒弒其君庶其

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弒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公問其故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文子名事君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夫僕弒君父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癸丑

五年鄭盟于楚陳盟于晉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伐宋宋及晉平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以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卒楚不禮焉受盟于晉

陳氏岳曰南北之勢於是始分此戰國之萌也

甲寅

六年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趙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觸槐而死公飲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趙穿攻公於桃園盾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盾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盾使穿逆公子

乙卯

黑臀於周而立之
孫氏覺曰盾陰弑其君而陽逃其跡實行其計而穿受其名者也故孔子以弑賊誅之如必待親弑然後罪之則奸臣賊子得以計免而庸愚無知者常當其實矣
十月王崩弟瑜立
是爲定王
定王元年正月魯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望祭名三望泰山河海也時匡王未葬
張氏洽曰此因事之變以明魯郊之非禮蓋僭禮之中復有忘哀從吉之罪三年之喪乃臣子斬衰奔赴之時豈可僭天子越紼行事之禮
胡氏安國曰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故得祭天而有方望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
楚子伐陸渾之戎王使王孫滿勞之
楚子伐陸渾之戎今嵩縣至雒觀兵於周疆王使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

丙辰

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子慚而退
二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楚獻黿於鄭靈公子公食指動語歸生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公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子公與歸生謀先先發也歸生從之弑公立襄公後歸生卒鄭人斲其棺逐其族
楚子伐鄭
王氏樵曰鄭襄公爲弑君者所立不能討賊盟主亦不能問而楚子伐之是中國之君不若夷狄之知類矣

庚申 辛酉

六年楚滅舒蓼
七年使徵聘于魯魯侯如齊仲孫蔑入聘
王以爲有禮厚賄之
陸氏九淵曰天王徵聘宣公朝于齊而使大夫聘周綱常淪斁逆施倒置比而讀之可懼哉

壬戌

八年使王季子聘于魯
王使劉康公卽季子聘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

子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叔孫東門其亡乎王曰何故對曰二子者儉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則憂必及之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後子家宣伯俱奔齊

癸亥

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初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各衷其衵(音日近身衣也)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告二子遂殺洩冶至是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夏姬子)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殺之

胡氏(安國)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忠莫顯於身殺而其言驗冶盡言於君正恐其及禍靈公弗納而又殺之卒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

九年楚人誅陳夏徵舒

楚子伐陳語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徵舒之族)遂入陳殺徵舒轘(音患車裂也)諸栗門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甲子

十年楚子圍鄭晉師及楚戰于邲(音弼)敗績

鄭既受盟于楚又徼事于晉楚子圍鄭鄭伯請不泯其社稷楚子與之平晉桓子帥師救鄭及河聞鄭及楚平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士會曰善彘子不聽及戰不設備遂大敗楚人請收晉尸以爲京觀(去聲積尸封土)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勝文公猶有憂色以子玉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曰莫予毒也是晉再克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即桓子)以重楚勝無乃久不競乎林父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實社稷之衛也晉侯使復其位明年晉殺先穀(即彘子)

胡氏(安國)曰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爲去就(上聲)所以異於夷者幾希

楚滅蕭

丁卯

十三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即王札子)殺召戴

公及毛伯衞
穀梁氏(赤)曰此矯王命以殺之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魯初稅畝(履畝而稅也)
胡氏(寍)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不可寡亦不可多也今宣公擅變先王之仁政而稅其私畝春秋書曰初稅畝者志亂常之始也
汪氏(克寬)曰作法於貪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宣公初稅畝是賦民之財有加於古易世而成公作丘

甲是賦民之力有加於古迄春秋之終而哀公用田賦是民財民力殆無遺餘矣又使諸國效尤鄭子產則作丘賦魏文侯則增租賦卒至暴秦開阡陌更賦稅而先王之制窮今不復豈非宣公首禍而致然乎

戊辰 十四年晉侯使士會獻狄俘錫之黻冕
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獻狄俘晉侯請于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
宣榭火(有堂無室曰榭)
人火之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胡氏(安國)曰宣榭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於太廟示不敢專也貴戚擅殺大臣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如宣王之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王孫蘇奔晉晉侯使士會平于王
毛召之難王室復亂蘇奔晉晉復之晉侯使士會平王室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升也升殽于俎)士會私問其故王聞之召士會曰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士會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庚午 十六年楚子旅卒
謚曰莊自是五霸之業終矣霸始于莊王十二年至是歷七王共九十五年

辛未 十七年魯作丘甲
爲齊難故
胡氏(安國)曰作丘甲益兵也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也

壬申 十八年衞與新築人曲縣(音玄諸侯軒縣之樂)繁(音皤)纓(馬飾也)
衞孫桓子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之桓子是以免衞賞之邑辭請曲縣繁

纓以朝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乙亥

二十一年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

胡氏安國曰梁山晉地春秋不繫之晉爲天下記異也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弒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憯矣

十一月王崩子夷立是爲簡王

丙子

簡王元年吳壽夢來朝

壽夢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魯侯會于鍾離深問周公禮樂魯侯悉爲陳前王之禮樂因爲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爲俗豈有斯之服哉因嘆而去曰於乎哉禮也

丁丑

二年吳入州來

楚申公巫臣奔晉請使於吳敎吳乘車敎之戰陳敎之叛楚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入州來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

金氏履祥曰州來楚邑也吳入而春秋不繫之楚此天下之變非獨楚之憂諸夏之憂亦自此始矣

戊寅

三年使召伯錫魯侯命

胡氏安國曰諸侯嗣立入見則有錫成公卽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何爲而錫命乎春秋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

庚辰

五年晉立趙盾後

初趙盾卒子朔嗣屠岸賈有寵於靈公及爲司寇請追治盾弒君之罪韓厥告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賈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朔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

孫杵臼謂朔友程嬰胡不死嬰曰朔婦有遺腹幸而男吾奉之卽女吾徐死耳朔婦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不滅若無聲兒竟無聲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杵臼曰子强爲其難吾請先死遂共謀取他人子匿山中嬰出謬謂諸將與我千金告趙孤處諸將許之隨攻殺杵臼幷孤兒嬰卒與眞孤匿十五年韓厥以告景公乃匿之宮中名曰武至是景公疾諸將入問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不得已歸罪於屠岸賈且請立趙後遂與嬰

武攻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我將下報趙宣孟（盾）與公孫杵臼武泣止之嬰曰不可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武服齊衰三年春秋祠之世勿絕

辛巳

六年命王季子單子取鄇田于晉

晉郤至與周爭鄇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

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

乙酉

十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曹宣公同諸侯伐秦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晉侯執之以歸于京師既而釋之

胡氏（安國）曰此霸討也不敢自治而歸諸京師使即天刑焉春秋執諸侯未有當其罪如此者周乃釋之何哉夫善不蒙賞惡不即刑雖堯舜不能一朝居此周所以不足爲天下之共主歟

晉與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

呂氏（大圭）曰向之爲中國患者楚而已與中國盟會者亦楚而已未有吳也自此會吳于鍾離之後駸至黃池之會遂與晉爭長而奄然主中國之會盟開門延盜以來被髮文身之夷非晉之咎哉

丙戌

十一年晉侯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鄭聞有晉師使告于楚楚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吾僞逃楚可以紓憂武子不可晉楚遇鄢陵文子不欲戰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郤至以楚有閒必欲戰欒書請固壘三日俟其退

而擊之至不從及戰射楚子中目明日將復戰楚子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得此君其戒之使至獻捷于王至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郤至）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

丁亥

十二年楚滅舒庸

舒庸以楚師之敗道吳人圍巢伐駕遂恃吳不設備楚襲滅之

戊子

十三年晉欒書中行偃弒其君州蒲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夷羊五長魚矯等故有怨於三郤（錡犨至）欒書亦怨至不從己而敗楚師共謀譖三郤公使矯殺之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書偃執公使程滑弑之葬以車一乘

晉侯周立

周適周事單襄公厲公弑荀罃士魴迎而立之時年十四是爲悼公周語諸大夫曰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乃與羣臣

盟而入朝于武宮逐不臣者（夷羊五之屬）七人始命百官振廢滯匡乏困薄賦斂宥罪戾使魏相士魴趙武爲卿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官不易方爵不踰德是以復霸

朱子（熹）曰悼公才高初迎時數語便有操有縱纔歸晉作爲便別如久雨忽晴光景爲之一新

己丑 十四年九月王崩子泄心立

是爲靈王

庚寅 靈王元年晉荀罃魯仲孫蔑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會于戚遂城虎牢（鄭地）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仲孫蔑）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荀罃）曰善寡君之憂不唯鄭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於是請于齊復會諸侯之大夫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壬辰 三年晉大夫魏絳盟諸戎

無終子嘉父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將觀乎我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聚也）居貴貨易（輕也）土土可賈（音古）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

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晉侯好獵）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公說使絳盟諸戎

丙申 七年晉侯鄭伯魯季孫宿齊人宋人衛人邾人會于邢丘

晉侯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魯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晉故親聽命

胡氏（安國）曰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溴梁之會諸侯

丁酉

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八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同盟于戲(虛宜切)

楚伐鄭子駟欲從楚曰民急矣姑從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曰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請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子駟不從遂及楚平諸侯伐鄭師于氾晉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乾糧也)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

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荀罃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迎也)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于戰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戊戌

九年晉使士匄平王室

初王叔陳生貳於戎晉執之歸于京師至是復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不入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匄聽之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不能舉其契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晉帥諸侯會吳于柤

晉欲脩好於吳以制楚吳聽命會焉

汪氏(克寬)曰晉悼公霸業方盛而帥諸侯以會吳雖曰資吳以困楚然楚弱而吳興猶去瘍疥而得腹心之疾也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楚伐鄭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

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曰吾盟固云惟彊是從豈敢背之乃及楚平晉帥諸侯伐鄭師于牛首城虎牢而戍之鄭及晉平楚救鄭諸侯之師侵鄭北鄙而歸楚師亦還

己亥

十年魯作三軍

季武子告叔孫穆子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不欲武子固請之乃盟諸僖閎(僖公廟門)詛諸五父之衢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

胡氏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襄公幼弱季氏益强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舊法亡矣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同盟于亳城北

鄭患晉楚諸大夫謀固與晉使晉致死於我而楚不敢敵子展曰與宋爲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諸大夫說遂伐宋以致諸侯

晉侯宋公魯侯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楚乞旅于秦伐鄭鄭伯逆之諸侯悉師復伐鄭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子展出盟晉侯會諸侯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

程子頤曰會于蕭魚鄭又服而請會也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禮其囚而歸焉納斥候禁侵掠遣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至哉誠之能感人也悼公能謀于魏絳和戎以息民聽于知武子不與楚戰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濮之績不過是矣

壬寅

十三年衛侯出奔齊

胡氏安國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衆所同疾春秋曷爲不暴其罪而歸咎人主以自奔爲文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神之主民之望何可出也所以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此春秋所以警乎人君爲後世鑒也

癸卯

十四年晉侯周卒

謚曰悼主霸凡十七年

李氏廉曰晉悼公忠厚而不迫堅忍而持重但能服諸侯而不能杜大夫用事之漸能駕楚而不能蓋誘吳之非工於撫鄭而拙於懷陳不然悼公之霸過於桓文矣

甲辰

十五年晉侯宋公魯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會于溴梁大夫盟

胡氏安國曰諸侯會而大夫盟政在大夫而大夫不臣也晉靖公廢趙韓魏爲諸侯之勢見矣

丁未

十八年賜鄭大夫公孫蠆卽子蟜大路以葬

鄭公孫蠆卒赴於晉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

庚戌

鄭以公孫僑（即子產）爲大夫

二十一年孔子生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是年十一月庚子生於魯昌平鄉陬邑

辛亥

二十二年穀洛（二水名）鬬

穀洛鬬將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聚不陁（音雉圯也）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後無夭昏札瘥之憂無饑寒乏匱之患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

而滑（音骨）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王卒壅之

齊侯伐衛遂伐晉魯叔孫豹帥師救晉

齊侯伐衛將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亦諫弗聽遂伐晉取朝歌乃還

陳氏（傅良）曰齊世從晉於是始叛則晉霸之衰而諸侯貳矣晉之衰諸夏之憂也

壬子

二十三年齊人來城郟魯叔孫豹來賀城

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

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八月癸巳日有食之

董氏（仲舒）曰比食又既陽將絕夷狄主中國之象

癸丑

二十四年齊崔杼弒其君光

莊公通於杼妻姜氏公問杼疾杼弒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杼必殺之杼曰民之望也舍（上聲）之得民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

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從聞既書矣乃還

甲寅

二十五年宋公殺其世子痤

宋平公嬖妾棄（妾名）生佐惡（醜也）而婉太子痤美而狠合左師（即向戌）惡太子寺人惠牆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楚客聘晉過宋太子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欿（音坎掘地埋牲與書也）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即棄）與左師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縊而

乙卯

死公徐聞其無罪也烹伊戾而立佐爲太子
家氏(鉉翁)曰寺人伊戾内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太子平公詩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夫人之寵愛左師之權任不襃此人道之大變也故春秋目君以著其惡傳稱痤美而狠佐惡而婉婉者巧於自結狠者疏於内交佐日以親痤日以疏而至於死由明不足以察姦内外相煽而爲讒故也

二十六年晉趙武魯叔孫豹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會于宋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與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遂如晉楚齊秦以告皆許之於是諸大夫會于宋晉楚爭先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盟小國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小也)不亦可乎乃先楚
陳氏(傅艮)曰晉楚同主夏盟自此始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是南北二霸矣天下之大變也

丙辰

二十七年十二月王崩子貴立
是爲景王

江陰陳名愼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六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七

(起周景王元年至考王十五年)

景王 元年閽弑吳子餘祭(音債)
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使守舟吳子觀舟閽以刀弑之
穀梁氏(赤)曰閽寺人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閽弑吳子近刑人邇怨也

丁巳

吳子使札聘于魯
吳子餘祭欲窺上國使札聘於魯札請觀周樂魯爲奏四代之樂至見舞韶箾(古簫字)者曰德至矣蔑

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吳子壽夢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末季則札也壽夢賢札欲立之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致國於札札辭去乃舍其子而立弟餘祭約以次傳必及札餘祭卒弟夷末立夷末卒札復逃夷末之子僚代立諸樊之子光乃弑僚請立札札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

戊午

二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景侯爲般娶于楚通焉般弑景侯
宋災伯姬卒

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乎伯姬復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火而死

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靈王而歎曰嗚呼必有此夫單公子愆期聞之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括圍蔿（周邑）逐成愆（蔿之大夫）成愆出奔尹言多劉毅單蔑等殺佞夫王子瑕奔晉

張氏（治）曰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別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鄭使公孫僑爲政

子產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

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四年晉趙武魯叔孫豹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會于虢

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遂會于虢尋宋之盟也（宋盟見靈王二十六年）王使劉定公勞趙武于潁館于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

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音智）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何以能久

晉荀吳敗狄于大鹵（今山西太原地）

晉中行穆子（卽荀吳）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

辛酉

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胡氏安國曰太原在禹服之內狄人來侵攘斥宜矣其過在毀車崇卒以詐誘狄人而敗之非王者之師耳使後世車戰法亡崇尙步卒爭以詐變相高日趨苟簡皆此等啟之矣

楚子麇卒

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使赴於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詞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後會

諸侯伐吳以齊慶封徇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

臣等謹案楚麇實弒而春秋因楚僞赴而書曰卒以會申之故也夫諸侯既不能討虔圍改名虔弒逆復相率宗虔于會而聽命焉人紀滅矣故聖人變例書之若實卒然所以扶中國存天理其義微矣

五年晉侯使韓起聘于魯齊衞

壬戌

宣子韓起聘魯觀書于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六年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胡氏安國曰大夫國君之陪貳人主忽焉而與賤臣圖柄臣者事成則失身而見弒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晉厲公之殺三郤衞獻公之蔑冢卿漢隱帝之殺楊史是已故燕伯見逐於臣而春秋以出

奔爲文正其本之意也

癸亥

七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楚子求合諸侯于晉晉許之諸侯如楚楚子合諸侯于申示諸侯汰侈也椒舉諫不聽鄭子產見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愎很也而拒諫不過十年

家氏鉉翁曰楚虔新立從晉人求諸侯晉之君臣不知爲中國惜輕以許之遂合夷夏之君十有三國而爲此會夷主夏盟會盟之一大變也

鄭作丘賦

甲子

鄭子產作丘賦(每丘加賦也)國人謗之子寬(鄭大夫)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吾不遷矣子寬曰國氏其先亡乎(子國子產父)君子作法於涼其做猶貪作法於貪敝將如之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八年魯舍中軍(舍音捨罷也)

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至是舍之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胡氏(安國)曰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

乙丑

九年鄭鑄刑書

叔向使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叔向名)聞之國將亡必多制

戊辰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華臣也靈王十六年奔陳)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

胡氏(安國)曰宋公寵信閹寺殺世子痤而父子之恩絕逐華合比而君臣之義睽刑人之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趙高以亡秦信恭(宏恭)顯(石顯)十常侍(孫程曹騰等)以亡漢寵王守澄田令孜以亡唐而不知鑒覆車之轍者不亦悲夫

十二年使詹桓伯如晉晉侯使趙成來致閻田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及武王克商吾何邇封之有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霸也豈能改物(改正朔易服色)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音恭)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

閻田與襚(送死衣)反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以
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

十六年楚公子比(郎子干也棄疾之兄)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
于乾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楚師圍徐楚子虔次于乾谿以爲之援公子棄疾
使召比于晉比入棄疾使須務牟與史猈(音牌)先
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音皮)敵比立楚
子聞二子之死自投車下曰人之愛子也亦如余
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楚
子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五月縊於芊尹

申亥氏國每夜駭曰王入矣棄疾使告比曰王至
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比自殺棄疾立

金氏(履祥)曰天下之理未有弒其君親而無禍者
虔之弒君也以縊而虔卽自縊虔之弒麇也及其
二子幕與平夏而祿與罷敵亦先死焉可謂出乎
爾反乎爾者矣棄疾歸罪於比而他日吳人卒鞭
其墓而戮之天理可以鑒矣

吳滅州來

十八年葬王后穆氏

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以文伯

(卽荀躒)宴樽以魯壺王求彝器文伯揖籍談對曰諸
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鎭撫其社稷故能
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
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
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籍談
不能對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
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
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
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

二十一年宋衛陳鄭災

先是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
布新也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弗與至是宋衛陳鄭皆火子產使徙大龜徙
主祏於周廟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
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書焚
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
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初鄭火裨竈曰不用
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
道是亦多言耳豈不或信不與亦不復火

胡氏安國曰禆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產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禍福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命也

鑄大錢

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

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王弗聽

二十二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許悼公瘧飲太子止之藥卒止奔晉曰我與夫弒者不立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死

胡氏安國曰飲世子之藥卒春秋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不嘗藥是其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愼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也

李氏廉曰春秋加趙盾弒君訓人以臣道也加許止弒君訓人以子道也

二十三年孔子至京師既而反魯

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楚世子建奔宋楚殺其傅伍奢及子尙伍員奔吳

初楚子使伍奢爲太子建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建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復請寘建於城父以通北方既乃言于王曰建與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問奢奢曰君一

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奔宋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使召之棠君尙奢長子謂其弟員曰我能死爾能報爾其勉之尙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殺奢尙員如吳言伐楚之利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退居邊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二十四年鑄無射音亦

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林鍾亦律名）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以絶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夫有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若夫匱財用罷（音疲）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

辛巳

二十五年四月王崩子猛立

初太子壽先卒次子猛少子朝朝有寵王欲立之未果至是王田北山有心疾崩于榮錡氏單子劉

子立猛是爲悼王

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猛居皇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單子告急於晉晉師納猛于王城

王子猛卒母弟匄立

是爲敬王

壬午

敬王元年王居狄泉（今在洛陽）尹氏立王子朝

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單子劉子以王如劉（即狄泉）子朝入于王城（時稱敬王爲東王子朝爲西王）南宮極震（地震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癸未

二年王在狄泉王子朝入于鄔

晉侯使士景伯來鄭伯如晉

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於乾祭（王城北門）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鄭伯如晉子大叔（游吉）相（相禮）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

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甲申

三年鸛鵒巢于魯

張氏（洽）曰邵子謂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鸛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當此之先楚雖爲中國患而齊晉猶足以抑之自此之後晉霸不競吳楚越皆以南夷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致大亂則知鸛鵒來巢之祥

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孔子如齊

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于魯

金氏履祥曰是時晉楚皆以賄失諸侯齊故伯國諸侯亦且歸之而景公不能用孔子惜哉

乙酉

四年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單子如晉告急王城人子朝之師劉人敬王之師戰于施谷劉師敗績劉子以王出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

納王王起師于滑遂次于尸晉師克鞏召伯盈逐子朝子朝及尹氏毛伯召伯之族奔楚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入于成周盟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

胡氏安國曰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而天下不以爲是疏薄子猛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而兩棄之猛朝之際危亦甚矣後世之戒也

辛卯

十年晉韓不信魯仲孫何忌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王使富辛石張如晉請城成周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執以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乙未

十四年劉子晉侯宋公魯侯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會于召陵侵楚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楚子楚子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

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固請而獻佩于子常蔡侯歸如晉以其子元爲質請伐楚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

金氏履祥曰劉文公定敬王城成周會十八國之君保夏懷遠攘楚尊王於是在矣乃壞於晉荀寅之取貨不能以義正諸侯而虛爲此會也中國於是不復振矣

大夫劉卷音權卒

謚曰定

陳氏傅良曰王卿士不卒有關於天下之故則卒之於襄王之難有王子虎焉於敬王之難有劉子焉君子曰王室其庶幾乎而無救於周是故特卒之也

蔡滅沈

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蔡滅沈楚爲沈故圍蔡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吳入郢

歷代通鑑纂要卷七　十六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楚大夫敬王六年被譖自殺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爲質於吳遂以吳子伐楚二師陳于柏舉吳子之弟夫槩王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入郢楚子奔隨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能興之及楚子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就館申包胥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詩篇名九頓首而坐秦師出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楚子入于郢

丙申

十五年殺子朝于楚

於越入吳

丁酉

十六年王處于姑蕕周地

周儋翩率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鄭於是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周六邑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王處于姑蕕辟同避儋翩之亂也

戊戌

十七年王入于王城

歷代通鑑纂要卷七　十七

單子劉子逆迎也王于慶氏慶氏守姑蕕大夫晉籍秦送王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周大夫而後朝于莊宮莊王之廟

庚子

十九年魯以孔子爲中都宰

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辛丑

二十年魯以孔子爲大司寇

癸卯

魯侯會齊侯于夾谷齊人歸魯鄆讙龜陰田

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遽辟(音闢)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子盍圖之乃不果享齊侯歸謫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敎寡人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

二十二年魯墮郈及費

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曰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魯侯圍成弗克

甲辰乙巳

李氏(廉)曰孔子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變齊變魯之幾略見於此

二十三年辥弑其君比

二十四年魯以孔子攝行相事與聞國政

孔子攝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以問孔子曰人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强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誅孔子爲政民初誦之曰麛裘而鞸投之無戾鞸之麛裘投之無郵政成化行民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孔子去魯適衞

孔子用魯齊人懼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季桓子微服往觀將受乃語魯君往觀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適衞

孔子適陳反衛

孔子至衛衛人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孔子狀類陽虎圍之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去匡過蒲反乎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吳伐越

吳闔廬伐越越子句踐禦之大敗之闔廬還卒於陘子夫差立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

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楚滅頓

二十五年楚滅胡

二十六年吳入越

夫差敗越于夫椒（今無錫縣西大湖濱）遂入越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用范蠡計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夫差將許之伍員曰不可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越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弗聽伍員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越及吳平後吳伐齊子胥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無所用之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夫差聞之賜之屬鏤（劒名）以死

二十八年殺大夫萇弘

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周人殺萇弘

金氏（履祥）曰周之衰也受制于諸侯其益衰也受制于諸侯之大夫然其益衰亦天子之自取也夫

以萇弘之賢足以振起王室應對諸侯天子不能用之而使爲劉子之屬劉范世姻於是右范趙鞅敢以爲討而天子又殺之以說鞅之意此周之所以益衰與

三十一年孔子如楚反至陳

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孔子將往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今楚來聘用則陳蔡危矣於是相與發徒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使子貢至楚楚子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封之令尹子西曰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

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方數千里乎夫文王武王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孔子遂自楚反至陳

三十三年宋滅曹

三十五年孔子復至衛

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三十六年孔子自衛反魯

魯人以幣召孔子孔子乃歸（自二十四年去魯至是始歸）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乃敘書記禮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惟顏回曾參得其傳

三十七年魯用田賦（以田多少出軍賦）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孔子孔子不對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處於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賦足矣若不度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三十八年越入吳

晉侯魯侯吳夫差會于黃池越子伐吳大敗吳師獲太子友入吳吳人告敗于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自刎七人于幕下及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晉司馬寅曰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

胡氏（安國）曰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旣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

三十九年魯人獲麟孔子作春秋

魯侯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杜氏（預）曰麟仁獸聖王之嘉瑞也時無明王出而遇獲孔子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諸侯之政絕筆於獲麟者所感而作因以爲終也

臣等謹按春秋雖孔子筆削魯一國之史然實經世之大法而聖人撥亂反正之妙用存焉故孟子謂春秋天子之事推其懼亂臣賊子之功與禹平水土周公兼夷狄驅猛獸等而宋周程二子亦稱其爲後世王者而修後王法其義雖德非禹湯亦可復三代之治春秋之大有功於後世如此蓋其予奪微顯一事自有一義今纂要難以悉書惟其有關於治亂之大雖雨雪禽蟲諸細變之在魯者亦間錄之以示勸戒不敢以非王朝之事而略之也

齊陳恆弒其君壬

陳恆弒其君壬於舒州孔子沐浴而朝（時已告老）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程子（頤）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

熒惑守心

心宋之分野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

四十一年衞世子蒯聵入于衞仲由死之

初衞太子蒯聵恥其母南子淫亂欲殺之不果出

奔靈公卒國人立蒯聵之子輒以拒蒯聵孔圉娶太子之姊生悝太子在戚孔氏之豎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外圃遂入孔姬杖戈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迫悝於廁强盟之仲由聞之曰食焉不避其難乃入曰太子焉用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太子懼下石乞盂黶敵由以戈擊之斷纓由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孔子卒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

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

劉氏(恕)曰包犧以來聖王興利知者創物生民日用資而仰之然其嗣冢苗裔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宗奉歷千餘年未有如孔子之盛者豈非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教雖蠻貊之邦不可斯須舍乎

癸亥 四十二年楚滅陳

乙丑 四十四年王崩子仁立

是爲元王

丙寅 **元王**元年越圍吳

越子伐吳吳人出挑戰一日五反越子欲許之范蠡曰王姑待之越子曰諾弗與戰居軍三年吳師自潰

晉趙鞅立其次子無恤

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立嗣子也)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戊辰 三年越滅吳

夫差率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句踐弗忍欲許之范蠡曰君王蚤朝晏罷非爲吳耶十年謀之一朝棄之其可乎乃不許因使人告夫差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寡人其

達(致也)王於甬句東(東海外地)夫婦三百惟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凡吳土地人民越既有之孤何以視於天下遂自殺

越人致貢命爲伯

越致貢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乃北渡淮與諸侯會于徐州(徐即舒字)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血盟而去秦不如命句踐選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渡淮而南以淮上地與楚又與魯泗東方百里歸吳所侵地於宋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壬申

范蠡去越越伯殺其大夫文種

蠡反至五湖辭於句踐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越國矣句踐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請從會稽之罰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所終極蠡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劒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試之種自殺

癸酉

七年王崩子介立

是爲貞定王

癸未

貞定王元年

十一年晉荀瑤與趙氏韓氏魏氏分范中行氏之地以爲己邑

晉侯告于齊魯請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晉侯奔齊道死荀瑤立昭公驕孫驕而專其政

丙戌

十四年晉荀瑤約魏駒韓虎攻趙無恤無恤奔晉陽

智伯(卽荀瑤)請地於韓康子(卽韓虎)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佗人佗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卽魏駒)桓子欲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襄子(卽無恤)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鼃民無叛意

戊子

十六年晉趙無恤約魏駒韓虎攻荀瑤滅之

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魏桓子韓康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

司馬氏(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

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獨智伯哉

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報仇乃詐爲刑人挾匕首（短劍也）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仇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

二心也吾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或又問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爲報仇反臣事智伯今智伯死子何爲報之深也對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

賈氏（誼）曰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抜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

胡氏（寅）曰君子爲名譽而爲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爲利祿而效忠則其忠必不盡智伯無後矣氣勢無所可倚矣富貴無所可求矣而讓也不忘國士之遇以死報之至再至三而愈篤則無所爲而爲之者故曰眞義士也此非特可爲委質事人之法無所爲而爲善雖大學之道不過是也

甲午 二十二年楚滅蔡

丙申 二十四年楚滅杞

庚子 二十八年王崩子去疾立弟叔弒之而自立少弟嵬又殺叔而自立

王去疾立三月謚曰哀王叔立五月謚曰思王嵬立是爲考王

辛丑 **考王** 元年封弟揭于河南

初王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至是王以王城故地封其弟揭以續周公之職是爲河南桓公

壬寅 二年河水赤于龍門三日

甲辰 四年晉侯朝于韓魏趙

晉哀公卒子柳嗣獨有絳曲沃餘皆入韓魏趙號三晉柳反朝焉

己酉 九年衞屬三晉

庚戌 十年楚滅莒

乙卯

十五年王崩子午立

是爲威烈王

懷甯丁樹屏初校

南城劉慶鎔覆校

南海廖廷楫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七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八

起周威烈王元年至赧王五十九年

東周

丙辰

威烈王元年西周公封其少子班於鞏以奉王號爲東周

初考王封公於河南（事在考王元年）卒威公惠公繼立至是惠公復自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而河南遂號西周

癸亥

八年越滅郯

戊辰

十三年晉河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

金氏（履祥）曰按河壅龍門至底柱此西河東圮也

其後轉而東南則河患始大

辛未

十六年命晉韓啟章趙浣伐齊入長城

時三晉自通王室亦如列國

壬申

十七年魯侯尊禮孔伋（子思名孔子之孫）以公儀休爲相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繆公又亟問亟餽鼎肉子思於其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公儀子相魯之（往也）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食

也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音工女工

也女利乎

呂氏祖謙曰繆公雖不能終用子思然尊賢尙德之意當時所罕而公儀子之廉儉亦得相小國之道以魯之弱崎嶇於强暴之間竟能與戰國相終始未必非其君相之力也

晉魏斯以李悝爲上地守

李悝爲上地守作盡地力之敎以爲地方百里爲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百里之增減爲粟百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

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而舍一下熟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上熟之所斂又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具律即今名例律商君受之以相秦

丁丑

二十二年宋人復昭公

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失是以亡也乃改

戊寅

操易行二年而美聞於宋宋人迎而復之

二十三年秦簡公十二晉烈公止十七齊康公貸二楚聲王當五燕閔公二十一魏文侯斯二十二趙烈侯籍六韓景侯虔六年告始爲侯○統舊國五新國三凡八大國

九鼎震

金氏履祥曰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焉是天下之異也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司馬氏光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禮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

在哉周道之衰綱紀散壞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然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徒以名分尙存故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其地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得列於諸侯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胡氏寅曰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自悼公以來陰凝冰堅垂及百載王之命之蓋亦不得已焉是故善爲天下國家者每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

己卯　庚辰　壬午　己丑　甲午

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爲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誠如是雖使六卿並起三家輩出莽操懿溫接跡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二十四年 燕僖公元年

王崩子驕立

是爲安王

安王元年 楚悼王元年

三年 秦惠公趙武侯韓烈侯元年

十年 晉孝公元年

十五年魏吳起奔楚楚以爲相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久之魏相公叔害起譖之武侯疑之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爲相起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要在彊兵破游說之言從橫者

乙未　丁酉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於是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後起竟爲楚人所殺 事在二十一年

十六年 秦出公魏武侯趙敬侯韓文侯元年○田齊太公元年統秦晉齊楚燕趙魏韓舊國八田齊新國一凡九大國

初命齊大夫田和爲諸侯

初田和遷其君貸於海上食一城既而求爲諸侯魏文侯爲之請於王及諸侯 事在十三年 王許之後貸卒無子田氏遂幷齊 事在二十三年 和恆之曾孫也

十八年 秦獻公齊桓公元年

二十二年 楚肅王元年

二十三年 是歲齊亡統秦晉楚燕魏趙韓田齊凡八大國

二十四年 齊威王元年

二十五年 晉靖公元年

二十六年 韓哀侯元年○是歲晉亡統秦楚燕魏趙韓齊凡七大國

王崩子喜立

是爲烈王

三晉共廢其君俱酒爲家人而分其地

烈王元年韓滅鄭自陽翟徙都之

二年 趙成侯元年

己酉 辛亥

四年燕桓公元年
六年魏惠王韓懿侯元年
齊侯來朝
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天下以此賢
威王
齊侯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
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辟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餒趙攻鄄音絹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彊於天下

臣等謹按毀譽之言未必皆實故孟子論用人雖國人諸大夫猶以爲未可盡信況左右近習之人乎人君深居九重其目接而耳聽者大抵皆左右之人也賢否曲直多於此取焉以爲進退黜陟其不至於顚倒錯亂者幾希使以齊威之心推之亦何難辨之有

壬子 癸丑 庚申 壬戌

七年楚宣王元年
王崩弟扁立
是爲顯王
韓趙伐魏圍安邑
魏侯擊卒未立太子子罃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事在五年韓公孫頎謂懿侯曰魏亂可取也懿侯乃與趙成侯合兵伐魏圍安邑成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也懿侯曰殺魏君暴也割地貪也不如兩分之魏分爲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不聽乃解去

司馬氏遷曰魏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顯王元年
八年秦孝公燕文公元年
十年秦以衛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初秦獻公薨子孝公立生二十有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彊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

會盟於是孝公發憤修政欲以彊秦（事在七年）令國中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鞅聞之乃西入秦鞅衞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孝公大悅與議國事（事在八年）鞅欲變法秦人不悅鞅言於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公曰善乃以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

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爵爲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乃下令令行朞年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衞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鞅曰此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司馬氏（光）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商君以刻薄之資處攻戰之世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爲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癸亥　十一年（韓昭侯元年）

丙寅　十四年齊魏會田於郊

魏惠王問齊威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音舒）州則燕趙之人從而徙者七千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慙色

丁卯　十五年魏伐趙圍邯鄲

戊辰

十六年齊伐魏以救趙魏克邯鄲還戰敗績

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仕魏爲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欲使終身廢棄齊使者至魏臏陰見之使者竊載以歸田忌客之進之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爲師至是乃使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庚午

十八年韓以申不害爲相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以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昭侯有獘袴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辛未

十九年秦徙都咸陽始廢井田

衛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并諸小鄉聚集爲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廢井田開阡陌

壬申

二十年趙肅侯元年

癸酉

二十一年秦更賦稅法

尹氏起莘曰井田上世之良法自黃帝至三代始大備秦乃廢之而賦稅之法亦更焉其變古之罪不可勝誅矣

乙亥

二十三年衛貶號曰侯

初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子思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

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戊寅

二十六年致伯于秦諸侯賀之秦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來朝

劉氏友益曰往年諸侯會于京師未嘗朝也至是秦使帥師會諸侯來朝諸侯之慢秦之强可見矣抑己受諸侯之賀而使公子朝周秦之不王孰甚焉

二十七年按史記是年齊宣王元年通鑑與史記不同而考異不載其說未詳所據後湣王元年倣此

庚辰

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殺其將龐涓虜太子申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獘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獘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將以禦齊師孫子曰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齊軍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太子申

辛巳

二十九年秦衞鞅伐魏誘執其將公子卬而敗之魏獻河西地於秦徙都大梁秦封鞅爲商君

衞鞅言於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旣相距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欲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飮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

卬以爲然乃與會盟而飲鞅伏甲襲卬虜之因大破魏師魏惠王恐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大梁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

壬午 癸未

三十年 楚威王元年

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

孝公薨太子立是爲惠文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爲法之獘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不受内之秦秦人攻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初商君用法嚴酷步過六尺者有

罰棄灰於道者被刑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

胡氏 寅 曰鞅至是雖有變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讎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虔之刑不可補商於蕞爾之地不足以自蔽也欲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爲而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亦可以少戒哉

甲申 乙酉

二十二年 秦惠文王元年

二十三年孟軻至魏

孟子鄒人名軻受業於孔子之孫子思是歲魏惠王卑詞厚禮以招賢者於是孟子至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惠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不能用也

丁亥

三十五年 魏惠王一年司馬氏光曰汲冢竹書紀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今從之

楚滅越

越王無彊伐齊齊說之使伐楚楚人大敗之盡取

吳故地東至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海上而朝服於楚

戊午

三十六年韓侯卒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曰不時至是門成而昭侯薨

燕趙韓魏齊楚合從以擯秦以蘇秦爲從約長幷相六國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不用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被兵者以趙之爲蔽其南也且秦攻燕戰於千里之外趙攻燕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內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爲從親以擯秦令其將相會盟洹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

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悅厚賜資之以約於諸侯秦乃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以韓卒之勇一人當百不足言也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秦說魏惠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武士蒼頭奮擊各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臣願大王熟計之也魏王聽之秦說

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卽有軍役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已二十一萬矣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爲與秦接境也秦之攻齊則不然欲深入則恐韓魏之議其後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彊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疋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故秦之所害莫如楚楚之與秦其勢不兩立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

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尹氏起莘曰秦人併吞之勢已形六國之君皆不能如孟子所謂行仁政修忠信以撻其堅甲利兵則爲目前救急之計舍合從未有他策蘇秦適逢其機故不旋踵遂合于一然其爲謀徒以利啗六國天下大勢利害所在秦固不能言而秦亦惟偷取一時之富貴非眞能爲六國深謀遠慮者故未幾而從約皆解矣詐謀遊說之不足恃從橫之事非君子所當尙如此

三十七年燕易王韓宣惠王齊宣王元年
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蘇秦去趙適燕從約皆解
秦使公孫衍欺齊魏以伐趙趙肅侯讓蘇秦蘇秦恐
請使燕必報齊乃去趙而從約皆解
四十一年楚懷王元年
秦客卿張儀伐魏取蒲陽旣而歸之魏盡入上郡以
謝秦以儀爲相
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
游諸侯無所遇蘇秦召而辱之儀怒入秦秦王說
之以爲客卿至是將兵伐魏取蒲陽言於秦王請

復以與魏而使公子繇質焉儀因說魏王曰秦之
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
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四十三年趙侯卒
肅侯嘗遊大陵大戊午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
百日不食肅侯下車謝是歲薨子武靈王立置博
聞師及左右司過各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加
其秩
四十四年趙武靈王元年
秦初稱王

四十六年秦相張儀免出相魏
韓燕稱王
時諸侯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
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
四十八年王崩子定立
是爲愼靚王
齊號辥公田文爲孟嘗君
初齊王封田嬰於辥號曰靖郭君嬰有子四十餘
人其賤妾之子曰文通儻饒智略說靖郭君以散
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爭譽其美

請以文爲嗣嬰卒文嗣立號孟嘗君招致諸侯遊
士及有罪亡人食客常數千人名重天下
司馬氏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爲民也今田文盜君
之祿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侮其君下蠹其民是姦
人之雄耳書所謂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愼靚王元年燕王噲元年
二年魏君罃卒孟軻去魏適齊
孟子至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曰仲尼之
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臣未之聞也無已則王乎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

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癸卯
三年魏襄王元年
楚趙魏韓燕伐秦攻函谷關秦出兵逆之五國皆敗走

宋稱王

甲辰
四年齊大夫殺蘇秦

魏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張儀説魏王曰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爲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衞取陽晉則趙不南梁不北而從道絕矣大王之國雖欲無危不可得也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於秦儀歸復相秦

乙巳
五年秦伐蜀取之

巴蜀相攻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韓又來侵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錯曰不然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不如伐蜀完王從之起兵伐蜀取之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燕相子之與蘇秦之弟代昏欲得燕權蘇代使齊而歸燕王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曰人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或曰禹薦益而以啟人爲吏及老傳天下於益而啟與

其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

丙午
六年王崩子延立

是爲赧王

丁未
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殺故燕君噲

燕子之爲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使人誘之且許爲助平使市被攻

戊申

子之不克被反攻平國中連戰數月死者數萬人齊王使章子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遂殺王噲

孟軻去齊

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己任是以所如者不合遂致爲臣於齊而歸喟然歎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及卒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其所言

爲書七篇

韓氏愈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沒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又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二年 齊湣王元年

楚屈匄伐秦

己酉

秦欲伐齊患其與楚從親乃使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爲大王箕帚之妾楚王悅而許之乃厚賜張儀而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儀詳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交合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自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還報楚王大怒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三年秦大敗楚師于丹陽虜屈匄遂取漢中楚復襲秦又大敗于藍田韓魏襲楚楚割兩城以和于秦

燕人立太子平爲君

昭王卽位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

庚戌

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趣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爲亞卿任以國政

四年 燕昭王 韓襄王元年

秦使張儀說楚韓齊趙燕連衡以事秦秦君卒諸侯復合從

秦惠王使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儀請行秦王曰楚將甘心於子柰何儀曰秦彊而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尚得事幸姬鄭袖

袖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尙謂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袖日夜泣於王曰臣各爲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爲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儀而厚禮之儀因說曰夫爲從者無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夫秦之攻楚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臣所爲大王患也大王誠聽臣請令秦楚長爲兄弟之國楚王已得儀而重出地乃

辛亥

許之儀遂說韓王曰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則王之國分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韓王許之儀歸報秦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今秦楚嫁娶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割河間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南地悉趙兵指博關臨菑卽墨非王有也齊王許之儀西說趙王曰秦雖僻遠今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今楚與秦爲昆弟韓梁稱藩臣齊獻魚鹽之地斷趙之右肩發三將軍塞午道（一縱一橫交道也一云地名在博州西境）一軍成皋澠

池約四國爲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爲大王計莫若與秦約爲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儀北說燕王曰趙已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儀歸報未至而惠王薨子武王立武王自爲太子時不說儀諸侯聞之皆畔衡復合從

五年 秦武王元年

秦張儀復出相魏

張儀詭說秦武王而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

從横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犀首及秦弟代厲又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載而儀秦衍最著

癸丑

七年秦甘茂伐韓宜陽

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茂至魏乃使人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茂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則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

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攻中山三年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故臣願王之勿伐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于息壤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甲寅

八年秦君卒弟稷立母羋氏音米楚姓治國事以舅魏冄爲將軍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絶脈而薨無子諸弟爭立異母弟稷質於燕其母羋八子之異父弟魏冄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與國人迎而立之稷年少太后治事以冄爲將軍衞咸陽

乙卯

九年秦昭襄王元年

丙辰

十年秦魏冄弑其君之嫡母出其故君之妃歸于魏

秦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作亂魏冄誅之及惠文

后皆不得良死而悼武后出歸于魏王兄弟不善者皆滅之冄遂爲政威震秦國

庚申

十四年日食晝晦

壬戌

十六年趙君廢其太子章而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

初武靈王以長子章爲太子後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生子何愛之欲及其生而立之乃廢章而傳國焉使肥義爲相國傅王而自號主父

秦伐楚取八城遂誘楚君槐于武關執之以歸楚人立太子横

秦伐楚取八城秦王乃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于黃棘太子入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楚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怒昭雎屈平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幷諸侯之心不可信也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

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怒不許遂留之時楚太子横方質於齊齊歸楚太子楚人立之初屈平爲懷王左徒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後以讒見疏而睠顧不忘作離（遭也）騷（擾亂曰騷）之辭以自怨尙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

尹氏（起莘）曰自楚虔誘殺蔡侯般始有詐誘之事去之二百年其孫槐乃誘執于秦出乎爾者必反乎爾是豈無天道乎然秦肆虎狼之暴旣以重兵伐取其城又從而脅誘其君置之死地而後已異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天理至是尤爲益明

癸亥

十七年田文自秦逃歸

或謂秦王曰孟嘗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爲相囚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孟嘗君有狐白裘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爲狗盜者入秦藏（物之所藏曰藏音徂浪翻）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爲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灋雞鳴而出客時尙蚤（蚤古早字通）追者將至客有

善爲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

尹氏（起莘）曰田文身爲齊臣且又齊之族屬是時秦方有併吞天下之志文當告於齊君力辭其請縱使齊君迫於秦而不從則當於入秦之後辭諸秦君可也安有鄰敵覊旅之臣一旦入人之國驟居相位而無危辱之禍哉

齊韓魏伐秦敗其軍於函谷關河渭絕三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之國乃退

尹氏（起莘）曰田文懷怨之私借楚爲詞而又行之不力故特書割河東三城以和則見其沒於利而

丙寅

不反於義非眞能討伐者也

趙王封其弟勝爲平原君平原趙屬邑今屬山東濟南府德州平原君好士食客嘗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辯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注云卽爲堅白同異之辯者成元英莊子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卽守白也言堅執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自堅白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公孫龍能合衆異而爲同故謂之同異史記注曰晉大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極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曰黃所以爲不堅白所以爲不利二說未知孰是勝音升淬取內翻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與公孫龍論臧三耳三耳如莊子所載雜三足之說莊子疏謂數起於一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三名雖立實無定體故雞可以爲三足則兩耳三耳其說亦猶是耳一說耳主聽兩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爲三臧臧獲之臧臧獲奴婢也龍甚辯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先生以爲何如對曰然幾能令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二十年趙故太子章作亂公子成李兌誅之遂弒主父於沙丘

辛未 癸酉

趙主父封長子章於代使田不禮相之李兌謂肥義曰章黨衆而欲大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子何不稱疾不出毋爲禍梯不亦可乎義曰昔主父以王屬義義拜受之今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謂信期曰自今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時吳娃死王愛弛嘗朝羣臣主父從旁窺之見故太子傫然也反北面詘於其弟心憐之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李兌起兵距難章敗走主父成兌因圍主父宮殺章及不禮而滅其黨成兌相與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之主父欲出不得探雀鷇食之三月餘餓死

秦以魏冉爲丞相

二十五年東周君如秦

二十七年秦君稱西帝遣使立齊君爲東帝已而皆去之

齊王問於蘇代秦使致帝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以收天下之望所謂以卑爲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秦亦去帝號

二十九年齊滅宋

宋有雀生鸇音鸇史占之曰吉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喜起兵滅滕敗齊楚魏取地數百里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爲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者天下謂之桀宋齊伐之民散城不守王走死溫

三十年齊殺狐咺陳舉燕使亞卿樂毅如趙

齊湣王滅宋而驕乃侵楚及三晉欲幷二周爲天子狐咺正議斮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乃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啗與啗同以利誘之也秦連楚及魏諸侯害齊王之驕暴皆許之

尹氏起莘曰先儒謂殺諫臣者必有亡國弒君之禍咺正議者也舉直言者也齊君殺二臣已而出走見殺後之欲殺諫臣者鑒諸

三十一年燕上將軍樂毅以秦魏韓趙之師伐齊入臨菑齊君地出走其相淖齒殺之毅下齊七十餘城

燕封毅爲昌國君

燕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幷將秦魏韓趙之師以伐齊齊師大敗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部趙師以收河間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齊大燕小宜及時收取其邊城以自益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爲名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毅曰齊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今因其軍破而乘之則其民必叛而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而撫其民則難慮矣遂進軍齊果大亂湣王出走毅入臨菑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封毅爲昌國君留徇齊城未下者齊王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共具王不遜衛人侵之去奔鄒魯又有驕色鄒魯不納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爲齊相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王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齒曰雨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而王不戒焉何得無誅遂擢引也王筋懸之廟

梁宿昔而死樂毅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自經死毅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寬賦斂除暴令修舊政齊民喜悅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

荀氏(況)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窮也)也索爲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

戊寅

三十二年(齊襄王元年)

齊人討殺淖齒而立其君之子法章保莒城

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音躍一音皎)家傭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竊衣食之因與私通湣王從者王孫賈失王處而歸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尙何歸焉賈乃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疑懼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爲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趙使藺相如獻璧于秦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旣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乃紿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趙王以爲上大夫

庚辰

三十四年楚謀入寇王使東周公喻止之

楚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爲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

三十六年秦趙會于澠池

秦王告趙王願爲好會於河外澠池廉頗藺相如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乃行相如從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

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荆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

楊氏時曰澠池之會其危甚矣雖勿往可也相如爲國卿相挾萬乘之君以蹈危事其智勇又不足重趙使秦不敢惴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

燕君平卒樂毅奔趙齊田單襲破燕軍盡復齊地齊君入臨菑封單爲安平君趙封樂毅爲望諸君

時齊地皆已屬燕獨莒卽墨未下樂毅幷軍圍之卽墨大夫戰死卽墨人曰田單多智習兵立以爲將樂毅圍二邑朞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去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卽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

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斬之遣國相立毅爲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自爲太子時不快於樂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主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卽墨殘矣惠王聞之卽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先祖於庭飛鳥皆

翔舞而下燕人怪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敎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單遂師之每有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吾惟懼燕人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卽墨敗矣燕人如其言城中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爲寒心燕軍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其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燕軍益懈單收城中得牛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

脂束葦於其尾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燒葦端壯士五千人隨之牛熱怒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驚而城中鼓譟從之燕軍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至河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王自莒入臨菑王以太史敫之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以單爲相封安平君

癸未 三十七年 燕惠王元年

秦白起伐楚拔郢置南郡封起爲武安君

乙酉 三十九年 魏安釐王元年

魏封公子無忌爲信陵君

戊子 四十二年趙魏伐韓秦救之大破其軍

秦救韓敗趙魏之師斬首沈卒十五萬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也王不聽卒以南陽爲和實脩武

己丑 四十三年 韓桓惠王元年

楚太子完質於秦

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楚使者黃歇至秦聞之恐其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

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則韓魏必爲關內之侯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使歇歸約親於楚楚復使歇侍太子完爲質於秦

庚寅 四十四年 燕武成王元年

辛卯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奢擊卻之趙封奢爲馬服君

初趙奢爲田部吏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殺其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奢曰君於

乙未

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平原君賢之言於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及秦圍閼與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陿難救奢曰道遠險陿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旣遣間卷

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歷復請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卽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封奢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

四十九年秦君廢其母不治事逐魏冉芈戎公子市公子悝以范雎爲丞相封應侯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賈以爲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告其相魏齊齊怒笞擊雎折脅摺齒置廁中雎佯死得出魏人鄭安平持雎亡匿更姓名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魏載與俱歸薦之王王見之離宮雎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者三曰先生幸教寡人雎曰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王跽曰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

寡人無疑也雎見左右多竊聽者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曰穰侯越韓魏而攻齊非計也今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而威楚趙則齊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善乃以雎爲客卿（事在四十五年）日益親用事因說秦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未之有

丙申

也且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臣見王獨立於朝竊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爲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華陽君芈戎高陵君市涇陽君悝於關外以睢爲丞相封應侯

林氏之奇曰六國所以卒并於秦者出於范睢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六國不知天下之樞在韓魏秦人伐之而齊楚不救是以天下

之樞委之於秦安得而不亡大抵欲平天下者必先知其難易之勢自其易者而攻之而後及其難後世若唐憲宗之平藩鎭先淮蔡而後魏博周世宗之取天下先江南而後河東皆卒如其言

五十年 趙孝成王元年

秦伐趙齊救卻之

秦攻趙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請見太后盛氣而胥 待也 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曰賤息 子也 舒祺 息之名 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衞王宮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未塡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

而哭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趙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師退

丁酉 戊戌

齊君法章卒子建立
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其母君王后
五十一年齊王建元年
五十二年楚太子完自秦逃歸楚君横卒完立以黃
歇爲相封春申君
楚頃襄王疾病黃歇侍太子於秦聞之言於應矦
曰楚王疾恐不起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
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
事秦應矦以告王王曰令太子傅先往問疾反而
後圖之歇乃敎太子變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

自爲守舍謝病度已遠乃自言請死王怒欲聽之
應矦曰歇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不如歸
之以親楚王從之歇至三月而楚王薨太子卽位
以歇爲相封之淮北

己亥 辛丑

五十三年楚考烈王元年
五十五年秦白起大破趙軍殺其將趙括坑降卒四
十萬
秦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長平
以按據之齕逐攻趙趙軍數敗廉頗堅壁不出又
失亡多趙王怒數讓之應矦又使人行千金爲反

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
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括徒能讀其
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母上書言括不可
使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卽如有不稱妾
請無隨坐王許之秦王聞括已將乃陰使武安君
爲上將軍而齕爲裨將令軍中敢泄者斬括至軍
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擊秦軍武安君佯敗走張
二奇兵以劫之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
而秦奇兵絕其後軍分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
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

之自如河內發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
兵及糧食趙請粟於齊齊王弗許趙軍食絕四十
六日人相食急攻秦壘欲出不得括自出搏戰秦
射殺之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挾詐盡坑之遺
其小者二百餘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又四十五萬
人趙人大震

壬寅

五十六年秦攻趙拔武安皮牢定太原上黨韓趙又
割地以和
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齕攻趙拔武安皮牢司馬梗
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蘇代說應矦曰

趙亡則秦王王而武安君爲三公矣君能爲之下乎不如因而割之毋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秦兵勞請許韓趙割地以和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而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魏以孔斌爲相尋以病免

子順也斌字爲相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咸不悅陳大計又不用乃以病致仕人謂之曰子其行乎答曰行將安之山東之國將幷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喟然歎曰死病無良醫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

爲秦乎

五十七年秦伐趙圍邯鄲趙公子勝如楚乞師楚黃歇帥師救趙

秦武安君病使王陵伐趙攻邯鄲少利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辭不行乃以王齕代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乃與之俱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久而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王怒叱之遂按劍而前

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而王天下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一戰而擧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王曰唯唯乃與楚王歃血定從而歸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爲上客而

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

魏晉鄙帥師救趙次于鄴公子無忌襲殺鄙奪其軍以進

魏王使晉鄙救趙秦王使謂魏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者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止晉鄙壁鄴又使新垣衍入邯鄲說趙欲共尊秦爲帝以卻其兵魯仲連聞之往見衍曰彼秦者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號令天下變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又使女

子譏妾為諸侯妃姬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愛人下士致食客三千人有隱士侯嬴家貧為夷門（魏東門）監者（夷門之抱關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至引坐上坐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救趙及賓客辯士遊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鬬以死於趙過見侯生生曰公

子無他端而欲赴秦軍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生曰吾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姬姓如氏）最幸力能竊之且公子嘗為報其父仇如姬欲為公子死無所辭誠一開口則得虎符奪鄙兵北救趙西卻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言得兵符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有如鄙疑而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鄙不聽使擊之公子至鄴晉鄙合符果疑之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鄙公子勒兵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以進

甲辰

五十八年（燕孝王元年）

魏公子無忌大破秦軍邯鄲下

信陵君大破秦軍於邯鄲下不敢歸魏使將將其軍以還趙王欲以五城封公子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以公子退讓竟不忍言獻五城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亦不受乃以千金為壽連笑曰所貴為天下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遂辭去終身不復見

蘇氏（蘇轍）曰魯仲連辯過儀秦氣淩髡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秦太子之子異人自趙逃歸

秦太子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不禮之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以異人為奇貨）可居乃說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而無子子之兄弟二

十餘人子居中不甚見幸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柰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秦國與子共之不韋乃與五百金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夫人姊而以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遍天下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曰異人也以夫人爲天夫人喜不韋因使其姊說曰夫人愛而無子不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爲適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尙可得乎今異人賢而自知

中子不得爲適誠以此時拔之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爲然乘間言之太子與夫人又刻玉符約以爲嗣因請不韋傳之不韋娶邯鄲姬絕美者與居知其有娠異人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旣而獻之期年而生子政異人遂以爲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不韋賂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歸異人楚服而見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更名曰楚

五十九年秦伐韓趙王命諸侯討之秦遂入寇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

秦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欲伐秦秦使將軍樛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而歸赧王於周是歲卒

司馬氏光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于戰國又分而爲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强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爲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緜緜然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爲本仁以爲源自后稷以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

耳目浹於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爲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況於數十年乎

胡氏一桂曰西都自涇舟膠楚澤下堂見諸侯綱常陵遲已爲春秋之漸東都自春秋已來弱不可支猶幸五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尙寄空名於天下然繻葛倒懸已爲戰國之漸戰國首命韓趙魏爲諸侯綱常之道盡矣可痛也哉

南城劉慶鏜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八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九

起丙午至戊戌西楚霸王四年漢王四

丙午

楚以荀況爲蘭陵令

荀卿趙人春申君以爲蘭陵令嘗與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王曰善

周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𢠸音憚**狐之聚**

赧王既獻西周之邑其民不樂屬秦亡歸東周

丁未　燕王喜元年

辛未　秦孝文王柱元年

燕伐齊拔聊城齊伐取之

燕將攻齊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魯仲連乃爲書射城中遺燕將曰爲公計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將何爲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決遂自殺聊城亂田單克之歸言仲連於齊王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魏王問天下之高士於子順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爲次其魯仲連乎

壬子　秦莊襄王楚元年

秦滅東周遷其君於陽人聚

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遂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

楚滅魯遷其君於卞爲家人

是爲頃公

甲寅

秦王薨子政立

政生十三年矣時呂不韋爲相國封文信侯國事皆委焉號仲父

胡氏寅曰孝文莊襄二王之死蓋皆不韋之所爲也

乙卯

秦王政元年

丁巳

趙悼襄王偃元年

趙李牧伐燕取武遂今朔州方城今固安縣

李牧者趙北邊之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莫卽幕字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爲約曰匈奴入盜則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匈奴皆以爲怯趙王使人代之歲出戰不利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彊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牧乃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音擔藍胡名破東胡降林胡西胡也單于犇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先是時天下冠帶之國七而秦趙燕邊於夷狄諸戎亦各分散自有君長莫能相一其後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滅之始於隴西今臨洮府北地今鞏昌府上郡今延綏等處築長城以拒胡趙破林胡樓煩胡名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朔州北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破東胡卻地千里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今宣府地漁陽右北平

遼東郡及戰國末而匈奴始大

戊午

秦蝗疫令民納粟拜爵

臣等謹按納粟拜爵蓋始於秦然秦爵九級猶空名無實任後世乃至以壅塞仕塗隳壞名器所獲甚微而所喪不可貲矣與其救災於旣成孰若預蓄於平時者之爲善乎

己未 庚申

魏景閔王增元年

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至函谷皆敗走

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故五國合從以伐之楚王爲從長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

兵皆敗走

尹氏起莘曰五國至是猶奄奄垂絕之人而乃合兵伐秦固已不待叩關逆知其敗必矣惟修政用賢於內合從締交於外相與保境自守秦攻一國則諸國救之可也無名興師仰關而攻自速敗亡咎將誰執哉

癸亥

韓王安元年　秦嫪郎報切毒烏改切作亂伏誅夷三族秦王遷其太后於雍

初秦王即位年少太后時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及禍乃以舍人嫪毒詐爲宦者

進之生二子封毒爲長信侯政事皆決於毒至是有告毒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毒毒懼矯王御璽發兵爲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攻之毒戰敗走獲之夷三族遷太后於雍萯音倍山名也陽宮殺其二子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言已王下殿手接之自駕迎太后歸

楚王完薨盜殺黃歇

楚考烈王無子趙人李園進其妹於春申君既有娠園使妹說春申君曰楚王無子今妾有娠而入莫知君進妾於王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春申君乃出之謹舍而言諸王王召幸之遂生男立爲太子園妹爲后園亦貴用事欲殺春申君以滅口王薨園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刺殺春申君滅其家太子立是爲幽王

甲子

楚幽王悍元年　秦大索逐客客卿李斯上書召復故官遂除其令

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爲其主遊間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

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散六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睢彊公室杜私門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今乃不問可否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卒用斯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厚遺結其名士不可下者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將兵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丙寅

趙幽繆王遷元年　秦呂不韋徙蜀自殺

戊辰

秦王以不韋奉先王功大有罪不忍誅免就國歲餘諸侯使者請之相望於道王恐其爲變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封河南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徙處蜀不韋恐誅飲酖死

韓遣使稱藩於秦

初韓諸公子非善刑名法術之學見韓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擧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作孤憤五蠹說難等篇十餘萬言至是王使納地效璽於

秦請爲藩臣非因說秦王曰大王誠聽臣說一擧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擧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則斬臣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王悅之未用李斯譖之下吏自殺

辛未

是歲韓亡 秦內史勝滅韓虜王安

壬申

秦王翦伐趙下井陘趙殺其大將軍李牧

秦王翦伐趙趙使李牧禦之秦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遂殺之

尹氏 趙幸 曰趙危若累卵僅有一將可少延頃刻之命而乃殺之欲無亡得乎

癸酉

是歲趙亡 秦滅趙虜王遷

甲戌

楚王負芻元魏王假元代王嘉元年 燕太子丹使盜劫秦王不克秦遂擊破燕代兵進圍薊

初丹嘗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怨亡歸 事在己巳年 秦王欲報之秦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聞衛人荊軻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曰丹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不可則因而刺殺之惟荊卿留意焉軻許之會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

親也願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地圖以獻秦王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於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乃函盛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以藥焠之以試人血濡縷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至咸陽見秦王奉圖

以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軻逐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王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擿王不中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以徇王大怒益發兵就王翦於中山與燕代戰易水西大破之遂圍薊拔之燕王走遼東斬丹以獻於秦

是歲魏亡 秦王賁伐魏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

是歲楚亡 秦滅楚虜王負芻

初秦王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荊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歸頻陽 事在乙亥年 楚人大敗秦軍李信犇還秦王怒自至頻陽謝翦彊起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 事在丙子年 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悉國中兵以禦之翦堅壁不戰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矣楚既不得戰引而東翦追擊大破之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敗走翦乘勝略定城邑 事在丁丑年 遂滅楚置楚郡

是歲燕代亡 秦王賁滅燕虜王喜還滅代虜王嘉

秦王翦遂定江南降百越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王賁襲齊王建降遂滅齊

初齊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五國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金勸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至是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建遂降秦遷之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

司馬氏 光 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曏使六國能以信義相結則秦雖彊暴烏得亡之哉蓋以三晉而攻齊楚是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是自撤其藩蔽也烏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蘇氏 洵 曰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至於顛覆理固宜然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

并力西嚮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

王初并天下更號皇帝

王初并天下自以爲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爲制令爲詔自稱曰朕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

胡氏寅曰古之聖人應時稱號非帝貶於皇王貶於帝也後世不知此義遂以皇帝自居而以王封其臣子失之甚矣孔子作春秋尊周立號繫王於天其禮隆矣有天下者以是爲法而列爵自公以降則名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除謚法

制曰死而以行爲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胡氏寅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考德行之實而稱天以誄之臣子亦安得而私之哉然後世謚法雖存而公道不暢爲臣子者往往加美謚於君親使死受所不當得取世訕笑則又不若不謚之爲愈矣

定爲水德以十月爲歲首

初齊人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始皇采用其說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爲紀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於五德之數於是急於法久不赦

臣等謹按夏商周三統蓋取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之義而孔子斷之以爲行夏之時謂時之正令之善雖商周不及也若以亥月爲首則乖謬甚矣豈可以爲制乎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銷兵器一法度徙豪桀於咸陽

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請立諸子爲王以塡之始皇下其議廷尉斯曰周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稅賦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收天下兵銷以爲鐘鐻（音巨懸鐘磬者）金人置宮庭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桀於

咸陽十二萬戶

胡氏宏曰聖人理天下以萬物各得其所爲極至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擧英才共焉非後世擅天下者以大制小以彊制弱之謀也是以虞夏商周傳於長久皆千餘載論興廢則均有焉語絕滅則至暴秦郡縣天下然後極也自秦滅先王之制海內蕩然無有根本之固有今世王天下而繼世無置錐之地者有今年貴爲天子而明年欲爲匹夫不可得者物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敎化行風俗美

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難滅郡縣反是

壬午

二十八年帝東巡封泰山下禪除地爲壇以祭曰禪梁父泰山下小山名遣徐市入海求神僊渡淮浮江至南郡而還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自山陽至顚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遂東遊海上南登琅邪作臺刻石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銷化之術自齊威宣燕昭王皆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不死藥皆在焉至是方士徐市等上書言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市發童男女數千人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

癸未

二十九年帝東游至陽武韓人張良狙音覷伺也擊誤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

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爲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

丙戌

三十二年帝巡北邊遣將軍蒙恬伐匈奴

初始皇得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巡北邊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爲四十四縣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延袤音茂東西曰延南北曰袤萬餘里暴師於外十餘年恬常居上郡統治之

丁亥

三十三年略取南越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之

發諸嘗逋亡人及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三郡以謫徙民五十萬戍五嶺

戊子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己丑

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音夜周青臣進頌曰陛下神聖平定海內以諸侯爲郡縣無戰爭之患上古所不及始皇悅博士淳于越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四海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非所聞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言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聞令下則各以其

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二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欲學法令者以吏爲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營朝宮作前殿阿房

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宮廷小乃營朝宮渭南上

辛卯

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山巔以爲闕複道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驪山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盧生說始皇爲微行以辟惡鬼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乃令咸陽旁三百里內宮觀複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從梁山宮望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或告丞相丞相損之始

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捕時在旁者盡殺之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

阬諸生四百六十餘人使長子扶蘇監蒙恬軍

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諸生或爲妖言以亂黔首使御史案問之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以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七年帝東巡至沙丘崩丞相李斯宦者趙高矯遺詔立少子胡亥爲太子殺扶蘇蒙恬還至咸陽胡

亥襲位

始皇東巡少子胡亥丞相李斯從西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惡言死病益甚乃令趙高爲書賜扶蘇與喪會咸陽而葬未付使者始皇崩於沙丘祕不發喪所至上食奏事如故獨胡亥趙高與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恬任外將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爲忠信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强力通獄法以爲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嘗有罪使毅治之當死始皇赦之高旣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與胡亥謀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

亥爲太子見李斯曰君侯功高無怨長子信之孰與蒙恬長子卽位必用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仁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斯以爲然乃相與矯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立功數上書誹謗怨望而恬不矯正皆賜死扶蘇發書泣欲自殺恬曰一使者來安知其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尙安復請卽自殺恬不肯死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還報胡亥欲釋恬會毅出禱山川還高曰先帝欲立太子久矣而毅以爲不可乃繫諸代遂從井陘九原直道至咸陽發喪胡亥襲位是爲二世皇帝

蘇氏軾曰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扶蘇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扶蘇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秦自商鞅積威信之極以及於此故夫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

葬始皇帝於驪山下錮三泉奇器珍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爲機者皆閉之墓

中二世欲遂殺蒙恬兄弟恬曰吾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敎以不忘先帝也乃呑藥自殺

壬辰

二世皇帝元年 楚隱王陳勝元趙王武臣元齊王田儋元燕王韓廣元魏王咎元年○是歲建國凡五

殺諸公子公主

二世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陛

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高曰嚴法刻刑誅戮大臣宗室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故臣更置所親信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乃更爲法律益務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音磔死於杜四公子將閭於内宮將殺之將閭仰而呼天拔劒自殺宗室震恐公子高欲犇不敢乃上書請從死先帝得葬驪山之足二世大說以示趙高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之賜錢以葬

復作阿房宮

徵材士五萬人爲衛狗馬禽獸當食者多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

楚人陳勝吳廣起兵於蘄勝自立爲楚王以廣爲假王擊滎陽

是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徇蘄以東行收兵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大梁張耳陳餘詣門上謁勝素聞其賢大喜豪傑父老請立勝爲楚王勝以問耳餘耳餘對曰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不聽遂自立爲王號張楚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羣

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勝以廣爲假王監諸將擊滎陽尋爲其裨將田臧所殺事在二年

楚遣諸將徇趙魏以周文爲將軍將兵伐秦至戲秦遣少府章邯拒之楚軍敗走

張耳陳餘請略趙地勝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耳餘爲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又令魏人周市徇魏聞周文陳之賢人習兵使西擊秦文行收兵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少府邯名章邯請赦驪山徒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文走

楚將武臣至趙自立爲趙王
張耳陳餘聞諸將爲陳王徇地者多以讒毀誅乃
說武信君武臣號武信君自立爲趙王尋爲其將李良所
弒
楚人劉邦起兵於沛自立爲沛公
沛人劉邦字季隆準龍顏愛人喜施意豁如也有
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爲泗上亭長單父人
呂公奇其狀貌以女妻之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
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豐西止飲夜乃解縱所送
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

十餘人季被酒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
之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爲赤帝子所殺
因忽不見季亡匿芒碭山中沛令欲應陳涉主吏
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背之恐子弟不聽願召
諸亡在外者以刼衆乃召劉季季之衆已數十百
人矣令悔閉城季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利
害父老乃率子弟殺令迎季立以爲沛公蕭曹爲
收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旗幟皆赤
楚人項梁起兵於吳
梁下相人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

吳中籍字羽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
守殷通欲應陳涉使梁將梁使籍斬通舉吳中兵
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自爲會稽守以籍爲裨
將籍時年二十四
齊人田儋自立爲齊王
儋故齊王族也與從弟榮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
周市徇地至狄儋殺狄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
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
擊市走之東略定齊地
趙將韓廣略燕地自立爲燕王

廣至燕燕豪傑立以爲王
楚將周市立魏公子咎爲魏王而相之
周市定魏地諸侯欲立之市辭乃迎魏公子甯陵
君咎於陳而立之
秦廢衞君角爲庶人
初秦幷天下而衞獨存至是二世廢之衞遂絕祀

癸巳

二年楚懷王心元趙王歇元齊王田市元魏王豹元韓王成元年○是歲楚王勝趙王武臣齊王儋魏王咎皆亡舊國一新國五凡六
秦益遣兵擊楚楚莊賈弒其君勝以降於秦呂臣討
賈殺之復以陳爲楚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楚楚王至
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之以降勝故涓人呂臣爲蒼
頭軍起攻陳殺賈復以陳爲楚葬勝於碭諡曰隱
王

趙將張耳陳餘立趙歇爲王

張耳陳餘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弒其君武臣）良敗
走乃求趙後得歇立之居信都

秦嘉立景駒爲楚王

秦嘉起兵于郯

秦攻陳下之呂臣走得英布軍還復取陳

布六人也嘗坐法黥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爲羣盜
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
其衆已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沛公得張良以爲廄將

楚王景駒在畱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
人欲從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爲廄將良數
以太公兵法說沛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
言輒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

項梁擊楚王駒殺之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韓公
子成爲韓王

廣陵人召平爲楚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迺渡江
矯王令拜項梁爲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
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東陽少年殺令相
聚得二萬人故令史陳嬰及英布蒲將軍皆以兵
屬梁衆遂六七萬梁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
在今秦嘉立景駒大逆無道乃進擊殺嘉駒走死
至辥沛公往見之梁予兵還拔豐使項羽攻襄城
不下已拔皆阬之居鄛人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
說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
人憐之至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

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
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梁然其言乃求得懷
王孫心於民間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望也以陳嬰
爲上柱國梁自號武信君張良說梁曰君已立楚
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爲王益樹黨梁
從之立爲韓王以良爲司徒西略韓地往來爲游
兵潁川

章邯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相市敗死魏王咎自
殺

齊人立故王建弟假爲王儋弟榮又逐假立儋子

市爲王而相之咎弟豹亡走楚楚予兵復徇魏地立爲魏王

秦下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李斯吏去疾自殺要斬斯夷三族以趙高爲中丞相

二世數誚讓左丞相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斯恐懼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郎中令趙高恃恩專恣

多以私怨殺人恐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來揆之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李斯以爲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而上益發繇治阿房宮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上居深宮欲見無間高曰請候上間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可奏事矣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楚盜皆其傍縣子以故公行過三川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乃上書言高罪二世曰趙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斯又與右丞相馮去疾將軍馮刧進諫曰羣盜並起皆以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作（役作也）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四邊戍轉二世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

爲下吏案罪去疾刧自殺斯自負其辯有功無反心乃就獄二世屬高治之責與由反狀收捕宗族賓客搒掠（音彭亮）千餘斯自誣服而從獄中上書自陳前功高使棄去不奏又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來覆訊斯斯更以實對輒復搒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矣高皆妄爲反辭以相傅遂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夷三族二世乃以高爲中丞相事皆決焉

臣等謹按古之君臣未始不相接也文武以正

人侍從猶恐其移養氣體豈有羣臣不見其面
而可以治天下者乎宦者之禍始於趙高蓋皆
隔絶蒙蔽之術以愚其君而利其私圖遂爲後
來姦佞亂賊之祖彼二世者苟悦其言使寃獄
不得伸軍事不得報養患召禍身死其手而國
隨以亡其自愚亦甚矣秦固不足惜豈不貽千
萬世之永慨乎

章邯擊破楚軍於定陶項梁死

項梁再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
惰者敗臣爲君畏之弗聽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

楚軍大破之定陶梁死懷王徙都彭城幷項羽呂
臣軍自將之號羽爲魯公

章邯擊趙圍趙王於鉅鹿楚以宋義爲上將軍救之

章邯以楚地兵不足憂乃北擊趙破邯鄲張耳以
趙王走鉅鹿王離圍之趙數請救於楚楚王聞宋
義先策武信君必敗召與計事大說之因以爲上
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義號卿子
冠軍

楚遣沛公伐秦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是時秦

兵尙彊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願與沛公
西諸老將曰羽慓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且秦父
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羽
不可遣獨沛公素寛大長者可遣王乃遣沛公收
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

三年楚次將項籍矯殺宋義而代之大破秦軍虜其
將王離

宋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遣其子襄相齊送
之無鹽飲酒高會羽曰國兵新破王掃境內而屬
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

非社稷之臣也晨朝義卽其帳中斬之出令軍中
曰宋義與齊謀反王陰令籍誅之遣使報命於王
王因以羽爲上將軍羽乃使蒲將軍將二萬人絶
秦餉道羽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沈船破甑燒廬舍
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還心與秦軍遇九戰
皆破之章邯引卻遂虜王離時諸侯軍救鉅鹿者
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皆從壁上觀楚戰士
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觀者人人惴恐既破秦
軍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由是始
爲諸侯上將軍諸侯兵皆屬焉

沛公擊昌邑彭越以兵從

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請越爲長越謝不願彊請乃許之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至期多後或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越竟斬之徒屬皆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散卒得千餘人至是以其兵從沛公

沛公使酈食音異其音基說陳留下之

沛公過高陽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音托爲里

監門其里人有爲沛公騎士者言之沛公召入謁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公乃輟洗而起延生上坐問計生曰足下兵不滿萬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於是遣生行而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生爲廣野君爲說客使諸侯其弟商亦聚衆四千人來屬沛公

沛公攻潁川略南陽南陽守齮音蟻守之名降

齮降封殷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章邯以軍降楚

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走還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勝高疾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孰計之陳餘亦遺邯書曰將軍居外久多內郤何不與諸侯爲從約分王其地乎邯狐疑陰使羽約未成羽引兵連戰大破之邯復請降乃與盟于洹水上立以爲雍王置楚軍中而使欣將其軍爲前行

沛公入武關趙高弒帝于望夷宮立子嬰爲王子嬰討殺高夷三族

初中丞相趙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之莫敢言其過沛公攻屠武關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爲至是二世使責讓高高懼乃與其壻咸陽令閻樂謀詐爲有大賊召吏發卒使樂將之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遂殺之射郎宦者或走或格格者輒死入射上幄

坐幃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
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對曰使臣早言
皆已誅安得至今樂前數二世曰足下驕恣誅殺
無道天下皆畔其自爲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
王弗許願爲萬戶侯又弗許願與妻子爲黔首樂
曰臣受命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
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趙高曰秦故王國始皇
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立宜爲王如故便乃立
子嬰爲秦王以黔首葬二世苑中高令子嬰朝見
受璽子嬰稱疾不行高自往請子嬰遂刺殺高三

族其家以徇

楚義帝心元西楚霸王項籍漢王劉邦元年○雍王章邯塞王司馬欣翟王董翳西魏王豹河南王申陽殷王司馬卬代王趙歇常山王張耳九江王英布衡山王吳芮臨江王共敖遼東王韓廣燕王臧荼膠東王田市齊王田都濟北王田安元年○是歲秦亡韓塞翟遼東膠東齊濟北七國皆亡○又韓王鄭昌齊王田榮元年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

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
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請誅之沛公曰始懷王
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
子嬰立四十六日秦亡

賈氏誼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
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
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
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陳氏傅良曰民心之搖慘於敵國之變秦以七世
亡六國民以期月亡秦以秦之彊不能當民之弱
天下之眞可畏者果安在哉

沛公入咸陽還軍霸上除秦苛法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取金帛財物蕭何獨先
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得具知天下阨塞戶

口多少彊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寶貨婦女
欲留居之樊噲諫曰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
也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不聽張良曰
秦爲無道故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
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
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聽噲言公乃
還軍霸上悉召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
矣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
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當也罪餘悉除
去凡吾所以來爲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乃

使人與秦吏行鄉縣邑告喻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爲秦王

尹氏起莘曰秦以苛酷結怨于民沛公入秦首除其虐如救焚拯溺深得弔民之理

項籍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於新安

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戍過秦中秦人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楚諸侯吏卒乘勝折辱奴虜使之秦吏卒多怨竊言羽計衆心不服至關必危於是夜擊阬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

而獨與章邯及長史欣都尉翳入秦

沛公遣兵守函谷關項籍攻破之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冢大掠而東

或說沛公急遣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沛公從之項羽至大怒攻破之進至戲饗士卒欲擊沛公時羽兵四十萬在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告之欲與俱去良曰良爲韓王送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因固要伯入見沛公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者備他盜耳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項伯許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羽曰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羽謝羽因留飲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劒舞因擊沛公殺之莊入爲壽畢拔劒起舞項伯亦拔劒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劒擁盾直入瞋目視羽頭

髮上指目眥盡裂羽曰壯士賜斗卮酒一生彘肩噲立飲啗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懷王與諸將約曰先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命之坐沛公遂起如廁脫身獨騎噲等步從趣霸上留張良使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因以白璧一雙獻羽玉斗一雙與增羽受璧增拔劒撞破玉

斗曰唉烏來切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居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火三月不滅掘始皇帝冢取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四面有關之地肥饒可都以霸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耳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烹韓生

尹氏起莘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氣象藹然可想而籍破關掘冢屠殺大掠其飄忽震蕩之勢雖

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也劉項得失當於是觀之

項籍尊楚懷王為義帝

項羽既入關使人致命懷王王曰如約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乃陽尊懷王為義帝又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

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

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立沛公為漢王

項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以巴蜀道險秦之遷人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也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都櫟陽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復分天下以王諸將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司馬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歇為代王居代立張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吳芮為衡山王都邾共敖為臨江王

都江陵徙燕王廣為遼東王都無終立燕將臧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市為膠東王都即墨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田安為濟北王都博陽諸侯罷兵就國

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

初漢王以項羽負約怒欲攻之蕭何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夫能絀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章邯司馬欣董翳天下可圖也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為丞相項王使卒三萬

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張良送至襃中王遣良歸韓良因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

胡氏寅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求臣以行保民之政也臣之事君以行安民之術也故世主無養民之心則天下之賢人君子不爲之用而上之所得者其非殘民害物之人是以民心日離君勢日孤亡秦之轍可以鑒矣蕭何有見乎此而高祖聞言卽悟漢業之興不亦宜哉

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項王以張良從漢王廢韓王成而殺之良遂間行歸漢良多病未嘗特將嘗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

漢王以韓信爲大將留蕭何給軍食還定三秦雍王邯迎戰敗走廢丘塞王欣翟王翳降

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及項王渡淮信杖劒從之後又數以策干羽不用亡歸漢蕭何奇之王不用亡去何自追之言於王曰信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足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具禮拜爲大將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乎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曰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項王暗噁烏路切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匹夫之勇耳見人慈愛言語嘔嘔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婦人之仁也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逐義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

不散且三秦王將秦子弟數歲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及項王阬秦卒唯此三人得脫秦父兄怨之痛入骨髓而楚彊以威王之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於諸侯之約又當王關中而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部署諸將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從故道出章邯迎戰敗走廢丘王至咸陽欣翳皆降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時田榮擊走齊王都弑膠東王市又使彭越擊殺濟北王安并王三齊遺之

羽以故無西意而北擊齊
西楚立鄭昌爲韓王
王陵以兵屬漢
陵沛人聚黨居南陽至是始以屬漢楚執其母欲以招之其母因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無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劒而死
是歲楚常山河南韓殷雍魏七國皆亡凡二大國及代九江衡山臨江燕齊六小國爲八國又趙王歇後元代王陳餘韓王信皆元年而齊王假王廣代立定十二國
西楚霸王項籍弒義帝於江中
項籍使人趣義帝行其大臣稍稍叛之籍乃密使

吳芮黥布共敖擊殺之江中
陳餘以齊兵襲常山王耳走漢代王歇復爲趙王立餘爲代王
漢立韓王孫信爲韓王
楚擊齊王榮敗走死復立田假爲齊王
漢王渡河魏王豹降虜殷王卬以陳平爲護軍中尉
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事魏王咎爲太僕不用去事項羽殷王反羽使平擊降之還拜都尉及漢下殷平懼乃歸漢因魏無知求見王與語說之問居楚何官曰爲都尉卽拜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讙周勃等言於王曰陳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居家時嘗盜其嫂今爲護軍多受諸將金王召讓平平曰臣聞漢王能用人故來歸然躶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畫計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乞骸骨王乃謝平厚賜之拜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漢王至洛陽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

可服項羽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發喪袒臨三日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弒之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胡氏寅曰天下苦秦諸侯並起名其師者曰誅無道秦可矣今秦已滅諸侯各有分地而漢又起兵雖曰項羽爲政不平顧亦伸己私忿耳非義兵也及董公獻言漢王大臨然後項羽弒君之罪無所

容於天地之間而天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矣故隨何陳此義而下九江酈生陳此義而下全齊於是楚人背無所倚右斷其臂雖欲不亡不可得矣

張氏栻曰高帝爲義帝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率諸侯窮羽所至而誅之天下卽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武之功也

齊王榮弟橫立榮子廣爲王擊王假走之

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項籍還破漢軍以漢太公呂后歸

項羽雖聞漢東欲遂破齊而後擊漢以故漢王得率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彭越收魏地得十餘城至是將其兵三萬人歸漢請立魏後漢王曰西魏王豹眞魏後乃以彭越爲魏相國將其兵略梁地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羽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破漢軍漢軍入穀泗及睢水死者二十餘萬人水爲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晝晦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道逢子盈及女載以行而太公呂后爲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王間往從呂后兄周呂侯於下邑收其兵

胡氏寅曰盤水可奉而志難持六馬可調而氣難御使漢王於是時兢兢業業如初入關中見羽鴻門則亦何至於敗哉今志不持而氣爲帥狃於小勝而逸欲生焉是以至於此耳

漢王至滎陽

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遂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敖地名在滎陽）

漢王立子盈爲太子命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

王命蕭何侍太子守關中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

漢韓信擊魏虜王豹遂北擊趙代

魏王豹叛漢漢使酈生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諸侯羣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信遂擊虜豹定魏地信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王遣張耳與俱破代兵禽夏說

時陳餘爲代王留傅趙王歇而使守代是歲趙代九江三國亡韓信大破趙軍禽王歇斬代王餘遣使下燕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禽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左車策信間視知之大

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音蔽)山(依山自覆蔽也)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卽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趙王歇諸將畢賀因問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非置死地使人自爲戰彼將皆走尙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信以千金募生得李左車者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左車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罷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自彊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

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爲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

漢王遣隨何使九江隨何以九江王布歸漢

初項羽擊齊徵兵九江黥布稱疾遣將將數千人往及漢入彭城布又不佐楚羽由是怨之至是漢王西過梁地問羣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張良曰九江與楚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面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王謂左右曰孰能爲我使九江令倍楚畱項王數月我取天下可以百全謁者隨何請使王遣之事在丙申年何至九江說黥布曰大王與楚俱爲諸侯而北鄉臣事之者必以楚爲彊可託國也夫楚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今漢王收諸侯守滎陽下蜀漢之粟堅守而不動楚人深入敵國老弱轉糧進不得攻退不能解楚不如漢其勢亦易見矣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布陰許之未敢泄楚使者在傳舍方急責布發兵何直入

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因說布殺楚使而攻楚楚擊破之布乃間行與何歸漢至漢漢王方踞牀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漢益其兵與俱屯成皋

漢遣酈食其立六國後未行而罷

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酈食其曰昔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封其後秦伐諸侯滅其社稷今誠能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德慕義願爲臣妾大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未行張良來謁王具以告良良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夫楚唯無彊六國復橈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楚圍漢王於滎陽范增死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眛之屬不過數人耳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誠能捐金行間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

乃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言眛等功多不得裂地欲與漢滅楚而分其地羽果疑眛等及楚圍滎陽急漢王請和羽使至漢陳平爲太牢具舉進而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也乃持去而更以惡草具進使歸以報羽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羽不聽亞父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漢王走入關彭越擊楚楚還兵擊之漢王復軍成皋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

觀王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
燒殺信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曰願君王出武
關羽必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
息而韓信等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
陽則楚備多而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
羽果南王不與戰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
越漢王復軍成臯

楚破彭越還拔滎陽及成臯漢王走渡河奪韓信軍
遣信擊齊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臯漢王

逃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
耳韓信未起卽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
之令耳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臯
欲西王欲捐成臯以東而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
敖倉藏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
此天所以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
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在今蔚州北）
守白馬之津（卽黎陽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
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使劉賈盧綰度白馬津
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

漢韓信襲破齊齊王烹酈食其走高密

先是酈食其說齊王曰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
而策也今又已據敖倉塞成臯守白馬距蜚狐天
下後服者先亡矣齊王納之遂與漢平而罷守備
日與生縱酒爲樂韓信欲東兵聞之而止蒯徹說
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之寧有詔止
將軍乎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
城將軍以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城耳爲將數
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遂渡河襲破齊齊王
以酈生爲賣己烹之

漢王復取成臯與楚皆軍廣武

初彭越下梁地十七城項羽聞之使曹咎守成臯
戒曰卽漢欲戰愼勿與戰而自引兵東擊越所下
城梁復爲楚漢數挑楚戰曹咎不出使人辱之咎
怒渡兵汜水半渡漢擊破之咎自剄漢王乃引兵
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聞之亦還軍
廣武相守楚食少乃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
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
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若欲烹而翁幸分我
一桮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爲天下者不顧家殺

之無益羽謂漢王曰願與王挑戰決雌雄王笑謝曰吾寧鬭智不能鬭力因數羽罪十羽大怒伏弩射漢王傷胸王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因病創臥張良彊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王從之疾甚因馳入成皋

朱子(熹)曰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斃而已惟其急於攻楚所以致太公之歸也若分羹之語卻說得不是

楚救齊漢韓信擊破之殺其將龍且(子閭反)虜齊王廣田橫自立爲齊王戰敗走信遂定齊地

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進與漢軍夾濰水而陳信夜令人囊沙壅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擊殺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田橫遂自立爲齊王灌嬰擊走之盡定齊地

漢立韓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

韓信使人言於漢王曰齊反覆之國也請爲假王以鎮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爲守王悟遣良操印立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謝之曰臣事項王言不聽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說之曰楚漢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足下據彊齊從燕趙因民之欲西向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欲持

是安歸乎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徹

漢立英布爲淮南王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后於漢解而東歸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曰漢有天下太半楚兵饑疲今釋弗擊此養虎自遺患也王從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九

順德曾廣華初校

商城黃關同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

起漢高帝五年至文帝後七年

漢太祖高皇帝五年王追項籍至固陵齊王信魏相國越及劉賈誘楚周殷迎英布皆會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

漢王追項羽至固陵信越期會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信之立非君王意不自堅且其家在楚欲得故邑越本定梁地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出捐此地以

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王從之於是信越皆引兵來劉賈圍壽春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舉九江兵迎黥布皆會羽至垓下兵少食盡信等以大軍乘之羽敗入壁漢及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左右皆泣羽乃乘其駿馬從八百餘騎直夜潰圍南出馳走渡淮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左乃陷大澤中漢騎將灌嬰追及之至東城今和州境內乃有二十八騎漢追者數千人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

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必潰圍斬將令諸君知之乃分其騎為四隊四鄉漢軍圍之數重羽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大呼馳下斬漢一將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羽復馳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於是羽欲東渡烏江亭長檥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羽笑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

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以魯公禮葬羽於穀城親為發哀哭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

司馬氏遷曰羽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國亡身死尚不覺寤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

更立齊王信為楚王魏相國越為梁王

王即皇帝位

諸侯王皆請尊漢王為皇帝二月甲午即位于氾水之陽

帝西都洛陽

置酒南宮

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徹侯諸將毋敢隱朕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

楊氏時曰項籍無道所過殘滅民不親附范增為之謀主曾無一言以救其敗其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嗚呼籍誠不改其轍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公乎然則籍雖用增亦

未必有益於敗亡也

以季布爲郎中斬丁公以徇

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音坤 鬄髮也）鉗（音黔 以鐵束足也）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乃還至是

謁見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爲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司馬氏（光）曰高祖罔羅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海內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人使爲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

帝西都關中

齊人婁敬戍隴西過洛陽求見上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洛陽天下之中也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故周之盛時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唯德薄形勢弱也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立具也夫與人鬭不搤（音厄）其亢（音剛）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洛陽東有成皐西有殽

澠倍河鄉洛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並去聲）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敬說是也上卽日西都關中拜敬郎中號奉春君賜姓劉氏

胡氏（寅）曰高帝起兵八年歲無寧居至是天下平定當亦少思安逸之時也而敏於用言不自遑暇

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下隴歸才六日潁川盜起而往征之可謂能繩祖武矣

張良謝病辟穀

良素多病入關卽杜門道引不食穀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司馬氏光曰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邪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與

六年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

楚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上書告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諸將用兵有能過信者乎如此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上曰爲之柰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陛下第出僞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擒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爲然乃告諸侯會陳上至陳信謁上上令武士縛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遂械繫以歸因赦天下田肯賀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夫秦東有琅邪卽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至洛陽赦信封淮陰侯信知帝畏惡其能多稱病不朝從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

曰臣多多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

始剖符封功臣爲徹侯

始封功臣酇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追殺獸兔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羣臣皆莫敢言張良亦無戰鬬功帝

使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子可謂不背本矣乃賞無知

立從兄賈爲荊王弟交爲楚王兄喜爲代王子肥爲齊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塡撫天下分楚地爲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賈爲荊王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交爲楚王以雲中雁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喜爲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爲齊王

胡氏寅曰先王經世之法至秦盡矣漢祖勃興既定四海則宜命大臣求遺賢講王制首復井田之法以分土而封國則遠邇大小各得其宜而二帝三王公天下之心復傳高帝不能稽古割地無法封三庶孽分天下半苟簡一時流患於後而良平諸臣亦無爲之謀者嗚呼惜哉

以曹參爲齊相國

參至齊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乃避正堂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安集稱賢相焉

封雍齒爲什方侯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曰此何語留侯曰謀反耳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所仇怨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柰何留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嘗窘辱我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羣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乃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尙爲侯我屬無患矣

司馬氏光曰張良爲高帝腹心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待帝自見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數用愛憎行誅賞羣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

故艮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下無猜
懼可謂善諫矣
詔定元功位次賜丞相何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曹參功最多宜第一
鄂千秋進曰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
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遁者數矣
蕭何嘗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何轉漕
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何常全關中以
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柰何以一旦之功而加
萬世之功哉何第一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何

帶劒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封
千秋為安平侯
尊太公為太上皇
匈奴寇邊圍馬邑韓王信叛與連兵
匈奴冒頓圍韓王信於馬邑信使使求和解漢疑
信有二心使人讓之信恐誅遂以馬邑降之匈奴
攻太原至晉陽
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
帝悉去秦苛儀法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
呼拔劒擊柱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徵魯諸生共

起朝儀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
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臣願頗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度吾所能行者為之
於是通使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曰今死者未
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去矣無汙我通
笑曰若眞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及上左右與
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粗悅切引繩為綿束茅表位為蕞）野外習
之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曰吾能為此乃令
羣臣習肄

七年長樂宮成
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先平明謁者治禮以
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衛官俠陛及羅立廷中皆
執兵張旗幟於是皇帝傳警出房引諸侯王以下
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
酒諸侍坐者皆伏抑首以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
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
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上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
之貴也拜通太常
司馬氏（光）曰禮之為用大矣用之於身而百行備

用之於家而九族睦用之於鄉而俗化美用之於國而政治成用之於天下而紀綱正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惜夫叔孫生之爲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以諧俗取寵遂使先王之禮淪沒不振以迄於今豈不痛甚矣哉

帝自將討韓王信信及匈奴皆敗走帝追擊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上擊信破其軍信亡走匈奴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騎南至晉陽漢擊之輒敗走漢兵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上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劉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先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音烟氏音支冒頓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赦敬封爲建

信侯更封陳平爲曲逆侯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至十一年信伏誅

帝至長安始定徙都

八年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絺紵罽操兵乘馬

九年遣劉敬使匈奴結和親

匈奴數苦北邊上患之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司馬氏光曰劉敬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爲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帝王之御夷狄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爲婚姻也

趙王敖廢徙代王如意爲趙王

初上自平城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上箕倨慢罵之趙相貫高趙午等皆怒乃說王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曰先人亡國賴帝得復願君無復出口高等相謂曰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

辱事成歸王事敗則獨身坐耳上東擊韓王信餘寇過柏人（今唐山縣）貫高等壁人於廁中上欲宿心動而去至是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於是逮捕趙王敖及諸反者趙午等皆自剄高獨怒罵曰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廷尉以聞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曰張王果有謀不高曰吾三族皆以論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泄公以報乃赦敖廢爲宣平侯而徙如意王趙上賢高赦之高曰所以不死者白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

已塞死不恨矣乃仰絕亢死

以蕭何爲相國

十年以周昌爲趙相趙堯爲御史大夫

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呂后年長益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常留之長安欲廢太子而立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語難貌）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聞之跪謝昌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爲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問其人堯以昌對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爲御史大夫

楊氏（時）曰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氏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欲甘心於如意也久矣一貴彊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爲高皇計者不以燕好之私亂嫡妾之分使貴者不凌賤者不逼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豈特無毋禍而已哉

上猶欲易太子於是呂后使建成侯呂釋之彊要

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皆以上侮嫚士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爲書卑詞安車固請以爲客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客建成侯家

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討之

初上以陽夏侯陳豨爲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告歸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周昌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數歲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客諸不法事多

連引豨豨恐遂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趙代地皆豨有吾徵天下兵未至今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明年大破豨軍後二年太尉周勃誅豨代地悉定

十一年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淮陰侯信舍人弟上變告陳豨前適趙代過辭信

信陰與豨通謀欲與家臣夜詐赦諸官徒奴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報未發呂后與蕭何謀詐言豨已死紿信入賀使武士縛信斬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事見四年）乃爲兒女子所詐遂夷三族

司馬氏（光）曰韓信首建大策漢之所以得天下大抵皆其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王燕而信乃爲列侯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然信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共攻楚而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定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胡氏（寅）曰功過當相準信功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徹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旣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於記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立子恆爲代王

詔郡國求遺賢

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遺

梁王越廢徙蜀殺之夷三族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往則爲禽不如遂反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之上使使掩梁王四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赦爲庶人傳處蜀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王爲呂后涕泣自言無罪后與俱至洛陽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乃令人告越復謀反夷三族梟首洛陽

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

初秦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可以立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卽聚兵誅秦吏擊幷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至是詔立爲南粵王使陸賈卽授璽綬佗稱臣奉漢約歸報帝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

帝有疾惡見人詔戶者無得入羣臣十餘日舞陽侯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枕獨不見趙高之

事乎帝笑而起

淮南王布反帝自將討之

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布見醢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中大夫賁（音肥）赫得罪於布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上繫赫使人驗之布遂族赫家發兵反時上有疾欲使太子擊布畱侯所招四人者說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乘閒爲上泣言后如其言於是上自將而東畱侯病自彊起見上曰楚人剽

疾願無與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之時叔孫通已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發關中車騎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爲皇太子衛軍霸上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厭兵必不能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東擊荆荆王賈走死擊楚楚敗布遂引兵西

十二年帝破布軍於蘄西布亡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

上與布兵遇於蘄西上望其置陳如項籍軍惡之

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

陳氏 埴 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卽將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也

帝還過沛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上還過沛畱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爲笑樂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於是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

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尹氏 起莘 曰孔子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高祖不事詩書然過魯之祠乃見於兵戈倥傯之日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者漢家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脈蓋在於此

遂還宮

上還長安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蚤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柰何以天下爲戲乎上佯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

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

蘇氏軾曰高帝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惜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帝言者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氏不平之氣而厚封焉其爲計不已疏乎

胡氏寅曰善乎子房之能納說也不先事而彊聒不後事而失幾至於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則其績亦偉而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爲若審有此是子房爲子植黨以拒父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象也

燕王綰謀反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

詔陳平斬樊噲以周勃代將其軍平傳噲詣長安

帝病甚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卽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行計之曰噲帝之故人也功多又呂后弟嬃之夫有親且貴今帝特以忿怒故欲斬之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噲反接反縛兩手也載檻車傳詣長安令勃代將定燕反縣

夏四月帝崩

上擊黥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氏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

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遂崩于長樂宮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以故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音嬌足待也乃發喪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

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模弘遠矣帝在位八年年五十三歲

太子盈卽位

赦樊噲復爵邑

丁未

孝惠皇帝元年太后殺趙王如意

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直禁切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許云切耳

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

司馬氏光曰爲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戊申

二年相國酇侯蕭何卒以曹參爲相國

相國何病上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七月薨謚曰文終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獄市所以幷容也今擾之姦人何所容乎始參微時與何善及爲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約束擇吏木訥重厚長者召爲丞相史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帝怪參不治事使窋私問之參怒笞窋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

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臣孰與蕭何賢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爲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己酉

三年與匈奴和親

庚戌

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除挾書律

立原廟原再也

帝以朝長樂宮數蹕煩民乃築複道武庫南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遊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乃詔有司立原廟

司馬氏光曰成湯改過不吝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而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教其君以文過遂非豈不繆哉

宜陽雨血

辛亥

五年相國平陽侯曹參卒

謚曰懿

壬子

六年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

畱侯張良卒

謚曰文成

尹氏起莘曰張良謝病辟穀疑若眞有導引長生之事至是卒則其託於神仙之意昭然可見而怪誕之說不攻自破矣

以周勃爲太尉

癸丑

七年秋七月帝崩

帝在位七年年二十四歲

班氏固曰孝惠内修親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矣聞叔孫通之諫則懼讀曰瞿然納曹相國之對而心悅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悲夫

太后使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帝崩太后哭泣不下張良孫辟彊謂陳平曰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居南北軍諸呂皆居中用事如此太后心安君等脫禍矣從之諸呂權由此起

太子卽位太后臨朝稱制

初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至是卽位

尹氏起莘曰程頤傳易於坤之六五有曰臣居尊位猶可言也婦居尊位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呂氏制朝取他人子立之實非劉氏天下非常之變也

甲寅

高皇后呂氏元年 太后以王陵爲帝太傅陳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任敖爲御史大夫

太后議欲立諸呂爲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定天

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唼血盟諸君不在邪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以陵爲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平爲右丞相審食其爲左丞相不治事令監宮中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乃抵堯罪任敖嘗爲沛獄吏有德於太后故以爲御史大夫

胡氏寅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之不如平勃固也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哉是亦僥幸而已矣向使太后有議而將相大臣皆以爲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許之猶且數月再遣張釋風喩大臣而後乃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之罪大矣故程子論之曰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爲正

除三族罪妖言令

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立呂台爲呂王

太后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大臣乃請割齊之濟

乙卯 丙辰 丁巳 己未 庚申

南郡爲呂國立台爲王

二年 地震武都山崩

太后封齊王弟章爲朱虛侯令入宿衛

三年 星晝見

四年 廢少帝幽殺之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弘以朝爲恒山王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乃出言曰后殺吾母我壯卽爲變太后幽之永巷中謂羣臣曰帝病久失惑昏亂不能治天下其代之羣臣頓首奉詔遂廢殺之立義爲帝不稱元年以太后制天下事故也弘及淮陽王武濟川王太皆太后所名惠帝之子

以曹窋爲御史大夫

六年 星晝見

七年 太后幽殺趙王友

友以諸呂女爲后弗愛女怒去讒之太后曰王言呂氏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召至邸餓死以民禮葬之民冢次是爲幽王後文帝復立其子遂爲趙王

日食晝晦

太后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爲梁王

辛酉

趙王恢自殺太后立呂祿爲趙王

趙王以呂產女爲后王有愛姬后酖殺之王悲憤自殺太后以爲用婦人棄宗廟禮廢其嗣使使告代王恒欲徙王趙代王謝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祿爲趙王是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燕飲太后令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許之酒酣章爲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

無以罪也自是諸呂憚之

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直入坐而平不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因爲平晝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八年秋七月太后呂氏崩遺詔產爲相國祿女爲帝后審食其爲帝太傅

初太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來撠(音戟)掖下之云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病甚乃令祿爲上將軍居北軍產居南軍誡曰我崩大臣恐爲變必據兵衛宮愼無送喪爲人所制至是崩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大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齊王灌嬰兵皆罷

諸呂欲爲亂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爲婦知其謀陰告其兄齊王襄令發兵西已爲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爲帝於是齊王發兵擊濟南遺諸侯王

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欲危劉氏今我破齊是益其資也乃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乃還兵西界待約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子寄與祿善平勃使人劫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諸侯亦以爲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請梁王歸相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猶豫未決平

陽侯窋見產會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告產且趣產急入宮窋聞其語馳告平勃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寄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然尙有南軍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勃勃令章監軍門令窋告衞尉毋入產殿門產欲入宮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尙恐不勝未敢公言誅之乃謂章曰急入宮衞帝予卒千餘人入宮門擊產殺之帝遣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其節不得則從與載

因節信馳斬長樂衞尉呂更始還報勃勃起拜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廢魯王張偃遣章告齊王罷兵灌嬰兵亦罷歸

諸大臣迎立代王恆至卽位誅呂后所名孝惠子弘等赦

諸大臣謀曰少帝及諸王皆非眞孝惠子也呂后詐名他人子而立之以彊呂氏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或言齊王高帝長孫可立大臣皆曰齊王舅駟鈞虎而冠卽立齊王復爲呂氏矣代王高帝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乃召代王代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習兵多詐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曰呂太后立三王擅權制然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弗爲使故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王遣太后弟昭往見勃勃等具爲昭言所以迎立王意昭還報王乃命昌參乘武等乘傳詣長安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曰至邸而議之至邸丞相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帝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

爲嗣願卽天子位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卽位章弟東牟侯興居請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載少帝出奉灋駕迎帝卽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衞將軍鎭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有司分部誅少帝及諸王於邸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壬戌

太宗孝文皇帝元年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灌嬰爲太尉論功益戶有差

陳平謝病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從之

除收帑相坐律令（帑讀與奴同子也）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坐律令

立子啟爲太子

有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治國家之體吳王兄也惠

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豫哉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爲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

立竇氏爲皇后

后太子母也故立之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曰此兩人所出微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定振窮養老之令

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阽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哉具爲令有司請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帛絮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

之刑者及有罪耏（音而去頰毛也）已上不用此令

令四方毋來獻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封宋昌爲壯武侯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昌爲壯武侯

胡氏（寅）曰文帝修代來功在三時之後又所侯者

纔宋昌一人此可以爲後法矣後世有自藩王入繼大統者汲汲施恩於其故邸之屬每加隆焉曾不知其示不廣於天下也

右丞相勃免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謂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然則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

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鎭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乃稱善勃大慙出讓平曰君獨不素敎我對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或說勃曰君旣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久處尊位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免平專爲丞相

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

初南越王尉佗反隆慮侯竈擊南越會暑溼大疫不能隃領趙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帝乃爲佗親冢在眞定者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厚賜之復使陸賈使南越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棄外奉北藩於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諸呂爲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遺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眞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不止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

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願與王分棄前惡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去帝制黃屋左纛

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以賈誼爲太中大夫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召以爲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帝召以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

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帝謙讓未遑也

癸亥

二年丞相曲逆侯陳平卒

諡曰獻

詔列侯之國

上曰古者諸侯各守其地民不勞苦今列侯居長安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亦無由教訓其民其各之國

以周勃爲丞相

日食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災以戒不治朕下不能治

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罷衞將軍太僕見馬遺財與纔同足餘皆以給傳置猶今驛遞也潁陰侯騎潁陰侯之騎郎賈山上書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而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乃直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陛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山

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四方鄉風而從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上嘉納其言

尹氏起莘曰人君之德雖不一然敬天求言乃其要者自秦禁耦語天下以言爲諱故雖災異譴告亦莫之省是以淪於滅亡而不寤至漢氏之興雖

寬大如高祖慈柔如孝惠然去古未遠遺風猶存今文帝乃能因日食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極言直諫者一舉而敬天求言之意皆在其中不亦善乎

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

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中郎將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

止上所幸愼夫人在禁中常與皇后同席坐及幸上林布席盎引卻愼夫人坐夫人怒上亦怒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獨不見人彘乎上說語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親耕籍田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趨末者甚衆淫侈之俗日日以長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並舉而爭起矣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與驅同)民而歸之農使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詔曰農者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除誹謗妖言法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

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臣等謹按誹謗妖言之法此亡秦所以箝天下之口而肆其暴者也文帝除之其惠天下利國家甚不細然反脣腹誹之刑漢之世猶不免焉逮于後世所謂妖言者轉而爲讖緯逆亂之名枝連蔓結其爲禍不可勝計固秦有以啟之而亦漢不能盡弭之故歟

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而生也而民或不

甲子

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今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三年丞相絳侯勃免就國

詔曰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

以灌嬰爲丞相罷太尉官

以張釋之爲廷尉

釋之初爲騎郎十年不得調袁盎薦之爲謁者朝畢因前言事上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釋之乃言秦漢間得失上說拜謁者僕射從行登虎

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帝曰吏不當若是邪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周勃張相如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也帝曰善釋之爲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

乙丑 丙寅

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

太后許之

楊氏時曰釋之之論犯蹕其意善矣然曰方其時上使人誅之則已則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既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則犯法者天子必付之有司以法論之安得越法而擅誅乎

四年丞相嬰卒以張蒼爲丞相

蒼好書博聞尤邃律厤

五年更造四銖錢除盜鑄令

初秦用半兩錢高祖嫌其重更鑄莢錢於是物價騰踊米石萬錢至是更造四銖錢除盜鑄錢令賈

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鑄錢敢雜以鉛鐵者其罪黥然鑄錢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急而壹之則爲大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姦錢日多吏議必曰禁之禁之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不如收之賈山亦諫以爲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

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皆不聽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是吳鄧錢布天下

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淮南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數上書不遜順帝重自切責之乃令薄昭與書引管蔡興居以爲儆戒王不說謀反事覺召至長安丞相御史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赦徙處蜀載以輜車縣次傳之王憤恚不食死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逮考諸縣傳送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謚曰厲王以列侯葬雍置守冢三十戶

匈奴復請和親

初冒頓遺漢書願復故約帝報書至是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中行說傅翁主說至降單于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畜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倨傲其辭

以賈誼爲梁王太傅

初上欲任誼公卿大臣多短其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出爲長沙王太傅至是復以爲梁王太傅誼上疏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齊趙

楚各爲若干國使其子孫以次受之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以上言國大必反

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以上言匈奴彊盛

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今不獵猛敵

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伸可爲流涕者此也以上言不治匈奴而好田獵

今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者庶人孼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言民俗之奢

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今其遺風餘俗猶有未改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恬不知怪以爲是適然耳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是豈可不爲寒心哉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言當以禮義正風俗

古之王者太子乃

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選天下之端士有道術者使與居處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

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以上言教太子）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爲用易見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大器也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旣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以上言當興教化）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譬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故古者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今王侯三公有過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者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辠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下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人臣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言禮貌大臣）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己巳

八年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爲列侯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封王子安等四人爲列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淮

南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辠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予之衆積之財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上弗聽

辛未

十年將軍薄昭有罪自殺

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司馬氏（光）曰李德裕以爲漢文誅薄昭斷則明矣於義則未安也太后唯一弟而殺之何以慰母氏

之心哉臣愚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疏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其將愼之於始乎

十一年徙淮陽王武爲梁王

梁王揖卒無子賈誼上疏曰陛下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再傳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

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臣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東郡以益梁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犍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南之憂矣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旤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旤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旤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於是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北界太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匈奴寇狄道

時匈奴數爲邊患太子家令鼂錯言曰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

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險道傾仄且馳且射風雨罷勞飢渴不困此匈奴之長技也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勁弩長戟射疏及遠下馬地鬬劒戟相接此中國之長技也然兵凶器戰危事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技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將之卽

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而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書寵答焉錯爲人峭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號曰智囊

臣等謹按景帝在東宮以飲博殺吳太子其天資刻薄已無寬仁之度矣此賈誼論諭教之道輒援胡亥爲覆車之誡也文帝不能處誼於保傅使以孝仁禮義輔養國本而錯乃以辯得幸焉其峭直刻深徒以激成七國之禍而已然則擇保傅者可不愼哉

募民徙塞下

鼂錯又言曰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降敵救之纔到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發卒治塞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要害之處調立城邑毋下千家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復其家予冬夏衣稟食能自給而止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不敢指斥天子故稱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其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且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豈不美哉上從其言錯復言陛下幸募民以實塞下使屯戍益省輸將益寡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置器物焉使民至有所居作

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其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十伍爲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邑皆擇其賢材有護（擇有保護邊縣之能者）習地形知民心者爲之長居則習民於射灋出則教民於應敵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權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而不還踵矣

癸酉

十二年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賜農民今年半租

鼂錯言曰今海內爲一無有水旱之災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

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耕不過百畮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朝令夕改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乘上之急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幷而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務農貴粟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帝從之錯復言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郡縣足支一歲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甲戌

十三年詔具親耕桑禮儀

除祕祝 祝之秀切

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卽有災祥輒移過於下至是詔曰禍自怨起福由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除肉刑

齊太倉令湻于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音啼縈音體一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

乙亥

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具爲令丞相御史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爲城旦舂當黥髡者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灋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爲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過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網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除田之租稅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除之

十四年赦作徒魏尚復爲雲中守

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趙將李齊之賢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之弗能用也上曰公何以知之對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李牧爲趙將

丙子

軍市租皆自用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牧得盡其智能而趙幾霸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頗牧弗能用也上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臣等謹按將權不可不專國法不可不正二者須並論如馮唐言誠得李牧之賢市租盡以饗士賞賜不從中覆可也彼假兵侵利取錙銖而用泥沙者倘藉是以爲詞其將何以給之且魏尚擊殺甚衆猶不免差上六級之罰以是知漢法之存也使非有擊殺之功文帝亦豈肯輕赦之哉若徇私冒賞而亦藉以爲詞則誤益甚矣

增諸祀壇場珪幣

詔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且曰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己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親策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以鼂錯爲中大夫

錯以對策高第擢爲中大夫又言宜削諸侯及灋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十六年分齊地立悼惠王子六人爲王

分淮南地立厲王子三人爲王

詔更以明年爲元年治汾陰廟

初趙人新垣平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上親祠之貴平至上大夫至是平言闕下有寶玉氣而使人持玉杯詣闕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

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後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尹氏（起莘）曰文帝清靜玄默無所偏好非秦皇孝武求仙者比然自增畤郊雍小人已闚其隙思有以中之而禱祀之事紛紛交舉至是垣平之詐以甚而敗幸帝速悟卽抵其罪不然豈不爲盛德之累邪

後元年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詔御史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丞相蒼免以申屠嘉爲丞相

張蒼免帝以后弟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張

（有材多力之士能腳蹋彊弩張之）從高帝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遂以爲丞相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嘉嘗入朝通居上傍怠慢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卽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不來且斬通恐言上上曰汝第往通詣丞相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責曰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通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

楊氏時曰文帝之不相廣國蓋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親不可用吾何容心哉

癸未

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等屯兵以備之

匈奴入上郡雲中殺略甚衆遣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在咸陽縣西北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在長安北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迎送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

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眞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兵罷拜亞夫爲中尉

大旱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

甲申

七年夏六月帝崩遺詔短喪

遺詔曰萬物之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旣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哀人父子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朕旣不敏常畏

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嫁取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葬霸陵

胡氏寅曰孝文溺於小仁短喪廢禮信有罪矣然

行而有悖於義雖有父令不可從也況三年之喪所以盡生者之孝心又非父之所得令者也然則孝景之薄于君親其罪益大矣

帝卽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六歲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黑色綈所幸愼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

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

張氏栻曰文帝初政頗有可觀蓋制事周密爲慮深遠懇惻之意有以得人之心三代以下亦未易多見也當時得道學之臣佐之治功之起豈不可追三代之餘風惜其大臣不過絳灌申屠嘉之徒無以佐下風也

太子啟卽位

歷代通鑑纂要卷十

黟縣黃士陵初校
順德曾廣華覆校
南海廖廷楫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一

起漢景帝元年 至武帝元鼎六年

乙酉 **孝景皇帝**元年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

詔聽民徙寬大地

詔曰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或饒廣水泉利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復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稅一

減笞法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笞五百者率多死是歲詔曰加笞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

可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二百

丙戌 二年丞相嘉卒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

丁亥 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以周亞夫為太尉將兵討之殺御史大夫鼂錯亞夫大破吳楚軍濞亡走越

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音弟）殺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鼂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不忍及帝卽位錯曰吳王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德至厚王當改過自新反益驕謗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其反遲禍大上令列矦公卿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錯又言楚趙有罪皆削一郡膠西有姦削其六縣方議削吳吳王恐因發謀舉事聞膠西王勇好兵使人說之又身至膠西面約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起兵誅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膠東菑川濟南共攻齊

圍臨菑趙王遂發兵住其西界北使匈奴與連兵吳王悉其士卒二十餘萬閩東越亦發兵從起廣陵西涉淮幷楚兵遺諸矦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之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

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至是上乃拜亞夫為太尉將二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吳相袁盎不善至是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

爲薇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人有告盎盎恐
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
上乃召盎盎入上方與錯調兵食問之盎對曰願
屛左右上屛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
乃屛錯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鼂錯擅適諸侯
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今獨
有斬錯發使赦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
罷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
下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行令丞相廷尉劾奏錯
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

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
少長皆棄市制曰可錯殊不知上使中尉召錯紿
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乃使盎使吳謁者僕射
鄧公爲校尉以言軍事見上上曰道軍所來聞鼂
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以誅錯
爲名其意不在錯也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
故請削之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
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帝喟然曰公言
善吾亦恨之盎至吳吳欲劫使將盎得間脫亡歸
報

陳氏傳良曰吳王反形已具漢固不可不爲之慮
他若楚趙諸國初曷嘗有反謀哉使錯議止於削
吳則所反獨一吳耳削地之令未加之謀反之吳
顧先加之未反之國使吳得以藉口誘諸侯爲左
右手幾危社稷揚子雲以錯爲愚誠可謂愚矣
周亞夫言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
之絕其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
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曰吳王素富懷輯
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阸陿之
間且兵事尙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

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
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
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滎
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
請涉爲護軍而東北走昌邑吳攻梁急梁數使使
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告亞夫救梁亞夫
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楚兵後塞其饟
道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卽走漢軍亞夫堅壁
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
不起頃之復定吳犇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

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越人殺之戊卬遂皆自殺雄渠賢辟光皆伏誅三王之圍臨菑也齊王將閭使路中大夫告于天子天子復令還報告齊王堅守無下欒布等擊破三國兵後聞齊初有謀欲伐之孝王懼飲藥自殺濟北王志亦欲自殺齊人公孫玃爲說梁王曰吳王連兵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功義如此尙見疑于上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孝王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菑川

四年立子榮爲太子

六年廢皇后薄氏

七年廢太子榮爲臨江王

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扶粉切)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俗(所生女名也)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宮生男徹及帝卽位長公主嫖(長公主名也)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怒不許公主欲予徹王夫

人許之由是公主日讒栗姬而譽徹之美帝亦自賢之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後榮坐侵太宗廟壖垣爲宮徵詣中尉府對簿自殺

丞相靑免以周亞夫爲丞相罷太尉官

立夫人王氏爲皇后膠東王徹爲太子

中元年

二年梁王武使人殺袁盎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勝詭使王求爲漢嗣栗太子廢太后欲以梁王爲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宮車晏駕用梁王爲寄帝跪曰諾袁盎等曰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太后議格(音閣)梁王由此怨盎乃與勝詭謀陰使人刺殺盎及他議臣十餘人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爲遣田叔往按捕詭勝詭勝匿王後宮內史韓安國見王曰大王訹(音戍)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

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尙誰攀乎王令詭勝自殺出之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田叔等還至霸昌廏悉燒梁獄辭空手來見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曰梁王不知也爲之者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耳謹以伏誅梁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至關乘布車從兩騎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然帝益疏王不與同車輦矣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

甲午

三年丞相亞夫免

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而梁王每與太后言亞夫短太后欲侯王信帝與亞夫議之亞夫曰高帝約非有功不侯信雖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而降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侯之亞夫因謝病免後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尙方甲楯可葬者爲人所告事連汙亞夫召詣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以劉舍爲丞相

丙申

五年詔獄疑者讞之

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朕甚憫之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丁酉

六年更減笞法定箠令

旣減笞法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旣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戊戌

後元年詔治獄者務先寬

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以衛綰爲丞相

初綰以中郞將事文帝醇謹無佗上爲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飮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

己亥

二年詔戒二千石修職事

庚子

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蓄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眾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三年正月詔勸農桑禁采黃金珠玉

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眾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帝崩

在位十六年年四十八歲

班氏固曰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辛丑

胡氏寅曰文景養民厚矣稽諸仲尼之言則亦富庶之而已未有以教之也然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人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事則英氣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慄失錯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而夫婦之道薄以無罪廢太子而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譖絀申屠嘉戮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缺其視文帝益相遼矣獨節儉愛民一事克遵前業耳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太子徹即位

年十六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舒為江都相治申韓蘇張之言者皆罷之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之廣川董仲舒對曰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

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古之王者莫

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跡而悉去之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上復策之仲舒對曰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今陛下幷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陛下夙寤晨興務以求賢亦堯舜之用心也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莫大虖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師帥不賢則王德不宣恩澤不流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

害爲輔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混殽未得其眞也臣愚以謂使諸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衞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上三策之仲舒復對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

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夏尙忠殷尙敬周尙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

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

尹氏 起莘 曰武帝卽位之初他務未遑首策賢良而得一世大儒爲之舉首於是罷黜百家俾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夫何數年之後宴游奢欲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然交舉漢之不爲秦者幸爾一人始終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必進銳而退速也

仲舒少治春秋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嘗問之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伐吳滅之寡人以爲越有三仁何如仲舒對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繇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

程子 頤 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漢之諸儒唯董子有儒者氣象

丞相綰免以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迎申公爲太中大夫

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旣至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上方好文詞見申公默然然已招致則以

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麻服色事
胡氏寅曰申公之言當矣第未知所謂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武帝咈意而不問惜哉然明堂巡狩改歷服色豈力行之急務哉對既不合又留不去其不遠穆生又可見矣

壬寅

二年趙綰王臧下吏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免歸

太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太后大怒陰求綰臧姦利事以讓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嬰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

以許昌為丞相

癸卯

三年帝始為微行遂起上林苑

上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皐終軍等並在左右朔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常入南山下射獵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柏谷逆旅主人疑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翁不聽飲翁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從乃私置更衣十二所又使吾丘壽王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東方朔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酆鄗之間號為土膏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大虎狼之虛壞人冢墓發人室廬其不可二也垣而圍之騎馳車騖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上又好自擊熊豕野獸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

甲辰 乙巳 丙午

四年夏有風如血

五年置五經博士

六年丞相昌免以田蚡為丞相

閩越擊南越遣大行王恢等將兵擊之閩越王弟餘善殺王郢以降立餘善為東越王南越遣太子嬰齊

入宿衛

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爲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漢兵出未踰嶺郢弟餘善殺王奉其頭致王恢恢使使奉王頭馳奏詔罷兵立無諸孫繇君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既殺郢威行於國繇王不能制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

以汲黯爲主爵都尉

始黯爲謁者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遷爲東海守歲餘大治召爲主爵都尉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罷朝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咸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賜告（休謁之名）者數不愈莊助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胡氏（寅）曰汲黯多欲之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爲人君莫不然矣所謂欲或酒或色或貨利或宮室或遊畋或狗馬或博奕或詞藝圖書以爲文或撫劒疾視以爲武或闢土服遠以爲功或躭佛好仙以爲高雖汙絜不齊欲有大小然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欲勉行仁義而行之無本其不足以感人心而正民志矣故人君莫大乎修身而

修身莫先於寡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動無非理事無不善唐虞之治不越此矣

丁未

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從董仲舒之言也

戊申

二年始親祠竈遣方士求神僊

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爲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

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來言
神事矣

遣間誘匈奴單于入塞將軍王恢等伏兵邀之不獲
恢以罪下吏自殺

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可誘以利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恢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勿擊便上從恢議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陰使聶壹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

塞未至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乃攻亭得雁門尉史知漢兵所居單于大驚引兵還漢兵追至塞弗及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然尙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尹氏起莘曰自武帝繼統以來匈奴未聞犯邊況前年已從和親之請乃無故設誘果何義乎夫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信義也若變詐反覆施於對敵猶且不得爲正之舉況無釁妄動者乎自是而後兵連禍結是果誰之咎歟

庚戌

四年殺魏其侯竇嬰

初孝景時竇嬰爲大將軍田蚡乃爲諸郎已而蚡日益貴幸嬰失勢賓客益衰獨潁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爲引重夫剛直使酒數因酒忤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橫潁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蚡東朝廷辯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嬰韓安國兩是之鄭當時是嬰後不敢堅太后

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嬰論殺之

丞相蚡卒以薛澤爲丞相

辛亥

五年河間王德來朝

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尙書禮禮記孟子毛氏詩左氏春秋之屬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

東諸儒多從之遊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對三雍
宮（辟雍靈臺明堂）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文約指明天子下太樂官存肄所獻雅聲
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正月王薨中尉以聞曰王
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
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謚王曰獻王
班氏（固）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
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
欲不危亡不可得也是故古人以宴安為鴆毒無
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

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夫唯大雅
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通南夷置犍為郡通西夷置一都尉
皇后陳氏廢
以公孫弘為博士
是時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
續食令與計偕菑川人公孫弘對策天子擢為第
一拜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
賢良徵弘仄目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
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遂以老罷歸弘每朝

癸丑

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
上大說之嘗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
子常說其言皆聽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
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多詐不忠弘謝曰知
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益厚遇
之
元朔元年定二千石不舉孝廉罪法
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
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

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
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
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立夫人衛氏為皇后
以主父偃嚴安徐樂為郎中
臨菑人主父偃始遊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
與排擯不容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
奏暮召入所言九事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
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昔秦
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乃使天下蜚芻輓粟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不能相養蓋天下始畔秦也夫匈奴行盜侵驅天性固然虞夏商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今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偃同郡嚴安亦上書曰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內北攻胡南攻越宿兵於無用之地十有餘年及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蒲北切）略薉（音穢今朝鮮地）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無終徐

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陳涉起窮巷奮棘矜（戟欘也）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吳楚之國號皆萬乘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者此其故何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召見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

甲寅

二年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然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

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臣等謹按漢之侯國皆治其地食其土故其弊也分封子弟以弱之今之王府稟祿婚嫁皆給自朝廷封愈分則用益侈故不患其力之不弱而患吾用之不充爲天下國家計者必於其常制恆祿之外思所以節度而善處之可也

匈奴入寇遣衛青等將兵擊走之遂取河南地立朔

乙卯 丁巳

方郡

匈奴入上谷漁陽遣衞青李息擊走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侯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城之以逐匈奴省轉戍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繕塞因河爲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以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

三年以張湯爲廷尉

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兒寬爲奏讞掾以古法

義決疑獄所治卽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說之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五年丞相澤免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

戊午

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外寬內深諸嘗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之汲黯嘗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上從之

匈奴寇朔方遣衞青率六將軍擊之還以青爲大將軍

車騎將軍青出高闕右賢王驚潰圍北去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

爲博士置弟子五十人

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

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第其高下以補郞中文學掌故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

六年衞青復率六將軍擊匈奴前將軍趙信敗降匈奴

青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

將其餘騎降匈奴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威青曰青職雖當斬將然不敢自擅誅於境外於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遂囚建詣行在所詔贖爲庶人青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善騎射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封爲冠軍侯校尉張騫以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博望侯

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是時漢比歲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

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乃詔令民得買爵贖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買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音帽亂也）廢矣

臣等謹按文帝躬行節儉故常賜民田租或半歲或一歲景帝初承其業減稅至于三十之一而不見其不足武帝窮奢黷武不二十年而經用已竭乃至于買爵贖罪以供之遂使名器冗濫官職耗廢以貽萬世之弊君人者惡可恃天下之富而不預爲之節哉

己未

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初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安乃治戰具因太子遷欲殺漢使削二縣安恥之反謀益甚賜與安不相能聞安有反謀恐爲所幷亦結賓客使陳喜等爲反具謝病不朝至是安日夜爲反謀中郎伍被曰可僞爲詔徙郡國豪傑於朔方盡逮諸侯太子幸臣使民怨諸侯懼卽使辯士隨而說之安又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

兵卽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於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會太子謀殺漢使事覺廷尉逮捕安欲發兵猶豫未決被自詣吏告上使宗正以符節治安未至安自剄王后太子伏誅諸所與謀反者皆族捕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孝先自告公卿請逮捕賜治賜自剄死王后太子及孝皆棄市凡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桀死者數萬人

立子據爲太子

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始通滇國復事西南夷

庚申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言西域諸國風俗天子聞諸
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
廣地萬里威德偏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
騫發間使四道並出求身（音捐）毒（音篤）國各行一
二千里終莫得通於是始通滇國乃復事西南夷
二年丞相弘卒以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
以霍去病爲票騎將軍擊匈奴敗之過焉支至祁連
山而還
是時諸宿將所將兵皆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
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

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遲留零落）不偶由此去病
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渾邪王降漢漢發車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民
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
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
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
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
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曰夫
匈奴絶和親中國兵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

壬戌

萬百數今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
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
財物於邊關陛下又以微文殺五百餘人是所謂
庇其葉而傷其枝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
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
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爲五屬
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南山卽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卽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葱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二鹽澤空無匈
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
四年造皮幣白金鑄三銖錢置鹽鐵官算緡錢舟車

有司言縣官用度大空而富商大賈財或絫萬金
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
兼之徒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
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
以皮幣薦璧然后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大
者直三千次直五百小直三百銷半兩錢更鑄三
銖錢盜鑄者罪皆死於是以齊大煑鹽東郭咸陽
南陽大冶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洛陽賈人子
桑弘羊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
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煑鹽者鈦（徒蓋切踏脚鉗也）左趾

沒入其器物又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車船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法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之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殺去病封狼居胥山而還詔以青去病皆爲大司馬

上與諸將議大發士卒令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爲前將軍公孫賀爲左將軍趙食其爲右將

軍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幷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廣自請當單于居前先死青陰受上誡以爲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廣固自辭於青青不聽青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令武剛車(有巾有蓋)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單于遂乘六騾冒圍而去漢發輕騎夜追之不得捕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期青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遂自剄廣爲人廉

癸亥

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哭百姓皆爲垂涕食其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王將相等八十餘人封狼居胥山(在匈奴中)禪於姑衍(在匈奴中)登臨瀚海(在沙漠北)斬七萬級益封五千八百戶兩軍出塞塞閱官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青去病皆爲之去病有氣敢往天子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

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然亦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

方士文成將軍少翁伏誅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爲臺室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於是誅之

五年以汲黯爲淮陽太守

黯為上泣曰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大將軍衛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胡氏寅曰使武帝以待公孫弘之位待董仲舒退張湯而使汲黯居御史大夫之職則當有輔導建明諫止捄正之效而功烈之疵亦少損矣

以莊青翟為丞相

元鼎元年

二年張湯有罪自殺

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告文姦事事下湯治論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摩足趙王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時為中丞）窮竟未奏會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素怨湯欲死之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上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

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以趙周為丞相

置均輸禁郡國鑄錢

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民鑄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乃盜為之

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

張騫言烏孫王昆莫本為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今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

來而爲外臣上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至烏孫久之不能得其要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音捐）毒（音篤）于闐及諸旁國烏孫送騫還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是歲騫還到後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上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

戊辰

四年封周後姬姜爲子南君

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

欒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見上言曰臣常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也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封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上親幸其第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明年大坐誣罔腰斬

陳氏（傅良）曰天下之士巧於中人主之欲者國家之所宜戒也是故欲開其貪也則以利試欲開其淫也則以慾試欲開其怠也則以遊試欲開其忍也則以殺試欲開其驕也則以諂試欲開其侈也則以土木試欲開其競也則以兵革試欲開其誕也則以鬼神試欲開其夸也則以祥瑞試數者雜集以幸其一中一說之中則人主墮吾術中矣武帝之窮兵中於嚴助之一試其事神仙中於李少君之一試其後文成五利公孫卿各以其術中之朱崖之建珧瑁中之也牂牁越嶲之開枸醬竹杖中之也大宛安息之通天馬葡萄中之也數者交中武帝之志荒矣豈非多慾之爲累哉

丞相周下獄自殺以石慶爲丞相

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慶醇謹而已

庚午

六年平南越置九郡

初遣使喻南越王興入朝及王太后治裝其相呂嘉諫弗聽遂發兵反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乃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擊之南越平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

耳九郡

平西南夷置五郡

越馳義侯（越人也名遺失其姓）發南夷兵且蘭君反殺使者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擊之誅且蘭及卬君筰侯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入朝上以爲夜郎王西夷冉駹之屬皆震恐請臣置吏乃以卬都爲越嶲郡筰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東越王餘善反遣將軍楊僕等將兵擊之

初東越王餘善請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

風波爲辭陰使南越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不許令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漢兵臨境遂反自稱武帝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僕出武林王溫舒出梅嶺越侯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南城劉慶鏜初校

江陰陳名愼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十一

辛未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二

起漢武帝元封元年
至宣帝元康四年

元封元年帝東巡海上求神僊封泰山禪肅然復東北至碣石而還

凡周行萬八千里

賜桑弘羊爵左庶長

先是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斡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貴卽賣之賤卽買之欲使

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巡狩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賜弘羊爵左庶長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司馬氏光曰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此桑弘羊所以欺武帝也天地所生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實甚於

加賦也

壬申

二年帝如東萊還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初河決瓠子二十餘歲不塞梁楚尤被其害是歲發卒數萬人塞之自泰山還（時幸東萊求神怪還過祠泰山）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令羣臣負薪卒塡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防（義取宣導防壅也）導河北行二渠（河東渠龍首渠也）復禹舊迹

置益州郡

遣將軍郭昌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二小國名）以兵臨滇滇王降以其地為益州郡

癸酉

三年置樂（音洛）浪（音郎）臨屯玄菟（音徒）眞番郡

先是朝鮮王右渠襲殺遼東部都尉涉河遣將軍楊僕荀彘將兵伐之朝鮮相尼谿參等使殺右渠以降以其地為四郡

乙亥

五年詔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國者

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丁丑

太初元年造太初厤以正月為歲首

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厤紀壞廢宜改正朔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初厤以正月為歲首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為典常垂之後世光祿勳大鴻臚大司農執金吾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皆是歲所改也

尹氏（起莘）曰此以夏時為歲首秦人百年之謬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為有得

戊寅

二年丞相慶卒以公孫賀為丞相

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丞相比坐事死賀引拜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上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庚辰

四年封李廣利為海西侯

先是上聞宛有善馬在貳師城使壯士持千金及金馬請之宛王不肯遮殺漢使上大怒且欲侯寵姬李氏乃拜其兄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兵數萬人以往伐宛貳師攻郁成不克還屯燉煌其後趙破奴沒於匈奴公卿議者願罷宛軍上案言者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六萬人從貳師至宛兵到者

辛巳

三萬人圍其城宛貴人殺其王毋寡以降得善馬數十疋中馬三千餘疋軍還入馬千餘疋士卒物故者衆上以爲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封廣利等侯者二人爲九卿者三人二千石百餘人

司馬氏光曰武帝欲侯寵姬而使廣利將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然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係焉苟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蓋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謂之能守約過矣

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先是匈奴犂湖單于死弟且鞮侯單于立恐漢襲之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使使來獻上嘉單于之義遣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旣至單于益驕會長水虞常等謀殺漢降人衛律而劫單于母閼氏歸漢單于使律治之常引武副張勝知其謀單于怒召武受辭武謂假吏常惠等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之武氣絶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勝會論虞常劒斬常巳律曰漢使張勝當死勝請降律謂武曰

壬午

副有罪當相坐舉劒擬之武不動律曰律前負漢歸匈奴蒙恩富貴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罵律曰汝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爲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卽時誅滅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白單于愈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絶不飮食天雨雪武齧雪與旃毛幷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各

置他所

二年遣李廣利將兵擊匈奴別將李陵戰敗降虜

初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至是上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曰臣所將皆勇士劒客願得自當一隊毋令專鄕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願以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陵於是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値騎可三萬人

搏戰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斬首三萬餘級單于曰漢兵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欲去會軍候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救矢且盡單于大喜遮道攻急陵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俱盡陵太息曰兵敗死矣令軍士各散期至遮虜障相待虜騎數千追之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得脫至塞者四百餘人上聞陵降怒甚羣臣皆罪陵惟太史令司馬遷盛言陵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

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上以遷為誣罔欲沮貳師為陵游說下遷腐刑

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擊東方盜賊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

癸未 乙酉 丁亥 己丑

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三年初榷酒酤

太始元年

三年子弗陵生

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

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司馬氏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錯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征和元年大搜長安十一日

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劒入中龍華門命收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發三輔騎士搜上林索長安中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二年以劉屈氂爲左丞相

帝如甘泉皇太子據殺使者江充白皇后發兵反詔丞相屈氂討之據敗走湖皇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皇后太子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可以意曉之太

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上用法嚴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音幡）雖得百姓心而大臣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毀多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常融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心既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爲驚寤因是體不平上嘗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初江充爲趙王客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拜爲直指使者嘗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謝不聽遂白奏威震京師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民轉相誣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

使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無復施牀處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曰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窮治其姦詐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從德計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入宮白皇后發中廄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

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太子引兵敺肆市人數萬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子兵敗出亡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

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太子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繆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唯陛下寬心慰意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亡東至湖（今閿鄉縣也）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嘗賣屨以給太子發覺吏圍捕太子太子入室距戶自經皇孫二人皆幷遇害

司馬氏（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游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謟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胡氏（寅）曰武帝爲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

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爲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爲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爲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然既斬充而亟走甘泉猶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眞反矣尚何言哉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既殫盜賊蠭起而后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儉之規明春秋

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寍則豈有是哉

三年丞相屈氂棄市

以田千秋爲大鴻臚族滅江充家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音光)橋(架渭水上在咸陽東南)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

上欲浮海求神僊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禪祀明堂見羣臣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胡氏(寅)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莫甚難於改過若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眞可爲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哉

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閥(積功也)閱(經歷也)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爲人敦厚有知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漑田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旣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尙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

癸巳

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爲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非常賦也）力本農修馬復令（因養馬以免徭賦也）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與上計之吏偕來赴對）自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教民爲代田一畮（古畝字）三甽（古畎字）歲代處（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根深能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司馬氏（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

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後元元年殺鉤弋夫人趙氏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音豫）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

甲午

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胡氏（寅）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修著爲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

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啟之耳

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宮立子弗陵爲太子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金日（音密）磾（音低）爲車騎將軍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

上幸五柞宮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乃立弗陵爲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

夫桑弘羊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
小心謹愼未嘗有過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
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
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
宮不肯其篤愼如此上尤奇異之磾始以材力得
幸為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
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磾頓首曰臣
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
行下上以為愛己由是親近又明日帝崩入殯未
央前殿在位五十四年年七十一歲

班氏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
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缺焉孝武初立
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
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厤數協音律
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如武帝之雄材大略
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
焉

司馬氏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
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
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
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
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
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乎

朱子熹曰武帝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得眞
儒輔之若董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大
有可觀者乎

太子弗陵卽位光日磾桀共領尙書事
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
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

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劒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
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乙未

孝昭皇帝 始元元年燕王旦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
誅

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
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之長安問禮儀陰
刺候朝廷事及詔賜錢益封旦怒曰我當為帝何
賜也遂與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
詔得職吏事修武備備非常為姦書言少帝非武
帝子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

澤謀歸發兵臨菑且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
獵以講士馬須期日殺諫者韓義等凡十五人青
州刺史雋不疑收捕澤等以聞遣大鴻臚丞治連
引燕王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車騎將軍秺（都故切）侯金日磾卒

丙申

二年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
遣使振貸貧民種食
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

戊戌

四年立倢伃上官氏爲皇后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每休沐出桀常代入決

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内
之宮中光以爲尙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丁
外人安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
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漢家故事
常以列侯尙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
主以爲然召安女入爲倢伃遂立爲后

己亥

五年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
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
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
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
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不納春
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
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
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重
朝廷在位者皆自以爲不及也廷尉驗治竟得姦
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
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
誣罔不道要斬
程子（頤）曰雋不疑說春秋非是然其處事應機則

不異於古人矣

庚子

六年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諫大夫杜延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
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
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
疾苦敎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
天下爭利然後敎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爲此國家
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
鹽鐵之議起焉
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

初蘇武旣徙北海上(事見武帝天漢元年)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李陵降單于使爲武置酒謂曰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大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武曰武父子皆位列將爵通侯常願肝腦塗地今特殺身自效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飮數日復言武曰王必欲降武請效死於前

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哉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鄕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乃歸武及馬宏等宏前使西國爲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官屬隨武還者九人詔武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强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罷榷酤官

罷榷酤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辛丑

元鳳元年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賜帛遣歸

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敎鄕里令郡縣以正月賜羊酒有不幸者賜衣被一襲祠以中牢

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

上官桀父子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自

先帝時桀位在光右及是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大也閱試也)肄(大肄習也)郞羽林(謂宿衛之士郞官及羽林也)道上稱蹕擅調益莫府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

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近日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氏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

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大王也旦不聽安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乃移病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幷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以韓延壽爲諫大夫

文學魏相對策以爲曰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强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爲諫大夫

以張安世爲右將軍杜延年爲太僕

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爲尙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甲辰

四年丞相千秋卒以王訢爲丞相

遣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

初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爲王漢詔令入朝王辭不至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使大宛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爲鄯善封介子爲義陽侯

司馬氏光曰以大漢之彊而爲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爲奇功過矣

五年丞相訢卒

六年以楊敞爲丞相

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

帝在位十三年年二十二歲

蘇氏轍曰議者以爲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昭帝享國十三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者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

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色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霍光使昭帝居深宮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

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入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帝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羣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光卽日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邸

賀昌邑哀王髆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進仁義之隆也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王涕泣厀行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亡乎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儗於桀紂而得以爲堯舜王說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

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愼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嘆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

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遂參乘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犇喪望見國都哭王曰我嗌(伊昔切)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

昌邑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超擢拜官龔遂諫請逐之不聽太僕丞張敞亦上書曰天

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輩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又不聽大將軍光憂懣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與洪通)範傳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

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乃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讀曰納)昌邑羣臣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光敕左右謹宿衞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太后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受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

節引內昌邑騶宰官奴與居禁闥內敖戲發樂府樂器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悉奏衆樂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太后曰止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耶王離席伏尚書令復讀曰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上大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大牢具

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就乘輿副車光送至邸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涕泣而去羣臣奏請徙王賀房陵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

王氏（禹偁）曰社稷不可以忽忽之者必見遠亡富貴不可以驕驕之者鮮能長久昌邑王賀謂社稷可以輕忽富貴可以驕矜奢喪而不能悲在服而不能哭其見廢也宜哉

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

初衛太子納史良娣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

男女妻妾皆受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組郭徵卿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時

掖庭令張賀嘗事衛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女事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澓芳日切中讀曰仲翁人姓名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鬭雞走馬上下諸陵周徧三輔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也而武帝曾孫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

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承宗廟子萬姓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迎曾孫就齋宗正府明日入未央宮見太后封爲陽武侯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呂氏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

丞相敞卒以蔡義爲丞相

立皇后許氏

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劒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戊申

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

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

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

召黃霸爲廷尉正

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懲羣下由是俗吏皆尙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己酉

二年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

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

庚戌

臣皆曰宜如詔書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

王氏應麟曰宣帝朝有三大議論嚴延年以不道

劾大將軍夏侯勝言武帝不宜立廟樂有司諡故太子曰戾皆後世所不能及也

三年大將軍光妻顯使醫進毒弒皇后許氏

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會許氏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身若投毒藥去之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遂加煩懣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

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胡氏寅曰顯弒天下之母而光不發覺則是與聞乎弒矣欲免於禍得乎

丞相義卒以韋賢為丞相魏相為御史大夫

辛亥

四年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

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胡氏寅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不過為

妻道不得而臣道不盛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弒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祇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壬子

地節元年以于定國為廷尉

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

癸丑

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
二年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
光病車駕自臨問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爲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謚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
胡氏寅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有以啟之歟
以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以霍山爲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
劉氏友益曰劉章入宿衛而呂氏之權分魏相給事中而霍氏之權失
帝興于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爲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

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甲寅

三年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
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

膠東相成僞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爲虛名云

胡氏寅曰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僞增流民蒙賞自是俗吏多爲虛名惟人君不篤實而好名於是在下者靡然從風爲欺罔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掊克而名曰抑兼幷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尙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四於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事無可言賢才盡廢則曰野無遺伏人君樂其名亘是也而不知虛

僞成風矯詐成俗朝廷內外歸於一虛而天下之治亂矣

立子奭爲太子

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卽后有子反爲王耶復敎后毒太子數召賜食保阿保護阿倚太子之人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丞相賢致仕

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

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

以疏廣爲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爲少傅

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郞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大雨雹以蕭望之爲謁者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

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才以爲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爲謁者時上博延賢俊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罷所白處奏皆可

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館假貸貧民

詔曰乃者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以匡不逮毋諱有司朕旣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

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右將軍屯兵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算事

以張安世爲衛將軍諸軍皆屬以霍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

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親政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未央衛尉范明友中郎將羽林監任勝長樂衛尉鄧廣漢爲他官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

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置廷尉平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煩苛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上在閭閻知其若此會廷尉史路溫

乙卯

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今治獄吏上下相敺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爲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

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爲亂首矣

侍郎鄭吉擊車師破之因田其地

四年詔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詔曰百姓遭凶而繇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勿繇使得送終盡其子道

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對事多言我家者又

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后寍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禹山雲驚曰縣官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少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禹山等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雲山明友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爲列侯後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

軍光驂乘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

班氏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司馬氏光曰霍光久專大柄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以朱邑爲大司農

邑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

先是勃海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勃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故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傳至勃海界郡發兵以迎遂

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民有帶持刀劒者使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

元康元年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

先是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降其父母不得祭陛下爲孝昭皇帝後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皆改葬焉至是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

范氏鎭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也然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

殺京兆尹趙廣漢

初廣漢爲潁川太守發姦擿伏如神長老傳以爲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至是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脅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

以尹翁歸爲右扶風

翁歸爲人公廉明察爲東海太守以治郡高第入爲扶風選用廉平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課常爲三輔最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

莎車叛衞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爲光祿大夫

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奉世遂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更立他昆弟子爲王諸國悉平奉世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爲可獨蕭望之

以爲奉世奉使有旨而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爲光祿大夫

二年詔二千石察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

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亡由知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

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天下頗被疾疫之災其令被災甚者毋出今年租賦

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不可不爭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今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

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相好觀漢故事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

胡氏寅曰魏相此疏止無名之師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變眞宰相經國之遠猷而其不隱風

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則尤爲難人之常情喜聞美事而惡聞災禍姦臣事君凡天地變異夷狄盜賊危亡之形一切隱諱不以實告而草妖木怪雲物霏動悉指爲祥瑞以眩君心非惟以慰悅爲忠因以自見輔佐之應前古一律其視魏相何如風俗薄惡宰相之責也而相不自欺賢哉

三年封丙吉等爲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

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卽日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

以頴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

黃霸爲頴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爲條敎行之民間勸以爲善防姦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初若煩碎然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考聰

明識事吏民不敢有所欺姦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坐法貶秩詔復歸頴川爲太守以八百石居

四年求高帝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

凡三百十六人

歷代通鑑纂要卷十二

黟縣黃士陵初校

順德曾廣基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三

起漢宣帝神爵元年 至成帝陽朔三年

神爵元年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上頗修飾宮室車服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本也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今

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上方明示天下以儉上以其言爲迂闊吉遂謝病歸

尹氏(起莘)曰以諫大夫而去國則人主好言之意可知矣

先零羌楊玉叛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之叛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兵留充國屯田湟中

先零與諸羌背叛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問誰可將對曰無踰老臣者問度當用幾人對曰兵難隃(音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爲虜所遮夜遣三校(軍一部爲一校)銜枚先度營陳畢乃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山峽而夾水曰陿)中無虜乃引兵進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初罕(音罕)幵(音牽皆西羌種)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充國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

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彊弩將軍辛武賢破羌將軍詔以七月擊罕羌引兵並進充國上書曰今先零爲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叛故與罕幵解仇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璽書報從充國計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充國等合擊先零時羌降

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卬使客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卽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耶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稾調度甚廣難久不解繇役不息恐生他變臣愚以爲擊之不便願罷騎兵

留步兵分屯要害以益積畜省大費上報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今罷兵留田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臣謹條留田便宜十二事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充國奏曰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爲虜破壞遠在來春至於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與偷通苟且也）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詔罷兵留屯田明年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饑溺死定計遺脫不過四千人請罷屯兵振

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說曰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虜以破壞然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充國復爲後將軍秋羌斬楊玉首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之

曾氏（鞏）曰充國畫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羌與逞詐詭疲人於一戰者絕矣觀其言曰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明言兵

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嗚呼使有位之君子用心皆如充國之不爲隱則天下豈有不治者哉

臣等謹按人但知用兵之利而不知用兵之害甚者以兵爲貨害國家以利其身屯田之計有利無害乃忽而不講而議者多是此而非彼何哉此趙充國重言兵事所以爲忠而魏相自以不習身任其計其賢於人亦遠矣

辛酉

二年司隷校尉蓋(古盍反)寬饒自剄北闕下

寬饒剛直公清刺(譏也)舉(劾也)無所避然深刻好刺譏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許廣漢史高皆外戚)之屬下無金張(金日磾張安世皆親臣)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

佩刀自剄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

以鄭吉爲西域都護

匈奴日逐王率其衆降漢使人至渠犂與鄭吉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吉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壬戌

三年丞相高平侯魏相卒

謚曰憲

以丙吉爲丞相

吉上寬大好禮讓掾吏有罪輒與長休告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爲故事嘗出逢羣鬭死傷不問逢牛喘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鬭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因也)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

以蕭望之爲御史大夫

益小吏倖

癸亥

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俸十五

以韓延壽爲左馮（音憑）翊

始延壽爲穎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敎以禮讓黃霸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所至民便安之爲東郡太守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爲馮翊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敎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以下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音轉）相責讓此兩兄弟深自悔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歙然傳相敕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四年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

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霸見其以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出行蝗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見中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

甲子

五鳳元年匈奴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屠耆呼揭車犂烏藉也）

議者多曰匈奴爲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前單于慕化鄉善請求和親不幸爲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宜遣使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殺左馮翊韓延壽

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卽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廩主藏穀犧主養牲）官錢放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車服侍衞奢僭踰制等數事延壽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丙寅

三年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吉薦杜延年于定

丁卯

國陳萬年薨諡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職上稱吉
爲知人
班氏固曰經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
待而成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爲冠孝宣中
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
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以黃霸爲丞相
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
尹舍鶡音芬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爲神雀議欲以
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時史高以外屬貴重霸薦

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高
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
罪自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
爲首
四年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二
糴三輔近郡穀供京師初置常平倉
自元康以來比年豐稔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
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
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
太原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

戊辰

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
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殺故平通侯楊惲
惲廉潔無私輕財好義然伐其行能好發人陰伏
由是爲怨家告其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廷尉奏
惲大逆不道免爲庶人惲家居治産業以財自娛
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
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
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
要斬妻子徙酒泉諸在位與惲厚善者皆免官

司馬氏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丞相于定
國爲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
爲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
廣漢延壽之治民寬饒惲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
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
甘露元年以韋玄成爲淮陽中尉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
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敎用周政乎且
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

己巳

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次子淮陽憲王欽好法律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憲王數嗟嘆憲王曰眞我子也常欲立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許氏及卽位而許后以殺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欲以感喩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司馬氏(光)曰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爲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爲治也獨不可求眞儒而用之乎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用豈不過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張氏(栻)曰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消靡盡矣且帝豈眞知所謂德敎者哉王者制治保邦而垂裕無疆者後世未嘗眞知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二年珠厓郡反遣兵擊之

匈奴款塞請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款(叩也)五原塞願奉國珍(國中所產珍寶)朝三年正月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畔臣萬世之長策也詔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不名明年旣朝請居光祿塞下有急保受降城自是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

荀氏(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敎不加非尊之也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之議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

庚午

三年畫功臣於麒麟閣

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爲丞相

詔諸儒講五經異同於石渠閣

詔諸儒論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上親稱制臨決立梁丘易夏侯尙書穀梁春秋博士

孫驁生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王政君送太子宮是歲生成帝於甲館(音觀 觀名)畫堂(堂名)爲世適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

黃龍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帝寢疾以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爲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

十二月帝崩

在位二十五年年四十三歲

班氏(固)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値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音伸)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

呂氏(祖謙)曰申韓之害流毒甚遠宣帝好觀申子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令行禁止奔走天下誠足以稱快於一時而功光祖業然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宦官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啓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釁終以亡國故論其功則爲中興之君論其罪則爲基禍之主功罪相半失於用申韓也

王氏(禕)曰宣帝不信儒學宜於經生學士落落不合然以望之周堪傅相太子臨終遂付以受遺不可謂無見者夫何平昔所信之史高乃居其首卒

使之表裏恭顯以危正人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宣帝豈能知之哉

太子奭卽位

孝元皇帝 初元元年立倢伃王氏爲皇后

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

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以貢禹爲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馬肉食獸

上素聞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爲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它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文景

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故時齊三服官（齊地有服官三所也）輸物不過十笥今工作數千歲費鉅萬廄馬食粟將萬匹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尹氏（起莘）曰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以公田賑業貧民賦貸種食未幾又復振乏罷宮館減獸馬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爲基禍之主何哉蓋優柔不斷戚宦用權大本旣以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人君可不知所本哉

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爲庶人史高以外屬領尙書事蕭望之周堪爲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卽位多疾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與高爲表裏論議常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令人告望之等欲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爲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以擅權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于天下而先驗師傅旣下獄宜因決免於是皆免爲庶人尋賜望之爵關內侯朝朔望

胡氏（寅）曰詩云貽厥孫謀言祖考當有令猷以傳後也武帝不監趙高之事置中書宦官至于宣帝益加信任於是恭顯根據牢不可拔旣明習文法又久典樞機卽是與聞大政之臣而執進退人材之柄賢能在朝終必疏斥馴致禍亂其勢然矣使

有剛明英果之君猶未必能斷然去之況如元帝闇愚懦弱者乎

隴西地震

罷黃門狗馬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

以周堪劉更生爲中郎尋繫獄免蕭望之自殺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

立子驁爲太子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重望之欲倚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震殆爲恭等宜退恭

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更生所爲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復奏望之敎子上書失大臣體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因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勸望之自裁望之飲

乙亥

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欲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歲恭死遂以顯爲中書令

司馬氏光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

者也

三年罷珠厓郡

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數犯吏禁率數年一反至是諸縣叛上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臣聞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叛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賦煩役重寇賊並起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此社稷之憂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爲憂上從之詔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

不欲勿彊捐之誼之曾孫也

五年以貢禹為御史大夫

用禹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罷角抵齊三服官北假（地名）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民有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禹尋卒以長信少府醉廣德為御史大夫其後上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

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遂從橋

永光元年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

城門校尉諸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

先是以堪為光祿勳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古今之通義也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邪正雜揉更相讒愬分曹為黨將同心以陷正臣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治亂榮辱之端在

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用賢未能三旬而退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災異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決斷狐疑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也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寖潤無所取信以長安令楊興常稱譽堪乃問興朝臣齗齗（魚巾切忿嫉也）不可光祿勳何邪興傾巧謂上疑

己卯

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臣見眾人前以堪爲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爲國養恩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堪猛之美爲司隸校尉專作苛暴朕不忍下吏以爲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己而反怨堪猛告按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其免爲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左遷堪爲河東太守猛槐里令

司馬氏光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爲朝

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楊興之流烏在其爲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爲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絀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二年以韋玄成爲丞相

以匡衡爲光祿大夫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陛下閔愚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得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此殆導之未

辛巳

得其務也今天下貪財賤義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傚之此教化之原本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以崇至仁

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悅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

四年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爲光祿大夫張猛爲太中大夫堪卒猛自殺

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爲太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筦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壬午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又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至是行之

五年以匡衡爲太子少傅

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上意又傅昭儀及濟陽王康愛幸踰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德而褒大其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

所信願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之以崇聖德臣又聞聖王必愼后妃之際別適長之位物得其序則海内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

癸未 甲申

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建昭元年

二年殺魏郡太守京房

房學易於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屢言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羣臣議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石顯顓權五鹿充宗

爲尙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以來春秋所紀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

乙酉

極亂耳尙何道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也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死

司馬氏光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曾不能喻何哉

三年丞相玄成卒以匡衡爲丞相

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

陳湯爲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與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必爲西域患如發屯田吏士敺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守不自保千歲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從之部勒行陳合四萬餘人上疏自劾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入

戊子

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明日進薄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單于被創死斬其首傳至京師縣稾街十日

竟寧元年匈奴單于來朝

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旣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之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曰單于上書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者甚厚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歸號昭君爲寧胡閼氏

以張譚爲御史大夫

以召信臣爲少府

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出入阡陌稀有安居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歲歲增加禁止奢靡務於儉約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爲少府請諸離宮稀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太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

封甘延壽爲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

初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而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旣至論功石顯匡衡

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曰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與糜同散也）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宜以時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

胡氏（寅）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爲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爲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未晚也

五月帝崩

在位十六年年四十三歲

班氏（彪）曰元帝寬弘恭儉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

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太子驁卽位

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愼其後幸酒樂燕樂而山陽王康有材藝母又愛幸上數稱其材駙馬都尉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閒則是陳惠李微（二人皆衡門鼓吹）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及寢疾數問尙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史丹以親密臣得侍疾候上閒獨寢時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以青緣蒲席也）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

天下莫不歸心今者道路流言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感寤喟然太息曰無有此議因謂丹曰吾病寖加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至是即位後數月匡衡上疏曰妃（妃讀與配同）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紀綱之首王教之端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定大基天下幸甚

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己丑

孝成皇帝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

丞相御史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道死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司隸校尉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執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無大臣輔政之義後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由是嘿嘿不自安

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關內侯

黃霧四塞

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胡氏（寅）曰成帝以天變為不足懼歟則不必問謂當求象類以消弭歟則諫大夫之對盡矣王鳳乞骸骨可其奏諸舅封爵追還詔書則天變塞矣既

無更改而任鳳益專是忽天變而肆行也卒之嗣子不立柄移外家豈天之不告乎其自取之矣

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庚寅

二年立皇后許氏

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害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杜欽說王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舉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娣（女弟曰娣）姪（兄弟之女曰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

辛卯

有貞淑之行則肖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行義之家求淑女之質毋（音無）必有聲色技能爲萬世大法鳳不能用

三年京師民譌言大水至

闗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犇走相蹂躪老弱呼號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

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此必譌言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上乃止有頃少定問之果譌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

十二月朔日食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

杜欽谷永上對皆以爲女寵太盛嫉妬專上將害繼嗣之咎

丞相樂安侯匡衡有罪免爲庶人

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爲庶人

壬辰

四年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

胡氏（寅）曰武帝置中書宦官三世不易恭顯之時權移人主豈易動哉至是一朝廢罷蓋政歸元舅勢隆外家而廢置不出於人主也事雖盡善而其所以則不徒然矣

以王商爲丞相

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陰欲自託乃曰方今骨肉大臣小心畏忌有申伯（周宣王元舅）之忠無重合（馬通也武帝時封重合侯）安陽（上官桀也）博陸（霍光也）之亂竊

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聽晻昧之瞽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杜欽亦倣此意上以永爲光祿大夫

戴氏（溪）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爲名而相與誤國如此夫權臣竊國自知不爲公議所容必假託名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慾少剛易動以利害而輕變所守深自結納寍忤天子而不敢忤權臣寍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忠臣孝子不愛其死世寍幾人黨與根據天子孤立於上舉朝無一人可信者可不大哀也哉

癸巳 甲午

河平元年

二年悉封諸舅爲列侯

王譚爲平阿侯商爲成都侯立爲紅陽侯根爲曲陽侯逢時爲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爲徐州刺史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前所稀有今御史奏尊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與尊有怨外依公事傅致奏文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砥節功著職修昨以京師廢亂選用爲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

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願下公卿議審如御史章尊當伏誅不得苟免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於是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胡氏寅曰張忠誣奏王尊丞相不與辯諫大夫不與明使吞聲受斥而去漢庭空然其無人矣三老不顧御史威權暴揚其罪漢朝容納不加訕上之誅是亦美政然既復用尊而張忠楊輔竟不究治則又失刑甚矣

乙未

三年求遺書

上以中祕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爲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丙申

四年詔收丞相樂昌侯商印綬商以憂卒

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不聽竟奏免肜奏寢不下鳳以是

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爲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大中大夫張匡素佞巧復上書極言詆商有司奏請召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制曰勿治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

以張禹爲丞相

上爲太子受論語於禹及即位賜爵關内侯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王鳳並領尚書禹内不自安數病上書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遂以爲相

丁酉

陽朔元年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

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爲不可乃止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定陶共王卽濟陽王康也來朝上謂王我未有子爾長留侍我王因留國邸鳳心不便會日食因言定陶王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故天見戒宜遣之國上不得已許之王辭去上與涕泣而決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蔽主之過召見延問對曰陛下未有繼嗣引

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何故致災異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建遣之國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鳳不內自省責反歸咎善人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商守正不隨爲鳳所罷身以憂死鳳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託以爲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忠賢以代之上聞章言感寤謂章曰君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章薦琅邪太守馮野王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鳳從弟子音侍中獨側聽聞章言以語鳳鳳甚憂懼杜欽令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太后聞之垂涕不食上弗忍廢乃優詔報鳳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章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胡氏寅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姦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善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旣嘉其忠納其說而顯與

鳳偃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元成殺之也且成帝若不使章舉代鳳者章亦豈敢遽薦馮野王哉復詔尚書劾章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則臣下何所憑信安敢納忠甚哉成帝之不君也

戊戌

二年以王音爲御史大夫

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賓客競爲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

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臿地中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宜發明詔援近宗室黜遠外戚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且思之然終不能

用其言

己亥

三年大司馬大將軍鳳卒以王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詔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

鳳病疾上臨問之執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至親行皆奢僭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臣敢以死保之初譚倨不肯事鳳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鳳薨上以音代鳳而詔譚領城門兵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歷代通鑑纂要卷十三

懷甯丁樹屏初校
江陰陳名愼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四

起漢成帝鴻嘉元年至平帝元始二年

鴻嘉元年以辥宣爲御史大夫

帝始微行

上始爲微行從期門郎或私奴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鬬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侍中張放也

臣等謹按古之帝王出入起居皆有常則而其出也必陳兵警蹕以備非常成帝輕身微服下伍奴隸至乃鬬雞走馬爲兒童嬉戲之事其卑

辱亦已甚矣況人君操威福之柄恩澤未必能洽於天下萬一寃夫怨卒乘機竊發倉猝之際不知何以待之試以武帝柏谷之事觀之當惕然而懼矣

丞相禹罷以辥宣爲丞相

禹以老病罷朝朔望位特進賞賜甚厚宣爲相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

二年飛雉集未央宮承明殿

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登堂而雊又集未央宮承明殿王音言曰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讇（古諂字）之計誣亂聖聽如此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尙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尙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

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以求天意則繼嗣尙可立災變尙可銷也

三年王氏五侯有罪詣闕謝赦不誅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尙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後又穿城引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上幸商第見而銜之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於是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欲自黥劓以謝太后上大怒使尙書責問司隷京兆知商等奢僭不軌阿縱不舉奏又賜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

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今將一施之若其召諸侯令待府舍是日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音藉槀(藉慈夜切薦也藁藉芻藁以示自貶)請罪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尹氏(起莘)曰成帝自繼政以來免大司馬許嘉收丞相商印綬殺京兆尹王章皆無罪而為王鳳今五侯僭逼罪狀顯明又得於親目乃悉從而赦之何哉觀將軍薄昭有罪自殺則知文帝之所以興觀五侯有罪赦不誅則知成帝之所以衰然則漢之亡非王氏能亡之成帝自亡之也

廢皇后許氏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音責齒聲)嗟賞有宣帝時披香(殿名)博士淖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漢以火德王故云)必矣姊弟俱為倢伃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倢伃祝詛主上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倢伃對曰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永始元年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

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亦咸為莽言由是封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故在位更推薦之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立倢伃趙氏為皇后

初上欲立趙倢伃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往來通語歲餘乃許上先封倢伃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書諫謂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

丙午

媿于人惑莫大焉書奏詔收縛輔繫掖庭祕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盡忠不懼後患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旬月之閒下祕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鋭銷耎女六切亦懦也莫敢盡節忠言非所以廣德美之風迺徙繫輔共工獄減死一等論議罪也爲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謂之鬼薪至是立爲后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絶幸爲昭儀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

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爲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采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孼支庶也嬖便嬖也爲亂亡者序次爲列女傳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酇侯

二年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

王氏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直節

以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

侍中張放以罪左遷北地都尉

上嘗與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後上朝東宮

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放罪惡請免就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後詔歸侍母疾復出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

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爲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

印成太后之崩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上以過丞相御史冊免宣爲庶人御史大夫翟方進左遷

丁未

執金吾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擢爲丞相以孔光爲御史大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爲吏用法刻深中傷甚多有言其挾私詆欺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爲非也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以是久而安

三年復泰畤汾陰五畤陳寶祠

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其日大風壞竹宮折拔樹木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

祠況於國之神寶舊時上意恨之又以久無繼嗣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白變冶之術者皆詐僞欺罔唯陛下距絕毋令姦人有以窺朝上善其言

楊氏（時）曰人情狃於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宜乎其難矣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

故南昌尉梅福上書不報

福數因縣道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此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漢家得賢於此爲盛淮南王安緣間而起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

聚於本朝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上書求見輒復報罷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可采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矣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最國家之大患願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則往者雖不可及而來者猶可追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親親之道全之爲

右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故權臣易世則危㧞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矣上不納

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

有星孛于東井

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則符瑞並降失道妄行則妖孽並見建始以來羣災大異多於春秋所書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

黷燕飲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願益減奢費振贍困乏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劉向上書曰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大司馬衞將軍商卒以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釋之

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至張禹第辟左右親以吏民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爲王氏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因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劒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

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逄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胡氏寅曰日者衆陽所宗而受侵翳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或妾婦侵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

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人君於此克自飭正則雖有象而無其應矣今禹陳日食之咎顧歸之遠事而不端言臣子背上政權在下之近禍謂之經義可乎且外家擅國其勢將移衆所共睹安得指爲神怪而不語也既曰宜修政事以善應之當時政事之宜修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隆於主者乎凡禹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尙方之劒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古不可免矣

三年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劉向曰昔岐周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岐山者周

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殆必亡矣

四年中山王興定陶王欣來朝

二王來朝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令誦詩通習能說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尙書又廢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二人於帝爲至親定陶傅太后隨王來朝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王根三人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勸帝以爲嗣帝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綏和元年立定陶王欣爲太子

上召丞相御史將軍入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皆以爲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孔光獨以爲立嗣以親兄終弟及尙書盤庚殷之及王也中山王帝親弟宜爲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左遷光廷尉

建三公官

初御史大夫何武建言末俗事煩宰相材不及古

而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不治宜建三公官上從之以王根爲大司馬罷驃騎將軍官以武爲大司空與丞相爲三公

大司馬根病免

衛尉湻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爲大司馬

衛尉侍中湻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以金錢乘輿服御物賂遺長欲求復爲倢伃長受詐許爲白上立以爲左皇后王莽心害長寵白之皐至大逆死獄中賜廢后藥自殺上以莽首發大姦稱其忠

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爲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爲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爲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罷刺史置州牧

丞相大司空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從之置州牧秩二千

石

二年丞相方進卒

時熒惑守心丞相府議曹李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賁音肥 賁麗人姓名）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冊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十石養牛一方進卽日自殺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祕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

司馬氏（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帝崩

在位二十六年年四十六歲帝素彊無疾病時楚王梁王來朝明旦當辭去又欲拜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昏夜平善鄉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閒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氏（彪）曰成帝善修容儀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

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音嗚遏 短氣貌）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簒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以孔光爲丞相

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太子欣卽位

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追尊定陶共王爲定陶共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間丞相大司空定陶太后宜何居孔光素聞傅太后剛暴長於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宜改築宮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指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定陶太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王莽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詿誤聖

朝非所宜言大不道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爲共皇

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

陳氏璀曰哀帝自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當克己躬行漸求革正之理乃猝然以貴寵親屬爲先欲隆諸傅以消王氏就使享國長久此志克遂王衰傅盛何以相異且臨朝屢誅大臣以則武宣適足以蹙漢之脈而已矣

詔劉秀典領五經

王莽薦劉歆爲侍中貴幸更名秀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其敘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胡氏寅曰法家慘刻名家苛繞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

之所修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修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修六藝者爲誰氏耶歆之言多舛如此方之董相豈直什百之相遠哉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訾貲同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

有限關內矦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賈爲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臣等謹按自井田旣廢之後貧富不均饑寒者衆使限田之議果行亦可以裁抑兼并漸復古制而乃以貴近不便寢焉夫法之便於天下者多不便於貴近非獨限田一事爲然也英君烈輔有志於釐革弊政茍非用馮河之勇主朋亡之公則良法無時可行及其大壞極弊則雖欲救之而不可得矣此莽賊得借古制以名王田

而移漢祚實萬世之明鑒也

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爲大司馬

初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卽上疏乞骸骨帝遣尙書令詔起之又遣孔光等白太皇太后復令莽視事至是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爲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大怒不肯會莽乞骸骨罷就第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以爲特進給事中朝朔望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旣罷衆庶歸望於喜初上爵外親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乃以師丹爲大司馬而賜喜黃金百斤以光祿大夫養病何武唐林皆上書言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遣曲陽矦王根就國免成都矦王況爲庶人

帝少聞王氏驕盛心不能善司隸校尉解光奏先帝山陵未成而根況公聘取故掖庭女樂置酒歌舞無人臣禮上以根嘗建社稷之策遣根而免況

尹氏起莘曰哀帝初政奮然罷黜王氏或就第或

就國或黜免然而無益於事者行不得其道用不得其人無以愈於王氏也

地震

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壞城郭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對曰日者人君之表也間者尤晻昧無光唯陛下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詞之託斷而勿聽月者妃后大臣諸矦之象也間者月數爲變此爲母后與政亂朝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間者地數震宜

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儁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朝廷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求能浚川疏河者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山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

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堤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疏通渠則填淤加肥禾麥更爲秔稻轉漕舟船便此三利也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

乙卯

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 加也 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詔定世宗爲不毁之廟

孔光何武奏迭毁之次當以時定請與羣臣雜議皆以爲孝武皇帝親盡宜毁王舜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制曰可

策免大司空武遣就國以師丹爲大司空

丹見上多改成帝之政乃言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孔光與丹奏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請歸遷故郡卒不得遣復爲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孝哀皇帝建平元年以傅喜爲大司馬

策免大司空丹爲庶人復賜爵關內侯

冷褒等奏言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冠以定陶之號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丞相光大司馬喜大

司空丹以爲不可丹曰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陛下旣繼體先帝承宗廟之祀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遂策免丹

以朱博爲大司空

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皆自殺

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發西歸因誣馮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爲倢伃常從幸虎圈熊逸出攀檻傅倢伃等皆驚走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嘆倍敬重焉傅倢伃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亦自殺衆莫不憐之

二年策免大司馬喜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爲御史大夫丁明爲大司馬衞將軍

傅太后欲稱尊號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爲不可朱博與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毁短喜遂策免喜博奏言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遂更拜博爲御史大夫又以丁明爲大司馬衞將軍如故事

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

孔光自議繼嗣持異又重忤傅太后指策免爲庶人以朱博爲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人君不聰爲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爲聽失之象且曰博爲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共皇后丁氏爲帝太后

免關內侯師丹爲庶人遣新都侯王莽就國

丞相御史言師丹王莽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請免爲庶人詔免丹遣莽就國

丁巳

罷州牧復置刺史

朱博又奏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從之

大赦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

待詔黃門夏賀良言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宜急改元易號可得延年益壽上久寢疾遂從賀良等議改號月餘寢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進退大臣上以其言無驗詔曰朕信道不篤冀爲百姓獲福卒無嘉應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前詔非赦令皆蠲除之賀良等皆下獄伏誅

丞相博有罪自殺御史大夫趙玄減死論

傳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何武前就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皆請免爲庶人上疑博玄承指即召玄問狀玄辭服詔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

以平當爲丞相

三年丞相當卒以王嘉爲丞相

無鹽危山土起瓠山石立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后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謁驗治雲自殺謁棄市擢寵爲南陽太守弘躬光祿大夫

戊午

四年關東民譌言行籌

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或掫（麻幹也）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踰牆或車騎奔馳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設帳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

尹氏（起莘）曰文景武宣之世非無災異然當時上

下相安者立政用人足以愜服其心也自成帝哀帝委任外家治道乖舛故有譌言大水之恐至是復有譌言行籌之異此皆人情惶惑是以妖氣乘之易於恐動耳驗當時之得失則人心世變可以觀矣

下尚書僕射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爲庶人

侍中董賢爲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妻得通籍殿中女弟爲昭儀父恭爲少府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下至僮僕皆受上賜又爲賢起冢塋義

陵旁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尙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稱冤請治昌以解衆心詔免爲庶人崇死獄中

封董賢爲高安侯孫寵爲方陽侯息夫躬爲宜陵侯

初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聽息夫躬告東平王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期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持詔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言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

夫博士議郎明正其義乃加爵土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天下雖不悅咎有所分臣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爲之止至是下詔切責公卿曰東平王雲圖殺天子公卿股肱莫能悉心銷厭未萌賴宗廟之靈侍中賢等發覺伏辜其封賢寵躬皆爲列侯

左遷執金吾毋將隆爲沛郡都尉

上發武庫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春秋之誼家不藏甲今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及其私門建立非宜以廣驕僭請收還武庫

己未

上不悅左遷爲沛郡都尉

諫大夫鮑宣上書

曰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今貧民父子夫婦不能相保柰何獨私養外親幸臣賞賜大萬(萬猶言鉅)使奴從賓客漿酒藿肉(謂視酒如漿比肉如藿也)非天意也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官非其人而望天悅民服豈不難哉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丁明

爲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傅晏害董賢之寵又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躬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應變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上不聽至是拜傅晏丁明皆爲大司馬會有日食之變詔問得失舉直言嘉奏陛下

初卽位易帷帳去錦繡其皇寢廟比當作以用度不足憂閔元元今始作治而董賢亦起官寺治大第甚於治宗廟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臣竊悲傷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鄧通韓嫣驕貴逸豫不勝情欲卒陷罪辜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節賢寵全安其命上不說杜鄴以方正對策曰臣聞陽尊陰卑天之道也故禮明三從母必繫子今諸外家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典兵將屯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忿懣也邑於邑猶歎息也)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猶言鑑察也)則以爲可願陛下加致精誠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上又徵孔光問以日食事拜爲光祿大夫王莽既就國杜門自守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至是賢良周護等對策復深訟莽上於是徵莽還侍太后董賢亦以日食沮晏躬之策上乃收晏印綬罷歸第

以鮑宣爲司隸

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相驚今日食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衆庶歙然莫不說喜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白虹干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董賢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寵躬不宜居國可皆免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乃徵何武彭宣而拜鮑宣爲司隸

下丞相新甫侯王嘉獄殺之

上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爵祿土地天之有也王者代天爵人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單貨財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

臣常爲之寒心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心疑雲冤欲更覆治上以爲顧望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有材行上不能平及封還賢事上乃發怒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召詣廷尉詔獄廷尉收嘉印綬縛致都船（執金吾屬官也）詔獄吏詰問嘉對曰相等治獄欲關公卿示重愼誠不見其顧望阿附復幸得蒙大赦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

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中追謚曰忠紹其封

以孔光爲丞相何武爲前將軍彭宣爲御史大夫

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

以董賢爲大司馬衞將軍

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上方欲極董賢位恨其如此遂策免就第以賢爲大司馬衞

將軍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親屬皆侍中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上故令賢私過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後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

二年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初匈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公卿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柰何距之開將來之隙乎書奏天子寤焉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至是與烏孫大昆彌皆來朝時西域凡五十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

胡氏（寅）曰哀帝之世漢既衰矣而匈奴烏孫猶不

廢禮西域佩印綬者五十餘國雖曰中國榮觀譬猶大木遠條枝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顛矣是故聖主專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略而忽近圖其慮深矣

正三公分職董賢爲大司馬孔光爲大司徒彭宣爲大司空

六月帝崩

在位六年年二十六歲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卽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以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

董賢以罪罷卽日自殺

太皇太后聞帝崩卽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焉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以太后詔卽闕下冊收賢印綬罷歸第卽日與妻皆自殺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視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

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爲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今比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親疏相錯爲國計便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后自用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迎中山王箕子爲嗣

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

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

莽曰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殘滅繼嗣貶爲孝成皇后徙居北宮

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太后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爲丁姬

後孝成孝哀皇后皆自殺

以甄邯爲侍中策免將軍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國

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爲侍中諸素所不說者

皆傳致其罪爲請奏草令邯以太后指風光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立雖不居位莽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國太后不聽莽曰漢家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羣下傾邪亂從此起太后不得已遣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爲爪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

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

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

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以王崇爲大司空

中山王箕子即位

年九歲

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

辛酉

以孔光爲帝太傅馬宮爲大司徒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徙光爲帝太傅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

孝平皇帝元始元年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以王莽爲大傅號安漢公

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莽白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爲太師

舜爲太保豐爲少傅邯封承陽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太后乃以莽爲大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爲惶恐不得已起受大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羣臣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小事令太后詔自今唯封爵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引對安漢公考問以知其稱否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今帝以幼年奉大宗宜明一統之義爲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寶玄爵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

封公子寬爲褒魯侯孔均爲褒成侯

以奉周公孔子之祀寬魯頃公之後也

劉氏 友益 曰奉周孔始此

二年大司空宗免以甄豐爲大司空

大夫龔勝邴漢罷歸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瑯邪邴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梅福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人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云

尹氏 起莘 曰莽篡勢已成二子之見幾潔身異乎孔光輩矣

南城劉慶鏜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十四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五

起漢平帝元始三年
至光武帝建武二年

三年聘莽女爲皇后

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請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子材下不宜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以爲天下母太后從之乃迎立爲后

班氏 固 曰自漢興終于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

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卭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幸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嗚呼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敎中山孝王后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以莽好鬼神可爲變怪以懼之因令歸政衛氏宇即

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死盡滅衞氏支屬唯衞后在吳章要斬莽因是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王氏禕曰自寒浞之後以人臣而篡天子之位自莽始後世易代往往皆師莽之所爲莽誅除異己者曹操殺孔融司馬氏殺夏侯玄嵇康劉裕殺謝混劉藩至白馬而其禍極矣

四年莽自加號宰衡

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爲宜恢國如周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爲宰衡位上公尊升位在諸侯王上

徵能治河者

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闗並言河決

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宜勿以爲官亭民室韓牧以爲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爲四五宜有益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五年莽自加九錫一錫輿馬再錫衣服三錫樂則四錫朱戶五錫納陛六錫虎賁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吏民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乃策命莽以九錫

發定陶恭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

莽進毒弑帝

帝益壯以衞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吏皆服喪三年帝在位五年年十四歲

丙寅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莽居攝踐阼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爲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前煇光（莽分京師置前煇光後承烈二郡）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太保王舜請令莽稱攝以塡服天下太后乃下詔令安漢公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禮儀皆如天子祭祀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后皆復臣節

孺子嬰居攝元年王莽祀南郊

立宣帝玄孫嬰爲太子號曰孺子

嬰廣戚矦勳之孫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爲卜相最吉立之

安衆矦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安衆矦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

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丁卯

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爲天子三輔豪傑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謀舉兵西誅不當攝者（謂王莽）選宗室子劉信立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乃拜孫建等七人爲將軍擊義三輔豪傑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殺都尉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至十餘萬莽復拜王級爲將軍西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三輔兵皆破滅莽於是自謂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卽眞之事矣

戊辰

初始元年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

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梓潼人哀章素無行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漢高帝名）傳予皇帝金策書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卽眞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爲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時以

己巳

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汝也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旣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

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班氏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新莽始建國元年 莽廢孺子爲定安公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定安第置門衛使者監領敕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改諸官名降漢諸侯王皆爲公王子侯皆爲子

莽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爲疏闊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以黃帝爲初祖虞舜爲始祖立祖廟五親廟四以漢高祖爲文祖廟

禁剛卯金刀

莽以劉之爲字卯金刀也

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莽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

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聖制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胡氏寅曰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爲公均地利以予民而不專其奉加以公卿諸侯選賢舉德共行此道持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及秦廢之漢不能復至董仲舒始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爲兼幷無以使民興於廉也又況莽賊而能行乎然

庚午

井田實萬世之良法而買賣奴婢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莽所嘗爲而指以爲非也

二年 莽廢漢諸侯王爲民

班氏(固)曰漢興懲秦孤立之敗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周匝三垂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然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

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絶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顚作威福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莽罷漢廟及諸劉爲吏者

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

太后年未二十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

辛未

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絶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問疾太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

莽將軍甄豐自殺莽遂殺劉棻甄尋丁隆等數百人

三年 匈奴諸部分道入塞州郡兵起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惠等分道並出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士屯邊者所

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爲盜賊莽遣中郎繡衣執法分督之皆乘便爲姦撓亂州郡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莽迎龔勝爲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爲太子師友祭酒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

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是時淸名之
士又有琅邪紀逡齊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
飭行顯名逡兩唐皆仕莽莽以安車迎方方辭謝
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
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隃麋扶風郡縣名
郭欽爲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爲兗州刺史亦以廉
直爲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卒沛國
陳咸以律令爲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
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卽乞骸骨去職莽
簒位召咸爲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

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猶用漢家祖臘人
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
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
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班氏固曰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
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
唐矣

壬申

四年 令民得賣田
莽性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
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謷謷陷刑者衆
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
誖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

癸酉

五年 太皇太后王氏崩
莽旣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乃隳壞孝
元廟更爲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
篹與饌同食也食堂旣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旣
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
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
食哉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
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

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
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

甲戌

天鳳元年 莽改錢貨法
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
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每一易錢民用破
業而大陷刑

丙子

三年 大雨雪
雪深一丈竹柏或枯

丁丑

四年 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
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與管同主領也皆用富賈

爲之乘傳求利因與郡縣通姦百姓愈病莽復下詔申明六筦爲設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旱蝗相仍獄訟不決吏旁緣侵刻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等（瓜田姓儀名）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入海中爲盜浸至萬數新市王匡王鳳馬武王常成丹等皆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閒至七八千人又南郡江夏眾皆萬人

五年 莽大夫揚雄死

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

朱子（熹）曰揚雄怪屈原投江而死摭離騷文而反

之莽爲安漢公時雄作法言已稱其美及莽篡漢遂臣之竟死莽朝其出處大致本末如此是雄固屈原之罪人而其文又離騷之讒賊也他尚何說哉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

崇兵數萬人轉掠青徐閒後朱其眉以自別號曰赤眉

地皇元年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二年 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南郡秦豐兵起

莽以田況爲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四方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莽乃以田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爲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乃遣將帥多發使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責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帥吏士戰則爲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轉相驚駭恐見詐滅饑饉易動旬日之閒更十萬餘

壬午

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幷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莽畏惡況遣使者賜況璽書因令代監其兵遣況西詣長安況去齊地遂敗

三年 關東人相食

綠林兵分爲下江新市兵

王常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嚴尤陳茂擊之

荊州平林兵起

新市王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應之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

初長沙定王發生舂陵節侯買買孫仁徙封南陽之白水鄉値莽簒位國除至南頓令欽生三男縯仲秀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復社稷之

癸未

慮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嘗受尙書長安略通大義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宛人李守好星厤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劉縯字）兄弟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迎秀與約定謀秀歸舂陵舉兵於是縯自發舂陵子弟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武冠也）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得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

年二十八縯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旣而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縯與秀俱見下江將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引兵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襲取其輜重攻阜賜誅之莽聞始懼

漢帝玄更始元年 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爲皇帝大赦改元

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

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憚縯威明貪立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縯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聞南陽立宗室赤眉復有所立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眾從之二月朔設壇場於淯水上玄卽皇帝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

流汗舉手不能言大赦改元拜置公卿以縯爲大司徒秀爲太常偏將軍由是豪傑失望

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會嚴尤陳茂圍昆陽

莽遣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兵會者四十二萬人號百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幷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今不同心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乃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

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誅王尋

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

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埶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直几切水出南陽魯陽縣東北入汝）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爲不流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關中

震恐於是海内豪傑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
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間徧於天下

劉秀徇潁川馮異以五縣降

秀徇潁川屯兵巾車鄉郡掾馮異監五縣爲漢兵
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報德
秀許之異歸遂與父城長苗萌率五縣以降

玄殺大司徒縯以劉秀爲破虜大將軍

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
除之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聞更始立怒曰本起
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以爲

將軍又不肯拜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收稷誅之縯
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幷執縯殺之秀自父城
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
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爲縯服喪
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爲破虜大將
軍封武信侯

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

成紀隗囂起兵應漢

公孫述起兵成都

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
曄起兵開關迎建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衆共誅
莽傳首詣宛

更始遣王匡攻洛陽申屠建李松攻武關三輔震
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西拔湖莽憂不知所
出乃率羣臣至南郊陳符命本末仰天大哭諸生
小民旦夕會哭甚悲哀者除以爲郎拜將軍九人
將精兵數萬以東衆無鬭意至華陰回谿匡曄擊
之敗走曄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掾王憲爲校尉
將數百人北度渭至頻陽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
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

長安旁兵四會城下爭欲先入城莽赦囚徒授兵
使史諶將之度渭橋皆散走衆兵發掘莽妻子父
祖冢燒其棺椁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
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黃皇
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
宣室前殿火輒隨之莽紺袀(音均純也)服持虞帝匕首
天文郎按式(木局也)於前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
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
臺欲阻池水衆共圍之下餔時衆兵上臺商人杜
吳殺莽校尉公賓就斬首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

之就持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皆屬焉
居二日李松鄧曄入長安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
憲得璽綬不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
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
班氏固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
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
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
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簒盜之禍乃始恣睢奮其
威詐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

四海囂然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自書傳
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也昔秦
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
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
司馬氏光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劒八年而成帝
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
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
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
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
將兵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
如綫然而卒不能爲患者外有宗藩之强內有絳
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
世皆知稱慕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
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
仙宮室無度巡游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
迹其行事視秦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
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
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
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
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

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
哀狠愎不明嬖幸盈朝陵夷至於孝平以幼沖嗣
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慝煩民玩兵罪
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玄北都洛
初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漢更始入都之至是
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更始乃以劉秀
行司隸校尉使前修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
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見諸將過皆冠
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

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洛

大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

更始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鎭慰州縣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笑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

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旣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旣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埶可見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

甲申

當其才

秀自縯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

王郎稱帝於邯鄲

劉林說秀決引大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眞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眞

子輿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等入邯鄲立郎爲天子徇下幽冀州郡嚮應

二年 玄遷都長安

三輔旣平更始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以大司馬趙萌女爲夫人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萌專權生殺自恣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爲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大司馬秀以耿弇爲長史

耿況遣其子弇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聞大司馬秀在盧奴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秀官屬皆曰死尚南首柰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

先是大司馬秀北徇薊至是薊中反應王郎城内擾亂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蔞亭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氷堅可度遂前至河河氷亦合乃度未畢數騎而氷解至南宮遇大風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聞秀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部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

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爰曾字子路起兵盧城頭）刀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衆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犇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大司馬秀拔廣阿

大司馬秀引兵東北拔廣阿披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

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爲將軍進拔邯鄲斬王郎

薊中之亂耿弇與大司馬秀相失北走昌平說其父況擊邯鄲況遣功曹寇恂約彭寵寵吏吳漢蓋延王梁亦方勸寵從秀會恂至乃發步騎二千人

以漢延梁將之攻薊殺王郎將趙閎悔還與長史
景丹及弇將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
大將以下三萬級定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
車騎甚衆丹問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卽
進至城下城中初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秀自登
城問之弇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秀乃悉召入以
丹等皆爲偏將軍加況寵大將軍封列侯漢爲人
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沈勇有智略鄧
禹數薦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
不能下秀與合軍圍鉅鹿郎遣將倪宏救鉅鹿秀

戰不利丹等縱突騎擊之大敗進軍邯鄲連戰破
之郎使杜威請降威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
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求萬戶
侯秀曰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拔邯
鄲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
者數千章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秀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
異也爲人謙退不伐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
常獨屛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胡氏寅曰天下大物非量淺器不宏者所能舉也
光武得吏民與郎交通文書不問此觀於乃祖季
布雍齒之事能自得師不待人贊勸而喻者也或
乃技人陰私搜剔記疏稍涉疑似株連蔓引鍛以
獄訟加之惡名如魏武之於崔琰楊訓者方之世
祖得失如何哉

玄立大司馬秀爲蕭王

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
在所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耿弇入請閒曰
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
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爲天子而諸將擅命於

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
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
而定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
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矣

蕭王擊銅馬諸賊悉收其衆南徇河內降之

是時諸賊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王乃拜吳漢耿
弇俱爲大將軍發幽州上谷兵擊銅馬悉破降之
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
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
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

乙酉

配諸將眾遂數十萬

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内馮異拒洛陽自引兵徇燕趙

赤眉西攻長安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爲前將軍遣西入關時朱鮪李軼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幷州王以河内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御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内太守拜馮異爲孟津將軍統兵河上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餱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公孫述稱成帝

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

王擊破尤來大槍諸賊朱鮪殺李軼攻溫平陰馮異寇恂擊破之諸將入賀馬武請先即尊位乃議征伐王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到南平棘復固請皆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則有去歸之思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音臛今真定府縣名)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彊華(姓名彊其兩切)自關中奉赤伏符(讖記曰符赤伏符名)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於鄗南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進至華陰方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名爲羣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爲然乃立盆子

以鄧禹爲大司徒王梁爲大司空吳漢爲大司馬伏湛爲尚書令

帝使使持節拜禹大司徒封酇侯食萬戶以梁爲大司空漢爲大司馬初更始以湛爲平原太守時天下起兵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賴以全徵爲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爲司直行司徒事

赤眉入長安玄奔高陵

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帝封更始爲淮陽王詔敢賊害者罪同大逆後爲赤眉所殺

以卓茂爲太傅封襃德侯

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敎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敎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

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 笑也 其不能數年敎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襃德侯

司馬氏 光 曰光武卽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朱鮪以洛陽降帝入都之

梁王永稱帝

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

囂歸復聚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輕身接引爲布衣交以范逡爲師友鄭興爲祭酒申屠剛杜林爲治書馬援楊廣王遵周宗行巡王元爲將軍班彪之屬爲賓客名震西州

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

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更始時乃因趙萌

求爲張掖屬國都尉融旣到撫結雄桀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爲武威太守史苞爲張掖太守竺曾爲酒泉太守辛彤爲燉煌太守唯庫鈞爲金城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羌胡犯塞融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每輒破之由是羌胡震服親附流民歸之

盧芳據安定自稱西平王匈奴迎之立以爲漢帝

安定盧芳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自立為上將軍
西平王使使與匈奴結和親單于使騎迎芳立為
漢帝
二年悉封諸功臣為列侯
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陰鄉侯陰識貴
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加
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使郎中
魏郡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
近地埶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帝以為能尚書
眾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帝

始用孝廉為之
立宗廟郊社于洛陽
起郊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
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鄧禹入長安
初劉盆子等數暴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
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
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
來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
徑攻長安禹曰不然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

穀雖多盛能堅守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
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
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諸營堡郡邑
皆開門歸附至是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北地
禹入長安謁高廟收神主送洛陽行園陵置吏士
奉守
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
弘為大司空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
愛其繁（淫豔之意）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
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譚頓首辭謝良久

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
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
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
也帝改容謝之
彭寵反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及
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
能滿至是徵寵寵不受徵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
喻之寵遂反攻幽州牧朱浮於薊
封兄縯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

列矦

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太子

帝以貴人陰麗華雅性寬仁欲立以爲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終不肯當乃立郭后

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

赤眉引兵欲上隴隗囂遣將迎擊破之赤眉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鄧禹擊之反爲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岑大破安軍

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禹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司馬氏光曰周頌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

詔復宗室列矦爲莽所絕者

南城劉慶鏜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十五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六

起漢光武帝建武三年至明帝永平十八年

三年立四親廟於洛陽

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

鄧禹上大司徒印綬以爲右將軍

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

先是禹慙受任無功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要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禹弘不從遂戰大爲所敗至是異與赤眉

戰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

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帝賜樊崇等洛陽田宅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以伏湛爲大司徒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

延岑既破赤眉欲據關中馮異大破之岑遂自武關走南陽時百姓飢餓道路斷隔委輸不至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幷送縑穀異兵穀甚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

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餘寇悉平

四年以侯霸爲尚書令

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援辭歸謂囂曰子陽

公孫述字也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尋遣來歙送援歸隴右

太傅褒德侯卓茂卒

五年彭寵奴斬寵來降夷其族封奴爲不義侯

權氏德輿曰叛命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爲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方今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融等召豪傑議之皆曰今漢有再受命之符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見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敎尉佗制七郡之計王

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耿弇與張步戰大破之步降齊地悉平

張步聞耿弇至使其將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進兵復擊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弇出不意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步帥兵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弇大破之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所宜切濾也酒以

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復大破之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弇復追步步降弇罷遣步兵各歸鄉里齊地悉平

初起太學

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大司徒伏湛免以矦霸為大司徒

隗囂遣子恂入侍

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

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周黨王良等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其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

帝少與光同遊學及即位光乃變姓名隱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爾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

春山以壽終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慙後徵不應卒於家

胡氏寅曰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甲胄之士以折其驕悍使之氣柔巽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

張氏栻曰嚴子陵光武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

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六年吳漢等拔朐江淮山東悉平

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帝與述書曰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馮異入朝

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旣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在今饒陽縣）豆粥滹沱河麥飯（事在更始二年）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鄉名漢軍獲馮異之地）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

帝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帝知其終不爲用乃謀討之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喻旨囂冘（音淫）豫不決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諸將與戰大敗而還

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兵下隴馮異祭遵擊破之

初馬援聞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讓之囂得書增

怒及囂反援上書願聽詣行在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有司請誅囂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陽賜囂書曰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卽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并省縣國減損吏員

詔曰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

辛卯

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幷之於是幷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胡氏寅曰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

秋九月晦日食

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

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擧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大司空弘免

復田租舊制

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七年三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國無善政則讁見日月要

壬辰

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擧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臣讓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以李通爲大司空

以杜詩爲南陽太守

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帝自將征隗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降囂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囂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囂盡銳攻

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音引所以引軸）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冘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埶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埶開示軍衆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遂進軍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

皆降囂將妻子犇西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謂班在衆人之上尊寵之也）在諸將之右進幸上邽詔告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侯弟友爲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鎭

潁川盜起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

潁川盜羣起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郭憲也）之言八月帝自上邽晨夜

癸巳

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爲白九月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鎭撫吏民受納餘降

九年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卒於軍詔馮異領其營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親祠以太牢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

囂病且餓餐糗糒恚憤而卒王元立囂小子純爲王帝使馮異擊之遣來歙馬援護諸將馮異等屯

長安歙率異等討隗純於天水明年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汧純將高峻降來歙等攻破落門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

封陰就爲宣恩侯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帝甚傷之封貴人弟就爲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士令天下觖望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位

十年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卒於軍

十一年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遂入江關

先是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等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軍遂陷夷陵據荆門橫江水起浮橋拒漢兵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至是帝遣吳漢率劉隆等三將發荆州兵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蘇刀切船之總名）逆流而上直衝浮橋焚之橋樓崩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

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吳漢留夷陵裝露橈（人遙切短楫也）繼進

帝自將征蜀

公孫述以王元環安拒河池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殺歙帝聞大驚以馬成守中郎將代之至是自將征蜀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拒廣漢侯丹拒黃石岑彭使臧宮拒岑自將襲丹大破之因晨夜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埶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延岑犇成都王元舉衆降帝還宮公孫述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

十二年大司空通罷

初陳元辟李通府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王莽操國柄以偷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

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今四方尙擾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勞心下士屈節待賢不宜使有司有察公輔之名帝從之至是通欲避權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印綬以特進奉朝請

呂氏 祖謙 曰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人主下親簿書故當人主聰明强力耳目手足之所及事固皆舉至後世少惰即衰不可用如西漢諸君何嘗盡賢惟其有規模統體故子孫有所憑藉東漢自光武之後明章皆賢君纔至和帝以後反不若西漢以此知其全無統體也西漢輔相如禹光輩

多庸繆懷姦若東漢大臣袁安李固楊震之徒過之甚遠然終不能救天下者正由事不在三公故也

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

先是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與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臧宮拔緜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述困急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至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賜以毒酒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遂飲毒而死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皓嘉皆自殺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

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詣城門上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

丁酉

十三年大司徒霸卒

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

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劒價直百金詔以劒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侯郅惲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侯爲參封尉

以紹嘉公孔安爲宋公承休公姬常爲衛公

以韓歆爲大司徒

吳漢軍還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吳漢自蜀振旅而還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

胡氏寅曰鄧禹賈復寇恂朱祜祭遵卓茂之徒皆公輔之器宜爲宰相平章大論乃一切待以功臣不復任使雖有經國遠猷豈敢自陳耶

以竇融爲大司空

戊戌 十四年封孔子後爲褒成侯

己亥 十五年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司馬氏光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爲仁明之累哉

以歐陽歙爲大司徒

歙尋有罪下獄死

庚子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幷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卽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

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上猶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以戴涉爲大司徒

十六年羣盜起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

郡國羣盜處處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

辛丑

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

帝如章陵

帝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壬寅

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

癸卯

十九年尊孝宣皇帝廟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

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胡氏寅曰王莽簒時漢祚旣絕光武掃平禍亂奮

然倔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章陵四祠雖有異等寡恩之譖不聞於當年失禮之議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哀宣過舉益明而禮所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廢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太子改名莊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

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其封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袁氏宏曰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宜遵正道以爲後世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内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帝以桓榮爲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又詔諸儒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内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

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陳留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候之駐

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强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俛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甲辰

帝如南頓賜復二歲

上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二十年大司徒涉下獄死大司空融坐免

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卒

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

願陛下愼無赦而已及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以蔡茂爲大司徒朱浮爲大司空

乙巳

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

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幷西域數攻諸國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既而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

班氏固曰孝武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單于失援而幕南無王庭然西域諸國雖屬匈奴不相親附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兼之矣

臣等謹按武帝通西域而漢兵物故海內虛耗光武謝西域而南北匈奴內附和親遠夷之不

足恃明矣後世人主當以光武爲準不宜以武帝爲法苟徒慕服屬之空名受貢獻之小利竭金幣罷士馬以供之亦何所苦而然哉

丙午

二十二年大司空浮免以杜林爲大司空

以劉昆爲光祿勳

初昆爲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復滅後爲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二十三年大司徒茂卒以王況爲大司徒

大司空林卒

以張純爲大司空

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于款塞内附

初匈奴單于輿弟右(音有)谷蠡王知牙師以次當爲左賢王左賢王次即當爲單于單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爲右薁(於六切)鞬(紀言切薁鞬匈奴官名)日逐王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内懷猜懼庭會稀闊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

監領比所部兵及單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内附兩骨都侯頗覺其意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衆盛不敢進而還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

郡帝從之於是分爲南北匈奴

遣馬援征武陵蠻

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輕健貌)哉是翁遂遣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既而援軍至臨鄉擊破蠻兵援卒于軍

二十六年詔增百官奉

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初作壽陵

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陶瓦爲人之形也)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謂易姓受命)之後與丘隴同體

胡氏(寅)曰光武幸南陽宗戚丐復十年帝曰天下

至重日復一日敢望許久邪及壽陵初作即有迭
興之念此皆理所必至而人所諱言者明達如是
宜其永終天祿亨國久長也

徙南單于居西河美稷

先是遣中郎將段郴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以領之至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郴郁留西河擁護之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爲常南單于旣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

王氏禕曰漢世徙羌於三輔置匈奴於雲中至晉而其患始見大抵人之慮患苟不在數百年之後者烏足以處天下事哉

辛亥

二十七年大司徒況卒

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

以趙憙爲太尉馮勤爲司徒

北匈奴求和親不許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壬子

二十八年遣諸王就國

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

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甲寅

三十年帝東巡

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

丙辰

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建武中元元年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上感此文乃詔虎賁中郞將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

胡氏寅曰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略不經見審有是事堯舜禹湯周武成康昭宣安得闕而弗講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過舉而不得聞也

陳氏傅良曰三十年羣臣請封禪詔引欺天林放之語以止之然而信聖人之言不如信圖讖之篤也

司空純卒

赦改元

以馮魴爲司空

司徒勤卒以李訢爲司徒

丁巳

尊薄太后曰高皇后遷呂太后主于園薄后配食地祇呂后四時上祭

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

初上以赤伏符卽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臣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屛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以讖決之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

范氏祖禹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二年初立北郊祀后土

二月帝崩

帝崩於南宮前殿在位三十三年年六十二歲帝每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郞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

戊午

寍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旣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愼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擧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太尉趙憙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坐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憙正色橫劍殿階扶下諸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止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朝晡入臨整禮儀嚴門衛内外肅然

太子莊卽位

以鄧禹爲太傅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

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矦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

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朝原陵

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乘輿拜神坐退坐東廂侍衛官皆在神坐後太官上食太常奏樂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價及民所疾苦是後遂以爲常

胡氏寅曰送死之禮卽遠而無退至于墓則終事

己未

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享而已矣明帝此擧蓋生於原廟燕褻不折衷以聖人之制而直論其情情豈有旣哉

二年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

臨辟雍行大射禮

行養老禮

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爲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桓榮爲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三老服都紵大袍冠進賢扶玉杖乘輿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講堂天子迎於門屛交禮

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食骨留咽中也）在前祝饐（食窒氣不通也）在後五更南面三公進供禮亦如之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下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内矦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

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太師在是旣罷悉以太官供具賜太常家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及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街下車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將軍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塋於首山之陽子郁當嗣讓其兄子汎帝不許郁乃受封而悉以租入與之帝以郁爲侍中

胡氏寅曰觀顯宗事師之意多儀及物數千百年

鮮有其儷可謂人主之高致盛節也惜乎桓榮授經專門章句不知仲尼脩身治天下之微旨大義故其君之德業如是而止若使子思孟子之徒遭遇此時得行所學則二帝可三而三王可四也必矣

三年太尉憙司徒訢免以郭丹爲司徒虞延爲太尉

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炟爲太子

后援之女也光武時以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卽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炟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淳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及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卽其人也后旣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朔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爲綺縠就視乃笑后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之耳羣臣奏事有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

趣理各得其情然未嘗以家私干政事帝由是寵敬始終無衰焉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以鄧禹爲首次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祜祭遵景丹蓋延銚期耿純馬武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脩邳彤劉植臧宮劉隆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大起北宮旣而罷之

時天旱尙書僕射鍾離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減省不急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曳常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辛酉

四年帝如河內不至而還

帝近出觀覽城第欲遂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卽還宮

司徒丹司空魴免以范遷爲司徒伏恭爲司空

壬戌

五年驃騎將軍蒼罷歸藩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前後累上疏稱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藩國辭甚懇切至是帝乃許蒼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以驃騎長史爲東平太傅掾爲中大夫令史爲王家郎

癸亥

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禁章奏浮詞

詔曰祥瑞之降以應有德方今政化多僻何以致玆易曰鼎象三公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其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先帝詔書禁人言聖而間者章奏頗多浮詞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尙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爲諂子蚩也

甲子

七年以宋均爲尙書令

初均爲九江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史閉督郵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

乙丑

八年司徒遷卒以虞延爲司徒

以吳棠爲度遼將軍

南匈奴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畔密使人詣北虜令遣兵迎之鄭眾出塞疑

有異伺候果得須卜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由是始置度遼營以中郎將吳棠行度遼將軍事將黎陽虎牙營士屯五原曼柏

始遣使之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至京師

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煉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

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胡氏寅曰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今夫人之所以爲人異於禽獸者爲有夫婦父子君臣也敢問茲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耳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爲性邪則何乃立敎使天下之人必去此三者以爲心也

史臣曰此佛法入中國之始自天地開闢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於此者也自古夷狄之禍止于猾夏亂華然不過侵吾之邊鄙戕吾之人民劫吾之貨財而已於吾之彝倫義理風化固未嘗相妨也

丙寅

然其所侵邊鄙亦有時所戕人民亦有數所劫貨財亦有限今則永無已時永無限數矣嗚呼豈非天地間之一大變歟春秋之法推見至隱必誅黨惡之人必原開端之始若明帝者豈非名敎中萬世之罪人哉

十月晦日食旣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詔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僚所言皆朕之過民冤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悚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九年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

詔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治狀尤異者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治者亦以聞

匈奴遣子入學

帝崇尙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立學於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

丁卯

奴亦遣子入學

十年帝如南陽

上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以丁鴻爲侍中

初陵陽侯丁綝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讓之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爲侍中

戊辰

十一年東平王蒼來朝

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誦及采菽以增歎息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己巳

十二年修汴渠隄

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十年光武欲修之浚儀令樂俊上言民新被兵革未宜興役乃止其後汴渠東浸日月彌廣兖豫百姓怨歎會有薦樂浪王景能治水者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復潰漏之患雖簡省役費然猶以百億計焉既而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

司空恭罷以牟融爲司空

庚午

十三年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

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

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不忍廢英徙丹陽涇縣

辛未

十四年司徒延有罪自殺以邢穆爲司徒

先是有私以英謀告司徒虞延者延以英藩戚至親不然其言及英事覺詔書切讓延延自殺

故楚王英自殺

英至丹陽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

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
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
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
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專
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
何不早奏對曰臣見考囚在事者咸言妖惡大故
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
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
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
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

不知其多冤無敢牾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
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
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雨
史臣曰楚王英首好佛者也曾未幾時遽遭自殺
之禍連及數千人佛氏果報之說果安在哉
十五年帝東巡耕于下邳至魯詣孔子宅
幸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封子六人爲王
封皇子恭爲鉅鹿王黨爲樂成王衍爲下邳王暢
爲汝南王昞爲常山王長爲濟陰王帝親定其封

域裁令半楚淮陽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
儉乎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
矣
十六年西域諸國遣子入侍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
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
謂其官屬曰此必虜使來明者覩未萌況已著耶
超乃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激怒之曰不入虎穴
不得虎子因夜以火攻虜使營斬其使及從士三
十餘級餘悉燒死超於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

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志遂納子爲
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復使超使于窴
于窴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
殺匈奴使者而降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
漢絕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司徒穆有罪下獄死
淮陽王延性驕奢而遇下嚴烈有上書告延與姬
兄謝弇及姊壻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
下案驗弇光及司徒邢穆皆坐死所連及死徙者
甚衆

以王敏爲司徒

十七年司徒敏卒以鮑昱爲司徒

復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

竇固耿秉擊西域定車師於是固奏復置西域都護及戊己校尉以陳睦爲都護司馬耿恭爲戊校尉屯金蒲城謁者關寵爲己校尉屯柳中城

十八年八月帝崩

帝崩於東宮前殿在位十八年年四十八歲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帝遵建武制度無所變更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

主爲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茍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尚書閻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爲後宮親屬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焉

朱子 熹 曰胡宏論漢文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爲明帝固不爲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羣臣有宋仲幾楚子囊之忠則必不以一時之亂命壞千古之彝制況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所正者而已邪自是更魏晉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于此矣

太子炟卽位

以趙憙爲太傅牟融爲太尉並錄尚書事

以第五倫爲司空

倫爲蜀郡太守在郡公清所舉吏多得人故帝自遠郡用之

以馬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

太后兄弟終明帝世未嘗改官帝以廖爲衛尉防爲中郎將光爲越騎校尉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趣之第五倫上疏曰臣聞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近世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抑損陰氏不假以權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卽位竟多誅之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

錢三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雒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不以聞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也

商城黃鬮同初校
巴陵方朝深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十六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七

起漢章帝建初元年 至安帝延光四年

丙子 **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

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

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爲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宜務進仁賢以任時政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議論依寬厚云

葉氏適曰元帝改宣帝故事章和亦鑒明帝苛察而漢皆由此不振蓋人主之德不至而以寬爲政宜其有弛緩之弊也

寵都護及戊己校尉官
先是西域攻沒都護陳睦北匈奴圍己校尉關寵車師叛與匈奴共圍戊校尉耿恭詔酒泉太守段彭將兵救之至是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詔悉罷戊己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茲所滅耳以刀自刭至于窴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腳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

二年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為之禁

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前過濯龍(殿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單衣也)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戚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

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惓惓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犯吏治者以法聞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馬廖上疏曰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劒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讀曰髻 束髮也)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

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戊寅

三年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后勳之女也

己卯

四年太尉融卒

立子慶爲太子

封馬廖等爲列侯以特進就第

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

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以鮑昱爲太尉桓虞爲司徒

皇太后馬氏崩

帝既爲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爲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宮人二百雜帛黃金錢二千萬而已

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固超之兄也

庚辰

五年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

詔所舉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

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朕思遲(去聲 待也)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已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

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太傅憙卒

辛巳

六年太尉昱卒

以鄧彪爲太尉

以廉范爲蜀郡太守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爲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則護切) 昔無襦今五袴

七年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立子肇爲太子
初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
梁竦二女亦爲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
子養肇爲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爲厭勝之術乃廢
慶爲清河王以肇爲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
蔡倫案之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已知避嫌畏禍
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令衣服與太子
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
王氏褘曰光武廢郭后及太子亦虧夫婦父子之
道及再傳而章帝遂效其所爲正始之道可不謹

哉
帝如偃師遂至河內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
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
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
脫粟瓢飲耳
八年東平王蒼卒
初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曰竊見
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
懇以葬制爲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
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
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
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
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
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薨諡
曰獻中傅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
下梁竦獄殺之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
數譖之諸竇遂作飛書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家
徙九眞兩貴人皆以憂死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廖不能教敕子弟皆驕奢不謹防光大起第觀食
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數加譴
敕廖子豫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幷奏防光兄弟悉
免就國諸馬既得罪竇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
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
兵出入省闥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
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
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臣愚願
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

令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明帝女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

司馬氏光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初超欲平西域上疏請兵帝知其功可成以平陵徐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平西域至是帝拜超為將兵長史以幹為軍司馬別遣衛候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寘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超聞之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

甲申

京師

元和元年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詔禁治獄慘酷者

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以一人背之令其立而受刑也又令丙為篇之次也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

太尉彪罷以鄭弘為太尉

初弘為大司農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交阯貢獻無沈溺之患在職二年所省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帝南巡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

暉嘗為臨淮太守有善政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宜自養鹽修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柰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己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

乙酉

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窺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恐卒然蒙枉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

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任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牛酒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二年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

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
歲著爲令

詔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饜之甚苦之
安靜之吏悃愊（悃苦本切愊拍逼切至誠也）無華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
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
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
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
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帝東巡

帝之爲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巡酺爲
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
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
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
爲白衣尚書

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
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
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

丙戌

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
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
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至東平祠獻王陵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
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
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
丁牧周栩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爲王家大夫
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爲議郎

詔定律毋以十一十二月報囚

詔曰春秋重三正愼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
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三年帝北巡耕于懷還宮

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
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

收太尉弘印綬弘自繫獄出之而卒

弘數陳竇憲權埶大盛奏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吏
與光舊因以告之憲奏弘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
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
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地海內疑惑謂憲何術

丁亥

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以宋由爲太尉

司空倫罷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

以袁安爲司空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章和元年司徒虞免以袁安爲司徒任隗爲司空

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爲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戊子

曹褒奏所撰制度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二年正月帝崩

在位十三年年三十一歲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

范氏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太子肇卽位

年十歲

太后臨朝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誥命弟篤景瓌皆在親要憲性果急睚眦之怨無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勳獄令客斬紆首以祭勳冢

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竇憲以彪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彪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

己丑

以遺詔罷鹽鐵之禁

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爲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韓稜以爲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爲姦臣所笑何敞說宋由曰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爲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

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以憲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兵北伐匈奴

孝和皇帝永元元年下尚書僕射郅壽吏壽自殺

竇憲將行公卿詣朝堂諫書連上輒寢宋由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免冠固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太后亦不聽又詔使者爲篤景起邸第侍御史何敞上疏請罷工匠以憂邊恤民不省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

庚寅

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

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

德而還遣司馬吳汜奉金帛遺北單于於西海上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

以竇憲爲大將軍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客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擅發緣邊突騎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

二年北匈奴款塞來朝竇憲遣使迎之復遣兵襲擊

破之
北單于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將騎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既而憲遣左校尉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

三年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竇憲以耿夔任尚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爲賂遺袁安任隗舉奏貶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

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與管同典也)正王室示天下之私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帝如長安竇憲來會
帝幸長安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四年立北匈奴於除鞬(居言切)爲單于
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款塞竇憲請立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緣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倡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

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驕訐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司徒安卒以丁鴻爲司徒

六月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禁微則易救末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

則宰牧從橫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爲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元與憲壻郭舉及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爲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使清河王慶私求外戚傳夜獨內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衞南北宮閉城門收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

胡氏寅曰竇氏根據以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而鄭衆有功由是宦者用權馴致亡漢可勝歎哉

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輿馬錢帛珍寶充牣其第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亦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故能保其寵祿焉

以宦者鄭衆爲大長秋

宦官用權自此始

太尉由有罪策免自殺

以黨於竇氏故也

司空隗卒以尹睦爲太尉錄尚書事劉方爲司空

王氏褘曰方竇氏得志時袁安任隗力持正議而宋由依違其間然由身被惡名不得其死安隗善終牖下名昭史冊後之依人勢以圖富貴者盍監之哉

癸巳 五年太傅彪卒

北單于畔遣兵追斬滅之

竇憲既立於除鞬爲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

太尉睦卒以張酺爲太尉

甲午 六年司徒鴻卒以劉方爲司徒張奮爲司空

以陳寵爲廷尉

寵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

丙申 八年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丁酉 九年夏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

皇太后竇氏崩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祕莫有知帝爲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酺因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司徒方策免自殺以呂蓋爲司徒

司空奮罷以韓稜爲司空

十年司空稜卒以巢堪爲司空

十二年太尉酺免以張禹爲太尉

十三年帝幸東觀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幷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爲本其令緣邊戶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司徒蓋致仕以魯恭爲司徒

十四年皇后陰氏廢死

陰后妬忌恚恨有言后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

徵班超還京師

初超發于窴諸國兵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等兵

救之超令兵各散去須夜鼓聲乃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詔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遂降龜茲等各退散威震西域既而龜茲溫宿諸國來降以超爲西域都護騎都尉超又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至是年老乞歸乃徵還至洛陽卒任尙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

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
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尙私
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
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鄧禹子訓有女曰綏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
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己以下之雖宮
人隸役皆加恩借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
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在
內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

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
貴人獨尙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卽時解易
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巡
後對帝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及爲皇后郡
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
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騭終帝世不過中郞
將

司空堪罷以徐防爲司空

封鄭衆爲鄛鄉侯

宦者封侯自此始

癸卯

徐氏昭文曰夫害政亂國者非外戚則宦官也竇
憲伏誅鄭衆因而封侯其用人如此則朝廷何自
而清忠賢何自而進東漢之亂實基於此惜哉

十五年四月晦日食

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
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
幼稚早離顧復常有蓼音六莪凱風皆詩篇名之哀選
懦音軟選懦柔怯不能斷也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先就切留力就
切躊躇停待也

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
傳送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爲德
下不以貢膳爲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
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
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
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甲辰

十六年司徒恭免以徐防爲司徒陳寵爲司空

乙巳

元興元年十二月帝崩

在位十七年年二十八歲

胡氏寅曰和帝幼沖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

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乂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太子隆卽位太后臨朝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爲太子卽位

孝殤皇帝延平元年以張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内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以梁鮪爲司徒

以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司空寵卒以尹勤爲司空

減用度遣宮人

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内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陵廟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過半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者皆爲庶民

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虛譽遂多張墾田兢增戶口掩匿盜賊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罰其各實覈所傷害爲除田租

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子祜入卽位太后猶臨朝

帝在位一年年二歲后與兄騭定策禁中迎祜拜長安矦立以爲和帝嗣年十三歲

詔檢敕鄧氏賓客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

賓客濁亂奉公爲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敕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詔舉隱逸選博士

樊準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

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丁未

孝安皇帝永初元年司徒魴卒

封鄧騭及弟悝弘閶皆爲列侯騭辭不受

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太后許之至是辭讓不獲逃避使者上疏自陳至於五六乃許之

以魯恭爲司徒

恭奏舊制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以來改用孟夏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月令孟夏斷薄刑者謂輕罪已正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章帝定令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而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令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從之

罷西域都護及屯田

西域都護段禧等保龜玆道路隔塞檄書不通公卿議者以爲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屯田其費無已於是罷之

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

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

仲氏長統曰光武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四夷乖叛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水旱爲災而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冤哉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愼循常習故者是乃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昔文帝愛鄧通而又展申屠嘉之志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者哉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百姓不安天地多變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司空周章自殺

鄭衆蔡倫等皆秉勢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殤帝孩抱養爲己子故立焉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騭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勝事覺自殺

詔鄧騭及校尉任尚將兵屯漢陽以備羌
初諸降羌布在郡縣皆苦吏民豪右所徭役及罷
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羣羌散叛諸郡發兵邀遮
或覆其廬落於是諸種奔潰大爲寇掠遂斷隴道
至是詔騭等備之
二年以公田賦與貧民遣使稟貸冀兗流民
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之物省官吏作者
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遣使
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諸郡太后從之悉
以公田賦與貧民卽擢準爲光祿大夫使冀州遣

議郎呂倉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
任尚與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督諸軍
屯
故左校令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
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
鄧騭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
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
女得織紝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
備則邊民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樊準上
疏薦參太后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

輔諸軍屯
徵鄧騭爲大將軍
鄧騭在位頗能推進賢士弘農楊震孤貧好學通
達博覽騭辟之時震年已五十累年遷荆州刺史
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茂才王
密爲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
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
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
欲令爲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
此遺之不亦厚乎

三年司徒恭罷
四年詔以涼州牧守子弟爲郎
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欲棄
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
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公卿
皆以爲然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
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定今憚小
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旣棄卽以三輔爲塞園陵
單外二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羌胡所以不敢入
三輔也涼州士民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爲臣

屬於漢故也今制而棄之民庶必引領而怨如席卷而東則園陵舊京非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以爲然詡因說禹綱羅涼土雄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禹議於是辟西州豪桀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

以虞詡爲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

鄧騭以前議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貰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壬子

六年省薦新物二十三種

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彊孰（謂蓄火土中蒸鬱而養之彊使其孰也孰古熟字）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自今皆須時乃上

甲寅

元初元年

乙卯

二年立貴人閻氏爲皇后

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鴆殺李氏

以虞詡爲武都太守擊羌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掩擊大破之賊由

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一郡遂安

三年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乃詔聽大臣行三年喪

四年策免司空袁敞敞自殺

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

永寧元年復置都護屯兵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略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議宜於敦煌復置營兵及護西域副校尉遣長史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彊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爲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營兵置副校尉居敦煌雖以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

立子保爲太子

以楊震爲司徒

建光元年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隲爲上蔡侯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嘗徵濟北河間王子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爲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固禍敗所從來也帝已年長久不還政潁川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爲宜城山

中酒家保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

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妣曰孝德后

詔舉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致不能容乃上疏豫廣帝意曰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諸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爲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

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
從之
以許包爲侍中不拜
初汝南許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田廬取其荒頓者器物取其朽敗者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

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徙封鄧騭爲羅侯遣就國騭自殺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處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悝弘閶謀立平原王帝怒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等爲庶人騭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歸故郡沒入貲產廣宗等皆自殺騭不食而死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遣歸河間大司農朱寵上疏訟冤詔許騭還葬
王氏禕曰鄧氏臨朝約己爲民號爲賢后然安帝之齒長矣而不復子明辟使之蓄忿留恨雖微宮人之誣吾猶爲鄧宗危之也
以耿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爲列侯
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爲卿校侍中者十餘人閻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江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聖

聖女伯榮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王聖得奉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伯榮通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環遂爲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故朝陽侯劉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環襲爵爲侯環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尙書翟酺上疏曰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及其破壞頭顙墮地願爲孤豚豈可得哉

壬戌

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以劉愷爲太尉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尚書令祋音丁外切諷等奏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陳忠上疏曰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竟寢忠奏

袁氏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爲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延光元年汝南黃憲卒

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溫和好才愛士以袁閬爲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不屈蕃就吏閬不修異操蕃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憲年十四潁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袁閬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閬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氿音軌泉之穴出者濫音檻通胡覽切泉之正出者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暫到京師卽還年四十八終

癸亥

二年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屯柳中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以楊震爲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惟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閻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時詔使者大爲王聖修第樊豐周廣謝惲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患滋甚百姓空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爲阿母起第爲費巨億廣惲兄弟依倚近倖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徠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淆天下讙譁臣聞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

使惟陛下度之上不聽
聘處士周燮馮良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不仕
帝以羔幣聘之燮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而還
三年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
帝東巡還未入宮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
殺
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
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冢舍園池震
復上疏曰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陛下躬自

菲薄宮殿垣屋傾倚而親近倖臣驕溢踰法唯陛
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言
轉切帝既不平而豐等憤怨會趙騰上書指陳得
失帝發怒誅騰震救之不聽及帝東巡太尉部掾
高舒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
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懷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
京師即其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
讀作寨門寨斷其門也絕賓客豐等復令耿寶奏震恚望
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
門人曰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而不能誅惡嬖女
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
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飲酖而
卒弘農太守移良畱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
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
胡氏寅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人臣以道
事君合則畱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奏一乳媼
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極言遂取殺身之禍忠
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
已

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王聖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
殺之太子歎息京豐懼乃與閻后讒太子帝怒召
公卿議廢太子耿寶等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歷與
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
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
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畱
不從遂廢太子為濟陰王居德陽殿西鐘下來歷
乃要結光祿勳祋諷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
中閭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倀等十餘

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使中常侍詔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爲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共爲讙譁外見忠直而内希後福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決當顯明刑書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近也）通（同也）諫何言而今復背之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尚書令陳忠劾奏歷等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黜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歷歙之孫也

四年帝南巡三月崩于葉還宮發喪

帝崩于乘輿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内恐公卿立之乃僞云帝疾甚徙御臥車馳歸四日至洛陽在位十九年年三十二歲

太后臨朝以閻顯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卽位

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内外羣僚莫不哀之

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徙雁門

閻顯忌樊豐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爲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惲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雁門而以弟景等爲卿校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十月北鄉侯薨

閻顯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

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卽位誅閻顯等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爲列侯

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九人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遇江京劉安陳達斬之以李閏積爲省内所服脅與俱迎濟陰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一召

尙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將兵屯平朔門且授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詩皆許諾辭以衆少顯使與登迎吏士於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景還外府收兵孫程傳召諸尙書使收送廷尉獄卽夜死明日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收顯及其弟耀晏誅之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又明日開門罷屯兵封程等皆爲列侯是爲十九侯擢程爲騎都

尉葬北鄉侯以諸王禮
司空劉授策免
以阿附惡逆辠非其人也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詔以楊震二子爲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葬日有
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
復以中牢具祠之

南城劉慶鏜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十七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八

起漢順帝永建元年至桓帝延熹九年

丙寅 **孝順皇帝**永建元年帝朝太后於東宮
初議郎陳禪以爲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
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昔瞽叟常欲殺舜舜
事之愈謹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
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羣臣朝覲
郃卽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以來歷爲車騎將軍
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爲尚書僕射左雄
爲尚書

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
中常侍程璜等百官側目三公劾詡盛夏拘繫無
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臣所發舉贓罪非一
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以
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詡不勝憤乃
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
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
左校二日之中傳（音轉）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
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

國今者卽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贓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吒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卽赦出詡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寤徵拜議郞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郞左雄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尙書

丁卯

二年以許敬爲司徒

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旣敗士大夫多染污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之

聘處士樊英以爲五官中郞將

南陽樊英少有學行隱於壺山之陽帝以策書玄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郞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失望

司馬氏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王者擧逸民揚側陋固爲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其或禮備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修省而不敢强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可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無是數者則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

以處士楊厚黃瓊爲議郞

時又徵楊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尼以爲戒拜議郞瓊拜議郞稍遷尙書僕射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之

辛未

六年起太學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積廢鞠爲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壬申

陽嘉元年立貴人梁氏爲皇后

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爲貴人常特被

引御從容辭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爲后

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寍民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拜除如流迎送煩費損政傷民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

者從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帝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雄又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眞僞決志行之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於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癸酉

二年徵郎顗以爲郎中不就

上召郎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卽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災眚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旣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也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廷

勞心廣爲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幷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

時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左雄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山陽君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

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孝明
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納之
京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
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顓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

故至顛仆今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埶震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爲設常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無他功德初拜便眞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尙書爲陛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埶重責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尙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本朝號令豈可蹉跌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昇平可致也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

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由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矣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爲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尙僕射黃瓊救之久乃得釋出爲洛令棄官居漢中衡才高於世而無驕尙之情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阿母後竟坐構姦誣罔收印綬還里舍

甲戌

太尉龐參免

三年五月旱

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風雨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多曠夫未聞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愼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爲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

諛苟容者佞邪也

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

用周舉之言也

乙亥

四年以梁商爲大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遣使奉策就第卽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李固爲從事中郎

丙子

永和元年以王龔爲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槪輒引分決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饑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事乃得釋

以梁冀爲河南尹

冀嗜酒逸遊居職縱暴商客呂放以告商讓之冀遣人殺放而推疑放之怨仇捕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丁丑

二年帝如長安徵處士法眞不至

扶風法眞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屈

戊寅

三年以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招降蠻寇嶺外悉平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荊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駮曰荊揚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楊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兗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

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鬬軍行日三十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

故幷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眞太守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嶺外復平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初左雄薦周舉爲尙書至是雄爲司隸校尉舉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而厥戮其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淸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

己卯

四年中常侍張逵等伏誅

梁商以小黃門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冀與交而中常侍張逵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懼矯詔收縛騰賁帝怒收逵等下獄伏誅辭所連染延及大臣商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

辛巳

六年大將軍梁商卒以梁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

徙荊州刺史李固爲泰山太守

荆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爲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内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臟穢賜等重賂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壬午

漢安元年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羡欒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

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佗使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遏侍御史种暠疾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

以李固爲將作大匠

杜喬奏李固政爲天下第一故有是命

以張綱爲廣陵太守

梁冀恨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爲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留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乃出拜謁綱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爲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身首横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

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

癸未

二年增孝廉爲四科

尚書令黄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甲申

建康元年立子炳爲太子

太子居承光宫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

乙酉

從而未決屬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
所繫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
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
喬退而歎息愧喬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
者良久
八月帝崩
在位十九年年三十歲
太子炳即位
年二歲
太后臨朝以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

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近翕然
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縱横殆以姦臣權重
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急黜遣以答天誡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
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凡諸宿
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爲
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孝沖皇帝 永嘉元年正月帝崩
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

丙戌

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
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丘之
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
后從之即暮發喪
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纘至京師大將軍冀白
太后迎纘入即位罷蒜歸國
蒜纘皆章帝曾孫蒜爲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
皆歸心焉而纘年八歲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
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
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

禁中迎纘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孝質皇帝 本初元年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弒帝白
太后策免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帝少而聰慧嘗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煑餅以進帝苦煩甚召
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煑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
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帝在位一年年九
歲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
司空趙戒先與冀書曰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
人難可不熟慮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

入議固廣戒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淸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而中常侍曹騰常謁蒜蒜不爲禮由此惡之初平原王翼既貶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縣以侯之翼卒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亭會帝崩冀欲立之騰又夜往說冀曰淸河嚴明若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許容切惡也廣戒懾憚曰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卽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朝政

丁亥

孝桓皇帝建和元年以杜喬爲太尉

自李固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追尊河間孝王爲孝穆皇蠡吾先侯爲孝崇皇

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爲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卽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書奏不省

立皇后梁氏

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益州刺史种暠糾發其姦冀恨暠因以他事陷之李固上疏伸理太后赦暠免官以金蛇輸官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至是立后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典不聽冀屬喬擧汜宮爲尙書喬以宮爲贓罪不用由是日忤冀

地震策免太尉喬

貶淸河王蒜爲尉氏侯徙桂陽蒜自殺下李固杜喬獄殺之

宦者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帝亦怨之會劉文等謀共立淸河王蒜劫其相謝暠殺之蒜坐貶爵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要鈇鑕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其終爲己害乃更奏前事長史吳祐爭之不從從事中郎馬融爲作章表祐謂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

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顛而不扶傾之員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復何言哉廣戒悲慙長歎流涕冀使人脅杜喬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

己丑

三年前朗陵侯相荀淑卒

淑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常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爲朗陵相涖事明治稱爲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庚寅

和平元年太后歸政

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壽善爲妖態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出入壽所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起兔苑亙數十里移檄調生兔刻毛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孫氏宗親爲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極諫冀不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以爲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冀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

辛卯

元嘉元年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叱出敕羽林虎賁奪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喜待士冀疾之轉爲光祿勳以其子胤爲河南尹

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

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警蹕而行靜室而止非郊廟事則鑾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誡況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遊侍衛守空宮璽紱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震之子也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地震詔舉獨行之士

涿郡崔寔以獨行舉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

人主承平日久習亂安危怢(他沒切)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智士鬱伊悲夫凡爲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審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卽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爲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蓋爲國之法有似治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

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達來切銜脫曰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鞬鞠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淸節奏哉

司馬氏(光)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甲第

帝欲褒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勳德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可比鄧禹於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尙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悅

永興元年河溢民饑以朱穆爲冀州刺史尋徵下獄

輸作左校

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爲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

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輸作帝乃赦之
二年以黃瓊爲太尉
永壽元年
二年以韓韶爲嬴長
公孫舉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尙書選能治劇者以韶爲嬴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皆嘗爲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之潁川四長

延熹元年太尉黃瓊免以胡廣爲太尉
二年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爲庶人
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尙書吳樹爲宛令之官辭冀冀以賓客爲託樹曰明將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

也到縣遂誅冀客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鴆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戚箴以風冀怒殺之冀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衆威行內外天子拱手鄧香妻宣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爲貴人冀因認爲已女遣客殺宣登屋欲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厠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乎衡對單超左悺與梁氏有隙徐璜具瑗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悺入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冀心

疑之使中黃門張惲入宿以防其變瑗收惲請帝御前殿使尙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斂諸符節送省中使瑗將廄騶虎賁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胡氏寅曰自孝和除竇憲孫程翊濟陰至是七十年間去二姦兄立一人主皆出中官三公無與雖不舉國以聽其勢亦不得已矣若法三代委任宰

相使政出朝廷盜有是乎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追廢梁后爲貴人
時梁后已崩
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爲列侯
世謂之五侯
以黃瓊爲太尉
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辟汝南范滂滂少厲淸節嘗爲淸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淸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

黨二十餘人
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皆不至
尙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玄纁徵之不至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鄕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爲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杜衆
帝旣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秉皆爲列侯宗族皆列校郞將賞賜巨萬侯覽上縑五千匹封高鄕侯又封小黃門八人爲鄕侯自是權勢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雲送獄使管霸考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帝愈

怒幷下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郞中上官資並上疏爲請皆坐免黜管霸亦言雲衆狂戇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遂皆死獄中
眞氏（德秀）曰桓帝因內侍而殺直臣又併殺其論救者於是亡國之兆見矣
以陳蕃爲光祿勳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諸侯上象四七（上法二十八宿）蕃屛上國而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繆序又采女數

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封矦者降爲鄉矦

以爰延爲五官中郎將

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爲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尙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爲善可與爲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庚子

三年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初固知不免遣子基茲燮歸鄉里燮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燮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成乃將燮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燮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傷人後成卒燮以禮葬之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而祠焉

單超卒

賜超東園祕器棺中玉具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矦（左悺貝瑗徐璜唐衡皆以二年封矦）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尙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較與榷同辜較言已自專利他人取者輒自辜罪也）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爲盜賊焉

辛丑

四年以劉矩爲太尉

初矩爲雍丘令以禮化民民皆感悟自革有訟者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

減百官奉貸王矦半租賣關內矦以下官

以劉寵爲司空

寵嘗爲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佗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壬寅

五年以楊秉爲太尉

癸卯

六年以周景爲司空

時宦官方熾任人充塞列位景與太尉楊秉上言

内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肅然

尚書朱穆卒

朱穆疾宦官恣横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權傾海内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爲可悉罷省更選海内清淯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黄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毁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七年邟鄉侯黄瓊卒

謚曰忠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絶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酹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

容輕騎追之爲沽酒市肉穉爲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穉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太原郭泰曰孺子之爲人清潔高廉而爲季偉飲食此爲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爲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惟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奬訓士類因泰成名者甚衆

八年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貶具瑗爲都鄉侯

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贓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秉因奏曰臣按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闥而今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兇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爲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内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隷韓縯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

僕稱皆自殺又奏貝瑗兄恭贓罪瑗貶都鄉侯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詔李膺馮緄劉祐輸作左校

宛陵羊元羣罷北海郡贓汙狼籍河南尹李膺表案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固（必取也）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作左校

太尉秉卒以劉瑜為議郎

秉清白寡欲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上書言中官不當裂土傳爵嬖女充食傷生費國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考事公行賕賂民愁鬱結去入賊黨官輒誅討貧民或賣首級要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陛下又好微行近習之家賓客市買因此暴縱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矣詔問災咎之證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對愈切拜為議郎

以陳蕃為太尉

蕃讓於太常胡廣議郎王暢弛刑徒李膺不許

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以為后時竇融之玄孫武有女亦為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竇氏拜武為特進封槐里侯

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陳蕃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流涕帝不聽應奉上疏乞原膺以備不虞乃悉免其刑久之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

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穨弛而膺獨持風裁（才代切能鑒別也）以聲名自高云

以劉寬為尚書令

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

以農里之言年少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九年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禮者所以興福
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眾禮之中昏禮爲首陽性
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
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也臣切聞後宮采女
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
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
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
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

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捕司隸校尉李膺
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
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
尙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二家賓客互相譏揣
遂成尤隙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
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悉
心聽任使之襃善糾違肅清朝府太學諸生三萬
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襃
重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尙自公卿以下莫
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宮中

官用勢縱橫岑晊勸瑨收捕既而遇赦瑨竟誅之
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
劉瓆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
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
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家在
防東殘暴百姓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破其家宅籍
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爲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
暠女不得遂將吏卒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
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於是宦官
訴冤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

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
疏曰今左右日親忠言日疏內患漸積外難方深
小家子孫尙恥失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
帝而欲懈怠輕忽不念得之勤苦耶劉瓆成瑨誠
心去惡而令伏歐刀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
坐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尙書朝省
之士斥黜邪佞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
宦官由此疾蕃彌甚平原襄楷上疏曰劉瓆成瑨
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宥而嚴被譴讓漢
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書

奏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爲此瑨瓆竟死獄中岑晊逃竄獲免河内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爲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内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

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言宜坐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

以竇武爲城門校尉

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匄施貧民由是衆譽歸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十八

南城劉慶鍠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十九

起漢桓帝永康元年至獻帝初平元年

永康元年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竇武及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而爲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

明達國典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平決臧否音鄙善惡也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書奏因以病上還印綬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甫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

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眞氏德秀曰黨議之興本由姦豪驕恣爲民蟊賊二千石舉職奉法按而誅之何罪之有桓帝以嬖倖之譖暴興大獄舉天下善士一網而空之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

羌寇三輔張奐遣司馬董卓擊破之

奐論功當封以不事宦官故不果拜董卓爲郎中卓性粗猛有謀羌胡畏之

十二月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帝在位二十一年年三十六歲初竇后既立御見

甚稀唯采女田聖等有寵后素忌忍帝梓宮尙在前殿遂殺田聖

遣使迎解瀆亭侯宏詣京師

竇武召侍御史河閒劉儵音倏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孝王曾孫宏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夫持節奉迎宏時年十二

孝靈皇帝建寧元年春正月以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今帝祚未立諸君奈何委茶蓼

之苦息偃在牀乎諸尙書惶怖皆起視事
解瀆亭侯宏至入卽位
追尊祖爲孝元皇夫人爲孝元后考爲孝仁皇尊母
董氏爲愼園貴人
錄定策功封竇武爲聞喜侯
封陳蕃爲高陽鄉侯不受
太后以蕃舊德特封之蕃固讓不受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
遂遷太后於南宮
竇太后臨朝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名賢

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列於朝廷與其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尙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謟事太后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尙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專爲貪暴天下匈匈宜悉誅廢以淸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耶時中常侍管霸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冘音淫豫冘也不定也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音立等與趙夫人諸尙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幷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爲司隸校

尉劉祐爲河南尹虞祈爲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收長樂尙書主皇太后宮鄭颯送北寺獄令冰與尹勳雜考辭連節甫勳冰卽奏收節等使劉瑜內讀爲納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節請帝出御前殿拔劒踊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尙書官屬挾以白刃使作詔版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

至北寺獄收勳冰殺之出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
使颯等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
校（卽五營皆掌宿衛兵）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
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
十餘人並拔刃突入尚書門攘臂呼曰黃門反逆
何云竇氏不道邪甫使劒士收蕃送北寺獄卽日
殺之時張奐徵還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
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其
士大呼武軍曰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
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

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
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夷其族遷皇太后於南
宮徙武家屬於日南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
巴肅始同謀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
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與甫等六人皆封列侯
張奐遷大司農封侯奐深病爲節等所賣固辭不
受

張氏（栻）曰竇武陳蕃雖據權處位而事當至難主
弱一也政在房闥二也宦者之勢已成三也武等
雖漸引類於朝而植根未固太后未明禍亂之源
中外未識朝廷之尊而武等但欲速決爲誅小人
之計夫當時宦者雖有罪然豈無先後輕重之倫
乃一槩欲施之使之人人自疑反締其黨與而速
其姦謀處大事者顧如是邪若蕃武施之有道行
之有序則雖此曹蓋亦有心服者殲厥渠魁脅從
罔治此待小人之法也

己酉

二年尊愼園貴人董氏爲孝仁皇后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雹詔公卿言事

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武蕃
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宜急爲改葬

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
南宮而恩禮不接宜思大義顧（旋視也）復（反覆也）之報
上深嘉其言而爲宦者所制不得從也奐又與尚
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節等疾
其言遂下詔切責之皆自囚廷尉數日得出

以劉囂爲司空

囂素附諸常侍故致位公輔

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
穢朝廷更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爲

三君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
八俊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
八顧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爲
八及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音反）嚮
王章爲八厨及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
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侯覽怨張儉尤甚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
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詔捕儉
等十月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者虞放李膺杜密
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

上年十四問節等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邪
對曰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
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李膺詣詔獄考死門生故
吏並被禁錮范滂自詣獄其母就與之訣曰汝今
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跪受教再拜而辭凡
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
有行義者宦官一切指爲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
害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之私爲之
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耳泰雖好臧否而不爲危言

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張儉亡命困迫
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經歷伏
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遍天下及黨禁解乃還
鄉里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
之太學生爭慕其風申屠蟠獨嘆曰昔戰國之世
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於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
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爲屋
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
司馬氏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
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

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
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
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
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辛亥 四年帝朝太后於南宮
帝以太后有援立功率羣臣朝南宮親饋上壽供
養資奉有加於前

壬子 熹平元年太傅胡廣卒
廣周流四公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極優所辟

多天下名士練達故事明解朝章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無忠直之風天下以此薄之

宦者侯覽有罪自殺

覽爲長樂太僕坐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

皇太后竇氏崩

竇太后母卒於比景(音庇影屬日南郡)太后憂思感疾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其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不可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

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椒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瞻望中官莫肯先言廷尉陳球曰皇太后母臨天下援立聖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皆從球議節甫猶爭之咸復上疏宜合葬宣陵帝從之

詔司隸校尉劉猛論輸左校

有人書朱雀闕言曹節王甫幽殺太后詔司隸劉猛逐捕猛以其言直不肯急捕詔以侍中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大學游生繫者千餘人奏猛論輸左校

殺渤海王悝

初渤海王悝以不道貶爲癭陶王因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悝以非甫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颯等與悝交通乃使段熲收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悝詔冀州刺史收悝迫令自殺妃妾子女傅相以下百餘人皆被誅甫等十二人以功封列侯

癸丑

二年以唐珍爲司空

珍中常侍衡之弟也

甲寅

三年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斬之

堅富春人先是會稽妖賊許生稱帝堅召募精勇得千餘人助州郡討破斬之

乙卯

四年鮮卑寇幽州

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昏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蔡邕上疏願錮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不從

司馬氏光曰叔向有言國將亡必多制孝靈之時刺史二千石貪如豺虎暴殄烝民而朝廷方守三互之禁以今視之豈不深可爲戒哉

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

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黨人者或耆年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塗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荐臻宜加沛宥以副天心帝大怒檻車收鸞送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五服內之親也

六年以宣陵孝子爲太子舍人

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詔皆除太子舍人帝好文學引諸生能爲文賦者並待制鴻都門下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置其間憙喜同陳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曰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己政外見民情當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不可使治民及在州郡宣陵孝子虛僞小人本非骨肉假名稱

孝義無所依至有姦軌通容其中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

胡氏寅曰靈帝好學春秋嘗詔劉陶次第春秋條例而所引以自近者乃文賦小才書篆末技也所力行而不變者則禁錮忠良寵任常侍賣官聚貨也人君無高遠之志則已苟有高遠之志監漢靈之好文法高宗之典學然後知書之有益也

光和元年以張顥爲太尉

顥中常侍奉之弟也

侍中寺雌雞化爲雄

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

氣如龍長十餘丈

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上以災異詔問消復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朝鴻都羣小並各拔擢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唯陛下斥遠佞巧抑止槃游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

蔡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譏訣驕溢門史霍玉依阻爲姦今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將爲國患宜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聖朝旣自約厲左右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大不敬棄市中常侍河南呂强愍邕無罪力爲伸

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璜女夫陽球又與邕叔父有隙遣客刺邕客感其義反以其情告之由是得免

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后無寵而姑爲渤海王悝妃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策收璽綬后自至暴室以憂死父酆及兄弟並被誅

初開西邸賣官

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

己未

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嘗問侍中楊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彊項眞楊震子孫死後必復致大鳥矣

二年太尉橋玄罷

宦者王甫伏誅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段熲以輸貨得太尉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爲卿校牧守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爲沛相尤殘酷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尙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

此曹子安得容乎旣而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榷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之球奏甫熲等罪惡悉收送洛陽獄及甫子萌吉自臨考之五毒備極父子悉死杖下熲亦自殺乃磔甫尸於夏城門大署榜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比景球遂欲以次表誅節等乃敕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若公卿豪右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節等聞之不敢出沐會送虞貴人葬節見甫尸慨然抆淚直入省白球酷虐帝乃徙球爲衛尉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

封中常侍呂强爲都鄉矦不受
强淸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爲都鄉矦强固辭不受因上疏曰宦官品卑人賤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罔不由茲采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終年積聚豈無憂怨蔡邕對問毁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令羣邪咀嚼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邕爲戒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宜徵邕授任則忠貞路開衆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胡氏寅曰呂强賢矣哉裂土南面尊爵也然且不

受則市權怙寵貪慾無厭之事必不萌於心矣使朱瑀趙忠朝恩守澄輩皆能如是則生苟榮祿死免唾罵亦且垂名不朽使人君承事趨走門戶掃除皆得如强之流則朝省淸明宮闈肅給而禍亂之萌息矣嗚呼呂强其賢矣哉

殺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尙書劉納衞尉陽球
初郃兄侍中儵死於陳竇之難至是永樂少府陳球復說郃曰曹節等放縱爲害可表徙衞尉陽球爲司隸以次收節等誅之郃曰凶竪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尙書劉納曰爲國棟梁傾危不持

庚申

辛酉

焉用彼相邪郃許諾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聞知共白帝曰郃等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郃及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三年立貴人何氏爲皇后
后生皇子辯故立之徵其兄進爲侍中

作畢圭靈昆苑
司徒楊賜諫曰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菜芻牧皆悉往焉今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若保赤子之義帝欲止侍中任芝樂松曰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今與百姓共之無害也帝悅遂

爲之

胡氏寅曰芝松假託經義以文其說所以欺靈帝也人君能格物致知使疑邪不能亂正心誠意使利欲不能昏就道親賢問之辯之以明所未明篤志勵行精之一之以守所難守則辯言安得而亂吾政利口安得而覆吾邦哉

四年作列肆於後宮
是歲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采女販賣更相竊盜爭鬬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弄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倣

效驢價遂與馬齊好為私稸每郡國貢獻先輸中
署名為導行費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
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今中尙方斂諸郡之
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廄聚
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
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書奏不省

壬戌

五年詔公卿舉刺史二千石為民害者
太尉許馘切乙六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
宦者子弟賓客貪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
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民詣闕陳訴司徒陳

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
鳳帝以讓馘濟諸坐徵者悉拜議郎

甲子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等起
初鉅鹿張角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
水以療病遣弟子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
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莫不畢應楊賜
上言宜敕州郡簡別流民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
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帝殊不為意角遂置
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十
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
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
先收荆揚數萬人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為內應
約以二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之
於是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衞及
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敕
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幟角自稱天公將軍
弟寶稱地公將軍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劫長吏
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以何進為大將軍屯都亭

赦黨人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潁川

黃巾
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
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呂強曰黨錮久
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
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
平矣帝懼而從之發天下精兵遣植討張角嵩儁
討潁川黃巾

殺中常侍呂強侍中向栩郎中張鈞
時趙忠張讓等貴寵上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
侍是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第宅擬宮室上嘗欲

登永安候臺官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人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是不敢復升臺榭及諝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求退徵還宗親在州郡者已而更共譖呂强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使中黃門持兵召强强怒曰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侍中向栩譏刺左右讓誣栩與角爲內應殺之郎中張鈞上書曰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

十常侍宗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冤無所訴故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與懸通）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御史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胡氏（寅）曰甚矣靈帝之不明也中常侍言黨人欲圖社稷則信而不疑考掠禁錮爲之辨理者隨即震怒何其守之確也及黃巾賊起約封諝徐奉等爲內應張讓賓客與之交通是圖社稷者乃中常侍可以怒矣則薄加誚責何其待之寬也且呂强乃中常侍之賢者納忠屢諫反以讒死然則靈帝特愛中常侍之回譎者耳豈非資稟不移難以語上哉

太尉楊賜免

帝問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坐寇賊免

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巾破平之

朱儁與賊波才戰敗賊遂圍皇甫嵩於長社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合軍與戰大破之斬首數萬遂討汝南陳國黃巾皆破之三郡悉平操父嵩爲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時人未之奇也唯橋玄及南陽何顒異焉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顒見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是人也時汝南許劭與從兄靖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焉操往造劭而問之曰我何如人劭鄙之不荅操劫之劭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操喜而去後舉孝廉爲郎至是平賊遷濟南相

交阯吏民作亂以賈琮爲刺史平之

交阯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淸行故吏民怨叛琮到部遣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簡選良吏歲間蕩定百姓以安

盧植圍張角於廣宗檻車徵還遣中郞將董卓代之

植連破張角斬獲萬餘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求賂不得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

中郞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徵植還減死一等

巴郡張脩反

脩以妖術爲人療病其法略與張角同令病家出五斗米號五斗米師聚衆寇郡縣時人謂之米賊

遣皇甫嵩討張角角死與角弟梁寶戰皆破斬之以嵩爲車騎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嵩時角已死嵩與其弟梁戰破之斬梁剖角棺傳首京師復攻梁弟寶於下曲陽斬之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脩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向有功

先零羌及涼州羣盜北宮伯玉等反

北地先零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爲將軍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太守燒州郡

朱儁擊南陽黃巾連破之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趙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自將精卒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之儁曰兵固有

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不克旣而解圍忠出戰儁因擊大破斬之餘衆復奉孫夏爲帥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城夏走儁追破之於是黃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豫州刺史王允討黃巾破之徵下獄減死論

允破黃巾得張讓賓客書與黃巾交通上之帝責怒讓竟不能罪也讓由是以事中允下獄會赦還

故官旬日間復以他罪捕既至廷尉大將軍進與楊賜袁隗共請之得減死論

二年南宮雲臺災

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陸康上疏諫曰昔魯宣稅畝而蝝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門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內侍譖康援引亡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奏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又詔發州郡材木文石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彊折賤買

僅得本價十一復貨之中者亦不即受材木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音鄒分道督趣讀為促恐動州郡多受賕賂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鉅鹿太守司馬直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悵然曰為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言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以崔烈為司徒

時三公往往因常侍阿保入錢西園而得之烈本冀州名士至是因傅母入錢五百萬故得為司徒而聲譽頓衰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遣皇甫嵩討之

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為列侯

以討張角功也

罷皇甫嵩遣車騎將軍張溫代之

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張讓私求錢不與二人奏嵩無功費多徵還收印綬以溫討北宮伯玉拜董卓為破虜將軍統於溫

司空臨晉侯楊賜卒

賜既免帝閱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臨晉侯陶中陵鄉侯至是復以賜為司空薨諡曰文烈

殺諫議大夫劉陶前司徒陳耽

陶上疏陳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共讒陶收下黃門北寺獄閉氣而死耽為人忠正宦官怨之亦誣陷死獄中

張溫擊涼州賊邊章韓遂不利將軍董卓破走之

造萬金堂

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買田起第於河間

胡氏寅曰靈帝崇稽私蓄亦云富矣曾不五年散於大盜其爲來世之鑒豈不厚哉

丙寅

三年遣使就拜張溫爲太尉

三公在外始於溫

以宦者趙忠爲車騎將軍

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忠遣弟延致殷勤於傅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矦不足得也燮正色拒

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爲漢陽太守

丁卯

四年韓遂圍隴西涼州殺刺史以應之遂圍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

長沙區星反以孫堅爲太守討平之封堅烏程矦

戊辰

五年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

太常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且用非其人所致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朝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州任之重自此始

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鮑鴻曹操趙融馮芳夏牟淳于瓊等七校尉皆統於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遣騎都尉公孫瓚討漁陽賊走之

己巳

六年遣大將軍進討韓遂

蹇碩忌進說帝遣進西擊韓遂進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還而西以稽行期

四月帝崩皇子辯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封皇弟協爲陳留王

帝在位二十二年年三十四歲初帝數失皇子何后生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矦王美人生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矦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碩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進往碩司馬潘隱迎而目之進驚馳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稱疾不入辯卽位年十四太后臨朝封協爲陳留王年九歲

以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進參錄尚書事進收宦者

蹇碩誅之

進忿蹇碩圖己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爲豪傑所歸因信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與同腹心碩不自安與趙忠等謀誅進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以告進進使黄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

遷孝仁皇后於河間驃騎將軍董重自殺后暴崩

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爲助董太后每欲參預政事何太后輒禁塞之董后忿詈曰汝今

輈張（猶彊梁也）怙汝兄耶吾敕驃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告進進與三公共奏藩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舉兵圍驃騎府收重免官重自殺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大將軍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帝出至河上司隸校尉袁紹捕宦者悉誅之帝還宮以卓爲司空

袁紹說何進誅中人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更直侍宮殿）補其處太后曰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楚（悽惻之意）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太后母舞陽君及弟苗受宦官賂遺數白太后爲其障蔽言大將軍專殺擅權以弱社稷進又新貴素敬憚中官外慕大名而内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陳琳諫不聽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爲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

皆詣臣言稟（讀爲廩）賜斷絶妻子饑凍挽臣車使不得行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至是進召之使將兵詣京師尚書鄭泰盧植皆諫進不從進使騎都尉鮑信募兵泰山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皐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内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請收讓等太后猶不從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遣使宣詔止之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事久變生復爲竇氏矣進於是以紹爲司隸校尉王允爲河南尹

紹促董卓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紹勸進便於此決之再三不許謀頗泄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太后乃詔皆復入直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張讓段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伏省戶下斬進卽爲詔以樊陵爲司隷許相爲河南尹進部曲將吳匡引兵燒南宮靑瑣門讓等將太后少帝及陳留

王劫省內官屬從復道走北宮尙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引兵屯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怨苗不與進同心遂攻殺苗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鬚而誤死者進攻省內讓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從者唯盧植及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因手劒斬數人讓等惶怖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逐螢光還至雒舍明旦帝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亦到因與公卿奉迎於北芒阪下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之由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爲賢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失傳國璽鮑信募兵適至說紹曰董卓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卓步騎不過三千率四五日輒夜潛出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

進苗部曲皆歸之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呂布殺原而幷其衆於是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

袁紹出奔冀州卓廢帝爲弘農王奉陳留王協卽位遂弒太后何氏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能勝史侯否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爾謂

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引佩刀橫揖徑出逃奔冀州卓大會百寮奮首而
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
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皆惶恐莫敢對
盧植獨曰太甲不明昌邑多罪故有廢立之事今
上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免植官卓以
議示袁隗隗報如議卓遂脅太后策廢少帝立陳
留王協隗解帝璽綬扶下殿北面稱臣太后哽涕
羣臣含悲莫敢言卓又議太后踧迫永樂宮至憂
死逆婦姑禮乃遷永安宮酖殺之公卿以下不布

服
遣使弔祭陳蕃竇武及諸黨人復其爵位
董卓與三公詣闕上書追理蕃武及諸黨人悉復
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子孫
卓自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
徵處士申屠蟠不至以黃琬爲太尉楊彪爲司徒荀
爽爲司空
初尚書周毖城門校尉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
擢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卓從之於是徵爽蟠等
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蟠得徵書人勸之
行笑而不荅竟以壽終
以袁紹爲勃海太守
卓購求袁紹急周毖伍瓊曰紹恐懼勢必爲變不
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乃即
拜紹勃海太守又以紹從弟術爲後將軍曹操爲
驍騎校尉術奔南陽操歸陳留

庚午

孝獻皇帝初平元年關東州郡起兵討卓推袁紹爲
盟主
紹自號車騎將軍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韓馥
留鄴給軍糧孔伷屯潁川劉岱張邈邈弟廣陵太

守超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橋瑁曹操俱
屯酸棗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
者鮑信獨謂操曰君略不世出殆天之所啟乎
卓弒弘農王
卓奏免太尉琬司徒彪以王允爲司徒殺城門校尉
伍瓊尚書周毖
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楊彪曰無故捐宗
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天下動之
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
計邪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

不答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王允爲司徒伍瓊周
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公勸用善士
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
何用相負收斬之彪琬皇恐謝罪
卓遷都長安燒洛陽宮廟發諸帝陵車駕西遷
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
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饑餓寇
掠積屍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
居家二百里內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
公卿冢墓收其珍寶三月帝至長安卓未至朝政

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
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
卓殺太傅袁隗滅其家
長沙太守孫堅舉兵討卓將軍袁術據南陽表堅領
豫州刺史
堅至魯陽與袁術合兵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
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以劉表爲荆州刺史
司空荀爽卒
爽見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舉辟皆取才畧

辛未

之士將共圖之亦與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爲內
謀會病薨
以公孫度爲遼東太守
二年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不受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沖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
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儁欲共立爲主曹操
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
也今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
向韓馥袁紹以書告袁術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
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馥紹竟通故樂

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厲色叱之曰今
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淸雪國恥諸
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
汙邪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卓自爲太師
位居諸侯王上
孫堅進兵擊卓卓敗西走堅入洛陽修塞諸陵而還
孫堅進屯陽人卓遣步騎迎戰堅擊破之梟其都
督袁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曰所以出身
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而

將軍還相嫌疑何也術卽調發軍糧卓遣說堅欲與和親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卓自出與戰敗走堅進至雒陽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邀卓卓乃使董越屯澠池段煨屯華陰牛輔屯安邑以禦山東而自引兵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卓至長安

卓至長安公卿迎拜車下卓因抵手謂皇甫嵩曰義眞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

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

袁紹逐冀州牧韓馥自領州事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幷州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舉冀州以讓袁氏馥性恇怯因然其計乃避位讓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以沮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軍審配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許攸逢紀荀諶皆爲謀主馥尋自殺

袁紹表曹操爲東郡太守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

卓以張楊爲河內太守

公孫瓚攻袁紹以劉備爲平原相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瓚同師盧植因往依瓚至是瓚使與其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郡將兵詣瓚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軍射殺之

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術使孫堅擊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祖敗走堅乘勝夜追祖祖步兵射堅殺之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初董卓入關留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東屯中牟移書州郡徵兵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皆有所給

劉焉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

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

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焉以為督義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時焉子璋為奉車都尉在長安帝使璋諭焉焉留不遣

三年卓遣校尉李傕郭汜張濟擊朱儁於中牟破之遂掠潁川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以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董卓弟旻兄子璜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車服僭擬召呼三臺尚書以下詣府啟事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便戮於前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言狀因以誅卓之謀告之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許之四月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屯衛周帀令呂布等捍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

布布令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卓入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士女賣衣裝市酒肉相慶宗族在郿皆為其羣下所殺卓素充肥暴屍於市守吏為大炷置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黃巾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自稱刺史

青州黃巾寇兖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兖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厲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尙爲兖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尙奔袁術

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闕殺司徒王允呂布走出關

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

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布又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卓既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是以羣下不甚附之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時百姓譌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擁兵自守李傕等還至陝遣使詣長安求赦不得傕等益懼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校尉賈詡曰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

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叟兵蜀兵也）內反引傕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不勝將數百騎招允同去允曰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讐非敢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圍門樓共表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傕等收司隸黃

琬殺之屍允於市呂布自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傕汜稠及張濟自爲將軍

癸酉

四年以陶謙爲徐州牧

徐州治中王朗勸刺史陶謙遣使奉貢故有是命仍以朗爲會稽太守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其子操迎之陶謙別將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敗走郯操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攻郯不克乃去攻破城邑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自殺

虞與瓚積不相能虞恐其終爲亂乃率兵十萬討之兵無部伍不習戰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瓚執虞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爲掾而遣之疇至長安致命還比至虞已死疇謁墓哭泣而去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埽地

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乃爲約束班行於衆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

黟縣黃士陵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十九

甲戌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

起漢獻帝興平元年
至獻帝建安十三年

興平元年追尊母王夫人爲靈懷皇后

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皇妣宅兆未卜何忍言後宮之選乎於是三公奏改葬皇妣王夫人追上尊號曰靈懷皇后

劉備救陶謙謙表備爲豫州刺史

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備救之備遂歸謙謙表領豫州屯小沛曹操軍食亦盡引兵還

曹操復攻陶謙還擊劉備破之陳留太守張邈迎呂

布以拒操操還攻之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郯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操操乃引還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譏議己而殺之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說邈迎呂布爲兖州牧或知邈爲亂即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矦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是時兖州郡縣皆應布唯鄄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宮欲自將取東阿又使汎嶷取范彧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

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靳允固守允流涕許之遂殺汎嶷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

胡氏寅曰三代得天下以仁仁非煦煦姑息也推己所欲與天下共之推己所惡與天下去之使萬物各得其所是則仁之道也操報父仇先屠三城

坑數十萬衆已爲過甚再攻徐州罪人不得遂畧地遠師所過殘滅不亦不仁之甚哉其天資嗜殺如此雖得天下不能數世卽爲他人所奪蓋德澤不厚不能綿遠其理然也

以楊定爲將軍開府

自四月不雨至於七月

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貧人作糜粥也餓死者如故帝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臣等謹按長安近在目前出太倉米豆以振之而飢餓之民猶不得蒙其實惠蓋小人之敢爲欺蔽皆此類也爲人君者苟明不足以燭奸剛不足以懲惡則雖有仁民之政而欲民之被其澤也難矣故侯汶一杖而餓者得全人君少自振厲其效之速如此使獻帝從是覺寤觸類而長之縱未能中興亦豈至爲亡國之主哉

劉焉卒以其子璋爲益州牧

天火燒縣竹城劉焉徙治成都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焉子璋溫仁共上以爲刺史詔以爲

益州牧

陶謙卒劉備兼領徐州

謙疾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

袁術表孫策爲懷義校尉

初孫堅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還葬曲阿已而渡江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讐之志術上策舅吳景領丹

陽太守從兄貢爲都尉然未肯還其父兵謂曰丹
陽精兵之地可往召募策遂迎其母詣曲阿依舅
氏召募得數百人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
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拜懷
義校尉許以爲九江太守已而更用陳紀又使攻
廬江太守陸康謂曰今若得康廬江眞卿有也策
攻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策益失望

二年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營

董卓初死三輔民尙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劫掠加
以饑饉二年之間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矜

功爭權傕以稠勇而得衆忌之請稠會議於坐殺
之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汜各治兵相攻傕遂將
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放兵入掠宮人御物幷取
金帛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
和傕汜汜留太尉楊彪大司農朱儁等十人以爲
質儁憤懣發病死

立貴人伏氏爲皇后

郭汜攻李傕傕遷帝於北塢

郭汜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鬬一人劫天子一
人質公卿可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尙不奉國
家吾豈求生耶汜乃止傕召羌胡數千以御物與
之許以宮人欲令攻汜汜遂將兵夜攻傕門矢及
帝帷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
絕侍臣皆有飢色帝求米及牛骨以賜左右傕以
臭牛骨與之司徒趙溫與傕書曰公前屠陷王城
殺戮大臣今爲睚眦之隙以成千鈞之讐復欲轉
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不如早共和
解傕大怒欲殺溫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帝使謁
者僕射皇甫酈和傕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傕
傕不肯曰君觀吾方畧士衆足辦郭多（郭汜也）否多

又劫質公卿而君茍欲左右之耶酈曰汜質公卿
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傕呵之出酈詣省門白傕
不肯奉詔辭語不順帝恐傕聞之亟令酈去

曹操攻拔定陶呂布走歸劉備留廣陵太守張超守
雍丘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操以
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河濟天
下之要地不可以不先定今舍而東是無兗州也
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布復與陳
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

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
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
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
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
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

將軍張濟迎帝東歸以濟爲驃騎將軍開府
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傕將楊奉謀殺
傕事泄叛去傕衆稍衰張濟自陝西至欲和傕汜
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
傕許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闚省門曰天子在此

中邪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將軍賈
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乃引去
傕由此單弱七月車駕東出夜到霸陵從者皆飢
張濟賦給有差傕出屯池陽汜欲令帝幸高陵公
卿及濟以爲宜幸弘農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
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幸新豐汜復謀脅帝還
都郿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
豐汜自知謀泄乃棄軍入南山

以曹操爲兗州牧

帝至弘農張濟與傕汜合追帝至陜帝度河入李樂
營
郭汜黨復謀脅乘輿西行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
幸楊奉營東至華陰將軍段煨具服御資儲欲上
幸其營煨與楊定有隙定黨言煨欲反帝疑之定
將與奉承攻煨請帝爲詔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
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二意詔和解之定
等還營李傕郭汜聞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欲劫
帝而西楊定單騎亡走荊州張濟與奉承不相平
乃復與傕汜合車駕遂幸弘農濟傕汜共追乘輿
大戰於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

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露次曹陽承奉乃譎
傕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
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
千騎來共擊傕等大破之車駕發東傕等復來戰
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至陜
乃結營自守虎賁羽林不滿百人李樂懼欲令車
駕御船過砥柱出孟津楊彪以爲河道險難乃使
樂夜渡具船舉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
伏德扶后御船同濟者楊彪以下纔數十人到大
陽幸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負米貢餉

上御牛車幸安邑羣帥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畫之乘輿至棘籬中門戶無關閉帝又遣太僕韓融與傕汜等連和傕乃放百官歸宮人巳而糧盡張楊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

孫策擊劉繇於曲阿破走之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策之舅吳景也）討橫江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

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强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以張紘爲

丙子

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

雍丘潰張超自殺袁紹圍東郡執太守臧洪殺之

張超在雍丘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制强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自殺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增兵急攻糧盡城陷生執洪謂曰今日

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殺之

建安元年劉備與袁術戰於盱眙呂布襲取下邳備降於布遂與并兵擊術

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引軍東下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收餘兵東取廣陵

與術戰又敗飢餓困蹙請降於布布亦忿術軍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幷勢擊術使屯小沛布自稱徐州牧

帝還雒陽

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七月至雒陽楊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留宿衛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委輸不至尙書郎以下自出採稆（音呂野穀不因播種而生者）或飢死或爲兵士所殺

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尙書事

曹操在許謀迎天子衆以爲山東未定韓暹楊奉負功恣睢未可卒制荀彧曰今鑾駕旋軫東京榛蕪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雖有逆節其何能爲操乃遣曹洪將兵西迎天子韓暹矜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將兵詣雒陽旣至奏韓暹張楊之罪帝以暹楊有功詔勿問以操領司隸校尉錄尙書事操於是誅有罪賞有功矜死節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

曹操遷帝於許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

操引董昭問計奉車駕東遷始立宗廟社稷於許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

孫策取會稽太守王朗降

以袁紹爲太尉曹操自爲司空

詔書下紹責以地廣兵多而不聞勤王之師但擅相討伐紹上書陳愬乃以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曹操下辭不受操懼請以大將軍讓紹而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

募民屯田許下州郡竝置田官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竝起乏糧穀飢則寇

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棗祗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郞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呂布復攻劉備備走歸許詔以爲豫州牧遣東屯沛

袁術畏呂布乃爲子求婚布許之術遣將紀靈等攻劉備備求救於布布馳往赴之靈等乃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

丁丑

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益其兵使圖布

二年袁術稱帝殺故兗州刺史金尚

袁術以讖言代漢者當塗高自云名字應之逐有僭逆之謀聞孫堅得傳國璽拘堅妻而奪之議稱尊號孫策聞之與術書曰湯武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強臣異於湯武之時且董卓貪淫驕

陵志無紀極至於廢主自興亦猶未也而天下同心疾之況效尤而甚焉者乎術始料策必與己合及得其書愁沮發疾策遂絕之至是僭號於壽春自稱仲家置百官郊祀天地沛相陳珪少與術遊術質其子而以書召之珪答書曰足下陰謀不軌以身試禍欲吾營私阿附有死不能也術欲以金尚爲太尉尚不許而逃去術殺之

以呂布爲左將軍布擊袁術兵破之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

戊寅

天子輔贊國政將軍宜與協謀共存大計今與術結昏必受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己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昏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遺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即遣登奉章謝恩幷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爲內應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

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幷力破術爲國除害且許悉以術軍資與之暹奉大喜從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

劉備誘楊奉殺之

韓暹楊奉寇掠徐揚間劉備誘奉斬之暹與郭汜胡才皆爲人所殺李樂病死

三年詔將軍段煨等討李傕夷三族

呂布復攻劉備曹操擊布殺之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破沛城虜

備妻子備單身走曹操自擊布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於布操與劉備遇於梁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遥爲之勢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陳宮有智而遲急攻之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餘布益困逼布將魏續等共執陳宮高順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

操左右不忍乃下降布見操曰明公之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若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操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操頷之操謂宮曰奈卿老母妻子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老母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未復言宮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幷布順皆縊殺之張遼臧霸等皆降

以劉備爲左將軍

備從操還許操表以爲左將軍禮之愈重

己卯

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孫策遣張紘獻方物曹操欲撫納之表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以紘爲侍御史袁術以周瑜爲居巢長臨淮魯肅爲東城長瑜肅知術無成棄官渡江從策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禽之郎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禽之解縛即署門下督軍還郎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會劉繇卒於豫章揚州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遂有兼幷之志

袁紹攻公孫瓚瓚自焚死

四年袁術北走詔劉備將兵邀之術還走死

術既稱帝淫侈滋甚媵御數百無不兼羅紈厭粱肉自下饑困莫之收卹既而貧實空盡不能自立乃燒宮室奔其部曲陳簡復爲簡所拒士卒散走不知所爲乃遣使歸帝號於紹袁譚迎術欲從下邳北過曹操遣劉備邀之復走壽春至江亭憤慨歐血死故廣陵太守徐璆得傳國璽獻之

曹操進軍黎陽還許分兵守官渡

袁紹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

於義則違且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竊爲公懼之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孔融謂荀彧曰紹土廣兵彊田豐許攸智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忠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將也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豐剛而犯上攸貪而不治配專而無謀紀果而自用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八月操進軍黎

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操遣兵擊之

初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袁紹字也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种輯等同謀會操遣備邀袁術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和操遣長史劉岱擊之不克

五年操殺車騎將軍董承遂擊備破之備奔冀州

董承謀洩操殺承等皆夷三族操自討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備奔青州歸袁紹紹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亡卒稍歸之

曹操還官渡袁紹進軍黎陽遣兵攻白馬操擊破之斬其將顏良文醜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彊諫紹械繫之於是移檄州郡數操罪惡進軍黎陽遣顏良攻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操救白馬良來逆戰關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

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而西紹渡河追之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令騎解鞍放馬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分趣輜重操縱擊大破之斬醜紹軍奪氣羽奔備於袁軍操還軍官渡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策欲乘虛襲許部署未發會先所殺吳郡太守許貢奴客因其出獵伏篁竹中射之中頰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決機

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遂卒年二十六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而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遂委心而服事焉

袁紹攻曹操於官渡操襲破其輜重紹軍大潰

袁紹軍陽武八月進營稍前東西數十里操亦分營與相當出兵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為高櫓起土山為地道攻之操眾少糧盡與荀彧書議欲還許

以致紹師彧報曰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十分居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為支軍於表以絕操鈔許攸曰操悉師拒我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謂操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喜乃留荀攸曹洪守營自將步騎五千至屯放火急擊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餘眾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冀州城邑多降於操紹謂逢紀曰田豐前諫止吾吾亦慙之紀曰豐聞將軍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紹於是謂僚屬曰吾不用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而性矜愎自高短於從

善故至於敗

以孫權為討虜將軍

曹操聞孫策死欲因喪伐之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為會稽都尉紘思惟補察知無不為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於權權與語悅之賓退獨引肅合榻對飲問計肅曰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保守江東以覲天下之釁耳若因北方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

辛巳

江所極據而有之此王業也張昭毀肅年少麄疏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幷合之別部司馬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駱統勸權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燥溼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

六年張魯取巴郡詔以魯為漢寧太守

張魯以鬼道教民使病者自首其過為之請禱實無益於治病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犯法者三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

後遂襲取巴郡朝廷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漢寧太守通貢獻而已

臣等謹按此張道陵之孫所謂五斗米賊也史明言其以鬼道惑衆後世乃崇尚其教而世封其子孫果何道哉

壬午

七年曹操復進軍官渡袁紹卒幼子尚襲行州事長子譚出屯黎陽操攻敗之

袁紹慙憤發病嘔血薨初紹有三子譚熙尚紹後妻劉氏愛尚紹欲以為後乃以譚繼兄後出為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

癸未

悉止分定故也譚當為嗣而斥使居外禍其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熙為幽州刺史甥高幹為幷州刺史逢紀審配素為譚所疾辛評郭圖皆附於譚而與配紀有隙及紹薨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為害遂矯紹遺命奉尚為嗣譚至不得立自稱車騎將軍屯黎陽尚少與之兵而使紀隨之譚求益兵配等不與譚怒殺紀曹操攻譚尚自將助之與操相拒譚尚數敗

八年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操追至鄴而還譚攻尚

不克

曹操攻黎陽譚尚敗走還鄴操追至鄴諸將欲遂攻之郭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今權力相侔各有黨與急之則相保緩之則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操曰善留賈信守黎陽而還譚謂尚曰今曹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尚疑之譚大怒攻尚譚敗引兵還南皮譚別駕王修自青州來救譚欲更還攻尚修曰兄弟者左右手也今與人鬭而斷其右手曰我必勝其可

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彼讒人離間骨肉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

九年袁尚復攻譚曹操攻鄴尚還戰敗走幽州操遂入鄴自領冀州牧

曹操濟河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尚復攻譚於平原留審配守鄴操爲土山地道以攻之又攻絕其糧道鑿塹圍城周回四十里引漳水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旣至配出兵城北操逆擊之敗還尚亦破走依曲漳爲營操

遂圍之尚懼求降不聽衆潰奔中山初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詔以操領冀州牧操讓還兗州

公孫度卒子康襲行郡事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丹陽督嬀(居爲反)覽丞戴員(音云)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

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爲牙門

十年曹操攻南皮克之斬袁譚

先是操以袁譚背己攻平原拔之譚走保南皮至

是操攻之譚出走追斬之告諭吏民各安故業斬郭圖等及其妻子王修詣操乞收葬譚尸許之辟爲司空掾郭嘉說操多辟青冀幽幷名士爲掾屬操從之尋幽州將吏亦逐其刺史袁熙遣使降操熙尚俱奔烏桓

以荀悅爲侍中

時政在曹氏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申鑒五篇奏之其大畧曰爲政之術先屛四患乃崇五政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

丙戌

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平聲)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衆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

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善縱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十一年以仲長統為尚書郎

荀彧舉統為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略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

丁亥

不堪復伉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

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

十二年操擊烏桓破之斬蹋頓袁熙袁尚奔遼東公孫康斬之

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為變悔不可言郭嘉曰表才不足以御備雖虛國遠征公無憂也操從之行至易遣使召田疇疇即至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崗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

尙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縱兵擊之虜衆大崩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尙熙奔遼東尙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引還康果斬尙熙首送之諸將或問操操曰彼素畏尙熙吾急之則幷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三十餘丈方得水旣還科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蘇氏軾曰操旣勝烏桓曰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之曰後勿難言袁紹旣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當相哀惟田別駕不然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爲明主謀而不中不惟無罪乃有賞爲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吾今乃知袁曹所以興亡者

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至是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屛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音伸)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

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

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臣等謹按孟子有言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夫臣而可召則必不能以道而事君君而好臣其所可召則必不能樂道而忘勢於是上驕下諂徒以勢分相臨利祿相誘獻可替否

之間未必有相濟相成之益也如是而欲大有所爲可得乎孔明號爲人龍固非可屈致者先主聞徐庶之言卽枉顧草廬至于再三旣見之後情好日密雖羽飛不能間此所以成三分之業託六尺之孤自湯尹而下絕無而僅有者也

十三年罷三公官曹操自爲丞相

操以崔琰爲西曹掾毛玠爲東曹掾司馬朗爲主簿朗弟懿爲文學掾琰玠並典選舉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拔敦實斥華僞進沖遜抑阿黨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輿服不敢過度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操聞之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懿少聰達多大略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痹操怒欲收之懿懼就職

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郗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

訕朝廷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幷其妻子皆殺之

劉表卒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新野琮舉州降操遂進兵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

劉備屯樊琮降而不以告備久乃覺則操已在宛

矣備乃大驚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將其衆去過襄陽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會江陵或謂備宜速行保江陵今擁大衆被甲者少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兵急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

騎走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詣操張飛拒後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雲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操進軍江陵

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爲人短小放蕩操已定荆州走劉備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絕操與劉備相結璋從之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初魯肅言於孫權請奉命弔劉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治操權卽遣肅行比至南郡而琮已降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阪宣權旨致殷勤之意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爲權長史備進住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權說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

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逃遁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當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

敗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操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日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破必北還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時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莫不失色張昭等曰將軍大

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瑜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割據江東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槀草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

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往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與備幷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望見瑜船乘單舸往見瑜問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深愧喜進與操

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一戰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船艦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幙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操引軍走劉

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太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曹仁圍甘寧瑜大破仁兵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

黟縣黃士陵初校
順德曾廣龢覆校
仁和王存善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二十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一

起漢獻帝建安十四年至帝禪建興五年

己丑 十四年孫權表劉備領荊州牧

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

庚寅 十五年曹操讓還三縣

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恐為人所凡愚欲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築精舍

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得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遭值董卓之難興舉義兵破降黃巾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己敗則國家傾危是以

辛卯

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封兼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其兵

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眾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

也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取蜀而幷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權從弟瑜也周瑜還治行裝道病困與權牋曰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采瑜死不朽矣卒於巴丘權聞之哀慟自迎其喪以肅代瑜肅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共拒操權從之

十六年曹操以其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爲丞相副

胡氏寅曰官爵公器也操專漢政命自己出而拜其子以要官此漢主詔邪亦可謂欺天罔人謂人莫如我何肆行而無忌憚也

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

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正邑邑不安貌不得志別駕張松亦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爲因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議奉戴以爲州主會鍾繇欲向漢中璋懼松因說曰曹公若因張魯之資以取

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若使之破魯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正迎備主簿黃權諫從事王累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益州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

等守荊州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劉璋敕在所供奉
賄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
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詣涪璋率兵三萬
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備不可歡飲
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備北到葭
萌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壬辰

十七年孫權徙治建業（即今南京）
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為治所劉備
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號建
業

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祿大夫參軍事荀彧自
殺
董昭與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
彰殊勳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
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操由是不悅及擊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
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向濡須
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謀
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
劉備據涪城

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書璋曰孫氏與孤
本為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
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因求益萬兵及資糧
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
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
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
去乎璋聞之收斬松敕關戍勿復得與備通備大
怒召璋將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
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癸巳

十八年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
故又加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袞冕之服
赤舄副焉軒縣之樂六佾之舞朱戶以居納陛以
登虎賁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
玈矢千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劉璋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進圍雒城
魏始建宗廟社稷

甲午

十九年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
改授金璽赤紱遠游冠
劉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

諸葛亮留關羽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法正牋與劉璋曰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荅雒城潰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城中震怖璋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公安盡歸其財物佩以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董和爲掌軍中郎

將並署左將軍府事法正爲蜀郡太守許靖爲左將軍長史李嚴吳懿費觀等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亮治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此州之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著矣

乙未

魏公操擊孫權

留少子植守鄴

魏公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引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挾之操出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

帝以貴人有娠爲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尙書令華歆爲之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二十年立貴人曹氏爲皇后

操之女也

劉備孫權分荆州

初劉備在荆州周瑜等數勸孫權取蜀備曰曹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相攻伐使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遏之不得過謂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璋留關羽守江陵與魯肅數生疑貳備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荆州備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荆州相與耳權曰此假而不反乃欲以虛辭引歲也遂置長沙零陵桂陽長史羽逐之權遣呂蒙取三郡備

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孫權進住陸口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以拒羽肅邀羽相見因責數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徒勞無一塊土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眾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身無處所不愛土地士民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私德隳好今已藉手西州又欲翦并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羽無以答會聞曹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於權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荆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丙申

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

操至陽平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眾拒關堅守操攻陽平諸屯山峻難登士卒傷夷軍食且盡意沮欲還會前軍夜迷誤入張衛別營營中驚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犇入巴中操遣人慰喻之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若小緩

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魯尋出降

二十一年魏公操進爵為王操殺尚書崔琰

初崔琰薦楊訓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失舉琰取其草視之與訓

丁酉

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有與琰不平者白之操怒收琰付獄遂賜死毛玠傷琰無辜心不悅人復白玠怨謗亦收付獄玠遂免黜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玠之獲罪儀有力焉羣下側目

二十二年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魏以世子丕爲王太子

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爲繼室植性

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廙及楊脩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爲嗣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丕使人問太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嘿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故不卽對耳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

戊戌

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旣任性而行不自彫飾丕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爲之稱說故遂定爲太子久之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二十三年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

時有金禕者自以世爲漢臣乃發憤與紀晃起兵

欲挾天子以伐魏南援劉備不克而死

劉備擊張郃不克

劉備屯陽平關攻郃等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眾事皆辦遂使卽眞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二十四年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督軍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爲軍主衆心乃定

劉備取漢中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

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値操揚兵大出雲遂前突其陳且鬭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以勁弩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水死者甚多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五月操引兵還長安備遂有漢中

劉備自立爲漢中王

備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奏以備爲漢中王讀訖備拜受璽綬御王冠立子禪爲王太子拔牙門將魏延領漢中太守以鎭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法正爲尙書令關羽張飛馬超黃忠皆進位有差

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力戰矢盡吏士盡降德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何不早降德罵羽羽殺之急攻樊城衆皆恂懼仁與軍

人盟誓同心固守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外內斷絕羽又遣別將圍襄陽刺史胡脩太守傅方皆降

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師師救樊關羽走還權邀斬之

自許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劉備孫權外親內疏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常勸孫權以曹操尙存宜且撫輯關羽與之同仇不可失

也及呂蒙代肅以爲羽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
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欲取羽全據長江至
是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
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
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
空虛則南都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
檄召蒙還陰與圖計下至蕪湖陸遜謂曰羽務北
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羽
可禽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
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

過也權乃召遜代蒙遜至陸口爲書與羽稱其功
美深自謙抑羽意大安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
狀權遂發兵襲羽曹操使徐晃屯宛以助曹仁孫
權爲箋與操請以討羽自效及乞不漏令羽有備
董昭曰軍事尙權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强梁自恃
二城守固必不速退操卽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
裏及羽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不能
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駐軍摩陂晃攻羽破之羽
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水蒙至潯陽盡伏其精兵
舳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羽所置
江邊屯候盡收縛之蒙入江陵釋于禁得羽及將
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
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猶以
爲犯軍令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羽
走還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
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
過於平時皆無鬭心權至江陵荊州將吏悉歸附
羽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潘璋斷其徑
路十二月獲羽斬之遂定荊州

以孫權爲票騎將軍領荊州牧

曹操表孫權爲票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
矦權上書稱臣於操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是兒
欲踞吾著爐火上邪陳羣等皆曰漢祚已終非適
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羣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
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
操曰若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

司馬氏光曰敎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
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
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功之遠也光武
敦尙經術脩明禮樂繼以明章敎立俗成自三代

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面引廷爭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祚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之昏虐保養姦回過於骨肉殄滅忠良甚於寇仇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於是宗廟丘墟烝民塗炭大命殞絕不可復救然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以尊漢爲辭魏武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沒身不

敢廢漢而自立豈其志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二十五年 魏文帝曹丕黃初元年是歲僭國一

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太子丕立自爲丞相冀州牧

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僞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勳勞宜賞不吝千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故能芟刈羣雄幾平海內至是薨太子丕在鄴鄢陵矦彰自長安來赴問璽綬所在諫議大夫賈逵正色曰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矦所宜問也凶問至鄴羣臣聚哭無復行列太子中庶子司馬孚厲聲於朝曰君王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鎭萬國而但哭邪乃罷羣臣備禁衛治喪事孚懿之弟也羣臣以爲太子卽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于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乃具官備禮一夕而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卽王位大赦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

魏立法自今宦者官不得過諸署令

作金策藏之石室

魏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魏王丕南巡至譙大饗軍士父老

丕至譙大饗六軍及譙父老設伎樂百戲吏民上壽日夕而罷

孫氏盛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未之有廢也魏王處哀而設宴樂居始而墮化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以賈逵爲豫州刺史
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內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曹丕曰眞刺史矣布告天下賜爵關內侯

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爲山陽公
左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言魏當代漢見於圖

緯魏之羣臣因表勸丕纂位至是帝乃告祠高廟遣使持節奉璽綬詔策禪位于魏魏王丕上書三讓乃爲壇於繁陽升受璽綬卽皇帝位燎祭天地改元黃初奉漢帝爲山陽公用天子禮樂追尊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于魏
司馬氏光曰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飮饑之待餔也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雄之志昆陽之役使海內皤然

辛丑

變而爲漢至於天下已定偃武修文勤政治興禮樂表行義厲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恥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寖弛外戚專權近習放肆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而徇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至於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賊虐忠正嬖倖之黨中外盤結鬻獄賣官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召董卓以脅朝廷於是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昭烈皇帝章武元年漢中王卽皇帝位

蜀中傳言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羣下競勸王稱尊號司馬費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纂位故羈旅萬里合衆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也王不悅左遷之遂卽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

孫權徙治武昌
權自公安徙都於鄂更名鄂曰武昌

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

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子禪爲太子

帝自將伐孫權

帝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操雖斃子丕簒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帝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

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

飛雄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之飛不悛至是當率萬人會江州臨發爲帳下所殺以其首奔孫權帝聞飛營都督有表曰噫飛死矣

孫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

權遣使稱臣送于禁等還魏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内有急恐中國往承其釁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攻其内吳之亡不出旬月吳亡則蜀亦不能久存矣魏主不聽遂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爲吳王加九錫

魏遣使求珍物於孫權

魏主丕遣使求大貝明珠象犀玳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荆揚貢有常典魏所求非禮宜勿與吳王權曰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

壬寅

二年 吳大帝孫權黃武元年 舊國一 新國一 凡二僭國

吳陸遜進攻猇許交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帝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計不得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之者以此故也遜將進攻漢軍先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敕各持一把

茅以火攻拔之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促兵四面蹙之死者萬數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舟械軍資略盡帝大慙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邪初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是正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行必不危矣魏主丕聞漢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彼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拒敵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七日吳破漢書到

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羣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輔政及橫受茅土後世有背違者天下共誅之時卞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爲奢有犯禁者吾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

臣等謹按外戚專政而西京亡中官擅權而東京亡此曹魏不遠之鑒也夫禁微者易而救末者難文帝垂戒於立國之初可謂有深長之慮矣蜀與魏鄰而其亡也以黃皓晉承魏後而其亂也以楊賈然則此二法者豈非萬世人君所當謹守者哉

魏立貴嬪郭氏爲后

魏主丕將立郭貴嬪爲后中郎棧潛上疏曰后妃之德盛衰治亂所由生也是以聖哲立元妃必取世家令淑以統六宮奉宗廟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春秋無以妾爲夫人之禮若因愛登后使賤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不從

癸卯

魏遣將軍曹休等擊孫權

魏主丕遣使責吳任子不至怒之命將軍曹休等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眞等圍南郡吳遣將軍呂範以舟軍拒休諸葛瑾等救南郡朱桓拒仁

吳王權改元拒魏魏主丕自將擊之

吳王權以揚越蠻夷未平卑辭上書魏主丕求自改厲若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交州以終餘年丕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若登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權改元黃武臨江拒守丕自許昌南伐之

三年 帝禪建興元年

魏師攻濡須別將圍江陵皆不克引還

初丕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皆難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今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丕不納軍竟無功

四月帝崩于永安丞相亮受遺詔輔政太子禪卽位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

諸葛亮至永安帝病篤命亮輔太子禪以尙書令

李嚴爲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可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又詔敕禪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帝卽位三年年六十三歲亮奉喪還成都以嚴爲中都護留鎭永安禪卽位時年十七大赦改元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乃約官職脩法制發敎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

闕損矣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玆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丙吉不問死人陳平不知錢穀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三年吳以顧雍爲丞相

雍爲人寡言擧動時當及爲相所用文武吏各隨其能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非面見不言權常令中書郞詣雍有所咨訪若事可施行卽與反覆究論如不合意正色不言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其不言者孤當重思之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雍曰兵法戒小利此等欲邀功名而爲其身非爲國也不宜聽權從之

丞相亮討雍闓斬之遂平四郡

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求附於吳又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牂牁越巂皆叛亮以新遭國喪撫而不討務農殖穀俟民安食足而後用之是年春率衆南征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闓等獲素爲夷漢所服收餘衆拒亮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陳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卽易勝耳乃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牁越巂四郡皆平亮卽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今

丙午

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
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
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
反

四年吳令諸將屯田

陸遜以所在少穀表請諸將增廣農畝吳王權報
曰甚善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爲四耦雖未
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勞也

魏主丕卒太子叡立

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被

誅故未建爲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
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
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爲之惻然及
是疾篤立爲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鎭軍陳羣
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而卒在位七年年四
十歲太子叡卽位

陳氏壽曰文帝下筆成章博聞强識若加曠大之
度勵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
何遠之有

初太子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

丁未

卽位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
盡日曄出或問何如曰秦皇漢武之儔才具微不
及耳治政之始陳羣首上疏曰臣下雷同是非相
蔽固國之大患然若不和睦則有讎黨而毁譽失
實二者不可不深察也

五年 魏明帝曹叡太和元年

魏大營宮室

司徒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卑宮儉食漢文罷露
臺衣弋綈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
之前足列朝會崇華之後足序內官華林天淵足

展游宴宜且先成象魏修城池餘悉廢罷專以勤
耕農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强而寇戎賓服矣

丞相亮率諸軍屯漢中以圖中原

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
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
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
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
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
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

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褘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

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褘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褘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辟廣漢太守姚伷爲掾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

魏立貴嬪毛氏爲后

初魏主叡爲平原王納虞氏爲妃至是不得爲后卞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矣虞氏遂絀還鄴宮

黟縣黃士陵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仁和王存善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二十一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二

起漢帝禪建興六年
至帝禪延熙十五年

六年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

初魏以夏侯淵子楙都督關中至是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魏延曰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此爲危計不用揚聲由斜谷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使曹真督諸軍軍郿以拒之亮乃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既崩略無備豫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舉郡應亮關中響震魏主叡如長安右將軍張郃率步騎五萬拒亮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郃戰于街亭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亮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初亮以謖才術過人深加器異昭烈臨終謂曰

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未以爲然引謖參軍事每與談論自晝達夜至是乃收殺之蔣琬謂亮曰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亮上疏請自貶三等詔以右將軍行丞相事時趙雲亦以箕谷兵敗坐貶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不然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其膽智使典軍事魏曹真復取三郡以亮懲祁山必出陳倉使將軍郝昭城守以備之

臣等謹按街亭之敗由馬謖違亮節度而亮素與謖善乃能大明軍法躬自貶責無纖芥朋比係吝之私所謂開誠布公實允蹈之宜民忘其敗而敵畏如虎使其不死必能禽叡馘懿而收

恢復之功也夫勝負固兵家之常而刑賞實馭軍之要後世敗軍之罰不行於親貴而欲服衆成功豈不難哉

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斬其追將王雙

右將軍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亮言於帝曰先帝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且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幷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臣到漢中中間朞年已喪趙雲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所糾

己酉

合四方之精銳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三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四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兵敗於楚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矣然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此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引兵數萬出散關圍陳倉不克使人說

郝昭不下昭兵纔千餘人亮進攻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魏遣張郃救之未至亮糧盡引還將軍王雙追亮亮擊斬之

魏以公孫淵為遼東太守

七年 吳黃龍元年

右將軍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丞相

吳王孫權稱皇帝

權卽位大赦改元百官畢會權歸功於周瑜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汗權立子登為太子

吳以張昭爲輔吳將軍

吳主權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醉墮臺中乃止昭正色而出權呼入謂曰共作樂耳公何爲怒乎昭曰昔紂糟邱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爲樂不以爲惡也權默然遂罷酒至是昭以病告老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嘗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漢使來稱漢德美羣臣莫能屈權復思昭遣中使勞問請見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

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吳遷都建業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

吳主權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使遜輔太子登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辨而詭先聖之敎君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隲書求見啟誨隲上疏曰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辛亥

九年丞相亮伐魏圍祁山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殺其將張郃

魏遣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漢懿畱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救祁山亮分兵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淮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其麥與懿遇于上邽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

躡其後不肯戰賈詡魏平數請戰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郃攻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等逆戰魏兵大敗懿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懿遣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中伏弩而卒

壬子

十年 吳嘉禾元年

癸丑

十一年 魏青龍元年

吳遣使拜公孫淵爲燕王淵斬吳使者獻首於魏魏封淵爲樂浪公

甲寅

十二年丞相亮伐魏

初丞相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

治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至是悉眾十萬
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魏山陽公卒
魏主叡素服發喪謚曰漢孝獻皇帝山陽傳國至
晉永嘉中乃爲胡寇所滅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大將軍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
分兵屯田
丞相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
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
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

丈原郭淮曰亮若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
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先據北原塹壘
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
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
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長史楊儀引軍還前軍
師魏延作亂儀擊斬之
亮數挑戰懿不出乃遺以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
表請戰魏主叡使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
姜維謂亮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

固請者以示武於眾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
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
其寢食及事之煩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
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
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
使僕射李福省侍因諮大計與亮語已別去數日
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
謝前實失諮又請其次亮曰文偉可又問亮不答
八月薨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懿懿追之
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不敢逼於是

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策贈印綬謚曰忠武
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
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亮嘗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以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 至是懿案行其營壘歎曰天
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
猛過人善養士卒每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
潼關如韓信故事亮不許延常謂亮怯不能盡用
已才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規畫分部籌度糧
穀咸取辦焉延性矜高當時皆下之唯儀不假借
延以爲至忿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偏廢也亮病

篤作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延或不從軍
卽自發亮薨儀令費禕往揣延意延曰丞相雖亡
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
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作斷後將乎儀等乃按
亮成規引還延果大怒攙儀未發率所領先歸燒
絕閣道與儀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
問董允蔣琬咸保儀而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
兼行亦繼延後延據南谷口逆擊儀等將軍何平
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卒知
曲在延皆散延逃奔漢中儀遣將斬之夷三族

陳氏壽曰亮爲相國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
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
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
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
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
內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
勸戒明也

以吳懿爲車騎將軍督漢中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
事

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旣無戚
容又無喜色神守擧止有如平日由是眾望漸服

乙卯

十三年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爲尚書令

魏作洛陽宮

魏主叡好土功力役不已農桑失業陳羣諫曰昔
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
後人民至少邊境有事乎惟陛下慮之叡答曰王
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豈可復興役邪羣曰
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王者莫之敢違若必欲作
之固非臣下言辭所屈漢明帝欲起德陽前殿鍾
離意諫而止後復作之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
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爲百姓也叡爲

之少省少府楊阜上疏曰桀作琁室象廊紂爲傾
宮鹿臺以喪其國楚靈築章華而身受禍秦皇作
阿房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
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桀紂秦楚爲戒而乃自
暇自逸惟宮室是飾必有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
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斯
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謹叩棺沐浴伏俟
重誅叡感其忠手筆詔答

魏崇華殿災

魏主叡以殿災問大史令高堂隆曰此何咎也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以旱火從高殿起也又詔問隆漢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益涉切勝服也）之其義云何對曰此越巫所爲非聖賢之訓也今宜罷遣民役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有所立作則萐莆（瑞草也王者孝道至則生）嘉禾必生其地矣

魏復立崇華殿

魏主叡復立崇華殿更名九龍陵霄闕始構有鵲

巢其上魏主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始構闕而鵲巢之天意若曰宮室未成身不得居將有他姓制御之耳今宜休罷百役增崇德政則可以轉禍爲福矣叡性嚴急督修宮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王肅諫曰陛下臨時所刑皆有罪之吏也然衆庶不知謂之倉卒願下之吏暴其罪而誅之無使汙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

丙辰　丁巳

可傾也臣以爲大失其義廷尉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不可不察

魏張掖涌石負圖

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又有文曰大討曹詔書班天下以爲嘉瑞任令于綽以問鉅鹿張臶臶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

來之符瑞也

十四年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

魏高堂隆上疏曰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今郊廟未定而崇飾居室民不堪命天彗章灼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魏主叡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叡意乃解

十五年（魏景初元年）

公孫淵自稱燕王

魏鑄銅人起土山於芳林園

魏主叡徙長安鐘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人重不可致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凰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使公卿皆負土樹雜木善草捕禽獸致其中司徒掾董尋上疏曰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作無益之物哉陛下旣尊羣臣顯以冠冕載以華輿而使穿方舉土沾體塗足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無謂

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旣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死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叡曰尋不畏死耶主者奏收之詔勿問高堂隆上書曰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取亡國不度之器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承明之休也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若有寇警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俸祿稍見折減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矣叡覽之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

魏作考課法不果行

魏主叡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選舉勿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為進

退故眞偽渾雜虛實相蒙叡納其言詔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下百官議竟不行

司馬氏光曰為治之要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也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考之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矣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雖詢於人而決之在己雖求於迹而察之在心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逃矣苟親貴不能而任職

戊午

疏賤賢才而見遺所喜好者敗官不去所怒惡者有功不錄則雖復爲之善法而繁其條目又安能得其眞乎

延熙元年（吳赤烏元年）

立子璿爲太子

太司農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性情好尚於祕書郎郤正正曰奉親虔恭擧動仁恕光曰此皆家戶所有耳吾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有爲智調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有無焉可豫知也光曰今天下未定智

意爲先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然之

魏司馬懿克遼東斬公孫淵

魏主叡有疾立郭夫人爲后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爲大將軍

初魏太祖以劉放孫資爲祕書郎文帝更命祕書曰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遂掌機密魏主叡卽位尤見寵任時親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容或能工之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因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毀譽必有所興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相比附者反達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早以經意也叡不聽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夏侯獻曹爽曹肇秦朗等輔政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不平放資懼陰圖間之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叡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

爲對曰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叡曰誰可者時惟爽在側放資因薦之且請召司馬懿與相參叡從之放請爲手詔叡曰我困篤不能放上牀執其手强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遂以爽爲大將軍叡嫌其才弱拜尚書孫禮爲長史以佐之時懿在汲宇以爲關中事重宜遣懿還長安事已施行至是復得手詔前後相違懿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爽眞之子也

己未

二年魏司馬懿至洛陽與爽受遺輔政魏主叡卒太

子芳立

懿至洛陽入見魏主叡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乃召二王示懿別指齊王芳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敎芳前抱懿項懿頓首流涕於是芳年八歲即日立爲太子叡尋卒在位十三年年三十六歲芳嗣位爽懿並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諸所興作皆以遺詔罷之

孫氏盛曰魏明帝天姿秀出少言好斷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偉矣然不思建德垂風以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衞悲夫

魏以司馬懿爲太傅何晏爲尙書

時曹爽司馬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訪不敢專行初畢軌鄧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執明帝惡其浮華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爲爽謀曰重權不可委之於人可白天子轉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尙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爽從之以懿爲太傅自以其弟羲訓等皆爲將軍侍從

庚申辛酉

出入禁闥徙吏部尙書盧毓爲僕射而以晏代之以颺謐爲尙書軌爲司隸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傅嘏謂羲曰何平叔外靜內躁銛巧好利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因事免嘏官孫禮亮直不撓爽出之爲揚州刺史

以蔣琬爲大司馬

三年魏主曹芳正始元年

四年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尙書郞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幷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長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漑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六年以費禕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七年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蔣琬以病固讓州職於禕時國務煩猥禕識悟過人爲尚書令省讀文書舉目究意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閒接納賓客飲食博戲盡人之歡而事無廢闕及允代禕始欲斆之旬日之中已多愆滯乃歎曰人才相遠如此非吾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八年大司馬蔣琬尚書令董允卒以宦者黃皓爲中常侍

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帝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有寵允數責之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選曹郎陳祗代允爲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祗有寵而帝追怨允日深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閒故也

時帝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譙周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以爭神器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故能以弱爲彊而成帝業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卽時還車及潁川盜起寇恂請身往臨賊聞言卽行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爲帝者之欲善也如此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爲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不臨而池苑之觀仍出臣所不安也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以成先帝之志不聽

九年赦

大司農孟光於衆中責費禕曰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必不得已乃可權而行之今有何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乎禕顧謝踧踖而已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乎

陳氏壽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

亦卑乎

以姜維爲衛將軍與費禕並錄尙書事

十二年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曹爽驕奢無度飮食衣服擬於乘輿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爲妓樂作窟室綺疏四周與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泣諫不聽又兄弟數俱出遊司農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音納人者爽曰誰敢爾邪初淸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久之復爲幷州往見司馬

懿有怒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幷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禮曰禮雖不德豈以是爲意邪本謂明公匡輔魏室以報明帝之託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後李勝出刺荊州辭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不持杯而飮粥流霑胸勝嘆曰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言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幷州近胡好爲之備且以子師昭爲託勝曰還忝本州非幷州也懿復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

解君言今爲本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故爽等不復設備是月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訓彥皆從懿與師昭謀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奏曰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僭擬專權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衞易以私人伺察至尊離間兩宮天下洶洶人懷危懼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太尉臣濟等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軍

宿衞奏永寧宮皇太后令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敢有稽留車駕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得奏迫窘不知所爲懿使爽所親信說爽宜早自歸罪惟免官而已懿以太后令召桓範範欲應命其子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疑未決自甲夜至五鼓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㹠犢耳何圖今日坐

汝族滅也爽乃通懿奏請下詔免己官奉駕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吏卒圍守之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等謀逆於是爽羲等幷桓範張當俱夷三族晏尤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爲清談祖尙虛無謂六經爲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

魏以司馬懿爲丞相加九錫不受

十四年吳大元元年

魏司馬懿卒以其子師爲撫軍大將軍錄尙書事

魏分匈奴左部爲二國

初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幷州境內左賢王豹爲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此割爲二國以分其勢離國弱寇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敎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

費禕北屯漢壽以陳祗守尙書令

十五年吳主孫亮建興元年

吳主權卒太子亮立以諸葛恪爲太傅

吳主權疾病潘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畏后虐戾伺其昏睡縊殺之權病困召諸葛恪孫弘太常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而卒弘素與恪不平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殺之乃發喪諡權曰大皇帝太子亮卽位以恪爲太傅胤爲衞將軍呂岱爲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關稅崇恩澤衆莫不悅

南城劉慶鏜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二十二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三

起漢帝禪延熙十六年
至晉武帝咸寧五年

十六年吳諸葛恪擊魏

吳軍還自東興加諸葛恪荊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疲勞固諫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衆皆莫敢復難獨滕胤謂曰君前破彊敵天下震動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掠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恪又不聽遂大發州郡二十萬衆

復擊魏以滕胤爲都下督掌統留事

姜維伐魏圍狄道

維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大舉費禕嘗裁制不從及禕死維遂將數萬人伐魏圍狄道

吳師圍魏新城不克

初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可大獲也恪從其計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松曰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師老衆疲勢將自遁姜維投食我麥非深根之

寇且謂我并力於東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敕毋丘儉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泰至洛門維果以糧盡引還魏揚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特乃夜撤諸屋材柵補其闕爲二重吳人進攻之不能拔魏諸將伺知其兵已疲乃進救兵恪引去士卒傷病流曳頓仆哀痛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銜徐乃旋師

吳殺其太傅諸葛恪以孫峻爲丞相

恪還建業陳兵入府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改易宿衞用其親近復嚴兵欲向青徐孫峻因構恪於吳主亮云欲爲變遂與亮謀置酒請恪伏兵殺之并夷三族吳羣臣共推峻爲太尉滕胤爲司徒有媚峻者言萬機宜在公族乃表峻爲丞相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

十七年 魏主曹髦正元元 吳五鳳元年

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祿大夫

張緝遂廢其后張氏
初李豐年十七八巳有清名其父恢不悅敕使閉門斷客後司馬師秉政以豐爲中書令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故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張緝以后父家居亦不得意豐皆與親善雖爲師所擢用而心常在玄魏主芳又數獨召豐語師知其議已詰之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遂收玄緝下廷尉鍾毓案治云豐等謀誅大將軍以玄代之緝知其謀遂皆夷三族并廢張后

魏司馬師廢其主芳爲齊王遷之河内迎高貴鄉公

髦立之
魏主芳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鎮許昌召使擊姜維昭領兵入見左右勸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芳懼不敢發司馬師以太后令召羣臣議以魏主荒淫無度不可以承天緒羣臣莫敢違乃奏收璽綬歸藩于齊立彭城王據芳與太后垂泣而別太后曰彭城王季叔也今來我當何之高貴鄉公文皇帝長孫明皇帝弟子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師乃迎髦於元城髦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髦至玄武

乙亥

館羣臣奏請舍前殿髦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不聽入洛陽羣臣迎拜髦答拜至止車門左右曰舊乘輿入髦曰吾被徵未知所爲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卽位百僚皆欣欣焉

十八年魏揚州都督毋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師師擊敗之欽奔吳儉走死

初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儉將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

守使欽在外爲游兵時師新割目瘤創甚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脅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進據南頓儉等亦往爭聞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壁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攻項師遣諸葛誕自安豐向壽春胡遵出譙宋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餘人趨樂嘉城儉使欽襲

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猝遇之未知所爲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之鴦率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還欽引而東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皋欽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愼縣人就殺之傳首京師詔夷儉三族以諸葛誕爲鎭東大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吳軍亦還

魏大將軍司馬師卒師弟昭自爲大將軍錄尙書事

師疾篤還許昌昭自洛陽往省之師令總統諸軍而卒中書侍郞鍾會從師典知密事魏主髦詔敕尙書傅嘏以東南新定權留昭屯許昌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輒與昭俱發還屯洛水南詔以昭爲大將軍錄尙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

十九年魏甘露元吳太平元年

二十年吳主亮始親政

吳主亮親政事大將軍孫綝表奏多見難問又料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已上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日於苑中教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事皆經省而特有詔制也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邪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昭奉其主髦攻之吳人救之不克而還

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充至淮南見誕論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

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充逵之子也詔以誕爲司空誕遂殺揚州刺史樂綝遣長史吳綱將小子靚至吳請救司馬昭奉魏主髦及太后討之吳使將軍全懌等與文欽同救誕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使將軍王基陳騫圍壽春會吳朱異率三萬人屯安豐爲欽外勢詔基擊欽異皆破走之吳孫綝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等解壽春之圍魏人又擊破之異走歸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

怒斬異而還懌等遂帥其衆出降

景耀元年（吳景帝孫休永安元年）

魏司馬昭拔壽春殺諸葛誕

文欽敎諸葛誕決圍而出不克復還城中食盡降者日衆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遂殺欽欽子鴦踰城自歸於魏軍吏請誅之昭曰欽子固應就戮然今以窮來歸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城內之心也乃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爲將軍賜爵關內侯城中皆喜昭因進軍克之斬誕夷三

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吳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

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休以綝爲丞相封兄子晧爲烏程侯

孫綝以其主亮親政多所難問稱疾不朝使弟據入宿衛恩幹闓分屯諸營以自固亮惡之陰與全公主將軍劉承謀誅之全后父尙爲衛將軍亮使尙子紀語尙嚴整兵馬孤當率宿衛臨橋且曰勿令卿母知女人不曉大事且綝姊也邂逅漏泄誤孤非小紀承詔以告尙尙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襲尙執之殺劉承比明遂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近臣共牽止之不得出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亮爲會稽王以其罪班告遠近尙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遂迎琅邪王休於會稽遣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殺全尙遷全公主於豫章休至羣臣奉上璽符三讓乃受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綝稱草莽臣詣闕上印綬

節鉞求避賢路吳主休慰諭之以爲丞相荊州牧

吳孫綝伏誅

綝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告休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或告綝反休執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求出屯武昌休許之凡所請求無一違者衛士又告綝反休將討之密問於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乃召奉問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不可卒制可因臘會誘陛兵以誅之十

庚辰

二月臘會綝稱疾休彊起之入奉布目左右縛而斬之以其首令衆諸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印綬斲而埋之改葬諸葛恪及胄據等其罹恪等事遠徙者一切召還

三年 魏元帝曹奐景元元年

魏司馬昭弒其主髦於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髦出懷中黃素詔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髦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衛蒼頭官僮鼓譟而出中護軍賈充入與戰南闕下髦自用劒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也濟即抽戈前刺髦殞于車下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

辛巳

舅尚書荀顗召之泰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昭久之曰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者不知其次昭乃不復言顗或之子也以太后令罪狀髦廢爲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笑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并命何恨之有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慟一市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太傅孚等請以王禮葬髦許之昭言成濟大逆不道夷三族

魏主奐立

奐燕王宇之子也本名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迎立之更名奐年十五矣

四年以董厥諸葛瞻爲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爲尚書令

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帝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吳使薛珝來聘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禍之將

及其是之謂乎

五年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魏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魏司馬昭患姜維數北伐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爲不可獨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今吳地廣大而下溼攻之用力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

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會爲鎭西將軍督關中鄧艾以蜀未有釁屢陳異議昭使人諭之艾乃奉命姜維表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之橋頭以防未然

炎興元年 是歲漢亡

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姜維戰敗還守劍閣

魏遣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以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鍾會統十萬餘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以衛瓘持節監軍事行鎭西軍司漢人遣廖化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敕諸圍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會平行 安然而行也 至漢中使兵圍二城徑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守將傅僉拒守其下蔣舒率衆迎降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會逐長驅而前大得藏庫積穀維聞會已入漢中引兵還艾遣兵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還至陰平合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遇化翼厥

等合兵守劒閣以拒會

魏司馬昭始稱相國晉公受九錫

初昭累辭進位爵賜至是蜀捷交至詔復授之昭乃受命辟魏舒爲相國參軍

衞將軍諸葛瞻及鄧艾戰於綿竹敗績及其子尙皆死之

鄧艾進至陰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西行非本詔遂引兵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

之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
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
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
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
進艾遂長驅而前瞻退往綿竹艾以書誘瞻曰若
降者表為琅邪王瞻斬其使列陳以待艾大破之
斬瞻及崇瞻子尚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
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

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漢亡

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

地帝使羣臣會議或勸奔吳或勸入南中譙周以
為自古無寄他國為天子者魏能并吳吳不能并
魏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再辱何與一辱若欲
奔南當早為計今大敵已近羣心無可保者乃遣
使奉璽綬詣艾降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
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
先帝可也柰何降乎帝不聽諶哭於昭烈之廟先
殺妻子而後自殺艾至成都城北帝率羣臣面縛
（縛手於背而面向前也）輿櫬詣軍門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見
禁將士無得虜略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帝以

下官收黃皓將殺之皓賂左右以免維等及諸郡
縣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會厚待維等皆權
還其印綬節蓋

尹氏（起莘）曰姜維身都將相喪師蹙境黃皓寵冠
一時殄民誤國漢祚顛覆偷生苟免至於死節之
臣乃在傳僉諸葛瞻父子及北地王諶而已是時
鄧艾孤軍深入使漢之君臣能竭力死守未必遽
爾滅亡後主庸才既不知國君死社稷之義譙周
諸人又輕以其國予賊其視諶同死社稷之言與
哭昭烈廟而死之節曾犬彘之不若嗚呼諶雖已

死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帝禪有子如此而不
聽用其言可謂上愧乃父下愧乃子矣

司馬氏（光）曰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
體英傑要結同志摧沮勍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
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
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下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
國及姜黃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

吳兵還

先是吳使大將軍丁奉向壽春丁封孫異向沔中
救漢至是聞漢亡乃罷兵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

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遠征何以能克悌曰不然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罷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矣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魏咸熙元吳主孫皓元興元年 凡二國

魏以檻車徵鄧艾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

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以書言於晉公昭曰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畱隴右及蜀兵煑鹽興冶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且王劉禪以顯歸命之寵如此則吳人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衛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鍾會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構成擾亂乃說會曰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邪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因艾承制專事乃與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皆易其言令悖傲至是詔以檻車徵艾昭恐艾不從命敕會進軍成都

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昭自將大軍從魏主奐長安令山濤為行軍司馬鎮鄴會遣瓘先至成都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比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艾卧未起遂執艾父子置之檻車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既就禽遂決意謀反會郭太后卒會乃悉召諸將為太后發哀稱遺詔使起兵廢司馬昭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諸曹屋中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會信之無所復憚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已因殺會復立故漢帝密書與帝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會帳下督丘建本屬胡烈會信愛之建愍烈獨坐啟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其子淵曰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悉呼外兵棓殺內坑中一夜轉相告皆徧淵遂率其父兵出門諸軍鼓譟爭先赴城所閉諸人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斬會及維死喪猥籍瓘分部諸將數日乃定艾本營將

乙酉

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襲艾父子於綿竹西斬之

魏晉公昭進爵為王

魏詔晉公昭進爵為王追命其父懿為宣王兄師為景王

魏廢故漢帝禪為安樂公

禪舉家遷洛陽大臣無從行者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張通捨妻子單身從行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禪乃慨然嘆息恨知正之晚

魏復五等爵

吳主休殂烏程侯皓立

吳主寢疾口不能言手書呼濮陽興入令子𩅦(音彎)出拜把興臂指𩅦託之而卒諡曰景帝吳人以蜀初亡恐懼欲得長君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疇也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於興及左將軍張布興布說朱太后欲立皓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遂迎立之

魏咸熙二晉世祖武皇帝司馬炎泰始元 吳甘露元年 是歲魏亡晉代凡二國

魏晉王昭卒太子炎嗣

丙戌

諡昭為文王

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

魏主禪位于晉晉王即皇帝位奉魏主為陳留王即宮于鄴追尊宣王景王文王為皇帝

司馬氏(光)曰漢室不綱羣雄虓擾乘輿播蕩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荊棘以立朝廷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略過絕於人驅策賢豪芟除姦宄於是中原肅清戎狄請服惜狹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內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內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

留之際姦臣牽率嗣子幼弱寄託非人曹爽驕驁黨與輕佻禍自內興遂衰微不振至於易姓悲夫

晉以傅玄皇甫陶為諫官

晉初置諫官以玄陶為之玄上疏曰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放誕盈朝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未舉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晉主嘉納然亦不能革也

晉泰始二 吳寶鼎元年

晉主謁崇陽陵文帝陵也

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晉主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哀毀如居喪者至是謁陵詔以衰絰從行羣臣自依舊制尙書令裴秀奏曰既除復服義無所依遂止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殆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爲有

父子而無君臣也乃止羣臣請易服復膳詔曰每念不得終苴絰之禮以爲沈痛況食稻衣錦乎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易此情於所天可試省孔子荅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司馬氏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

臣習常玩故不能奬順其美惜哉

吳以陸凱萬彧爲左右丞相

吳主惡人視已羣臣莫敢舉目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視吳主居武昌揚州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武昌土地險塉非王者之都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而官吏務爲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率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

罷苛擾料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

晉泰始三年　吳寶鼎二年

晉立子衷爲太子

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

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其儀不同晉主曰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禮

晉徵犍爲李密不至

晉主徵犍為李密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

戊子 晉泰始四年 吳寶鼎三年

晉詔立考課法不果行

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豈若申唐堯舊制委任達官各考所統歲第其人優劣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優多劣少者平敘劣多優少者左遷

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協公論者當委監司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穨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晉太保王祥卒

祥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漢末遭亂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至是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

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

己丑 晉泰始五年 吳建衡元年

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

晉主有滅吳之志使祜都督荊州鎮襄陽東莞王伷都督徐州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

晉錄用故漢名臣子孫

濟陰太守文立言故蜀名臣子孫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晉主從之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子瞻臨難死義其孫京宜隨才署吏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息（傅僉之子姓也）著募（二息名也）沒入奚官（侍史官婢也）宜免為庶人又以立為散騎常侍

吳左丞相陸凱卒

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傾亂國

政不可用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修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凱尋卒

庚寅

晉泰始六年 吳建衡二年

吳以陸抗都督諸軍治樂鄉

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今敵之所據廣於秦漢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無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

非智者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謹陳時宜十七條吳主不納

辛卯

晉泰始七年 吳建衡三年

晉安樂公劉禪卒

諡曰思

壬辰

晉泰始八年 吳鳳凰元年

晉太子衷納妃賈氏

初侍中尙書令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晉主爲太子充頗有力充爲人巧諂與太尉荀顗侍中荀勖越騎校尉馮紞相爲黨友朝野惡之晉主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以賈充之徒尙在朝耳侍中任愷河南尹庾純皆與充不協會樹機能亂秦雍晉主以爲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鎮撫之愷及純因薦充充患之問計於勖勖曰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晉主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至是勖又與顗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

才德晉主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賈妃長太子二歲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晉益州殺其刺史廣漢太守王濬討平之以濬爲益州刺史

時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從事何旅諫不聽牙門張弘作亂殺晏遂誣晏欲反傳首京師廣漢太守王濬發兵討弘斬之詔以濬爲益州刺史初濬爲羊祜參軍祜深知之或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濬至益州明立威信蠻夷

歸附俄遷大司農時晉主與祜謀伐吳祜以為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加龍驤將軍監梁益軍詔使罷屯田兵大作舟艦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

吳陸抗拔西陵誅步闡晉羊祜等救之不及

吳陸抗聞步闡叛急遣將軍吾彥討之晉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羊祜出江陵徐胤擊建平以救之

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內以圍闡外禦晉兵圍始合而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帥眾赴西陵初抗於江陵北作大堰遏水以絕寇叛祜欲因水運糧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卽決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以車運大費功力肇至西陵抗自將憑圍對之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兵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眾敗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若將追者肇眾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又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吳主既克西陵志益張大使術士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脩德政專為兼并之計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

侵送絹償之每遊獵常止晉地所得禽獸或先為吳人所傷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與之成藥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而責之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適足彰彼之德於祜無傷也吳主用諸將謀數侵盜晉邊抗上疏曰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愼賞罰訓諸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

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凋瘵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吳主不從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勖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皆憾之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吳殺其丞相萬彧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

吳主之遊華里也萬彧與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因會以毒酒飲彧及平不死彧自殺平憂懣而卒初彧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樓玄爲宮下鎭主殿中事玄正身帥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中書令賀邵諫曰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是以正士摧方庸臣苟媚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仕者以退爲幸居者以出爲福非所以保洪緒也何定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坐食萬有餘人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長江之限一葦可航也願陛下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聖祖之祚隆矣吳主深恨之於是左右誣玄與邵謗訕政事俱被詰責徙玄於交阯竟殺之

甲午 晉泰始十年吳鳳凰三年

晉以山濤爲吏部尚書

濤典選十餘年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爲者啟擬

數人得詔旨所向然後顯奏之晉主所用或非舉首衆以濤輕重任意爲言晉主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爲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啟事

吳大司馬荊州牧陸抗卒

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上流受敵二境西門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今臣所統見兵財有數萬羸敝日久難以待變臣以爲諸王幼沖無用兵馬及黃門宦官開立占募之人乞特詔簡閱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幷力備禦庶幾無虞臣死之後乞以

西方爲屬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

晉作河橋

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固請爲之及橋成晉主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晉咸寧元年 吳天冊元年

晉咸寧二年 吳天冊二年

晉加羊祜征南大將軍

祜上疏請伐吳曰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彊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今江淮之險不如劒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眾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眾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晉主深納之議者多有

不同唯杜預及中書令張華與晉主意合贊成其計

晉咸寧三年 吳天紀元年

晉詔遣諸王就國封功臣爲公侯

羊祜封南城郡侯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多避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歷事二世職典樞要凡謀議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人皆不知所由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也

晉咸寧四年 吳天紀二年

晉羊祜入朝

祜以病入朝晉主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晉主善之欲使祜臥護諸軍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

臣等謹按孫皓在吳淫虐已甚故羊祜於晉武不患吳之不平特患其既平之後忘戒懼而縱逸欲付授非人失所以守之之道耳蓋當是時小人並用親賢見疏其幾已見卒之三楊召禍江左中興而祜之言如蓍龜然然則觀祜之所以告晉武者實萬世人君所當體念也

晉大水螟

詔以水災問主者何以佐百姓杜預上疏以爲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塡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晉主從之民賴其利預在尙書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晉以衛瓘爲尙書令

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欲啟而不敢會侍宴淩雲臺陽醉跪晉主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遂悉召東宮官宴而密封尙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不如直以意對妃喜泓即具草令太子自寫晉主省之甚悅先以示瓘瓘大蹴踖衆人乃知瓘嘗有是言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

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

己亥

晉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晉主焚之於殿前因有是詔

晉以杜預爲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軍事鉅平矦羊祜卒

祜疾篤舉預自代而卒晉主哭之甚哀南州民聞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祜好遊峴山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預至鎮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留憲代之

晉清泉矦傅玄卒

玄性峻急爲司隸每有奏劾或値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臺閣生風

晉咸寧五年 吳天紀三年

鮮卑秃髮樹機能陷晉涼州晉遣將軍馬隆討之

初樹機能久爲邊患晉主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帥之以西虜

不足平也晉主許之以爲討虜將軍武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晉主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晉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

淵豹之子也幼而儁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曰吾嘗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在洛陽王渾及

其子濟皆重之屢薦於晉主晉主召與語悅之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晉主問將於李熹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晉主乃止齊王攸言於晉主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晉主然之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

晉大舉兵分道伐吳

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爲司過宴罷之後各奏闕失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皓死更立賢主則彊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願陛下無失事機晉主於是決意伐吳杜預上表曰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又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晉主方與張華圍碁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晉主乃許之以華爲

度支尙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勖馮紞固爭之晉主大怒充免冠謝罪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爲外懼豈非算乎十一月遣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楊濟副之充將中軍屯襄陽爲諸軍節度

晉馬隆破樹機能斬之涼州平

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

山路陿隘乃作扁箱車為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及隆使至晉主撫掌歡笑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隆至武威鮮卑大人帥萬餘落來降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晉詔議省員吏

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長史傅咸上書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當今之急在并官省役務農而已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勖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

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變常以徼利者必誅所謂省事也以九寺併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若直作大例天下之吏悉省其半恐郡國職業劇易不同不可以一槩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歷代通鑑纂要卷二十三

懷甯丁樹屏初校
商城黃關同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庚子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四

起晉武帝太康元年
至惠帝永興元年

晉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皓出降

王渾出橫江所向皆克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磧要害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

於是船無所礙遂克西陵荊門夷道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歸伏兵隨入虜歆而還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預進克江陵斬吳將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撫之詔濬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預遂分兵益濬戎遣羅尚與濬合攻武昌降之預與衆軍會議

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丞相張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至牛渚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兵勢萬倍乘勝迎之不憂不破若坐待蜀兵之至恐士衆散盡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渡江與晉揚州刺史周浚戰大敗于板橋靚欲遁去使迎悌悌不肯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

非卿一人所支柰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諸葛靚字也)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靚流涕而去悌遂爲晉兵所殺并斬瑩等吳人大震初詔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與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濬大悅自武昌順流而下吳主遣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望旗而降吳人大懼時琅邪王伷亦臨近境吳主分遣使者奉書渾濬請降而送璽綬於伷濬舟師過三山渾遣信要與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鼓譟入于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

司馬氏(光)曰破虜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洛川汛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眞英才也文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

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奄有荊揚薄于南海傳祚累世宜矣候官景帝皆明惠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愎殘虐深於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行荊揚除吳苛政

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分詣荊揚撫慰牧守已下除其苛政吳人大悅

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環兵以固守之也)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爲金城太守

皓至泥頭面縛詣東陽門詔遣謁者解縛賜以衣服車乘拜其子弟爲郞吳之舊望隨才擢敘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帝臨軒大會引見皓謂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皓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皓所以亡對曰皓昵近小人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他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厤數有屬故爲陛下禽耳帝善之諸葛靚逃竄不出帝與之有舊知其在姊琅邪王妃家因就

見焉靚逃於厠帝逼見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復見聖顏誠爲慙恨詔以爲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面朝廷而坐皓尋卒

封拜平吳功臣

詔增賈充及渾邑八千戶進渾爵爲公以濬爲輔國大將軍與杜預王戎皆封縣侯諸將賞賜有差策告羊祜廟封其夫人爲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爲之憤邑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濬鎭軍大將軍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

滍清水以浸田萬餘頃開楊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

詔罷州郡兵

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不賓屬者六萬戶服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惟兵是鎭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州兵未宜約損以示

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羣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鎭愈盛矣

二年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

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號慕容部至孫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至是始叛寇昌黎

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古猛切 粗惡貌)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

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

吳氏養心曰觀漢魏居戎於內郡便當知五胡之亂所由始觀郭欽之疏不行便當知五胡之亂所以不可制也

壬寅

三年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

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宜為三公荀勖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若齊王由是忤旨勖因而譖之以華都督幽州華撫循夷夏譽望益振

癸卯

四年大司馬齊王攸卒

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勖馮紞楊珧皆惡之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齊王獨留京師可乎乃以攸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王渾上書以攸至親盛德宜贊朝政扶風王駿光祿大夫李熹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濟德又使其妻公主俱入涕泣請帝留攸帝怒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不許御醫診視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卧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攸疾轉篤猶催上道攸歐血而薨帝往臨喪其子冏號踊陳訴詔即誅醫初帝愛攸甚篤為荀勖馮紞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

乙巳

六年尚書左僕射劉毅卒

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以補授行之浸久姦僞日滋毅嘗上疏曰中正之設損政者八高下逐彊弱是非隨興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本取州里清議所服以一言議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論橫於州里嫌隙結於大臣二

也本立格於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先後有首尾也今乃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中正無賞罰之防又禁人訴訟使受枉者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面猶不識不過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五也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敍抑功賞而隆虛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品狀相妨七也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

以植其私八也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爲姦府宜罷中正更立一代之制始平王文學李重以爲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則土斷(以土著之例爲決斷也)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

以王渾爲尚書左僕射

十年尚書令荀勖卒

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封子孫六人爲王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以爲大司馬都督豫州諸軍事使鎭許昌又徙皇子南陽王柬爲秦王都督關中瑋爲楚王都督荊州允爲

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爲長沙王穎成都王晏吳王熾豫章王演代王孫遹廣陵王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謀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鎭要害又恐楊氏之偪以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

十一年(孝惠皇帝永熙元年)

四月帝崩太子衷卽位立皇后賈氏

帝疾篤楊駿獨侍疾禁中人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少間正色謂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且欲擇朝士有聞望者佐之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后召華廙何劭作詔授駿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仍趣亮赴鎭帝復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遂崩在位十一年年五十五歲帝字量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卽位駿入居太極殿

以虎賁百人自衛亮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討駿駿密遣兵圖之亮夜馳赴許昌乃免

胡氏寅曰人主無内外之患宴安荒忽不知疾之遽侵死之俄及身後大計遂至鹵莽處晝而不能如志抱恨以沒者多矣武帝是時不無良臣衞瓘和洽劉頌何攀傅咸之徒皆在朝列賢於楊駿遠甚舉而加諸上位使參斷國論共輔幼主亦不至倉卒之間爲人藏去詔板易置心腹而無如之何也

以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

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上謙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况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進退之宜明公當審思之駿不從駿姑子弘訓少府蒯欽數以直言犯駿人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駿字)雖闇猶知人無罪不可殺不過疏我我得疏乃可以免不然與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馬彰逃不受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况楊太傅昵近小人專權自恣吾踰海塞以避之猶恐及禍柰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辛亥

立廣陵王遹爲太子

遹既立以何劭裴楷王戎張華楊濟和嶠爲師保拜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言於武帝曰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後與荀勖同侍武帝曰太子近進卿可俱詣之既還勖等稱太子明識雅度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是嶠

從遹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定如何嶠曰臣昔侍先帝曾有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孝惠皇帝元康元年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爲庶人

初賈后爲太子妃嘗以妒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大怒將廢之楊后曰賈公閭(充字)有大勳於社稷豈可以其女妒而忘之耶妃得不廢后數誡厲妃妃不知其助已反以爲恨至是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而爲楊駿所抑殿中中

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
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
入朝至是觀肇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公
繇帥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駿聞變召官
屬謀之主簿朱振曰必閹豎爲賈后謀不利於公
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引東宮及外營
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振懼必斬送之不
然無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皇太后題帛爲書射
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
殿中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廄就殺之遂收珧濟及

張劭段廣等皆夷三族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
在石函可問張華繇不聽繇琅邪武王之子也賈
后矯詔送太后于永寧宮復諷羣公奏曰皇太后
圖危社稷自絕于天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
敢奉詔中書監張華議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
黨其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故事
稱成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有司奏請廢太后爲
庶人詔金墉城詔可后尋弒之

尹氏起莘曰楊駿力小任重自取顛隮楊后私其
所親傾覆大事皆不足恤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
賈氏之惡如此而晉朝公卿曾無立異莫不相與
文飾姦言證成其事獨一張華稍存正議終亦遷
就其說三綱既絕欲無夷狄之禍得乎

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衞瓘錄尙書事
亮欲悅衆論誅楊駿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御
史中丞傅咸曰無功而獲厚賞則人莫不樂國之
有禍是禍原無窮也亮不從亮頗專權勢咸復諫
亦不從賈后族兄模從舅郭彰女弟之子賈謐與
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政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
后繇兄澹素惡繇屢譖於亮詔免繇官廢徙帶方

於是謐彰權勢愈盛

皇后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太宰亮太保瓘以北軍中候楚王瑋剛愎好殺欲
奪其兵權以裴楷代之瑋怒楷不敢拜復謀遣瑋
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勸瑋自昵於賈后
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瓘惡其反覆
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
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
專恣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
事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亮瓘官夜使黃門齎以

授瑋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復矯詔召三十六軍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收瓘長史劉準謂亮曰此必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不聽遂爲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爲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盛因說瑋誅賈郭以正王室瑋未決會天明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旣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乃遣殿中將軍齎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衆皆釋仗遂執瑋斬之宏盛夷三族衞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訟瓘冤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瓘爵位謚亮曰文成謚瓘曰成

胡氏寅曰惠帝昏庸孽婦專恣行道知之矣司馬亮自諸侯王入冠台輔旣有兵柄又錄尚書其廢東安王繇裁須一詔遣楚瑋就國代領其兵先事制人疾雷不及掩耳遂廢賈氏如反手爾乃遲疑不果使姦人畫謀內交賈氏反爲所制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其亮之謂乎

以賈模張華裴頠爲侍中並管機要

賈后專朝以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而儒雅有籌略爲衆望所依乃以華爲侍中中書監裴頠爲侍中裴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與模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

甲寅

四年司隸校尉傅咸卒

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爲司隸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奏免河南尹澹等官京師肅然

丙辰

六年以張華爲司空

丁巳

七年以王戎爲司徒

戊午

八年遣將軍孟觀討齊萬年獲之

初秦雍氏羌齊萬年反遣將軍周處等討之（事在六年）處戰敗死之（事在七年）旣而張華薦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太子洗馬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

彊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自是四夷交侵中國錯居及秦始幷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永初叛亂夷夏俱斃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魏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

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候隙乘便輒為橫逆今宜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之人戶為仇讎之際徙諸羌氐各附本種反其舊土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絕遠中國隔閡山河為害不廣矣幷州之胡本匈奴桀惡之寇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右賢王之名）誘質呼廚泉（南單于名）聽其部落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戶至數萬驍勇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則幷州之域可為寒心正始中毌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戶落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

朝廷不能用

侍中賈模卒以裴頠為尚書僕射

賈后淫虐日甚裴頠與賈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彊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

如公言然中宮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反以模為毀己而疏之模憂憤而卒頠雖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頠拜尚書僕射又詔專任門下事頠上表固辭或謂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不能從帝為人戇騃權在羣下勢位

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賈郭恣橫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尚書劉頌上疏曰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自非此類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可以言政矣乃下詔郎令史復出法駮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閣内侯索靖知天下將

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臣等謹按劉頌疏法令雜出之害原於君德昏庸故賊后淫亂羣小蟠結雖欲革之勢不能也自古人君務學以修德豈非治亂之幾攸繫哉

廢太子遹爲庶人

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慈愛太子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爲賈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太子幼有令名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爲奢虐由是名譽浸減或廢朝侍而縱遊逸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不從中舍人杜錫每盡忠諫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氊中刺之流血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譖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爲賈氏故也不如早圖之后乃宣揚太子之短又詐爲有娠内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養之時朝野咸知后有害太

子之意左衛率劉卞以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后頗聞之以卞爲雍州刺史卞飲藥而死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於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酒三升逼使盡飲之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

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幷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掃除患害太子醉迷遂依而寫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以太子書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諸王公莫有言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爲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恐有詐妄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詔許之與其子虨(音班)臧尙皆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殺謝淑媛虨亦尋卒

胡氏(寅)曰賈氏淫虐無道親弑其姑又誘陷太子致于有過乃因以爲罪而欲廢之張華爲國大臣徧召公卿大會殿庭密飭衛兵嚴爲儆守建白中宮弑姑害子危及宗社請行廢黜以安國家不崇朝而禍亂息矣乃拘於小義以失大機本華之心倚后自固而不知理所不可勢安足憑卒之屈於張林之言無以自解其有以取之哉

永康元年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

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華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

皇后殺故太子遹

先是賈后使黃門自首欲與太子爲逆詔以首辭班示公卿遣千兵衛太子幽于許昌詔宮臣不得辭送衆情憤怒衛督司馬雅嘗給事東宮與殿中郞士猗等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言於倫倫然之遂告通事

令史張林使爲內應將發秀又謂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今雖建大功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以免罪耳必不深德明公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讐豈徒免禍更可以得志倫然之秀因使人行反間言殿中人欲廢皇后迎太子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爲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裴頠自爲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趙王倫孫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爲天下除害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爲是言邪不顧而出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汝等從命爵賜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開門夜入遣齊王冏將百人排閤迎帝幸東堂召賈謐斬之遂廢后爲庶人收趙粲賈午考竟召八座以上皆夜入殿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結等於殿前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

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夷三族倫送賈庶人于金墉誅董猛孫慮程據等於是倫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孫秀等並據兵權文武封侯者數千人倫素庸愚復受制於秀秀爲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立臧爲臨淮王有司奏尙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李重荀組爲左右長史王堪劉模爲左右司馬東晳爲記室荀崧陸機爲參軍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倫遂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

胡氏寅曰趙王倫雖能討除賈后而意在篡奪取之不義又欲以官爵牢籠中外府庫不足以供賜予鑄印不足以給封侯曾未旬時義兵雲集金墉賜盡其誰哀之是故由義而動動合人心則不待捐爵賞散金帛而事自定矣南陽宗室起誅王莽山東豪傑入討董卓未嘗以利誘人人自從之則

天下之大情可見矣

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趙王倫以允爲票騎將軍領中護軍允性沈毅宿衞將士皆畏服之知倫秀有異志謀討之倫秀轉允爲大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允遂帥國兵數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討之從者左袒於是從者甚衆遂圍相府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允結陳於承華門前中書令陳淮欲應允言於帝遣伏胤持白虎幡以解鬭倫子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共之胤乃詐言有詔助淮南

王允不之覺開陳受詔肩因殺之坐允夷滅者數千人

立皇后羊氏

永寧元年趙王倫自稱皇帝遷帝于金墉城殺太孫臧

趙王倫逼奪璽綬備法駕入宮即位帝出居金墉城尊爲太上皇廢皇太孫爲濮陽王殺之以孫秀爲侍中中書監其餘黨與皆爲卿將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爲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郡國計

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者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郡縣綱紀並爲孝廉廉吏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版封之

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舉兵討倫倫遣兵拒之

齊王冏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新野公歆移檄征鎮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討之有不從命誅及三族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杖順討逆百姓必不召自至穎從之遠近響應至朝歌衆二十餘萬歆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彊齊疏而弱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疏彊弱之有歆乃從冏顒初用長史李含謀執冏使遣張方將兵助倫及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倫秀聞兵起大懼遣孫輔張泓司馬雅帥兵拒冏秀子會及士猗許超率兵拒穎

自正月至于閏三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左衛將軍王輿等迎帝復位倫伏誅

張泓等與齊王冏戰於穎上屢破之泓攻冏營冏出兵擊破其別將泓等乃退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爲孫會士猗許超所敗穎欲退盧志曰今敵有輕我之心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猗超會皆持節由是軍政不一且恃勝不設備穎擊之于溴（古闃切）水會等大敗穎乘勝長驅濟河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及河北軍敗左衛將軍王輿帥營兵入宮三部司馬爲應於內攻孫秀於中書省斬之使黃門將倫還第迎帝於金墉城自端門

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分遣使者慰勞三王賜倫死收其子誅之凡百官爲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衞僅有存者穎顒皆至洛陽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鬬死者近十萬人

以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爲大將軍河間王顒爲太尉各還鎭

齊王冏入洛陽甲士數十萬威震京師詔以爲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河間王顒爲侍中太尉常山王乂爲

撫軍大將軍進新野公歆爵爲王歆說冏奪穎兵權乂亦勸穎圖冏聞者憂懼盧志謂穎曰大王經前濟河功無與二然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穎從之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卽辭歸鄴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

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初齊萬年反關中荐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從之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材耶既而朝廷符下秦雍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閻式詣羅尚益州刺史也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該尚該許之壐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趙廞前益州刺史也者將加功賞辛冉廣漢太守也欲以爲已功不以實上衆咸怨之尚督流民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且水潦方盛特復求停至冬辛冉及犍爲太守李苾以爲不可冉

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設關搜索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之辛冉又分牓購募特兄弟特取以歸與弟驤改之爲募六郡豪傑侯王一首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愈衆旬日間至二萬人與弟流分二營繕甲治兵以待至是冉苾帥步騎二萬襲特營特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於是流民推特行鎭北大將軍承制封拜流及兄輔弟驤皆號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冉出戰屢敗犇德陽特入據郡進攻成都與蜀民約法三章施

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冏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

太安元年立清河王覃爲太子

齊王冏欲久專政以帝子孫俱盡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埶清河王覃武帝孫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爲皇太子以冏爲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爲司空領中書監

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

冏驕奢擅權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王豹致箋於冏曰河間成都新野三王以方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未見其福也請悉遣王侯之國依周召之法以成都王爲北州伯治鄴王自爲南州伯治宛分河爲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長沙王乂見豹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駝下打殺冏乃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恨之顒

長史李含因說顒曰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爲齊罪而討之去齊立成都除偪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顒表陳冏罪請長沙王乂廢冏以穎輔政遂舉兵遣李含張方等趨洛陽李含屯陰盤張方軍新安檄乂使討冏冏遣董艾襲之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城內大戰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執冏斬之同黨皆夷三族含等引兵還長安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穎

胡氏寅曰冏以賢王之子糾率諸侯入討篡逆迎帝復位臣子之義得矣卽當請帝下詔散遣外兵歸重成都留輔大政已爲之副選建賢才更革弊事辭避榮寵居以謙降顒歆虓乂之師何名而起哉

臣等謹按五王之合謀誅司馬倫其功偉矣卒之兵連禍結骨肉相殘以啟五胡之亂者由河間用李含之說也然究其禍基亂本則又始於荀勖馮紞結昏之謀嗚呼小人之禍人家國如

癸亥

此哉

二年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帝自將討穎及穎兵戰于建春門大破之

河間王顒初用李含計欲俟齊王冏殺長沙王乂而討之遂廢帝立成都王穎以已爲相既而不如所謀穎亦恃功驕奢百度廢弛嫌乂在内不得逞其欲欲與顒共攻乂盧志諫曰公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宜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伯主之事也參軍邵續諫曰人有兄弟如左右手今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聽與顒共表乂

論功不平與僕射羊玄之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請遣乂還國誅玄之等詔曰顒穎敢舉兵向闕吾將親帥六軍以討之其以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顒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陸機爲前鋒都督督王粹牽秀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粹等心皆不服孫惠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鼠行一前一卻也）兩端適所以速禍也帝如十三里橋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方襲敗之帝軍于芒山羊玄之憂懼而卒帝遂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帝自緱氏還宮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乂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乂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爲之不流宦人孟玖譖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殺之穎又收雲下獄夷三族

甲子

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成太宗李雄建興元年是歲僭國二大一小一）

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乂穎入京師自爲丞相尋還鎭鄴

乂屢破穎兵而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士卒無離心張方以爲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啓帝下詔免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城既開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乂以拒穎越懼遣人密告張方方炙殺之方軍士亦爲流涕穎入京師復還鎭于鄴詔以穎爲丞相越守尚書令穎遣后超等帥兵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皆殺之悉代去宿衛兵

雍州刺史劉沈及顒戰敗死之

初詔沈討顒顒頓軍于鄭爲東軍聲援聞沈兵起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沈渡渭而軍與顒戰顒屢敗沈使衙博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遲顒黨張輔見其無繼横擊之殺博及澹沈兵遂敗沈南走獲之沈謂顒曰知己之惠輕君臣之義重沈不可違天子之詔量彊弱以苟全投袂猶言捲袖也楚子聞無畏爲宋所殺投袂而起之日期之必死葅醢之戮其甘如薺顒怒斬之

潁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東海王越奉帝征潁潁遣兵拒戰蕩亦作蕩陰今湯陰縣地侍中嵇紹死之帝遂入鄴越走歸國

潁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東海王越與右衛將軍陳眕音軫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戒嚴討潁石超奔鄴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越奉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比至安陽衆十餘萬潁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潁不從遣石超帥衆拒戰乘輿敗績於蕩陰帝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所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潁迎帝入鄴改元建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陳眕上官巳奉太子覃守洛陽越還東海孫惠勸越結藩方同獎王室越以惠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豫州都督范陽王虓虛交切虓以爲兗州刺史

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東嬴公騰起兵討潁

初三王之討趙王倫也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潁陰圖之不克至是又稱詔徵之浚遂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同起兵討潁潁遣石超擊之騰越之弟也

潁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

潁怨東安王繇前議殺之繇兄子琅邪王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

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

張方復入京城廢皇后太子

劉淵自稱大單于

初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彎弓三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淵從祖宣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欲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

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幽并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今石州地尋淵自稱漢王遷都左國城建國號曰漢

尹氏起莘曰晉室不審華戎之辨置之內地今骨內相殘帝室傾覆醜類乘時竊發固非彼敢於猾夏也晉自使之然耳

李雄自稱成都王

初羅尙大破李特斬之李流代領其衆流死衆推雄爲益州牧治郫城事在太安二年至是雄遂卽王位

張方遷帝於長安僕射荀藩立留臺于洛陽復皇后羊氏

張方在洛旣久剽掠殆竭乃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逼使上車帝垂泣從之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割流蘇武帳爲馬

帴一作韉將先切馬鞍具也魏晉蓄積掃地無遺方擁帝及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顒迎于霸上以征西府爲宮唯僕射荀藩及司隸劉暾等在洛陽爲留臺承制行事復稱永安立羊后號東西臺

太宰顒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爲皇太弟

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庸下熾沖素好學故太宰顒立之詔穎還第而以顒都督中外又以東海王越爲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王衍爲左僕射張方爲中領軍錄尙書事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

當還東京顒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
解之冀獲少安越辭太傅不受

黟縣黃士陵初校
順德曾廣藝覆校
南海廖廷相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二十四

乙卅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五

起晉惠帝永興二年至元帝太興元年

[stamps]

二年張方復廢羊后

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

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勸東海王越討之越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徐州長史王修說刺史東平王楙以州授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於是范陽王虓許交切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故將公師藩寇掠趙魏

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茌平人師懽奴懽奇其狀貌而免之勒乃與牧師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及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鄴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擊走之

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拒之太

宰顒遣張方助喬襲虓破之
東海王越留琅邪王睿守下邳睿請王導爲司馬委以軍事越屯蕭縣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使虓領豫州喬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蕃爲淮北護軍劉輿爲潁川太守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虓於許遣其子祐拒越於靈壁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虓遣苟晞還兗州徙楙青州楙不受命與劉喬合顒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穎都督河北諸軍事復鎭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顒得喬上事下詔稱劉輿脅虓造逆令鎭南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準與喬并力以張方爲都督共會許昌誅輿兄弟使穎與石超等據河橋爲喬繼援弘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構于羣王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謂宜速詔越等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顒方拒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喬乘虛襲許破之琨與及虓俱奔河北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帥諸軍受越節度既而虓遣琨乞師於王浚遂擊斬石超於滎陽東迎越又擊劉祐於譙殺之喬衆潰走

丙寅

光熙元年 成晏平元年

太宰顒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東海王越之起兵也使人說太宰顒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爲伯顒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爲誅首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强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柰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止及劉喬敗顒懼欲罷兵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郅輔使殺方送首於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宋胄等進逼洛陽穎奔長安

東海王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
太宰顒遣兵拒祁弘等於湖弘擊破之遂西入關又敗其兵於霸水顒單馬逃入太白山弘等入長安奉帝乘牛車東還關中皆服於東海王越顒保城而已

至洛陽復羊后

成都王雄稱成皇帝
雄即帝位國號大成

以東海王越爲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鎭鄴

越以庾敳（五來切）爲軍諮祭酒胡毋輔之爲從事中郎郭象爲主簿阮修爲行參軍謝鯤爲掾敳等皆尙虛玄縱酒放誕越皆以名重辟之

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成則曰某人之功如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款密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至是卒諡曰元

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兗州刺史苟晞擊斬公師藩范陽王虓卒長史劉輿誅穎

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會劉弘卒司馬郭勱作亂欲奉穎爲主不克而誅遂北濟河收故將士欲赴公師藩頓丘太守馮嵩執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而苟晞亦擊斬藩虓卒長史劉輿以穎素爲鄴人所附僞稱詔賜死穎官屬皆先逃惟盧志不去至是收而殯之太傅越召爲軍諮祭酒越又將召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污人及至越疏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每會議應機辨畫越傾膝酬接卽以爲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

十一月帝中毒崩太弟熾卽位尊皇后曰惠皇后立妃梁氏爲皇后

帝食麨中毒而崩或曰太傅越之鴆也在位十七年年四十八歲羊后自以於太弟爲嫂恐不得爲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露板馳告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卽帝位尊后曰惠皇后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每至宴會輒與羣臣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

胡氏（寅）曰古帝王以故崩未有不知其人者獨惠帝中毒崩而不知其人以愚觀之羊后無他立之

意太弟無欲速之心後庭無爭寵之釁近侍無矯虔之衆而諸王交鬭各已衰謝麨中之毒其誰致之大臣當大事事莫大於君見弒而賊不討也然則舍太傅越無所歸獄矣

南陽王模誅河閒王顒

太傅越以詔徵顒爲司徒顒就徵模自許昌遣將邀殺之

以劉琨爲并州刺史

劉輿說太傅越遣琨鎭并州以爲北面之重而從東燕王騰鎭鄴越從之琨至上黨騰卽自井陘東

下時幷州饑饉數爲胡寇所掠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爲乞活所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鬬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邑野蕭條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

丁卯

孝懷皇帝永嘉元年羣盜王彌寇青徐

初掖（音壓今萊州府地）令劉柏根反王浚討斬之其長史王彌遂爲羣盜至是寇青徐殺東萊太守旣而降漢

立清河王覃弟詮爲太子

太傅越出鎭許昌

帝親覽大政留心庶事越不悅固求出藩

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鎭建業

睿至建業以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名譽議論也）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北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旣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壼爲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張闓孔衍皆爲掾屬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淸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以王衍爲司徒

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澄至鎭日夜縱酒不視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爲懷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戊辰

二年（漢永鳳元年）

漢王淵稱皇帝

己巳

三年（漢河瑞元年）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

越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來必有所誅帝之爲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即位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劉輿潘滔勸越誅之越乃誣播等欲爲亂遣甲

士三千人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死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司馬氏光曰何曾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太尉劉寔罷就第以王衍爲太尉

四年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

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

漢主淵寢疾以陳留王歡樂爲太宰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誦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憙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淵卒太子和卽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昌王銳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信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于單于臺不克銳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之殺和及銳攸乘聰以北海王乂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乂涕泣固請聰遂卽位以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子粲爲河內王都督中外諸軍事石勒爲并州刺史

氐酋蒲洪自稱略陽公

洪略陽臨渭氐酋也驍勇多權略羣氐畏服之漢拜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刺史略陽公

以拓跋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

初匈奴劉猛死劉虎代領其衆居新興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于漢劉琨將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爲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爲代公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雁門從琨求陘北之地琨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畤崞五縣民於陘南以其地與之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

苟晞為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

遣使徵天下兵入援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卒無至者山簡遣督護將兵入援為王如（時雍州流民王如寇南陽以附漢）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眾心

五年（漢嘉平元戊王衡元年）

琅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以王敦為刺史都督征

討諸軍事

馥以洛陽孤危表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大怒召之馥不行睿遂攻之馥敗走死睿以敦為刺史

太傅越卒于項以苟晞為大將軍督六州

初石勒寇襄陽越率兵討之次于項自領豫州牧苟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違命密賜晞詔使討之越亦下檄罪狀晞遣兵攻之晞遣騎收越黨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而卒眾共推衍為元帥衍不敢當奉越喪還葬東海帝追貶越為縣王以晞為大將軍都督青徐兗豫荊揚諸軍事

胡氏（寅）曰八王擾擾非有匡翊晉室之忠也欲敵我者少則我可立然不知多足之蟲次第去之至於一足則不能行矣八王之中穎顒允賢於倫虔冏賢於穎顒允乂賢於冏越賢於乂此其人品之次也七王既殲太弟孤弱越勢可以自立久而未取此其所以為差賢耳然匡國無狀莫救覆亡初心非忠才又不足皆晉室之罪人也

尹氏（起莘）曰晉室之亂原於惠帝之庸愚肇於孽

后之倡禍成於諸王之交攻益至於太傅越之時亦已極矣社稷為墟中原塗炭是固生靈之不幸也

漢石勒追敗越軍於苦縣執王衍等殺之

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者執太尉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益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眾人畏死多自陳述

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曰彼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裴妃爲人所掠賣久之渡江

漢人入寇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於平陽封平阿公

苟晞表請遷都倉垣帝將從之公卿猶豫不果行既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將

行而衛從不備無車輿乃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度支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掠得穀麥獻之漢主聰使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平昌門克之遂焚府寺司空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彌晏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曜自西明門入殺太子詮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漢以帝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爲光祿大夫初曜以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自平陽徙都洛陽曜不用彌策而焚之遂與曜有隙後石勒誘彌殺之

司空苟晞奉豫章王端建行臺於蒙城荀藩奉秦王業趣許昌

荀藩在陽城汝陰太守李矩輸給之藩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爲盟主以矩爲滎陽太守豫章王端太子詮弟也東奔倉垣苟晞奉爲皇太子置行臺徙屯蒙城秦王業吳孝王晏之子藩

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以趣許昌天水閻鼎聚西州流民數千於密欲還鄉里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爲豫州刺史以周顗等爲參佐

琅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斬之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王承卞壼諸葛恢陳頵（俱倫切）庾亮等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及承荀藩檄承制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甘卓周訪合兵擊軼斬之憲奔幽州睿以卓爲湘州刺史訪爲尋陽

太守陶侃爲武昌太守
大司馬王浚自領尚書令
浚設壇告類（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立皇太子稱受中
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鎭
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模
世子保保上邽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染帥衆降漢漢遣
染與將軍劉雅攻模于長安劉曜劉粲繼之染敗
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
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

降于漢粲殺之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
無一二漢主聰以曜爲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
模都尉陳安帥衆歸世子保于上邽保遂據有秦
州尋稱大司馬承制署隴右氐羌皆從之
漢石勒陷蒙城執苟晞及豫章王端
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數諫殺之從事明
預有疾自轝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而
轝病罵我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
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桀爲天子猶以驕
暴而亡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思預之言晞
不從由是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勒襲蒙城執
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爲左司馬後晞謀叛勒殺
之
馮翊太守索綝等敗漢兵於長安迎秦王業入雍城
初索綝爲馮翊太守與安夷護軍麴允安定太守
賈疋（字古雅）謀復晉室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
麴特等帥衆十萬會之大敗劉曜於黃丘又破劉
粲於新豐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閻鼎欲
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荀藩周顗等
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顗奔江東鼎與業

至藍田遣人告疋疋遣兵迎之入于雍城使梁綜
以兵衞之
琅邪王睿以周顗爲軍諮祭酒
前騎都尉桓彝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
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
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
矣諸名士遊宴新亭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
有山河之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
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
謝之陳頵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

失所先白望(徇言虛名)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
加有老莊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
爲俗人夫欲制遠先自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
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
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六年琅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於葛陂勒引兵
退

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睿大集江
南之衆於壽春以紀瞻爲揚威將軍討之會大雨
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集將佐議之刁

膺請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
圖之勒顧謂張賓曰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
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
足以數將軍之罪柰何復相臣奉乎今天降霖雨
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前臺名銅爵中臺名冰井後臺名金鳳)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據
之以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
宜使輜重自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
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
張君計是也於是黜膺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

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
爭取之爲紀瞻所敗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
待之瞻不敢擊

漢封帝爲會稽郡公

漢主聰謂帝曰卿昔爲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
卿贈朕柘弓銀硏(硯同)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
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
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爲陛下自相驅除
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
九族敦和陛下何由得之聰喜

張軌遣兵詣長安

涼州主簿馬魴說軌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
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宋配帥
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諸軍絡繹繼發

石勒引兵據襄國

劉琨以兄子演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自固
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捨之彼將
自潰方今王彭祖(王浚字)劉越石(劉琨字)公之大敵也
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羈
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

地而據之西稟平陽以圖幽幷此霸王之業也勒遂進據襄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運穀以輸襄國漢以勒爲冀州牧

雍州刺史賈疋等奉秦王業爲太子建行臺

先是賈疋等進圍長安劉曜敗走業入長安疋等奉業爲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未幾盜殺疋麴允領雍州刺史

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

先是漢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遣使求救於代猗盧遣其子六修帥眾數萬爲前鋒自帥三

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爲鄉導六修與劉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夜踰蒙山而歸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留其將箕澹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弋仲南安赤亭羌也東徙榆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

癸酉

孝愍皇帝建興元年二月漢主劉聰弒帝於平陽庾珉王儁死之

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儁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殺珉儁等帝亦遇害謚曰孝懷在位五年年三十歲

漢立其貴嬪劉娥爲后

漢主聰爲劉后起䳍儀殿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幷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即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

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血曰元達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一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

阽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由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賜死此堂聰覽之變色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視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臣等謹按陳元達之切諫劉娥之引罪與劉聰之愧賢乃見於夷狄僭竊之世此可見理義之在人心者未嘗泯也

四月太子業即位於長安索綝領太尉

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即帝位以梁芬爲司徒麴允索綝爲僕射是時長安城中戶不滿百蒿荊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綝爲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琅邪王睿以華譚爲軍諮祭酒陳頵爲譙郡太守

譚嘗在壽春依周馥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揚州都督馥字也何故反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郡以紓國難執政不悅興兵討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馥位爲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睿參佐多避事自逸參軍陳頵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爲凡俗偃蹇倨肆爲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隨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制已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頵曰昔趙王簒逆惠皇失位三王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

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頵出於寒微數爲正論府中多惡之出爲譙郡太守

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督陝東西諸軍事

詔曰今當掃除鯨鯢奉迎梓宮令幽并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造洛陽同赴大期克成元勳又詔睿以時進軍與乘輿會除中原睿辭

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才協為丞相左長史劉隗為司直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特親愛之主簿熊遠上書以為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非為政之體也愚謂凡為駮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用也睿不能從

左丞相睿以祖逖為豫州刺史

逖范陽人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

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夷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思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陶侃破走杜弢(他刀切)王敦表侃為荊州刺史

初湘州流民作亂推醴陵令杜弢為湘州刺史弢陷長沙破零陵掠武昌殺長吏甚眾(事在永嘉五年)周顗屯潯水城為弢所困侃使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泠口侃使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敦乃表侃刺荊州屯沔江左丞相睿召顗復為軍諮祭酒

二年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

有流星隕于平陽北化為肉

流星出牽牛入紫微光燭地隕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

關人事

漢石勒襲薊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降于段匹磾

勒將襲王浚而未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後患乎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

乙亥

請討浚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浚將佐皆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聽事執浚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即送襄國斬之勒停薊二日以故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遣使奉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東單

于劉琨請兵於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謀應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約琨知勒無降意大懼劉翰不欲從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城

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

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軌卒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詔寔為都督刺史西平公諡軌曰武穆

三年漢建元元年

以左丞相睿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劉琨為司空

進代公猗盧爵為王

詔進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

陶侃擊杜弢破之弢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

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遂降弢眾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進王敦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王敦徙陶侃為廣州刺史

初朝廷以第五猗為荊州刺史杜曾迎猗於襄陽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侃既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反為所敗死者數百人時荀崧都督荊州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援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周訪訪遣子撫帥兵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箋於崧求自效崧許之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

以兵少藉爲外援不從王敦嬖人錢鳳疾侃之功屢毁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廙刺荊州將吏鄭攀等詣敦留侃不許衆情憤惋遂迎杜曾第五猗以拒廙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討機走之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

四年 漢麟嘉元年

代六修弑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立尋卒鬱律立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爲嗣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城而出其母六修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修不從而去猗盧大怒帥衆討之兵敗遂爲所弑猗㐌子普根攻六修滅之代立國中大亂將軍衛雄箕澹與劉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兵由是復振普根尋卒國人立鬱律

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爲懷安侯

曜逼長安安定太守焦嵩新平太守竺恢引兵來救皆畏漢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入援擊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城內外斷絕城中饑甚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餅允屑之爲粥以進至是帝泣謂允曰今窮戹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

殺曜送帝於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曜爲太宰假黃鉞督陝西封秦王贈允車騎將軍謚節愍侯斬綝于市

司馬氏 光曰宣帝始以重望高才策名魏室若以忠順終之足爲良臣矣遭爽晏忌疾乘間而發專制朝柄誅鉏異己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全吳恃其治安荒於酒色不爲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禍生於閨閫成於宗室骨肉相殘而胡羯氐羌鮮卑爭承其弊剖裂中原齎臨

生民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冤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郎周莚等官於是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睿率皆容貸由是衆怨歸之南中郎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彊位顯驕傲自恣隗奏含文致

甚苦事雖被寢而王氏深忌疾之

胡氏寅曰琅邪才具不優素無北伐之志及聞長安不守倉卒而舉本末不應發於行事其心孔彰乃歸罪督運之稽斬戮無罪王導爲睿謀臣使濫刑至此雖上疏引咎解職曷若諫止於未然之爲善乎

中宗元皇帝建武元年 涼元公張寔稱建興五年舊大國一并成小國一新小國一凡三僭國

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伐漢

黃門郎史淑自長安犇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使淑齎詔賜張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共濟多難淑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遣司馬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今遣璞等惟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

三月丞相睿卽晉王位

弘農太守宋哲爲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機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不許固請不已睿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若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命駕將歸國請依魏

晉故事稱晉王乃許之遂卽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儁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裒爲琅邪王奉恭王後鎭廣陵以西陽王羕爲太保封譙王遜之子承爲譙王王敦爲大將軍王導爲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刁協爲僕射周顗爲吏部尚書賀循爲太常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

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翼戴晉室琨檄告華夷遣右司馬溫嶠奉表詣建康勸進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嶠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其才爭與之交王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祖逖取譙城漢石虎入寇逖擊走之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桓宣說而下之及逖屯蘆洲使參

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廏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座斬乂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使殺之雅猶據譙城逖攻之不克南中郎將王含遣桓宣將兵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卽詣降逖旣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含復遣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晉王傳檄天下

戊寅

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水陸四道徑造賊場受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數月而卒

立太學

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爲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

十二月漢主劉聰弑帝於平陽辛賓死之

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太子

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不如早除之聰曰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也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尙書郎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洛陽守將趙固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帝遂遇害謚曰孝愍在位四年年十八歲

太興元年（漢主劉曜光初元年）

春三月王卽皇帝位

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衰居廬百官請上尊號不

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高讓於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座瞻叱績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者斬王爲之改容奉朝請周嵩上疏曰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大耻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爲新安太守嵩顗之弟也王遂卽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

照乃止大赦文武增位二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二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爲溥且可以息撿覈之煩塞巧僞之端也帝不從

更王太子紹爲皇太子

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爲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

胡氏寅曰江東草創正須愼擇牧守令長以撫循百姓爲國基本不以察察爲政以此侯赤子可耳爲民上者姦暴貪汙容而不治不亦謬乎且風聞不可聽者謂誣罔者也若按其擧刺之虛實而加

刑賞焉又何惡於風聞且宰相於天下安得物物而目覩之哉顧和之言若臧而否愚所不取也

段匹磾殺太尉廣武侯劉琨

初琨世子羣爲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爲內應爲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來見匹磾匹磾以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將聽還屯會代郡太守辟閭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收琨縊殺之琨從事盧諶等帥琨餘衆依末柸朝廷以匹磾尙彊冀其能平河朔乃

不為琨舉哀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䘏後數歲乃加贈太尉謚曰愍於是夷晉皆不附匹磾

漢主聰卒太子粲立靳準弑而代之石勒引兵討準劉曜自立於赤壁封勒為趙公

漢主聰寢疾徵劉曜石勒受遺詔輔政皆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勒為大將軍領幽冀牧上洛王景濟南王驥並錄尚書事靳準為大司空皆迭決奏事聰卒粲即位改元漢昌聰后四人皆年未二十粲多行無禮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

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宜早圖之粲乃收景驥等殺之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遂勒兵升殿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發淵聰二陵斬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謂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璽付汝還如晉家嵩不敢受準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匈奴別種名）小醜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聞詔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準殺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勒帥精騎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曜至赤壁即皇帝位以勒為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為趙公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於所部既而將軍喬泰等討準斬之

日夜出高三丈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時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為胡賊猾夏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

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為恥務在調戲酒食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選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所惡者陸沈泥滓時所善者翺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朝廷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辯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古之取士敷奏以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先是帝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

試皆署吏尙書陳頵亦上言宜循舊制試以經策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託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除孝廉已到者官尙書郞孔坦以爲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不若一切罷之而爲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申至七年乃試

商城黃闓同初校
江陰陳名愼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二十五

己卯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六

起晉元帝太興二年至成帝咸康三年

二年 漢改號趙後趙高祖石勒元年舊大國一成涼小國二新大國一凡四僭國

合祭天地於南郊

以未有北郊幷地祇合祭之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保既稱王改元建康置百官陳安叛降于成上邽大饑又爲安所逼張寔遣韓璞救之安乃退

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斬之

初王敦患曾難制謂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荆州至是訪破斬曾而敦不用王廙在荆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爲散騎常侍而以訪代之從事郭舒說敦曰荆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幷玉環玉椀遺之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不能制

漢改號趙

石勒稱趙王

勒卽趙王位稱元年是爲後趙以將軍支雄等主胡人辭訟禁胡人不得陵侮華族號胡爲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加張賓大執灋專總朝政以石虎爲驃騎將軍督諸軍賜爵中山公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愼開懷下士屛絶阿私以身帥物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

三年以慕容廆爲平州刺史

初平州刺史崔毖以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陰

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廆廆大敗之遂取遼東遣長史裴嶷來獻捷嶷至建康盛稱廆之威德賢儁皆爲之用朝廷始重之帝欲留嶷嶷曰舊京淪沒山陵穿毁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於討賊此臣之所甚惜也帝然之遣使隨嶷拜廆爲安北將軍平州刺史

上邽諸將殺晉王保保故將陳安降趙以討賊殺之

保體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

涼州殺其刺史張寔寔弟茂立

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張寔左右皆事之弘自言天與神璽應王涼州於是帳下閻涉等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告之寔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轘之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爲刺史茂以駿爲世子

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丘詔加號鎭西將軍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

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兵久飢以爲逖士衆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鎭雍丘後趙鎭戍歸逖者甚衆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鎭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鈔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

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逖練兵積穀
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
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
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于
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
之惡猶吾之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
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之
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
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及卒敦遣

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徵舒爲右丞敦留
不遣

以譙王承（承同）爲湘州刺史
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
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
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
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
王氏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
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長史敦益懷不平
其參軍沈充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爲

辛巳

畫策敦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左將軍譙王承
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示之隗亦
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充爲湘州刺史
帝謂承曰敦奸逆已著朕爲惠皇（元帝以惠帝自比蓋惠帝爲太傅越所鴆）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會欲以叔
父居之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
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彫弊若及三年乃可即戎
苟未及此雖灰身無益也詔以承爲湘州刺史時
湘土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胡氏（寅）曰王敦近處肘腋欲爲跋扈帝方委承以

湘州爲外援所謂恃遠水以救近火非兵家之要
將將之略也當是時王室危迫不聞王導有所建
明至使帝憂慮征營自謀安計春秋之義責備賢
者導無所逃其罪矣

四年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王導
爲司空錄尚書事
以淵爲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隗爲鎮北將軍
督四州鎮淮陰皆假作領兵名爲討胡實備王敦
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
密謀敦遺隗書言欲與之戮力王室共靜海內隗

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怒帝以敦故以導爲司空錄尚書事而實疏忌之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不宜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

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

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爲立祠敦由是益無所憚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

胡氏寅曰使元帝有克復舊物之志仗鉞徂征豈無二三豪俊如逖比者使之左提右挈並驅爭先石勒雖善用兵豈得高枕而臥也既不能然於逖有功之時賞秩未充反使吳士以虛名重位往統臨之致逖怏怏勳業不終世未嘗無才人主負之者亦多矣可勝嘆哉

代弒其君鬱律子賀傉立

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傉鬱律之子什翼犍幼在繦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

壬午

永昌元年王敦舉兵反譙王承甘卓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沙

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謝鯤爲長史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稱劉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臣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爲己軍司承檄長沙虞悝爲長史悝曰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羆以悝

爲長史弟望爲司馬移檄遠近列敦罪惡州内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爲湘東太守不從命丞使望討斬之以徇四境又遣主簿鄧騫説甘卓曰劉大連隗字也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樂道融往邀之道融反説卓曰王敦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君受國厚恩而與之同生爲逆臣死爲愚鬼不亦惜乎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必不戰而自潰矣卓意始決遂露檄數敦逆狀帥

所統致討遣參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魏乂帥兵攻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丞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丞曰吾之志欲死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虞望戰死甘卓亦遣丞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矣丞復書曰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尙書僕射周顗甘卓還襄陽敦還武昌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顗字也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至醉而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導不知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

弘導字也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使隗軍金城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死士多未易可克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敦從之以弘爲前鋒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嘆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協隗淵導顗等分道出戰皆大敗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

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協隗敗還帝流涕執其手勸令避禍給人馬使自爲計協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爲人所殺隗奔後趙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嚮欲誣

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顗謂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尙未可知或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素以姦諂爲淵所惡說敦曰周戴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然之以問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

又曰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敦遂遣部將收之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遽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流血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淵殺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初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遣卬歸說卓使旋軍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聞周戴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若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

之望不如更思後圖吾據敦上流敦亦未敢遽危社稷也卽命旋軍樂道融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也卓不從道融憂憤而卒卓徑還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襲殺之敦改易百官及諸軍鎭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

朱氏黼曰導旣當國敦其從父兄也以王氏失職致興兵犯順導不能防之於始又不能止之於今

癸未

雖欲辭其責可乎賊既東下始闔門待罪石頭失
守爵位如昨至行胸臆報恩怨不免假手於賊自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一語推之導雖有
葢世之功欲免趙盾郭解之誅終不能也
臣等謹按元帝用劉刁以備王敦而導亦見疏
忌既足以激其變矣其所藉以防禦者則戴淵
司馬承又無奇謀遠略如陶侃溫嶠之忠賢皆
敦所畏不知委而用之史謂其明斷不足信哉
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魏乂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承殺虞悝子弟

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
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桓雄書
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承不離左右乂見
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王廙承敦旨殺承
於道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即位
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
興竟以憂憤成疾而崩在位六年年四十六歲太
子即位

肅宗明皇帝 太寧元年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

甲申

王導為司徒
敦謀簒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
屯于湖以導為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
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
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
趙擊涼州張茂降趙封茂為涼王
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茂尋遣使稱藩曜拜茂
太師封涼王加九錫
二年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嗣
茂疾病執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

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
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
及卒趙以駿為涼州牧涼王
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至
江寧帝親征破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
敦無子養兄含子應為嗣至是疾甚矯詔拜為武
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
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應年少豈
堪大事我死之後釋兵歸朝保全門戶上計也退
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

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以宿衛尙多奏令三番休二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鳳甚悅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敦不聽遂表用之使覘何朝廷嶠恐旣去而鳳於後間之因敦餞別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爲醉兩

釋之嶠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閤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郗鑒分督諸軍鑒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等入衞帝屯于中堂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之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尙書騰詔下敦府

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凶相獎志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遠離室家朕甚愍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調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使王含錢鳳鄧岳周撫等帥衆向京師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但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含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司徒導遺含書曰承大將軍已不諱兄此舉謂可如昔年

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臨終之日委重安期（應字也）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導門戶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爲含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鈔盜相尋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今決勝負於一朝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何補旣往哉帝

乃帥諸軍出屯南皇堂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等帥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秀匹磾弟也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因乏復臥乃謂應曰我死汝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敦尋卒應祕不發喪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不奉詔遂舉兵與含合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尋陽太守周光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光退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含等遂燒營夜遁明日

帝還宮含奔荆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其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待之不至深以爲恨周光斬鳳詣闕自贖充爲故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充首同懸於南桁郗鑒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帝許之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敦綱紀（謂別駕治中之類）除名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敦剛

乙酉

愎不仁忍行殺戮處其朝者恆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遑安處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郗鑒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正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

三年贈故譙王丞戴淵周顗等官有差

詔故譙王丞戴淵周顗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周札故吏爲札訟冤尚書卞壼議以爲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王導以爲往年之事敦姦逆未

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謂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若以往年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爲幽厲邪然卒用導議

胡氏（寅）曰王敦再舉導與王含書曰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然則敦初據石

頭時茂弘不以爲非實有芥蔕於中史氏美其善
處廢興任眞推分大不然矣今又於札眷眷如此
且以人臣之節許札謂與周戴同心郗鑒正言終
不省納益驗前志是非皎皎終古不渝不知茂弘
何心而爲此邪

以陶侃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
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
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
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

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
將吏則加鞭朴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
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
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
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
猶溼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竹頭
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受遺
詔輔政太子衍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臨朝稱制

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爲帝所親
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庾亮
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
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
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羣臣無得進者亮疑
宗胤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引太宰西
陽王羕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壼將軍郗鑒庾亮陸
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爲中書
令而崩帝明敏有機斷故能以弱制彊誅翦逆臣
克復大業在位三年年二十七歲太子卽位生五
年矣羣臣進璽導疾不至壼正色於朝曰王公非

社稷之臣也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人臣辭疾之
時邪導聞之輿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
與亮壼參輔朝政然大要皆決於亮尚書召樂謨
爲郡中正庾怡爲廷尉評謨廣之子怡珉族子也
各稱父命不就壼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
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若父各私其子則王
者無民而君臣之道廢矣廣珉受寵聖世身非己
有況後嗣哉謨怡不得已就職

陳氏傳良曰晉元之南渡也撫江都之勝兼吳會
之饒亦足以奮矣而沒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者

丙戌

非他也其心愛夫一隅之可以自託惴惴然惟恐其用之而併失之也

段遼弒其君牙而自立

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末柸卒子牙代立至是疾陸眷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

代王賀傉卒弟紇那嗣

顯宗成皇帝咸和元年以郗鑒爲徐州刺史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

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謂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尙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導及庾亮不聽乃止

以溫嶠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爲會稽內史

初王導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命遺詔

丁亥

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旣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乃以嶠鎭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謂所親曰江東創業尙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

二年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峻聞

之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徵爲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卽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共討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欲爲雄霸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安得久乎約不從宣絕之約遣兄子沛渙壻許柳以兵會峻

胡氏寅曰爲大臣而不知人則何以當大事禦大

難陶士行與蘇峻品流高下亦易辨也庾亮防陶甚於虞峻若非早與大眞交友則其失位出奔當無措足之地矣

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陶回言於司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浦名在和州東諸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韓晃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之宣城內史

桓彝欲起兵赴朝廷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三年後趙太和元年

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尚書令成陽公卞壼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

溫嶠欲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敗死峻濟自橫江臺兵屢敗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如回言而夜迷失道無復部分亮始悔之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杭同東諸軍及峻戰于西陵大敗峻攻青溪柵壼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盡壼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之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力戰死瞻侃子也亮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

將行顧謂侍中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色洽切曰至尊當御正殿翜即入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開同共登御牀衛帝劉超鍾雅及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既入叱翜令下翜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驅役百官裸剝士女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峻盡費之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為計雅

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遯逃以求免何以爲臣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以祖約爲太尉峻自錄尙書事弋陽王羕詣峻稱述功德峻復以爲太宰西陽王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分兵給之

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於石頭郗鑒王舒來赴難

溫嶠將討峻而不知建康聲聞會范汪至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雖彊易弱宜時進討嶠深納之庾亮辟汪參護軍事與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侃同赴國難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尙書陳約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書曰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追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且峻約無道人皆切齒今之進討如石投卵若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而或者遂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愆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淸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侃至尋陽議者謂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謝遂同趣

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峻聞之自姑孰還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時天大雨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惡之峻以倉屋爲帝宮日肆醜言超雅與荀崧華恆卞潭等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猶啟帝授孝經論語導密令張闓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義興太守顧衆等皆應之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

侃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爲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往襲取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侃表舒潭監浙東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鑒遂帥衆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登之有懼色侃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侃使庾亮守之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丑升切）亭三壘以分峻兵勢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毛寶中流矢貫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還擊破走之

峻分兵陷宣城内史桓彝死之

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裨惠勸彝與峻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彝殺之

陶侃溫嶠討峻於石頭斬之峻弟逸代領其衆

峻腹心路永匡術勸峻盡誅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司徒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袁耽誘永與皆奔白石西軍與峻久相持不決溫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說侃曰軍政有進無退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可試與寶兵斷賊資糧若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大事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容湖孰（地名近句容）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將

八千人逆戰乘醉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躓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眾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

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

先是後趙石虎攻趙蒲坂趙主曜擊破走之遂攻金墉至是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堨至成皋勒見趙無守兵大喜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

之間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為妖言斬之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之知勒自來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于洛西眾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閶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門揮陳就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為堪所執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

己丑

四年（是歲趙亡大小一凡三僭國）

趙太子熙奔上邽後趙取長安

諸軍討蘇逸斬之及西陽王羕

初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至是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

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

以褚翜為丹陽尹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凋弊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翜為丹陽尹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以陶侃為太尉郗鑒為司空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庾亮爲豫州刺史

論平蘇峻功侃嶠以下封拜有差謚卞壺曰忠貞其二子眕盱及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皆峻黨先歸朝廷司徒導欲賞之嶠曰永等首爲亂階晚雖改悟未足贖罪得全首領爲幸多矣乃止侃以江陵偏遠移鎭巴陵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還藩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鎭自效遂以爲豫州刺史出

鎭蕪湖侃之討峻也獨湘州刺史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侃奏請檻車收付廷尉司徒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敦爲廣州刺史敦憂愧而卒

司馬氏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鎭兵糧俱足朝廷顚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旣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以劉胤爲江州刺史

嶠卒時年四十二謚曰忠武胤嶠軍司也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胤矜豪縱酒不恤政事將軍郭默襲斬之傳首京師

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立

翳槐鬱律之子也

庚寅

五年趙建平元年

太尉陶侃討郭默斬之

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默殺

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以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兵至默將縛默以降侃斬之

趙王勒稱皇帝

辛卯

七年太尉陶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鎭之

先是趙郭敬寇陷襄陽遷其民於沔北城樊城以戍之敬南掠江西陶侃遣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

癸巳

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于涅水破之敬懼遁去遂拔襄陽侃使宣鎭之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

八年遼東公慕容廆卒世子皝嗣

趙主勒卒太子弘立

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鎭正備今日有召

王者邪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勒卒虎劫太子弘使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使將兵入宿衞弘大懼讓位於虎虎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即位殺遐光夜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備儀衞虛葬於高平陵

甲午

九年 趙主石弘延熙元年

太尉長沙公陶侃卒

侃晩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八州刺史印傳棨戟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輿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爾諡曰桓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尚書梅陶嘗謂人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

法外意安鯤之從子也

成王雄卒太子班立

以庾亮都督江荊等州軍事

亮鎭武昌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流所宗

成李越弑其主班而立其弟期

趙石虎弑其主弘自立爲居攝天王

乙未

咸康元年 趙太祖石虎建武元年 成主李期玉恆元年

丁酉

三年立太學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以江左寖安請興學校
帝從之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尙老莊儒
術終不振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六

商城黃關同初校
巴陵方朝溪覆校
順德李肇灃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七

起晉成帝咸康四年至穆帝升平三年

戊戌 四年 成改號漢中宗李壽漢興元年 舊大國一 漢涼小國二 新小國一 凡四僭國

成李壽弑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漢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尤忌漢王壽威名使出屯涪壽懼不免遂襲成都壽世子勢爲翊軍校尉開門納之克成都廢期爲縣公幽之期縊而卒壽遂稱帝改國號曰漢

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庾

亮爲司空尋更以導爲丞相罷司徒官

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亮與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旣盛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亮乃止是時

亮雖居外鎭而遙執朝權旣據上流擁强兵趣勢者多歸之導内不能平嘗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

代王翳槐卒弟什翼犍立

己亥

五年庾亮表請伐趙詔諭止之

亮欲開復中原表以桓宣鎭襄陽弟懌鎭魏興翼鎭江陵毛寶樊峻戍邾城上疏欲帥大衆十萬移鎭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

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鎭

丞相始興公王導卒以何充爲護軍將軍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

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謚曰文獻徵庾亮爲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爲賢相

太尉南昌公郗鑒卒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

改丞相爲司徒

趙以李巨爲御史中丞

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巨爲中丞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庚子

六年司空庾亮卒以何充爲中書令庾翼都督江荆等州軍事

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

壬寅

八年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卽位

帝幼沖嗣位旣長頗有勤儉之意至是不豫或詐

爲尙書符敕宮門無得内宰相衆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冰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疏爲人所閒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冰不聽帝乃詔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尙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而崩在位十七年年二十二歲琅邪王卽位委政於冰充

立皇后褚氏

時徵后父豫章太守褚裒爲侍中裒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鎭半洲

癸卯 **康皇帝**建元元年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

翼以滅胡取蜀爲己任遣使約燕涼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唯庾冰意與之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桓宣督諸軍趣丹水桓溫爲前鋒小督帥衆入臨淮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

漢主壽卒太子勢立

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冰都督荊江等州軍事徵何充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甲辰 二年 漢主李勢太和元年

九月帝崩太子聃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稱制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建議立聃爲太子帝崩在位二年年二十二歲太子卽位由是冰翼深恨充帝方三歲太后臨朝稱制充薦褚裒宜綜朝政裒固請居藩改督徐兗鎮京口

荊江都督庾冰卒翼還鎮夏口

乙巳 **孝宗穆皇帝**永和元年 舊大國一漢涼代小國二新小國一凡五僭國

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詔徵褚裒輔政尚書劉遐說之曰會稽王令德雅望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

江州都督庾翼卒以桓溫都督荊梁等州軍事

翼病表子爰之爲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及卒朝議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

昱自鎮上流以己爲軍司昱不聽以溫代翼又以惔監沔中軍代庾方之

張駿自稱涼王

是歲駿分境內二十二郡三營爲涼河沙州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之始置祭酒等官車服擬於王者

丙午 二年 漢嘉寧元年

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卒

以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

以顧和爲尚書令殷浩爲揚州刺史

丁未

褚裒薦顧和殷浩詔以和爲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也家國不異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涼王張駿卒世子重華立

桓溫帥師伐漢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今

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溫拜表即行委長史范汪以留事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皆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克蜀之後專制朝廷耳

三年（是歲漢亡大小凡四僭國）

桓溫敗漢兵于笮（音昨竹索也以竹簀爲橋以笮爲之）進至成都漢主勢降詔以爲歸義侯

溫軍至靑衣（今嘉定州地）漢大發兵趣合水以拒之留參軍孫盛將羸兵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走散溫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勢悉衆出戰于笮橋溫前鋒不利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勢輿櫬面縛詣軍門溫送勢於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

善蜀人悅之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詔封勢歸義侯

趙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將兵擊破之

趙麻秋攻枹罕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今在河州）張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艾踞胡牀指麾處分趙人以爲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

乘勢進擊大破之趙王虎復遣孫伏都帥步騎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艾又破之虎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尋以重華爲涼州刺史西平公

楊初遣使稱藩詔以初爲雍州刺史仇池公

戊申

四年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左丞荀蕤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

服乃引爲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寖相疑貳浩以王羲之爲護軍將軍羲之以爲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燕王皝卒世子儁立

趙立子世爲太子

以蔡謨爲司徒

謨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

己酉

五年 趙太寧元年

趙王虎稱皇帝

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

蒲洪遣使來降

后閔言於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從之罷洪都督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

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

張重華自稱涼王

趙石鑒弒其主遵而自立

秦雍流民立蒲洪爲主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爲主衆至十餘萬鑒懼其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爲雍州牧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與趙連和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邪引朴斬之

庚戌

六年 趙主石祗永寧元魏王冉閔永興元年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僭國

趙石閔殺鑒而自立改國號魏

以殷浩督揚豫等州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以浩爲中軍將軍督揚豫徐兖青州蒲洪爲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

軍事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擊洪洪迎擊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以雷弱兒梁楞魚遵段陵爲將相故趙將麻秋殺苻洪洪子健斬秋遣使來請命

趙后祇稱帝於襄國

祇既稱帝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祇以姚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祇以爲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爲鎮南大將軍

杜洪據長安苻健擊敗之

王朗聞趙亂自長安赴洛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關西夷夏皆應之

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謐爲太常謐不食而卒

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謐有高名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魏主閔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以爲物極則反致至則危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之廉享喬松之壽矣因不食而卒

免蔡謨爲庶人

辛亥

七年 秦王苻健皇始元年是歲趙亡舊大國一涼代燕小國三新大國一凡五僭國

苻健自稱秦天王

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遂即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秦

趙劉顯弒其主祇而自立

既而魏克襄國殺劉顯遷其民於鄴

姚弋仲遣使來降

詔以弋仲爲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爲平北將軍督幷州既而弋仲卒襄帥衆歸晉詔襄屯譙城襄單騎渡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溫請經略中原事久不報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以國無它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屢求北伐不聽至是

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爲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手書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柰何無故悤悤先自猖獗乎撫軍司馬高崧爲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祖本切)嗒(徒合切 聚語也)想足下

亦少聞之苟或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家國其致一也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區區誠懷豈可顧嫌而不盡哉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壬子

八年(燕王慕容儁元璽元年 是歲魏亡 大一小二 凡四僭國)

秦王健稱皇帝

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杜洪司馬張琚殺洪自稱秦王

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而自立旣而秦主健擊琚斬之

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

燕王儁稱皇帝

癸丑

九年西平公張重華卒子曜靈立

涼州廢其主曜靈立張祚爲涼公

重華庶兄祚有勇力吏幹而傾巧善事內外與嬖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長等乃廢曜靈而立祚尋自稱涼王

甲寅

十年(涼王張祚和平元年)

殷浩以罪免爲庶人徙信安以王述爲揚州刺史

先是浩疏請北出許洛以謝尚荀羨爲督統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尚及姚襄共攻遇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浩退屯壽春尋復進屯泗口謀再舉中軍將軍王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今莫若引咎責躬更爲善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浩不從姚襄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浩惡其彊遣兵襲之

不克遂率諸軍北伐襄邀敗之浩走保譙城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爲庶人徙之信安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於溫矣浩少與溫齊名而心競不相下溫嘗輕之浩既廢黜久之溫謂掾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嚮爲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

桓溫帥師伐秦大敗秦兵于藍田進軍灞上三輔皆降

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靑泥破之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

桓溫及秦兵戰不利師還

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聞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欲與猛俱還猛辭不就

乙卯

十一年 秦主苻生壽光元年涼張玄靚太始元年

秦主健卒太子生立

涼州弒其君祚立張玄靚爲涼王

丙辰

十二年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溫敗襄于伊水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據襄陵

先是姚襄叛降于秦

丁巳

升平元年 秦主苻堅永興元年燕光壽元年

秦苻堅弒其君生自立為天王

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魚遵及其子孫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剝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為樂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為計勿使它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

事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會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

立皇后何氏

秦以王猛為尚書左丞

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

以王彪之為左僕射

己未

三年秦甘露元年

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

先是堅以鄧羌為御史中丞猛領京兆尹彊太后弟德酗酒豪橫掠人財貨子女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屍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羌同志疾

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不拾遺堅嘆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至是以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猛薦陽平公融光祿任羣處士朱彤自代堅不許而以融為中書監羣為太子家令彤為太子庶子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不敢復言

歷代通鑑纂要卷二十七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南城劉慶鏜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八

起晉穆帝升平四年至孝武帝太元九年

[庚申] 四年（燕幽帝慕容暐建熙元年）

燕主儁卒太子暐立

桓溫以謝安爲征西司馬

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安弟萬廢黜（時萬以伐燕兵敗免爲庶人）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桓溫請爲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辛酉] 五年（是歲涼奉升平之號）

五月帝崩琅邪王丕卽位

穆帝在位十七年年十九歲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義（大義）望（聞望）情（親情）地（位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卽位

立皇后王氏

秦舉四科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安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屏息

[壬戌] **哀皇帝** 隆和元年

[癸亥] 興寧元年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溫以王坦之爲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

涼張天錫弑其君玄靚而自立

[甲子] 二年（涼西平悼公張天錫一年）

以王述爲尚書令

加大司馬溫揚州牧

[乙丑] 三年（秦建元元年）

三月帝崩琅邪王奕卽位

哀帝在位四年年二十五歲無嗣皇太后詔以奕承大統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

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克之執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用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司馬氏（光）曰沈勁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爲忠義之門可謂能爲子矣

丙寅 己巳

恪爲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爲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故未嘗敗

立皇后庾氏

以王彪之爲僕射

帝奕太和元年以會稽王昱爲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

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劒履上殿

四年大司馬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袁眞以壽春叛降于燕

桓溫請與徐兗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眞等伐燕至金鄉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于淸引舟自淸入河舳艫數百里攻胡陸拔之燕主暐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於林渚溫至枋頭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暐乃使垂帥衆五萬以拒溫垂表申胤封孚悉羅騰從軍暐又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堅遣苟池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溫使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不克燕范陽王德帥騎屯石門李邽帥兵斷溫糧道德使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曰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犇還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於襄邑德先帥勁騎伏於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

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溫收散卒屯於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眞奏免爲庶人眞不伏表溫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

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爲冠軍將軍

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垂至邯鄲乃與段夫人及令寶農隆楷建及郎中令高弼俱犇秦初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堅復愛令及楷之才皆厚禮之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

庚午

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淸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梁琛使秦歸言於評曰秦人日閱軍旅聚糧陜東和必不久今吳王又往宜爲之備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問王猛曰名不虛得旣又以告燕主暐皆不然之唯皇甫眞深以爲憂上疏請選將益兵以防未然不聽

大司馬溫徙鎭廣陵

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鎭之時征役旣頻加之疫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祕書監孫盛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盛性方嚴子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

五年（是歲燕亡大一小二凡三僭國）

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暐以王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先是堅遣王猛等伐燕取洛陽克壺關入晉陽及燕慕容評戰于潞川敗之遂圍鄴至是堅自帥精銳十萬赴鄴燕主暐與慕容評等犇龍城堅使將軍郭慶追之及於高陽執以詣堅令還宮帥文武出降堅以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鎭鄴守令有闕令以便宜補授將士封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燕申紹與韋儒俱爲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勸省風俗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

辛未

六年（太宗簡文皇帝昱咸安元年）

大司馬溫入朝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即位

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旣克壽春（溫拔壽春獲袁瑾斬之瑾眞之子也）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曰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鎭壓四海溫遂與定議乃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而立會稽王昱溫集百官於朝堂宣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迎昱即帝位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

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溫遂還姑孰

降封東海王爲海西縣公

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尋遷於吳縣溫威震內外帝雖處尊位拱默而已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踰月而海西廢至是又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謂中書侍郎郗超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省其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

以道匡衞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爲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

壬申

太宗簡文皇帝咸安二年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卽位

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爲皇太子生十年矣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遺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中王坦之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謂王導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卽位太后欲令溫居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事遂寢溫望簡文臨終禪位不爾便當居攝既不副所望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銜之帝在位二年年五十二歲

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事

先是以猛爲丞相苻融爲冀州牧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猛爲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强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年少在冀州嘗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問治中別駕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尙書郞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

也使至長安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乃煩有司舉劾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釋

癸酉

烈宗孝武皇帝 寧康元年大司馬溫來朝

桓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時都下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

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撤之與安笑語移日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彊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三月溫有疾還姑孰

大司馬溫卒以桓沖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江州刺史沖問安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也

臣等謹按桓溫之求九錫逆節已著朝廷勢不能止非謝安王坦之故爲遲緩以及其死則其篡已成矣抑觀溫對沖之言則二人爲所畏忌有素卽溫不死亦將有以處之賢臣之有功於國蓋如此

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

謝安以天子幼沖欲請崇德太后康帝褚后也臨朝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己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

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甲戌

二年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

安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乙亥

三年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

以桓沖爲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

沖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

黨莫不哲諫沖處之澹然

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

猛寢疾秦王堅親為祈郊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

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耶何奪吾景略(猛字也)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謚曰武

立皇后王氏

以徐邈為中書舍人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詩章文詞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秦置聽訟觀禁老莊圖讖之學

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修文以稱武侯(王猛也)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讖學遂絕

丙子

太元元年(是歲涼代皆亡僭國一)

太后歸政

以謝安為中書監錄尚書事

秦遣兵擊涼州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張天錫降

秦遣兵擊代敗之代寔君弒其君什翼犍秦討殺之遂分代為二部

丁丑

二年以謝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

以桓沖都督江荊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桓沖以秦人彊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使劉波守江陵楊亮守江夏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優游散地常憤邑形於詞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時朝廷方以秦寇

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鎭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玄鎭廣陵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卽東府爲宮殊爲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御史臺也）都坐（今猶都堂也）不蔽風雨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爲儉比之初過江則爲侈矣今寇敵方彊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爲能邪安不能奪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四年秦陷盱眙進圍三阿（今高郵州地）謝玄連戰敗走之

先是秦寇梁州陷南陽彭城又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至是秦俱難彭超拔盱眙遂圍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謝玄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玄進攻之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淮北玄謙共追之戰于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免玄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謝安爲相秦人屢入寇衆心危懼安每鎭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文雅過之

七年秦會羣臣于太極殿

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太子左衞率石越曰今歲鎭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問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

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耳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慕容垂獨言於堅曰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混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融復諫曰

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江東雖微弱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厤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堅素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堅不聽所幸張夫人諫曰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濬九州障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今朝野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何所因也自秋冬以來雞夜鳴犬哀嘷廄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堅幼子詵最有寵亦諫曰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癸未

八年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

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

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至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萇我之仇讎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聽也堅不聽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堅遂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

前鋒都督與將軍謝琰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時都下震恐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玄圍棊賭墅安棊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遂遊（遊山也）陟（登高也）至夜乃還桓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宜留以防西藩沖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

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于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在壽州）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

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序遂與張天錫皆來奔復取壽陽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悉以兵授堅

胡氏寅曰苻堅之初信任王猛聞言莫入方是時堅心方虛急於圖治故其斷得也及其衰也志意既滿貪欲方熾方寸之明有蔽之者故其斷失也斷之得失不在乎他在乎明理與不明理而已

張氏栻曰淮淝一戰夷夏離合之大機也獨惜晉之君臣既相猜疑而規恢之功迄不可覬秦分爲三燕分爲二涼分爲四披披藉藉五十餘年而後畧定皆自淮淝之役始也

以謝石爲尙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九年燕世祖慕容垂元年後秦太祖姚萇白雀元年舊大國一新大國二凡三僭國

慕容垂自稱燕王大破秦兵斬其將石越

先是丁零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

荆江都督豐城公桓沖卒

以謝安爲太保

燕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沖起兵平陽秦遣苻叡擊泓敗死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

遣都督謝玄率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加太保安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假黃鉞謝玄都督七州軍事

南城劉慶鎧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二十八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二十九

起晉孝武帝太元十年至安帝隆安二年

乙酉 十年 秦王苻丕大安元西燕主慕容沖更始元西秦王乞伏國仁建義元年 舊大國三新大國一小國一凡五僭國

燕慕容沖稱帝于阿房

是爲西燕沖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太保安出鎮廣陵

會稽王道子專權復爲姦諂所構與安有隙會秦

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出鎮廣陵

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

堅留太子宏守長安帥騎數百與張夫人中山公詵奔五將山宏不能守出奔下辨沖入長安

太保建昌公謝安卒

安有疾求還至建昌而薨詔加殊禮以葬謚曰文靖

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後秦王萇弑秦王堅

後秦王萇圍五將山執堅以歸幽于別室使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萇遣人縊之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亦皆哀慟萇欲隱其名謚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氏光曰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似之矣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

劉顯弑其君頭眷而自立

顯庫仁之子也既而魏王珪以燕師擊顯大破之

顯奔西燕 事在十二年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

國仁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秦封以爲苑川王是爲西秦

丙戌 十一年 秦主苻登太初元燕建興元後秦建初元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涼王呂光大安元年 舊大國四西秦小國一新大國一小國一凡七僭國

拓跋珪復立爲代王

劉顯既殺頭眷又將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珪從曾祖紇羅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爲主大會於牛川卽代王位以長孫嵩叔孫

普洛爲南北部大人分治其衆以張衮爲左長史許謙爲右司馬王建等爲外朝大人奚牧爲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孫道生等出納教命尋徙都盛樂在定襄改稱魏

燕王垂稱皇帝

定都中山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西燕弒其主沖立段隨爲燕王

沖樂在長安且畏燕主垂之彊課農築室爲久安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衆心殺之立沖將段隨爲燕王

西燕人殺段隨而東至聞喜立慕容忠復稱帝

燕慕容恆慕容永殺段隨立宜都王子顗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恆弟韜殺顗恆又立沖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爲帝忠以永爲丞相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永廆弟之孫也

後秦王萇取長安稱皇帝

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萇取之始稱皇帝置百官

西燕弒其主忠立慕容永爲河東王

西燕擊秦敗之秦主丕奔東垣將軍馮該擊殺之

丁亥 戊子

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丕不許與戰于襄陵秦兵大敗丞相王永等皆死丕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馮該自陝邀擊殺之執其太子寍等送建康詔赦不誅

西燕慕容永稱帝于長子

秦苻登稱帝于南安

初枹罕諸氐以河州刺史衞平年老議欲廢之於是推登爲雍河二州牧帥衆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秦主丕卽而命之仍封南安王至是秦尚書寇遺奉渤海王懿自杏城奔南安登發丕喪行服議立懿爲主衆曰渤海年幼未堪多難非

大王不可登乃卽帝位

十二年立子德宗爲太子

十三年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初元年

翟遼自稱魏天王

初丁零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執太守滕恬之據其郡燕使其太原王楷擊遼遼降之已而遼復叛燕至是遣使謝罪于燕燕主垂以其反覆斬之遼乃自稱魏王徙屯滑臺

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

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秦封以爲金城王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之

十四年 涼麟嘉元年

呂光自稱三河王

初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尋自稱酒泉公至是稱王

以范甯爲豫章太守

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政於琅琊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

姏武酣切老女稱也姆莫補切女師也僧尼近習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繆亂左衛將軍許營上疏不省道子勢傾中外帝漸不平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諷八座啓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爲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中書侍郎范甯徐邈爲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爲豫章太守

胡氏寅曰帝既親政威權自己有人君之量可與爲善矣謝安宜博選名儒日侍講讀以二帝三王之道論思獻納又擇剛正敢言之士陳自古亂亡之戒糾繆而弼違如王國寶者以義斷恩聲其罪而逐之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至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朝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惑溺其道無從矣安雖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免乎滅裂也

甯臨發上疏曰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今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臣恐社稷之憂厝火積薪不足喻也又言中

原士民流寓江左歲久安業謂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室亦多不贍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故也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十三爲半丁傷天理困百姓謂宜二十爲全丁十六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矣帝多納用之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爲貶之太過甯曰王何滅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適

足以喪身覆國爲後世戒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庚寅

十五年以王國寶爲中書令王珣爲尙書僕射

辛卯

十六年翟遼死子釗代領其衆

後燕主垂擊釗釗奔西燕歲餘謀反西燕主永殺之

壬辰

十七年以殷仲堪都督荆益寧州軍事

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馬嘗詣琅邪王道子値其酣醉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晩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不自安而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棄官歸國上疏自訟不報桓氏累世臨荆州玄復豪横士民畏之征虜參軍胡藩過江陵見仲堪曰玄志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藩内弟羅企生爲仲堪功曹藩謂曰殷侯倒戈授人必及於禍若不早去悔無及矣

立子德文爲琅邪王徙道子爲會稽王

癸巳

十八年後秦主萇卒太子興帥兵擊秦

萇疾甚還長安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等受遺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愼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萇卒興祕不發喪自稱大將軍帥衆伐秦

甲午

十九年秦主苻崇延初元後秦主姚興皇初元年是歲秦及西燕亡大三小二凡五僭國

三河王光以禿髮烏孤爲河西都統

烏孤本鮮卑別種與拓跋同祖後徙河西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凉州紛陁曰公必欲得凉州宜先務農講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呂光遣使拜烏孤鮮卑大都統羣下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眞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烏孤乃受之

後秦主興立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是後姚氏止稱秦

燕主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

永困急求救於晉魏兵皆未至將士開門納燕兵燕主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戶

秦主崇及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來稱藩

西秦主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隴西王楊定定帥衆三萬與崇共攻乾歸大敗見殺苻氏遂亡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秦王定叔父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秦州刺史仇池公乃遣使稱藩于晉分氏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鎭戍不置郡縣

二十年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茹千秋本捕賊吏也皆以諂賂得進帝益惡道子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寶王緒爲心腹由

是朋黨競起無復鄉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

長星見

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臣等謹按天之告戒人君恒以星變災異使之恐懼修省長星之見變異非常帝不惟不懼而乃戲豫如此安能免於貴人之禍哉

二十一年 燕主慕容寶永康元魏皇始元涼龍飛元年

燕主垂卒太子寶立

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

九月貴人張氏弑帝於淸暑殿太子德宗卽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巳而醉寢淸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賂左右曰因魘暴崩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飮食寢興皆非己

出母弟琅邪王德文嘗侍左右爲之節適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而恭每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彼罪逆未彰今先事而發必失朝野之望若其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除之亦無不濟也恭乃止恭將還鎭謂道子曰主上諒闇冢宰之任伊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孝武在位二十四年年三十五歲

安皇帝隆安元年 南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北涼王段業神璽元年 舊大國三西秦涼小國二新小國二凡七僭國

以王珣爲尚書令王國寶爲左僕射

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金城

是爲南涼

魏王珪擊燕進圍中山燕王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拒魏

先是魏王珪叛燕燕擊之珪將兵拒燕燕軍夜遁追至參合陂大敗之既而燕主寶襲擊魏軍大敗奔還珪進圍中山寶奔幽平牧慕容會軍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爲主

立皇后王氏

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

王國寶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等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堪仲堪曰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王恭字也）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皆君側之惡人也）以除君側之惡玄雖不肖願帥荊楚豪傑荷戈先驅仲堪然之南郡相江績極言其不可仲堪疑未決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爲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散歸問計於王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晉司馬懿誅曹爽夷三族）我乎珣曰卿豈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司馬懿也）之儔邪又問計於車胤胤曰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何以待之國寶遂上疏解職待罪道子闇懦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猶

豫不敢下聞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以會稽世子元顯爲征虜將軍

元顯年十六有儁材爲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殷終必爲患請潛爲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燕慕容詳稱帝於中山

涼段業叛自稱建康公沮渠蒙遜以衆歸之

先是涼沮渠蒙遜叛拔臨松據金山涼王光遣呂纂將兵擊蒙遜破之蒙遜從兄男成亦合衆攻建

康遣使說太守段業推爲涼州牧建康公以男成爲輔國將軍蒙遜帥衆歸之業以爲鎮西將軍光命呂纂討之不克是爲北涼

燕慕容麟襲殺詳而自立魏襲中山入其郛而還

二年（燕主慕容盛建平元魏天興元南燕主慕容德元年　舊大國三西秦涼南涼北涼小國四新小國一　凡八僭國）

燕慕容德徙居滑臺（今滑縣）稱燕王

先是魏克中山慕容麟奔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南趣滑臺阻河以待魏時魯王和鎮滑臺亦遣使迎德德許之自鄴帥戶四萬徙滑臺慕容麟上

尊號於德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是爲南燕麟復謀反德殺之

以王愉都督江豫州軍事

會稽王道子忌王恭殷仲堪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爲腹心尚之曰今方鎮彊盛宰輔權輕宜樹腹心於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燕段速骨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弒之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舉兵反玄陷江州

桓玄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在荊州因從之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屬王愉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秉機權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爲然以告殷仲堪及玄皆許之推恭爲盟主刻期同趣京師司馬劉牢之諫曰會稽王道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嚮爲將軍戮其所愛其伏將軍已多矣頃其授任雖未允愜亦無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

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不知所爲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附之者謂其英武有明帝之風仲堪聞恭舉兵勒兵趣發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佺期帥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佺期及玄奄至湓口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玄追獲之

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

降斬之以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玄爲江州刺
史楊佺期爲雍州刺史敕殷仲堪使回軍
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爲征討都督遣
王珣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
破楷於牛渚楷奔桓玄玄大破官軍於白石進至
横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珣守北
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殺王國寶自謂威
無不行仗劉牢之爲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
負才懷恨元顯知之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
以恭位號恭拜牢之爲兄精兵堅甲悉以付之使

帥帳下督顏延爲前鋒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遣
敬宣還襲恭恭兵潰亡走爲人所獲送京師斬之
詔以牢之代恭爲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期
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理王恭求誅牢
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
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朝廷未知西軍虛實內外
憂逼桓脩言於道子曰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
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
矣道子納之以玄爲江州刺史佺期爲雍州刺史
黜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使宣詔敕使回軍

燕長樂王盛稱皇帝
復以殷仲堪督荆益軍仲堪等罷兵還鎮
殷仲堪得詔書大怒趣桓玄楊佺期進軍玄等喜
於朝命欲受之仲堪遽自蕪湖南歸告喻蔡洲軍
士曰汝輩不散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佺期所部
二千人先歸玄等大懼狼狽西還追仲堪至尋陽
及之仲堪既失職倚玄等爲援玄等亦資仲堪兵
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而盟連
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并訴
仲堪無罪朝廷深懼之乃復以荆州還仲堪優詔

慰喻仲堪等受詔推玄爲盟主
魏王珪稱皇帝
魏王珪命吏部郎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
謐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
象尚書崔宏總而裁之十二月珪即皇帝位命朝
野皆束髮加帽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爲
皇帝倣古制定郊廟祭饗禮樂以土德王徙六州
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西
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皆爲畿內其外四方
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

妖人孫泰謀亂伏誅

初泰學妖術於杜子恭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於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爲名收兵聚貨謀作亂會稽内史謝輶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誘而斬之幷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爲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讎

商城黃闢同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二十九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

起晉安帝隆安三年至安帝義熙六年

己亥

三年 燕長樂元秦弘始元涼主呂纂咸寧元北涼天璽元年

段業自稱涼王

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茍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臣等謹按書籍所載凡宇宙内所有者畢具李先之對信不誣矣道武從其言遂有大索之令可謂知經國之本者孰謂夷狄而有是哉

以會稽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

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爲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南涼王烏孤卒弟利祿孤立

利祿孤尋更稱河西王

南燕王德陷廣固遂都之今益都縣地

秦王興降號稱王

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以琰爲會稽太守

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

奴爲客者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於是八郡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中衆數十萬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表會稽王道子及元顯之罪請誅之人情危懼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擊斬義興吳郡羣盜與牢之轉鬬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僑居京口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摴蒱爲鄉閭所賤至是牢之引參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所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牢之縱軍暴掠士民失望朝廷憂恩復至以琰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戍海浦

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尙書事

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塡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佺期結婚爲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止之玄恐終爲殷楊所滅乃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構使乖離乃加玄都督荆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爲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多疑少決苦禁止

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仲堪遣楊廣等拒之皆為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急召佺期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紿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佺期率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之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酇城玄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病者自為診

脈分藥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

臣等謹按王凝之殷仲堪皆崇信天師之術而會稽之陷酇城之奔竟不能免以至見殺世之惑於鬼神邪說而不修人事者亦可以鑒矣

涼王光卒太子紹立庶兄纂殺而代之

四年 南涼王禿髮利鹿孤建和元南燕建平元西涼公李暠庚子元年　是歲西秦降秦舊大國三涼南涼北涼南燕小國四新小國一凡八僭國

燕主盛自貶號為庶人天王

詔桓玄都督荊江八州軍事荊江州刺史

玄既克荊雍表求領荊江詔以玄都督荊司等七州軍事領荊州刺史玄固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二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涼遂奔秦

詔劉牢之討孫恩恩走之

劉牢之討孫恩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吳國內史袁崧築滬水名在華亭縣瀆壘以備之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北涼敦煌太守李暠自稱涼公

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令敏卒治中索仙等以暠溫毅有惠政

推為敦煌太守請於段業業因授之至是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暠為沙州刺史涼公暠遣宋繇東伐涼興幷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是為西涼

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胄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邪元顯出謂其徒曰胄間我父子胄懼自殺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五年 燕王慕容熙光始元 涼王呂隆神鼎元 北涼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

涼呂超弑其君纂而立其兄隆

北涼沮渠蒙遜弑其君業

蒙遜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

孫恩寇丹徒劉牢之參軍劉裕擊破之恩北走陷廣陵

孫恩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

鬬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恩聞尚之在建康牢之至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攻陷廣陵尋以裕爲下邳太守討恩於郁洲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而擊之桓玄勵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聞恩逼京師建牙聚衆請討之後將軍元顯大懼會恩退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

燕段璣弑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

涼王隆遣使降秦

桓玄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

桓玄表其兄偉爲江州刺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將馮該戍湓口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已符瑞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腹心誰有時望豈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元顯見之大懼張法順謂曰玄始得荆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爲前鋒而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爲然

會武昌太守庾楷密使人自結請爲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牢之以爲難法順還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元興元年 南涼王禿髮傉檀弘昌元年

以尚書令元顯爲征討大都督加黃鉞討桓玄

下詔罪狀桓玄以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黃鉞劉牢之爲前鋒譙王尚之爲後部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爲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

以示無貳若不受命當逆爲其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沖有遺惠於荆土而謙其子也乃除謙荆州刺史以結西人之心

桓玄舉兵反

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商旅俱絕公私匱乏以桴（扶牛反 𪍿粥也）橡給士卒玄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已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

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發

玄兵至姑孰劉牢之叛附於玄元顯軍潰玄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桓玄發江陵至歷陽劉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爲所容自恃材武擁强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遂與玄通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玄請降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覺也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軍走入東府玄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爲法順所誤耳玄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爲丞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爲太尉以桓偉爲荆州刺史桓脩爲徐兗刺史桓石生爲

江州刺史卞範之爲丹陽尹王謐爲中書令從會稽王道子於安成郡斬元顯尚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廣陵可得至耶裕當反服還京口耳退謂何無忌曰吾觀鎭北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

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縊而死玄壽辭錄尙書事出屯姑孰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桓謙及卞範之

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恩赴海死玄以恩黨盧循爲永嘉太守

孫恩寇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

循諶之曾孫也神釆清秀雅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桓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爲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傉檀立

始稱涼王徙樂都

玄殺會稽王道子

玄使御史杜林防衛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酖殺之

二年 是歲涼亡大三小四凡七僭國

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

道覆循之姊夫也

玄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殷仲文卞範之勸玄早受禪朝廷冊命玄爲相國總百揆封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爲何如劉裕曰楚王勳德蓋世晉室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卽喜曰卿謂之可卽可耳

楚王玄稱皇帝廢帝爲平固王遷于尋陽

玄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開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爲已受命之符至是卞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王謐禪位于楚出居永安宮百官詣姑孰勸進玄築壇於九井山北卽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遷于尋陽玄入建康宮登御座而牀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玄性苛細好自矜伐主者奏事或一字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或手注直官或自用令史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

好遊畋更繕宮室朝野騷然思亂者衆

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玄

玄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列玄罪狀進屯白帝

三年魏天賜元年

劉裕起兵京口討玄玄使弟謙拒之

先是劉裕追盧循至晉安何無忌潛詣裕勸於山陰起兵討桓玄裕謀於土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不如待玄篡位於京口圖之裕從之至是裕從徐兗刺史桓脩入朝玄謂王謐曰裕

風骨不常蓋人傑也玄妻劉氏亦謂玄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爲人下不如早除之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之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裕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穆之壞布裳爲袴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署主簿衆推裕爲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甫之玄驍將也

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玄出走裕立留臺

於石頭

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斬之至羅落橋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玄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合衆二萬明日裕軍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先士卒進突其陳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潰玄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遂將其子昇鞭馬趨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明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迎晉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誅玄宗族在

建康者使臧熹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府庫玄司徒王謐與眾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爲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尙書事謐推裕爲都督八州徐州刺史劉毅爲靑州刺史何無忌爲琅邪內史孟昶爲丹陽尹劉道規爲義昌太守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肅然

玄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率兵追之

桓玄於道自作起居注敘討劉裕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覃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

劉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

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稱制敎稱令

玄挾帝入江陵

桓玄挾帝至江陵恐威令不行更峻刑罰眾益離怨

何無忌等及玄兵戰于桑落洲（在德化縣東北）大破之得太廟神主送建康

桓玄遣庾稚祖何澹之等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眾寡不敵戰無全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軍亦以爲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

玄挾帝東下

桓玄收集荆州兵曾未三旬有眾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使徐放說劉裕等散甲裕等不聽

劉毅等及玄戰于崢嶸洲大破之玄復挾帝入江陵

益州督護馮遷擊玄誅之帝復位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眾自尋陽西上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眾大潰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殷仲文因叛玄奉二后還建康玄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情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散荆州別駕王康產奉帝

入南郡府舍毛璩之弟子脩之爲校尉誘玄入蜀玄從之會璩弟寍州刺史璠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其喪遇玄於枚回洲迎擊之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於江陵以脩之爲驍騎將軍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奉神主于太廟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

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

毅等既戰勝以爲大事已定不急追躡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聚衆襲江陵

陷之殺王康產振見帝於宮欲行弒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爲玄舉哀追諡謙帥羣臣奉璽綬於帝侍御左右皆振腹心何無忌劉道規進攻謙於馬頭破之無忌欲直趨江陵道規曰兵法屈伸有時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

魏改官制

魏主置六謁官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擇列爵四等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文官材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其官名多倣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之使爲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乙巳

義熙元年 南燕主慕容超太上元年西涼建初元年

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

先是劉毅等復攻桓振諸城壘悉拔之進克巴陵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至是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荊二州奉送天子毅等

不許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其衆皆潰乃逃於涓川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盡忠王室特宥其孫胤徙新安以魯宗之爲雍州刺史毛璩爲征西將軍督梁益等五州弟瑾爲梁秦刺史瑗爲寍州刺史桓謙何澹之等皆奔秦既而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懷肅與戰誅之

帝東還

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奉帝東還

益州參軍譙縱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

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瑗出外水參軍譙縱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逼縱爲主殺璩及瑗滅其家縱自稱成都王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

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

帝至建康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裕尚書事裕皆不受而

請歸藩尋以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鎭京口

以盧循爲廣州刺史

先是盧循陷番禺徐道覆陷始興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爲廣州徐道覆爲始興相

劉毅何無忌討滅桓玄餘黨荆湘江豫皆平

南燕主備德卒太子超立

超備德兄子也先是自秦逃歸封爲北海王

丙午

二年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秦以乾歸爲主客尚書

丁未

三年（燕王高雲正始元夏主赫連勃勃龍升元年 是歲燕慕容熙亡舊大國一南涼北涼南燕西涼小國四新小國二凡八僭國）

赫連勃勃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柰何逆忌之乃以爲將軍使助沒奕干鎭高平會魏主珪歸所虜秦將于秦興歸賀狄干以報之勃勃怒遂謀叛

秦柔然獻馬於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奕干而幷其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稱大夏天王

燕高雲弒其主熙自立爲天王

初將軍馮跋得罪於熙熙出送葬跋與將軍張興等作亂推熙養子夕陽公雲爲主帥衆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馳還攻北門不克雲遂卽天王位執熙殺之復姓高氏

戊申

四年（南涼嘉平元年）

劉裕自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王謐旣卒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爲

揚州刺史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遣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之密白裕曰晉命已移公勳高位重豈得遂爲守藩之將耶今但答以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揚州刺史錄尙書事裕解兗州以諸葛長民鎭丹徒劉道憐戍石頭

南涼復稱王

五年 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燕主馮跋太平元西秦更始元年　舊大國二南涼北涼南燕西涼燕

夏小國六新小國一凡九僭國

劉裕伐南燕及燕師戰于臨朐大破之遂圍廣固

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孟昶謝裕臧熹勸行裕以昶監南府事初苻氏之敗王猛孫鎭惡來奔或薦於裕與語悅之卽以爲中軍參軍裕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淸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淸野敢爲諸君保之南燕主超召羣臣會議桂林王鎭曰宜出峴逆戰不宜自棄險固超不從鎭出歎曰酷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鎭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擧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裕至東莞今沂水縣超先遣公孫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南日向昃勝負

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裕因縱兵奮擊大破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鎭以爲都督且問計焉鎭曰聞秦自有內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尙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樂浪王惠曰

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如脣齒也安得不來相救超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

西秦復稱王

先是乞伏乾歸自秦逃歸苑川留世子熾磐鎮枹罕至是復稱王

燕弒其君雲馮跋自立爲天王

魏清河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紹殺之而自立

六年是歲南燕亡大小凡八僭國

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建康斬之

南燕城久閉男女病腳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尚書悅壽曰今戰士彫瘁絕望外援豈可不思變通之計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劒而死不能銜璧而生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强則附之旣爲君臣必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

司馬氏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也豈非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劉裕至建康

初徐道覆聞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循乃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江荆都督何無忌討道覆戰敗死之中外震駭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引兵還至下邳以船載輜重自帥精銳步歸聞何無忌敗死卷甲兼行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不然覆溺何害卽命登舟舟移而風止至建康

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敗績循進逼建康

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毅之從弟也）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眞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且乘勝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

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恟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裕甚悅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守之循寇掠諸縣無所得退還尋陽裕使將軍王仲德等帥衆討之

劉裕自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鉞

劉裕遣將軍孫處等率兵襲番禺

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將軍孫處沈田子自海道襲番禺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撤見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

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虞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卽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斬之

先是縱稱藩于秦請桓謙與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因請行（事在五年）至是縱遣使請兵于秦以謙爲荊州刺史使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謙於道召募義舊民投之者二

萬人謙屯枝江林屯江津江陵士民多懷貳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道規自帥諸軍攻謙水陸齊進戰于枝江天門太守檀道濟先進陷陳大破之謙林皆走並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桓石綏亦起兵於洛口梁州刺史傳韶討斬之桓氏遂滅

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又戰于左里大破之循及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

劉裕帥劉藩檀韶等南擊循軍雷池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進軍大雷循及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循道覆兵大敗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旛沈衆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即破柵而進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保

始興裕遣劉藩孟懷玉等追之遂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言其權太重裕益親任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三十

商城黃關同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辛亥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一

（起晉安帝義熙七年至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太武帝始光四年）

七年西秦復降于秦

秦使太尉索稜鎮隴西招撫西秦乞伏乾歸遣使謝罪請降秦拜乾歸河南王太子熾磐平昌公

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之命

裕以劉穆之為司馬穆之舉孟昶故吏謝晦裕以為參軍晦博贍多通裕深加賞愛

盧循寇番禺不克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斬之

壬子

八年（西秦王乞伏熾磐永康元年北涼玄始元年）

以劉毅都督荊寧秦雍軍事

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疾求歸詔以劉毅代之道規在州累年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于舟中道規刑之於市毅剛愎自謂功與裕埒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及敗於桑落知物情去己彌復憤激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與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深相憑結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以僧施為南蠻校尉毛修之為南郡太守裕皆許之復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衛軍終能為公下乎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眾攻必取戰必克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縉紳白面之士輻輳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道規尋卒

西秦乞伏公府弒其君乾歸世子熾磐討殺之而自立

太尉裕帥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

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江文武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疾篤郗僧施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裕以詔書罪狀毅與藩及謝混其謀不軌賜藩混死遂帥諸軍發建康王鎮惡請給百舸為前驅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十月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未至五六里毅乃覺之行令閉諸城門未及下關鎮惡

巳馳入與城內兵鬬穴其金城而入城中兵散毅帥左右突出夜投佛寺寺僧拒之乃縊而死裕至江陵殺郗僧施毛脩之素自結於裕故特宥之裕除宿釁倍惠澤敘門次擢才能荆人悅之

北涼遷于姑臧

蒙遜始稱河西王置官僚

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

劉裕謀伐蜀以齡石有武幹練吏職以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

外水往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署簽書也函猶匱也所以盛書邊謂函外邊畔）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

九年（夏鳳翔元年）

太尉裕還建康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

初裕西征留長民監留府事而疑其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以防之既而長民驕縱貪侈為百姓患懼裕歸按之問穆之曰人言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長民意乃小安弟黎民說長民因裕未還圖之長民猶豫未發因遣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劉毅小字也）專擅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福過災生方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劉敬宣小字也）故為不負我也穆之憂長民為變問參軍何承天承天曰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輕易貌）今還宜

加重慎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至是裕自江陵東還前刻至日而每淹留不進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二月晦裕乃輕舟徑進潛入東府三月朔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等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閒語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旿自幔後出拉殺之輿尸付廷尉并殺其三弟

夏築統萬城

夏王勃勃築都城於朔方黑水之南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新城宜名統萬

朱齡石入成都譙縱走死詔齡石監六郡軍事

甲寅

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欲養銳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內水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虜矣齡石從之攻其北城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捨船步進賊營望風相次奔潰譙縱棄城出走尙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不從去投道福不納乃縊而死

十年（魏神瑞元年是歲南涼亡大二小五凡七僭國）

太尉裕廢譙王文思爲庶人

、荊雍都督司馬休之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性凶暴好遊輕俠（挾也以權力挾輔人也）劉裕惡之

乙卯

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裕不許而執文思送之令自訓厲欲使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以書陳謝裕不說使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

西秦襲滅南涼以傉檀歸殺之

柔然步鹿眞逐其可汗斛律而自立大檀殺而代之

十一年太尉裕帥師擊荊州都督司馬休之拒戰衆潰

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賜死自領荊州刺史將兵擊之以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皆決焉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爲裕所容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助休之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裕密書招休之錄事韓延之延之復書曰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親帥戎馬遠履西畿良增歎息司馬平西（休之先爲平西將軍）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見劾自表遜位又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而公以此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欲欺誑國士自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夫劉藩

死於閭閻諸葛懿於左右甘言詭方伯襲之以輕兵今又伐人之君陷人以利眞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乎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漢獻帝時人）遊於地下耳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裕遂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江夏太守劉虔之聚糧以待魯軌襲擊殺之裕又使壻徐逵之統蒯恩沈淵子出江夏口與軌戰敗皆死裕

怒甚帥諸將濟江休之兵臨峭岸裕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將軍胡藩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隨者稍衆直前力戰休之兵稍卻裕兵乘之休之兵遂大潰裕克江陵休之宗之皆走奔秦秦王興以休之爲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寇復使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

太尉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北涼遣使上表內附

丙辰

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北涼喻以朝廷威德北涼王蒙遜遣使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爲右翼驅除戎虜

以劉穆之爲左僕射

熒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大旱

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一名天鷄在河鼓東）中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爲童謠訛言然後行其禍罰魏主嗣召名儒數人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曰春秋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熒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之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

熒惑其入秦乎後八十餘日果出東井留守鉤已（停遲不去曰留居其宿曰守鉤曲也已亦曲貌）久之乃去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間一歲而亡

十二年（秦主姚泓永和元年魏泰常元年）

太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

秦姚弼姚愔作亂伏誅秦王興卒太子泓立

太尉裕自加中外大都督戒嚴伐秦裕督諸軍發建康

寧州獻琥珀枕於劉裕裕以琥珀治金瘡命碎之以賜北征將士以世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留府

丁巳

事劉穆之領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司馬徐羨之副之遂發建康遣將軍王鎮惡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朱超石胡藩趨陽城沈田子傅弘之趨武關沈林子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以王仲德督前鋒開鉅野入河穆之謂鎮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鎮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求訴咨稟盈階滿室穆之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悉皆贍舉

將軍檀道濟克洛陽

太尉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

裕遣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詔以裕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裕辭不受

西秦遣使內附

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求擊秦自效裕以爲平西將軍河南公

十三年 西涼公李歆嘉興元年

西涼公李暠卒世子歆立

吐谷渾樹洛干死弟阿柴立

太尉裕遣使假道於魏魏遣兵屯河北裕遂引兵入河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秦久矣若遏其上流裕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爲國計者

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北上則姚氏必不能出關助我此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遣長孫嵩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河北岸裕引軍入河魏人隨裕軍西行裕遣兵擊魏於河上大破之斬阿薄干魏主乃恨不用浩言

太尉裕入洛陽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以問崔浩曰劉裕克乎對曰克之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

愞弱兄弟乖爭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垂藉父兄之資修復故業國人歸之易以立功裕奮寒微不階尺土討滅羣盜所向無前其才優矣嗣曰裕既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裕將若之何對曰今屈丐未見其利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裕欲以荆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雖留兵守之適足資敵耳願且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之有可

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太尉裕至潼關遣王鎭惡帥水軍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遂入長安秦主泓出降

先是將軍沈田子入武關秦主泓自將擊之大敗而還太尉裕至潼關王鎭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主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鎭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爲神至渭橋鎭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不見乃喻士卒曰此爲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它歧矣乃身先士卒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軍泓引兵救之爲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鎭惡入自平朔門泓乃將妻子羣臣詣壘門降鎭惡以屬吏城中夷晉六萬餘口鎭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裕至長安送姚泓詣建康斬之

太尉裕自進爵爲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

劉穆之卒

太尉裕東還留子義眞都督雍梁秦州軍事

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久役思歸會聞劉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決意東還乃以徐羨之爲丹陽尹管留任而以次子義眞爲安西將軍守關中王修爲長史王鎭惡爲司馬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皆爲參軍從事沈田子與鎭惡爭功裕將還田子等屢言鎭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衞瓘故也卿等十餘人何

戊午

懼鎮惡邪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捨此欲何之乎裕爲之愍然慰喻遣之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義眞生十三年矣

司馬氏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既委鎮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鬭之使爲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夏王勃勃遣兵向長安

夏王勃勃聞劉裕東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原爲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眞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乃使其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潼關而自將大軍爲後繼

十四年夏昌武元年

王鎮惡沈田子帥師拒夏兵田子矯殺鎮惡安西長史王脩討田子斬之參軍傅弘之擊夏兵卻之

夏赫連璝至渭關中民降之者屬路沈田子將兵拒之畏其衆盛不敢進王鎮惡聞之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遂與田子俱出田子與鎮惡素有相圖之志至是益忿懼軍中又訛言鎮惡欲盡殺南人據關中反田子遂請鎮惡至傅弘之營計事因屏人語使人斬之矯稱受太尉令義眞與王脩被甲登門以察其變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弘之破夏兵夏兵乃退

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裕既受命崇繼母蕭氏爲太妃以孔靖爲尚書令王弘爲僕射傅亮蔡廓爲侍中謝晦爲右衛將軍殷景仁爲祕書郎靖辭不受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兼錄善惡之文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劉義眞殺其長史王脩關中大亂夏王勃勃陷長安義眞逃歸

劉義眞賜與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欲反義眞殺之於是人情離駭莫相統一義眞悉召外兵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

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劉裕聞之使蒯恩召義眞東歸而以朱齡石守關中謂曰卿至可敕義眞輕裝速發出關然後徐行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眞俱歸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大掠而東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日不過十里傅弘之諫不聽赫連璝帥衆追之弘之蒯恩斷後力戰連日至青泥大敗爲夏兵所禽義眞左右盡散獨逃草中參軍段宏追尋得之束之於背單馬而歸義眞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勃勃欲降傅弘之弘之不屈叫罵而死長安百姓逐

朱齡石齡石焚宮殿奔潼關夏兵追殺之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屬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朞而驗可謂算無遺策矣

夏王勃勃稱皇帝

彗星見

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咎在何國朕甚畏之卿其無隱崔浩曰昔王莽將簒星亦如此今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爲異其劉裕將簒之應乎

己未

宋公劉裕弒帝于東堂奉琅邪王德文卽位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尙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弒帝而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會有疾出外韶之以散衣縊於東堂因稱遺詔奉德文卽位安帝在位二十六年年三十七歲

恭皇帝元熙元年 夏眞興元年

立皇后褚氏

夏主勃勃還統萬

夏羣臣請都長安夏主勃勃曰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則魏必不敢

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乃置南臺於長安以赫連璝錄尙書事而還

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

劉裕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兄皆死楚之亡匿蠻中及從祖休之奔秦楚之乃亡之汝潁間聚衆以謀復仇楚之少有英氣折節下士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沐謙往刺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閒乃夜稱疾欲因楚之問疾而刺之楚之果齎藥往視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首以狀告曰將軍深爲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

身事之爲之防衛轉屯柏谷塢

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移鎭壽陽

宋王裕加殊禮進太妃爲太后世子曰太子

二年宋高祖武帝劉裕永初元西秦文昭王乞伏熾磐建弘元西涼公李恂永建元年是歲晉亡宋代凡七國

長星出竟天宋王裕還建康稱皇帝廢帝爲零陵王以兵守之

宋王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桓玄簒位鼎命已移我唱義興復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

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日晚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裕解其意無復他言亮乃出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建康四月徵裕入輔裕留子義康鎭壽陽以參軍劉湛爲長史決府事湛自幼年即有宰物之志常自比管葛博涉書史不爲文章不喜談議裕甚重之六月裕至建康亮具詔草使帝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爲詔遜

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裕爲壇於南郊即位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宋主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鄉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奉晉恭帝爲零陵王即宮于故秣陵縣使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衛恭帝在位二年年三十六歲

裴氏子野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頑民遷洛天下之惡一也鄉論清議除之過矣

司馬氏光曰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膻之氣

瀰漫河洛蕭蒸岱華宮闕蕪沒陵廟隳焚元帝以宗室疏屬遯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荊揚之閒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王導卞壼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爲之臣也羣臣既沒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乎

何氏去非曰晉之興大率中原半爲夷居元海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

辛酉

居扶風苻氏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
黎種族日蕃晉武自平吳會方以侈欲形於天
下雖郭欽抗疏江統著論其言反覆切至皆恬不
爲省方抱虎而熟寐爾

宋改晉封爵拜功臣子弟有差

宋以晉室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
沙康樂五公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以
道憐爲太尉封長沙王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
差

北涼王蒙遜誘西涼公歆與戰殺之遂滅西涼

涼李恂入敦煌稱刺史

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緒麤險好殺大失人和郡
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恂恂帥數十騎入敦煌元緒
東奔涼興承等推恂爲刺史蒙遜遣世子政德攻
之

宋永初二年魏泰常六年
是歲西涼亡凡六國

宋以廬陵王義眞爲司徒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
史傅亮爲僕射

北涼屠敦煌殺李恂

宋主劉裕弑零陵王於秣陵

壬戌

初宋主劉裕以毒酒一罌授前琅邪郎中令張偉
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自飲
而卒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妃兄也王每
生男裕輒令秀之兄弟殺之王深慮禍及與褚妃
共處一室自煑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
宋人莫得伺其隙至是裕令淡之與兄叔度往視
妃妃出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
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裕帥百官臨于朝堂三日

宋永初三年魏
泰常七年

宋以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

宋封楊盛爲武都王

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

宋高祖疾甚召太子義符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
略而無遠志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
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又
爲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
煩臨朝羨之亮晦道濟同被顧命遂殂高祖清簡
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
嬪御至少嘗得後秦高祖從女有盛寵頗以廢事
謝晦微諫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嶺

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惡其精麗勞人卽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爲侈靡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拒而不荅義符卽位年十七立妃司馬氏爲皇后高祖在位三年年六十歲

魏立子燾爲太子監國

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遣中使密問崔浩曰屬者日食趙代之分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將若之何浩曰陛下春秋富盛

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也魏主復以問長孫嵩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從之立燾爲太子使居正殿臨朝爲國副主以嵩及奚斤安同爲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穆觀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己以聽魏主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強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

宋以傅亮爲中書監尙書令謝晦爲中書令謝方明爲丹陽尹

魏遣司空奚斤督諸將擊宋取靑兗諸郡宋遣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救之

初魏主聞宋高祖克長安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歲聘不絕及高祖殂沈範等奉使在魏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今乘喪而伐之雖得之不足爲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竊爲陛下不取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爲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釁伐之今江南無釁不可比也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使督將軍周幾公孫表伐宋斤等帥

原缺第二十三葉

宋以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徐羨之羨之曰黃散（黃門散騎侍郎）以下悉以委蔡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按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然

沈氏（約）曰廓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㬊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銓衡之任）（得人則賢路通不得則塞）之任遠矣哉

魏拔虎牢執宋司州刺史毛德祖遂取司豫諸郡

先是魏主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魏主如成皋絕虎牢汲河之路停三日自督眾攻城竟不能下至是叔孫建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勁兵殆盡而魏增兵轉多毀其外城德祖於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檀道濟劉粹等皆畏魏兵彊不敢進魏人作地道以洩城中井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饑疫魏仍急攻之城遂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豆代田執以獻將佐皆爲所虜唯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魏主命周幾鎮河南河南人安之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詔勿問

魏主嗣殂太子燾立

魏太宗殂世祖即位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盧魯元爲中書監劉絜爲尚書令尉眷劉庫

仁等八人分典四部以羅結爲侍中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燾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卧內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又十年乃卒太宗在位十五年年三十二歲

魏立天師道場

魏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不好老莊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肯爲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尤不信佛法曰何爲事此胡

神左右多毀之魏主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既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廚會數千人

司馬氏光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仙者服餌脩煉以求輕舉鍊草石爲金銀其爲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敍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咒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宋景平二太祖文帝義隆元嘉元魏世祖太武帝燾始光元年

宋廢廬陵王義眞爲庶人

宋主義符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遊戲無度廬陵王義眞警悟好文而性輕易徐羨之等密謀廢宋主而次立者應在義眞乃因義眞與宋主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曰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過長受陛下睦愛之恩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書奏見殺

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遷于吳弒之迎宜都王義隆于江陵殺前廬陵王義眞以謝晦行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羨之等將廢義符以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以謀告之謝晦聚將士於府內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夜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時義符出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沽賣與左右即龍舟而寢道濟引兵入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衞莫有禦者軍士進殺二侍者扶義符出收璽綬羣臣拜辭衞送故太子宮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

乃稱皇太后令以義隆纂承大統廢義符爲營陽王遷于吳使邢安泰就弒之在位二年年十九歲

裴氏子野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宋之教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帥侍二職皆臺皁也制其行止授其法則道達臧否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爲之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爲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教命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

弄威權是以本枝雖茂而端良甚寡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爲也嗚呼有國有家其鑑之矣

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義隆于江陵羨之等遣使殺義眞以荊州地重恐義隆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謝晦都督刺史欲令居外爲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紱義隆時年十八下敎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諸將佐聞二王死皆疑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羨之亮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慈越次奉迎冀以見德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此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義隆曰卿復欲爲宋昌邪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行乃命華留鎭荊州欲使彥之將兵前驅彥之

曰了彼不反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乃遣彥之權鎭襄陽義隆遂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義隆以府州文武自衞臺官衆力不得近部伍參軍朱容子抱刀處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

宋主義隆立

義隆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

乙丑

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義隆謁初寧陵還止中堂百官奉璽綬義隆辭讓數四乃受之遂卽位大赦謁太廟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還建康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爲眞晦將行問蔡廓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爲難晦始懼不得去既發喜曰今得脫矣徐羨之等進位有差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

乃以王曇首王華爲侍中竟陵王義宣鎭石頭羨之等欲遂以到彥之爲雍州不許徵爲中領軍委以戎政

宋元嘉二魏始光二夏主赫連昌承光元年

宋主始親聽政

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三上許之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

燕有女子化爲男

燕有女子化爲男燕主以問羣臣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雄猶有王莽之禍況今女化爲男臣將爲君之兆也

武都王楊盛卒子玄立

夏主勃勃殂世子昌立

丙寅

宋元嘉三魏始光三年

宋討徐羨之傅亮殺之以王弘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荊湘等州軍事謝晦舉兵反江陵

初宋主在江陵孔甯子爲參軍及卽位以爲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構於帝欲誅二人幷發兵討謝晦以王弘檀

道濟始不預廢弑之謀弘弟曇首又所親委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爲不可宋主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預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乃下詔暴羨之亮晦殺二王之罪命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以時收翦又命雍州刺史劉粹等斷其走伏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走至新林自經死亮出走被執宋主使以詔書示之亮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宋主問討晦之策於檀道濟對

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為荊湘都督荊州刺史晦聞徐傅等已誅自出射堂勒兵數日間得精兵三萬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宋主自將討謝晦殺之

宋主下詔戒嚴諸軍進路以討謝晦晦帥衆三萬

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宋主發建康謝晦下至江口到彥之已至彭城洲晦乃使孔延秀攻彭城洲及洲口柵陷之諸將欲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初晦與徐傅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至是聞道濟來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晦始見艦數不多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沮無復鬭心一時皆潰晦夜還江陵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北走為人所執檻送建康於是誅晦及其同黨孔延秀周超等宋主還建康

宋以謝靈運為祕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郎

宋遣使巡行郡縣

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又使郡縣各言損益

宋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為侍中謝弘微為黃門侍郎

王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己相埒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

由得治是時宰相無常官惟人君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侍中侍郎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黃門侍郎謝弘微與華等皆宋主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

魏主自將攻夏

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太常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已而行其占秦亡今年五星幷出東方利於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於是遣奚斤襲蒲阪周幾襲陝城以群謹爲鄉導

宋元嘉四年魏始光四年

夏主及魏主戰于統萬敗走上邽魏取統萬

先是魏主入統萬徙其民萬餘家還平城夏平原公定帥衆向長安魏主聞之再謀伐夏至是至統

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夏將狄子玉降夏主聞有魏師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内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西掠居民魏軍士有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宜避其鋒魏主曰遠來求賊唯恐不出今既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夏兵爲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願攝騎避之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絶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魏主曰善乃分騎爲左右隊以椅之魏主馬蹶而墜幾爲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捍蔽魏主騰馬得上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夏主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與齊等入其宮中得裙繫之槊上乘之而上僅乃得

免明日入城獲夏王公卿校及婦女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頒賜將士有差魏主還平城

魏封楊玄爲南秦王

晉徵士陶潛卒

潛字淵明潯陽人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不羣以親老家貧爲州祭酒少日自解歸召主簿不就復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郡遣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辭著五柳

先生傳以自見徵著作郎不就潛自以先世爲晉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復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臣等謹按潛之出處始終爲晉蓋全節之士也故雖沒於宋而必書曰晉徵士豈但以隱逸故哉此朱熹綱目之特筆所以爲萬世之防者也

南城劉慶鏜初校
江陰陳名愼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三十一

戊辰　己巳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二

起宋文帝元嘉五年魏太武帝神䴥元年至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

戊辰　宋元嘉五魏神䴥元西秦王乞伏暮末永弘元北涼承玄元夏主赫連定勝光元年

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

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軍合斤以馬疫糧少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曰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旣而夏主來

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擒之夏平原王定收其餘衆奔還平涼卽位斤以昌爲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夏軍將遁會魏軍食少無水夏主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爲所擒夏人復取長安

秦王乞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

己巳　宋元嘉六魏神䴥二年

宋以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王弘乞解州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與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欲遠權由是義康專總內外之務以義恭爲荊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爲南蠻校尉行府州事

宋立子劭爲太子

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遂發平城

柔然紇升蓋可汗大檀出走魏主追至涿邪山引還

大檀死子敕連可汗吳提立

武都王楊玄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魏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酢器中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字記之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魏主必爲之舉筋或立嘗而還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尩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敕尚書曰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庚午

宋元嘉七年 魏神䴥三年

宋遣將軍到彥之等伐魏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欣監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爲衆軍聲援先

遣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斂戍相避冬寒冰合自更取之

宋以楊難當爲武都王

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

魏南邊諸將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以挫其銳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爲然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溼入夏水潦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

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策也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多獲美女珍寶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爲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公卿皆以爲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爲將帥使招誘南人浩曰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

舉國震駭悉發精銳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欲以御敵而反速之矣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魏主未以爲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爲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食晝晦宿値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

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乃詔造船三千艘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滲日行纔十里七月始至須昌乃泝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鎭兵少命悉衆北渡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杜驥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爲憂乎

燕王馮跋卒弟弘殺其太子翼而自立

宋遣將軍檀道濟伐魏到彥之棄軍走

先是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墉虎牢取之至是宋加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爲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帥大軍進擬河北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淸河入濟南至

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靑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鎭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門衆曰賊衆我寡奈何輕之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唯當見彊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辛未

宋元嘉八魏神䴥四燕王馮弘太興元北涼義和元年是歲秦夏皆亡凡四國

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

宋檀道濟引兵還

道濟等食盡自歷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恟懼將潰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人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爲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濟命軍士皆被甲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爲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旣而吐谷渾送定于魏魏人殺之

魏以崔浩爲司徒長孫道生爲司空

道生性淸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壬申

宋元嘉九魏延和元年

宋以殷景仁爲尚書僕射

癸酉

宋元嘉十魏延和二北涼王沮渠牧犍永和元年

涼王蒙遜卒子牧犍立

丙子

宋元嘉十三魏太延二年是歲燕亡凡三國

宋殺其司空檀道濟

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爲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至留累月宋主稍閒將還未發會宋主疾篤義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幷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臣等謹按古者人君於臣任則不疑疑則不任檀道濟在宋其功大矣文帝疑心一生遂使小

戊寅

人得乘閒以中之彼小人者固無所忌文帝獨不自爲國家計乎他日石頭城之嘆亦已晚矣

楊難當自稱大秦王

魏伐燕燕王弘奔高麗

弘後爲高麗所殺

宋元嘉十五
魏太延四年

宋立四學以雷次宗爲給事中不受

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嘗徵爲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爲開館於雞籠山使聚徒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

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幷次宗儒學爲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司馬氏光曰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爲敎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宋主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朞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閒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內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

己卯

宋元嘉十六魏太延五
年是歲涼亡凡二國

魏主伐涼涼王牧犍降

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厤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幷譏前史之失別爲魏厤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案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此乃厤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天文欲爲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厤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庚辰

宋元嘉十七魏太平眞君元年

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

宋司徒義康專總朝權宋主羸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親嘗不進性好吏職糾剔精盡凡所陳奏入無不可勢傾遠近朝野輻湊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廷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爲臺官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置私僮六千人四方獻饋皆以

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湛初入朝宋主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不夕不出及是宋主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苦其不去殷景仁密言於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長史劉斌王履劉敬文孔胤秀等皆以傾諂有寵宋主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皆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由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湛遭母憂去職謂所親曰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及斌等八人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爲江州刺史出鎭豫章

司馬氏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兄弟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詩云貪人敗類其是之謂乎

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爲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爲僕射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范曄沈演之爲左右衞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爲吏部郎俱參機密

壬午

宋元嘉十九魏太平眞君三年

宋討楊難當平之

宋元嘉二十 魏太平眞君四年

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宋立楊文德爲武都王

宋元嘉二十一 魏太平眞君五年

魏太子晃總百揆

魏太子晃始總百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之弼忠愼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棊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爲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蹷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

臣等謹按古者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沙門巫覡正所謂左道亂政在聖王所必誅而不聽者也魏以夷狄尙能禁之而中國禮義之君非惟不禁且崇信之不以爲怪亦獨何哉

河西王沮渠無諱卒弟安周代立

魏主畋于河西

魏主詔以肥馬給獵騎尙書令古弼留守悉以弱馬給之魏主大怒欲還臺斬之弼官屬惶怖恐并坐誅弼曰吾爲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田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强南寇未滅吾爲國遠慮雖死何傷且吾自爲之非諸君之憂也魏主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它日復畋於山北獲麋鹿數千頭詔尙書發牛車五百乘以運之既而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自以馬運之尋果得弼表曰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雁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乞賜矜緩使得收載魏主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弼頭銳故魏主常以筆目之

宋以衡陽王義季爲兖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刺史

宋主餞義季于武帳岡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

乙酉

所設饌日旰不至皆有飢色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氏子野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達其情僞易以躬臨太祖若能帥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敎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九服矣而崇樹襁褓迭據方岳國之存亡既不是係早肆民上非善誨也

宋元嘉二十二年 魏太平眞君六年

宋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爲員外散騎侍郎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彭城王義康救解得免及義康遷豫章熙先密懷報效且以爲天文圖讖宋主必以非道晏駕禍由骨肉而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與同謀而素不爲曄所重乃厚結曄甥太子中舍人謝綜綜引熙先見曄熙先家故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弑宋主立義康曄愕然熙先曰丈

丙戌

人雅譽過人讒夫側目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以安易危豈可弃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耻之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綜逖之子也素爲義康所厚弟約又娶其女丹陽尹徐湛之及尼法靜皆義康黨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許爲內應熙先以牋書與義康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又作檄文稱賊

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湛之曄等投命奮戈斬伯符首今遣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宸極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宋主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扣刀目曄曄不敢發湛之恐事不濟密白其謀宋主乃命有司收赴廷尉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

宋元嘉二十三年 魏太平眞君七年

魏誅沙門毁佛書佛像

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信佛

法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入其室見大有兵器出以白魏主魏主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時盧水胡蓋吳反魏主討之）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案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說魏主悉誅境內沙門焚毀經像魏主從之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使政教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朕欲除偽定眞滅其蹤跡有司其宣告征鎮諸有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自今以後有事胡

神及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太子晃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書像唯塔廟無復孑遺

魏人侵宋

初魏人移書於宋以南國僑立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宋人答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如欲觀化南國則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館邸饋餼每存豐厚至是魏人侵宋北邊宋主以為憂咨謀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言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遂將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唯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耳夫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首界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

峴之南以實內地二曰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戰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載糧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所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弓幹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近郡之師遠屯淸濟功費既

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今
因民所利導而帥之兵彊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
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宋元嘉二十五年 魏太平眞君九年
宋以武陵王駿爲徐州刺史
宋元嘉二十七年 魏太平眞君十一年
魏殺其司徒崔浩夷其族
浩自恃才略及爲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士
數十人皆起家爲郡守魏主使浩與中書侍郎高
允等共譔國記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

性巧佞浩嘗注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言馬鄭王
賈不如浩之精微乞班浩所注令天下習業浩亦
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譔國史于石
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宗欽曰湛標所營分
寸之閒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浩
竟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所書魏之先世事皆
詳實列於衢路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浩以爲暴
揚國惡魏主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祕書郎吏等罪
狀初遼東公翟黑子奉使幷州受布千匹事覺謀
於高允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
可重爲欺罔崔鑒謂曰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
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誘人就死地遂不以實對魏
主殺之魏主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被收太子召
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
高允小心愼密且制由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曰
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
於著述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
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
問皆云浩所爲魏主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
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

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
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遂赦
之召浩臨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
理魏主命允爲詔誅浩及僚屬僮吏凡百二十八
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爲帝頻使催切允曰浩之
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
死魏主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爲之拜請魏主意解
乃曰無斯人當更有數千口死矣六月詔誅浩夷
其族餘皆誅其身它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
死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

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敢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魏主既誅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宣城公李孝伯病篤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從父弟也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宋人大舉侵魏取碻磝（碻口交切磝五交切地名）圍滑臺魏主自將救之宋將軍王玄謨退走

宋主欲伐魏丹陽尹徐湛之尚書江湛寧朔將軍王玄謨等並勸之校尉沈慶之諫曰我步彼騎其勢不敵檀道濟再行無功到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宋主曰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途疾動虜所恃惟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易拔克此二城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即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宋主使湛之等難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宋主大笑太子劭及將軍蕭思話亦諫皆不從宋主遣王玄謨帥沈慶之申坦水軍入河受督于青冀刺史蕭斌臧質王方回徑造許洛駿（武陵王）鑠（南平王）東西齊舉劉秀之震盪汧隴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九月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

而玄謨貪愎好殺初圍滑臺城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即撤屋穴處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玄謨不即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十月魏主夜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

宋雍州參軍柳元景大破魏師于陝斬其將張是連

提進據潼關而還

宋略陽太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以趙難爲令使爲鄉導柳元景等進攻弘農拔之進向潼關詔以元景爲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帥衆二萬度崤救陝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馬亦去具裝瞋目横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魯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斬我也安都曰善遂合戰軍副柳元佑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降者二千餘人

魏永昌王仁克懸瓠遂敗宋師于尉武殺其將劉康祖進逼壽陽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宋主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依山險閒行取至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康祖身被十創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爲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遂潰

魏主引兵南下攻盱眙不克進次瓜步宋人戒嚴守江

先是魏主攻彭城不克引兵南下使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横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建康纂嚴魏兵至淮上宋主使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過淮質使胡崇之等營東山前浦而自營於城南魏燕王譚攻之皆敗沒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盱眙太守沈璞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因與璞共守魏人之南寇也不

齎糧用唯以抄掠爲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北歸之資攻城不拔卽留數千人守盱眙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葦爲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內外戒嚴丹陽統內盡戶發丁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州陳艦列營周亙江濱自采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鎭石頭總統水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宋主登

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慙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魏及宋平

魏主以橐駝名馬餉宋主求和請婚宋主亦餉以珍羞異味魏主以其孫示使者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爲功名實欲繼好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使還宋主召羣臣議之衆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太子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劭又言於宋主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徐可以謝天下宋主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魏亦竟不成婚

歷代通鑑纂要卷三十二

江陰陳名揚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三

起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二年至明帝泰始元年文成帝和平六年

宋元嘉二十八魏太平眞君十二年

宋主殺其弟義康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宋主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爲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在瓜步人情恟懼宋主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爲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僕射何尙之屢啟宜早爲之所宋主乃殺之

胡氏寅曰伐魏之役文帝有心王玄謨逢之文帝若引敗歸己則當如諸葛武侯宣布所失廣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誅王恢以謝天下今責躬之詔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沈慶之之忠諫不賞反致猜於義康恐其生難不亦悖乎

魏復取碻磝

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

魏人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

橋於君山絕水陸道攻城凡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

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卽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詔降太尉義恭爲驃騎將軍鎮軍將軍駿爲北中郞將

宋以何尙之爲尙書令徐湛之爲僕射

尙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每事讓之朝事悉歸湛之

魏太子晃卒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

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爲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有寵於晃與愛不協愛恐爲所糾遂構其罪

魏主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諡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

宋青冀刺史蕭斌將軍王玄謨以罪免

坐退敗也宋主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宋以王僧綽爲侍中

僧綽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爲吏部郎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爲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託之朝政大小皆與參焉

壬辰

宋元嘉二十九 魏高宗文成帝濬興安元年

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燾而立南安王余

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弒之僕射蘭延和疋薛提等祕不發喪延疋以濬沖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太子而素惡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爲大司馬大將軍世祖在位二十九年年四十五歲

胡氏寅曰景穆之死事起宗愛魏主既悟其非當即日受戮乃遲回猶豫其及也不亦宜乎

宋人侵魏

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爲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不從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節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宋主不使行既而宋攻碻磝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亦還

宋太子劭始興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

初潘淑妃生濬元皇后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濬信惑之劭濬多過失數爲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慶國白其事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宋主惋歎彌日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陳

謝宋主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魏宗愛弑其君余魏主濬立討愛誅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爲宰相錄三省總宿衞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弑而祕之唯羽林郎中劉尼知之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恐愛爲變密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衞乃與尚書

陸麗定謀共立濬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衞使尼麗迎濬於苑中尼馳還東廟大呼宗愛弑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衞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奉皇孫即位殺愛周具五刑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爲皇帝立乳母常氏爲保太后

魏以周忸爲太尉陸麗爲司徒杜元寶爲司空忸尋坐事賜死

宋元嘉三十年 魏興安二年

宋太子劭弑其君義隆及其左衞率袁淑僕射徐湛

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爲司空

嚴道育之亡命也搜捕甚急道育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捕得其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宋主乃命京口送婢須至檢覆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送徐湛之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爲宋主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立鑠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

表取笑千載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卽義康）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默然江湛出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失旨宋主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旣而以其謀告潘淑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爲逆會嚴道育婢將至劭詐爲詔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

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入宮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旣克之後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

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殺之門開而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僞詔示門衛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閤拔刀徑上合殿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衛兵尙未起宋主見超之入擧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兵人殺之劭出坐東堂江湛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左細仗主（官名）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

射劭幾中劭黨擊之斷臂而死劭使人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數十人濬在西川府聞臺內喧譟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俄而劭馳召濬屏人問狀卽戎服乘馬而去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尙書令何尙之入拘於內幷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卽位改元太初卽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以蕭斌爲僕射以何尙之爲司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爲吏部尙書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典

鐵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弑逆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劭料檢文帝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啟收殺之文帝在位三十年年四十六歲

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劭及弟濬皆伏誅

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駿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

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駿戒嚴誓眾以沈慶之領府司馬柳元景宗慤朱修之皆為參佐顏竣領錄事總內外以劉延孫為長史行留府事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駿至尋陽命顏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會稽太守隨王誕將受劭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眾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

寵乎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劭自謂素習武事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劭疑舊臣不為己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殷沖掌文符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眾南奔人情由是大震駿軍于鵲頭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降者相屬駿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擁駿於膝親視起居

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駿之危疾也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令軍中銜枚疾戰一聽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劭兵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眾大潰僅以身免魯秀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位于新亭封拜

義恭以下有差劭緣淮樹柵自守男丁旣盡召婦女供役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卽放仗降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令所統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於軍門諸軍遂克臺城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爲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噉之劭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問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南走江夏王義恭斬之及其

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汙瀦劭所居齋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弘王羅漢及沈璞皆伏誅贈袁淑爲太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爲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爲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爲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淑等四家長給廩祿

秋七月朔日食

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并上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爲三年

甲午

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剝惑鄙之甚耶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民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倘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凡無世不有言

事無時不有下令然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鑠

鑠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潛使人毒之

宋世祖孝武帝駿孝建元魏興光元年

宋鑄孝建四銖錢

宋立子子業爲太子

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宋主遣兵討質誅之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雄太子

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帝淫義宣諸女義宣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宣以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素與相結至是密使人報之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竊造法服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與質俱表欲誅君側之惡義宣兼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宋

主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乃以柳元景王玄謨統諸將討之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三月義宣移檄州郡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至尋陽以質為前鋒爽亦引兵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四月以朱修之為荊州刺史遣將軍薛安都等戍歷陽沈慶之濟江討爽爽引兵退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及斬之進克壽陽徐遺寶走死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義宣與質由是駭懼宋主使元景進屯姑孰質遣將攻陷梁山西壘王玄謨使告急於元景欲退還姑孰元景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頓兵西岸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衝陳陷之斬諶之質等大敗義宣兵潰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質逃於南湖追斬其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義宣走向江陵衆散尋伏誅

乙未 宋孝建二年 魏太安元年

丙申 宋孝建三年 魏太安二年

魏立貴人馮氏為后

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宰

魏以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

丁酉 宋大明元年 魏太安三年

戊戌 宋大明二年 魏太安四年

魏以高允為中書令

魏起太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朝會宴息臨望之所皆已悉備縱有修廣亦宜馴致不可倉卒今

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魏主納之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後善遇之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

允常使諸子樵采自給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卽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廚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爲令公而不名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爲中書舍人

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亦爲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處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

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家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侍中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大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孫資劉放俱魏明帝時用事權臣也）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覬之常以爲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宋大明三　魏太安五年）

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誕尋伏誅

竟陵王誕知宋主意忌之亦潛爲之備因魏人入

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俄而事覺宋主詔沈慶之將兵討誕誕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奉表投城外數宋主罪惡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宋主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朞親在建康者誅死以千數處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誕棄城北走慶之遣兵追之誕衆皆不欲去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時值久雨慶之不得攻城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慶之帥衆攻城誕走追及斬之母妻皆自殺宋主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宋主顧曰

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宋主不悅詔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爲軍賞猶殺三千餘口

胡氏寅曰討罪人者戮其元惡則止矣今以誕一人反叛而遷戮一城不亦濫乎

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

宋主奢淫自恣多所興造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爭宋主浸不悅竣疑宋主欲疏之乃求出外以占其意宋主從之竣始大懼至是竣遭母憂送喪

還都宋主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竣懼上啟請命宋主益怒及誕反遂誣竣通謀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沈其男口於江

胡氏寅曰竣不足道也然帝亦不仁之甚矣方發潯陽屯梁州之時危疾在身兩軍交急若非竣累旬謹密應接無爽豈不殆哉乃因諫諍移怒加之黨逆既誅其身又絕其後於腹心尙爾他臣何賴焉此非人君之道也

宋以沈慶之爲司空尋罷就第

庚子

宋大明四魏和平元年

宋殺其廬陵內史周朗

朗言事切直宋主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胡氏寅曰朗以直言自免去職亦已七年而武帝藏怒宿怨竟不能容葢朗謂下令求言其本非實此最忤旨者夫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殺之豈人君之道乎

壬寅

宋大明六魏和平三年

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

侍中沈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彧曰懷文所啟宜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耶宋主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嘲宋主謂故欲異己出爲廣陵太守至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上大怒賜死

癸卯

宋大明七魏和平四年

宋以蔡興宗袁粲爲吏部尚書

宋主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爲老傖僕射劉秀之爲老慳侍中顏師伯爲齴（魚蹇切齒露也）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色黑而長也）令以杖擊羣臣惟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章（興宗父廓爲豫章守也）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宋大修宮室

宋主爲人機警勇決記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

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孝武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爲過矣

胡氏（寅）曰武帝閨門無禮奢欲敗度視乃祖猶田叟待諸弟若敵讎戲侮公卿而殺戮忠諫無一善可稱雖學問博洽將何用也

甲辰　宋大明八　魏和平五年

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

宋主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五歲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千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蒱戲取之要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至是殂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宋以蔡興宗爲新昌太守王玄謨爲南徐州刺史

宋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敕皆出其手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爲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闒之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與

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法興等惡王玄謨剛嚴以爲南徐州刺史

宋太后王氏殂

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宋主子業景和元太宗明帝彧泰始元魏和平六年

魏主濬殂太子弘立

初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鎭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在位十四年年十六歲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等于禁中使司衛監穆多侯召平原王陸麗於代郡多侯謂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卽馳赴平城渾所爲多不法麗數爭之渾殺麗及多侯而自爲太尉錄尚書事又爲丞相位諸王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既而謀反伏誅馮太后遂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侍郎高閭將軍賈秀共參大政

宋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師伯

子業幼而狷暴及卽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子業欲有所爲法興輒抑制之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怨法興裁其賜

與言於子業曰道路皆言法興爲眞天子官爲贋天子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爲一體內外畏服深恐此坐非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死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己參懷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幷其四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叔仁帥左右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幷其子弟

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子業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之美乃止子業由是德之以爲吏部尚書

宋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子業惡之遣使賜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發殷淑儀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爲不利於子業乃止

宋義陽王昶出奔魏

昶爲徐州刺史素爲世祖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

反是歲尤甚會昶遣使上表求朝詰以反狀使懼逃歸子業因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度江命沈慶之統諸軍昶聚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妾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尚公主賜爵丹陽王

宋主殺其甯朔將軍何邁

邁尚子業姑新蔡長公主子業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邁素豪侈多養死士謀廢子業立晉安王子勛事泄見殺

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

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浸不悅慶之懼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蔡興宗所興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避悠悠請託者耳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爲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揮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慶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以俟天命耳加以老退私門

兵力頓闕雖欲爲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正求脫朝夕之死耳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閒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及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子業乃使沈攸之賜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

胡氏寅曰人君恃崇高之勢殺戮之威兵甲之多宮闕之固觸情縱欲肆行不道自謂如日在天人

莫能害也而不知商度睥睨欲取之者近處乎心膂之間肘腋之下禍機一發疾若迅雷可不戒哉

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彧等於殿內

子業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年長尤惡之以彧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以木槽盛食裸彧內泥水中使就槽食前後欲殺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府劉曚妾孕臨月迎入後宮俟生男以為太子彧

嘗忤旨子業裸之縛其手足擔付太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不若待皇太子生殺取肝肺子業乃釋之及曚妾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

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

宋主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使左右送藥賜子勛死子勛典籤謝道邁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遂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集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旨諭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中兵總統軍事子業使荊州錄送長史張悅至溢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以為司馬旬日得五千人移檄遠近雍州刺史袁顗即與參軍劉胡起兵奉表勸子勛即大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都水使者孔璪說會稽行事孔覬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

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

子業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子業怒鞭妃一百而殺其三子

宋弒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彧

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荊湘以厭之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初子業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己以直閤將軍宗越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充牣越等皆為盡力子業恃之益無所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彧主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弒子業先是子業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倮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

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彧獨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憂懼時以南巡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子業悉屏侍衛與羣巫綵女射鬼於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刀前弒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休仁就祕書省見彧即稱臣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

纂承皇極子業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及會稽公主皆賜死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封爵有差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彧即位大赦子業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子業在位一年年十七歲

黟縣黃士陵初校
江陰陳名愼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丙午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四

起宋明帝泰始二年魏獻文帝天安元年
至齊武帝永明元年魏孝文帝太和七年

宋泰始二魏顯祖獻文帝弘天安元年

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晉安王子勛遂稱帝尋克江州殺子勛

春正月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子勛子勛遂即位改元義嘉以琬及袁顗為僕射張悅為尚書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

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義陽內史龐孟虬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舉兵應之益州刺史蕭惠開亦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四方貢計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而東兵又已至永世宮省危懼宋主謀於羣臣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

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爲之柰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淸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兗州刺史殷孝祖帥兵還建康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分兵遣山陽王休祐討豫州巴

陵王休若討會稽二月遣殿中御史吳喜將精兵克義興劉延熙赴水死御史王道隆攻拔晉陵孔璪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喜引兵向會稽斬孔顗及璪送尋陽王子房至建康貶松滋矦三月鄧琬遣萬人據赭圻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大破之遂拔赭圻鄧琬以軍久不決乃以子勛之命徵袁顗爲都督與宋臺軍相拒於濃湖攸之進兵克江州張悅斬琬齎首詣休仁降攸之斬子勛傳首建康琰及惠開文秀道固相繼降豫益青冀皆平

宋以蔡興宗爲僕射褚淵爲吏部尙書

魏立郡學

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高允之請也

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

宋主既誅子勛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建安王休仁言於上曰松滋矦兄弟尙在非社稷計宜早爲之所於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于魏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畢衆敬汝南太守常珍

奇並遣使乞降於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安都外據大鎭密邇邊陲地險兵彊尤宜馴養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爲朝廷旰食之憂宋主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以兵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都果懼而叛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宋立子昱爲太子

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

丁未

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魏將軍尉元救彭城入懸瓠宋兗州刺史畢衆敬降魏師

魏取彭城

宋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魏尉元至詐安都出迎

宋泰始三 魏皇興元年

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宋張永等棄城夜走會天大雪士卒凍死大半手

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屍六十餘里委棄資械不勝計宋主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及攸之皆坐貶還屯淮陰宋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氏子野曰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而能開誠布款以致平定既乃賁其餘勇師出無名而長淮以北倏忽爲戎矣若以向之虛懷不矜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

宋以袁粲爲僕射

戊申

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

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淸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爲不可宋主怒彊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奔據朐山道成以爲戍主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遂依蕭道成於淮陰劉僧副將部曲二千人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魏主始親政事

魏主李夫人生子宏馮太后自撫養之遂還政於

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拔淸節黜貪汙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宋泰始四 魏皇興二年

宋以蕭道成爲南兗州刺史

宋以阮佃夫爲游擊將軍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爲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遂用事及宋主盡用左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散騎侍郎楊運長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横納貨賂作威福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隷

皆不次除官捉車八至中郎將馬士至員外郎

己酉

宋泰始五魏皇興三年

魏立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

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爲三等輸租之法等爲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罷之民稍贍給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禕

宋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廬江王禕禕帝兄而帝輕之以孝武謂之驢王徙封廬江禕銜之遂與

欣慰通謀事覺詔降禕車騎將軍出鎭宣城欣慰等伏誅宋主又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持節逼令自殺

庚戌

宋泰始六魏皇興四年

宋以王景文爲僕射揚州刺史

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爲樂何獨不視后曰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爲笑乎外舍之樂雖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宋以南兖州刺史蕭道成爲黃門侍郎尋復本任

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爲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

辛亥

宋泰始七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延興元年

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祐以巴陵王休若爲南徐州刺史

初宋主爲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爲世祖所親卽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晩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喪疑

似之言應迴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戮左右忤意往往刳剖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爲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陽言落馬贈葬如禮旣又忌寂之勇健亦殺之建康民間訛言荊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爲南徐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荊州帶

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劒邸第使臣妾飮泣而不敢葬乎休若以白宋主而誅之

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晉平剌王既死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病與楊運長等爲身後之計運長等又慮宋主晏駕休仁秉政己不得專權彌贊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爲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

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降爲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少便款狎艱難之中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

宋以袁粲爲尚書令褚淵爲僕射

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深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著黃襬力賀切耳黃襬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爲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

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剌史

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手書詔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剌江州時宋主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見忌故得全

沈氏約曰太祖之於義康以阿訓之微行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

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幼主孤立神器傾移履霜堅冰其所由來遠矣

裴氏子野曰太宗保字螟蛉勦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

宋以蕭道成爲散騎常侍

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多勸勿行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不且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在位七年聰睿剛毅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欲禪以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子推兄任城王子雲對曰陛下必欲遺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啟姦亂之心不可不慎也太尉源賀尚書陸馛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

馛直臣必能保吾子以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璽綬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魏主病癰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宏即位羣臣奏曰漢高祖稱皇帝而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從之

宋作湘宮寺

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

壬子

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

宋泰豫元年　魏延興二年

宋主彧殂太子昱立

宋主病篤以桂陽王休範為司空褚淵為護軍將軍劉勔為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薦之詔以為右衞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在位

八年年三十四歲太子昱即位生十年矣粲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宋以沈攸之都督荊襄八州軍事

宋右將軍王道隆以蔡興宗彊直不欲使居上流以為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興宗辭不拜道隆每詣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攸之自以材略過人陰畜異志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以自隨舉措專恣朝廷疑而憚之

宋以劉秉為僕射

癸丑

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袁褚引之

宋主昱元徽元 魏延興三年

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兩牛通借無者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爲郡守郡守自二郡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爲刺史

魏以孔乘爲崇聖大夫

乘孔子二十八世孫也

臣等謹按褒錄聖裔一以報垂世立敎之功一以示作人重道之意魏以夷狄之君而能此其治國有足稱者宜哉

甲寅

宋元徽二年 魏延興四年

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

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爲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許公輿爲之謀主令收養勇力繕治器械朝廷陰爲之備以郢州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乃以晉熙王燮爲刺史而以王奐爲長史行事休範大怒遂反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朝廷惶駭蕭道成請頓新亭以當其鋒時尚書令袁粲以母喪去職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出屯新亭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自以大衆攻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取之乃出城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送詣臺道逢南軍送者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爲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會丁文豪

破臺軍進至朱雀桁黑騾遂乘勝度淮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而踣或扶之以免於是中外大震褚淵弟澄爲撫軍長史開東府門納南軍宮省恇擾衆莫有鬬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道成登城謂曰休範已就戮我乃蕭平南也即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騾文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

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
魏罷門房之誅
魏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爲惡殃及闔門朕爲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太上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愼擇牧守進廉退貪諸曹疑事舊多奏決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至是命事無大小皆據律正名不得爲疑奏合則制可違則彈詰盡用墨詔由是事皆精審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繫

積年羣臣頗以爲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居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爲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矜恕爾由是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
宋以袁粲爲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爲尚書令劉秉爲丹陽尹
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淵以褚澄爲吳郡司徒長史蕭惠明言於朝曰褚澄開門納賊更爲股肱大郡王蘊力戰幾死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亂淵甚慙乃以蘊爲湘州刺史
宋主冠
初宋主昱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及卽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兒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臥道傍排突厮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乙卯

宋元徽三 魏延興五年

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

敬兒請爲雍州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之曰沈攸之在荊州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以敬兒鎭襄陽攸之恐其襲己陰爲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之甚至攸之以爲誠然敬兒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丙辰

宋元徽四 魏承明元年

魏太后馮氏進毒弒其主弘復稱制以王叡爲尚書令
初魏尚書李敷弟奕得幸於馮太后太上誅敷奕馮太后由此怨太上至是密行鴆毒大赦改元復

臨朝稱制以馮熙爲太師中書監熙以外戚固辭乃除洛州刺史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承焉太后所幸宦者王琚符承祖等皆依勢用事官至僕射爵爲王公賞賜巨萬太卜令王叡得幸於太后超遷尚書祕書令李沖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褒賞叡等輒以丕等參之自以失行畏人議己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寵臣小過笞捶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

宋加蕭道成左僕射劉秉中書令

宋順帝準昇明元年 魏太和元年

宋中領軍蕭道成弑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爲司空錄尚書事

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宋主昱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鋋矛逢無免者民間擾懼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等謀因其出執而廢之事覺被殺太后數訓戒昱昱欲酖之未果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臥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爲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斂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䯗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終無全地淵默然越郡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玉夫萬年刎其首奉伯袖之稱敕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從入宮殿中聞昱已死咸稱萬歲道

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道成謂劉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鬚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以太后令數昱罪惡追廢爲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爲司空錄尚書事

驃騎大將軍出鎮東府劉秉爲尚書令袁粲鎮石頭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粲閣手仰成矣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卽日受命昱在位四年年二十五歲

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張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事密問攘兵攘兵寄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攸之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諸州鎮同舉兵敬兒斬其使攸之遺道成書以爲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霍光字也孔明諸葛亮字也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朝廷恟懼初道成以世子賾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賾爲左衛將軍賾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奉晉熙王燮鎮湓口道成聞之喜曰眞我子也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湘州刺史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軍黃回卜伯興等皆與通謀道成初聞攸之事起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事見元徽二年時不異劫我入臺何辭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共之時劉韞爲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爲直閤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褚淵謂道成曰西夏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乃以謀告淵淵卽以告道成道成遣軍主蘇烈薛淵等助粲守石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爲一家否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爲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努力無多言又以王敬則爲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爲應劉秉等共赴石頭本期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爲晡後卽束裝盡室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道成聞之使王敬則殺韞及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秉走歎曰事

不成矣道成遣戴僧靜助烈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爲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爲追者所殺黃回遂不敢發粲簡淡平素無經世材身居劇任不肯當事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宋以楊運長爲宣城太守

楊運長出守宣城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氏約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慍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權不得重殊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戊午

宋昇明二 魏太和二年

宋沈攸之軍潰走死蕭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及城久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令軍中曰軍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咸有異計司馬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納之攘兵燒營而去攸之軍遂大散諸將皆走功曹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爲也乃投水死散軍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卽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誅其子孫攸之將至聞敬兒已據城士卒皆散乃縊而死蕭道成還鎮東府以其子賾爲江州刺史嶷爲中領軍加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褚淵爲中書監司空吏部郎王儉神彩淵曠好學博聞少有宰相之志道成以爲長史待遇隆密事皆委之

宋禁公私奢侈

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奏罷御府省二尚方彫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

宋蕭道成自爲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蕭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朏屏人與語久之朏無言道成慮朏難捉燭小兒取燭遣出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王儉知其旨他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經禮羣后微示變革儉自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謂所親任遐曰褚

公不從柰何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晁氏說之曰自開闢以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北面稱翊贊佐命以本朝輸人者有之實自淵始嗚呼迹淵之所以忍恥而就此者任遐謂其惜身保妻子而不知惜理保名節此所以陷爲千古之罪人也歟

魏以高允爲中書監

高允以老疾告歸鄉里尋復以安車徵至平城拜鎮軍大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

己未

宋昇明三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元元魏太和三年是歲宋亡齊代

宋以謝朏爲侍中

太傅道成以朏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朏爲侍中更以王儉爲左長史

宋蕭道成自爲相國封齊公加九錫

以十郡爲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

齊以王儉爲僕射

宋司空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故事求爲齊官道成不許以王儉爲僕射時年二十八

齊公道成進爵爲王

增封十郡

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爲汝陰王徙之丹陽以褚淵爲司空

宋主下詔禪位于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

迎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啟譬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身後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名官)云解璽綬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巳爲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人以壽爲權老臣以壽爲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

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卽皇帝位奉宋主爲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裴顗上表數齊王過惡掛冠徑去齊主殺之太子賾請殺謝朏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齊主問爲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胡氏(寅)曰自古有道之主少不令之主多不令者奢淫怠虐與小人處晏然不知前人之勤勞謂已與子孫永保天祿也而不自免其身多矣身或幸免不能保其子孫者皆是也及其亡也願爲匹夫而不可得豈不哀哉是故人君必監觀古今熟知往事究得失廢興之源治必法先王道必先仁恕衆建賢才與之共守而尤以教太子爲急至於宗室亦莫不愼擇師友輔以仁義使各成其材以壯維城之勢已旣無失德後嗣有可付則雖不能與天地長久彼商之六百祀周之三十世或可冀矣

司馬氏(光)曰晉室渡江以來君弱臣强禍亂相繼

至於元興而桓氏簒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莽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遂汛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躁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爲治子惠庶民足爲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强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邪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忍得保首

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之有

齊主以其子嶷爲揚州刺史

齊主令羣臣言事

齊主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苛政以崇簡易給事黃門郎崔祖思言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淸修者貶退其驕侈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員外散騎劉思效言宋自大明以來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

草今宜一新王道革正其失齊主皆加褒賞或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尋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畧山湖

魏罷候官

魏太安中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鎭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誣服至是詔候官千數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術執喧鬬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安其業

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

庚申

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點尙之之孫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齊主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

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齊主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劉澄之與褚淵善淵爲之固請故遵考之族獨得免

齊立世子賾爲太子諸子皆封王

魏遣梁郡王嘉奉丹陽王劉昶以伐齊

魏遣將奉昶伐齊許昶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

藩於魏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還

齊建元二 魏太和四年

齊以蕭鸞爲郢州刺史

西昌侯鸞齊主兄道生之子也早孤齊主養之恩過諸子

齊制病囚診治之法

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爲救疾實行冤暴愚謂囚病必先刺郡（猶今移關也）求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從之

齊以褚淵爲司徒

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剛疏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以聞徙廣州卒太子宴朝臣右衛率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

辛酉 齊建元三年 魏太和五年

魏沙門法秀作亂伏誅

法秀以妖術惑衆謀作亂於平城收掩擒之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

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而死所連及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尚書令王叡請誅首惡宥其餘黨太后從之所免千餘人

壬戌 齊建元四年 魏太和六年

齊主道成殂太子賾立

齊主召褚淵王儉受遺詔輔太子而殂太子即位

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冠簪也上曰留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仍檢按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在位四年年五十六歲

齊以褚淵錄尚書事王儉為尚書令王奐為僕射豫章王嶷為太尉

魏罷虎圈

魏主臨虎圈詔曰虎狼猛暴捕之傷人無益有損其勿捕貢

褚淵卒

淵卒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屏居墓下終身

癸亥 齊世祖武帝賾永明元年 魏太和七年

熒惑逆行入太微

齊有司請禳之齊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奚益

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有罪伏誅

洛侯性殘酷刑人或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州民皆反有司劾之魏主遣使至州宣告吏民然後斬之

齊州刺史韓麒麟為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曰公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

歷代通鑑纂要卷三十四

宿松羅忠濟初校
南城劉慶鏜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五

起齊武帝永明二年魏孝文帝太和八年盡齊明帝建武三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

齊永明二魏太和八年

齊以竟陵王子良爲司徒

子良齊主之子也少有清尙傾意賓客范雲蕭琛任昉王融蕭衍謝朓沈約陸倕並以文學見親號曰八友柳惲王僧孺江革范縝孔休源亦預焉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或親爲賦食行水世頗以爲失宰相體范縝盛稱無佛又著神滅論子良使王融謂之曰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甚可惜也宜急毀之縝大笑曰使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王儉深器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後子良啟以范雲爲郡齊主曰聞其恆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齊主嘆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乙丑

齊永明三魏太和九年

魏詔均田

魏初民多蔭附無官役而豪強徵斂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爲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議均田詔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不栽樹者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

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爲世業終身不還恆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丙寅

齊永明四魏太和十年

魏置三長定民戶籍

魏無鄰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爲一戶內祕書令李沖上言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彊謹者爲之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八十一子不從役孤老貧病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民始皆愁苦豪彊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十餘倍上下安之

丁卯

齊永明五魏太和十一年

魏大旱詔有司賑貸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牛疫民死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豐稔積年矜夸成俗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

之族僕隸玉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侈異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可減絹布增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於是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遣使造籍以分去留所過給糧所至三長贍養之又詔罷起部無益之作出宮人不執機杼者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鈴十

戊辰

分之八外府衣物繒布絲纊非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皁隷逮於六鎭邊戍畿內孤寡貧癃有差後又出宮人以賜北鎭人貧無妻者

齊永明六魏
太和十二年

魏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

魏主訪羣臣言事

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祕書丞李彪上封事曰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爲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

宗嘗謂羣臣曰朕始學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尙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又損國體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魏主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有水旱而民不困

庚午

齊永明八魏
太和十四年

魏太后馮氏殂

魏主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中部曹楊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爲之一進粥於是王公表請時定兆域既葬公除詔曰奉侍梓宮猶希髣髴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王公固請乃葬永固陵太尉丕等進曰臣等老朽國家舊事頗所知聞願抑至情奉行舊典魏主乃問尙書游明根高閭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今旬

日之間言及卽吉得無傷於理乎對曰踰月而葬葬而卽吉此金冊遺旨也魏主曰金冊之旨羣公之請慮廢政事故爾朕今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誠祕書丞李彪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然章帝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察之魏主曰朕所以眷戀衰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且平時公卿每稱四海晏安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今乃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何邪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

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
唯公卿所擇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
聖心請從衰服魏主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
喋喋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絶遂乃
號慟而入羣臣亦哭而出初太后忌魏主英敏恐
不利於己盛寒閉之絶食三日欲廢之魏主初無
憾意又有宦者譖魏主於太后太后杖之數十魏
主默然受之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

胡氏寅曰孝文之孝自情文而觀之則固可賢由
理義而論之未能無失顯祖之死馮太后酖之也

爲孝文者義不戴天矣而致孝於馮母者如此然
則篤志力行而不知義理之中者乎

(辛未) 齊永明九魏太和十五年

魏主更定律令親決疑獄

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親決疑獄命李沖議定
輕重潤色辭旨然後書之沖忠勤明斷加以愼密
爲魏主所委情義無間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
推之

(壬申) 齊永明十魏太和十六年

魏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

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
令牧守執事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改謚曰文
聖尼父親行拜祭

(癸酉) 齊永明十一魏太和十七年

魏主親錄囚徒

魏主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
等自先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

齊主賾殂太孫昭業立以竟陵王子良爲太傅蕭鸞
爲尚書令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竟陵王

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齊主有北伐之志
數上書奬勸因大習騎射及聞有魏師子良於東
府募兵板融寍朔將軍使典其事融傾意招納得
江西傖楚數百人會齊主不豫詔子良甲仗入侍
太孫間日參承齊主疾亟暫絶太孫未入融欲矯
詔立子良會太孫來融於中書省閤口斷其仗不
得進頃之齊主復蘇問太孫所在召入以朝事委
僕射西昌侯鸞而殂融以子良兵禁諸門鸞聞之
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
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融知不遂還省歎曰

公誤我矣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鸞性儉素居官名嚴能世祖重之遺詔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更推鸞齊主昭業少養於子良妃袁氏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遂深忌之以子良居中書省使郎將潘敞領仗屯太極西階以防之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稱遺詔以鸞爲尚書令子良爲太傅蠲逋調省御府池田邸冶減關市征

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及是恩信兩行衆皆悅之世祖在位十二年年五十四歲

齊中書郎王融有罪伏誅

齊主昭業性辯慧美容止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臥起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節之昭業密就富人求錢夜開後閤淫宴諸營署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疾居喪憂容號毁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常令女巫禱祀速求天位世祖有疾與何妃書作一大喜字而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世祖不知以爲必能負荷大業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諸樂卽位十餘日卽收王融下廷尉融求援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賜死

甲戌

魏營洛都

先是魏主以平城地寒將遷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至洛陽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羣臣泣諫魏主乃諭之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南安王楨進曰此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遂定遷都之計乃遣

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將軍于烈還鎭平城徵穆亮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莫不驚駭澄徐曉之衆乃開伏澄還報魏主喜曰向非任城事不成矣

齊王昭業隆昌元昭文延興元高宗明帝鸞建武元魏太和十八年

魏主南巡祭比干墓

魏主過比干墓祭以太牢自爲文曰嗚呼介士胡不我臣

臣等謹按明君之於介士曠百世而猶慕之蓋深知其有益於國也市駿骨而良馬至風聲氣

類之感召又惡直言不聞之足畏哉

齊蕭鸞殺直閤將軍周奉叔

齊主昭業寵幸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有司相語云盜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龍駒常居含章殿南面畫敕左右侍直與齊主不異齊主自山陵之後即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擲塗賭跳作諸鄙戲世祖聚錢及金帛不可勝計未朞歲用垂盡西昌侯鸞數諫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衛尉蕭諶征南諮議蕭坦之皆祖父舊人甚親信之鸞啟誅徐龍駒

齊主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諶坦之見齊主狂縱日甚恐禍及己乃更勸鸞廢立陰爲耳目齊主不之覺也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鸞忌之使二人說齊主出奉叔爲外援以爲青州刺史將之鎮稱敕召入毆殺之

齊蕭鸞弒其君昭業而立新安王昭文自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宣城公

鸞旣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媪外入者頗傳異語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爲齊主昭業所親使直殿省與謀誅鸞胤不敢當依違諫說齊主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僕射王晏總尚書事鸞以廢立之謀告晏及丹陽尹徐孝嗣皆從之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聞道剛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鸞使諶先入遇道剛及朱隆之皆殺之鸞引兵入雲龍門齊主聞變猶爲手敕呼蕭諶俄而諶引兵入閤齊主拔劍自刺不入輿接而出行至西弄弒之輿屍出

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諸嬖幸皆伏誅以太后令追廢昭業爲鬱林王迎立新安王昭文卽位以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封宣城郡公昭業年二十二歲

魏主考績黜陟百官

初魏主詔三載考績卽行黜陟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爲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五品已上親與公卿論之上上者遷下下者黜中者守本任於是親臨朝堂黜陟百官謂諸尚書未嘗獻可替否進賢退不肖錄尚書事廣陵王

羽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而令僕左右丞不能相導罷黜削祿有差任城王澄以神志驕傲解少保尚書于果以不勤事削祿餘皆面數其過而行之

齊宣城公鸞自爲太傅揚州牧進爵爲王

宣城公鸞謀繼大統多引名士與參籌策鸞雖專政人情未服自以胛有赤誌以示王洪範而謂之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齊宣城王鸞廢其主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既而弑之

齊主昭文在位起居飲食皆諮鸞而後行至是鸞以皇太后令廢昭文爲海陵王而自立以王敬則爲大司馬陳顯達爲太尉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齊主鸞欲引參佐命使王晏喻之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哭朝議欲糾之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齊主立子寶卷爲太子

齊建武二 魏太和十九年

魏主如魯城祀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

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修其墓更建碑銘

魏禁胡語求遺書法度量

魏主欲變北俗謂羣臣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爲欲不及漢晉耶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魏主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耶對曰願聖政日新魏主曰爲止於一身爲欲傳之子孫耶對曰願傳之百世魏主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魏主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於是下詔斷諸

北語一從正音違者免官又詔求遺書祕閣所無而有益於時用者加以優賞又詔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爲之

魏以薛聰爲直閤將軍

魏主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侍郎郭祚請復修之魏主曰魏明帝已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

魏主好讀書手不釋卷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寄以布素之意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治書侍御史薛聰彈劾不避彊禦

丙子

魏主或欲寬貸聰輒爭之魏主每曰朕見聰不能不憚況諸人乎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

齊建武三年魏太和二十年

魏改姓元氏初定族姓

魏主下詔以爲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故爲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

魏詔羣臣聽終三年喪

齊詔去乘輿金銀飾

齊主志慕節儉故有是詔太官嘗進裹蒸齊主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又嘗用皁莢以餘濼授左右曰此可更用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齊主欲壞之王晏等咸稱盛德衛尉蕭穎胄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此器舊物不足爲侈齊主不悅後遇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齊主甚慚

魏詔漢魏晉諸陵皆禁樵蘇

魏旱

魏主以久旱不食三日羣臣請見魏主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撤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魏主使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皆言四郊有雨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即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大雨

黟縣黃士陵初校
江陰陳名愼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三十五

丁丑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六

起齊明帝建武四年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一年至梁武帝天監三年魏宣武帝正始元年

齊建武四魏太和二十一年

齊主殺其尚書令王晏以徐孝嗣爲尚書令

齊主卽位晏自謂佐命新朝事多專決齊主惡之始安王遙光勸誅晏齊主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乎齊主默然晏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又好與賓客屏人語齊主聞之疑晏欲反遂召晏於華林省誅之

戊寅

齊永泰元魏太和二十二年

魏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

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魏主乃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齊以蕭衍爲雍州刺史

齊主鸞殂太子寶卷立

齊主性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覡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祕之至是殂太子寶卷卽位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無髮俯仰幘脫寶卷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明帝在位五年年四十七歲

己卯

齊主寶卷永元元魏太和二十三年

魏后馮氏有罪退處後宮

魏主連年在外馮后私於宦官高菩薩魏主還洛收菩薩等按問具伏以文明太后故不忍廢賜后辭訣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惟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初馮熙以太后兄尚公主生三女二爲皇后一爲昭儀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熙

爲太保子誕爲司徒脩爲侍中聿爲黃門郎侍郎崔光嘗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君無故詛我何也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慎後歲餘脩以罪黜誕熙卒幽后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

魏主宏殂於穀塘原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

魏主自將禦齊師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

靈輝赫海內莫及今復任以元宰總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陛下愛臣更爲未盡始終之美魏主默然久之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淸規懋德松竹爲心吾百年後其聽勰辭蟬冕遂其沖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遂以北海王詳爲司空王肅爲尙書令廣陽王嘉爲左僕射宋弁爲吏部尙書與太尉禧僕射澄六人輔政四月殂於穀塘原高祖友愛諸弟始終無閒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能是二

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郊廟之祭未嘗不親其禮宮室非不得巳不修衣冠浣濯而服之鞍勒鐵木而巳幼多力善射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彭城王勰遣使奉詔徵太子太子至魯陽遇梓宮乃發喪卽位以遺詔賜馮后死禧等相謂曰設無遺詔亦當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高祖在位二十九年年三十三歲

齊主殺其僕射江祏侍中江祀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城右將軍蕭坦之討平之

齊主自在東宮不好學唯嬉戲無度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尙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張弘策曰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祏以齊主失德寖張議廢之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忌寶玄不同祏議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意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祀亦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

時居喪起復謂祏曰明帝立巳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爲此恐四方瓦解也遂還宅行喪暄又以遙光若立則巳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遙光大怒遣左右刺暄暄覺之遂發祏謀齊主收祏祀殺之自是無所忌憚益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常以五更就寢日晡乃起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五省黃案皆爲宦者裹魚肉還家江祏誅遙光懼陽狂稱疾不復入臺謀舉兵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尙方取仗將軍垣歷生說遙光夜攻臺燒城門遙光

狐疑不敢出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屯衞宮城蕭坦之之率臺軍討遥光遥光遣歷生出戰臺軍屢敗遥光諸議蕭暢潛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垣歷生出戰因棄矟降至夜城潰遥光扶匐牀下軍人牽出斬之以孝嗣爲司空文季坦之爲僕射

齊主殺其僕射蕭坦之領軍劉暄

江祏等既敗齊主左右御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至是齊主遣兵圍其宅而殺之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齊主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徐世

標曰明帝猶滅武帝之後舅焉可信邪遂亦殺之初高宗臨殂以隆昌事戒齊主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齊主數與近習謀誅大臣皆發於倉卒決意不疑於是大臣人人莫敢自保

齊主殺其司空徐孝嗣將軍沈文季

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中郎將許準爲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須齊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沈文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侍中沈昭略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

庚辰

不應至是齊主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

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死

顯達自以高武舊將當高宗之世内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導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及齊主立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有疾不治既而自愈聞齊主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乃舉兵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數齊主罪惡云欲奉建安王爲主齊主以崔慧景爲平南將軍督諸軍擊顯達斬之齊主既誅顯達益自驕

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犯者應手格殺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常以三四更中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驚震啼號塞道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寄產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能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好擔幢侍御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嘗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矟急裝縛袴乘馬驅馳略不暇息

齊永元二魏世宗宣武帝恪景明元年

齊將軍崔慧景奉江夏王寶玄逼建康兵敗皆死

齊豫州刺史裴叔業聞齊主數誅大臣心不自安以壽陽叛降於魏齊主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之慧景辭去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幼主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眾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納之齊主遣左興盛督諸軍以討之慧景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眾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拔之分遣千餘人鼓叫臨城臺軍驚散宮門閉慧景引眾圍之左興

盛走逃淮渚慧景擒殺之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慧景遣崔覺將數千人度南岸戰敗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忿恨詣城降眾心離壞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從者於道稍散爲人所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

齊曲赦建康徐兗

崔慧景既平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誣富家爲賊黨殺而籍其貲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曰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而

嬖倖貪虐如初是時齊主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徐世標素被委任其黨茹法珍梅蟲兒等與之爭權譖殺之自是二人用事並爲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齊主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營兵俞靈韻爲阿兄數往諸刀敕家遊宴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延及親鄰皆盡殺其男口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倀（抽良切）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咺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

齊後宮火

時嬖倖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齊主曰柏梁既災建章是營齊主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以麝塗壁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後宮服御極選珍奇鑿金爲蓮花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嬖倖因緣爲姦利課一輸十百姓困盡號泣道路

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

懿之人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賊滅之後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

託外拒遂還歷陽若但放兵受其厚爵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之懿並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尙書令嬖臣茹法珍等憚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尙書令邪至是齊主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

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尙書事

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復爲魏主所留固辭不免常悽然歎

息勰爲人美風儀好文史小心謹愼未嘗有過雖閑居獨處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淸正儉素門無私謁

齊雍州刺史蕭衍起兵襄陽行荆州事蕭穎胄亦以南康王寶融起兵江陵

衍聞懿死夜召張弘策等定議明日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得甲士萬餘人事皆立辦時南康王寶融爲荆州刺史長史蕭穎胄行府州事齊主遣將軍劉山陽就穎胄兵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將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聲云山陽西上幷襲荆雍穎胄疑未決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賫書與穎胄及其弟穎達山陽果遲回不上穎胄大懼議殺山陽與雍州舉事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山陽山陽大喜單車詣穎胄穎胄伏兵斬之乃以南康王寶融教纂嚴以蕭衍都督前鋒穎胄都督行留諸軍事送山陽首於衍衍遂表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胄及司馬夏侯詳移檄建康州郡數齊主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遣將軍楊公則向湘州參軍鄧元起向夏口齊主

聞劉山陽死遣將軍薛元嗣等將兵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又使將軍房僧寄守魯山

尹氏起莘曰下不犯上卑不抗尊此君臣之定分也撫后虐讎歸仁去暴此古今之常理也寶卷荒淫不道豈可復以人理論之綱目於蕭衍穎胄一則曰起兵二則曰起兵夫豈抑君而臣是助哉亦曰順古今之常理以天地爲心以生民爲念者也造化無私福善禍淫居人上者毋徒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斯可以保有天祿而不至於滅亡矣

辛巳 齊和帝寶融中興元 魏景明二年

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爲太保北海王詳爲大將軍錄尙書事于烈爲領軍

魏太尉咸陽王禧不親政務驕奢貪淫魏主惡之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羽林虎賁烈拒之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柰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爲恆州刺史烈遂稱疾不出北海王詳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帝然之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詳爲大將軍錄尙書事復以于烈爲領

軍軍國大事皆得參焉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趙脩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脩尤親幸旬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魏主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皆從禧尋以謀反伏誅

胡氏寅曰甚矣昏主之不可與有爲也魏主恪於是年十六矣使其知勰之賢不可去朝廷而禧之罪不可居上相一升一黜而責詳以離間親賢不忠於國而治之則聽斷清明而中外服矣乃罷勰而進禧詳魏政欲不衰得乎以賢爲疑以讒爲忠而不亂者古無有也

齊相國南康王寶融廢其君寶卷爲涪陵王而自立

齊南康王寶融卽位於江陵改元以蕭穎胄爲尙書令荊州刺史蕭衍爲左僕射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夏侯詳爲中領軍封庶人寶卷爲涪陵王寶卷以陳伯之爲江州刺史西擊荊雍蕭衍出沔命王茂等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諸將欲攻之衍不許

齊雍州刺史張欣泰謀立建安王寶寅不克而死

齊涪陵王寶卷作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

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爲稗（旁卦切小販之民也）販以潘貴妃爲市令自爲錄事小有得失妃則與杖又好巫覡左右詐云見先帝大嗔不許數出寶卷大怒拔刀尋之既不見乃縛菰爲高宗形北向斬之懸首苑門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欣時密謀結胡松及王靈秀鴻選等誅諸姦倖廢寶卷會寶卷遣中書舍人馮元嗣救郢茹法珍梅蟲兒李居士楊明泰送之於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於坐殺元嗣明泰傷蟲兒居士法珍等散走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向臺

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入宮會法珍得返閉門上仗鴻選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人皆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出寶卷復其爵位欣泰與胡松皆被誅

尹氏起莘曰寶融既立而寶卷猶在欣泰又謀立寶寅豈有一國三天子哉然而綱目亦不以反書則其惡寶卷也益甚矣

齊蕭衍圍建康

衍既克江郢涪陵王寶卷遊騁如故聞至近道乃聚兵爲固守之計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李居

士自新亭選精騎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被擒衍至新林遣呂僧珍據白板橋李居士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幷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人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十月寶卷遣將軍王珍國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陳於朱雀航南王寶孫持白虎幡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不能抗寶孫切罵諸將軍席豪發憤突陳而死軍遂大潰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寶卷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李居士以新亭降衍鎮石頭寶卷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遣弟秀鎮京口恢鎮破墩從弟景鎮廣陵

齊人弒涪陵王寶卷蕭衍入建康以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自爲大司馬承制

齊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涪陵王寶卷拜蔣子文神爲鍾山王及衍至又尊爲靈帝迎入後堂使巫禱祀悉以軍事委王珍國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寶卷常於殿中騎馬出入以金銀爲鎧冑飾以孔翠晝眠夜起一如平常及長圍既立屢戰不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情怨怠皆思早亡莫敢先發法珍蟲兒說寶卷曰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及其副張稷懼禍謀弒寶卷使後閤舍人錢彊夜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爲內應寶卷方在含德殿作

笙歌兵入斬之稷召僕射王亮等令百僚署牋以黃紬裹寶卷首遣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衍使張弘策先入淸宮封府庫圖籍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取潘妃及法珍蟲兒亘之等四十一人皆以屬吏以宣德太后令追廢寶卷爲東昏侯以衍爲大司馬錄尙書事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悉皆除盪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領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幷法珍等誅之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寶卷在位三年年十九歲

齊中興二 梁高祖武帝蕭衍天監
元魏景明三年 是歲齊亡梁代

齊大司馬衍自爲相國封梁公尋進爵爲王

初衍與范雲沈約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至是引雲爲諮議約爲司馬昉爲記室參謀議衍內有受禪之志沈約進曰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衍然之召雲等告之雲對略同約旨衍曰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衍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幷諸選置雲至殿門不得入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曰成帝業者卿二人也乃詔進衍位相國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置百司尋進爵爲王

梁以沈約爲僕射范雲爲侍中

梁公衍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未從雲與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茂起拜曰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不宜留此梁公默然賜雲茂錢各百萬

梁王衍稱皇帝廢齊主爲巴陵王封拜其功臣有差

齊主至姑孰下詔禪位於梁四月宣德太后遣尙書令亮等奉璽綬詣梁宮梁王卽位於南郊贈兄懿爲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奉和帝爲巴陵王宮於姑孰奉宣德太后爲齊文帝妃封文武諸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以王亮爲尙書令王瑩爲中書監沈約爲僕射范雲爲吏部尙書

司馬氏光曰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於昏暴之朝

癸未

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於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梁主衍弒巴陵王於姑孰齊御史中丞顏見遠死之

梁主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梁主頷之乃使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醪足矣乃飲沈醉伯禽殺之年十五歲王之鎮荊州也顏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卽位爲御史中丞既禪位見

遠不食數日而卒梁主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梁置謗木肺石函

梁主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沈莫達者投肺石函梁主身服浣濯之衣常膳惟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勖以政道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梁天監二 魏景明四年

梁僕射范雲卒以左丞徐勉爲將軍周捨同參國政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爲臨繁處劇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衞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淸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勉每有表奏輒焚其稾捨預機密二十餘年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而竟不泄機事衆尤服之

魏以僕射源懷爲行臺巡北邊

魏既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乃加

僕射源懷行臺使持節巡行北邊賑貧乏考殿最事之得失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懷又奏邊鎮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之

梁吉翂請代父死梁主赦之

馮翊吉翂（敷文切）父爲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梁主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訊之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以聞乃宥其父

丹陽尹王志欲舉充純孝彬曰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彬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梁天監三 魏正始元年

魏司徒北海王詳有罪幽死

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請託公行中外嗟怨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魏主弄權納賄詳亦附焉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魏主專委以事肇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乃譖之云詳皓謀逆四月魏主詔賜皓死宥詳免爲庶人徙太府寺圍禁之詳遂

暴卒先是有獻雞雛四翼四足者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時有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又有雄雞生角劉向以爲小臣執政之象后顯伏誅之效也靈帝時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也臣聞災異之見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亦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后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後數日皓等伏誅魏主由此愈重光

魏大旱

魏大旱邢巒奏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爲帳扆銅鐵爲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逮景明初貢篚相繼商估交入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爲之分限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懷甯丁樹屏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三十六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七

起梁武帝天監四年魏宣武帝正始二年至武帝普通六年孝明帝孝昌元年

梁天監四年 魏正始二年

梁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

梁主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置國學而無講授之實乃下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其置五經博士廣開館宇招內後進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又選學生往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經明行修者以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胡氏寅曰武帝雅好儒術可謂勤矣然心向佛學自天監改元即不食肉其興庠序盛師弟子員特以美名而爲之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殞爲萬世笑蓋始乎此人主心術所向可不慎哉

魏有芝生於太極殿

侍中崔光上表曰氣蒸成菌生於墟落溼穢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爲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修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

梁天監五年 魏正始三年

魏求直言

侍御史陽固上表曰當今之務宜勤庶政貴農桑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時魏主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梁天監六年 魏正始四年

梁將軍曹景宗豫州刺史韋叡大敗魏師於鍾離

先是梁遣臨川王宏帥師伐魏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拒之梁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豫州刺史韋叡拔小峴合肥等城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魏詔都督邢巒與英合攻梁城宏懼召諸將議旋師停軍不前會夜暴風雨軍中驚宏與數騎逃去諸軍亦皆引退魏主詔英乘勝平蕩東南梁主命修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備英進圍鍾離梁主詔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

之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昌義之隨方抗禦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前後殺傷萬計魏主召英還英表稱必克願少寬假於是梁主命韋叡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豫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英帥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軍大潰諸壘土崩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生擒五萬人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胡氏寅曰武帝是時有戒心故臨川王宏旣敗不復委以將帥而用曹景宗救鍾離且以韋叡副之於是有功然則任私而用非其人其敗可立待改過而用得其人其功亦可立致速如影響可不信夫

梁以臨川王宏爲司徒沈約爲尙書令袁昂爲僕射

魏尙書令高肇弒其主之后于氏及其子昌

時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殂人皆咎高氏然宮禁事祕莫能詳也后所生子昌尋卒侍御師王顯失於療治時人亦以爲承高肇之意云

戊子

梁天監七 魏永平元年

魏立貴嬪高氏爲后

高后旣立高肇益貴重用事多變更先朝舊制削封秩黜勳人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卑下之唯度支尙書元匡與抗衡先造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自殺以諫肇惡之會匡與劉芳議權量肇主芳議匡表肇指鹿爲馬有司處匡死刑詔貶其官

魏主殺其叔父彭城王勰

魏高后之立也勰固諫不聽高肇怨之數譖勰於魏主京兆王愉之反遂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魏主信之召勰入宴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使左衛元珍引武士齎毒酒飲之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珍曰至尊何可復見武士以刀環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尸歸第云王因醉而薨諡曰武宣在朝貴賤莫不喪氣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由是中外惡之益甚

己丑

梁天監八 魏永平二年

壬辰

魏主親講佛書作永明閑居寺

時魏主專尙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郎裴延儁上疏曰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親講大覺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物之所先伏願互覽兼存則內外俱周矣時佛教盛於洛陽沙門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爲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馮亮有巧思魏主使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閑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郡

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梁天監十一 魏延昌元年

魏以高肇爲司徒清河王懌爲司空

高肇自尙書令爲司徒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右丞高綽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及肇爲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嘆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今君身曲亦恐終成

癸巳

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誠以君臣之分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魏主笑而不應遂詔尙書與郡司鞫理獄訟令飢民就食北方

魏立子詡爲太子

詡母胡充華武始伯國珍之女也初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曰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

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旣而生詡魏自是始不殺太子之母

梁天監十二 魏延昌二年

魏以崔光爲太子少傅

魏主幸東宮以崔光爲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辭不許太子南面再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面拜謝而出魏太子尙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之知詹事楊昱上言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從之

魏主恪殂太子詡立

魏世宗殂侍中中書監崔光侍中領軍于忠詹事王顯庶子矦剛迎太子詡於東宮顯欲須明卽位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忠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太子跪受服衮冕之服御太極殿卽皇帝位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劉騰以告

矦剛于忠崔光光使置貴嬪別所嚴加守衛由是貴嬪深德四人於是悉召西伐東防兵廣平王懷扶疾入臨云欲上殿哭大行見主上衆愕然無敢對者光引漢趙熹故事辭色甚厲懷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世宗在位十七年年三十五歲

魏侍中王顯伏誅以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總國事

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任城王澄懼不自全乃酣飲陽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至是肇擁兵於外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以魏主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以任城王澄爲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授之王顯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爲世所疾恐不爲澄等所容密謀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高猛同爲侍中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殺之下詔如門下奏百官總己聽於二王而中外悅服

魏司徒高肇伏誅

魏主告哀於高肇且召之肇還入哭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邢豹等數人於省下引入搤殺之下詔暴其罪惡削除職爵葬以士禮於廁門出

尸歸其家

魏尊貴嬪胡氏爲太妃廢其太后高氏爲尼

魏冀州沙門作亂討平之

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作亂以尼惠暉爲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唯以殺害爲事詔光祿大夫元遙討平之

胡氏寅曰南北之際事佛莫如魏詡之時爲盛也法慶之事亦可懲矣而崇奉益甚民力殫屈禮俗積敗而國隨以亡豈非後世之永鑒哉

魏侍中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保高陽王雍遣就第

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以朝廷處之不高常怏怏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及爲尚書志氣驕滿好面譏毀羣官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植祚罪皆賜死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還第朝野冤憤

魏太后胡氏稱制

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始臨朝聽政猶稱令以

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太后既親政乃出忠爲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

胡氏寅曰魏室衰敗正坐胡后臨朝此則元雍元澄之罪也肅宗三歲即位又三年而靈后始聽政方未聽政之時雍與澄誅王顯殺高肇百官總己中外悅服能率是道以俟君長何待簾帷之政耶而羣臣不深思熟議無故奏請開禍亂之源然則非靈后獨能喪魏實諸大臣同任其責矣

魏奪常山公于忠博平公崔光爵以高陽王雍爲大師錄尚書事

初魏于忠用事自謂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太傅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崔光博平縣公至是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太后制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奉迎侍衛臣子常職不容以此爲功臣等前議正以畏其威權苟免暴戾故也請皆追奪太后從之高陽王雍上表自劾曰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

門伏聽司敗太后不問尋以雍爲太師領司州牧錄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侍中胡國珍同釐庶政

丙申 梁天監十五 魏肅宗孝明帝熙平元年

魏侍中侯剛有罪削戶三百

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宜加顯戮自世宗晏駕以後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擅相拜授者並宜追奪太后曰忠已特原餘如奏匡又彈侍中侯剛掠殺羽林剛本以善烹調爲嘗食典御以有德於太后頗專恣用事王公皆

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袁翻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剛口唱打殺搯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嘗食典御

魏詔議邊鎮選舉法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曰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値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

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勇力之兵驅令鈔掠奪爲已富羸弱老小微解工作苦役百端伐木芸草販貿往還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埸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

丁酉

魏作永寧寺

胡太后作永寧寺又作石窟寺皆極土木之美爲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刹高十丈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李崇上表曰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崇堂構儀刑萬國者也宜罷尙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窟鐫琢之勞因農之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不能用任城王澄奏曰昔高祖遷都城內置寺僧尼各一而已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謀冀州有大乘之變則知太和之

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況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已此乃釋氏之糟糠國典所共棄也臣謂城內寺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準此詔從之

胡氏寅曰靈后肅宗從事佛教造寺殫費遂至力屈羣盜如蝟毛而起國隨以亡彼一萬三千餘寺數十萬僧何救於斯時後之好佛者盍亦視此爲龜鑑乎

梁天監十六 魏熙平二年

魏制諸錢新舊通行巧僞者罪之

戊戌

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始鑄太和五銖錢民欲鑄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練無得殽雜世宗又鑄五銖錢禁不依準式者旣而洛陽及諸州鎭所用不同商貨不通任城王澄言錢之爲用貫繦相屬不假度量平均簡易乞下諸方州鎭新舊諸錢內外全好並得通行其雞眼鐶鑿及盜鑄巧僞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

魏攷勳籍

魏人多竊冒軍功左丞盧同閱吏部勳書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奏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音勾稽考也）奏案更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豎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僞巧從之

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

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麪爲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尋詔以麪代脯其餘盡用蔬果

梁天監十七　魏神龜元年

己亥

魏主始月一視朝

張普惠以魏主好遊騁苑囿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曰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近供無事之僧遠邀未然之報未若收萬國之歡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伏願淑慎威儀爲萬邦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徹僧寺不急之華還百官久折（食列切減也）之秩（祿也）則節用愛人四海俱賴矣尋敕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皆用普惠之言也

梁天監十八　魏神龜二年

梁以袁昂爲尚書令王暕徐勉爲僕射

魏羽林虎賁作亂殺將軍張彝

魏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遂至其第曳彝捶辱焚其第舍始均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

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高湖奔魏其子謐爲侍御史坐法徙懷朔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爲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耶歡與司馬子如劉貴賈顯智孫騰侯景尉景蔡儁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鄉里

臣等謹按國家之治亂由紀綱之存亡宿衛焚大臣之第朝廷懼而不問則紀綱紊矣此覘國者知其將亂也然當是時魏主方好遊騁月僅一視朝則其亂亡之兆豈待張彝之死而後見乎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爲尚書亮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沙汰未精舅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爲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琡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爲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魏復減百官祿

魏累世彊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太后嘗幸絹藏命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少者不減百餘匹崔光止取兩匹衆皆愧之時宗戚權倖競爲豪侈世宗嘗命宦者白整爲高祖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皆高百尺劉騰復爲世宗鑿一龕凡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太后復建寺不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設會施僧動以萬計賞賜左右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

削百官祿力任城王澄上表曰蕭衍常畜窺覦之志宜及國家彊盛早圖混壹比年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不能用

魏中尉元匡免復以爲平州刺史

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爲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狀廷尉處以死刑詔削官爵而以侯剛代之郎中辛雄奏曰匡歷奉三朝骨鯁之迹朝野具知故高祖賜名曰匡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乃復除匡平州刺史

梁普通元魏正光元年

魏侍中元叉殺太傅清河王懌幽太后於北宮

魏太傅侍中清河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學禮士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叉恃寵驕恣懌每裁之衞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用其弟爲郡懌抑而不奏叉騰皆怨之乃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主魏主時年十一信之叉奉魏主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叉厲聲止之懌曰汝欲反邪叉曰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執懌騰稱詔集

公卿議論懌大逆衆畏叉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公游肇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叉騰遂殺懌詐爲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魏主幽太后於北宮魏主亦不得省見裁聽傳食而已太后不免飢寒乃嘆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叉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叉爲姨父叉與騰表裏擅權叉爲外禦騰爲內防常直禁省威振內外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爲之剺面者數百人游肇憤邑而卒

梁普通二魏正光二年

魏元叉殺將軍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爲司空京兆王

繼爲太保崔光爲司徒

魏元叉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衞將軍奚康生預其謀叉使之領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侯剛女剛子叉之妹夫也叉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常俱宿禁中康生性麤武叉稍憚之康生亦微懼不安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康生乃爲力士儛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爲執殺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不可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可也太后自起援帝下堂去帝

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千牛刀斫之乃得定帝既升宣光殿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爲叉所執光祿勳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陛下宜親安尉太后適下殿粲卽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還閉太后於宣光殿叉遂殺康生流難當以劉騰爲司空公私屬請唯視貨多少刻剝六鎭歲入以巨萬萬計遠近苦之京兆王繼自以權位太盛請以司徒讓崔光乃以繼爲太保崔光爲司徒

梁普通四年 魏正光四年

柔然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邊魏發兵擊之不及而還

先是柔然國亂可汗阿那瓌奔魏魏主立之爲蠕蠕王阿那瓌屢求反國朝議異同不決以金百斤賂元叉遂聽北歸敕懷朔鎭將楊鈞發萬五千人送之右丞張普惠曰蠕蠕久爲邊患今茲喪亂束身來歸撫之可也柰何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脫有顚覆楊鈞之肉其足食乎時柔然已立婆羅門爲可汗阿那瓌懼不敢進既而高車擊柔然婆羅門亦奔魏魏分柔然爲二國以處阿那瓌及婆羅門後一年婆羅門復叛魏討而執之至是柔然大飢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求賑給魏遣左丞元孚持節撫之元孚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鎭之間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引兵而南所過剽掠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遣尚書令李崇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民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參軍于謹追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崇長史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鎭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彊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

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役同廝養理當憤怨宜改鎭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入仕次敘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

魏沃野鎭民破六韓拔陵反

初元叉既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寵信之其始執政矯情自飾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既得志驕慢貪吝嗜酒好色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牧守令長率皆貪汙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未幾沃野鎭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

殺鎮將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南侵遣衛可孤攻圍武川懷朔二鎮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子爲軍主以拒之

胡氏寅曰元叉好貨無厭於是牧守長令罔不貪汙郡縣小吏亦非公選本欲肥其家反以殺其身而亡人之國專利之禍如此故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可不戒哉

梁普通五年 魏正光五年

魏遣臨淮王彧督諸軍討拔陵彧兵敗績復遣都督

李崇討之

魏以臨淮王彧討破六韓拔陵四月高平鎮敕勒酋長胡琛反攻高平鎮以應拔陵魏將盧祖遷擊破之琛北走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勝潰圍出見彧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大王今頓兵不進懷朔若陷則武川亦危賊之銳氣百倍雖有良平不能爲大王計矣彧許爲出師勝還復突圍而入武川陷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五月彧與拔陵戰於五原兵敗賊勢日盛魏主引羣臣問計尙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恒朔以捍寇魏主曰去歲李崇求改鎮爲州開鎮戶非冀之心致有今日之患然崇貴戚重望器識英敏意欲還遣崇行何如羣臣皆以爲然乃加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將軍崔暹廣安王深皆受節度

胡氏寅曰國亂猶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醫者治本而不治標六鎮之叛起於宦官劉騰爲司空之時好貨納賂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此其攜離之本也比及拔陵作難蓋已累歲病根深矣李崇之言使魏主亟行之尙恐後時不能收已潰

之心旣不能用又追恨忠謀且不知劉騰貪饕致寇之罪如人疾在膏肓乃隨朝夕變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旣而六鎮盡叛始用崇言遣使宣慰已無所及是故善爲天下國家者當閒暇之時修其刑政常有危亡之憂不使至於無可柰何至於無可柰何孔子亦末如之何矣

魏秦州莫折大提反陷高平大提死子念生代領其衆魏遣兵討之

魏自破六韓拔陵反二夏豳涼寇盜蜂起秦州刺史李彥殘虐城內薛珍等殺之推其黨莫折大提

乙巳

爲秦王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大提遣其黨
高平克之殺鎮將行臺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
子魏遣尚書元修義爲西道行臺帥諸將討之

魏改鎮爲州

東西部敕勒皆叛魏附於拔陵魏主始思李崇之
言詔諸州鎮軍實非有罪配隷者皆免爲民改鎮
爲州

魏秀容人乞伏莫于等反酋長爾朱榮討平之

榮矜健之玄孫也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陰散
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

子如賈顯度段榮竇泰皆往依之

梁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

是歲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鎮
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多藝能精力敏贍梁主
任之

梁普通六魏孝昌元年

魏行臺蕭寶寅都督崔延伯討莫折天生敗之岐雍
隴東皆平

魏都督元志討莫折念生戰於隴口敗績尋莫折
念生又遣其弟天生陷魏岐州殺元志軍於黑水

魏以崔延伯爲都督討之與行臺蕭寶寅軍于馬
嵬延伯素驍勇寶寅趣之使戰延伯選精兵數千
西度黑水直抵天生營下徐引兵還天生開營爭
逐之其衆十倍蹙延伯於水次寶寅望之失色延
伯自爲後殿不與之戰使其衆先度乃勒兵出戰
身先士卒陷其前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
十餘萬追奔至小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
採掠天生遂塞隴道由是諸軍不能前進

魏元叉解領軍

魏劉騰既卒胡后及魏主左右防衞微緩元叉亦

自寬時出遊不返太后知之對魏主謂羣臣曰今
隔絕我母子不聽往來復何用我爲我當出家修
道於閑居寺耳因欲自下髮魏主及羣臣叩頭泣
涕苦請太后聲色愈厲魏主乃宿於嘉福殿遂與
太后密謀黜叉然魏主深匿形迹太后有忿恚言
皆以告叉叉殊不以爲疑於是二宮無復禁礙丞
相高陽王雍雖位居叉上而深畏憚之會太后與
魏主遊洛水雍邀二宮幸其第相與定圖叉之計
於是太后謂叉曰元郎若忠於朝廷無反心何故
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叉甚懼乃求解領軍許之

梁遣豫章王綜總督衆軍攝徐州事

魏太后復臨朝誅其尚書令元叉以元順爲侍中鄭儼徐紇李神軌爲中書舍人

叉雖解兵權猶總內外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潘嬪有寵於魏主宦官說之云叉欲害嬪嬪泣訴於魏主曰叉非獨欲殺妾又將不利於陛下魏主信之因叉出宿解叉侍中明旦將入宮門者不納太后遂復臨朝攝政詔削劉騰官爵除叉名爲民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爲清河王懌訟冤乞誅叉等太后命發騰墓散其骨籍沒家貲盡殺其養子侯剛亦坐黜尋卒唯叉以妹夫故未忍誅先是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叉意出爲齊州刺史太后徵還爲侍中侍坐於太后順曰陛下柰何以一妹之故不正元叉之罪使天下不得伸其怨憤太后嘿然未幾有告叉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太后猶未忍殺羣臣固執不已魏主亦以爲言乃賜叉死太后頗事妝飾數出遊元順面諫曰禮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首去珠玉衣不文彩陛下母臨天下年垂不惑修飾過甚何以儀刑後世太后慚而還召順責之曰千里相徵豈欲衆中見辱邪

順曰陛下不畏天下之笑而恥臣之一言乎初鄭儼爲胡國珍參軍私得幸於太后至是拜中書舍人領嘗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常遣宦者隨之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徐紇諂事淸河王懌太后以紇爲懌所厚亦召爲中書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有內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內外號爲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神軌亦得幸於太后亦領中書舍人

梁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城立綜爲丹陽王更名贊

初梁主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謂綜曰汝七月生兒安得比諸皇子與綜相抱而泣綜由是自疑俗說割血瀝骨滲則爲父子遂潛發東昏侯冢抃自殺一男試之皆驗由是常懷異志屢求邊任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及在彭城魏臨淮王彧兵逼彭城乃密送降款於彧遂夜投彧軍魏人入彭城乘勝追擊梁兵復取諸城至宿預而還將士死者什七八綜

至洛陽見魏主還就館爲東昏侯舉哀服斬衰三
年拜司空封丹陽王更名贊
西部鐵勒降魏魏廣陽王深擊拔陵破之降其衆二
十萬
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軍主賀拔勝
出戰賊稍退深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雲州刺史
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久之援軍不至糧仗俱
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于謹言於深曰今
寇盜蠭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威命諭以
禍福庶幾可離許之謹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

營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毋野切
列河等將三萬餘戶詣深降深先據險要伏兵
以待拔陵拔陵引兵邀擊乜列河盡俘其衆深伏兵發
拔陵大敗復得乜列河之衆而還柔然頭兵可汗
大破拔陵拔陵避柔然南徙渡河前後降附者二
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恆州北別立郡縣
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詔分處之於
冀定瀛三州就食深謂纂曰此輩復爲乞活矣
魏荊郢羣蠻叛魏討敗之
魏方有事西北二荊西郢羣蠻皆反屯據險要道
路不通魏更以臨淮王彧討魯陽蠻辛雄爲行臺
左丞趣葉城別遣裴衍王羆自武關出救荊州衍
等未至彧軍已屯汝上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
彧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辛雄曰王秉麾閫外見
可而進何論別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
雄遂符彧令速赴擊羣蠻聞之果敗走雄上疏曰
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
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
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
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

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
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
節蠻左亂常已歷數年扞禦之師敗多勝少跡其
所由皆不明賞罰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
然將士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
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
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
而莫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
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疏奏不省

歷代通鑑纂要卷三十七

順德曾廣華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丙午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八

起梁武帝普通七年魏孝明帝孝昌二年
至武帝中大通四年孝明帝永熙元年

梁普通七年魏
孝昌二年

魏以元順爲太常卿

城陽王徽與黃門侍郎徐紇毀侍中元順出爲太常卿順奉辭時紇侍側順指之曰此魏之宰嚭魏國不亡此終不死紇脅肩而出順叱之曰爾刀筆小才正堪供几案之用豈應汙辱門下斁我彝倫因振衣而起太后默然

魏安北將軍爾朱榮執肆州刺史而以爾朱羽生代之

魏以榮爲安北將軍都督恆朔二州軍事榮過肆州刺史尉慶賓忌之不出榮怒襲執之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魏朝不能制初賀拔允及弟勝岳在恆州平城陷岳奔榮勝奔肆州至是榮得勝大喜曰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以爲別將軍中大事多與之謀

梁侵魏取壽陽

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

丁未

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復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夏侯亶爲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

胡氏寅曰梁武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蓋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才得七萬五千口是十年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不亦甚哉

魏幽州民執行臺常景叛降杜洛周

先是魏柔玄鎭民杜洛周反于上谷高歡等皆從之魏以常景爲行臺討之至是幽州民執景叛降

于洛周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酒肉稅入市者人一錢百姓嗟怨吏部郎中辛雄上疏曰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早加慰撫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妙盡才望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彊暴息矣不聽

梁大通元魏孝昌三年

魏以房景伯爲東淸河太守

戊申

魏東淸河郡山賊羣起詔以房景伯爲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慚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胡氏寅曰民固多愚然其良心終不亡也崔母一

婦人而知敎化之原不繫詞令而在於躬率敎化之效不取革面而在於心改旬月之間變頑悖爲孝子爲人上而觀此亦可省己而修德矣

梁大通二魏孝昌四敬宗孝莊帝子攸永安元年

魏太后胡氏進毒弑其主詡而立臨洮王世子釗

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盜賊蠭起封疆日蹙魏主年寖長太后自以所爲不謹凡魏主所愛信者輒以事去之務爲壅蔽不使知外事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六州大都督爾朱榮兵彊劉貴段榮尉景蔡儁皆歸之貴

屢薦高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廄有悍馬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由是矣榮奇其言坐之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也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

并州刺史元天穆與榮善榮常與天穆及賀拔岳密謀舉兵入洛二人皆勸成之遂舉兵塞井陘魏主亦惡儼紇等偪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至上黨魏主復

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己陰與太后謀酖魏主殺之偽立皇子為帝既而下詔曰潘嬪所生實皇女也臨洮世子釗高祖之孫可立遂迎釗即位生三年矣爾朱榮聞之大怒乃抗表曰大行皇帝背棄萬方海內咸稱酖毒致禍又立皇女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豎專朝隳亂綱紀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肅宗在位十四年年十九歲

胡氏寅曰魏氏之亂始於世宗奉佛政事不修重以肅宗幼弱胡后稱制穢德彰聞元澄雍懌才薄力弱劉騰元叉擅權黷貨以召六鎮之兵其間非無忠謀至計排難解紛者而朝廷忽焉皆不聽也然則非爾朱榮高歡能為魏毒也魏自亡爾

魏爾朱榮舉兵至河陽立長樂王子攸而沈太后胡氏及幼主釗於河殺王公以下二千人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遂入洛陽

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

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遣從子天光告之子攸許之榮以銅為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子攸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靈太后聞之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疾太后所為皆莫肯言太后乃用徐紇計遣李神軌帥眾拒之四月子攸潛自高渚渡河會榮於河陽濟河即位以榮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太原王徐紇鄭儼皆亡走太后落髮出家榮召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於河橋遣騎執太后及幼主至河陰沈之河榮至陶渚引百官集於行宮西北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

朝臣貪虐不能匡弼之罪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元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

胡氏寅曰胡后魏之罪人榮沈之當矣幼主何罪而并殺之邪魏之諸臣亦信有罪矣然非可盡責也榮能誅其姦慝而擢其賢才則五伯之功立矣乃恃其威力肆行誅殺其不仁亦甚哉雖然仕于昏亂之朝懷寵耽利者亦可以少戒哉

榮乃合其軍士言元氏旣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榮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殺魏主之兄無上王

劭弟始平王子正遷魏主於河橋置之幕下魏主憂憤使人諭榮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天意非人力也宜以此時早正尊號若欲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榮乃自鑄金爲像凡四鑄不成命參軍劉靈助卜之亦曰未可榮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乃復迎魏主還營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旣多不敢入洛榮乃議欲遷都其將汎禮固諫乃奉魏主入城大赦時百官蕩盡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洛中士民逃竄直衛空虛官守曠

己酉

廢榮乃遣使巡城勞問於是朝士稍出人心粗安封劭之子韶爲彭城王榮因入見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魏主亦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求酒飲之熟寐魏主欲誅之左右不可乃止榮夜半方寤自是不復宿禁中矣

魏徐紇奔太山鄭儼伏誅

儼與從兄滎陽太守仲明謀據郡起兵爲部下所殺

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爲后

榮女先爲肅宗嬪榮欲魏主納以爲后魏主疑之

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甚悅

胡氏寅曰反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道之蠹也反猶背也經卽常也旣已背常能合道乎此言旣行世之違犯正理者輒以自解祖瑩之言違道甚矣晉文之失又何效焉正家者治國之本初政者治亂之原魏子攸惑於邪說而不能辨愓於彊臣而不能正早墜厥命於是乎在矣

梁中大通元 魏永安二年

魏王顥拔滎城稱皇帝

魏亂北海王顥奔梁梁立顥爲魏王遣將軍陳慶之將兵納之顥與慶之乘虛進拔滎城有衆七千遂卽帝位於睢陽城南攻魏行臺濟陰王暉業於考城擒之

魏主子攸奔河內顥入洛陽以陳慶之爲車騎大將軍

魏主子攸將出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乘虛深入陛下若親帥宿衛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天穆及滎引

兵進討此萬全之策也子攸遂走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迎魏主顥顥入洛陽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元天穆拔大梁顥使慶之進擊大梁下之命黃門郞祖瑩作書遺子攸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虎口耳河南州郡多附於顥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軍司崔光韶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衆皆是之欣乃斬顥使

魏爾朱榮渡河魏王顥走死陳慶之走歸梁魏主子攸歸洛陽榮自爲天柱大將軍

魏主子攸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想其風政而顥遽驕怠近習干政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子儒自洛陽出從子攸子攸問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馳見子攸於長子子攸卽日南還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顥旣得志謀叛梁以事難未平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內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爲之備及

榮兵至慶之守北中城顥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榮議還北圖後舉黃門郞楊侃曰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頓廢乎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遽復引歸民情失望不若多爲桴筏間以舟楫數百里中皆爲渡勢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乃使爾朱兆與賀拔勝縛筏夜渡顥軍潰失據帥麾下南走慶之收衆結陳而還榮追之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須髮爲沙門間行還建康中軍大都督楊津迎魏主子攸於北邙流

庚辰

溺謝罪子攸遂入洛陽加榮天柱大將軍顥至臨潁爲人所殺

梁主捨身於同泰寺

梁主幸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淸淨大捨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

胡氏寅曰佛行有五要舍其一也梁武爲帝王享天位內蓄姬妾外列官師富貴之崇子孫之衆宮室城池守衛之密猶以未足又命將出兵爭奪于外惟恐失之安在其能舍乎爲佛之道者淺深精粗雖所得不同要其極致歸於殄滅倫理以之爲己則逆而不祥以之爲人則偏而不公以之爲天下國家蓋無所處而得其當儒者棄而絕之可也

梁中大通二 魏永安三 主曄建明元年

魏爾朱榮至洛陽與太宰元天穆皆伏誅

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遙制朝政魏主性勤政事數親覽辭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榮使其從弟僕射世隆攝選啟北人爲河南諸州魏主未許太宰幷州刺史元天穆曰天柱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魏主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若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爾朱后性妬忌數忿恚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魏主外逼於榮內迫於后恒怏怏不樂城陽王徽侍中李彧勸魏主除榮侍中楊侃僕射元羅膠東侯李侃晞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徽等勸因其入刺殺之魏主疑未定而謀頗泄人懷憂懼武衛將軍奚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爾朱世隆疑有變乃爲匿名書云天子欲殺天柱取以白榮榮恃其彊不以爲意九月至洛陽魏主卽欲殺之以天穆在幷州恐爲後患故忍未發幷召天穆先是長星入中台掃大角恒州人高榮祖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至是郎中李顯和語人曰天柱至那無九錫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眞可作禪文何但九錫榮下人皆陵侮魏主左右無所忌憚奚毅見魏主求間魏主知其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及天穆至魏主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幷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道本末事不果謀泄世隆又以告榮勸其速發榮不聽然預謀者皆懼魏主患之乃伏兵明光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告榮榮遂與

天穆俱入溫子昇預作赦文執以出遇榮問之子昇色不變曰赦榮不取視入坐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戶入榮卽起趨御坐魏主先橫刀膝下遂手刃之天穆亦死內外喜譟百僚入賀魏主登門大赦遣奚毅將兵鎭北中城是夜爾朱世隆帥榮部曲走屯河陰

魏僕射爾朱世隆反與汾州刺史爾朱兆立長廣王曄于長子入洛陽遷其主子攸於晉陽而弒之

世隆攻河橋殺奚毅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高敖曹從榮至洛榮死魏主引見勞勉之其兄乾亦自冀

州馳赴洛陽魏主以乾爲河北大使敖曹爲直閤將軍使歸集鄉曲爲形援送之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爲朕河上一揚塵乾垂涕受詔敖曹援劍起舞誓以必死十月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郭下魏主遣謂之曰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罪止榮身餘皆不問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願得太原王尸生死無恨因涕泣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魏主募敢死士討世隆一日得萬人與拂律等戰於郭外不克魏主集羣臣博議皆恇懼不知所出散騎常侍李苗請募人從馬渚上流乘船夜下縱火船焚橋爾朱氏兵溺死甚衆南援不至苗赴水死世隆亦收兵北遁詔行臺源子恭鎭大行丹谷築壘防之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長廣王曄卽位曄英之弟子也世隆兄仲遠亦起兵徐州向洛陽魏主以城陽王徽總統內外徽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羣臣有獻策者輒勸勿納又靳財貨賞賜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仲遠陷

西兗州賀拔勝與戰不勝降之兆引兵向洛遂涉河騎叩宮門宿衛散走魏主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屢呼之不顧而去兆執魏主鎖之至洛陽兆責世隆曰叔父在朝如何令天柱受禍撲殺皇子縱兵大掠殺臨淮王彧等世隆仲遠皆按劍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謝然後得已由是深恨之初魏主殺爾朱榮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襲秀容至是兆留世隆鎭洛陽亟還晉陽以禦之遷魏主於晉陽弒之敬宗在位三年年二十四歲

胡氏寅曰衰亂之朝宗室侯王爲强臣所立未有

得令終者也若使敬宗當爾朱榮密迎之際能容
彼己有不受也受而足以興有不辭也辭而足以
容其庶幾耶夫榮養兵三世杖鉞六年其腹心爪
牙之士眾矣雖爲人麤暴輕忽去之甚易而其族
黨豈一赦所能收也是則爲榮所立弱亦不可強
亦不可惟韜光孫言確乎其不拔爲可爾豈不難
其人哉

魏紇豆陵步蕃大破爾朱兆於秀容兆及晉州刺史
高歡擊殺之兆使歡統六鎮

紇豆陵步蕃大破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

召高歡幷力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
逗留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歡乃往從之與兆
進兵合擊大破斬之兆德歡相與誓爲兄弟詣歡
宴飲初葛榮部眾流入幷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
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謀亂
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
宜選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
兆曰善誰可者賀拔允請使歡領之兆遂以其眾
委焉歡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
令乃建牙陽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

至居無何又請以幷肆降戶就食山東兆從之慕
容紹宗諫曰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
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
何慮耶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
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隙兆怒囚紹宗
趣歡發歡道逢爾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
有馬三百匹盡奪之兆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
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
漳水暴漲歡隔水拜曰借馬非他備山東盜耳王
信讒來追今不辭度水而死恐此眾便叛兆因輕

馬度水謝歡引頸授刀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
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十萬歲得伸
力用耳大家何忍出此言兆乃投刀復斬白馬與
歡爲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歡止之
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與敵
若英雄乘之而起則爲害滋甚兆雖驍勇兇悍無
謀不足圖也且日兆歸營復召歡歡將詣之長史
孫騰牽歡衣乃止

辛亥

梁中大通三 魏節閔帝恭普泰元 王朗中興元年

魏樂平王爾朱世隆廢其主曄而立廣陵王恭

世隆兄弟密議以魏主睦疏遠無人望欲立近親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以元叉擅權陽得瘖疾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高祖猶子夙有令望沈晦不言多歷年所若奉以爲主則天人允協矣天光使爾朱彥伯潛往脅之恭乃曰天何言哉世隆等大喜乃廢睦而立之邢子才爲赦文敘敬宗枉殺爾朱榮之狀魏主曰永安手翦彊臣非爲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見事魏甘露五年耳魏主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爲明主初敬宗使史仵龍守大行及爾朱兆南向

仵龍先降兆遂乘勝入洛至是世隆論仵龍功封千戶侯魏主曰於王有功於國無勳竟不許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信都以冀州迎高歡

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爲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弒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爲明公敵矣冀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爲婦人遺以布裙歡使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來

魏以爾朱世隆爲太保

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幷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爲貪暴而仲遠爲尤甚所部富室

多誣以謀反沒其婦女財物而投其男子於河人畏之如豺狼由是四方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魏以高歡爲勃海王

魏封歡勃海王徵之不至乃以爲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梁太子統卒

統自加元服梁主使省錄朝政辨析詐謬秋毫必睹但令改正不加案劾斷獄多所全宥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好讀書屬文引接才俊不蓄聲樂

每霖雨積雪遣左右周行閭巷視貧者賑之天性孝謹在東宮坐起恆西向母丁貴嬪卒水漿不入口腰帶十圍減削過半及寢疾恐貽梁主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及卒朝野惋愕諡曰昭明

梁主立子綱爲太子封孫歡爲豫章王譽爲河東王詧爲岳陽王

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爲蠟鵝及諸物埋於墓側宮監鮑邈之有寵於太子晚而見疏乃密啓梁主云太子爲厭禱梁主遣檢掘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

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卒梁主欲立其長子華容公歡爲嗣銜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既而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爲太子朝野多以爲不順侍郎周弘正以嘗爲綱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願殿下抗目夷之義執子臧之節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綱不能從尋以人言不息封歡譽詧等以慰其心久之邈之坐事法不至死綱追思昭明之冤揮淚誅之司馬氏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頃離也不可跬步失也以昭明之孝武帝之慈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湔滌可不戒哉是以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遠之

魏冀州刺史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歡將起兵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眾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匈奴別種）乃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眾號慟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

眾曰唯有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眾推歡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金敕勒酋長也嘗爲懷朔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

魏廣宗王爾朱天光殺侍中楊侃爾朱世隆殺司空楊津太保楊椿夷其族津子愔奔信都

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敬宗之誅爾朱榮也

播子侃預其謀爾朱兆入洛侃乃逃歸華陰至是天光殺之時椿以太保致仕在華陰津爲司空在洛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世隆遂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東西之族皆滅魏主惋悵久之朝野無不痛憤唯津子愔適出獲免往見高歡泣訴其禍因爲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以爲行臺郎中

魏高歡立勃海太守元朗自爲丞相敗爾朱兆等軍于廣阿

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不以爲慮獨世隆憂之孫騰說歡曰今朝廷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眾將沮散歡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爲帝朗以歡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高乾爲侍中司空封拜有差爾朱仲遠軍陽平兆軍廣阿歡縱反閒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執之仲遠等懼引兵南遁歡畏兆眾彊以問段韶韶曰所謂眾者得眾人之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眾彊之有歡曰恐無天命不能濟耳韶曰爾朱暴亂人心已去矣天意安得有不從者哉歡遂進戰大破兆軍

壬子 梁中大通四魏普泰二中興二孝武帝修永熙元年

梁以袁昂爲司空

魏丞相歡克相州魏主朗入居於鄴

魏爾朱天光等會兵攻鄴高歡擊破之

爾朱世隆卑辭諭兆使之赴洛又請魏主恭納其女爲后兆乃悅并與天光度律復相親睦將軍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怨毒爾朱而吾等爲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去之不盡必爲後患柰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共討高歡使椿往邀之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于鄴眾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高歡出頓紫陌高敖曹以部曲從歡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乃於韓陵爲圓陳連牛驢塞歸道以示必死兆望見歡責以叛己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遂戰歡將中軍敖曹將左弟

岳將右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橫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奔東郡度律天光走洛陽斛斯椿入據河橋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出走擒之送高歡襲執世隆斬之侯景降於高歡爾朱仲遠奔梁歡還鄴送度律天光至洛陽斬之

高歡入洛陽廢其主恭及朗而立平陽王脩自為大丞相

魏主朗至邙山高歡以為疏遠使魏蘭根觀魏主恭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恭神采高明恐後難制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大僕綦母儁稱恭賢明宜主社稷歡將從之崔㥄作色曰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為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恭於崇訓寺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人有功而害之不祥椿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平陽王脩懷之子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從脩所親王思政見脩脩懼曰賣我邪思政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端何可保也歡乃為朗作詔策而禪位焉脩即位用代都舊制以黑氈蒙七人歡居其一脩於氈上西向拜天畢入御殿以高歡為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以司馬子如為行臺尚書參知軍國未幾恭朗及東海王曄皆為魏主所弒歡女立為后恭立一年年二十四歲

魏大丞相歡討爾朱兆走之遂據晉陽

高歡擊兆軍於武鄉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

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三十八

商城黃闢同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南海廖廷植再覆校

癸丑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九

起梁武帝中大通五年魏孝武帝永熙二年至武帝太清元年魏文帝大統十三年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

梁中大通五年 魏永熙二年

魏以賀拔岳爲雍州刺史

初魏侍中斛斯椿與南陽王寶炬將軍元毗王思政密勸魏主圖高歡以關中大行臺賀拔岳擁重兵密與相結出其弟勝爲荊州刺史欲以敵歡歡不悅岳遣行臺郎馮景詣晉陽歡與景歃盟景還言於岳曰高歡姦詐有餘不可信也府司馬宇文泰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爲人泰返謂岳曰歡所以未篡者正憚公兄弟耳公但潛爲之備圖歡不難也岳復遣詣洛陽請事密陳其狀魏主以岳爲都督二十州軍事雍州刺史

甲寅

梁中大通六年 魏永熙三年 東魏孝靜帝善見天平元年 是歲魏分爲二凡三國

魏泰州刺史侯莫陳悅殺賀拔岳魏以宇文泰統其軍宇文泰討侯莫陳悅誅之遂定秦隴魏以泰爲關西大都督

初高歡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彊右丞翟嵩曰嵩能閒之使其自相屠滅歡遣嵩如關中悅既得嵩之言果誘岳斬之還屯水洛城岳衆散還平涼迎宇文泰而奉之魏主以泰爲大都督即統岳軍泰與悅書曰君黨附國賊共危宗廟吾已發兵爲賀拔公報讎指日相見泰引兵上隴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水洛降悅退保上邽軍潰縊死泰入上邽長史于謹言於泰曰明公據關中險固之地今天子在洛迫於羣凶若陳公懇誠請都關右挾天子以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此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泰善之高歡遣使甘言厚禮以結泰泰不受封其書以聞魏主命泰引軍而東泰使雍州刺史梁禦入據長安魏主以泰爲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

魏大丞相歡舉兵反魏主脩奔長安歡入洛陽推清河王亶承制決事魏主以宇文泰爲大將軍尚書令

侍中封隆之言於高歡曰斛斯椿等必搆禍亂孫騰泄其言椿白魏主隆之及騰皆逃就歡華山王鷙在徐州歡使大都督邸珍奪其管鑰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歡黨也魏主皆罷之又增置勳府庶子騎官各數百人欲伐晉陽下詔戒嚴云欲伐梁歡表云臣爲嬖佞所閒一旦受疑陛下若

垂信赤心願賜斟量亟令廢出魏主又以賈顯智爲濟州刺史蔡儁不受代魏主愈怒乃爲敕賜歡曰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無肅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此論自是王間勳人豈出佞臣之口隆之孫騰逃去不罪王若盡誠何不斬送魏主又以敕喻歡令歸兵罷戍送相州之粟使蔡儁受代邸珍出徐歡不奉詔魏主乃下制書數歡罪惡召賀拔勝赴行在所以宇文泰爲關西大行臺令遣騎奉迎歡遂勒兵南出以誅斛斯椿爲名以高敖曹爲前鋒

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發高平前軍屯弘農七月魏主親勒兵十餘萬屯河橋以斛斯椿爲前驅陳於邙山之北宇文泰以趙貴自蒲坂濟趣幷州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魏主使斛斯椿與潁川王斌之鎮虎牢賈顯智鎮滑臺顯智降於歡歡引軍度河斌之與椿爭權還紿魏主云歡兵已至魏主卽召椿還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以五千騎宿於瀍（水名在河南府）西魏主西奔長安歡遂入洛陽遣婁昭高敖曹帥勁騎追魏主不及魏主糗漿乏絕唯飲澗水至稠桑（在滎陽西）都督毛鴻賓迎獻酒食始解飢渴歡集百官責以處不諫諍出不陪從之罪殺僕射辛雄以下數人推清河王亶爲大司馬承制決事宇文泰使趙貴梁禦帥甲騎奉迎魏主循河西上謂禦等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若得復見洛陽親謁陵廟卿等功也魏主及左右皆流涕泰備儀衛迎魏主謁見於東陽驛魏主遂入長安以泰爲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尙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別置二尙書分掌機事以毛遐周惠達爲之時軍國草創二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先是熒惑入南斗

去而復還留止六旬梁主以諺云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跣而下殿以禳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虜亦應天象邪

魏大丞相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於洛陽

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於魏主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社稷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負陛下不負社稷魏主亦不答歡乃集百官耆老議所立時清河王亶出入已稱警蹕歡醜之遂立其世子善見爲帝謂亶曰欲立王不如立王之子亶

不自安南走歡追還之善見即位時年十一高歡以洛陽西逼西魏南近梁境乃議遷鄴書下三日即行四十萬戶狼狽就道

范氏祖禹曰拓跋氏乘後燕之衰蠶食幷冀喋血三十餘年而國中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鎭皆故部落酋長雖參用趙魏舊族往往以猜忌夷滅爵而無祿故吏多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殘賊不貴禮義故士無風節貨賂大行故俗尙傾奪遷洛之後稍用夏禮宣武柔弱孝明幼沖母后亂於內羣盜撓其外禍始於大鎭釁成於爾朱國分爲二而亡

矣雖享國百餘年典章制度內外風俗大抵與劉石慕容苻姚略同也

魏大丞相泰進毒弒其君脩

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姝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酖而殂殯於佛寺在位三年年二十五歲諫議大夫宋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也

梁大同元魏文帝寶炬大統元東魏天平二年

魏大丞相泰立南陽王寶炬

宇文泰與羣臣議所立多舉廣平王贊濮陽王順垂涕謂泰曰高歡逼逐先帝立幼主以專權明公宜反其所爲廣平沖幼不如立長君而奉之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泰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封安定公

魏大丞相泰以蘇綽爲行臺左丞

宇文泰用蘇綽爲行臺郞中居歲餘未之知也而臺中皆稱爲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請出議之以告綽綽爲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

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漁行至漢故倉池池在未央宮西顧問左右莫有知者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跡綽應對如流遂留至夜問以政事臥而聽之綽陳爲治之要泰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達曙不厭詰朝謂惠達曰蘇綽眞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

梁侍中徐勉卒

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

丙辰 梁大同二年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

東魏大丞相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東魏以爲尚書令京畿大都督

梁以江子四爲右丞

子四上封事極言得失梁主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子四所言尚書時加檢括速以啓聞

丁巳 梁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

梁脩長干塔

梁主脩長干寺阿育王塔出佛爪髮舍利先是藏於塔中今出之設齋幸寺設無礙食大赦

胡氏寅曰佛固爲賢然亦人耳使其心有道其骨毛爪齒若何而能神其徒寶而畜之者又云有五色珠琲附而生焉名曰舍利子云是精氣所結也是物也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病不可療無益生人

梁武敬信之篤至幸寺設齋冀得護持然不免餓死佛力果安在哉

東魏大丞相歡侵魏魏大丞相泰迎戰渭曲大敗之

初魏主下詔數高歡二十罪歡亦移檄謂宇文泰斛斯椿爲逆徒既而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竇泰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魏大丞相泰擊破之殺竇泰歡別將襲魏洛州執其刺史泉企至是歡將兵二十萬趣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時關中饑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恆農五十餘日聞歡將濟河乃引兵入關敖曹遂圍恆農歡自蒲津濟河至馮翊謂魏刺史王羆曰何不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冢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

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人情大擾今及其新至可擊也卽造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十月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鎭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願假深一節發王羆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泰遣順昌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引兵會

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爲陳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晡時東魏兵至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泰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人鎧仗十八萬泰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

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旌武功

戊午 梁大同四魏大統四東魏元象元年

東魏改停年格

東魏以高澄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皆引致門下與之遊宴

胡氏寅曰停年之法高澄尚知其弊而通變之況明君賢相而反不能乎

己未 梁大同五魏大統五東魏興和元年

梁以何敬容爲尚書令

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容獨勤簿領日旰不休爲俗所嗤自徐勉周捨既卒當權要者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朱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已任

姚氏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俗尚虛玄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永嘉不競戎馬

生郊何國理之識見譏薄俗惜哉

庚申 梁大同六魏大統六東魏興和二年

魏置紙筆於陽武門以求言

梁司空袁昂卒

昂遺疏不受贈謚梁主不許謚曰穆正

辛酉 梁大同七魏大統七東魏興和三年

魏省官員置屯田頒六條

宇文泰欲革時政爲強國富民之法度支尚書蘇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一曰清心二曰敦教化三曰盡地

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秦常置諸坐右令百司習誦之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旣而又益新制十二條

壬戌

梁交州李賁反遣兵討之

交趾李賁世豪右仕不得志又有并韶者富詞藻詣選求官尚書蔡撙以并姓無前賢除廣陽門郎韶恥之遂與賁謀作亂會交州刺史武林侯諮以刻暴失衆心二人因連結數州豪傑俱反梁主遣諮與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

梁大同八東魏興和四年

梁盧子略作亂廣州參軍陳霸先討平之

孫冏盧子雄討李賁以春瘴方起請待至秋武林侯諮趣之衆潰而歸諮誣奏冏及子雄逗遛賜死子雄弟子略及杜僧明周文育等帥衆攻廣州參軍吳興陳霸先帥精甲三千擊破之擒僧明文育霸先以二人驍勇過人釋之以爲主帥詔以霸先爲直閤將軍

癸亥

梁大同九東魏武定元年魏大統

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降魏魏大丞相泰帥軍應之及東魏大丞相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

東魏御史中尉高仲密出爲北豫州刺史陰謀外叛高歡疑之遣奚壽興典其軍事仲密執之以虎牢降魏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仲密三月圍河橋南城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軍瀍上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全歡渡河據邙山爲陳泰夜襲之歡正陳以待黎明泰至東魏彭樂以數千騎衝魏軍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虜泰督將僚佐四十八人諸軍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明日復戰泰爲中軍與右軍

若干音惹奸虜複姓惠名也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走從者七人東魏降者告泰以歡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賀拔勝攻之勝執槊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歡氣殆絕段韶射勝馬斃之歡遂逸去勝歎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左軍趙貴亦戰不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遂遁入關

魏以侯景爲司空

甲子

梁大同十東魏武定二年魏大統

梁尚書令何敬容有罪免

敬容復爲太子詹事嘗於玄圃自講老莊敬容謂人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爲戎乎

胡氏寅曰何敬容之言是也然老莊之害未甚於佛敬容爲大臣十餘年見武帝奉佛舍身不脩國政曾無一言諫止之今傅儲君心知老莊之非又不面陳而私與同列論議且國將爲戎豈小故也此而可隱孰不可隱敬容於是乎不忠之甚矣

東魏以崔暹爲中尉宋遊道爲左丞

魏自正光以後政刑弛縱在位多貪汙高歡啓以

宋遊道爲御史中尉澄請以崔暹爲之以遊道爲尚書左丞謂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暹選畢義雲等爲御史時稱得人澄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於道前驅爲赤棒所擊澄回馬避之尚書令司馬子如太師咸陽王坦貪黷無厭暹彈之削其官爵其餘死黜者甚衆歡與鄴下諸貴書曰崔暹居憲臺咸陽王司馬令皆吾布衣之舊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遊道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並鞭斥之高隆之誣遊道有不臣之言罪當死黃門侍郎楊愔曰畜狗求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遊道竟坐除名

乙丑　梁大同十一　魏大統十一　東魏武定三年

魏作大誥

晉氏以來文章競爲浮華魏宇文泰欲革其弊命蘇綽作大誥宣示羣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體

梁遣兵討李賁敗之

賁自稱越帝梁遣交州刺史楊瞟討賁以陳霸先爲司馬定州刺史蕭勃會瞟於西江詭說留瞟瞟

集諸將問計霸先曰定州偷安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豈可逗撓不進長寇沮衆乎遂勒兵先發瞟以霸先爲前鋒賁敗奔嘉寧城圍之既而賁復帥衆自獠中出屯典澈湖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霸先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賁衆大潰復竄獠中（事在大同元年）既而屈獠洞斬賁賁兄天寶收餘兵圍愛州霸先討平之（事在太清二年）

梁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詰責之

琛啓陳四事一曰今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皆由使命繁數黠吏因之重爲貪殘雖年降復業之

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然淫侈成俗日見滋甚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三曰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曰今天下無事而猶且不暇給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有宜除除之有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

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啓奏梁主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勑書曰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卿不宜自同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使者漁獵邪士民飲食過差若加嚴禁益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以顧借成事絕房室三十餘年雕飾之物不入於宮不飲酒不好音朝中曲宴未嘗奏樂三更治事日常一食昔腰十圍今裁二尺爲誰爲之救物故也卿又欲禁百司奏事詭競求進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又可法歟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梁主爲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勤於政務冬月視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木綿皁帳一冠三載一衾三年後宮衣不曳地性不飲酒非祭祀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恒理衣冠小

坐盛暑未嘗褰袒對內豎小臣如遇大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好親任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梁主惡其觸實故怒

司馬氏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賀琛之諫亦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困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然則自餘切直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豈不哀哉

梁主敦尚文雅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爲意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已上歲至五千人梁主年老又持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矦益橫或白晝殺人暮夜剽掠梁主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梁中大同元魏大統十二東魏武定四年

梁主講佛書於同泰寺

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解講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起十二層浮圖

將成值矦景亂乃止

梁以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

梁主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常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爲南徐州刺史

胡氏寅曰武帝從殄倫爲佛之道者殄滅倫理之道昧於君臣之義父子之恩義方不修家政大壞已方臨御而諸子已有相圖之心不能知也綱若以幹蠱爲任起敬起孝變和兄弟則雖有急難外侮其禦矣莫親於兄弟尙且蓄兵以待之則非吾同氣者誰實可信嗚呼武帝不善保國重以簡文雖欲不亡不可得也

梁以岳陽王詧爲雍州刺史

梁主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使詧爲東揚州以慰其心詧兄弟亦內懷不平至是詧以梁主衰老朝多秕秕不成粟也以喻政之不成政遂蓄財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乃克己爲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東魏大丞相歡侵魏圍玉壁在今稷山縣不克而還

初魏以韋孝寬爲并州刺史守玉壁東魏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爲十道孝寬掘長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本作韛音步拜切皮囊也所以扇火吹之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遙

割之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粱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扞之歡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珽乃射募格召募敢斬孝寬者之格例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太尉封郡公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乃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歌自和之哀感流涕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

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爲己任薦賢拔能紀綱庶政宇文泰推心任之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綽嘗謂爲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則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宿昔相知之心何爲而可令史麻瑤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

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步送之酹酒言曰爾知吾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捨吾去柰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卮落於手

梁太清元魏大統十三東魏武定五年

梁以湘東王繹爲荊州刺史

初繹爲荊州有微過廬陵王續代之以狀聞至是續卒繹聞之喜入閤而躍屧爲之破梁主復以繹刺荊州

東魏大丞相勃海王高歡卒

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能測馭軍嚴肅聽斷明察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病篤謂世子

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之志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喪庫狄干斛律金並性遒直終不負汝堪敵侯景者惟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軍旅大事宜共籌之遂卒澄祕不發喪唯行臺丞陳元康知之

東魏大行臺侯景以河南降魏

景右足偏短弓馬非其長而多謀算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常輕之嘗言於高歡願得

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爲太平寺主歡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景素輕高澄嘗曰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矣及歡疾篤澄詐爲歡書以召景先是景與歡約曰今握兵在遠人易爲詐所賜書背請加微點至是景得書無點辭不至又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擁兵自固歡卒遂以河南降魏魏以景爲太傅大行臺景執豫襄廣州刺史潛遣兵襲西兗州刺史邢子才掩捕獲之因散檄東方諸州各爲之備高澄遣韓軌督諸軍討之

侯景復以河南叛附於梁梁封景爲河南王遣兵援之

景又遣郎中丁和奉表於梁請舉河南十三州內附梁主召羣臣廷議僕射謝舉等皆曰頃與魏和邊境無事不宜納其叛臣梁主曰機會難得豈宜膠柱先是正月乙卯梁主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旦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壹之兆也及丁和至稱景定計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梁主意對曰今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何以至此若拒而不內恐絕後來之望願陛下無疑梁主乃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遣司州刺史羊鴉仁督兗州桓和仁州湛海珍等將兵三萬趣懸瓠以應之平西諮議周弘正善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在此矣

胡氏寅曰夢固非一端武帝之夢想所生也然國家大計當以義理斷其可否豈有憑一夢而決者乎帝既不能自克朱异又諂以成之悲夫且正月

丙午高歡卒而侯景以辛亥降西魏方圖豫襄廣兗等數州乙卯距辛亥纔四日豈暇定南歸之計丁和蓋已聞夢或朱异告之歟帝曾不察而益神其事蓋貪欲蔽心故莫能見也

梁主舍身於同泰寺

尹氏起莘曰梁主至是三舍身矣然其身猶在卒莫之舍舍於佛而佛不受未幾遂舍於侯景不惟舍其身且倂其子孫家國舍之可哀也哉

東魏遣兵討侯景魏遣兵救之徵景入朝景不受命魏師乃還

東魏高澄遣將軍元柱等將兵數萬襲景大敗景以梁羊鴉仁等軍猶未至乃退保潁川東魏復遣韓軌等兵圍之景懼割東荊北兗州魯陽長社四城賂魏以求救荊州刺史王思政以為不若因機進取即引兵自魯陽向陽翟宇文泰聞之遣太尉李弼儀同趙貴將兵赴潁川韓軌等聞魏師將至引兵還鄴景欲因會執弼與貴而奪其軍貴疑之不往欲誘景入營而執之弼止之羊鴉仁遣兵至汝水弼等引兵還長安王思政入據潁川景引軍出屯懸瓠（今汝寧府地）復使乞兵於魏宇文泰使同軌（地名）

防主（官名）韋法保等將兵助之召景入朝景叛計未成厚撫法保等法保長史裴寬曰侯景狡詐必不入關欲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斬之亦一時之功也不爾即應深為之防法保然之遂辭還鎮王思政亦覺其詐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景果辭不入朝泰乃召諸軍還以思政都督河南諸軍事景遂決意降梁雅仁遂入懸瓠高澄以書諭景使還許以為豫州刺史而還其妻子景不聽

梁遣貞陽侯淵明督諸將侵東魏

梁主下詔大舉伐東魏欲以鄱陽王範為元帥朱异曰鄱陽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弔民之材且陛下昔登北顧亭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宜詳擇梁主曰會理（南康王）何如對曰陛下得之矣遂以會理與貞陽侯淵明分督諸將會理庸懦驕倨不禮淵明淵明密告朱异追還代之

東魏大將軍澄還晉陽自為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勃海王入鄴幽其主於宮中殺侍讀荀濟等而還

東魏主多力善射好文學時人以為有孝文風烈高澄深忌之始高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魏主禮甚

恭及澄當國倨傲頓甚使崔季舒察魏主動靜澄嘗侍飲舉大觴屬魏主魏主不勝忿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生為澄怒罵使季舒拳毆魏主奮衣而出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侍講荀濟知魏主意乃與祠部郎中元瑾華山王大器等謀誅澄於宮中作土山開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之以告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魏主正色曰自古唯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必欲弒逆緩速在王澄乃下牀叩頭大

啼謝罪居三日幽魏主於含章堂烹濟等於市遂還晉陽

梁堰泗水以攻東魏之彭城東魏行臺慕容紹宗擊敗之獲蕭淵明

梁主命侍中羊侃與淵明堰泗水於寒山以灌彭城俟得彭城乃進軍與景犄角東魏遣大都督高岳救彭城欲以潘樂為副陳元康曰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之命也乃以紹宗為東南道行臺與岳樂偕行景聞紹宗來叩鞍有懼色曰誰教鮮卑兒解遣紹宗來若然高王定未死邪紹

宗帥眾十萬據橐駝峴山名也羊侃勸淵明乘其遠來擊之不從侃乃帥所領出屯堰上紹宗至攻營淵明醉不能起諸將皆不敢出兗州刺史胡貴孫獨帥麾下與戰斬首二百東魏兵敗走初景常戒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紹宗將戰以梁人輕悍恐其眾不能支引將卒謂之曰我當陽退誘吳兒使前爾擊其背至是梁人不用景言乘勝深入東魏將卒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之梁兵大敗淵明貴孫皆為所虜失亡士卒數萬人羊侃結陳徐還梁主聞之驚駭幾欲墜牀歎曰吾得無復為晉家乎

梁立元貞為咸陽王

侯景遣王偉說梁主曰高澄幽元善見於金墉殺諸元六十餘人河北物情俱念其主請立元氏一人以從人望如此則陛下有繼絕之名臣景有立功之效梁主然之以太子舍人元貞為咸陽王資以兵力使還主魏貞渡江即位儀衞以乘輿之副給之

歷代通鑑輯要卷三十九

南城劉慶鏜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

起梁武帝太清二年魏文帝大統十四年東魏孝靜帝武定六年至梁元帝承聖三年魏恭帝元年齊文宣帝天保五年

梁太清二魏大統十四東魏武定六年

東魏慕容紹宗擊矦景景衆潰走襲據壽春梁以爲南豫州牧

先是矦景敗慕容紹宗兵於渦陽至是紹宗以鐵騎五千夾擊景景大潰與數騎濟淮稍收散卒得步騎八百人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胡氏寅曰紹宗之才誠足以制景高歡信知人矣而故不貴之以遺其子則所以待紹宗者有未盡焉至唐太宗遂亦用此委李世勣於高宗後之論者以此兩君爲賢曰盜其身無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是皆失之也平日儲養賢才以遺子孫推誠盡禮各得其道豈用私意小智軒輊屈之而使子孫以利祿誘之使其臣利祿之人也則可使其臣不以三公易其介也又安得而用之彼紹宗與勣皆利祿之人耳故紹宗遂矦景不盡其力而李勣事高宗不竭其忠君臣得失豈不明且驗邪

景既敗不知所適梁馬頭戍主劉神茂素爲監州事韋黯所不容聞景至故往候之景問曰壽陽去此不遠欲往投之韋黯其納我乎神茂曰黯監州耳王若至彼必出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景遂行夜至城下韋黯以爲賊也授甲登陴景遣其徒告曰河南王戰敗來投願速開門黯曰既不奉敕不敢聞命景乃遣徐思玉入見黯曰河南王爲朝廷所重君所知也今失利來投何得不受黯曰吾受命守城河南自敗何預吾事思玉曰國家付君以閫外之略若魏追兵至河南見殺君豈得獨存縱存亦何顏以見朝廷邪黯乃開門納景景以敗乞自貶梁主不許以景爲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介諫曰矦景以凶狡之才荷高歡卵翼之遇歡墳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受之正欲比屬國降胡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臣竊不取梁主不能用

東魏求成於梁

蕭淵明至鄴東魏主升閶闔門受俘讓而釋之送於晉陽高澄待之甚厚侯景旣敗羊鴉仁亦還義陽東魏遂得懸瓠項城悉復舊境高澄數遣書求好於梁梁未之許澄謂淵明曰若梁主不忘舊好諸人並卽遣還侯景家屬亦當同遣淵明遣人奉啓還梁梁主與朝臣議之朱异等皆以爲便司農卿傅岐獨曰此高澄設閒欲令侯景自疑而作亂耳若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等固執宜和梁主亦厭用兵乃許之使還過壽陽侯景知之攝問具服乃啓梁主曰高澄忌賈（賈季）在翟惡會（士會）居秦

（賈會俱春秋晉臣左傳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難日至矣）求盟請和冀除其患若臣死有益萬殞無辭唯恐千載有穢良史又致書於异餉金三百兩异納金而不通其啓梁主遂遣使弔澄景又啓曰臣與高氏釁隙已深今陛下復與連和使臣何地自處梁主報之曰朕與公大義已定豈有成而相納敗而相棄乎景乃詐爲鄴中書求以淵明易景梁主將許之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梁主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返景謂左右曰我固知吳老公薄心腸王偉說景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唯王圖之於是始爲反計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

尹氏（起莘）曰梁納魏叛臣侵其境土彼方忿梁不義興師問罪之不暇何事反乃求成此不待智者而後知其閒矣梁臣傅岐輩非不發其姦謀而梁主曾不之悟遂墮其計中可謂至愚極謬之甚者

魏以宇文泰爲太師

梁侯景反壽陽梁主遣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之

侯景自至壽陽徵求無已梁皆與之景請娶於王謝梁主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恨表疏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時梁遣散騎常侍徐陵如魏）反謀益甚元貞知景有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河北事雖不果江南何慮失之貞懼逃歸建康具以事聞梁主不問景知臨賀王正德屢以貪暴得罪陰養死士幸國家有變遣徐思玉致牋曰天子年尊姦臣亂國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黜景雖不敏實思自效正德大喜報之曰僕爲其內公爲其外何有不濟機事在速今其時矣合州刺史鄱陽

王範密啓景謀朱异以爲必無此理梁主乃報範曰景孤危寄命安能反乎範復請自以合肥之衆討之梁主不許朱异謂其使曰王遂不許朝廷有一客邪自是不復通範啓景邀羊鴉仁同反鴉仁執其使以聞异曰景何能爲以使者付獄俄解遣之景益無所憚啓梁主乞控督江西如不許卽帥甲騎向閩越梁主遣使喻解之景遂反於壽陽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衛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驕貪蔽主弄權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梁主聞之笑曰是何

能爲吾折箠笞之耳詔以鄱陽王範封山侯正表司州刺史柳仲禮散騎常侍裴之高爲四道都督邵陵王綸持節兼督衆軍以討景

梁臨賀王正德叛引侯景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將軍羊侃督軍禦之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詐稱出獵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速趨建康景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景濟江是夕梁朝始命戒嚴景至慈湖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遣舍人賀季勞景于板橋季曰此舉何名景曰欲爲帝耳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

軍人爭入武庫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賊至猝迫公私駭震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蕭正德引侯景圍梁臺城（在今上元縣東北）景以正德稱帝景至朱雀桁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正德之黨閉桁度景正德帥衆迎之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洶懼石頭降景景射啓於城中曰陛下若誅异等臣則斂轡北歸梁主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爲名耳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俟賊平誅之未晚梁主乃止景繞城既匝百道俱

攻鳴鼓吹脣喧聲震地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
石碎之景更為尖項后不能破羊侃使作雉尾炬
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攻既不克士卒死傷多乃築
長圍以絕內外朱异使千餘人出戰鋒未及交退
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十一月朔正德即帝位以
景為丞相景軍中乏食縱士卒掠奪民米及金帛
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人相食餓死者什
五六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有疲羸者殺以
塡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之太子宣城
王以下皆親負土畚（音本蒲器也）鍤（鍫也）於山上起樓

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戰會大
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為城以
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土山稍逼城樓
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
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眾皆走又擲炬
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死甚眾賊復引玄武湖水
以灌臺城闕前皆為洪流

梁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移檄遣兵赴援

繹移檄所督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雍州刺史岳陽
王詧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郢州刺史南平王恪
等發兵入援遣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文皎將兵
發江陵又遣世子方等將兵入援繹壽自將銳卒
三萬發江陵景以書告城中士民曰梁自近歲以
來權倖用事割剝齊民以供嗜欲公等試觀今日
國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妾
百室僕從數千不耕不織錦衣玉食不奪百姓從
何得之僕所以趨赴闕庭指誅權倖非傾社稷今
城中指望四方入援吾觀王侯諸將志在全身誰
能竭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

梁將軍羊侃卒

城中益懼

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柳仲禮等
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為大都督

梁主徵衡州刺史韋粲為散騎常侍粲至廬陵聞
亂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即馳馬出部分
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邀粲粲乃馳
往見大心曰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
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今宜移鎮湓城遣偏將見
隨足矣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粲粲至南
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至橫江粲即

送糧仗并散私財以賞其戰士裴之高自張公洲
遣船度之粲仲禮遂與李孝欽羊鴉仁陳文徹合
軍屯新林推仲禮爲大都督仲禮以晦夜入韋粲
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
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頗憚之仲禮曰
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
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助之

梁太清三 魏大統十五 東魏武定七年

侯景襲梁援軍韋粲死之柳仲禮擊景敗之
仲禮從營大桁會大霧韋粲軍迷失道比及青塘

夜已過半立柵未合侯景亟帥銳卒攻之粲使軍
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舟師截其後叔胤不
敢進逸遂敗景乘勝入粲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
動叱子弟力戰遂與子尼及弟助警構從弟昂皆
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仲禮方食投箸被甲與其
麾下百騎馳往救之與景戰大破之

梁中領軍朱异卒
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慙憤發疾卒梁主
痛惜特贈僕射
胡氏寅曰侯景能濟江由正德舟楫之助正德能
反噬由朱异失職之薦然則非景與正德能亡梁
也乃朱异亡之耳

梁以侯景爲大丞相與之盟敕止援軍湘東王繹次
于武城
初臺城之閉也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並出負
米而不備薪芻魚鹽至是壞尚書省爲薪撤薦剉
以飼馬軍士或煮鎧熏鼠捕雀而食之屠馬於省
殿閒雜以人肉食者必病侯景衆亦飢東城有米
可支一年援軍斷其路景甚患之王偉請僞求和
以緩其勢運米入石頭然後伺其懈怠擊之景從

之拜表求和梁主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許之
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幷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
後濟江中領軍傅岐固爭曰豈有賊舉兵圍宮闕
而更與之和乎此特欲卻援軍耳且宣城嫡嗣之
重豈可爲質梁主乃以大器之弟石城公大款質
於景敕諸軍不得復進詔以景爲大丞相豫州牧
設壇門外遣僕射王克與王偉等盟既盟而景圍
不解會南康王會理湘潭侯退西昌世子彧衆合
三萬至馬卬州景請敕還南岸太子從之梁主常
蔬食至是蔬茹皆絕乃食雞子邵陵王綸乃因使

上雞子數百枚

胡氏(寅)曰自佛以不殺爲教謂犬豕牛羊皆吾宿世之祖考眷屬也信而行之莫甚於梁武果有報應福利則梁之國祚靈長臣忠子孝叛亂不作壽考無期斯爲驗矣乃一切不然禍亂既興骨肉相圖太平之民十喪八九然則向者茹蔬不殺之功果何在邪梁武行事殆天啓之使破敗昭著以警後來歟

湘東王繹軍於郢州之武城與河東王譽桂陽王慥皆淹留不進中記室參軍蕭賁骨鯁士也以繹

不早下心非之嘗與繹雙六食(打取也)子(馬也)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繹深銜之及得梁主敕繹欲旋師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童子能斬之矣必不爲也大王以十萬之衆未見賊而退柰何繹不悅未幾因事殺之

侯景陷梁臺城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等叛降景景廢蕭正德以爲大司馬

侯景既運東府米入石頭王偉聞荆州軍退援軍不相統壹乃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圍守宮闕逼辱妃主殘穢宗廟今日持此欲安所容身乎背盟

而捷自古多矣願且觀其變景遂啓陳梁主十失曰陛下崇飾虛誕惡聞實錄以妖怪爲嘉禎以天譴爲無咎敷演六藝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以鐵爲貨輕重無常公孫之制(漢光武時公孫述據蜀廢銅錢置鐵錢)也爛羊鐫印朝章鄙雜更始趙倫之化也豫章讎父(初武帝納齊東昏侯寵姬七月而生豫章王綜其母告以故綜遂降魏)邵陵冠布(邵陵王綸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泣)石虎之風也修建浮圖四民飢餓笮融(人姓名漢獻時爲下邳相大起浮圖祠)姚興之代也又言建康宮室崇侈陛下唯與主書參斷萬幾政以賄成諸閹豪盛衆僧殷實皇太子珠玉是好酒色

是耽邵陵所在殘破湘東羣下貪縱南康定襄之屬皆如沐猴而冠耳伏願小懲大戒放讒納忠使臣無再舉之憂陛下無嬰城之辱則萬姓幸甚梁主覽啓慚怒以景違盟舉烽鼓譟初閉城之日男女十餘萬擐甲者二萬餘人被圍既久人多身腫氣急死者什八九乘城不滿四千人率皆羸喘橫尸滿路而衆心猶望外援柳仲禮唯聚妓置酒作樂諸將日往請戰仲禮不許安南侯駿說邵陵王綸曰城危如此而都督不救若萬一不虞殿下何顏自立於世今宜分軍爲三道出賊不意攻之可

以得志綸不從仲禮父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竭力百世之後謂汝爲何仲禮亦不以爲意梁主問策於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南康王會理與羊鴉仁趙伯超等進營於東府城北約夜度軍爲景所敗景又求和梁主使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見景無去志發憤責之景橫刀叱之浚曰負恩忘義違棄詛盟固天地所不容沈浚五十之年常恐不得死所何爲以死相懼邪因徑去不顧於是景復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恤吏士

其書佐董勛熊曇朗夜引景衆登城永安侯確力戰不能御乃排闥入啓梁主云城已陷梁主安臥不動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因謂確曰速去語汝父勿以二宮爲念景入見於太極東堂以甲士五百人自衛稽顙殿下典儀引就三公榻梁主神色不變問曰卿在軍中日久無乃爲勞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復至永福省見太子太子亦無懼容侍衛皆驚散惟徐摛殷不害侍側摛謂景曰當以禮見景乃拜退謂王僧貴曰吾常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收朝士王侯送永福省矯詔大赦自加大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建康士民逃難四出景以詔命解外援軍邵陵王綸奔會稽柳仲禮及羊鴉仁王僧辯趙伯超並開營降賊仲禮等入城先拜景而後見梁主梁主不與言見津津慟哭曰汝非我子何勞相見景遣仲禮歸司州僧辯歸竟陵初臨賀王正德與景約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宮及城開正德帥衆揮刃欲入不得景更以正德爲大司馬正德入

見梁主拜且泣梁主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梁宣城吳興起兵拒侯景

侯景遣來亮入宛陵宣城太守楊白華誘而斬之景遣李賢明攻之不克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與吳興太守張嵊起兵討景景號令所行唯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梁主衍殂太子綱立

梁主雖外爲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梁主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泣諫梁主曰若社稷有靈猶當克

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是後梁主所求多不遂志
飲膳亦爲所裁節憂憤成疾口苦索蜜不得再曰
荷荷遂殂在位四十八年年八十六歲景祕不發
喪太子嗚咽流涕不敢泄聲既而發喪遂卽位立
宣城王大器爲太子高祖之末建康士民爭尙豪
華糧無半年之儲常資四方委輸自景亂道路斷
絕人至相食不免餓死存者百無一二貴戚豪族
皆自出採稆塡委溝壑不可勝紀

臣等謹按自古禍亂之起多在繼世之後不知
創業之艱難故也武帝親創大業而旋以寵信

非人身蹈其禍然則守成之君可不戒哉

梁湘東王繹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侯景殺蕭正德
正德怨侯景賣己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兵入景
遮得其書縊殺之

梁永安侯確討侯景不克而死
景愛永安侯確之勇常寘左右邵陵王綸潛遣人
呼之確曰景輕佻一夫力耳我欲手刃之恨未得
其便卿還啓家王勿以確爲念景與確遊鍾山確
引弓射鳥因欲射景弦斷不發景覺而殺之

梁湘東王繹使其世子方等攻湘州刺史河東王譽
譽擊之方等敗死

盜殺東魏大將軍勃海王高澄于鄴
澄以其弟太原公洋次長忌之洋深自晦匿每退
朝輒閉閤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時袒跣
奔躍夫人問其故洋曰爲爾漫戲其實欲習勞也
澄獲衡州刺史蘭欽子京以爲膳奴京屢自訴澄
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澄一
日與陳元康楊愔崔季舒屛左右謀受禪京進食
寘刀盤下殺之元康以身蔽澄亦被傷而卒洋聞

之神色不變入討羣賊斬而臠之祕不發喪勳貴
以重兵皆在幷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之夜召督
護唐邕使部分將士鎭遏四方須臾而畢東魏主
聞之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
歸帝室矣洋留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楊愔守鄴
入謁東魏主從甲士八千人登階者二百餘人皆
攘袂扣刃若對嚴敵令主者傳奏曰臣有家事須
詣晉陽再拜而出東魏主失色目送之曰此人又
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
洋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

四尺詧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崱實側切有舊密
邀之崱帥所部降其兄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
城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詧母登城拒戰詧
聞之遁還岸亦走繹遂以僧辯代泉攻長沙邵陵
王綸致書於繹曰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
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
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
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
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
必引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繹不從

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
日矣既而僧辯克湘州殺譽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霸先結郡中豪傑欲討侯景遣杜僧明將二千人
頓於嶺上廣州刺史蕭勃遣人止之霸先曰京都
覆沒君辱臣死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赴
援遣僕一軍猶賢乎已乃更止之乎乃遣使間道
詣湘東王繹受節度霸先尋進軍南康繹承制授
霸先交州刺史

庚午

梁太宗簡文帝綱大寶元魏大統十六東魏武定八
齊顯祖文宣帝高洋天保元年 是歲東魏亡齊

澄政令有不便者洋皆改之隆之子如等惡度支
尚書崔暹奏暹及季舒過惡鞭二百徙邊

侯景陷吳興梁太守張嵊御史中丞沈浚死之

景使侯子鑒寇吳興吳興兵力寡弱張嵊書生不
閑軍旅或勸嵊迎降嵊歎曰吾豈不知此難久全
但以身許國有死無貳耳戰敗還府整服安坐子
鑒執送建康景欲活之嵊曰吾忝任專城朝廷傾
危不能匡復速死為幸景猶欲存其一子嵊曰吾
一門已在鬼錄不就爾虜求恩景怒盡殺之幷殺
沈浚

胡氏寅曰張嵊以書生守土而能以不能匡救朝
廷為恥義不降賊執節而死若非實見義重於生
則不能也嵊可謂無負乎書矣

梁岳陽王詧攻江陵湘東王繹遣兵襲襄陽詧遁還
繹使竟陵太守王僧辯攻湘州

先是繹使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河東王譽逆戰
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岳陽王詧留參軍蔡大寶
守襄陽帥眾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
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繹乃
赦之以為城中都督詧攻江陵會大雨平地水深

代、

東魏高洋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齊王

梁邵陵王綸至江夏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綸自鄱陽進至九江尋陽王大心以江州讓之綸不受引兵西上至江夏南平王恪以郢州讓之亦不受乃推綸爲假黃鉞都督承制

梁祖皓起兵廣陵殺侯景將董紹先

梁廣陵人來嶷說前太守祖皓曰董紹先輕而無謀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壯士之任耳今欲糾帥

義勇奉戴府君若其克捷可立桓文之勳必天未悔禍猶足爲梁室忠臣皓曰此僕所願也乃相與糾合勇士百餘人襲廣陵斬董紹先馳檄遠近推蕭勔爲刺史景尋陷廣陵殺祖皓屠其城

魏師進攻石城梁湘東王繹請盟魏師還

先是梁湘東王繹遣兵攻襄陽岳陽王詧乞師於魏魏遣開府楊忠率師救之至是忠乘勝至石城欲進逼江陵梁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居偃切水名出南郡）北繹請送質求和魏人許之乃盟而還

胡氏（寅）曰湘東責魏助姪伐叔是矣已父被圍餓死而不救兄（邵陵王綸）制於賊手而不救宗廟社稷日就亡滅而不救則詧何有於叔哉

梁旱蝗

時江南連年旱蝗江揚尤甚百姓流亡草木根葉食之皆盡富室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白骨成丘侯景性殘酷於石頭立大碓有犯法者擣殺之常戒諸將曰破柵平城當淨殺之使天下知吾威名由是百姓不附又禁人偶語犯者刑及外族

梁湘東王繹移檄討侯景

繹聞高祖之喪以長沙未下匿之至是始發喪刻檀爲高祖像事之甚謹動靜必咨焉以天子制於賊臣不肯從大寶之號猶稱太清四年下令大舉討侯景移檄遠近

齊王洋稱皇帝廢東魏主爲中山王

東魏徐之才宋景業善圖讖因高德政勸齊王洋受魏禪洋擁兵而東東魏進洋位相國總百揆備九錫洋至鄴使侍中張亮等見東魏主逼以禪位魏主斂容曰推挹已久謹當遜避乃下御坐步就東廊詠范曄漢獻帝贊求入與六宮別舉宮皆哭

直長趙道德以故犢車一乘送出雲龍門百僚拜
辭遂遷於北城遣彭城王韶等奉璽綬禪位於齊
齊王洋卽皇帝位於南郊自魏敬宗以來百官絕
祿至是始復給之封東魏主爲中山王
胡氏寅曰祿以報勞古者庶人在官猶後世胥史
皁隸也亦皆有祿而元魏之世雖三公亦不敍祿
以孝文之明在位累年而後制爲祿格未再世又
罷故魏臣多貪者而六鎭之叛起於劉騰元叉聚
貨受財無有紀極民困下怨一敗而不可振也善
爲國者減省吏員而厚其祿至於近民守長尤宜

加豐使其去來道塗仰事俯育昏嫁慶弔無匱乏
之患則中人得保廉節而中人以下亦畏刑憲此
乃愛百姓養人才敦風俗之要道也

魏立蕭詧爲梁王
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乃遣使冊命
詧爲梁王建臺置百官

梁湘東王繹取郢州邵陵王綸奔齊昌侯景兵襲之
綸遂奔齊以爲梁王
邵陵王綸大修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遣
王僧辯鮑泉等帥舟師襲之至鸚鵡洲綸遣其子
礩將兵擊之且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
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
書于繹繹命進軍綸乃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
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
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則取笑千載不
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
綸不從與礩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其世
子方諸爲刺史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遣使請降
於齊綸後爲魏所執殺之投尸江岸

侯景自稱漢王

景又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梁主驚
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

侯景殺梁南康王會理武林侯諮
南康王會理以侯景旣出建康空虛與柳敬禮西
鄉侯勸東鄉侯勔謀起兵誅王偉建安侯賁中宿
世子子邕以告偉偉收會理等殺之梁主旣立景
防衞甚嚴唯武林侯諮及僕射王克舍人殷不害
並以文弱得出入卧內講論而已及是克不害懼
禍稍自疎諮獨不去景惡之使人殺之封賁爲竟
陵王子邕爲隨王賜姓侯氏

魏初作府兵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官廢大統以來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内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侯莫陳崇八人爲之謂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調庸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

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儀同三司者甚衆率爲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之下云

梁大寶二 魏大統十七 齊天保二年

魏主寶炬殂太子欽立

魏主在位十八年年四十五歲

梁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辯伐侯景次巴陵景攻之不克繹使胡僧祐擊景敗之獲其將任約景遁還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爲大都督帥諸將東擊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遺僧辯書曰賊既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但守巴丘以逸待勞無不克矣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崱自武陵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爲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帥大兵水步繼進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景衆濟江百道攻城城中鼓譟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繹遣胡僧祐援巴陵僧祐至湘浦景遣任約帥銳卒據白堉待之僧祐由他路西上潛引兵至赤沙亭會信州刺史陸法和至與之合軍擊約約兵大潰擒約送江陵

景焚營遁約至繹赦之

梁湘東王繹誘江安侯圓正執之

圓正武陵王紀之子也爲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囚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荊益之釁自此起矣

侯景廢梁主綱殺太子大器而立豫章王棟

初景既克建康常言吳兒怯易取須定中原然後爲帝後納溧陽公主妨於政事王偉屢諫景以告主主怒偉恐爲所讒因說景除梁主及景自巴陵

敗歸猛將多死自恐不能久存偉因說以廢立景從之遣彭儁等帥兵入殿廢梁主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殺哀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太子神明端嶷於景黨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景迎豫章王棟立之棟

歡之子也太尉郭元建謂景曰吾挾天子令諸侯猶懼不濟無故廢之自危必矣景欲迎梁主復位以棟爲太孫王偉曰廢立大事豈可數改耶乃止景使使殺南海王大臨等

侯景弒梁主綱

王偉說侯景弒梁太宗以絕衆心景從之使偉與彭儁王脩纂進酒太宗知將殺己盡醉而寢儁進土囊脩纂坐其上而殂在位三年年四十九歲

侯景廢梁主棟自稱漢帝

景即位於南郊還登太極殿其黨數萬皆吹脣呼譟而上封梁主棟爲淮陰王鎖於密室景居禁中非故舊不得見由是諸將多怨望

齊主洋弒中山王

齊主每出入常以中山王自隨王妃太原公主恆爲之嘗飲食護視之至是齊主飲公主酒使人鴆王殺之并其三子謚曰魏孝靜帝葬於鄴西後忽掘而投之漳水孝靜在位十七年年二十八歲

壬申

梁世祖孝元帝繹承聖元
魏主欽元齊天保三年

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

湘東王始命僧辯等東擊侯景諸軍發尋陽舳艫

數百里陳霸先帥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辯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使侯瑱襲南陵鵲頭二戍克之僧辯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孰南洲以拒西師僧辯至姑孰子鑒帥步騎挑戰又以鵃(止遙切)舸(力鳥切 鵃舸小船名)千艘載戰士僧辯麾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合戰中江子鑒大敗景大懼僧辯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陳霸先乃進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衆軍次連八

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辯進營招提寺北景帥衆萬餘人鐵騎八百餘匹陳於西州之西霸先命諸將分處置兵以分其勢景衝官軍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景兵卻霸先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僧辯以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辯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陳不動衆遂大潰景至闕下不敢入臺與其黨數人東走欲就謝答仁於吳僧辯不戢軍

士是夜軍士遺火焚太極殿及東西堂寶器羽儀輦輅無遺明日乃命侯瑱等帥精甲追景王克元羅等帥臺內舊臣迎僧辯於道僧辯迎太宗梓宮升朝堂帥百官哭踊如禮上表勸進於湘東王且迎都建業不許景黨郭元建等皆請降僧辯遣陳霸先將兵向廣陵受之會侯子鑒度江至廣陵謂元建等曰我曹梁之深讎何顏復見其主遂皆降齊獲王偉送建康僧辯啓陳霸先鎭京口

梁湘東王繹殺豫章王棟

王僧辯之發江陵也啓湘東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爲禮王曰六門（建康臺城有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別擧人王乃密諭朱買臣使爲之所及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橋樛相扶出於密室逢杜崱於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買臣呼之就船並沈於水

梁武陵王紀稱帝於成都

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財用器甲殷積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繹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湘東王繹於兄弟行第七）文士豈能匡濟長史劉孝勝等勸紀稱帝紀

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會內寢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爲己瑞遂卽帝位立子圓照爲太子司馬王僧略參軍徐怦固諫不從

侯景伏誅

謝答仁聞侯景敗欲北出候之其黨趙伯超據錢塘拒之侯瑱追及景於松江進擊敗之擒彭儁等斬之景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將入海羊侃之子鵾爲景都督殺之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截其手送於齊暴景尸於市士民爭取食之并骨皆盡溧陽公主亦預食焉景五子在北齊皆殺之趙伯超謝

答仁皆降王僧辯幷王偉等送於江陵始葬簡文帝號其廟曰太宗

梁以王僧辯爲司徒陳霸先爲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偉等伏誅

湘東王誅王偉呂季略周石珍嚴亶於市趙伯超伏知命餓死於獄以謝答仁不失禮於太宗特宥之

齊以辛術爲吏部尚書

自魏遷鄴以來大選之職知名者數人互有得失高澄少年高朗所弊者疏袁叔德沈密謹厚所傷

者細楊愔風流辯給取士失於浮華唯術性尚貞明取士必以才器循名責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家世也)閥(積功也)不遺考之前後最爲折衷

梁主繹立

梁公卿藩鎭敦勸進於湘東王王遂卽位於江陵是日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矦景之亂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荆州界北盡武寗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

(梁承聖二魏主欽二齊天保二年)

魏太師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武陵王紀伐江陵魏遣大將軍尉遲迥伐成都以救之

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撝守成都世子圓照時鎭巴東啓云矦景未平荆鎭已爲所破宜急進討紀信之趣兵東下梁主甚懼與魏書請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乃遣迥自散關伐蜀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譙淹還軍救蜀迥至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迥進襲成都蕭撝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兵赴援迥擊破之紀至巴東

知矦景已平乃悔召圓照責之對曰矦景雖平江陵未服紀亦已稱尊號不可復爲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皆以爲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遂至西陵軍勢甚盛陸法和築二城於硤口兩岸運石塡江鐵鎖斷之梁主拔任約於獄使助法和紀築連城攻絕鐵鎖梁主復拔謝答仁於獄配兵使助法和

梁武陵王紀衆潰梁主殺之及其諸子

武陵王紀遣將矦叡與陸法和相拒頓兵日久頻

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爲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梁主不許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勑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法和收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絕紀屬籍下圓照等於獄絕其食至齧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梁遣王僧辯還建康陳霸先還京口

梁主下詔將還建康將軍胡僧祐黃羅漢宗懍劉㲉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梁主令朝臣議之時羣臣多荊州人皆曰東下非計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梁主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朱買臣言於梁主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荊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梁主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乃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胡氏寅曰荊州爲用武之國何不可都之有然於

甲戌

蕭繹則不可也宗廟社稷皆在建康高祖憤崩簡文弒殞所當嘗奉陵寢伸至痛之情翦除祊白彭切祧他凋切修之享之祀若弗暇也正使內無襄陽之難外無齊魏之虞江陵全盛猶不能宴安而處矣今也孝誠不昭義聲不播第欲保其故有偷爲尊顯卒此爲道雖使據百二之勢其爲人圖取殆不旋踵又何江陵建康之擇乎

梁承聖三魏恭帝廓元齊天保五年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復姓拓跋氏

魏主自元烈之死有怨言密謀誅宇文泰臨淮王

育廣平王贊垂涕切諫不聽泰諸子皆幼以諸婿爲心膂淸河公李基義城公李暉常山公于翼分掌禁兵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跋氏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滅絕泰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次爲九十九姓士卒亦改從其姓魏主在位三年

梁以王僧辯爲太尉陸法和爲司徒

梁以陳霸先爲司空

魏宇文泰弒其主欽

梁以王琳爲廣州刺史

廣州刺史蕭勃自以非梁主所授內不自安啓求入朝梁主徙勃爲晉州刺史以琳部衆彊盛又得衆心故使代勃以遠之琳私謂主書李膺曰琳小人也蒙官拔擢至此今天下未定遷琳嶺南如有不虞安得琳力竊揆官意不過疑琳琳分望有限豈與官爭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鎭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膺然其言而弗敢啓

梁主講老子於龍光殿魏遣柱國于謹帥師伐梁入江陵執梁主繹殺之

初散騎郎庾季才言於梁主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爲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整旆還都以避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至是魏遣柱國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伐梁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領軍胡僧祐黃羅漢曰二國無隙必應不爾乃復使王琛使魏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梁主乃停講戒嚴琛至石梵馳報羅漢曰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梁主乃復講百官戎服以聽徵王僧辯爲大都督命陳霸先徙鎭揚州僧辯遣侯瑱帥程靈洗等爲前軍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爲後軍陸法和聞魏師至將赴江陵梁主使逆止之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梁主出城行柵插木爲之周六十里以將軍胡僧祐僕射王褒分督城東西軍事魏軍至柵下梁主乃徵王琳爲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于謹令築長圍中外遂絕梁主巡城猶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者梁主又裂帛爲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胡僧祐等出戰皆敗魏人百道攻城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厲將士明行賞罰衆咸

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梁主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等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顗可爲都督梁主不用更奪其兵及僧祐死乃用之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梁主乃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以寶劍擊柱折之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命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于謹徵太子爲質梁主使王褒送之謹子以褒善書給之紙筆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褒梁主遂白馬素

衣出門詧使鐵騎擁之入營囚于烏幔之下梁主性殘忍且懲高祖寬縱之弊故爲政尙嚴獄中死囚常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梁主不許悉令棓殺之事未成而城陷魏人殺梁主及愍懷太子元良等于謹盡俘王公以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爲奴婢分賞三軍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繹在位三年年四十七歲

司馬氏光曰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牧守襁屬而歸之我

車北征至於洛汭觀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爲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屠思勝於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人遂使臺城覆没老而餓死江淮以南鞠爲荊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悅盜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强兵列居重鎭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閒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翦兇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閒身爲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魏取襄陽徙梁王詧使稱帝于江陵屯兵守之

魏立詧爲皇帝取其雍州之地而資以荊州延袤三百里又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實以制詧也初魏師未還詧將尹德毅說詧曰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今魏之精銳盡萃於此若殿下爲設享會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羣僚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

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若遽爲此人將不食吾餘至是闔城繫虜又失襄陽乃恨不用德毅之言

梁王僧辯陳霸先奉晉安王方智承制

歷代通鑑纂要卷四十

南海桂　埴初校
懷甯丁樹屏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一

起梁敬帝紹泰元年魏恭帝二年齊文宣帝天保六年至陳宣帝大建二年齊後主武平元年周武帝天和五年

梁敬帝方智紹泰元魏恭帝二齊天保六 後梁中宗宣帝蕭詧天定元年 凡四國

梁王詧始稱帝

梁王詧卽位改元於江陵是爲後梁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以蔡大寶爲侍中尙書令王操爲五兵尙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操亦亞之

梁王方智立

晉安王自尋陽入建康卽梁王位時年十三以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尙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梁王僧辯奉貞陽矦淵明歸建康以梁王方智爲太子

初齊遣淵明還梁稱帝以兵納之使邢子才與僧辯書曰嗣主沖藐未堪負荷貞陽矦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卿宜迎接僧辯不從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禦之敗死僧辯大懼出屯姑孰遣使奏啟於淵明定君臣之禮因求以梁王爲太子淵明許之自采石濟江齊師還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入卽位以方智爲太子王僧辯爲大司馬陳霸先爲侍中

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復立方智稱藩於齊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矦景情好甚篤僧辯去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子頠屢諫不聽及僧辯納淵明霸先遣使爭之不從霸先歎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讐雪恥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爲乎乃密聚金帛爲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至者僧辯遣人告霸先使爲備霸先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使徐度矦安都帥水軍趨石頭自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人皆以爲將禦齊師不之怪也安都引舟艦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被甲帶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與子頠帥左右苦戰敗走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見討而乃無備如此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霸先殺之既

而竟無齊兵前青州刺史程靈洗帥兵救僧辯力戰軍敗久之乃降霸先義之淵明遜位就邸方智即皇帝位告齊以僧辯陰圖篡逆仍請稱藩於齊封淵明爲建安公

梁陳霸先自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突厥滅柔然可汗鄧叔子奔魏突厥取而殺之

突厥木杆可汗擊柔然滅之柔然主鄧叔子收其餘燼奔魏時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幷契骨威服塞外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漠北五六千里皆屬焉木杆恃其彊請盡誅鄧叔

子等於魏宇文泰收叔子以下三千餘人付其使者盡殺之於青門外

梁太平元魏恭帝三齊天保七年

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爲大冢宰

初宇文泰以漢魏官繁命蘇綽及尚書令盧辯依周禮定六官至是行之以泰爲太師大冢宰李弼爲太傅大司徒趙貴爲太保大宗伯獨孤信爲大司馬于謹爲大司寇侯莫陳崇爲大司空自餘百官皆倣周禮

梁建安公淵明卒

梁陳霸先及齊師戰敗之殺蕭軌及徐嗣徽

初梁吳興太守杜龕叛梁遣陳蒨討之譙秦刺史徐嗣徽南豫州刺史任約襲建康不克入石頭以叛齊遣兵援之霸先及齊人戰齊兵大敗徐嗣徽任約奔齊齊遣儀同三司蕭軌等與任約徐嗣徽合兵十萬侵梁次於蕪湖霸先遣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霸先具舟送之會其病卒齊兵遂至秣陵霸先召周文育與徐度杜稜禦之齊人跨淮立橋柵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青墩以斷文育歸路

文育攻之斬其驍將鮑砰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齊兵進及兒塘建康震駭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法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齊兵至幕府山霸先遣別將擊其糧運盡獲之齊軍殺馬驢以食至玄武湖西北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然四方糧運不至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

陳蒨饋米三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裹以荷葉未明蓐食出幕府山與吳明徹沈泰等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死者不可勝計擒徐嗣徽斬以徇追奔至於臨沂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等斬之齊軍士縛荻筏以濟溺死甚眾唯任約王僧愔得免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

梁以侯瑱爲司空

梁陳霸先自爲丞相錄尚書事

魏太師大冢宰安定公宇文泰卒世子覺嗣

泰能駕御英豪得其力用性好質素不尚虛飾明達政事崇儒好古凡所施設皆依倣三代而爲之至是北度河還至牽屯山而病驛召中山公護至涇州謂曰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彊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遂卒世子覺嗣位爲太師柱國大冢宰安定公出鎭同州尋自爲周公

梁太平二魏恭帝二齊天保八陳高祖武帝陳霸先永定元周孝愍帝宇文覺元九月以後世宗明帝毓元年 是歲梁魏皆亡陳周代幷齊三大國後梁一小國凡四國

周公覺稱天王廢魏主爲宋公宇文護自爲大司馬

魏宇文護以周公覺幼弱欲早使正位以定人心以魏主詔奉冊璽禪位于周遷魏主出居大司馬府周公卽天王位追尊文公爲文王妣爲文后封魏帝爲宋公以木德承魏水行夏之時服色尚黑以李弼爲太師趙貴爲太傅大冢宰獨孤信爲太保大宗伯中山公護爲大司馬

司馬氏光曰後魏道武乘燕氏之衰悉擧引弓之民以憑陵中夏南取幷州東擧冀幽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繼以明元太武兼青兗包荊豫擢赫連開關中梟馮洪吞遼碣虜沮渠幷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於大漠悉爲其有子

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衽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位乃貶戎狄之俗修帝王之政禮樂文釆蔚然可觀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元氏之業於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沖胡氏淫恣綱紀大壞民怨盜起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興晉陽之甲后主沈於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莊勇決手刃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逼逃遁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惰以失其威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猶不能收況庸

君乎
周大司馬護殺冢宰趙貴
周楚公趙貴衞公獨孤信故皆與太祖等夷及晉公護專政皆怏怏不服貴謀殺護信止之護聞之殺貴免信官
周宇文護自為大冢宰
周冢宰護弒宋公
謚曰魏恭帝在位三年
梁丞相霸先自為相國封陳公加九錫
周冢宰護弒其君覺立寧都公毓

周主覺性剛果惡宇文護之專司會李植軍司馬孫恆久居權要亦恐不見容乃與宮伯乙弗鳳賀拔提等共譖之曰護自誅趙貴以來威權日盛以臣觀之將不守臣節願陛下早圖之王以為然數引武士於後園講習為執縛之勢植等又引宮伯張光洛同謀光洛以告護護乃出植於外後王思植等每欲召之護泣諫王乃止鳳等懼密謀刻日誅護光洛又以告護乃召柱國賀蘭祥領軍尉遲綱等謀之祥等勸護廢立時綱總領禁兵護遣綱入宮執鳳等因罷散宿衞兵王方悟獨在內殿令宮人執兵自守護遣祥逼王遜位幽於舊第召公卿議廢王為略陽公尋弒之迎立岐州刺史寧都公毓鳳恆等皆被誅孝愍帝受禪一年年十六歲

戊寅

梁陳公霸先進爵為王遂稱皇帝廢梁主為江陰王
梁主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沈恪勒兵入宮衞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更以王僧志代之王遂即位于南郊奉梁主為江陰王

葉氏適曰梁樹本根比宋齊為厚所以速亡者武

帝納侯景一失也元帝能克景而不歸建康二失也王僧辯畏齊立貞陽侯陳霸先因之而起三失也或謂元帝猜險非繼世之君其理則然然使即歸舊邦僧辯霸先當無異志而并獲其用北人不能徑渡必不身遭屠戮僧辯之心固不在篡梁若不以立君為舉棊霸先雖姦凶無自而發梁祚尚可延也十年之間積三大失而國安有不亡者哉

陳永定一周明帝二齊天保九年

梁王琳伐陳次于白水遣使乞師於齊
先是王琳及陳人戰敗之獲其將周文育侯安都

遂克江州至是琳引兵十萬下至溢城屯於白水浦以魯悉達爲將軍陳主亦以悉達爲將軍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而無所就琳不敢下乃遣使求援於齊且請納永嘉王莊以主梁祀余孝頃遣說琳曰周迪黃灋𣰰音衢皆依附金陵陰窺間隙大軍若下必爲後患不如先定南川然後東下孝頃請席卷所部以從下吏琳乃遣樊猛李孝欽劉廣德將兵赴之使孝頃總督三將屯於臨川故郡徵兵糧於迪以觀其所爲

周宇文護自爲太師

齊納梁永嘉王莊於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遂以莊稱帝

陳主霸先弒江陰王

謚曰梁敬帝在位三年年十六歲

齊以常山王演錄尚書事

初常山王演以齊主沈湎憂憤形於顏色齊主覺之謂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演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齊主亦大悲抵桮於地曰自今敢進酒者斬未幾沈湎益甚或於諸貴戚家角力不限貴賤唯演至則內外肅然齊主褻黷之遊徧於宗戚

己卯

唯至演第則不適而去僕射崔暹屢諫演深愧謝之太子殷自幼溫裕開朗禮士好學關覽時政甚有美名齊主以其不似己欲廢之使手刃囚太子惻然不斷其首齊主大怒親以馬鞭撞之太子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昏擾齊主因酣宴屢云太子性懦社稷事重終當傳位常山太子少傅魏收謂楊愔曰太子國之根本不可動搖此言非所以爲戲愔白收言齊主乃止齊主既殘忍有司莫不嚴酷唯郎中蘇瓊所至皆以寬平爲治有人告反者事或付瓊多得申雪

陳永定三周武成元齊天保十年

周王賜處士韋夐號逍遙公徵魏將軍寇儁入見

夐孝寬之兄也志尚夷簡魏周之際十徵不屈太祖重之不奪其志周王禮敬尤厚號曰逍遙公晉公護延之至第訪以政事夐仰視歎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不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寇儁少有學行自大統中稱老疾不朝謁王欲見之儁不得已入見王引與同席問以舊事以御輿送之

陳主霸先殂兄子臨川王蒨立

陳主臨戎制勝英謀獨運而爲政務崇寬簡非軍旅急務不輕調發性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宴用瓦器蚌盤後宮無金翠之飾在位三年年五十七歲至是殂子昌項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彊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衞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急召臨川王蒨於南皖在今舒城縣戶板切南皖侯安都軍還適至遂與王俱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illegible]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

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卽按劒上殿曰皇后出璽是日卽位以侯瑱爲太尉安都爲司空

胡氏寅曰陳高祖雖享國日淺其過舉亦少所可恨者無宰相也自古聖人爲天下亦必求賢爲輔相以助己宰相又廣求人材布之內外然後治道可立豈可役其耳目運其心思以當萬機之衆獨委其事五六武夫而能開物成務者哉豈世衰道微無名世之士可爲時用耶抑高祖不知古今不能求而致之也

齊主滅元氏之族

齊主盡誅諸元前後死者凡七百二十一人悉棄尸漳水唯元蠻元文遙等數家獲免

胡氏寅曰元魏固多賢君孝文治行尤美江左五朝皆莫及也其後爲高洋所勦幾至於殲焉是何也自拓跋珪已來殺人多也獨孝文寬仁好儒亦數大舉兵夫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得已不已天之所惡故玩兵恃武者難乎其有後也雖然彼已亡之國固有以取之而殺之者亦不仁之極矣

周王始稱皇帝

周御正中大夫崔猷建議以爲聖人沿革因時制

宜今天子稱王不足以威天下請遵秦漢舊制稱皇帝建年號從之

齊主洋殂太子殷立

齊主嗜酒成疾自知不能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何足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愼勿殺也召尚書令楊愔領軍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侍郎鄭頤受遺詔輔政殂於晉陽在位十年年三十一羣臣無下泣者唯楊愔涕泗嗚咽太子殷卽位詔諸雜作一切停罷

陳世祖文帝蒨天嘉元周武成二齊主殷乾明元肅宗孝昭帝演皇建元年

梁丞相王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皆奔齊

先是琳聞陳高祖殂乃以孫瑒(丑亮切)為郢州刺史總留任奉梁主莊出屯濡須口琳攻大雷陳遣侯瑱侯安都及徐度將兵禦之吳明徹夜襲湓城琳遣任忠擊明徹大破之因引兵東下至柵口侯瑱出屯蕪湖相持百餘日周人聞琳東下遣荊州刺史史寧將兵數萬乘虛襲郢州孫瑒嬰城自守琳恐衆潰乃帥舟師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齊軍屯西岸為之聲勢時西南風急琳引兵直趣建康瑱等徐躡其後風反為瑱用琳擲火炬皆反燒其船

瑱發拍擊艦以牛皮冒蒙衝小船觸之琳軍大敗齊軍自相蹂踐陳軍乘之斬獲萬計琳走奔齊梁主莊左右皆散獨侍中袁泌以輕舟送莊達于齊境拜辭而還遂奔陳御史中丞劉仲威奉莊奔齊

齊太傅常山王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顯祖之喪常山王演居禁中護喪事婁太后欲立之而不果齊主殷立演仍居東館事皆咨決楊愔等以演與長廣王湛位地親逼恐不利於嗣主忌之居頃之演出歸第中山太守陽休之謁演演不見休之謂王晞曰昔周公朝讀百篇書暮見七十士猶恐不足王何疑而拒客邪晞乃謂演曰先帝時東宮委一胡人傅之今春秋尚富驟覽萬機殿下宜朝夕先後親承音旨而使它姓出納詔命大權必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其可得邪齊主還鄴人謂演必留守根本楊愔疑之使與長廣王湛俱從平秦王歸彥總知禁衛愔留從駕五千兵於西中陰備非常歸彥由是亦怨愔領軍將軍可朱渾天和每曰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燕子獻謀處婁太后於北宮使歸政李太后楊愔又以爵

賞多濫悉加澄汰由是失職之徒歸心二王歸彥初與楊燕同心既而中變盡以其謀告二王侍中宋欽道請去二王齊主不許愔等乃奏李太后出二王為刺史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湛鎮晉陽演錄尚書事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僚湛伏家僮數十人於後室與賀拔仁斛律金等數人約於坐執愔及天和欽道子獻毆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何罪之有二王與歸彥等擁愔等突入雲龍門演入至昭陽殿婁太后出坐殿上李太后及齊主側

立演叩頭曰臣與陛下骨肉至親楊遵彥等欲獨擅朝權威福自己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已共執之未敢刑戮時衞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衞娥永樂武力絕倫素爲顯祖所厚叩刀仰視齊主素吃訥倉猝不知所言婁太后令郤仗不退又厲聲曰奴輩卽令頭落乃退永樂內刀而泣婁太后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眼已出婁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爲留使豈不佳耶乃讓齊主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子次將及我爾何爲縱之齊主猶不能言婁太后怒且悲曰豈可使

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李太后拜謝齊主乃曰天子亦不敢爲叔惜況此漢輩但匃兒命自下殿去此屬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演令歸彥引衞士過華林園以京畿軍士入守門閤斬娥永樂婁太后臨愔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演亦悔殺之以中書令趙彥深代楊愔總機務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周冢宰護進毒弒其君毓毓弟魯公邕立

周明帝明敏有識量宇文護憚之使膳部中大夫李安寘毒於餹䭔而進之周主覺之口授遺詔五百餘言且曰朕子年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能弘我周家必此子也遂殂在位四年年二十七歲邕卽位性深沈有遠識

辛巳

齊常山王演廢其主殷爲濟南王而自立

陳天嘉二周高祖武帝邕保定元齊世祖武成帝湛太寧元年

周太師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主演弒濟南王

齊主演殂弟長廣王湛立廢太子百年爲樂陵王

齊主演出畋馬驚墜地絕肋婁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

死其宜矣遂去不顧齊主乃徵湛立之又與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遂殂湛猶疑其詐使所親先詣殯所發視使者復命乃馳赴晉陽卽位立百年爲樂陵王演立一年年二十七歲

壬午

後梁主詧殂太子巋立

陳天嘉三齊河清元周保定二後梁世宗巋天保元年

後梁主安於儉素不好酒色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毀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

癸未

周主養老於太學

陳天嘉四周保定三齊河清二年

乙酉

周主將視學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仍賜以延年杖遂幸太學謹入門周主迎拜謹答拜有司設席於中楹太師護設几謹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馬豆盧寧正舃周主立於斧扆之前西面有司進饌周主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周主跪授爵以酳有司徹周主北面立而訪道謹起立於席後對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明王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又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進爲惡者日止又曰言行者立身之基勿使有過天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莫不知願陛下

慎之周主再拜受言謹答拜禮成而出

胡氏寅曰憲老乞言古先哲王成己致治之要道也然三代而後寥寥千五百年行此禮者不越數君然亦好名慕古以聳一時觀聽而爲之未有眞得進言之益者也

陳天嘉六周保定五齊後主緯天統元年

陳侍中安成王頊免

頊以帝弟之重勢傾朝野直兵鮑僧叡恃頊勢爲不法御史中丞徐陵爲奏彈之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陳主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頊侍殿

丙戌

上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頊下殿陳主爲之免頊侍中朝廷肅然

齊主湛傳位於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以祖珽爲祕書監

珽有文無行與和士開共爲姦謟珽私說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比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從問計珽曰宜說主上云文襄文宣孝昭之子俱不得立今宜令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之分若事成中宮少主必皆德君此萬全計也請君微說主上令粗解珽當自外上表論之士開許

諾會彗星見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象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爲極貴宜傳位東宮且以上應天道齊主從之傳位于緯以太子妃斛律氏爲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聞使侍郎馮子琮左丞胡長粲輔導少主珽拜祕書監大被親寵

陳天康元周天和元齊天統二年

陳以孔奐爲太子詹事

陳主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尚書孔奐共決之疾篤奐與仲舉與司空尚書令揚州刺史安

成王頊尚書袁樞舍人劉師知入侍醫藥陳主以太子伯宗柔弱謂頊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頊拜泣固辭陳主又謂仲舉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四海事重宜須長君卿等宜遵此意孔奐流涕對曰皇太子聖德日躋安成王足爲周旦若有廢立之心臣誠不敢奉詔陳主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乃以奐爲太子詹事

司馬氏光曰孔奐處腹心之重任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面辯廷爭以絕覬覦以爲誠邪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動搖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竭節以死繼之柰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旣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主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陳主蒨殂太子伯宗立

陳主起自艱難知民疾苦性明察儉約每夜刺閨（疑宮中職名猶檢察闈闥者也）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敕傳更籤於殿中者必投籤於階石之上令鎗然有聲曰吾雖眠亦令驚覺在位六年

丁亥

臣等謹按古者明目達聰所以決天下之壅蔽也如陳文之明察徒自勞耳而無補於治人君不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其可哉

陳以安成王頊爲司徒錄尚書事徐陵爲吏部尚書

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濫乃爲書示衆曰永安之時聖朝草創白銀難得黃札（書詔薄木板也）易營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衆咸服之

齊始用士人爲縣令

陳主伯宗光大元 周天和二 齊天統三年

陳安成王頊殺中書舍人劉師知又殺僕射到仲舉

初陳高祖爲梁相用劉師知爲中書舍人師知涉學工文練習儀體歷世祖朝委任甚重與安成王頊到仲舉同受遺詔輔政師知仲舉恆居禁中參決衆事頊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頊爲朝野所屬忌之與左丞王暹等謀出頊於外東宮舍人殷不佞素以名節自任馳詣相府矯敕謂頊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中記室毛喜馳語頊曰此必非太后意須更聞奏無使姦人得肆其謀出外卽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

家翁其可得邪領軍將軍吳明徹亦贊之頊乃稱疾召師知與語使喜入言於太后太后曰伯宗幼弱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陳主亦曰此自師知等所爲朕不知也喜以報頊頊因囚師知入見太后以師知付廷尉賜死以仲舉爲光祿大夫暹亦被誅不佞不害之弟也少有孝行頊雖重之免官而已自是國政盡歸於頊右衛將軍韓子高與仲舉通謀未發仲舉既廢心不自安子高亦自危求出頊召文武議立皇太子仲舉子高入皆執之下獄賜死以始興王伯茂爲中衞大將軍師知子高之謀伯茂預之頊恐其扇動中外使居禁中

齊左丞相咸陽王斛律金卒

金門中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每朝見常聽乘步輓車至階或以羊車迎之然金不以爲喜嘗謂其子大將軍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鮮有能保其族者我家直以勳勞致富貴何必藉女寵也

戊子 陳光大二周天和三齊天統四年

周隨公楊忠卒

忠子堅爲小宮伯宇文護欲引以爲腹心忠曰兩姑之間難爲婦汝其勿往堅乃辭之至是忠卒堅襲爵

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爲臨海王

始興王伯茂以安成王頊專政不平肆惡言頊遂以太后令誣陳主云與劉師知華皎等通謀廢爲臨海王以安成王入纂又下令黜伯茂爲溫麻侯寘諸別館使盜殺之伯宗在位三年

齊主湛殂

齊上皇疾作驛追徐之才未至疾亟以後事屬和士開握其手曰勿負我遂殂士開祕喪三日不發

黃門侍郎馮子琮問其故士開曰至尊年少恐王公有貳心者欲盡追集然後議之士開素忌太尉趙郡王叡及領軍婁定遠子琮恐其矯遺詔出叡於外奪定遠禁兵乃說之曰羣臣富貴者皆至尊父子之恩但令在內貴臣一無改易王公必無異志且升遐之事行路皆傳久而不舉恐有它變士開乃發喪世祖驕奢淫泆立五年禪位年三十二

己丑 陳高宗宣帝頊太建元周天和四齊天統五年

陳主頊立

庚寅 陳太建二齊武平元周天和五年

齊以蕭莊爲梁王
齊復以梁永嘉王莊爲梁王許以興復竟不果及齊亡莊憤邑卒於鄴

南海桂　埴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順德李肇沅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四十一

壬辰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二

起陳宣帝太建四年齊後主武平三年周武帝建德元年至陳後主至德元年隋文帝開皇三年

陳太建四年　齊武平三年　周建德元年

齊以祖珽爲僕射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殺之

初周太祖爲魏相立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太祖殂皆受晉公護處分護第兵衞盛於宮闕諸子僚屬皆貪殘恣横士民患之周主深自晦匿無所關預人不測其淺深護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何如對曰頃上台有變公宜歸政請老護遂

疏之衞公直有怨於護勸周主誅之周主乃密與直及宮伯中大夫宇文神舉内史下大夫王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謀之周主每於禁中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於地直出斬之召宮伯長孫覽等收護子弟親黨殺之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爲大冢宰衞公直爲大司徒

周主始親政頗事威刑雖骨肉無所寬借齊公憲

雖遷家宰實奪之權又謂憲侍讀裴文舉曰昔魏末不綱太祖輔政及周室受命晉公復執大權積習生常愚者謂法應如是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宜輔以正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臣叶和我兄弟勿令自致嫌疑文舉咸以白憲憲指心撫几曰吾之夙心公寧不知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衞公直性浮詭貪狠意望大冢宰旣不得殊怏怏更請爲大司馬欲據兵權周主揣知其意曰汝兄弟長幼有序豈可返居下列由是用爲大司徒

突厥木杆可汗死弟佗缽可汗立又分立東西二可汗

癸巳

陳太建五齊武平四周建德二年

陳將軍吳明徹將兵擊齊取江北數郡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惟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謂公卿曰朕意已決可舉元帥衆議以中權將軍湻于量位重共推之僕射徐陵獨曰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裴忌亦良副也遂以明徹都督征討忌監軍事統衆伐齊明徹出秦郡黃瀍軛出歷陽齊人議禦陳師開府儀同三司王紘曰官軍比屢失利人情騷動若復出頓江淮恐北狄西寇乘弊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薄賦省徭息民養士使朝廷協睦遐邇歸心天下皆當肅清豈直陳氏而已不從遣軍救歷陽瀍軛擊破之齊又遣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祕書監源文宗文宗曰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之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

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嘆曰此策誠足制勝爭之十日已不見從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齊師選長大有膂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尤憚之將戰吳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後軍奪氣矣摩訶曰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使指示之摩訶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陳彀弓未發摩訶擲銚音跳鋧短兵也形如小鑿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

大敗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愼勿輕鬭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瓦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灊㲘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降於陳

周太子贇納妃楊氏

妃隨公堅之女也太子好暱近小人左宮正宇文孝伯言於周主曰皇太子春秋尚少志業未成請妙選正人爲其師友調護聖質如或不然悔無及矣周主斂容曰正人豈復過卿乃復以尉遲運爲

右宮正周主嘗問萬年丞樂運曰太子何如人對曰中人周主顧謂齊公憲曰百官佞我唯運所言乃忠直耳因問運中人之狀對曰如齊桓公是也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周主曰我知之矣乃妙選宮官以輔之太子不悅

陳師攻齊壽陽克之殺其刺史王琳遂取齊昌徐州等城

吳明徹攻壽陽堰肥水以灌城城中腫泄死者十六七齊皮景和等救壽陽衆數十萬去壽陽三十

甲午

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明徹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其不敢戰明矣乃攻拔之擒王琳等送建康琳體貌閑雅喜怒不形於色佐吏千數皆能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故將卒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爭爲請命及致餐給明徹恐其爲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祭哭盡哀收其血而去聞者莫不流涕齊主聞之頗以爲憂穆提婆等曰假使國家盡失黃河以南猶可作一龜茲國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愁爲左

右嬖臣因其贊和之齊主即大喜酣歌鼓舞陳以明徹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陳主置酒舉杯屬徐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曰定策聖衷非臣力也遂克齊昌淮陰朐山濟陰濟南徐州等城陳懸王琳首於建康市故吏朱瑒致書徐陵請許其葬陳主許之瑒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尋有壽陽人茅智勝等密送其柩於鄴齊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武給轀輬車以葬之

陳太建六齊武平五周建德三年

周太后叱奴氏殂

周叱奴太后殂周主居倚廬朝夕進一溢米及葬周主跣行至陵所詔曰三年之喪達於天子但軍國務重須自聽朝衰麻之節苫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百僚宜依遺令既葬而除公卿固請依權制周主不許卒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

胡氏寅曰自漢文短喪之後能斷然行三年者惟晉武帝魏孝文周高祖可謂難得矣然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晉武既爲裴杜所惑行禮不備魏孝文之禮若備矣而服非所服周高祖衰麻苫塊卒三

年之制最爲賢行然推明通喪止於五服之內不及羣臣非所以敎天下著於君臣之義也而又在喪頻出遊幸無門庭之寇興師伐鄰皆禮所不得爲者由高祖不學左右無稽古之臣以輔成之也

周廢佛道敎毀淫祠

初周主定三敎先後以儒爲先道爲次釋爲後至是遂禁佛道二敎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

胡氏寅曰物壞則蟲育木朽則蠹生人少則禽獸繁氣衰則邪沴入中國之有異端也亦然聖王不

乙未

作三綱淪九法斁於是反常悖道之說肆行而不可遏矣周武奮然攘而闢之其意善矣然終不能絕何也曰欲闢異端者必隆儒術求賢人明仁義興敎化而後人心正邪說息矣周武於此闕如也又況繼以嗣子之狂昏哉

陳以孔奐爲吏部尙書

時新復淮泗攻戰降附功賞紛紜奐識鑒精敏不受請託事無凝滯人皆悅服

陳太建七 齊武平六 周建德四年

周使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如齊齊人留之

齊主承世祖奢泰之餘後宮皆寶衣玉食競爲新巧盛脩宮苑窮極壯麗每有災異寇盜不自貶損唯多設齋以爲脩德好自彈琵琶爲無愁之曲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於華林園立貧兒村自衣藍縷之服行乞其間以爲樂寵任陸令萱穆提婆高阿那肱韓長鸞等宰制朝政宦官鄧長顒陳德信胡兒何洪珍等並參預機權官由財進獄以賄成一戲之賞動踰巨萬既而府藏空竭乃賜郡縣使賣官取直由是爲守令者率多商賈競爲貪縱民不聊生周主謀伐之命邊鎮益儲偫加戍卒齊人聞

之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諫曰疆場爲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有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晉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時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

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陳焚文錦於雲龍門

陳監豫州陳桃根得青牛以獻陳主還之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胡氏寅曰作爲奇巧以蕩主心者陳桃根也羅文錦被夫何罪焉義當詰責桃根削去官任以戒中外恐猶不能絕也今徒費其物而不治其人彼必謂上於我本無怒心姑以敦朴示天下爾則亦何所憚哉

周主伐齊克河陰攻金墉不克而還

先是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它人莫知至是始下詔伐齊周主帥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

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且至懼之周主有疾夜引兵還傅伏謂行臺乞伏貴和曰周師疲弊願得精騎二千追擊可破也貴和不許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丙申 陳太建八 齊隆化元 周建德五年

周遣其太子贇伐吐谷渾

太子在軍多失德宮尹鄭譯王端等皆有寵軍還長安大將軍王軌等言之周主怒杖太子除譯等名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周主遇太子甚嚴每朝見進止與羣臣無異以其嗜酒禁酒不得至東宮

有過輒加捶撻嘗謂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邪乃敕宮官錄其言動每月奏聞太子畏懼矯情脩飾由是過惡不上聞王軌嘗與小內史賀若弼言太子必不克負荷弼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言曰太子仁孝無聞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恆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亦常以此爲憂周主以問弼對曰皇太子未聞有過旣退軌讓弼反覆弼曰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發言事有蹉跌便至滅族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曰吾專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實非所宜後因內宴捋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先是周主問宇文孝伯曰吾兒比來何如對曰太子比懼天威更無過失罷酒周主責孝伯曰軌有此言公爲誑矣孝伯再拜曰臣聞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慈忍愛遂爾結舌周主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軌又數言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氏（虜三字姓本姓楊魏恭帝賜今姓）堅有反相周主不悅曰必天命有在將若之何楊堅聞之懼深自晦匿周主深以軌等言爲然但漢王贊次長又不才餘子皆幼故得不廢齊王憲亦言

堅相貌非常恐非人下請早除之周主以問幾伯下大夫來和和素附堅對曰隨公正是守節人耳

胡氏（寅）曰贇之不才世祖知之矣若爲國家遠慮以大業付齊王憲豈遂亡乎唐虞爲天下擇人尙付之異姓東宮旣不才餘子又幼弱若授之齊王之爲愈乎其語王軌天命云者拒諫弗然之意也吁亦蔽矣

周主伐齊齊主大敗走晉陽遂奔鄴晉陽人立安德王延宗以守周主拔而執之

先是周主伐齊取平陽齊主攻之不克至是周主

謂羣臣曰前入齊境見其行師殆同兒戲況其朝廷昏亂政由羣小百姓嗷然朝不謀夕天與不取恐貽後悔晉州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矣諸將多不願行周主曰機不可失有沮吾軍者當以軍法裁之於是自將伐齊周主至晉州遣內史王誼監諸軍攻平陽城降之齊兵大潰遂克晉州齊主方與馮淑妃獵於天池告急者三至丞相高阿那肱曰大家正爲樂邊鄙小事何急奏聞至莫使至

則平陽已陷矣齊主將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十一月自帥大軍至平陽周主以梁士彥爲晉州刺史而還齊師遂圍平陽周主還長安明日下詔復伐齊十二月至平陽置陳二十餘里齊兵陳於城南塹北自旦至申相持不決齊高阿那肱曰吾兵雖多堪戰者少不如勿戰卻守高梁橋齊主意未決諸內參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爲守塹示弱齊主曰此言是也於是塡塹南引周主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主與馮淑妃並騎觀戰東偏小卻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曰大家去大家去齊主遂以淑妃北走齊師大潰安德王延宗獨全軍而還周主入平陽遂帥諸將追齊師齊主入晉陽問計於朝臣皆曰宜省賦息役以慰民心速收遺兵背城死戰齊主欲向北朔州遂奔突厥周師至齊主以安德王延宗爲幷州刺史謂曰幷州兄自取之兒今去矣延宗曰陛下爲社稷勿動臣爲陛下出死力戰必能破之穆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齊主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奔突厥從官多散乃回向鄴幷州將帥請於延宗曰王不爲天子諸人實不能爲王出死力延

宗不得已遂卽位衆聞之不召而至者前後相屬延宗發府藏及後宮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十餘家齊主聞之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幷州不欲安德得之延宗見士卒皆親執手稱名流涕嗚咽衆爭爲死童兒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甎石以禦敵周主至晉陽延宗身自拒戰勁捷若飛所向無前周主攻其東門入之延宗擊之死者二千餘人周主左右略盡齊人奮擊幾中之僅得免時已四更齊人旣捷飲酒醉臥延宗不復能整周主乃駐馬鳴角收兵俄頃復振明旦還攻東門克之延宗力屈被

擒周主下馬執其手曰兩國非有怨惡直爲百姓來耳終不相害勿怖也使復衣帽而禮之齊主入鄴廣寧王孝珩請使任城王湝居諧切將幽州兵趣幷州獨孤永業將洛州兵趣長安自將京畿兵鼓行逆戰斛律孝卿請齊王親勞將士爲之撰辭且曰宜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齊主既出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笑將士皆怒無復戰心行臺僕射高勱將兵衞太后太子還鄴宦官苟子溢猶縱暴民閒勱將斬之或請勱曰獨不慮後患耶勱攘袂曰今西寇已據幷州正坐此輩濁亂朝廷若

得今日斬之明日受誅吾無恨矣齊主引諸貴臣問以禦周之策高勱曰王師頻北賊徒輕我今背城一決理必破之齊主不能用

陳太建九齊幼主恆承光元周建德六年。是歲齊亡陳周二大國後梁一小國凡三國

齊主緯傳位于太子恆周師圍鄴緯出走周主入鄴

齊丞相高阿那肱引周師追緯及恆獲之遂滅齊

齊太子恆卽位生八年矣齊主緯自爲太上皇帝周師至鄴圍之齊人出戰大敗緯從百騎東走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留守大將軍慕容三藏紹宗之子也猶拒戰周主引見禮之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齊將鮮于世榮世榮碎之至是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世榮不屈乃殺之使將軍尉遲勤追齊主緯留胡太后於濟州使高阿那肱守關自與穆后馮妃幼主恆韓長鸞等數十人奔青州欲入陳而高阿那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橋路緯由是淹留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緯囊金繫鞍後與后妃幼主等千餘騎南走尉遲勤追及盡擒之幷胡太后送鄴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禮見之周主至長安置緯於前列其王公等於

後備大駕布六軍奏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封緯爲溫公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緯起舞高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其侍婢禁止之既而周人誣緯與穆提婆謀反幷其宗族皆賜死衆人多自辯理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

司馬氏光曰神武以高世之略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爲魏孝武所疑雖有逐君之慝而能惓惓盡恭以事靜帝沒身不怠此其可稱者也文襄有儁材而無重德悖慢無禮終殞身於奴隸文宣淫湎殘暴甚於桀紂能信用賢臣委之以政威加鄰敵

終其天年蓋亦有以得之矣孝武明達愷悌實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翦忠良信用讒邪十有三年而亡已爲幸矣

齊廣寧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周齊王憲伐而執之

齊廣寧王孝珩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共謀匡復周主使齊王憲柱國楊堅擊之至信都湝所署領軍尉相願以衆降憲與湝戰破之執湝及孝珩

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周主詔以路寢會義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彫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幷鄴諸堂殿壯麗者準此又制庶人以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九種餘悉禁之朝祭之服不拘此制

司馬氏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它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臣等謹按周主毀宮室之壯麗蓋示子孫以儉約也天元繼之窮奢極麗即至於亡世之不能守成業者豈好亡而惡存耶亦不知所監而已

周省後宮妃嬪之數

周主性節儉常服布袍寢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至是詔唯置妃二人世婦三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每行兵親在行陳步涉山谷人所不堪撫將士有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爲之死

齊范陽王高紹義稱帝於北朔州

營州刺史高寶寧自黃龍勸進於高紹義紹義稱帝以寶寧爲相突厥舉兵助之既而紹義入幽州

周人擊之紹義奔突厥

戊戌 陳太建十周宣政元年

周上大將軍王軌攻彭城獲吳明徹

吳明徹圍周彭城周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結長圍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以遏陳船歸路一旬之閒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明徹苦背疾蕭摩訶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潛軍突圍未足爲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明徹曰此良圖也然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弟馬軍宜在前不可緩摩訶因帥馬軍夜發

明徹決堰退軍至清口水勢漸微舟礙車輪不得過王軌引兵壓之衆潰明徹被執將士輜重皆沒於周獨蕭摩訶與將軍任忠周羅睺全軍得還明徹憂憤而卒

周主初服常冠

其制以皁紗全幅向後襆髮仍裁爲四腳

胡氏寅曰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周家紗襆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稽之法象果何所則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爲非也治天下莫大於禮必欲盡善其必考古立制亦何獨冠爲然哉

周主邕殂太子贇立

突厥寇掠幽州周主帥諸軍伐之以疾留雲陽宮詔停諸軍驛召宇文孝伯執其手以後事付之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殂年三十六歲太子卽位卽逞奢欲曾無戚容捫其杖痕大罵曰死晩矣閱視宮人逼而淫之超拜鄭譯爲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不踰月而葬詔議卽吉樂運以爲葬期旣促事訖卽除太爲汲汲不從

己亥

周以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陳太建十一 周宣帝贇大成元 靜帝闡大象元年

周作刑經聖制

周主初立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樂運上疏曰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周主不納旣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懾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用法益深大醮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卽恣聲樂百戲日夜不休多聚美女增置位號遊宴沈湎旬日不出於是樂運輿櫬空棺也詣朝堂陳帝八失其一事多獨斷不參宰輔其二采女實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其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寬刑未幾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斲雕爲朴今乃遽窮奢麗其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其八玄象垂誡不能脩布德政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

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歎曰臧洪同死人猶願之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同斃乃詣閤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周主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周主贇傳位於太子闡自稱天元皇帝

天元傳位驕侈彌甚所居稱天臺自比上帝冕服車旂皆倍常制以鐏彝珪瓚飲食羣臣朝者致齋三日清身一日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游戲不

節晨出夜還公卿以下常被楚撻每捶人皆以百二十為度謂之天杖其後又加至二百四十后妃嬪御亦多杖背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周主闡仍居東宮號正陽宮

周主贇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

周主贇立五后

陳太建十二 周大象二年

周主贇殂隨公楊堅自為大丞相假黃鉞居東宮徵諸王還長安

周楊后性柔婉不妬忌四皇后及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后父隨公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滅爾家因召堅欲殺之而不果鄭譯與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會天元將遣譯攻陳譯請元帥天元曰卿意如何譯因請令堅行天元從之以堅為揚州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果行天元不豫小御正劉昉素以狡諂得幸與御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入臥內欲屬以後事而瘖不能言昉見周主闡幼沖以堅有重名遂與譯及御飾大夫柳裘韋謩御正下士皇甫績謀引堅輔政堅

乃稱受詔居中侍疾天元遂殂年二十二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之儀不從昉等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幼沖阿衡之任宜在宗英趙王合膺重寄公等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乃代署而行之堅恐諸王在外生變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就之儀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令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為西邊郡守周主入居天臺尊楊后為皇太后朱氏為帝太后陳元尉遲三后並為尼以楊堅

為假黃鉞左大丞相百官總己以聽堅使邘羽俱切公楊惠謂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為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宰堅私以問德林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以壓眾心堅從之以正陽宮為丞相府時眾情未壹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潛令部伍仗衛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嚴兵而至眾莫敢動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叱之堅乃得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

以鄭譯為長史劉昉為司馬李德林為府屬內史下大夫高熲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遣楊惠諭意熲欣然許之曰縱令公事不成熲亦不辭滅族乃以為司錄時漢王贊居禁中劉昉飾美妓送贊因說之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沖豈當大事今羣情尚擾宜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為天子此萬全計也贊年少庸下從之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戶頂切舉兵相州討丞相堅

堅遣韋孝寬將兵拒之

先是堅以迥位望素重必不附已召之會葬而以韋孝寬為相州總管赴鄴迥知堅將不利於周室謀舉兵討之孝寬至朝歌疑有變稱疾徐行使人伺之孝寬兄子藝為魏郡守迥遣迎孝寬悉以迥謀語孝寬孝寬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具酒食迥尋遣騎追孝寬至驛輒逢盛饌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得免迥集文武士民令之曰楊堅藉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舅甥任兼將相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匡國庇民何如眾咸從命迥乃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

堅以鄖音云公韋孝寬為行軍元帥以討迥初天元使楊尚希撫慰山東至相州聞天元殂謂左右曰蜀公將有它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遁歸長安堅遣鎮潼關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舉兵應相州

勤迥之弟子也舉兵應迥迥所統相衛黎洺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皆從之眾數十萬榮申楚潼兗州蘭陵亦應迥迥遣將取建潞圍恆沂拔曹亳遣使招汴州刺史李穆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迥穆深拒之堅使

穆子渾往布腹心穆使渾奉熨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又以十三環金帶遺堅十三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堅大悅穆兄子崇爲懷州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闔家富貴者數十人値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間乎不得已亦附於堅

周丞相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丞相堅殺趙王招越王盛

趙王招謀殺堅邀堅過其第引入寢室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腹心元胄坐戶側酒酣

招以佩刀刺瓜連啗堅欲因而刺之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叱之使卻胄瞋目憤氣扣刀入衛扶堅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乃誣招與越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都督李圓通嘗保護之由是得免

周丞相堅遣司錄高熲監相州諸軍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在武陟縣)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啟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迥金堅以爲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縶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

爲之節度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爲將譯辭以母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熲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德林謀之

周尉遲迥兵敗自殺

高熲至爲橋於沁水尉遲迥之子魏安公惇軍沁東於上流縱火栰熲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卻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卻鳴鼓齊進軍既度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心惇兵大敗孝寬乘勝進追至鄴迥卒十三萬陳

於城南勤帥眾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至迥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陳其麾下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卻鄴中士民觀戰者數萬人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射觀者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眾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迥軍敗保城孝寬縱兵圍之迥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迥起兵六十八日而敗韋孝寬分兵悉平關東堅之初得政也待劉昉鄭譯甚厚言無不從及辭監軍堅始疏之以熲代昉爲司馬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

譯譯懼求解職

周丞相堅自爲相國進爵隨王加九錫

陳太建十三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高祖文帝楊堅開皇元年 是歲周亡隋代凡二國

隋王堅稱皇帝

庾季才勸隋王以今月甲子應天受命李穆盧賁亦勸之於是周主遜居別宮隋王卽皇帝位時周境內有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隋皆有之初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滎建緒有舊將受禪建緒出爲息州刺史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是來朝隋主曰卿亦悔否對曰臣位非徐廣晉徐廣爲祕書監恭帝禪位於劉裕廣流涕哀慟情類楊彪漢楊彪爲大尉司空見漢祚將終遂稱腳攣不復行竇毅之女聞周主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由是奇之及長以適唐公李淵淵昞之子也

司馬氏光曰文帝以關中之眾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强不能陵也其所爲典法施於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强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罪盈惡熟爲眾

所棄一旦除之若撥蘽振稿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日之間縛其君臣致於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南薄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恣其淫侈逞其奇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三年而爲異姓所有悲夫

隋立后獨孤氏

后家世貴盛而能謙恭雅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甚寵憚之宮中稱爲二聖隋主每臨朝后輒與方輦而進至閤乃止使宦官伺隋主政有所失

隨事匡諫退朝同反燕寢有司奏稱周禮百官之妻命於王后請依古制后曰婦人預政或從此爲漸不可開其源也崔長仁后之中外兄弟也犯法當斬隋主以后故欲免之后曰國家之事焉可顧私長仁竟坐死后性儉約隋主嘗合止利藥須胡粉一兩求之宮中不得隋主亦懲周氏之失不以權任假借外戚后兄弟不過將軍刺史外家呂氏素微賤求訪不知所在及卽位始求得舅子永吉乃追封外祖爲齊郡公以永吉襲爵

隋立世子勇爲太子諸子皆爲王

廣爲晉王俊爲秦王秀爲越王諒爲漢王

隋廢周主闡爲介公改封周太后楊氏爲樂平公主

隋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虞慶則勸隋主盡滅宇文氏高熲楊惠亦依違從之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與議此於是周太祖以下子孫皆死而德林品位遂不進

胡氏寅曰隋文以書生斥李德林此猾胥險吏之常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隋徵蘇威爲太子少保

威綽之子少有令名周宇文護彊以女妻之威見護專權恐禍及己屏居山寺以諷讀爲娛周高祖聞其賢除車騎大將軍辭疾不拜隋主爲丞相高熲薦之隋主召見與語大悅居月餘聞將受禪遁歸田里熲請追之隋主曰此不欲預吾事耳置之及受禪徵拜太子少保追封綽爲邳公以威襲爵尋以爲納言初蘇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征稅法頗重旣而歎曰今所爲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

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隋主從之隋主常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隋主不納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隋主避之而出威又遮止隋主拂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曰公能若是吾無憂矣威嘗言於隋主曰臣先人每戒臣云唯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何用多爲隋主深然之威與高熲同心協贊政刑大小無不與謀盧賁劉昉元諧李詢張賓等謀黜熲威五人相與輔政謀泄昉等委罪於賓賁公卿奏二人當死隋主以故舊不忍誅並除名

爲民

隋主堅弑介公闡

謚曰周靜帝年九歲

隋僕射高熲督諸軍侵陳

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隋初行新律

初周法比於齊律煩而不要隋主命高熲鄭譯及楊素裴政等更加脩定政練習典故達於從政乃采魏晉舊律下至齊梁沿革重輕取其折衷去梟轘鞭法非謀叛無族罪始制死刑二絞斬流刑二

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有程式民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爲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遂定後世多遵用之隋主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其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隋主不顧行本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隋

壬寅

主斂容謝之原所笞者

隋以梁彦光爲相州刺史房恭懿爲海州刺史

初彦光爲岐州刺史岐俗質厚彦光以靜鎮之奏課連爲天下最隋主下詔褒美賜粟帛徙相州刺史鄴自齊亡衣冠士人多遷入關唯工商樂戶移實州郭風俗險詖好興謠訟目彦光爲著帽餳隋主聞之免彦光官彦光請復爲之發擿姦伏有若神明豪猾潛竄闔境大治於是招致名儒每鄉立學親臨策試褒勤黜怠風化大變無復訟者新豐令房恭懿政爲三輔之最每朝謁隋主呼至榻前

訪以治民之術謂諸州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爲海州刺史由是吏多稱職百姓富庶

突厥佗鉢可汗死分立四可汗

陳太建十四
隋開皇二年

陳主頊殂始興王叔陵作亂伏誅太子叔寶立

叔陵陳主之次子也性苛刻狡險好發古冢爲揚州刺史與新安王伯固密圖不軌陳主不豫太子與叔陵及長沙王叔堅並入侍疾陳主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剉藥刀斫之中項閼絕柳后來救

又斫之叔堅手搤叔陵奪其刀叔陵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召左右斷青溪道赦東城囚以充戰士散金帛賞賜又召諸王將帥莫有至者唯伯固單馬赴之叔堅白柳后以太子命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入見受敕帥馬步數百趣東府屯城西門叔陵惶恐自知不濟欲奔隋臺軍邀斬之伯固亦爲亂兵所殺太子卽位陳主頊在位十三年

隋以晉王廣爲河北行臺尚書令蜀王秀爲西南行臺尚書令秦王俊爲河南行臺尚書令

隋主懲周氏孤弱而亡故使三子分涖方面盛選

僚佐以王韶李雄李徹總晉王府庫事元巖爲益州長史韶雄巖俱有骨鯁名徹前朝舊將故用之雄家世以學業自通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讓之雄曰自古聖賢文武不備而能成其功業者鮮矣雄雖不敏頗覩前志但不守章句耳至是隋主謂雄曰吾兒更事未多卿才兼文武吾無北顧之憂矣二王欲爲不法韶巖輒不奉敎或自鎖或排閤切諫二王甚憚之

隋作新都于龍首山

隋主嫌長安城制度狹小蘇威因勸遷都隋主夜與威及高熲共議明旦庾季才奏曰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必有遷都之事且漢營此城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爲遷徙之計隋主愕然謂熲威曰是何神也乃詔熲等創新都于龍首山

癸卯

陳後主叔寶至德元 隋開皇三年

隋減調役弛酒鹽禁

初令民二十一成丁減役者歲爲二十日調絹爲二丈周末榷酒坊鹽池鹽井至是皆罷之

隋詔求遺書

祕書監牛弘上表曰典籍屢經喪亂率多散逸周氏聚書僅盈萬卷平齊所得裁益五千興集之期屬膺聖世爲國之本莫此爲先隋主從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匹

隋遣元帥衛王爽伐突厥大破之

初隋主旣立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沒日夜請爲周復讎沙鉢略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隋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高寶寧合兵伐隋隋主患之峻長城命虞慶則鎭幷州屯兵以備之事在元年旣而突厥數入寇隋主下詔曰往

者周齊抗衡俱通突厥以虜輕重爲國安危朕以爲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貧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於是命衛王爽等爲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擊之與沙鉢略可汗遇於白道總管李充言於爽曰突厥狃於驟勝必輕我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將多以爲疑唯長史李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潛遁其軍無食粉骨

爲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幽州總管陰壽出盧龍塞擊高寶寧突厥不能救寶寧爲其下所殺和龍悉平

隋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

隋改度支尙書爲民部都官尙書爲刑部命左僕射判吏禮兵三部事右僕射判民刑工三部事廢光祿衛尉鴻臚寺及都水臺

隋更定律置博士

隋既頒律令蘇威屢欲有所更易李德林曰脩律令時公何不言令既頒行且宜專守自非大爲民害不可數更至是隋主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以律尙嚴密乃敕威及牛弘等更定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千餘條定留五百條凡十二卷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仍置律博士弟子員

隋治河置倉運粟以給長安

隋主以長安倉廩尙虛詔西自蒲陜東至衛汴水次十三州募丁運米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輸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長安

隋杞州刺史和干子免

時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治書侍御史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荊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可加厚賜若令刺舉所損殊多隋主善之干子竟免或見隋主勤於職受百僚奏請多有煩碎上疏諫曰自古聖帝莫過唐虞然皆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使陛下留心治道無憚疲勞乃至營造細小之事出給輕微之物一日之內酬答百司

日旰忘食夜分未寢動以文簿憂勞聖躬願察臣言少減煩務唯經國大事非臣下所能裁斷者奏請詳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隋主嘉之曰柳彧直士國之寶也彧又奏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然燈遊戲竭貲破產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生盜賊由斯而起無益有損請行禁斷詔從之

歷代通鑑纂要卷四十二

南城劉慶鏜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三

起陳後主至德二年隋文帝開皇四年至隋煬帝大業三年

甲辰 陳至德二 隋開皇四年

陳以江總為僕射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翫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雖為宰輔不親

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曲大略皆美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又有厭魅之術置淫祠宮中聚女巫鼓舞百司啟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大臣皆從風謟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陳主惡聞過

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陳主於東宮聰敏强記明閑吏職大被親幸又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客卿有口辯頗知典故惠朗慧景家本小吏考較簿領毫釐不差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陳主大悅益以文慶爲知人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自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

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陳至德三 隋開皇五年

隋初置義倉貌閱戶口作輸籍法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胡氏寅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史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攜幼數百里以就龠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劭農之法輔以捄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也庶有瘳乎

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

餘口高熲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爲輸籍法隋主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

杜氏佑曰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姦僞允滋高熲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爲浮客被强家收太半之賦爲編氓奉上蒙輕賦之征烝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于天下熲之力也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縡音再

縡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縡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縡下獄縡於獄中上書曰夫君

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竪弄權惡忠直若仇讐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廄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眾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綽言及之

陳至德四隋開皇六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陳以江總爲尚書令

陳禎明元隋開皇七年是歲梁亡凡二國

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爲莒公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梁主叔父安平王巖弟瓛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於陳九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熲安集遺民拜梁王琮柱國賜爵莒公

陳臨平湖開

初隋主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諜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爲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

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州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等爭獻平江南之策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柹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時江南妖異特眾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責於佛寺爲奴以厭之

戊申

陳禎明二年 隋開皇八年

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驅逼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怪人妖背德違言搖蕩疆埸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陳主廢其太子胤立子深爲太子

隋以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陳

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爲尚書令陳主遣王琬許善心聘於隋隋人留之遂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亙數千里以高熲爲元帥長史王韶爲司馬軍事皆取決焉熲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以周羅睺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

遣將軍劉仁恩帥甲騎擊昕敗之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鬭船上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爲然故不爲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己酉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九年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

滅陳獲其主叔寶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啟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爲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十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之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

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軍屯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甲士尙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啟請率皆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於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江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欻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樊毅孔

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亙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卽走諸軍潰亂不可復止擒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住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縢使募人出戰忠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帥數騎迎降

於后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尙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唯袁憲在殿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愧耳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宮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于井旣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閤而坐弼燒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

汗股慄向弼再拜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尋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於太廟論功行賞有差叔寶在位七年

司馬氏光曰武帝事梁誅夷侯景卒成大功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爲良主孝宣值齊衰而啟土逢周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耶夫陳國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況後主荒淫無度以趣之納身眢井不亦宜乎

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爲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以蘇威爲僕射楊素爲納言

庚戌

十年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江南亂以楊素爲行軍總管討平之

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音農吳語謂我曰儂)誦五教邪詔遣楊素討之玄懀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子總管(猶言小總管裨將也)來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

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素追智慧克温州智慧走保閩越素泛海奄至泉州賊帥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不設備棄州走餘黨皆散素分兵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餘黨悉降江南大定

十二年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名

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踳駁罪同論異故有是命

以楊素爲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性疏辯高下在心唯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於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則不如熲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爲宰相及素爲僕射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爲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熲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

臣知其爲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十四年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爲官司出舉興生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於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以蘇威爲納言

關中旱饑帝如洛陽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爲之不御酒肉者朞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衞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

詔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

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叔寶侍宴出帝目之

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啟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熲至日見啟在牀下猶未開封誠可笑也

乙卯 十五年納言蘇威免尋復其位

丁巳 十七年幷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幷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況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乎卒不許

己未 十九年除左僕射高熲名

以牛弘為吏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為多

庚申 二十年廢太子勇為庶人

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帝性節儉勇嘗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妃嬪名）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

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弦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諸子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恆蓄盛怒欲加鴆毒后忿然曰睍地伐（勇小字也）漸不可耐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司馬張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

約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爲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爲歡樂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約以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麽（廣小字也）大孝愛睍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帝廢立勇頗知之憂懼計無所出使人造諸猒勝帝遂疏忌勇東宮宿衞名籍悉令屬諸衞府有勇健者咸屏去廣又令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

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諠謗過失日聞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鞫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恆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我恆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衞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於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十月使人召勇勇驚曰得無殺我耶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列於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爲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移勇於內史省賞楊素物三千段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洗馬李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嚮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耶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爲

無理然我擇汝爲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疏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爲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卽用之

葉氏（適）曰晉楊后以立惠基亂而天下爲之分裂者數百年隋獨孤后以立煬稔禍而編氓十喪八九詩首二南有以也夫

立晉王廣爲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廣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爲左衛率郭衍爲左監門率亦預奪宗之謀也帝因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冤而廣遏之不得聞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

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杲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尹氏起莘曰太子承祧主器將以鎮安海宇今乃於正位之日舉四海九州之大同日地震變異若此其爲傾覆必矣然是時旣已廢立則亦將若之何毋亦考問罪否推究得失少有疑似則躍然知悟速爲之所庶幾少答天地之變而免於覆亡之禍可也帝之觀此漫不加省至末年身不自保則天亦末如之何矣哀哉

辛酉 壬戌 癸亥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

智積帝之弟子也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仁壽元年以蘇威爲僕射

二年皇后獨孤氏崩

以楊達爲納言

三年龍門王通獻策不報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敎授

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饔饘同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胡氏寅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爲智矣且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不懼自處之不重亦

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爲之功哉

四年太子廣弒帝於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尙書柳述侍郎元巖於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臥與百僚辭訣握手歔欷越四日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雖嗇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卽無所愛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令補用非享宴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丈夫率衣絹布裝帶不過銅鐵骨角無綾綺金玉之飾焉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初文獻皇后旣崩帝以陳高宗女爲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僕射楊素兵部尙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閤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而大恚陳夫人旦出更衣爲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

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閤爲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爲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卻坐不肯致謝諸宮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卽位會楊約來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然後陳兵集衆發凶問追封勇爲房陵王不爲置嗣除述巖名徙之嶺南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四歲

胡氏寅曰隋文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弒殺之禍亦可爲聽牝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巖親逢事會則當白帝併召廣素質問陳夫人正其罪而廢廣出諸外熟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

社定矣乃出閤爲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禍爲
福逃嚴死有餘負矣

幷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

諒有寵於高祖爲幷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
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
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
陰蓄異圖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數萬及高祖
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從
諒反者凡十九州詔以素爲幷州道行軍總管帥
衆數萬以討諒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素

進擊諒大破之諒窮蹙請降羣臣奏諒當死帝不
許除名爲民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二十
餘萬家

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
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亡國
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也豈有此憂
邪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鎭及其
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司馬氏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
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隋高祖知嫡
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
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
其三乎

陳叔寶卒

煬帝大業元年立皇后蕭氏

立晉王昭爲太子

以楊素爲尚書令

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邗溝置離宮造龍舟

詔曰古者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
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

議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於河
復自板渚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於淮又發民
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旁築御道樹以柳
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
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
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築西苑

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周十餘里爲方丈蓬萊瀛
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
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

丙寅

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之沼内亦剪綵爲荷芰菱芡色渝（變也）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殽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等謹按煬帝之築西苑窮極華麗自以爲此樂可長保也不知江都西閣之禍已伏於此千日之樂不足償一時之苦豈非萬世之永鑒哉

帝如江都

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内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内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爲袍衞兵所乘又數千艘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内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帝還東京

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

丁卯

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以楊素爲司徒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百官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爲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

胡氏（寅）曰煬帝非能惜名器也特貪欲忌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爾當是之時興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靳惜名器祇足以失士爲他人之資爾

太子昭卒

楊素卒

三年殺故長寧王儼及其弟七人

詔頒新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

八篇須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帝北巡次榆林郡啟民可汗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

殺太常卿高熲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

先是徵天下散樂太常卿高熲諫不聽退謂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啟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弼私謂熲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皆殺之熲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熲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免內史令蕭琮僕射蘇威官

琮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而卒蘇威以諫築長城故威亦坐免

以楊文思為納言

歷代通鑑纂要卷四十三

商城黃闓同初校
江陰陳名慎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四

起隋煬帝大業四年至煬帝大業十三年

四年開永濟渠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於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以元壽爲内史令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内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營汾陽宮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因營是宮

復築長城

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

六年諸蕃來朝陳百戲於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爲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

食店者悉令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紿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爲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及大將軍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容止便辟侍衞者咸取則焉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爲也帝臨朝凝重發言可觀而内

存聲色日於苑中林亭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梁公蕭鉅千牛左右宇文皛及高祖嬪御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酒酣殽亂靡所不至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御皛出入不限門禁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文安侯牛弘卒

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

穿江南河

辛未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

七年帝自擊高麗至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

帝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凍餒疲頓死者什一二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

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艫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餱糧至鎭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

壬申

姓窮困於是始相聚爲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䴚(各黨切)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喜俠食客常數百人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一作勇阿舅賊號也)賊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爲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爲征士安祖辭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爲羣盜時鄃(音輸)

(今恩縣地)人張金稱聚衆河曲蓚(音條今景州地)人高士達聚衆於清河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頃之安祖爲金稱所殺其衆盡歸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爲之致死自是所在羣盜蜂起不可勝數徒衆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敕都尉鷹揚(都尉及鷹揚府)與郡縣追捕然莫能禁既而齊郡丞張須陀擊王薄等破之(事在九年)

八年帝至遼東攻城不克

先是遣諸軍分道擊高麗左十二軍出鏤方縣名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音提襄平等道總集平壤高麗所都也凡一百一十三萬人其餽運者倍之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發首尾亘千餘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至是諸軍度遼水敗高麗兵遂圍遼東遼東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久不下帝幸遼東城南召諸將責之曰公今畏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耶因留止城西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

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宇文述等九軍大

敗薩水而還

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而還

帝還東都慰撫使劉士龍伏誅諸將皆除名

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爲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獨繫之仲文憂恚病卒

九年命代王侑留守西京

以刑部尚書衞文昇輔之

濟陰孟海公起兵據周橋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柰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而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侗守東都

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爲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衞述乃諷密

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爲深交時或侮之密曰若決機兩陳之間暗嗚叱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公不如密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卒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至是帝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爲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玄

縱萬后並從幸遼東玄感潛召之皆亡還萬后至高陽爲人所執斬於涿郡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僞爲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玄感入黎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爲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懷義爲衛州刺史元務本爲黎州刺史河內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爲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踊躍稱萬歲乃

勒兵部分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爲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爲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爲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五戰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於玄感玄感盡銳攻城樊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塚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玄感屢破之每戰多捷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卻

帝引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玄感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於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

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爲患威曰玄感麄疏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寖成亂階耳帝又聞達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通謀內不自安亡奔高麗帝夜召諸將使引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來護兒至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以無敕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卽日迴軍

餘杭劉元進兵起

楊玄感引兵趣潼關宇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殺玄
感黨與三萬餘人
葉氏適曰煬帝篡弒之事楊素終始左右之而禍
亂之端乃發於玄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大
功臣之子其少年意趣已自異常及人君失德政
繁賦重人心已搖不計親疏遠近皆得乘間而起
玄感入黎陽取帨布為牟甲政與勝廣挈竿為旗
相類勝廣玄感密皆不足以亂天下而天下之亂
由之而生要之天下之勢不在瓦解而在土崩秦

隋之亡皆土崩之勢也
以唐公李淵為弘化留守
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遣衛尉少
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為留守淵御眾寬簡人多
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讖忌之未幾徵
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
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
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兵起
遣將軍吐萬緒擊劉元進破之管崇敗死詔徵緒還

甲戌

遣王世充代將元進朱燮皆敗死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十年徵天下兵伐高麗帝如涿郡次懷遠鎮高麗遣
使請降
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遂復徵天下兵
百道俱進三月帝發高陽士卒在道亡者相繼至
臨渝宮禡祭斬叛軍者以釁鼓亦不能止時天下
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卑奢
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
元懼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

護兒還
還西京
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
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
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
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殺斛
斯政烹其肉使百官噉之佞者或噉之至飽
離石胡劉苗王兵起汲郡王德仁起兵據林慮山
齊郡孟讓兵掠盱眙王世充擊破之

乙亥

十一年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以李淵爲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以淵承制黜陟討捕羣盜
帝巡北邊
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雁門突厥急攻雁門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有官以次增益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

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帝還東都
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授勳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將士守雁門者萬七千人至是得勳者纔千五百

人一戰得第一勳者進一階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無勳者四戰進一階又議伐高麗由是將士憤怨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
城父朱粲兵起
十二年 楚帝林士弘太平元年
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除納言蘇威名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爲盜乎比見奏賊皆不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雁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翫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

可滅帝不懌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猶言老兵也多姦以賊脅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典選濫授人官案驗獄成詔除名爲民

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先是詔江都更造龍舟至是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屬吏旬日出之朝臣皆不欲行無敢諫

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卽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命越王侗等總留後事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遣光祿大夫陳稜擊李子通等敗之

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江淮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往往克捷

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陀擊之敗死

李密之亡也往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困乏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韋城翟讓爲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卽破械出之讓遂亡命於瓦崗爲羣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馬槊聚少年往從之離狐徐世勣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

勣皆爲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爲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爲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爲讓畫策讓悅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

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密因說讓先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於是攻榮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陀爲榮陽通守以討之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爲之喪氣詔以裴仁基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

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

以李淵爲太原留守擊甄翟兒破之

先是魏刀兒將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至是詔以淵爲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高君雅爲之副將兵討甄翟兒遇於雀鼠谷淵衆纔數千賊圍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衆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詔罷義臣兵

内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者皆不以聞或杖其使者以爲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内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爲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帝至江都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爲盜賊所掠内爲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民始采樹皮葉或擣稾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倉猶充牣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爲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之謙黨高開道

收其衆掠燕地
謙擁衆十餘萬據豆子䴚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餘衆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虎賁郎將羅藝起兵涿郡
十三年恭帝侑義寧元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魏公李密元定楊可汗劉武周天興元梁王梁師都永隆元秦主薛舉秦興元梁王蕭銑鳴鳳元年是歲并楚凡八國
竇建德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朗兵起
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
突厥立劉武周爲定楊可汗取樓煩定襄雁門諸郡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
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突厥以爲屋利設突厥俗謂別部典兵者曰屋利設
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李密攻東都入其郛
先是翟讓李密據興洛倉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至是密以孟讓爲總管使夜率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遣裴仁基時仁基爲河南討捕使代領張須陁之衆以虎牢降密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敗走密自帥衆屯回洛倉攻偃師金墉皆不克還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然布以爨越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屯豐都市上春門北邙山爲九營以備密汝陰淮陽降密密復據回洛倉段達等出兵拒之敗走密遂移檄郡縣數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奏曰李密圍逼東都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爲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殺是後人莫敢以賊聞
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初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東宮官名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

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眞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爲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

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款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幷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屛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爲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爲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爲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覩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愼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昨日之言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

監蓄積巨萬代王幼沖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柰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侯端司馬許世緒司鎧武士彠前勳衞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且公爲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爲敕書發太原西河雁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爲兵擊高

麗由是人情恟恟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爲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爲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

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彠曰順德弘基皆背征（謂出征而背叛逃亡者）三侍（隋制左右翊衛府有親侍勳侍武侍之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彠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爲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爲威君雅實召之也於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李淵遣使如突厥

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送長安殺之六月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爲手啟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

啟謂其大臣曰隋主爲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爲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卽命以此意爲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諸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爲太上皇立代王爲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告突厥既而突厥遣使至太原淵遣劉文靜報之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爲邊患

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藉之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范氏（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啟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夷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之也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

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大悅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先是有二孔雀飛集朝堂德儒奏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凡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臣等謹按高德儒指野鳥爲鸞以欺煬帝其志利於取高官耳煬帝亦甘受其欺以至身弒國亡而不悟然則爲君而寵佞人者抑何所利哉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爲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爲大將軍淵以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唐儉溫大雅爲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彠爲鎧曹劉政會

及崔善爲張道源爲戶曹姜謩爲司功參軍殷開山爲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王長諧姜寶誼陽屯爲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以世子建成爲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爲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爲右領軍府長史諮議

李淵引兵至霍邑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將軍屈突通將兵拒之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眾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劉文

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爲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奬以驕其志使爲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部項切）鷸（允律切）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爲晚也乃復書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

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兩久不止淵軍中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爲隋兵尙彊未易猝下李密姦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

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何以自全建成亦以爲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爲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旣而太原運糧亦至八

月雨初霽李淵趣霍邑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

胡氏（寅）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煬皆有之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未有也其當討無疑矣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亳之載世民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爲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奬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聲旣震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

士則不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

薛舉稱帝立其子仁杲爲太子遣仁杲將兵取天水徙都之

涿郡留守薛世雄擊李密竇建德襲破之遂圍河間

李淵克臨汾絳郡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爲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二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胡氏寅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也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洪客未知晉陽興師或無路以自達而於密發之歟以此一言觀之其胸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豈其不及唐室之興而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其可謂高士矣

王世充救東都合擊李密於洛口

王世充等帥所領會東都越王侗使劉長恭龐玉等帥兵與世充等合擊李密於洛口詔諸軍皆受

世充節度密之克洛口也鞏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罵密極口密怒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城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殺之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

先是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淵留兵圍河東(時屈突通守河東)自引軍西至是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

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志寧師古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乃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

李淵合諸軍圍長安

京兆內史衞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如永豐倉勞軍賑饑民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盜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

勝兵九萬先是柴紹妻李氏及李神通段綸各起兵以應淵淵使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關中羣盜史萬寶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悉降於淵淵以書慰勞使受世民節度至是李氏將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爲謀主玄齡罄竭心力知無不爲淵命劉弘基殷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眾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軍趣司竹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請期日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衞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

尹氏(起莘)曰興王氣象自與庸人不同李淵起兵至是才半載方其拔西河斬佞臣慰撫居民秋毫無犯義聲已昭布於遠近矣既而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潼關徇渭北兵威所至摧枯拉朽今遂

大合諸軍爲攻圍之計未幾遂克長安雄據京邑是豈四方諸寇所能抗衡者哉太宗之所以肇造唐室者可謂帝王自有眞矣

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

巴陵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徐德基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珍爲主景珍曰吾素寒賤不爲眾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眾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尋自稱王

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聽思廉扶王至閤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衞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

隙淵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爲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李密誘翟讓殺之

李淵立代王侑爲皇帝尊帝爲太上皇

侑時年十三

淵自爲大丞相封唐王以建成爲唐王世子世民爲秦公元吉爲齊公

以武德殿爲丞相府改敎稱令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爲長史劉文靜爲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爲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竇威爲司錄參軍使定禮儀淵傾府庫以賜勳人國用不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爲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苑中及六街樹爲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

屈突通降唐唐遣通招河東通守堯君素不下

宿松羅忠濟初校
順德曾廣莘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四十四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五

起隋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武德元年至高祖武德七年

隋恭帝侑義寧二恭帝侗皇泰元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夏王竇建德五鳳元涼王李軌安樂元楚王朱粲昌達元年是歲并楚士弘魏定楊梁師都秦梁銑凡十二國隋煬帝廣恭帝侑秦魏亡

唐王淵自加殊禮

劒履上殿贊拜不名王既克長安以書喻降郡縣於是東自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盜賊氐羌爭遣子弟入見請降有司復書日以百數

唐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為太原道行軍元帥

隋宇文化及弑其君廣於江都立秦王浩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唯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思歸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閤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結約宮人聞之言於帝帝怒斬之自是無敢言者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德戡等乃悉召驍果夜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問曰何事虔通對曰草坊失火明日未明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十餘人拒戰而死千牛獨孤開遠帥殿內數百人叩閤請帝自出臨戰無應者軍士稍散先是帝選驍健官奴數百人置玄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及

等結帝所信司宮魏氏使矯詔聽給使出外德戡遂引兵自玄武門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等入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既至德戡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虔通逼帝出宮帝歎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今日之事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

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二在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欲遂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使令狐行達縊殺之初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弑帝欲迎立之衆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暕宗室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來且以計全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令立秦王浩爲帝居別宮以兵守之以智及裴矩爲僕射士及爲內史化及至矩迎拜於馬首故化及亦以爲僕射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

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爲上洛令死之至是仲琰弟琮爲千牛左右亦爲化及所殺兄弟皆死國難時人愧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諡曰煬在位十五年年五十歲

司馬氏（光）曰文帝之於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於人直以天元暴崩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徼幸得之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彊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爲窮奢極欲兵連賦重盜賊蠭起而巡遊不息惡聞直言喜自壅蔽卒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況隋無積善之基乎

唐王淵自爲相國加九錫

隋以唐王爲相國總百揆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爲耳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孤竊耻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胡氏（寅）曰唐王不正名楊廣爲弑父與君之賊而

舉師是故節目繁多詭正並用興王之術駁而不懿也

宇文化及發江都

宇文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宮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付尚書省令衞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參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楫以行至顯福宮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讎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吾必欲殺之死無所恨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將以晨襲

化及語洩化及殺之其麾下皆鬪死無一降者化及至彭城魏公密拒之引兵入東郡

隋吳興太守沈法興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唐世子建成等還長安

世子建成秦公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分兵守之而還

梁王銑稱皇帝

梁王蕭銑卽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委以機密又使張繡徇嶺南郡縣多降始安郡丞李襲志散財募士以保郡城羣盜攻之皆不能下聞煬帝遇弒帥吏民臨三日或以尉佗之事說之襲志怒曰吾世繼忠貞江都雖覆宗社尚存尉佗狂僭何足慕也堅守三年外無聲援至是城陷爲銑所虜於是東自九江西抵三峽南盡交趾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唐王淵稱皇帝

隋恭帝禪位於唐唐王卽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尙黃

葉氏適曰天下有難取者有易取者自周衰天下分裂已六七百年正當欲合之時故先合於秦秦不足以受之而後合於漢故漢取之易西晉之後天下分裂又三四百年亦當欲合之時故先合於隋隋不足以受之而後合於唐故唐取之亦易若三國十六國皆乘天下之始分所以難也

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卽位段達王

世充爲納言元文都爲內史令共掌朝政侗眉目如畫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唐以趙公世民爲尙書令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竇威蕭瑀爲內史令

唐主待裴寂特厚羣臣莫及日賜御膳言無不從稱爲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之唐主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唐主曰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新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

唐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唐以永安王孝基為陝州總管

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唐廢隋帝侑為酅國公而選用其宗室

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范氏祖禹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公義也況宗族乎高祖始即位而錄隋子孫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唐以孫伏伽為治書侍御史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范氏祖禹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血氣周流無壅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高祖鑒隋之所以亡首闢言路可謂知先務矣

唐竇威卒以竇抗陳叔達為納言

魏公密敗宇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

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為僕射

秦主舉卒子仁杲立

居折墌音隻城

唐立李軌為涼王

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弟入貢遂冊拜軌為涼王

唐遣秦王世民伐秦

隋宇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許帝

宇文化及兵勢日蹙兄弟酣宴醉尤怨也智及曰今所向無成負弒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怒數相鬬鬩其眾多亡化及歎曰人

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爲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稱帝於魏縣國號許

唐以李密爲光祿卿邢國公

先是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至是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於竇融（竇融以河西歸漢）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乎至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既而唐遣密收撫山東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

涼王軌稱帝

唐秦王世民破秦兵秦主仁杲出降

世民還至長安斬仁杲於市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徐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爲祕書丞乘傳至黎陽勸世勣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以邀富貴也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啟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

己卯

主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之歎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眞純臣也賜姓李氏使孝恪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大事猶未可

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別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

唐以李素立爲侍御史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擢授侍御史

隋恭帝侗皇泰二唐武德二鄭王王世充開明元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　是歲隋

涼楚粲亡幷楚夏定楊粲師都梁銑凡九國

唐定租庸調法

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橫斂

唐置宗師

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爲團伍

朱粲降唐唐以爲楚王

粲後殺唐使者奔東都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於聊城誅之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

鄭王世充稱帝

世充令長史韋節等造禪代儀遣段達等入奏隋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隋主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若隋祚未亡此言不應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世充乃稱隋主命禪位於鄭幽隋主於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赦書敦勸隋主皆不之知世充遂備法駕入宮卽皇帝位立子玄應爲太子玄恕爲漢王奉隋主爲潞國公以蘇威爲太師以陸德明爲漢王師令玄恕就其家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對之遺利竟不與語

夏王建德立楊政道爲鄖公

既而突厥立爲隋王居定襄

唐遣安興貴襲執涼主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鄭主世充弒隋主侗

世充以尚書裴仁基裴行儼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謀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泄皆夷三族齊王世惲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爲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

除之世充遣人酖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唐置十二軍

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爲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

唐酅公薨

謚曰隋恭帝

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

文静自以材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静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静屬吏遣寂問狀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爲之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静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静觖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静材略過人性復麤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素親寂低回久之卒用寂言殺文静籍沒其家

胡氏寅曰文静首倡大謀賞不酬勳又以讒死而

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文静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魏武之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諫爲是也歟在世民則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數批逆鱗使勳舊冤死其責大矣

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唐以李綱爲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爲何潘仁長史乃恥爲

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爲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疏骨肉太子不懌綱固稱老病辭職乃解尚書仍爲少保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爲第一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唯綱盡忠款伏伽誠直餘人皆踵弊風俛眉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

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

唐以封德彝爲中書令

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劉武周及金剛皆走死

初易州賊宋金剛有衆萬餘爲竇建德所敗西奔劉武周說武周圖晉陽南向以爭天下武周從之使將兵寇唐并州取澮州軍勢甚銳唐遣世民擊之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世民乘勝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

二日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
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李世
勣與戰小卻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
敗其將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
敬德喜甚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
慮其爲變驟以爲言世民不聽劉武周棄幷州走
突厥突厥殺之金剛亦走突厥世民入幷州武周
所得州縣皆入於唐唐以唐儉爲幷州道安撫大
使李仲文爲總管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
腰斬之

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初王世充所部降唐者相繼至是唐主議擊之詔
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秦王世民遣行軍總管
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
內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迴洛城大
軍屯於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陳於青城宮世民
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
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
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
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

辛巳

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

突厥處羅可汗死弟頡利可汗咄苾立

吳主子通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襲
梁梁王法興走死

李子通度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於
是丹陽毗陵等郡皆降於子通杜伏威遣輔公祏
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於
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
得二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溺死
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

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銑吳亡幷楚梁師都凡三國

唐以趙郡王孝恭爲夔州總管李靖爲行軍總管

李靖說孝恭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以孝恭爲
夔州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靖爲行軍總管
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
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爲質

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於穀水進圍洛陽

王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
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移軍青城壁壘未立

王世充帥眾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眾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眾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備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下令曰敢言班師者斬眾乃不敢復言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唐兵圍洛陽城中乏食死者相倚於道初世充遣使求救於建德建德悉發眾西救洛陽陷管州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皋之東原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反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記室薛收曰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建德既破世充自下矣世民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游兵遇之世民引兵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逡巡稍卻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破之建德乃悉眾出牛口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建德方朝

羣臣唐兵已至於是大戰世民帥程知節等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槊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餘人詣軍門降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蕭瑀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朱粲等十餘人斬之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

諸道場世充建德之地悉平世民至長安獻俘太
廟赦世充斬建德
唐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
王世充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有舊
先是屢以書招之既至長安唐主以爲諫議大夫
嘗從校獵高陵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
旬未足爲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
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
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唐主曰卿諫似直而
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爲乎對曰臣實不知

但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爲耳昔侍
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
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
失乎唐主深然之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
竇建德諸將居閭里暴橫爲民患唐官吏以法繩
之皆驚懼不安會詔悉徵建德故將於是范願高
雅賢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
皆夷滅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乃謀作亂故漢東
公劉黑闥屛居漳南諸將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方

種蔬卽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聚衆襲縣據之既
而陷鄃縣竇建德舊黨稍出歸之衆至二千人爲
壇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軍詔
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李玄通等擊之
又詔李藝引兵會擊
唐蠲太常樂工爲民
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
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爲之開府置屬
世民以海内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

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
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
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
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
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
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
補外官如晦亦出爲陜州長史玄齡曰如晦王佐
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卽奏留之
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
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每

令入奏事唐主曰玄齡爲吾見陳事雖隔千里皆
如面談
朱子（熹）曰知人甚難太宗定十八學士之選不但
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之尤者
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
銑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鎭屢破其兵
進至夷陵入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衞纔數千人
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靖見
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

郭銑內外阻絕問策於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下
令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
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城
諸將欲大掠文本曰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戰
爭跂踵延頸以望眞主是以蕭氏君臣決計歸命
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
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
又言梁將帥拒鬪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
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爲其主鬪死乃忠臣
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

壬午

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孝恭送銑長安斬
於都市以孝恭爲荆州總管靖爲上柱國安撫嶺
南先是銑遣劉洎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
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靖既度嶺所至皆下銑桂
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以靖代之引兵下九
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
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威於是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高開道叛唐自稱燕王
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初黑闥既破淮安王神通半歲之間盡復建德舊
境遣使北連突厥將軍秦武通程名振等皆自河
北遁歸長安乃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劉黑闥自稱漢東王唐秦王世民破之於洺水黑闥
奔突厥
唐武德五年 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 是歲楚亡并梁凡三國
李子通叛唐伏誅
楚王林士弘卒
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先是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唐遣齊王元

吉擊之淮陽王道玄將兵三萬與黑闥戰敗沒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元吉不敢進太子建成請行故遣之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唐主唐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胡氏寅曰太子令二王教與詔敕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而世民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邪房杜諸人亦無所警發何也高祖不思因事更制乃謂秦王為書生敎可謂易其言矣

癸未

秦王每侍宴宮中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歔欷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宜相娛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必無子遺矣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子母屬之必能保全唐主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亦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於是太子請行

范氏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為泰伯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

唐武德六年 是歲漢東亡并梁凡二國

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先是太子兵至昌樂黑闥已走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至饒陽德威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於洺州

唐以裴寂蕭瑀爲僕射楊恭仁封德彝爲中書令

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先是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遂請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爲之副公祏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雄誕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杜伏威也在京師奈何無故自取族滅乎公祏殺之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

於丹陽國號宋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與李靖進攻丹陽公祏棄城走人執送丹陽梟首江南皆平

唐置屯田於并州

突厥數爲邊患并州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相問難於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唐高祖神堯皇帝 武德七年 是歲高開道輔公祏皆敗死唯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

置州縣鄉學

詔州縣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

帝詣國子學釋奠於先聖先師

詔王公子弟各就學

吳王杜伏威卒

高開道爲其下所殺詔以其地爲嬀州

初定官制

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祕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

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衞至左右領衞爲十四衞東宮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鎭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郞二十八階爲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范氏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也自漢以來失之而唐

不能革也且既有三公而又有尚書省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又有九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如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未見其可也

胡氏寅曰國學之地重矣夫豈與他官府有司比也而次於匠監之下若以尚書門下中書國子監祕書殿中爲六省而降內侍於寺監之下則尊儒重道之意明而奄尹與政之階替矣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田野者爲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范氏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無憾者也唐之法蓋庶幾焉然爲治者唯能省力役薄稅斂務本抑末尙儉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富者不得兼之則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胡氏寅曰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然古之仕者世祿故仕則不稼後世用人不愼升黜無常則此制將有不可行者

必也仕者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用則有祿以酬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必有大罪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爭利之法可行而廉恥之風益勸矣

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衞士發幽州突騎三百置諸坊又私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至是上幸

仁智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又使人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表裏相應上聞之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赴詹事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屛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上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世民旣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

成請封德彝復爲營解於外上意遂變遣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王珪韋挺杜淹並流巂州文幹陷寧州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

范氏祖禹曰建成擅募兵甲以危君父其罪大矣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惑於姦臣之計牽於妃嬪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皆高祖不明之過也

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

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所征無敵柰何爲此以貽四海之羞乎願假數年之期臣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内欲總兵權成其簒奪之謀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豳州以禦之突厥受盟而還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

而未嘗爲矢刃所傷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以裴矩權侍中

歷代通鑑纂要卷四十五

黟縣黃士陵初校
江陰陳名愼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乙酉丙戌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六

起唐高祖武德八年至太宗貞觀十四年

八年裴矩罷以宇文士及權侍中

九年以裴寂為司空

日遣員外郎二人更直其第

初令州縣里閈各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閈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

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

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啟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死生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唯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麤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奕性謹密以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藁

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

為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而汝固辭且建成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

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

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在與其舅高士廉將軍矦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問於李靖及李世勣皆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

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嘆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公更圖之敬德曰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

事其兄嘗謂護軍薛實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至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

臣今永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於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率衆大至攻玄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

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諸將又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敬德曰此非所以求安也乃止遂立世民爲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子命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召傅弈謂曰汝前所奏幾爲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勿以前事爲懲也

司馬氏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之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羣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

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刱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范氏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

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己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爲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柰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麗沙汰僧道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嶲州皆以爲諫議大夫

范氏祖禹曰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之臣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讎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苟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

帝自稱太上皇

廬江王瑗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以高士廉爲侍中房玄齡宇文士及爲中書令蕭瑀封德彝爲僕射

太子卽位

詔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卽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立妃長孫氏爲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爲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喻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閒無事則爲汝師

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羣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爲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柰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閒悉爲精鋭

尹氏起莘曰天子非教射之人卒伍非進見之士殿庭非習武之所一舉而三失具矣

定勳臣爵邑

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敘

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

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置弘文館

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

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内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搉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奥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

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

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

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

上嘗謂傅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

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後因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耳

胡氏寅曰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劫父臣虜殺兄及弟駭君親而代其位室弟婦欲以爲妻此人道所不得爲者孰謂堯舜周孔之道而有是哉

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嘗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等謹案請陽怒以試羣臣者太宗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有以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卻而陰內之豈眞有所謂誠哉觀其密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程元振之不拜以觀

其所爲則正中請者之言而自戾其言矣

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

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

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

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
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
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
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
錦繡公私富給
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
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
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
何以異於胡之可笑邪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
免爲人笑也

立子承乾爲太子
承乾生八年矣
蕭瑀免
降宗室郡王爲縣公
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鎭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
童孺皆爲王上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
德彝以爲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
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
已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唯有功者數
人不降

遣使點兵
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
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
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
執以爲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
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
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
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
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
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

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
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
能無怪今復點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
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
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從之
以張玄素爲侍御史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
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
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
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

丁亥

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

以張蘊古爲大理丞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黈（他口切黃色也）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

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宴羣臣

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

孫氏（甫）曰天下之務至廣軍國之機至要雖明主賢相亦不能無失議事之際使忠良之士預聞有闕失從而正之豈不美哉若以小臣不得預聞必罪知闕失方許諫正事或已行而不可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有矯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或掩其過君不從其過大臣之罪亦大矣太宗命諫官入閤李義甫廢之至明皇而復李林甫又廢之至肅宗而復程元振又廢之至德宗而復盧杞又廢之至憲宗而復元和之後奏事雖在閤中論事者久絕長慶初鄭覃崔鄲始於羣臣退後論宴樂遊畋之失穆宗問此何人宰相以諫官對雖是法在庸主未必有益其關國體豈不大哉

以戴胄爲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

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饋絹事覺上於殿廷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爲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臣等謹案罰之不可以賞猶賞之不可以罰也

孫伏伽張玄素皇甫德參皆以論事得賞孔穎達以諫太子得賞常何以薦士得賞張蘊古以獻箴得賞長孫順德以受賕得賞斯可以類乎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忍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於罰也漢文帝之於張武嘗爲之然則文帝非歟曰文帝所爲多出於誠猶過乎厚而不可以爲訓也

分天下爲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

川形便分爲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

胡氏寅曰工人之意借弓爲喻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爲君之道也

封德彝卒以蕭瑀爲左僕射

上與侍臣論周秦修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尙詐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范氏祖禹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太宗以湯武之征

伐爲逆取而不知征伐順天應人所以爲仁義也其曰取之或可以逆亦非也旣謂之逆則無時而可矣

以長孫無忌爲右僕射

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

胡氏寅曰無忌亦常才也若從皇后之言不使知政退避權勢保其寵祿又安有黔川之禍哉

高士廉罷
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
蕭瑀免
以孫伏伽爲諫議大夫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爲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爲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爲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爲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爲諫議大夫

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亦足以觀矣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以李乾祐爲侍御史
鄃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

戊子

以乾祐爲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
二年長孫無忌罷
詔自今大辟並令兩省四品及尙書議之
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尙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爲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聽於朝堂俟進止
胡氏寅曰三品已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

囚同引得待臣以恥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而無由其所失又多矣不欲使與囚同引者別引可也
關內旱饑赦天下
關內旱饑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乂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

雨民大悅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降以其地為夏州

祖孝孫奏唐雅樂

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

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司馬氏光曰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皇來儀也苟無其本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濩武之音亦不能有以化一夫矣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暫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惜哉

畿內蝗

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

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上曰比見羣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煑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出宮女三千餘人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之前後三千餘人

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上以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帝之為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曏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為太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

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為之霽威上嘗得佳鷂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鷂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

以王珪為侍中

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短遂成怨隙或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煬帝之世是也當時羣臣如此必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其幸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頓首謝

范氏祖禹曰不明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

上又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

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

上閒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耶非耶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

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爲孝孫遊說耶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耶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

詔舉堪縣令者

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屛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

三年裴寂卒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僕射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勑尙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

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以其職矣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上又嘗謂玄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熲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熲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

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唯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二人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

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

載之

胡氏寅曰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爲是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

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案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爲良臣勿使臣爲忠臣上

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逄比干面斥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其壅蔽也君臣日相與處而盻盻然防其欺是左右前後皆無可信者誰與爲治乎

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饞人自噉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最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爲亡國齊主尤劣也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

然上畏皇天之鑒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

以馬周爲監察御史

茌平人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郞將常何之家會以旱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怪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爲臣具草耳上卽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爲知人賜絹三百匹

杜如晦罷

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

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爲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爲一府主今爲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而去

四年以溫彥博爲中書令戴冑參預朝政蕭瑀參議朝政

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爲天可汗許之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

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足爲後世法也

蔡公杜如晦卒

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

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耳上嘆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卽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

敕百司詔敕未便者皆執奏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

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一日萬幾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旣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

意、

以李綱爲太子少師蕭瑀爲太子少傅

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使之乘至閤下每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先是上命蕭瑀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玄齡等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皆不問瑀由此快快旣爲少傅遂罷御史大夫不復預聞朝政

以李靖爲右僕射

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

以侯君集參議朝政

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鍼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故有是命

胡氏寅曰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禁笞囚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爲者矣

大有年

上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敎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敎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飮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

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旣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恨不使封德彝見之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范氏祖禹曰魏徵仁義之言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欲咈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

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耶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五年新昌公李綱卒

諡曰貞

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案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卽決仍三覆奏乃行刑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訐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爲直以讒爲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羣臣耳而彼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柰何昵姦以自損乎上默然既而萬紀等皆得罪

詔議封建

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令羣臣議之魏徵以爲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爲動國子孫皆有民社易世

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鎭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

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唯

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耳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擧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訊服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唯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上又常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康國求内附

康國求内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求絶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内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疲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愼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内外治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范氏 祖禹 曰太宗知招來絶域之弊而不爲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與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爲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壬辰

六年帝如九成宮

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爲避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溫凊之禮臣竊未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惑仍亟增修大安以稱中外之望又言比來樂工圉人超受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臣竊恥之

鄒公張公謹卒

公謹卒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

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安避辰日遂哭之

宴近臣於丹霄殿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爲

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上謂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

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

癸巳

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變法不恆其德勞擾實多

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

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以陳叔達爲禮部尚書

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讜言故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亡當日之言非爲陛下乃社稷之計耳

七年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

王珪罷以魏徵爲侍中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溫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

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

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怫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

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

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

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

歐陽氏修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胡氏寅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間豈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況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免死太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過也

以長孫無忌爲司空

無忌固辭上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讎不棄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敎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寍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寍與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作淫巧之意耶乃削綸階

甲午

八年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覩

以李靖為特進

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疋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饑寒切身難保清白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上善之

乙未

九年太上皇崩

在位九年年七十歲

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眞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丙申

十年以荊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

魏王泰為相州都督不之官上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置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躓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

房玄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
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
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
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
陳氏傳良曰太宗收人傑納館中卒以此攘建成
之位泰親太宗之子得無動心乎況日廩所入過
於太子遠甚則泰豈肯甘心復爲太子下故曰啟
泰之邪心者太宗也
以溫彥博爲右僕射楊師道爲侍中魏徵爲特進
徵屢以目疾辭位上不得已以爲特進知門下省

事參議得失
皇后長孫氏崩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
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
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以東
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
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
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
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
不爲柰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及疾篤
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久
小心愼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
莩(蘆中白皮至薄言輕薄而附著也)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
危欲保全之愼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
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可也更
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
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
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
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是開其
禍敗之原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宮司奏之上覽之

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
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
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玄齡使復其位
禁上書告訐者
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
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
人罪之
范氏祖禹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
遠矣此爲君爲長之道也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十一年作飛山宮

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爲墟陛下撥亂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

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定律令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至是行之又定枷杻鉗鏁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競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

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爲姦自今變法宜詳愼之

豫爲山陵終制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范氏 祖禹 曰厚葬之禍古今所明知然後之人主爲之以賈禍跡相接而莫或戒也太宗雖自爲終制而昭陵之葬亦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豈非高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宮

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偫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偫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僦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

戒哉

以王珪爲魏王泰師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

胡氏寅曰爲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爲至泰是時於兄弟閒漸生異慮而王珪訓告之方教誨之道未之聞也卒以窺伺廢斥而死珪與有責矣

虞公溫彥博卒

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毁宮少加修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其後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大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但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唯恐不聞其過苟其言無取亦無所損乃皆勞而遣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閒知民疾苦尚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令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

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益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

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

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

以武氏爲才人

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

宮

十二年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爲亦何以異於往年耶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彊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

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卽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仕於隋朝之資給）陛下欲誅之納戴冑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以高士廉爲右僕射

十三年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房玄齡爲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

而歸時人美其有讓

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愼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

永寧公王珪卒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沒官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一以爲頃年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佚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此恐非興邦之言也上深奬歎報云已列

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
以楊師道爲中書令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太史令傅奕卒
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卽蘇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來駮佛教者爲高識傳行於世

庚子

十四年詣國子監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爲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

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
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爲西州
以劉仁軌爲櫟陽丞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

軌爲櫟陽丞上將幸同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穫使農民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工願少停旬日則公私俱濟矣上賜璽書嘉納遷新安令

貶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爲華陰令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爲令魏徵諫曰宦者輕爲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上納其言

宿松羅忠濟校
黟縣黃士陵[illegible]
南海廖廷相[illegible]

歷代通鑑纂要卷四十六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七

起唐太宗貞觀十五年至高宗顯慶五年

十五年以文成公主嫁吐蕃

吐蕃復遣其相祿東贊來請婚上嘉其善應對欲以琅邪公主外孫段氏妻之辭曰臣國中有婦父母所聘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命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爲公主別築城郭宮室而處之

胡氏寅曰祿東贊雖夷狄然知敬父母之命守伉儷配偶也之情則當聽其義成其美乃中國禮義之教矣欲撫以厚恩者獨無它道乎

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陰陽雜書

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僞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上之才皆爲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庾爲羽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爲宮以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敘祿命曰祿命之書多言或中

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敘葬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爲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

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爲甚識者以爲確論

起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

詹事于志寧遭母喪起復舊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好鄭衛之樂寵昵宦官役使司馭不許分番私引突厥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苫

壬寅

塊竟不忍殺

胡氏寅曰太子之於詹事學爲父子焉學爲君臣焉太宗使志寧輔導太子而奪其喪豈其末之思歟然志寧不能力辭乃以無事之時從金革之例冒哀居官則何以訓太子宜太子之不納其諫也然太子之欲殺志寧則是刺客之不如矣其不能終宜哉

十六年以岑文本專知機密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

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太子書曰恩旨

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伏惟居安思危日愼一日太子惡之令戶奴陰伺擊之幾斃

胡氏寅曰周官內府膳夫酒正有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以愚度之非武王周公之法也夫日用之切身者莫大乎膳服而易以溺人者莫若酒今以尊貴之故惟意所取不限多少則珠襦玉食長夜之飲由此起矣豈聖人節以制度自家刑國之道哉

以長孫無忌爲司徒房玄齡爲司空魏徵爲太子太

師

初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横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曰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何事過謝會上問侍臣以國家急務褚遂良曰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此爲最急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故遂良對及之

上乃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徵爲太子太師

上嘗問徵比來朝臣殊不論事何也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

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是則當助成之非則當請罷之不

癸卯

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宇文士及卒

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至是卒謚曰縱

范氏 祖禹 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子曰佞人殆夫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而近之必至於殆彼佞人者不知義之所在而惟利之從故也是故堯舜畏之而孔子以爲殆人君可不遠之乎

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

十七年鄭公魏徵卒

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徵薨命百官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羽儀非其志也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自製碑文幷爲書石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

圖功臣於淩煙閣

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如晦魏
徵房玄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玄劉
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
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
寶等於凌煙閣
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太子貶魏王
泰爲東萊郡王
太子承乾少有躄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畏上
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涕泣退歸宮中則與
羣小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揣知其意輒迎

拜自責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廝
役共食之又效突厥語及服飾飲食謂左右曰一
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委
身思摩若當一設(突厥別部典兵者曰設)不居人後矣漢王
元昌所爲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
之甚善朝夕同遊戲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娛
樂私幸太常樂童與同臥起上怒殺之太子於宮
中構室立像朝夕奠祭稱疾不朝謁者數月魏王
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
上命韋挺杜楚客攝泰府事二人俱爲泰要結朋

黨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
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
勸之反太子大然之厚賂中郎將李安儼使爲中
詗(虛正切 候伺也)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皆預其
謀割臂爲誓荷謂之曰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
臨視因玆可以得志會齊王祐反事連承基繫獄
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鞫之
反形已具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
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
遂敎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度內

也上乃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
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
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之元昌賜
自盡君集安儼節荷等皆伏誅庶子張玄素等以
不諫諍免爲庶人獨于志寧以數諫見褒君集被
收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不
可上乃泣謂之曰與公長訣矣遂斬之而原其妻
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
上謂侍臣曰昨青雀(魏王泰小字)投我懷云臣今日始

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朕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失言此國家大事存亡所繫願熟思之且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之重肯殺愛子以授晉王哉陛下前者以嫡庶之分不明致此紛紜今必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吾不能也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得無憂乎治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

心誠無聊顇因自投于牀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乃使治拜無忌曰汝舅許汝矣即御太極殿召羣臣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諸子誰可立者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時年十六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泰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乃降泰爵東萊郡王幽之北苑府僚親狎者皆遷嶺表尋徙泰爲順陽王

司馬氏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以太子太保蕭瑀詹事李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

詔以長孫無忌爲太子太師房玄齡爲太傅蕭瑀爲太保李世勣爲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唐以僕射侍中中書令爲正宰相僕射二品侍中中書令三品詹事官卑藉其輔翼太子故授之同三品使得與聞國政與侍中中書令之任同）同三品自此始又以李大亮于志寧馬周蘇勖高季輔張行成褚遂良皆爲寮屬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鬚灰可療上自翦鬚

爲之和藥

定太子見三師儀迎於殿門外先拜三師答拜每門讓於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其與書前後稱名惶恐

黃門侍郎劉洎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希上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詣東宮與太子遊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

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上疑太子柔弱密謂長孫無忌曰雉奴太子治小字懦恐不能守社稷吳王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何如無忌固爭以爲不可上曰公以恪非己之甥邪無忌曰太子仁厚眞守文守成尚文也良主儲副至重豈可數易上乃止謂恪曰父子雖至親及其有罪則法不可私漢立昭帝燕王不服霍光折簡誅之此不可以不戒

上謂羣臣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

寬厚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也

胡氏寅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黨其甥是也無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察諸子而愼選之乃聽無忌而舍吳王至是事不可易矣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以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擁護晉王其意以爲晉王旣立則可以長保富貴也曾不幾何困於誣罔竟被誅絶不能自明於是向之所以自營者適所以自伐亦可以爲大臣謀國置嗣不忠者之戒矣

踣魏徵碑

初魏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有宰相才至是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主而踣所撰碑

曾氏鞏曰魏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每恨其不思而益知公之爲賢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大公至正之道而已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也且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

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啟其怠且忌矣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上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矣

范氏祖禹曰人君言行被於天下其得失何可私

也欲其可傳於後世莫若自修而已何畏乎史官之記邪劉洎之言足以儆君心而全臣職矣

楊氏時 曰劉洎之言善矣然特可以動夫好名之君耳理則有所未盡也夫言行君子之樞機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雖使莫或記之而民之從違如此則亦何可掩乎

上又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欲觀國史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上不從玄齡

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直書其事

范氏祖禹 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此姦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君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可信也

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

新羅遣使言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

路乞兵救援上遣使齎璽書諭之蓋蘇文不奉詔使還上曰蓋蘇文弑君不可以不討遂欲自征高麗遂良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十八年以劉洎爲侍中岑文本馬周爲中書令

上嘗謂侍臣曰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恐

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上皆納之

上文學辯敏羣臣言事者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虛襟以納其說猶恐未敢對颺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而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損心多語損氣願爲社稷自愛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今聞讜言虛懷以改

以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上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無忌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說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

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敏於決斷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范氏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有朋友之義非徒以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而無忌納諂以悅之其罪大矣然太宗論羣臣之得失亦豈皆中於理哉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譬之飛鳥輕侮其臣不恭孰甚焉

帝如洛陽命房玄齡留守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詔親征高麗

上至洛陽聞洛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勞勉之名振失不拜謝上試責怒以觀其所爲名振謝曰疏野之臣未嘗親奉聖問適方心思所對故忘拜耳舉止自若應對愈明辯上乃

歎曰奇士也卽日拜右驍衛將軍以張亮爲平壤大總管帥兵四萬艦五百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李世勣爲遼東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降胡趣遼東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弒主虐民今問其罪所過營頓無爲勞費

十九年封比干墓

詔諡殷太師比干曰忠烈命所司封其墓春秋祠以少牢給五戶灑埽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

巳乙

胡氏寅曰知人則易自知則難太宗之評魏武者正所以自狀耳

詔太子監國

詔太子監國留居定州命太傅高士廉詹事張行成庶子高季輔及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同掌機務以輔之將行太子悲泣數日上曰爲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爲

岑文本卒以許敬宗檢校中書侍郎

帝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先是諸軍拔蓋牟卑沙遼東白巖諸城車駕進攻安市城高麗北部延壽惠眞帥兵十五萬救安市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兵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爲奇兵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薛仁貴大呼陷陳所向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延壽惠眞帥衆請降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乃更名所幸山曰駐驆山刻石紀功七月張亮至建安城破高麗兵至是世勣攻安市不下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以逼其城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頹壓城城崩會守城傅伏愛私離所部高麗自缺城出戰遂奪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還師渡遼暴風雪士卒沾溼多

死者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

范氏祖禹曰太宗玩武不已困於小夷無異於煬帝蓋不能愼終如始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其所以爲賢也

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

諸軍所虜高麗民安集幽州將以賞軍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爲民歡

丙午

呼之聲三日不息

殺侍中劉洎

初上將東行謂侍中劉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臣謹卽行誅上以其妄發怪之及上還不豫洎色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爲然詔賜自盡

胡氏寅曰太宗殺洎甚遽大臣亦不聞有諫者何

也太宗盛意伐高麗挫屈而歸憝怒之氣無所發泄正爾臥疾而譖者觸其諱惡是故雷震霆擊不復思惟也故人主必以禮義養其心志使氣合太和則喜無過差怒無暴悖矣

以馬周攝吏部尚書

周以四時選爲勞請復十一月選至三月畢從之

二十年遣大理卿孫伏伽等巡察四方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一察官人善惡二察戶口流散帳籍隱沒三察農桑不勤倉廩減耗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五察德行孝弟茂材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貧弱冤苦不能自伸者）巡察四方伏伽等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千人

詔太子聽政

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詔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旣罷則入侍藥膳不離左右褚遂良請遣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論從之

帝如靈州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敕勒諸部遣使請吏

駕至浮陽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

上大喜遣使納之詔曰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請爲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上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勒石於靈州

帝生日罷宴樂

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歡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丁未

幸房玄齡第

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諫曰玄齡翼贊聖功冒死決策選賢立政勤力爲多自非罪在不赦不可遐棄若以其衰老亦當退之以禮上然之因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汎埽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

二十一年申公高士廉卒

士廉卒上將往哭之房玄齡長孫無忌諫曰陛下餌金石於方不得臨喪柰何不爲宗廟自重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固諫上乃還入東苑南望而

哭涕下如雨及柩出登樓望哭

以敕勒諸部爲州縣

回紇諸部皆來朝請吏詔以爲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方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范氏祖禹曰太宗好大無窮兼蓄夷夏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此當以爲戒而不可慕也

以牛進達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伐高麗

戊申

立子明爲曹王

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有寵於上文德皇后之崩也欲立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范氏祖禹曰太宗殺弟而納其妃其瀆人倫甚矣又以明繼元吉後是彰其母之爲弟婦也

二十二年作帝範以賜太子

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然汝

當更求古之哲王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卽位以來不善多矣顧弘濟蒼生肇造區夏功大益多故人不怨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愼哉

中書令馬周卒

上親爲調藥使太子臨問

以崔仁師爲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以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

帝如玉華宮

上營玉華宮務爲儉約惟寢殿覆瓦餘皆茅茨然所費已巨億計充容（九嬪之一也）徐惠上疏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玆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功塡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實迷心之酖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

臣等謹案太宗求治之心至是漸不克如初矣故玉華宮之營雖知善徐惠之言亦說而不繹也其視貞觀初畏魏徵而止幸南山賞玄素而罷修洛陽者何相遠哉

崔仁師坐罪除名流連州

坐有伏闕訴冤者仁師不奏也

殺華州刺史李君羨

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爲華州刺史御史復奏君羨謀不軌上遂誅之上嘗密問太史令李淳風祕記所云信有之乎對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厤數其人已在宮中自今不過三十年當王天下殺唐子孫殆盡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盡殺之何如對曰天之所命人不能違也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年其人已老庶幾頗有慈心爲禍或淺今借使得而殺之天或生壯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孫無遺類矣上乃止

司空梁公房玄齡卒

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相對流涕因留宮下候問不絕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曰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膳素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

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卒謚曰文昭

柳氏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固宜哉

以褚遂良爲中書令

雅劍邛州獠反

初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劍南隋末無寇屬者遼東之役又不預徵發百姓富庶宜使造舟上從之遣使發民造船役及山獠於是二州獠反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穀價踊貴劍外騷然

二十三年帝有疾詔太子聽政如翠微宮

以李世勣爲疊州都督

上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卽行俟我死汝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乃左遷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世勣爲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馭黥彭狙詐之術五伯所不爲也苟以是心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使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豈得而用之哉

五月帝崩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詔輔太子還宮發喪罷遼東兵

上苦痢增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太子仁孝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祕不發喪無忌等請太子先還飛騎勁兵及舊將皆從大行御馬輿繼至發喪宣遺詔罷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入仕及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翦髮剺（音釐剝也）面割耳流血灑地在位

二十三年年五十二歲

以于志寧張行成爲侍中高季輔爲中書令

太子卽位

高宗初卽位召朝集使謂曰朕初卽位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不盡者更封奏自是日引刺史十人入閤問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嘗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囚五十餘人惟二人應死上悅上嘗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稱冤臨所處者獨無言上怪問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自無冤上歎息良久曰治獄者不當如是耶有洛陽人

李泰弘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殺之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已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

以長孫無忌爲太尉李勣爲開府儀同三司並同三品

地震

晉州尤甚壓殺五千餘人

葬昭陵

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請殉葬上遣人諭以先旨不許蠻夷君長爲先帝所擒服者頡利等十四人皆琢石爲象列於北司馬門內

范氏 祖禹 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迹其性本强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好賢屈已從諫刻厲矯揉力於爲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者如此豈不難得哉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足以得師其不善者而戒之足以爲資矣

胡氏 寅 曰太宗見隋煬拒諫而亡力反其道勉彊

納諫自漢以後一人而已然前失雖更後失繼作其初讜言交至則治安之效著其後忠益向少則危亂之漸多其比太甲之處仁遷義成王之懲前毖後豈直倍蓰哉當時以諫爭爲已任而爲太宗所畏敬者莫若魏徵然其生也嘗欲殺之其死也竟納讒閒太甲成王豈有是耶

以李勣爲左僕射

庚戌 高宗皇帝 永徽元年詔衡山公主俟喪畢成昏

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

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隨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
俟三年喪畢成昏上從之
范氏祖禹曰君喪三年自古以來未之改也漢文
率情變禮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
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
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
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
也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
敎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李勣解僕射仍同三品

以褚遂良爲同州刺史
監察御史韋思謙劾奏遂良抑買人地左遷同州
刺史

辛亥

二年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同三品
以于志寧張行成爲僕射同三品高季輔爲侍中

壬子

三年以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三品
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
上謂侍臣曰朕舊聞胡人善爲擊鞠嘗一觀之昨
初升樓即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
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
因以自誡
范氏祖禹曰高宗即位之初問民疾苦尊禮輔相
覩胡人進戲而自戒率是道也豈不足爲賢君哉
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卒成武氏之簒何哉初親賢
後用佞也可不戒哉
以宇文節爲侍中柳奭爲中書令韓瑗爲黃門侍郎
同三品
以中書侍郎來濟同三品

癸丑

四年散騎常侍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
荆王元景吳王恪流宇文節於嶺表

初房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公主驕恣甚與浮
屠辯機等數人私通事覺怨望遂使掖庭令陳玄
運伺宮省禨祥遺愛亦與駙馬都尉薛萬徹柴令
武謀奉荆王元景爲主以舉事至是公主謀黜遺
愛兄遺直封爵使人誣告遺直罪上令長孫無忌
鞫之更獲遺愛及主反狀吳王恪有文武才素爲
物情所向太宗欲立之無忌固爭而止遂與無忌
相惡無忌欲因事誅之遺愛因言與恪同謀冀得
免死於是遺愛萬徹令武皆斬元景恪高陽巳陵
公主並賜自盡恪且死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

構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宇文節江夏王道宗孰失思力並坐與遺愛交通流嶺表道宗素與無忌及褚遂良不協故皆得罪罷玄齡配饗

胡氏寅曰太宗承統房杜之策也然太白經天之際密進籌畫使太宗手翦兄弟幷殺其子十八此不但陳平之陰禍而已其宗嗣不延宜矣唐之子孫亦幾殲於武氏反爾之戒酷亦甚矣然後知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不爲者豈徒然哉又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以遺愛絀玄齡而無忌遂良奉承不諫其以爲嫌乎抑以爲是乎

二者必居一焉皆失也

以李勣爲司空褚遂良爲右僕射崔敦禮爲侍中高季輔卒

五年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

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閒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爲昭儀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

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贈屈突通等而武士彠預焉

帝在萬年宮夜大水

上在萬年宮夜大雨山水衝玄武門衛士皆走郎將薛仁貴登門桄大呼以警宮內上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漂溺三千餘人

胡氏寅曰古先聖王不恃天命必盡人事唐太宗有功在人無一世即亡之理故天於高宗再三譴告即位之歲地震晉陽武氏入宮水溺寢殿高宗既視之漠然大臣亦無以恐懼修省告其君者豈

天固欲中微唐室邪

柳奭罷

奭以王后寵衰求罷許之

築長安外郭

雍州參軍薛景宣上言漢惠帝城長安尋晏駕今復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寧等以景宣言涉不順請誅之上曰景宣雖狂妄若得罪恐絕言路遂赦之

上嘗出畋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油衣若爲則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必不漏上悅爲之罷獵

引駕盧文操盜左藏物上命誅之諫議大夫蕭鈞

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法不至死上乃免之顧侍臣曰此眞諫議也

范氏祖禹曰以高宗之闇而求言如此由祖宗爲之法也詩曰詒厥孫謀太宗之謂矣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相譖訴后不能曲事上左右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

已死矣卽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飮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它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尚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范氏祖禹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爲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己無忌苟

乙卯

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致武后之怨來姦臣之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以韓瑗爲侍中來濟爲中書令

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皆是一品上欲特置宸妃以昭儀爲之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

以李義府爲中書侍郎

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義府問計於中書舍人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

武昭儀恐宰相異議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叩閤表請上悅留之超拜中書侍郎於是衞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昭儀矣

始置員外同正官

以裴行儉爲西州長史

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

貶褚遂良爲潭州都督

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旣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自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無忌等入上曰武昭儀有子欲立爲后何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子先帝爲陛下娶之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非有大故不可廢也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請擇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代之後

謂陛下爲何如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于志寧不敢言韓瑗因泣涕極諫上不納瑗又上疏曰妲己傾殷褒姒滅周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陛下不用臣言臣恐宗廟不血食矣來濟上表曰王者立后上灋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漢成以婢爲后卒使社稷傾淪惟陛下察之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胡氏寅曰爲天子而以我家事爲言隋文帝唐德宗是也爲宰相而以陛下家事爲言李勣林甫是也嗚呼此孔子所謂喪邦之言也李泌論之詳矣後世事涉宮禁之內君不以謀於臣臣不以復於君得失存亡秦越相視惟明君以天下爲一家賢相以天下爲己任然後無此意矣

范氏祖禹曰高宗廢立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親賢遭禍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博矣太宗以勣

爲忠託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信矣

許敬宗宣言於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況天子立一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昭儀令左右以聞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其後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徇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罪斥去內外咸嗟願鑒無辜稍寬非罪上不聽瑗復言曰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綱紀不亂陛下

丙辰

無故棄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

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

故后王氏淑妃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之間行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去手足投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后數見王蕭爲祟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胡氏寅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太宗作帝範以訓太子其事備矣然皆空言也高宗之所取灋者太宗之所行爾武氏之立其以納巢剌王妃爲灋乎故唐世無正家之灋由太宗首惡也

以中書侍郎李義府參知政事

義府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狡險忌刻故時人謂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貓

顯慶元年以太子忠爲梁王立代王弘爲太子

弘武后所生也生四年矣許敬宗奏東宮所出本微知國家巳有正嫡必不自安恐非宗廟之福於是遂廢忠而立弘

丁巳

免山東丁役

上謂侍臣曰朕思養人之道未得其要來濟對曰君之養人在省征役今山東役丁歲別數萬役之則人大勞取庸則人大費願量公家所須外餘悉免之上從之

崔敦禮卒

貶王義方爲萊州司戶

李義府恃寵用事洛州婦人淳于氏美色繫大理獄義府屬大理丞畢正義枉灋出之將納爲妾事覺義府逼正義自縊以滅口上知而不問侍御史王義方奏曰義府擅殺六品寺丞就云自殺亦由畏義府威如此則生殺之威不由上出漸不可長對仗叱義府令下義府顧望不退義方三叱義府始趨出義方乃讀彈文上以義方毀辱大臣貶之

二年以褚遂良爲桂州都督李義府兼中書令

帝始隔日視事

上自卽位每日視事宰相奏天下無虞請隔日視事許之

胡氏寅曰先王昧爽丕顯後世猶怠況導主以佚

朝乎高宗春秋鼎盛天下一日萬幾乃無故獻諛
請隔日視事殆欲取媚於房帷閒也為大臣而如
此亦異於雞鳴賢妃陳荒淫怠慢之戒者矣

遣天竺方士歸國

天竺方士娑婆寐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
發使詣婆羅門諸國采藥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卽
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自古安有神仙
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
皆安在李勣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已改於前
何能長生竟不及行而死

貶韓瑗來濟褚遂良皆為遠州刺史

許敬宗李義府誣奏瑗濟與遂良潛謀不軌以桂
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欲為外援遂皆坐貶瑗振州
濟台州遂良愛州柳奭象州遂良尋卒

以許敬宗為侍中杜正倫為中書令

三年貶杜正倫為橫州刺史李義府為普州刺史

李義府有寵於上諸子孩抱者並列清貫而義府
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中書令杜正倫每
以先進自處由是有隙訟於上前上兩責之

以許敬宗為中書令辛茂將為侍中

四年削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官封黔州安置

武后以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以于
志寧中立不言亦不悅令許敬宗伺其隙而陷之
會人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罪敕敬宗與辛茂將鞫
之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季方欲與無忌謀
反上驚曰舅為小人所閒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
於反敬宗曰反狀已具願陛下勿疑上泣曰朕決
不忍加刑於無忌敬宗對曰陛下少更遷延臣恐
變生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為然竟不引問詔削無
忌官封黔州安置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
柳奭韓瑗構扇而成于志寧亦其黨也於是詔追
削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

辛茂將卒以許圉師為侍中

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貶于志寧為榮州刺史

七月詔御史追奭瑗枷鎖詣京師敬宗又遣袁公
瑜詣黔州再鞫無忌逼令自縊詔斬瑗奭瑗已死
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為奴婢自是
政歸中宮矣

五年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上初苦風眩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

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稱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歷代通鑑纂要卷四十七

宿松羅忠濟初校
黟縣黃士陵覆校
南海廖廷相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八

起唐高宗龍朔元年至中宗嗣聖十三年

辛酉 龍朔元年

壬戌 二年改百官名

以門下省爲東臺中書省爲西臺尚書省爲中臺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僕射爲匡政左右丞爲肅機尚書爲太常伯侍郎爲少常伯其餘並以義訓更其名而職任如故

以許圉師爲左相尋免

以許敬宗上官儀同三品

癸亥 三年以李義府爲右相尋除名流嶲州

義府兼知選事恃勢賣官怨讟盈路上從容戒之義府勃然變色曰誰告陛下緩步而去上不悅義府又與術者微服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鞫之有實詔除名流嶲州朝野稱慶

甲子 麟德元年以劉祥道竇德玄爲左右相

殺同三品上官儀劉祥道罷梁王忠賜死

初武后屈身忍辱奉順上意故上排羣議而立之及得志專作威福上動爲所制不勝其忿會宦者王伏勝發其使道士郭行眞出入禁中爲厭禱事

乙丑

上密召上官儀議之儀因言后專恣請廢之上卽命草詔左右奔告於后后遽詣上自訴上羞縮不忍乃曰我初無此心皆上官儀教我儀先與伏勝俱事故太子忠后於是使許敬宗誣奏儀伏勝與忠謀大逆儀下獄及伏勝皆死妻子籍沒賜忠死於流所右相劉祥道坐與儀善罷朝士流貶者甚衆自是上每視事則后垂簾於後政無大小皆預聞之天下大權悉歸中宮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謂之二聖

以樂彥瑋孫處約同三品

二年以姜恪同三品

以陸敦信爲右相樂彥瑋孫處約罷

車駕發東都至泰山

皇后表稱封禪祭皇地祇太后昭配而令公卿行事禮有未安請帥內外命婦奠獻詔禪社首以皇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廢藁秸陶匏用茵褥罍爵文舞用功成慶善之樂武舞用神功破陳之樂上發東都華戎衛從數百里不絕時比歲豐稔米斗至五錢麥豆不列於市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上幸其宅問所以能之故公藝書忍字百餘以進上善之賜以縑帛

胡氏寅曰高宗非不能忍之患乃過於忍之失公藝又以忍勸之其樸茂有餘而智術短矣爲公藝者宜曰臣家所以同居之久由家長專治權在男子婦人不預外事也如此萬一其有警焉耳矣

丙寅

乾封元年封泰山禪社首

正月朔祀昊天上帝於泰山南明日登泰山封玉牒藏之石䃂音感石篋也又明日降禪於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獻畢執事者皆趨下宦者執帷皇后升壇亞獻帷帟皆以錦繡爲之赦天下改元文武官賜

爵加階有差先是階無泛加皆以勞考敘進至五品三品仍奏取進止至是始有泛階比及末年服緋者滿朝矣

孫氏甫曰高宗在位姦人亂政忠賢竄戮太子廢殺中宮垂簾有何功德可以告成蓋徇后之欲舉希闊儀物夸耀天下耳登封之後歲饑民困日食彗見豈非功德之薄妄告於天勞費民力干動和氣所致歟姦人預慮天下不順先引漢乾封故事建爲年號以歲旱爲乾封則民之饑困災變頻仍果天祐哉

丁卯

李義府卒

時大赦惟長流人不聽還李義府憂憤發病而卒自義府之貶朝士日憂其復入至是衆心乃安

遣金吾衛將軍龐同善將兵伐高麗

高麗泉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爲莫離支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留知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欲除之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欲拒兄不納男生遣人偵伺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爲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詔契苾何力

龐同善將兵救之以獻誠爲鄉導尋大破高麗兵

以劉仁軌爲右相

劉祥道卒

劉齊賢嗣齊賢爲人方正上甚重之爲晉州司馬將軍史興宗從獵苑中因言晉州產佳鷂請使齊賢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鷂者邪

二年以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並同三品

時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頻征伐四夷廄馬萬匹倉庫漸虛張文瓘諫曰隋鑒不遠願勿使百姓生

戊辰

怨上納其言減廄馬數千匹

上屢責侍臣不進賢李安期對曰比來公卿有所薦引爲讒者已指爲朋黨滯淹者未獲伸而在位者先獲罪是以各務杜口耳陛下果推至誠以待之其誰不願舉所知邪上深以爲然

總章元年彗星見於五車

彗星見上避正殿減膳徹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之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彗尋滅

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高麗悉平置安東都護府

先是以勣爲遼東大總管伐高麗勣拔高麗十七城武衞將軍薛仁貴復破之於金山乘勝攻扶餘城遂拔之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釁也今高藏微弱男生兄弟相攻饑饉連年妖異屢降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持軍嚴整高侃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然夙夜小

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勣等進攻大行城拔之諸軍皆會進至鴨綠柵破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詣勣降男建猶閉門拒守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開門勣縱兵登城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分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

以盧迦逸多為懷化大將軍

烏茶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

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大漸之際名醫不知所為議者將加顯戮恐取笑戎狄而止前鑒不遠願陛下深察上乃止

以姜恪閻立本為左右相

二年以李敬玄同三品

先是同三品不入銜至是始入銜

以郝處俊同三品

李勣卒

上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為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范氏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其罪大矣勣本羣盜無識可為將而不可為相以輔少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也

定銓注法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長名姓歷牓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略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類以為

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長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士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有劉曉者上疏論之曰今選曹以檢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判借人者衆矣又禮部取士專

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

庚午

咸亨元年劉仁軌許敬宗致仕

詔官名復舊

壬申

三年姜恪許敬宗卒

太常博士袁思古以敬宗嘗奏流其子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多納其貨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以謚之敬宗孫彥伯訟請改謚博士王福時曰何

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得謚爲繆敬宗忠孝不遠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五品以上更議禮部尚書楊思敬曰過而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福時通之子也

以劉仁軌同三品

以邢文偉爲右史王及善爲左千牛衛將軍

太子弘罕接宮臣典膳丞邢文偉輒減所供膳上書諫太子納之上聞之曰直士也擢爲右史太子因宴集命宮臣擲倒（猶今相撲爲戲也）次至左奉裕率王及善及善曰擲倒自有伶官臣若奉令恐非所以羽翼殿下也太子謝之上聞之賜及善縑百匹尋遷左千牛衛將軍

癸酉

四年詔劉仁軌修改國史

以許敬宗等所記多不實故也

閻立本卒

甲戌

上元元年以武承嗣爲周國公

后異母兄元爽之子也

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大酺

上御翔鸞閣觀之分音樂爲東西朋使雍王賢主

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爲樂郝處俊諫曰二王春秋尙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上矍然曰卿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遽止之

乙亥

二年天后祀先蠶

天后祀先蠶於邙山之陽百官及朝集使皆陪位

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幼主不許皇后臨朝所以杜禍亂之萌陛下柰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

郎李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陛下宜聽之上乃止

太子弘薨謚孝敬皇帝立雍王賢爲太子

太子弘仁孝謙謹上甚愛之中外屬心天后方逞其志太子奏請數迕旨義陽宣城二公主蕭淑妃之女也幽於掖庭年踰三十太子見之驚惻奏請出降上許之天后怒卽日以公主配當上翊衛太子尋薨時人以爲天后酖之也詔追謚爲孝敬皇帝

范氏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非所以爲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也哉益

武后謀簒國酖太子而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李泌之言信矣泌言見肅宗至德二載

以戴至德劉仁軌爲左右僕射張文瓘爲侍中郝處俊爲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

劉仁軌戴至德更日受牒訴仁軌常以美言許之至德必據理難詰未嘗與奪實有冤結者密爲奏辨由是時譽皆歸仁軌或問其故至德曰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盜取上聞之深重之文瓘時兼大理卿囚聞改官皆慟哭文瓘性嚴正諸司奏議多所糾駮上甚委之

丙子 丁丑

儀鳳元年以來恆許元超高智周同三品

以狄仁傑爲侍御史

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奏罪不當死上曰我不殺則爲不孝仁傑固執不已上怒令出仁傑曰犯顏直諫自古以爲難臣以爲遇桀紂則難遇堯舜則易夫法不至死而陛下特殺之是法不信於人也人何所措其手足且張釋之有言設有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處之今以一柏殺二將軍後代謂陛下爲何如矣臣不敢奉詔者恐陷陛下於

不道且羞見釋之於地下也上怒解遂貸之仍擢仁傑爲侍御史

以李敬玄爲中書令

二年以高藏爲朝鮮王扶餘隆爲帶方王

以高藏爲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遣與俱歸扶餘隆爲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藏至遼東謀叛召還徙邛州而死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隆亦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郝處俊高智周罷

河南北旱

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上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衆集參迎妨廢不少既緣賑給須立簿書本欲安存更成煩擾伏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

以張大安同三品

戊寅

三年夏五月帝幸九成宮

山中雨寒從兵有凍死者

侍中張文瓘卒

來恆卒

己卯

調露元年帝如東都司農卿韋弘機免

弘機作上陽等宮制度壯麗侍御史狄仁傑劾奏弘機導上爲奢泰免其官左司郎中王本立恃恩用事朝廷畏之仁傑奏其姦上特原之仁傑曰陛下何惜罪人以虧王法必欲曲赦本立請棄臣於無人之境爲忠貞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以郝處俊爲侍中

命太子賢監國

太子處事明審時人稱之

庚辰

永隆元年以裴炎崔知溫王德眞同三品

廢太子賢爲庶人立英王哲爲太子

太子賢聞宮中竊議以賢爲天后姊韓國夫人所生內自疑懼方士明崇儼以厭勝之術爲天后所信官至正諫大夫嘗密稱太子不堪承繼英王貌類太宗會崇儼爲人所殺天后疑太子所爲太子頗好聲色與戶奴狎昵天后使人告其事鞫之於馬坊得皁甲數百領以爲反具上素愛太子欲宥之天后不可遂廢爲庶人黨與皆伏誅

尹氏起莘曰弘賢皆武氏所出弘既酖死賢又廢黜殘忍一至於此蓋凶悍之性乃其所素有者故始焉扼殺其女以陷王后而終焉廢殺二子以逞其欲婦人陰險可畏未有若是之甚者也

辛巳

開耀元年郝處俊罷

以劉仁軌爲太子少傅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上以問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家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匪舒又爲上造鏡殿上與仁軌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適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孰甚焉上遽令剔去

以裴炎爲侍中崔知溫薛元超爲中書令

永淳元年立孫重照爲太孫

上欲令開府置僚屬問吏部郎中王方慶對曰未聞太子在東宮而更立太孫者也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三王不相襲禮何爲不可乃奏置師傅等官既而上疑其非法竟不補授

聞喜公裴行儉卒

諡曰憲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王勃與楊炯盧照鄰

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李敬玄尤重之行儉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墮水炯終於盈川令照鄰惡疾赴水死賓王反誅行儉爲將帥所引偏裨後多爲名將

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上欲用待舉等謂中書令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尙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爲名先是玄同爲吏部侍郎上言曰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愼簡乃僚是使羣司各自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升於天朝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以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略依周漢之規以救晉魏之失疏奏不納

作奉天宮

上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之南監察御史裏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羣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禳災譴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上不納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上遣宦者緣江徙異竹所在縱暴荊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上疏切諫上手詔慰諭令棄竹江中

以劉景先同平章事

弘道元年崔知溫卒

詔以來年有事於嵩山尋詔罷之

詔罷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頭重不能視召侍醫秦鳴鶴診之請刺頭出血可愈天后不欲上疾愈怒曰此可斬也乃欲於天子頭刺血上曰但刺之未必不佳乃刺二穴上曰吾目似明矣后舉手加額曰天賜也自負綵百匹以賜鳴鶴

詔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兼東宮平章事

十二月帝崩太子卽位尊天后爲皇太后

上疾甚夜召裴炎入受遺詔而崩遺詔太子卽位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在位三十四年年五十六歲中宗卽位尊天后爲皇太后政事咸取決焉

以劉仁軌爲左僕射裴炎爲中書令劉景先爲侍中

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遷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

郭正一罷

中宗皇帝嗣聖元年 二月睿宗文明元年 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立妃韋氏爲皇后

以韋弘敏同三品

太后廢帝爲廬陵王立豫王旦

中宗欲以后父韋玄貞爲侍中裴炎固爭中宗怒曰我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集百官於乾元殿勒兵宣令廢中宗爲廬陵王中宗曰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立豫王旦爲皇帝妃劉氏爲皇后永平王成器爲太子廢太孫重照爲庶人改元文明旦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於太后有飛騎十餘人飮於坊曲一

人言曏知別無勳賞不若奉廬陵一人起告之座未散皆捕繫羽林獄言者斬餘皆絞告者除五品官告密之端自此興矣

胡氏寅曰世觀中宗之廢者往往歸咎武氏而不知事起裴炎也炎但知玄貞與政必與己分權不若倚后爲重而不爲唐室遠慮以啟革命屠戮之禍罪不止於廢君而已也

歐陽氏修曰武氏之亂唐之宗室戕殺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其遺德餘烈在人者未遠而幾於遂絕其爲惡豈一褒姒之比

夘以太宗之明昧於知子廢立之際不能自決卒用昏童高宗溺愛衽席不戒履霜之漸而毒流天下貽禍邦家嗚呼父子夫婦之間可謂難哉可不慎哉

太后以劉仁軌爲西京留守

仁軌上疏辭以衰老不堪居守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申規戒太后璽書慰諭之

太后始御紫宸殿

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黲紫帳以視朝

太后以王德眞爲侍中劉禕之同三品

太后殺故太子賢

初太后命將軍丘神勣詣巴州檢校故太子賢宅以備外虞風使殺之至是神勣逼賢自殺太后乃歸罪神勣貶之而追封賢爲雍王尋復以神勣爲金吾將軍

太后遷帝於房州又遷於均州

太后以武承嗣同三品尋罷

太后改元及服色官名

太后改元光宅旗幟皆從金色八品服碧東都爲神都尙書省爲文昌臺僕射爲左右相六曹爲天地四時六官門下省爲鸞臺中書省爲鳳閣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内史御史臺分爲左右肅政臺其餘悉以義類改之

太后立武氏七廟

武承嗣請追王其祖立武氏七廟太后從之裴炎諫曰太后母臨天下當示至公不可私於所親獨不見呂氏之敗乎太后曰呂氏以權委生者故敗今吾追尊亡者何傷乎對曰事當防微杜漸不可長耳太后不從追尊五代祖爲公妣爲夫人高曾

祖考爲王妣皆爲妃

胡氏寅曰哀哉裴炎之愚也人主一言之失卽勸女主廢之而戒以防微杜漸事尙有微漸於廢君者乎

英公李敬業起兵揚州太后遣將軍李孝逸擊殺之

時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衆心憤惋會柳州司馬英公李敬業及弟敬猷唐之奇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乃謀起兵遂矯詔殺揚州長史開府庫赦囚徒旬日間得勝兵十餘萬復稱嗣聖元年敬業自稱匡復上將復求得貌類濮王

賢者置之軍中云賢不死逃至此令其舉兵移檄州縣略曰僞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嘗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庭之嬖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包藏禍心竊窺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太后見之問誰所爲或對曰駱賓王太后曰宰相之過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遣左玉鈐衛大將軍李孝逸將兵三十萬

以討敬業追削其祖考官爵發冢斲棺復姓徐氏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爲辭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足以爲固不如先取常潤爲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蒸麥爲糧伸鋤爲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彊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衆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請先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置陳既久士卒多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走將入海孝逸追之其將王那相斬敬業等首來降餘黨皆捕得傳首神都

太后殺侍中裴炎以騫味道爲內史李景諶同平章事

武承嗣與從父弟三思以韓王元嘉魯王靈夔屬尊位重屢勸太后因事誅之太后謀於執政裴炎固爭及李敬業舉兵太后問計於炎對曰皇帝年長不親政事故豎子得以爲辭若太后反政則不討自平矣承嗣因使監察御史崔詧言炎有異圖太后命左肅政大夫騫味道鞫之鳳閣舍人李景諶證炎必反劉景先胡元範明其不反遂并下獄以騫味道檢校內史李景諶平章事斬裴炎於都亭景先等流貶有差炎弟子太僕寺丞伷先年十七上封事求見曰陛下爲李氏婦先帝棄天下遽

乙酉

覽朝政變易嗣子疏斥李氏封崇諸武伯父忠於社稷反誣以罪戮及子孫陛下所爲如是臣實惜之陛下早宜復子明辟高枕深居則宗族可全不然天下一變不可復救矣太后怒命於朝堂杖而流之

李景諶郭待舉罷太后以崔詧韋方質同平章事

二年（太后垂拱元年）

帝在均州

太后以武承嗣裴居道韋思謙同三品

太后遷帝於房州

沈君亮崔詧武承嗣罷

太后貶騫味道爲青州刺史

朝士有左遷詣宰相自訴者味道曰此太后處分禕之曰由臣下奏請太后聞之謂侍臣曰君臣同體豈得歸惡於君引善自取乎故有是命

太后流王德眞於象州以裴居道爲內史蘇良嗣爲納言韋待價魏玄同同三品

太后以僧懷義爲白馬寺主

懷義得幸於太后出入乘御馬朝貴皆匍匐禮謁武承嗣三思皆執僮僕之禮以事之懷義多聚無

丙戌

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御史馮思勖屢以法繩之懷義遇諸塗令從者毆之幾死太后託言懷義有巧思使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表請閹之庶不亂宮闈表寢不出

三年（太后垂拱二年）

帝在房州

太后歸政於豫王旦尋復稱制

太后詔復政事於皇帝睿宗知太后非誠心奉表固讓太后復臨朝稱制

太后置銅匭受密奏

太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又自以久專國事內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誅殺以威之乃盛開告密有告密者給馬供食使詣行在所農夫樵人皆得召見或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魚保家者請鑄銅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一室四隔上各有竅可入不可出太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遂伏誅胡人索元禮因告密召見擢爲游擊將軍令按制獄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必令引數千百人於是周興來俊臣之徒效之興

累遷至秋官侍郎俊臣至御史中丞皆養無賴數百人意所欲陷則使數處俱告之辭狀俱同旣下獄則以威刑脅之無不誣服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支節其訊囚酷法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中外畏之甚於虎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疏曰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姦惡之黨快意相讎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煬帝不悟

專行屠戮大窮黨與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於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伏惟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太后以岑長倩為内史蘇良嗣韋待價為左右相韋思謙為納言

良嗣為相遇懷義於朝堂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批其頰懷義訴於太后太后曰阿師當於北門出入南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

冀州雌雞化為雄

有山出於新豐

亥丁

雍州言新豐縣東南有山踊出太后改新豐為慶山縣江陵人俞文俊上書言天氣不和而寒暑并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塠（都回切聚土曰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塞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伏惟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禍今至矣太后怒流之嶺外

太后以狄仁傑為冬官侍郎

仁傑為寧州刺史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入寧州境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翰表薦之徵為冬官侍

郎

四年（太后垂拱三年）

帝在房州

韋思謙致仕

太后以裴居道為納言張光輔平章事

太后殺同三品劉褘之

褘之竊謂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不悅或誣褘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敕示之褘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

戊子

太后怒賜死禕之初下獄睿宗爲之上疏申理親友皆賀之禕之曰此乃所以速吾死也臨刑沐浴神色自若草謝表立成數紙

太后以魏玄同爲納言

虢州人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太后垂拱四年）

帝在房州

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

以僧懷義爲之使凡役數萬人

瑯邪王沖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太后遂大殺

唐宗室

太后潛謀革命稍除宗室韓王元嘉霍王元軌魯王靈夔越王貞及元嘉子黃公譔元軌子江都王緒虢王鳳子東莞公融靈夔子范陽王藹貞子瑯邪王沖在宗室中皆以才行有美名太后尤忌之元嘉等內不自安密有匡復之志及太后受圖召宗室朝明堂諸王遞相驚曰神皇欲因此盡收宗室誅之譔詐爲皇帝璽書分告諸王令各起兵沖募兵得五千餘人起博州先擊武水莘令馬玄素閉門拒守沖因風縱火焚其南門風回軍卻衆懼而散沖還走博州爲門者所殺太后遣將軍丘神勣擊之至博州沖已死官吏出迎盡殺之越王貞亦舉兵於豫州太后遣將軍麴崇裕等討之又命張光輔爲諸軍節度削貞沖屬籍更姓虺氏貞發屬縣兵得五千人使汝陽丞裴守德將之拒戰而潰遂與守德皆自殺初諸王往來相約結未定而沖先發惟貞狼狽應之諸王皆不敢發故敗貞之將起兵也遣使告壽州刺史趙瓌瓌妻常樂長公主謂使者曰李氏危若朝露諸王先帝之子不捨生取義欲何須邪大丈夫當爲忠義鬼無爲徒死

也及貞敗太后欲悉誅諸王使周興等按之於是收韓王元嘉魯王靈夔黃公譔常樂公主於東都迫使自殺親黨皆誅霍王元軌江都王緒東莞公融濟州刺史薛顗顗弟緒緒弟駙馬都尉紹皆坐與二王通謀爲太后所殺

己丑

太后以騫味道王本立同平章事

六年（太后永昌元年）

帝在房州

太后以武承嗣爲納言張光輔爲內史

太后殺汝南王煒鄱陽公諲等十二人及天官侍郎

鄭玄挺
誣謀迎中宗於房陵以問玄挺煒又嘗謂玄挺曰
欲爲急計何如玄挺皆不應坐知反不告同誅
太后殺内史張光輔
徐敬業之敗也弟敬眞流繡州將奔突厥爲吏所
獲多引海内知識云有異圖冀以免死誣内史張
光輔私論圖讖陰懷兩端遂皆破誅秋官尙書張
楚金陜州刺史郭正一鳳閣侍郎元萬頃洛陽令
魏元忠皆當死臨刑太后使馳騎赦之當刑者皆
喜躍讙呼元忠獨安坐自如旣宣敕乃徐起拜竟

無憂喜之色遂流嶺南是日陰雲四塞旣釋楚金
等天氣晴霽
太后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太后殺同平章事魏玄同
魏玄同素與裴炎善時人以其終始不渝謂之耐
久朋周興素惡玄同誣之曰玄同言后老矣不若
奉嗣君爲耐久太后怒賜死於家或敎之告密冀
得召見自陳玄同歎曰人殺鬼殺等耳豈能作告
密人邪乃就死自餘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貶甚衆
太后殺鄭王璥等六人

庚寅

太后以范履冰邢文偉同平章事
太后始用周正
改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臘月夏正月爲一月
太后自名曌改詔曰制
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十二字以獻王是行之曌
卽照字也
除唐宗室屬籍
從司刑少卿周興之請也
七年 周武氏天授元年
帝在房州

太后以武承嗣爲左相武攸寍爲納言邢文偉爲内
史王本立罷
太后策貢士於洛城殿
貢士殿試自此始
蘇良嗣卒范履冰下獄死
太后流舒王元名於和州以侯思止王弘義爲侍御
史
醴泉人侯思止素詭譎無賴極州刺史裴貞杖一
判司判司使思止告貞與舒王元名謀反元名廢
徙和州貞亦族滅思止求爲御史太后曰卿不識

字對曰獬豸何嘗識字但能觸邪耳太后悅從之衡水人王弘義素無行嘗從鄰舍乞瓜不與乃告縣官瓜田中有白兔縣官使人搜捕蹂踐立盡又見閭里耆老作邑齋遂告以謀反殺二百餘人太后擢爲殿中侍御史或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謀反敕弘義按之安仁不服弘義卽枷上刎其首朝士人人自危每朝輒與家人訣曰未知復相見否時法官競爲深酷惟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俟必死遇徐杜必生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

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乃以所列狀上日知果直

太后殺南安王穎等十二人及故太子賢二子

唐之宗室於是殆盡其幼弱者亦流嶺南

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氏

侍御史傅遊藝上表請改國號曰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許擢遊藝爲給事中於是百官宗戚百姓四夷合六萬餘人俱上表如遊藝所請太后可之御則天樓赦天下以唐爲周上尊號曰聖神皇帝以皇帝爲皇嗣賜姓武氏以皇太子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周文王爲始祖文皇帝祖考皆爲皇帝妣皆爲皇后立武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士彠兄孫攸暨等十二人皆爲郡王以史務滋爲納言宗秦客檢校內史傅遊藝爲鸞臺侍郎平章事並賜姓武秦客潛勸太后革命故首爲內史尋坐贓貶黜遊藝朞年之中歷衣青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太后欲以太平公主妻武攸暨使人殺其妻而妻之公主多權略太后以爲類己常與

密議天下事

胡氏寅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葢廢興常理也陰居尊位非常之變故也呂氏爲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然傳記以來三千年閒纔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復後世或有欲爲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周以徐有功爲侍御史

道州刺史李行褒兄弟爲酷吏所陷當族秋官郎中徐有功固爭不能得周興奏有功故出反囚當

斬太后免有功官然太后雖重有功尋復起爲侍御史有功伏地流涕固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懸庖廚勢使之然也陛下以臣爲法官臣不敢枉陛下灋必死是官矣太后固授之聞者相賀

周易服色改置社稷宗廟

太后受尊號於萬象神宮旗幟尚赤改置社稷於神都納武氏神主於太廟以唐太廟爲享德廟改崇先廟爲崇尊廟冬至祀明堂以武氏祖配上帝

八年 周武氏天授二年

帝在房州

周流其右丞周興於嶺南

初金吾大將軍丘神勣以罪誅或告右丞周興與神勣通謀太后命來俊臣鞫之俊臣與興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此甚易耳取大甕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何事不承俊臣索大甕如興法起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服罪法當死原之流嶺南在道爲仇家所殺興與索元禮來俊臣競爲暴刻所殺各數千人破千餘家元禮殘酷尤甚尋亦爲太后所殺

臣等謹按自古君天下者未有不以仁厚興以酷暴亡而下之所趨則由於上之所好也故漢武好嚴刑則義縱王溫舒之徒出武后開告密則周興來俊臣之輩用卒使天下皆受其毒而其臣亦不能以自免也是豈不爲後世之永鑒哉

周改義豐王光順等姓武氏幽之宮中

光順太子賢之子也

周平章事傅遊藝自殺

遊藝夢登湛露殿所親告之下獄自殺

周以武攸寧爲納言狄仁傑同平章事

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譖卿者名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名太后深歎美之

周殺其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納言歐陽通

先是鳳閣舍人張嘉福使洛陽人王慶之等數百人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岑長倩格輔元以皇嗣在東宮不宜有此議由是大忤諸武意皆坐誅來俊臣敎長倩子引歐陽通訊之不服詐爲款幷殺之太后詔慶之曰皇嗣我子柰何廢之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誰有天下而以李氏

為嗣乎太后不從慶之屢求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昭德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代業豈得以姪為嗣乎自古未聞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矣太后亦以為然

周殺右將軍李安靜

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右將軍李安

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卽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安靜綱之孫也

九年（周武氏如意元年再改長壽）

帝在房州

周武氏引見存撫使所舉人

初太后遣使存撫四方至是引見其所舉人無問賢愚悉加擢用高者試給舍次郎御史遺補校書郎試官自此始時人為之語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欋（欋俱切四齒杷也）椎侍御史盌脫校書郎有舉人沈全交續之曰糊心存撫使眯（毋禮切物入目中也）目聖神皇御史劾之太后笑曰但使卿輩不濫何恤人言太后雖濫以祿位收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為之用

胡氏（寅）曰沈全交之言可謂誹謗矣而武后付之一笑仍責舉官使之自反此明主所為也宜其運動四海呼吸雷風一時英賢無不俛首也

周貶狄仁傑魏元忠為縣令

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

農卿裴宣禮左丞盧獻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謀反先是俊臣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判官王德壽教仁傑引平章事楊執柔仁傑曰皇天后土遣狄仁傑為如此事以頭觸柱血流被面德壽懼而謝之仁傑裂衾帛書冤狀置綿衣中謂德壽曰天時方熱請授家人去其綿德壽許之仁傑子得書持之稱變以聞太后以問俊臣俊臣乃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上之初平章事樂思晦

亦爲俊臣等所殺男未十歲沒入司農至是上變得召見太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爲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乞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爲反狀以付俊臣無不承反矣太后意稍寤召見仁傑等問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皆貶縣令

周左相武承嗣罷以李昭德同平章事

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魏王承嗣權太重太后

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簒弑其父者況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此代吾勞汝勿言也是時酷吏恣横百官畏之側足昭德獨廷奏其姦

胡氏寅曰以文而觀昭德爲武后深計以安其位也以情而觀諷去承嗣所以翦其翼也此謀慮之善者也諸武雖並列朝廷而不預政事其氣燄亦少損矣

周流其御史嚴善思於驩州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乃相與構善思坐流驩州太后知其枉尋復召之

周武氏殺豫王妃劉氏

戶婢團兒爲太后所寵信有憾於皇嗣乃譖皇嗣妃劉氏及德妃竇氏爲厭呪太后殺之瘞於宮中

莫知所在德妃父孝諶爲潤州刺史有奴妄爲妖異以恐妃母龐氏因請夜祠禱而發其事監察御史薛季昶按之以爲當斬其子希瑊詣侍御史徐有功訟冤有功論之以爲無罪季昶奏有功阿黨惡逆罪當絞令史以白有功有功歎曰豈我獨死諸人永不死邪既食掩扉熟寢太后召有功謂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由是龐氏得減死有功亦除名

周制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癸巳

時政記自此始從姚璹之請也
胡氏寅曰武后行事汚穢冊牘姚璹爲之隱掩故建是議耳然世未嘗無公道亦未嘗無能言之士一時之史雖不記天下人固記之矣不力爲善而惟人是防將見不可勝防而終莫之禦也

十年 周武氏長壽二年

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師德寬厚清愼犯而不校與李昭德俱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昭德罵曰田舍夫師德徐笑曰師德不

爲田舍夫誰當爲之

周殺其尚方監裴匪躬
匪躬坐私謁皇嗣腰斬於市自是公卿以下皆不得見又有告皇嗣潛有異謀者太后命來俊臣鞫其左右左右不勝楚毒皆欲自誣太常工人安金藏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卽引佩刀自剖其胸五臟皆出太后聞之令舉入宮使醫內五臟以桑皮線縫之傅以藥經宿始蘇太后親臨視之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使汝至此卽命俊臣停推睿宗由是得免

甲午

周殺其侍御史侯思止
時禁人間錦思止私蓄之李昭德按之杖殺於朝堂

周武氏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作七寶金輪置之殿庭

十一年 周武氏延載元年

帝在房州

周以婁師德爲河源等軍檢校營田大使

周武氏加越古之號

周以杜景儉同平章事

太后出梨花一枝以示宰相宰相皆以爲瑞杜景儉獨曰今草木黃落而此更發榮陰陽不時咎在臣等因拜謝太后曰卿眞宰相也
胡氏寅曰卉木有小華於秋冬之交者非瑞也亦非異也景儉失之矣必以梨不應花而花爲陰陽失時孰與婦人不應帝而帝之爲天地易位乎幸能正言曷若盡言而淺言之姑以盜世俗之小名何足稱也

周貶來俊臣爲同州參軍流王弘義於瓊州
弘義詐稱追還至漢北侍御史胡元禮遇之按驗

殺之
周貶其內史李昭德為南賓尉
昭德恃太后委遇頗專權使氣人多疾之前魯王參軍丘愔上疏攻之曰陛下委任昭德而昭德揚露專擅顯示於人歸美引愆義不如此權重一去收之極難太后由是惡之貶為南賓尉
周武氏加慈氏之號
周明堂火
太后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懷義所度力士為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命流其黨懷義不問又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為之張於天津橋南時御醫沈南璆亦得幸於太后懷義心慍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為數百段太后諱之但云工徒誤燒麻主所致時方酺宴拾遺劉承慶請輟朝停酺以答天譴太后將從之姚璹曰明堂布政之所非宗廟也不應自貶損乃止命更造明堂天堂乃以懷義充使又鑄銅為九州鼎及十二神皆高一丈各置其方懷義內不自安言多不順太后陰使毆殺之

乙未
十二年周武氏天冊萬歲元年
帝在房州
周武氏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

丙申
十三年周武氏萬歲通天元年
帝在房州
周以姚元崇為夏官侍郎
時契丹入寇軍書填委夏官郎中姚元崇剖析如流皆有條理太后奇之擢為夏官侍郎
周以徐有功為殿中侍御史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恕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遠近聞者無不相賀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
周殺其箕州刺史劉思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明堂尉吉頊以箕州刺史劉思禮謀反告來俊臣使上變告之太后使河內王武懿宗推之懿宗令思禮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思禮引平章事李元素孫元亨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咸族誅之親舊連坐流竄者千餘人俊臣由是復用而頊亦以此得進懿宗數鞫獄喜誣陷人時人以為周

來之亞俊臣黨人羅告司刑府史樊惎渠計切謀反誅之惎子訟冤於朝堂無敢理者乃援刀刲其腹秋官侍郎劉如璿見之竊嘆俊臣奏如璿黨惡逆下獄處以絞刑制流瀼州

周以張昌宗爲散騎常侍張易之爲司衞少卿

昌宗易之年少美姿容太平公主薦之入侍禁中皆得幸於太后常傅朱粉衣錦繡賞賜不可勝紀武承嗣三思懿宗宗楚客晉卿皆候其門庭爭執鞭轡謂張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

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

宿松羅忠濟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南海廖廷相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四十八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九

起唐中宗嗣聖十四年周武氏神功元年至玄宗開元元年

十四年

帝在房州

周以王及善爲內史

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起爲滑州刺史太后召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外州末事此爲根本卿不可出留爲內史

周來俊臣伏誅

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後羅織誅人不可勝計監察御史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廷吉頊曰俊臣誣構良善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噉其肉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方用事選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

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臣語立見滅族太后乃赦之

周以武承嗣武三思同三品

以狄仁傑同平章事

十五年 周武氏聖曆元年

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爲太子狄仁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

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爲陛下家事況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爲控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爲然乘閒屢爲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快快遂發病死

胡氏寅曰人臣建策劾計當原其心狄公精忠惟復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卽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況狄公之請已在前乎

周以武攸寧同三品

周武氏以帝爲皇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

皇嗣固請遜位於廬陵王太后許之立爲太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初突厥默啜請爲其女求婚太后遣閻知微田歸道冊拜默啜爲遷善可汗默啜尋寇嬀檀等州又陷趙州至是命太子爲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

己亥

十萬據地萬里西北諸夷皆附之有輕中國之心
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
味道在相位依阿取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棱持兩端可矣時人謂之蘇模棱
周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
時河北人爲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仁傑請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疏糲禁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

胡氏寅曰武氏已老太子既在東宮天下必復歸唐狄公所爲懇懇恐百姓虛弊根本動搖爲唐計耳
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
周以豫王旦爲相王
周以魏元忠同平章事
十六年帝在東宮
周以王及善爲文昌左相
周納言婁師德卒
師德在河隴前後四十餘年恭勤不怠民夷安之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而仁傑不知是時羅織紛紜師德久爲將相獨能以功名終人以是重之

庚子

周以武三思爲內史
周以狄仁傑爲內史
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仁傑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胡氏寅曰憲宗英主也惑於佛骨而欲殺韓愈武

后崇寵浮屠甚矣乃能聽狄公之言自遏其意以從直諫彼其總攬賢豪驅駕一世其才有過人者矣後之人主可不强於爲善乎
十七年周武氏久視元年
周遣將軍李楷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䋄音欄索及騎射舞槊每陷陳如鶻入烏羣所向披靡駱務整者亦爲契丹將屢敗唐兵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爲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爲將軍使將兵擊

契丹餘黨悉平之獻俘含樞殿太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傑曰公之功也

周造大像

太后欲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曰今之伽藍（猶華言僧寺也）制過宮闕不損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剎（音察即幡竿也）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今袈裟也）蔽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為善何得相違遂罷其役

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

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常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執其鞚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嘗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辛丑

周復以正月為歲首

周以韋安石同平章事

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

商賈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十八年（周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

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恆上疏太后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二十年矣今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長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傅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

諭而遣之

三月雨雪

蘇味道以雪爲瑞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爲瑞雪臘月雷爲瑞雷乎味道不從旣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爲災豈得誣以爲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爲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爲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后爲之愀然

周以李迥秀同平章事

周以崔玄暐爲天官侍郎

天官侍郎崔玄暐性介直未嘗請謁執政惡之改文昌左丞月餘太后謂玄暐曰聞卿改官令史設齋自慶此欲盛爲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

二十年周貶魏元忠爲高要尉流張說於嶺南

初元忠爲洛州長史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爲相太后欲以易之弟昌期爲雍州長史元忠曰昌期少年不閑吏事太后默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多矣事有不測璟當叩閤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太后問其狀

對曰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爲臣至忠古今慕仰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覆宜幷繫治之佗日更引問說對如前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佗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爲亂階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璟獨不爲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

胡氏寅曰宋璟可謂賢矣爲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

二十一年帝在東宮

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

敬則爲相以用人爲先自餘細務不之視

周復作大像

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靡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斃省勞役之勤

人神胥悅功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敎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太后爲之罷役召見賞慰之

周以天官侍郎崔玄暐同平章事

周以姚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秋官侍郎張柬之同平章事

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年且八十矣

周張昌宗下獄旣而赦之

太后寢疾宰相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易之昌宗恐禍及陰爲之備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太后不許璟退左拾遺李邕司刑少卿桓彥範請考竟其

罪崔玄暐亦屢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罪玄暐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昌宗爲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陳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溫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内史楊再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庭立而案之事未畢太后特敕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周以陽嶠爲右臺侍御史

桓彥範袁恕己共薦陽嶠為御史楊再思曰嶠不樂搏擊之任如何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史

神龍元年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

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

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軍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玄暐彥範乃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聞且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己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中宗復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

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皆復屬籍敘官爵其為太后所殺者訪求其柩改葬之

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胡氏寅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痡

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卽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爲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爲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終決矣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爲常事也

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暐爲內史敬暉桓彥範爲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復國號曰唐

郊廟社稷陵寢百官旗幟服色文字皆如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爲東都北都爲并州老君爲玄元皇帝

范氏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匡復繫嗣聖之年黜武氏之號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也

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於嶺南

以楊再思同三品

復立韋氏爲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己上疏曰異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也且先朝贈父后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聞敕使至輒惶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遽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

日當唯卿所欲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於殿上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稱牝雞司晨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韋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以武三思爲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曰

二凶雖除產祿（呂產呂祿）猶在去草不去根終當復生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噬臍無及不從上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孫婉兒者沒入掖庭辯慧能文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卽位使掌制命益委任之拜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陸而自爲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

或彈指出血曰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上遂以三思爲司空同三品

以武攸暨爲司徒祝欽明同三品

以袁恕己爲中書令

以鄭普思爲祕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

術士鄭普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桓彥範崔玄暐曰陛下初復大位下制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觀中魏徵爲祕書監孔穎達爲國子祭酒豈普思靜能之比乎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則秦始皇漢武帝得之矣佛能爲人福利則梁武帝得之矣堯舜所以爲帝王首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國上皆不聽

以魏元忠韋安石李懷遠唐休璟崔玄暐並同三品

張柬之爲中書令

賜敬暉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

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革命之際宗室誅竄殆盡今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許暉等畏武

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湜爲耳目湜見上親三思而忌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思引爲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三思引爲中書舍人與湜皆爲三思謀主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上以爲然封敬暉爲平陽王桓彥範爲扶陽王張柬之爲漢陽王袁恕己爲南陽王崔玄暐爲博陵王三思令百官復修太后之政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

胡氏寅曰崔湜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未爲晚也若中宗與韋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爲法受惡豈不賢於爲三思所菹醢乎惜哉五王之忠而智不及此也

以宋璟爲黃門侍郎

上嘉宋璟忠直累遷黃門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

以楊元琰爲衞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請棄官爲僧上不許敬暉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由衷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皇后表請改易制度從之

上官婕妤勸韋后襲武后故事表請令士庶喪出母三年百姓二十三爲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詔皆從之

尹氏起莘曰昏庸之君雖身罹禍敗亦不知戒如中宗之寵韋庶人是已況望其遠監前世乎

丙午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爲左右僕射

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平章先是僕射爲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爲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爲宰相矣

以韋安石爲中書令魏元忠爲侍中

以韋巨源同三品

以漢陽王張柬之爲襄州刺史

韋巨源罷以魏元忠爲中書令楊再思爲侍中

皇太后武氏崩

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一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奭親屬上居諒陰以中書令魏元忠攝冢宰三日元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去矣

二年以李嶠同三品于惟謙同平章事

以平陽王敬暉扶陽王桓彥範南陽王袁恕己爲諸州刺史

武三思惡暉等居京師出之尋復左遷遠郡

以韋巨源同三品

韋安石罷以蘇瓌爲侍中唐休璟致仕

殺駙馬都尉王同皎

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三思及韋后所爲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三思三思使人告同皎與武當丞周憬等謀殺三思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憬亡入比干廟言曰比干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

大置員外官

置員外官自京師及諸州凡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酸棗尉袁楚客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

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爲青州刺史宋璟爲貝州刺史

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案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

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珦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耶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

范氏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爲遠州司馬

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崔州彥範瀧州柬之新州恕己竇州玄暐白州司馬員外長任削其勳封

立衞王重俊爲太子

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爲多不法左庶子姚珽屢諫不聽

以李嶠爲中書令

初李嶠爲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爲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諭不許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爲武三思所殺

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爲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於瓊州彥範於瀼州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暐於古州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大理正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巳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冎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掊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胡氏寅曰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五王親討諸張奉中宗返正反以快仇人之心以怨報德人理亡矣此五人者自非謀反大逆猶將十世宥之而

無罪戕殺其逆天理不亦甚乎夫廢我者毀我宗廟社稷者寵以重德復我者存我宗廟社稷者施以極刑中宗之爲人何人哉遇毒而死其能免乎

流鄭普思於儋州

鄭普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爲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明白而陛下曲爲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

當死上不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黨皆伏誅

丁未

景龍元年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而死

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殺三思崇訓於其第又使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玄武門樓以避之宮闈令楊思勗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衆皆潰千里攻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爲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上以思勗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

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謀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云與重俊通謀上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鞫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爲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柰何疑之上素友愛遂寢

貶魏元忠爲務川尉道卒

元忠以武三思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爲亂兵所殺元忠揚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司馬又令給事中冉祖雍奏元忠不應佐州楊再思李嶠及御史袁守一皆贊之乃貶務川尉行至景陵而卒

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三品于惟謙罷

至忠上疏曰恩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公器爲私用今列位已廣千求未厭陛下數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鬻法公違憲章徒忝官曹無益時用上不聽

僧慧範有罪削其階爵

慧範爲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

庫爲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贓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黜慧範放於家宦官辥簡等恃寵犯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從一舊名懷貞以避諱更名從一後復舊

以楊再思爲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爲侍中

改羽林千騎爲萬騎

二年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時默啜悉衆西擊突

騎施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而成以拂雲祠爲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津要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

以張仁愿同三品

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以上好擊毬灑油以築毬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愛女之故竭人之力費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

省時斜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一無所顧

突騎施犯塞遣將軍牛師獎將兵討之

突騎施娑葛既立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郭元振奏追忠節入宿衛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待君者以君有衆也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之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引吐蕃擊娑葛既不失部落又

得報仇忠節用其言楚客遣馮嘉賓安撫忠節呂守素處置四鎮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討娑葛於是娑葛入寇生擒忠節殺嘉賓守素

胡氏寅曰荀卿氏有言聲無遠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宗紀二相坐乎廟朝可謂深嚴尊重矣而財賄之好雖數千里之外蠻夷之人亦見其情發使遣餌果爲所啗殺將覆軍貽國大辱小人嗜利忘患如此爲天下者可不審擇淸德尙義之君子而用之哉

牛師奬與突騎施戰敗沒遂赦娑葛立爲可汗

牛師奬與娑葛戰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遣阿史那獻討娑葛娑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宗尙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又聞史獻欲來恐徒擾軍州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之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汗

以婕妤上官氏爲昭容

己酉

三年帝幸玄武門觀宮女拔河

幸玄武門與近臣觀宮女拔河又命宮女爲肆市公卿爲商旅與之交易因爲忿爭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爲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爲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日賜山惲敕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諫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眞諫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郞李日知詩曰所願蹔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

以韋巨源楊再思爲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爲中書令蕭至忠爲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

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戎狄受其貨賂致生邊患故事大臣被彈俯僂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爲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爲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爲比

庚戌

造寺極多人力勞弊萬一水旱爲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國初食封之家不過三二十今乃百有餘家凡用六十萬丁爲絹百二十萬匹今太府庸調絹歲不過百萬國家租賦不及私門之半封戶之物諸家自徵僮僕陵轢州縣不若悉計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藏受之又員外置官數倍正闕典吏困於祇承倉庫竭於資奉又京官有犯方遣刺州選人衰耄方補縣令以此理人何由率化望自今應除三省兩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皆先於刺史縣令中選用則天下理矣不聽

以韋溫鄭愔同三品

溫后兄也

流鄭愔於吉州貶崔湜江州司馬

崔湜鄭愔俱掌銓衡傾附勢要贓賄狼籍選法大壞御史靳恆李尚隱對仗彈之下獄流貶之

以李嶠同三品韋安石爲侍中蕭至忠爲中書令

以蘇瓌爲僕射同三品

以唐休璟同三品

四年 睿宗皇帝景雲元年

六月皇后韋氏進毒弒帝於神龍殿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溫王重茂

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爲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面詰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己爲皇太女乃相與合謀於餅中進毒中宗崩復辟在位五年年五十五歲

范氏祖禹曰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於弒父與君而後已中宗一怏怏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

韋氏祕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卽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

公主密與韋溫安樂公主謀去之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幷其黨皆伏誅隆基自爲
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
至忠等貶官有差
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
勇之士密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
著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武后時增爲千騎
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
厚結其豪傑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告隆
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暕苑總監鍾紹

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
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捶萬騎萬騎皆怨果
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
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啟相王隆基曰我曹爲
此以徇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
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啟微服與幽求
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
時不可失於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
以徇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
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

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
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
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
比曉内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
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
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
晉卿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
等皆斬之尸韋后於市諸韋襁褓兒無免者封隆
基爲平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暕爵立節王以紹
京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

氏宗屬誅竄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
基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
忠等貶官有差
胡氏寅曰殲殄諸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諸武
懲中宗之失刑也然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塞源
徒治其末則末有不復爲患者當是時也若能條
陳禍亂原本起自武后黜其號罷其享以庶人禮
葬絶之於祖宗其猶足以救中宗五王之失而垂
女主禍亂之戒也乎
相王旦卽位廢重茂復爲溫王

劉幽求言於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之睿宗即位以少帝爲溫王置於内宅

胡氏寅曰臨淄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爾韋氏淆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佗日聞變登樓然後畀付父子之閒交有所損惜哉

以鍾紹京爲中書令尋罷之

紹京嘗爲司農錄事既典朝政縱情賞罰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出爲蜀州刺史

立平王隆基爲太子

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以薛稷參知機務

稷以工書事上於藩邸故爲相

追削武三思等爵謚暴其尸

以姚元之同三品韋嗣立蕭至忠爲中書令趙彥昭崔湜並同平章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以爲類己獨愛幸及誅張易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門如市

以崔日用參知機務

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李多祚等官爵

以宋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翕然以爲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爲庶人

罷斜封官

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畢構之言也所罷凡

辛亥

數千人
以薛訥爲幽州經略節度大使
節度之名自此始
以姚元之爲中書令
加李朝隱太中大夫
宦者閻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繫之獄
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
朝隱所爲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
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斯人可加太
中大夫賜中上考

以宋璟爲吏部尚書姚元之爲兵部尚書
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
敕授皆委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
之末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義盧
從愿爲侍郎皆不畏彊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
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武選
亦治
睿宗皇帝景雲二年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
命太子監國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爲
豳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

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
武數爲流言云太子非長不可立每覘伺其所爲
纖悉必聞於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
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上嘗密召安
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
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願陛下無惑上瞿
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
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衆皆失色宋璟抗言曰
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眞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
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豳

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
出宋王豳王皆爲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
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
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
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
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
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
上悅以宋王成器爲同州刺史豳王守禮爲豳州
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六品以下
官徒以下罪並聽處分

復斜封官

殿中侍御史崔涖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除姚元之等建議奪之彰先帝之過爲陛下招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爲言上然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敘用䆟府參軍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稱明一旦收敘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誑誤陛下積小成大爲禍不細上弗聽

胡氏寅曰彰先帝之惡爲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爲孝沽美譽於羣小豈所以爲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姦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於陽是以至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則是乎曰當其時事有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貶姚元之爲申州刺史宋璟爲楚州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

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故有是命

劉幽求罷

以左右萬騎羽林爲北門四軍

以韋安石爲中書令李日知爲侍中

安石日知爲政紀綱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

制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上欲傳位太子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太平公主之黨也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爲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品除授議定以聞

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太子請之也

置十道按察使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爲東西兩道分隴右爲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尋罷之

以韋安石爲左僕射同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以竇懷貞爲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詣太平公主第時修金仙玉眞二

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韋安石郭元振竇懷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爲災輔佐非才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愼寡欲言論高遠爲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爲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太極元年 玄宗皇帝先天元年

以竇懷貞岑羲同三品尋以羲爲侍中

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以竇懷貞爲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

八月帝傳位於太子太子卽位尊帝爲太上皇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爲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爲不可太子聞之固辭上曰汝爲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卽位耶太子流涕而出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理之耶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玄宗卽位尊睿宗爲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

胡氏寅曰睿宗之於中宗未有以甚相遠也使無玄宗繼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

立妃王氏爲皇后

以劉幽求爲僕射同三品魏知古爲侍中崔湜爲中書令

流劉幽求於封州

初河内人王琚預於王同皎之謀上之爲太子也琚至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宦者曰殿下在簾内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爲之用琚竊憂之上引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主上之意不言爲患日深爲之柰何琚曰天子之孝當以安宗廟社稷爲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卽位以爲

中書侍郞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張暐謀使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羲皆因公主得進日夜爲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爲然暐洩其謀上大懼遽列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於封州張暐於豐州

癸丑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以蕭至忠爲中書令

御樓觀燈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

人所利合醵爲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疏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疏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正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

以郭元振同三品

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

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以進中書侍郞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荊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

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爲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羲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佗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

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寖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范氏祖禹曰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廢祖宗之業也刱業之君得之難故其防患深慮之遠故其立法密後世子孫雖有聰明才智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

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寖干國政末流之禍蓋基於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以張說為中書令

陸象先罷

以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講武於驪山

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邈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

以姚元之同三品

上欲以姚元之為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問為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

邊屯戍斥堠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為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卻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

命中書侍郎王琚行邊

中書侍郎王琚為上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於上

曰琚權譎縱橫之才可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疏之使案行北邊諸軍

改官名

僕射爲丞相中書爲紫微省門下爲黃門省侍中爲監雍州爲京兆府洛州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

以姚崇爲紫微令張說爲相州刺史

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爲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

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爲相州刺史

劉幽求罷以盧懷愼同平章事

懷甯丁樹屏初校

巴陵方朝梁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四十九　南海廖廷相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

起唐玄宗開元二年至玄宗天寶六載

二年定內外官出入恆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爲恆式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刱寺鑄佛寫經百官之

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鎭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幷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訥尋擊契丹敗績詔削其官爵

范氏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非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

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
復置十道按察使
或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乎乃止
范氏祖禹曰天子擇一相而任之一相擇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崇不論此乃以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罷員外檢校官

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時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爲之請敕覆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上從之申王成義奏以府錄事爲參軍崇等不可事亦寢由是貴戚束手請謁不行
魏知古罷
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豳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業嘗疾上親爲煮藥火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而愈鬚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及時政妄結交上愈信重之故讒間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飲博遊獵畜養娛樂之不及以政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豳州守禮領虢州範領濟州業領同州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者並準此
范氏祖禹曰成器辭位以授明皇故明皇篤於兄弟之愛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苟能

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矣然至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孽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滅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

乙卯

罷兩京織錦坊
司馬氏光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
出宮人
初民間譌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譌言乃息
立子嗣眞爲鄫王嗣謙爲太子
上長子嗣眞母曰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胡氏寅曰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爲儲貳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之死葢不待武妃林甫之謀而輕賤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三年以盧懷愼爲黃門監
懷愼淸謹儉素不營産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愼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懷愼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山東大蝗
山東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
置侍讀官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愼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禮

以郭虔瓘爲安西四鎭經略大使
虔瓘請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皆給遞馱熟食許之將作大監韋湊上疏曰今西域服從雖或時小有盜竊舊鎭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彊榦弱枝頃年以來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萬人征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凉州已往沙磧悠然儻稽天誅所損甚大縱令必克其獲幾何時姚崇亦以爲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
貶崔日知爲歙縣丞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姧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貶日知爲歙縣丞

四年以倪若水爲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山東復大蝗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敕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太上皇崩

即位三年傳位太子年五十五歲

黃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旣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

以宋璟爲西京留守

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爲官吏也使卿居之爲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彝异頗受賂遺爲時所譏崇請避位薦黃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勖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勖交言思勖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

范氏祖禹曰昔申棖以慾不得爲剛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慾乎

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爲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

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淸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

丁巳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范氏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五年太廟四室壞帝行幸東都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上大喜從之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遂幸東都

胡氏寅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

戊午

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屛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六年帝還西京

以李邕鄭勉爲遠州刺史李朝隱爲大理卿陸象先爲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略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以爲渝硤刺史大理卿元行沖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皆從之

己未

七年祁公王仁皎卒

仁皎后父也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頲以爲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丈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至韋庶人崇其父墳以自速禍豈可復踵爲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上說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望也

五月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

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八年宋璟蘇頲罷

上以王仁琛藩邸故吏墨敕與五品官宋璟曰仁琛曏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敕一皆杜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音跋旱神也)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爲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頲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

胡氏(寅)曰惡錢之獘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

嚴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優人中傷安知非楊思勖之徒懷宿憾而甚使爲之乎甚哉君子之難合也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初嘉貞爲天兵軍使入朝有告其奢僭贓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其人遂得減死上以嘉貞爲忠用之

以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出者

辛酉

百餘人

九年以宇文融爲勸農使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以聞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謫徙邊州以融充使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

梁文獻公姚崇卒

以張說同三品

壬戌

十年帝如東都

制增太廟爲九室

增太廟爲九室遷中宗還太廟

范氏祖禹曰天子七廟而祖功宗德其廟不毀則無世數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明皇始爲九廟過其制矣

始募兵充宿衛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范氏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壞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獘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獘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簡之制

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癸亥

十一年張嘉貞罷

以張說兼中書令

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敕州縣安集逃戶

甲子

始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役使

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十二年廢皇后王氏

初上之誅韋氏也后頗預密謀及卽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祕書監姜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泄其言上怒杖而流之卒於道后

愈憂畏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爲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爲庶人守一賜死后尋卒後宮思慕不已上亦悔之

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

融爲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牒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司亦待融指撝然後處決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畏之皆不敢言戶部侍郞楊瑒獨

乙丑

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爲華州刺史

十三年更命長從宿衛爲彍騎

總十二萬人分隷十二衛六番

選諸司長官爲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別駕

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

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

封泰山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羣臣請之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郞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於是親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明日祭皇地祇於社首又

丙寅

明日御帳殿受朝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
胡氏寅曰玄宗於是侈心未彰張說無故建議以啟驕怠之源忠賢愛君果如是乎而明皇自謂吾爲蒼生祈福者則亦惑之甚矣夫百姓之所謂福曰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苟能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泥金檢玉而禱之於天乎

以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爲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

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爲閑廏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詣孔子宅

十四年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元紘以清儉著故用爲相

張說罷

丁卯 戊辰 己巳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爲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於是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說引術士占星狥私納賂敕源乾曜等於御史臺鞫之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還奏說蓬首垢面席稾待罪上意憐之力士因言說有功於國上以爲然但罷中書令

以杜暹同平章事

十五年許文憲公蘇頲卒

十六年改彍騎爲羽林飛騎

以蕭嵩同平章事

十七年杜暹李元紘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

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爲相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異同更相奏列上不悅貶暹荆州長史元紘曹州刺史乾曜罷爲左丞相以融光庭平章事嵩兼中書令遙領河西

貶宇文融爲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官苦之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會有飛狀告融贓賄隱沒官錢事坐流巖州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庚午

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

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

辛未

十九年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婚吏部侍郎齊澣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爲婚上然其言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退以語大理丞麻察察遽奏之上怒制澣察交構將相離間君臣皆貶嶺南由是毛仲驕恣日甚福順倚其勢多爲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奉使所過賂遺少者千緡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勖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耶力士歸奏之上大怒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爲變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爲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卽決勢傾內外

癸酉

二十一年裴光庭卒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爲相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爲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旨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有供奉侏儒黃𦚾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

上怪之對曰鼂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撤之墜馬故晩因下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其狀上卽叱出杖殺之

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蕭嵩韓休罷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爲之動容乃皆以爲丞相罷政事時九

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

胡氏寅曰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於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麻於巖廊之上上下交失也

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

甲戌

事先行後聞

以楊愼矜知太府出納

楊崇禮爲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及至是以戶部尙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以愼矜對乃擢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稱職上甚悅之愼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二十二年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是日大風拔木

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

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爲內助

臣等謹按周公居東之未迎也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而林甫之將用也亦然然則善人之退小人之進皆天下將亂之幾也故天爲垂戒使君人者於此警寤而改移之其心仁愛之也至矣然成王知寤而迎周公而玄宗昧焉益進林甫而極用之此周之所以將亂而復治唐之所以遂亂而不可救也歟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
初可突干弑契丹王李邵固叛降突厥連年爲邊患至是守珪斬之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守珪纔破契丹卽以爲相若盡滅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爲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二十四年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改曰璵

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

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柰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又有史窣干者與祿山同里閈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爲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時以帝生日爲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

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說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食實封三百戶

裴耀卿張九齡罷爲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

胡氏寅曰九齡可謂愛君矣若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於朝則放心必收禍亂必弭矣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爲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

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范氏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疏之林甫引蕭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以林甫爲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爲洺州刺史九齡旣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黜爲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仙客旣爲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丁丑

二十五年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爲荆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撲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荆州長史

范氏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詆神仙禁言祥瑞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禨祥一人之身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楊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爲庶人尋賜死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臣等謹按父子之道天性也然而一旦至於相夷不少貸如寇仇者何哉寵昵之私勝而讒間之言易以惑也故褒姒寵而宜臼廢驪姬寵而申生死武惠妃寵而太子瑛及二王殺於乎女之固寵者其初止於庇其身而已卒之賊人父子亡天下國家爲莫大之禍如此可不畏哉人臣之固其寵者亦然爲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戊寅

募丁壯長充邊軍

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大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范氏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讒諛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二十六年以牛仙客爲侍中以王璵爲祠祭使

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爲祠祭使祈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羞之

立忠王璵爲太子改名亨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璵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

絳紗袍與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於是停中嚴改辦曰備易絳紗袍爲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璵不就輅步而入尋更名紹又改名亨

冊南詔爲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阯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閤浸彊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

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爲公矦伯

二十八年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

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爲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爲賢乃以爲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胡氏寅曰明皇自入宇文融之說殫天下以自奉故使祿山專以貨寶交結左右蒙養姦慝所以治國者不以利爲利爲其生患之若此也

天寶元年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萬八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丞相改爲僕射東北都皆爲京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以韋堅爲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

以盧絢嚴挺之爲員外詹事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者必百計去之

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爲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論以上意甚厚盍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亦以爲員外詹事

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爲左相

癸未

二年安祿山入朝

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爲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甲申

三載改年曰載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以楊愼矜爲御史中丞

初上以愼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愼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愼矜屈附於己復以爲中丞

乙酉

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鎭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

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以楊太眞爲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眞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爲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爲殿中少監錡爲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爲

宗黨所鄙從軍於蜀貧不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釗本末釗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絺於京師臚蜀貨直萬緡釗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釗善摴蒱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

范氏祖禹曰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為相三綱絕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以王鉷為京畿采訪使

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嘆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摴蒱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丙戌

五載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太守

李適之性疏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也它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己謂適之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韋堅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思異日為己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

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

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李適之罷
韋堅等旣貶適之懼自求散地罷政事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始太子文學薛嶷薦溫才上召見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炅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爲吏深刻林甫引爲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

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巳時卽還第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巳

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爲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

訂

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爲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妒悍不遜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耶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翦髮一繚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六載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擧人卑賤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聞奏旣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

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戇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銛姊弟皆與祿山敘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王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

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爲漢陽太守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翰光弼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

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釗有掖庭之親乃引以爲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

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以高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說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黟縣黃士陵初校
宿松羅忠濟覆校
仁和王存善再覆校

歷代通鑑纂要卷五十